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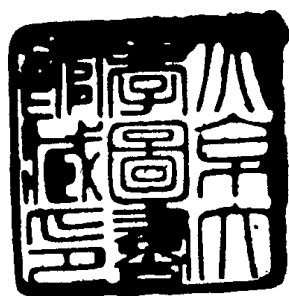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一二四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EB61/06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二四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5.12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 子部第一二四冊目次

## 子部·雜家類

初潭集三十卷

〔明〕李贄撰

山東省圖書館藏明萬曆閔氏刻本

..... 一

李卓吾先生讀升菴集二十卷

〔明〕楊慎撰 李贄輯並評

浙江圖書館藏明刻本

..... 二八三

續自警編十六卷(一)

〔明〕黃希憲輯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六年刻本

..... 五一九

初潭集三十卷

〔明〕李贊撰

山東省圖書館藏明萬曆閔氏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初潭集十

二卷》提要

初潭集叙

山東省圖書館藏  
明萬曆閔氏刻本



初潭者何言初落髮龍潭時即纂此故曰初潭也夫卓吾子之落髮也有故、雖落髮為僧而實儒也是以首纂儒書焉首纂

叙

儒書而復以德行冠其首然則善讀儒書而善言德行者實莫過於卓吾子也叙曰有德行而後有言語非德行則言語不成矣有德行而後有政事文學非



德行則政事文學亦不成矣是  
德行者虛位也言語政事文學  
者實施也施內則有夫婦有父  
子有昆弟施外則有朋友有君  
臣孰能闕一而可乎今且以夫

婦言之舉夫婦一端又且以許  
允阮新婦言之觀其欲責許允  
之好色而先詰以士有百行之  
一言頓使允夫唱隨易嚮來相  
敬重則言語可少哉又知明主

不可情求而直奪之以理知無  
預諸兒事而但教以如常方允  
之被收也婦猶在職而機不下  
史贊其與允書極為悽愴則政  
事文學又何如也一婦人之身

未嘗不脩此三者何況人士故  
孔門列四科而首德行言其諛  
括於此也故言德行則三者在  
其中非三者則德行將何所見  
乎言夫婦則五常可知豈有舍

五常別有言語政事文學乎此  
非臆說也孔氏之說也至為易  
知至為簡能者也余既自幼習  
孔氏之學矣是故亦以其學纂  
書焉書誠可笑何以可曰可也

叙

簡

溫陵李贄撰

又叙

臨川王撰世說自漢末以至晉魏  
二百年間物耳上下古今固未備  
也焦氏類林起於義軒迄於勝國  
脩矣而復遺世說不載豈以世說

叙

乃不刊之書耶其見卓矣惟其見  
卓故類林仍復為不刊之書焉今  
觀二書雖千載不同時而碎金宛  
然手神若一學者取而讀之於焉  
悅目於焉賞心真前法自相映發

令人相接不暇也譬則傳神寫照  
於阿堵之中目睛既點則其人凜  
自有生氣蓋三毛更覺有神且  
昇其不可傳者而傳之矣雖曰以  
寫為有亦莫不可若夫四體妍媸

叙

二

本無關於妙處千載而後倘有神  
師豈知其不屑也而況乎虜頭哉  
然則世非無畫師也亦曰徒能其  
四體妍媸云尔神者不傳為日已  
久二書之不傳其道固在乎是溫

陵卓吾李和尚曰是書也合之則  
連璧分之則復殊世說類林自尔  
並行于世豈疑矣若劉孝標之注  
世說是一世說也類林者廣世說  
亦世說也皆所謂世說也而類林

叙

三

備矣夫既謂之廣世說矣設若以  
世說合於類林以少從多以多現  
少合而為連璧又奚為而不可此  
老人開卷之一便非自附於諸賢  
而曰吾老矣猶能述而不作也且



安立乎必於世說類林等參而為  
三劉氏諸人等列而為四焉而後  
可也者類林成於萬曆戊子之春  
余復以是秋隱于龍潭之上至潭  
而讀之讀而喜、而復含賞心悅

叙

目於是焉立矣今二書如故不益  
一毛故不敢復名其書而但曰李  
氏初潭言初至潭者讀此也嗚呼  
何代無人特恨無識人者何世希  
者特恨無賞音者今不念傳神者

之難遇而徒羨人物之盛于魏晉  
六感矣謝安石有云顧長康畫有  
蒼生以來所未有今文千古人物稱  
魏晉也而顧長康鮮矣余是以歎  
之然則李氏初潭雖志喜也寔志

叙

歎也

五

小引

夫初潭集之行於世而贈矣人口也有年矣  
 惟其集之美是以行之廣則久之而或膠或  
 昧或湮或割不意魯魚帝虎之嫌全讀之者  
 不能望遺憾則而新之要不至為孝氏忠臣  
 逆漢謀得焦太史劉侍御品而評之尤差諸  
 所未滿而魏晉二百餘年間之清言微致宛  
 若面接而耳聆之斯不止稱愉於手是後也

雖至甚羽翼於卓老然名語所謂眉之於人  
 故自不可少也僕輩寡於寸情怎能附毛髮  
 之末議於卷中顧庀材鳩工校讐批捷不令  
 有照畫之訛差呈稱為苦心矣閱者當自得  
 之

西吳凌學閔選識

初潭集目錄

卷之一

夫婦一 有總論

一合婚

二幽婦

三喪婦

四妬婦

卷之二

夫婦二

初潭集 目錄

一才識

二言語

三文學

卷之三

夫婦三

一賢夫

二賢婦

三勇夫

四俗夫



卷之四

夫婦四

一苦海諸媼

二彼岸諸媼

卷之五

父子一

一教子

二賢子

卷之六

父子二

一孝子

二文子

卷之七

父子三

一慧子

二貌子

三官子

卷之八

初潭集 目錄

父子四

一喪子

二泛子

三俗父

卷之九

兄弟上

卷之十

兄弟下

卷之十一

師友一

一儒教

二道教

三釋教

卷之十二

師友二

一聚書

二鈔書

三讀書

初潭集 目錄



四著書

五六經子史

卷之十三

師友三

一爲文

二博物

三談學

卷之十四

師友四

初潭集 目錄

一音樂

二藝術

三書畫

卷之十五

師友五

一清言

二嘲笑

卷之十六

師友六

一山水

二隱逸

三湯社

卷之十七

師友七

一酒人

二達者

三豪客

卷之十八

初潭集 目錄

師友八

一論人

二知人

三鄙人

四智人

卷之十九

師友九

一知己

二相思

五

三京死

四推賢

五規正

六篤義

七交難

卷之二十

師友十

一學道

二道學

六

二聖臣

三賢君

四賢臣

卷之二十二

君臣二

一明君

二忠臣

三正臣

四清臣

七

卷之二十三

君臣三

一能文

二能言

卷之二十四

君臣四

一英君

二能臣

三暴君

卷之二十一

君臣一

一聖君

四諍臣

五癡臣

六昏君

七哲臣

八愚臣

卷之二十五

君臣五

一縱君

二侈臣

初潭集 目錄

三貌臣

四謫主

五奸臣

六庸君

七強臣

卷之二十六

君臣六

銓選諸臣

卷之二十七

君臣七

牧民諸臣

卷之二十八

君臣八

一將臣

二相臣

卷之二十九

君臣九

一賢臣

初潭集 目錄

二才相

卷之三十

君臣十

一廉勤相

二畏慎相

初潭集目錄終



夫婦篇總論

論語集注

李溫陵曰夫婦人之始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兄弟有兄弟然後有上下夫婦正然後萬事萬物無不出於正矣夫婦之為物始也如此極而言之天地一夫婦也是故有天地然後有萬物然則天下萬物皆生於兩不生於一明矣而又謂一能生二理能生氣太極能生兩儀不亦惑歟夫厥初生人惟是陰陽二氣男女二命耳初無所謂一與理也而何太極之有以今觀之所謂一

初潭集 總論

者果何物所謂理者果何在所謂太極者果何所指若謂二生於一又安從生也一與二為二理與氣為二陰陽與太極為二太極與無極為二反覆窮詰無不是二又惡觀所謂一者而遽爾妄言之哉故吾究物始而但見夫婦之為造端也是故但言夫婦二者而已更不言一亦不言理一尚不言而况言無無尚不言而况言無無何也恐天下惑也夫惟多言數窮而反以滋人之惑則不如相忘於無言而但與天地人物共造端於夫婦之間

淵天境界  
語凡已歸陰

本亦或然

一宗者

論語集注

於焉食息於焉言語斯已矣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資始資生變化無窮保合太和各正性命夫性命之正正於太和太和之合合於乾坤乾為夫婦故性命各正自無有不正者然則夫婦之所係為何如而可以如此也夫可以如此也夫

不言一二也

只因言簡一言簡不貳遺盡千古趨頭無處捉摸不知這端夫婦早已飛躍眼前何須更記莫載其破巧為五辭此是卓吾老子喚醒夢魔之

初潭集 總論

人共以疏寔慶

初潭集卷之一

夫婦一

一合婚

虞陸不同同  
先賢者

虞翻與弟書曰長子容當為求婦遠求小姓足使  
生子天其福人不在貴族芝草無根醴泉無源  
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結援吳人請婚陸太尉對曰  
培塿無松柏薰蕕不同羗玩雖不才義不為亂倫  
之始

此婿好脫皮

劉延明年十四就博士郭瑀瑀弟子五百人通經

初潭集 卷一

此婿好脫皮

者八十餘人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於延明  
遂別設一席謂諸弟子曰吾有一女欲覓一快婿  
誰坐此者延明遂坐神志湛然瑀以女妻之

此婿好脫皮

郝太傅遣門生與王丞相求女婿丞相語郝信君  
往東廂任意選之門生歸白郝曰王家諸郎亦皆  
可嘉聞來覓婿咸自矜持惟有一郎在東床上坦  
腹卧如不聞郝公云正此好訪之乃是逸少因嫁  
女與焉

此婿好脫皮

鮑宣妻桓氏女也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

可與對女

其清苦以女妻之裝送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  
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  
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  
子惟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  
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  
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

此婿好脫皮

梁鴻字伯鸞勢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不娶  
同縣孟氏有女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父  
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

初潭集 卷一

此婿好脫皮

此婿好脫皮

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跪牀下請曰竊  
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亦懼褻數夫今而見擇  
敢不請罪鴻曰吾欲求耦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  
今衣綺縠傳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  
志耳乃更為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  
真梁鴻妻也字之曰德耀名孟光居有頃妻曰常  
聞夫子欲隱居避患今何為默然無乃欲低頭就  
之乎鴻曰諾乃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為業詠詩彈  
琴以自娛仰慕高士為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

綱云此知準  
蓋通於前  
略同

此婦來後  
婦也  
二曰好女子

與之思  
也有好  
視立家  
男兒

異哉  
此火之

因東出關。過京作五。意歌。去適吳。作詩。至吳。依阜伯通。居廡下。為人負春。妻具食。舉案齊眉。伯通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舍之於家。鴻潛閉著書十餘篇。疾且困。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于贏博之間。不歸鄉里。慎勿令我子持喪歸。及卒。伯通為求葬地。於要離塚側。咸曰。要離烈士。伯鸞清高。可令相近。

周浚作安東時。行獵。值暴雨。過汝南李氏。李氏富足。而男子不在。有女名絡秀。聞外有貴人。與一婢

初潭集 卷一 三

於內宰豬羊。作數十人飲食。事事精辦。不聞有人聲。客覘之。獨見一女子。狀貌非常。浚因求為妾。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殄瘁。何惜一女。若連姻貴族。將來或大益。父兄從之。遂生伯仁兄弟。絡秀語伯仁等。我所以屈節為汝家作妾。門戶計耳。汝若不與吾家作親親者。吾亦不惜餘年。伯仁等悉從命。由此李氏在世。得方幅齒遇。

王渾妻鍾氏。生女令淑。武子為妹。求簡美。對而未得。有兵家子有偶才。欲以妹妻之。乃白母。母曰。誠

登才武言公

是才者。其地可遺。然要令我見。武子乃令兵兒與羣小雜處。使母帷中察之。既而母謂武子曰。如此示形者。是汝所擬者。非耶。武子曰。是也。母曰。此才足以拔萃。然地寒。不有長年。不得申其才用。觀其形骨。必不壽。不可與婚。武子從之。兵兒數年果死。曹公聞丁敬禮才美。欲以愛女妻之。以問五官將。五官將曰。女入觀貌。而正禮目眇。恐愛女未必悅。不如與伏波子懋。太祖從之。尋辟敬禮為掾。及與論議。嘉其才。朗曰。丁掾好士。即使其兩目盲。尚當

初潭集 卷一 四

此夫嫌婦永

奇

劉云極有賢  
妻雖不用  
其言且必敬  
之為快何謂  
已也

與女。何。况。但。耽。是。兒。悞。我。許允婦。是阮衛尉女。德如妹。奇醜。交禮。竟允。無復入理。家人深以為憂。會允有客至。婦令婢祝之。還答曰。是桓厥。桓即者。桓範也。婦云。無憂。桓必勸入。桓果語許曰。阮家既嫁醜女與卿。故當有意。卿宜察之。許便回入內。既見婦。即欲出。婦料此出。無復入理。便捉裾停之。許因謂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婦曰。新婦所乏。惟容耳。然士有百行。君有幾。許云。皆備。婦曰。夫百行以德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

此婦雖失其  
非偶也

此入太真

此入太假

此云一為一  
同夫婦之情  
迥別

皆備允有慚色遂相敬重

王凝之謝夫人既往王氏大薄凝之既還謝家意  
大不悅太傅慰釋之曰王郎逸少之子人身亦不  
惡汝何以恨乃爾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  
羣從兄弟則有封胡遏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  
郎

高柔婚泰山胡母氏女年二十有倍年之覺而姿  
色清惠近是上流婦人柔家道隆崇既罷官營宅  
於伏川馳動之情既薄又愛訖賢妻有終焉之志

初潭集 卷一

五

尚書令何充取為參軍僂僂應命眷戀綢繆不能  
暫舍相贈詩書清婉辛切

周稱都作太常清潔守禮盡敬宗廟嘗卧病齋宮  
其妻哀稱都老病問所苦稱都大怒以妻干犯  
齋禁收送詔獄時人為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  
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  
醉如泥

諸葛令女度氏婦既寡誓不重出此女甚彊正無  
有登車理既既許江思玄乃移家近之初誑女云

孫興公語  
今愛女之心  
一也

此云一為一  
結婚姻之禮  
一也

宜徒於是家人一時去獨留女在後比女覺已不  
復得出江郎暮至女且哭且晉積有數宿江彫眠  
入恒在對床後觀其意稍帖彫乃詐厭良久不悟  
聲氣轉急女乃呼婢云與江郎覺江於是躍來就  
之曰我自是天下男子厭何預卿事既爾相關不  
得不與人語女嘿然而慙情義遂篤

王文度弟阿智惡乃不翅無人與婚孫興公有女  
亦僻錯無嫁娶理故請文度求見阿智既見便陽  
言此定可那得至今未有婚處我有一女亦不惡

初潭集 卷一

六

但吾寒士不宜與卿計欲令阿智娶之文度欣然  
遂啟藍田藍田驚喜既成婚女之頑鼠過於阿智  
始知興公之誑

溫公妻婦從姑劉氏家惟一女甚有姿慧姑屬公  
覓婿公密有自壻意答曰佳婿難得如嬌比云何  
姑曰褻亂之際乞粗存法便足慰吾餘年何敢希  
汝比却後少日報姑口已覓得婿處門地粗可堪  
身名宦盡不減婿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既婚  
友禮女以手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

人

集云：此家  
於合婚後  
一部劫淨

集云：此明一  
理：居第二

載法崇歎曰：緇想人外三十年矣，今乃傾蓋於茲。竺僧度少孤，獨與母居，求同郡楊氏女若華，未及成禮，若父母繼亡，度母亦卒，度親世代無常，乃舍俗出家，若華服畢，自惟三從之義，無獨立之理，乃與度詩曰：大道自無窮，天地長且久，巨石固巨消，芥子亦難數，人生一世間，飄若風過牖，榮華崇不茂，日夕就彫朽，肌上有餘吟，日斜思鼓缶，清音可娛耳，滋味可適口，羅紈可適軀，華冠可耀首，安事自剪削，就空以害有，不道妾區區，但令君惜後，度

初潭集

卷一

九

報詩云：機運無停住，倏忽歲時過，巨石會當竭，芥子豈云多，良由去不息，故令川上嗟，不聞榮啟期，皓首發清歌，布衣可煖身，誰論飾綾羅，今世雖云樂，當奈後生何，罪福良由已，寧云已恤他，若華後遂出家。

### 二幽婚

盧充，范陽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充先冬至一日，出宅西獵，見一麋，舉弓射之，麋倒而復起，充逐之，不覺遠，忽見一里門，如府舍，門中有一鈴下

劉云奇

劉云更奇

唱客前，充問此何府也，曰：少府府也，充曰：我衣惡，那得見貴人，即有人提襖新衣迎之，充著盡可體，便進見少府，展姓名，酒炙收行，崔曰：近得尊府君書，為君索小女婚，故相延耳，即舉書示充，充父亡時雖小，然已見父手跡，便歔歔無辭，崔即勅內令女莊嚴，使充就東廊，充至，婦已下車，立席頭共拜，三日畢，還見崔，崔曰：君可歸矣，女有娠相，生男當以相還，生女當留自養，勅外嚴車送客，崔送至門，執手零涕，離別之感，無異生人，復致衣一襲，被褥

初潭集

卷一

十

一副，充便上車，去如電逝，須臾至家，家人相見，悲喜交集，推問知是崔而入其墓，追以懊惋，居四年三月三日，臨水戲，忽見一犢車，乍浮乍沒，既上岸，充往窺車後戶，見崔氏女，與三歲男兒共載，充見之，欣然欲捉其手，女舉手指後車，曰：府君見人，即見少府，充往問訊，女抱兒還充，又與金盃別，并贈詩曰：煌煌靈芝質，光麗何猗猗，華艷當時顯，嘉異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罹霜萎，榮耀長幽滅，世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運，哲人忽來儀，會淺離別速，

劉云惟  
焦云生元  
通是無生  
種子

劉云真惟

劉云寄語  
婦十載幽  
勝似生者  
孤幃共

皆由靈與祗何以贈余親金盆可願兒恩愛從此  
別斷絕傷肝脾充取兒盆及詩忽不見二車處將  
兒還四坐謂是鬼魅愈過唾之問兒誰是汝父兒  
逕就充懷衆初惟惡傳省其詩慨然嘆生灰之玄  
通也充詣市賣盆高舉其價不欲令售翼有識者  
欽有一老嫗問克得盆之由還報其大家即女姨  
也遣視之果是謂克曰我姨姊崔少府女未嫁而  
亡家親痛之贈一金盆著棺中今視卿益甚似得  
盜本末可得聞不充以事對即詣克家迎兒兒有

初潭集 卷一

十一

崔氏狀又似克姨曰我舅甥三月末間產父曰春  
煖溫也願休強也即字溫休蓋幽婚也其兆先見  
矣兒遂成爲令器歷數郡二千石皆著績其後生  
植爲漢尚書植子毓爲魏司空冠蓋相承不絕云  
于寶父有嬖人寶母至妬寶父葬時因推著藏中  
經十年而母春開藏見婢伏棺上就視猶煖漸有  
氣息與還家終日而蘇說寶父嘗致飲食與之接  
寢恩情如生家中吉凶輒語之校之悉驗寶因作  
按神記中云有所感起是也劉尹見而戲曰卿可

焦云操益深  
通幽明者

謂鬼之董狐矣

曹操幼子倉舒卒操傷惜之甚掾那原有女早亡  
操求與倉舒合葬原辭曰嫁殤非禮也後文帝作  
倉舒諒有云貽爾良妃隧爾嘉服蓋操竟求甄氏  
女合葬矣

李立曰曹公聰明過人至此則於人試

三喪偶

荀奉倩與婦至篤冬月婦病熱乃出中庭自取冷  
還以身熨之婦亡奉倩後少時亦卒

初潭集 卷一

十二

存則則俱  
可轉生死  
看許蔡祖  
不哭不  
姑自成其  
卓老兩存  
以開世眼

荀彧以婦人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爲主婦亡未  
殯傳殷往唁彧彧不明而神傷殷曰婦人才色並  
茂爲難子之聘也遺才存色非難遇也彧曰佳人  
難再得顧逝者不能有傾城之異然未可易遇也  
痛悼不能已已歲餘亦亡亡時年二十九彧生平  
簡貴不與常人交接所交皆一時俊傑至葬久赴  
期者裁十餘人悉同年相知名士哭之感動路人  
曹公痛子通知其子之必歿有婦荀子痛婦逆  
知其婦之必歿以身爲殉伊惡人情一至此哉



孫子荆文生  
於情王武子  
情生於文

好  
王戎不成人  
王戎大不成人

然荀之妻也送者無多人而人人皆知名士哭  
荀至其感動路人則荀真人世可惜之人矣雖  
無多人人實無多

孫子荆除婦服作詩以示王武子王曰未知文生  
於情情生於文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孫楚集云  
婦胡母氏也其詩曰時過不停日月電流神爽登  
遐忽已一周禮制有序告除靈丘臨祠感痛中心  
若抽

庾亮兒遭蘇峻難遇害諸葛道明女爲庾兒婦既  
初潭集 卷一 十三

寡將改適與亮書及之亮答曰賢女尚少故其宜  
也感念亡兒若在初沒

王戎子綏欲取裴遁女綏既早亡戎過傷慟不許  
人求之遂至老無敢取者

汝南薛恭祖喪其妻不哭臨殯於棺上大言自同  
思好四十餘年服食祿賜男女成人幸不爲天夫  
復何恨哉今相及也

婚娶未幾喪亡繼之娶之何難喪之何易也智  
者於此不可不發深省矣夫既喪矣則百年而

無云惟房之  
秋如居其一  
順至我雖好  
色而能好極  
過男子遠矣

夜與數年而喪一也回視向者擇配之當合聚  
之艱苦切之痛歎樂之極如飄風過雨雖影響  
無遺有者此悉違太子所以識之早也

四如婦

桓宣武平蜀以李勢妹爲妾甚有寵常著齋後主  
始不知既聞與數十婢拔白刃襲之正值李梳頭  
髮委藉地膚色玉曜不爲動容徐徐結髮歛手向  
主言曰國破家亡無心至此今日若能見殺乃是  
本懷神色閒正辭甚悽惋主於是擲刀前抱之曰

初潭集 卷一 十四

阿子我見汝亦憐何况老奴遂善之

賈公閭後妻郭氏酷妬有兒名黎民生載周充自  
外還乳母抱兒在中庭兒見充喜躍充就乳母手  
中鳴之郭望見謂充愛乳母卽殺之兒悲思啼泣  
不飲他乳遂死郭後竟無子

王夷甫婦郭泰寧女才拙而性剛聚飲無厭干豫  
人事夷甫患之而不能禁時其鄉人幽州刺史李  
陽京都大俠猶漢之樓護郭氏憚之夷甫驟諫之  
乃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卿不可郭氏小

爲之損

王夷甫常嫉其婦貪濁口未嘗言錢字婦欲試之令婢以錢遶床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聞行呼婢曰舉却阿堵物

王平子年十四五見郭氏貪欲令婢路上僮糞諫之郭大怒曰昔夫人臨終以小郎囑新婦不以新婦囑小郎急捉衣裾將與枕平子健力爭得脫踰窓而走

王安豐婦常卿安豐安豐曰婦人卿婿於禮爲不

初潭集卷一

十五

言語斜

劉云此可又

敬婦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王丞相有妻姓雷預政事納貨蔡公謂之雷尚書謝太傅劉夫人性忌不令公有別房公既深好聲樂後遂頗欲立妓妾兄子外甥輩微達此旨共問訊劉夫人因方便稱關雎蠶斯有不忘之德夫人知以諷已乃問誰撰此詩云是周公夫人云周公是男子相爲耳若使周姥撰詩當無此言王丞相曹夫人性甚忌禁制王公使不能堪乃密管別館衆妾羅列兒女成行後元會日夫人於青

劉云姑婦容

劉云此可又  
仁之極高矣

匪耳

瑣臺中望見諸兒騎羊皆端正可念夫人遙見甚憐愛之語婢出問是誰家兒給使不達旨答曰是

第四五等諸郎曹氏聞知驚愕大恚命車將黃門及婢二十人人持食刀自出尋討王公亦遽命駕飛轡出門猶慮牛遲乃以左手攀車闌右手捉塵尾以柄助御者打牛狼狽奔馳劣得先至蔡司徒聞而笑之故詣王公謂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公知不王謂信然自叙謙志蔡曰不聞餘物惟聞有短轅轅車長柄塵尾王大愧後故貶蔡曰我與安期

初潭集卷一

十六

千里共遊洛水邊何處聞有蔡充兒也

此六句意與婦也然亦幸有以好漢矣

初潭集卷之一終

以上原缺

陽人欲奉娶為主母曰不可。自。我。為。汝。家。婦。少。見。貧賤。一旦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

一陳一王賴有賢要

焦云凡古之高德皆賴賢妻不賴陳王也

劉云此為古史

陳定字子仲。楚王遣使持金百鎰聘以為相。仲謂妻曰。今日為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於前。妻曰。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亂世多害。恐先生不保命也。於是夫婦遁去。為人灌園。王霸少立高節。光武時。連徵不出。霸與同郡令狐

初潭集 卷二

子伯為友。後子伯為楚相。而其子為郡功曹。子伯遣子奉書於霸。客去。父臥不起。妻怪問之。霸曰。向見令狐子。客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蓬髮歷齒。未知禮則。見客而有慚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修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夙志。而慚兒女子乎。霸屈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終身隱遯。

載人到此只為恩深自失。悞却生平矣。

霍光與張安世謀廢立。議既定。使大司農田延年

焦云婦為故謀則得矣。故為君謀何如。

焦云有欲之古

報楊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浹背。延年起至更衣。敞夫人遽從東廂謂敞曰。此國家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豫無決。先事誅矣。延年從更衣還。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

孔北海被收時。男方九歲。女七歲。以幼弱得全。寄住他舍。或有言於曹操收之。女謂兄曰。若死而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遂延頸就刑。

趙姬者。桐鄉令東郡虞題妻也。題既沒。文皇帝敬

初潭集 卷二

三

其文才。詔入宮省。號曰趙母。作列女傳解注賦數十萬言。將嫁女。臨去。教之曰。慎勿為妬女。曰。不為好。可為惡耶。母曰。好尚不可為。其況惡乎。

孫策功曹魏騰。以忤意見譴。將殺之。夫人吳氏乃倚大井而謂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叛。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投此井。策大驚。遽出騰。

趙娥父為李壽所殺。娥乃帷車袖劍。白日刺壽於都亭。請縣曰。父仇已殺。請受戮。縣令縱之。娥不肯。

強載還家會赦得免

王經少貧苦仕至二千石母語之曰汝本寒家子仕至二千石此可以止乎經不能用為尚書助魏不忠於晉被收涕泣辭母曰不從母勅以至今日母語之曰為子則孝為臣則忠何負吾耶漢晉春秋曰曹髦將自討司馬昭經諫曰昔魯昭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為天下笑今權在其門久矣朝廷四方皆為之致威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衛空闕寸刃無有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

初澤集 卷二

四

欲除疾而更深之耶髦不聽後殺經并其母將灰垂泣謝母母笑而謂曰人誰不灰往所以止汝者恐不得其所也以此并命何恨之有

如此男子不

許允為吏部郎多用其鄉里魏明帝遣虎賁收之其婦出誠允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既至帝嚴問之允對曰舉爾所知臣之鄉人臣所知也陛下檢校為稱職與不若不稱職臣受其罪既檢校皆官得其人於是乃釋允衣服敗壞詔賜新衣初允被收舉家號哭阮新婦自若云勿憂尋還作累

六見識人

郭待頃之允至及允為晉景王所誅門生走入告其婦婦正在機中神色不變曰妾知爾耳門生欲藏其兒婦曰無預諸兒事後徙居墓所景王遣鍾會看之若才流及父當收兒以吞母母曰汝等雖佳才具不多率胸懷與語便無所憂不須極哀會止便止又可少問朝事兒從之會反以狀對卒免杜有道妻嚴氏字憲女韓有淑德傳玄求為繼室憲便許之時玄與何晏鄧颺不穆晏等每欲害之時人莫肯共婚或曰何鄧執權必為玄害亦猶排

初澤集 卷二

五

山壓卵以湯沃雪耳奈何與之為親憲曰晏等驕侈必當自敗司馬太傅歡睡耳吾恐卵破雪消行自有在

此婦教子嚴

陶公少有大志家酷貧與母湛氏同居同郡范滂素知名舉孝廉投侃宿于時冰雪積日侃室如懸罄而滂馬僕甚多侃母湛氏語侃曰汝但出外留客吾自為計湛頭髮委地下為二髻賣得數斛米所諸屋柱悉割半為薪劉諸薦以為馬草日久遂設精食從者皆無所乏達既歎其才辦又深愧其

此語後亦見  
通鑑之  
劉云云是亦  
切名

焦云此語亦  
之泰軍卒語

厚意。明旦去。侃追送不已。且百里許。逵曰。路已遠。君宜還。侃猶不返。逵曰。卿可去矣。至洛陽。當相爲美談。逵及洛。遂稱之於羊琇。顧榮諸人。大獲美譽。孟仁少從李肅學。其母爲作厚褥大被。曰。小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爲廣被。庶可得與氣類接也。後除鹽池司馬。作鮓以寄母。母責之曰。汝爲魚官。而以鮓寄我。何以遠嫌。

韓康伯母殷。隨孫繪之之衡陽。於闔廬洲中途桓南郡。下鞠是其外孫。時來問訊。謂鞠曰。我不來見。初潭集 卷二

此豎二世作賊。在衡陽數年。繪之遇桓景真之難也。殷撫屍哭曰。汝父昔罷豫章。徵書朝至夕發。汝去郡邑數年。爲物不得動。遂及於難。夫復何言。朱序鎮襄陽。符堅遣將圍之。序母韓氏自登城。謂西北角當先受敵。遂領百餘婢并城中女子。於其角斜築城二十餘丈。賊攻西北角。果潰。衆便守新築城。賊既退。人以此城爲夫人城。何無忌夜於屏風裏草檄文。其母劉牢之姊也。登樓密窺之。泣曰。汝能如此。吾復何憂。問所與謀者。

焦云此語亦

之定一軍者

曰。劉裕母尤喜。因爲言玄必敗。事必成。以示之。丹陽太守李衡。數以事侵瑯琊王。其妻習氏諫之。不聽。及瑯琊卽位。衡憂懼不知所出。妻曰。王素好善。慕名。方欲自顯於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君宜自囚詣獄。表列前失。明求受罪。如此。當逆見優饒。非但活也。衡從之。吳主詔曰。丹陽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自拘司獄。其遣衡還郡。

李景讓爲浙西觀察。因杖殺一左都押衙。軍中憤怒。欲爲變。景讓方視事。其母出坐廳事。立景讓於庭。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豈得妄殺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上負天子。且下愧先人矣。命左右襪其衣。坐之。欲撻其背。將佐皆泣拜爲請。至久乃釋。軍中遂定。初潭集 卷二

德宗時。有學士潘炎。蒙異眷。其劉夫人。卽晏相女。京尹有故。候見不得。乃遣閹者繚三百。夫人歎曰。豈有人臣。京尹願一見。而遣奴三百繚耶。危可知。已。卽勸潘公避位。其子孟陽爲戶部侍郎。夫人告之曰。以爾人才。在丞郎之位。吾懼禍之及也。試會

焦云此婦女  
之定天下者

爾同列吾觀之因徧招客至既罷會夫人曰皆爾  
之儔不足憂也末座綠衫少年何人曰補闕杜黃  
裳夫人曰此人全別必是有名卿相

藝祖將北征京師誼言欲立檢點爲天子太祖告  
其家曰外間詢將若之何時太祖姊在厨下舉  
麪杖擊之曰丈夫臨事可否當自決乃來家間恐  
怖婦女耶

此二十五位夫人才智過人識見絕甚中信有  
可爲干城腹心之托者其政事何如也若趙婦

初潭集 卷二

以一猗無援女兒報父之仇影響不見尤爲  
趙卓李溫陵長者歎曰是真男子是真男子已  
而又歎曰男子不如也

### 二言語

焦云婦實四  
德古居其一

袁隗妻馬倫是季子長女少有才辯融家勢豐豪  
裝遣甚盛隗問曰婦奉箕帚而已何乃過珍麗乎  
對曰慈親垂愛不敢逆命君若欲慕鮑宣梁鴻之  
高妾亦願從少君孟光之事矣隗又曰弟先兄舉  
世以爲笑今處姊未適先行可乎對曰妾姊高行

焦云兩言有  
味

殊。邈。未。遭。良。匹。不。似。鄧。綽。苟。然。而。已。又。曰。南。郡。學  
窮。道。奧。文。爲。辭。宗。而。所。在。之。職。輒。以。貨。財。爲。損。何  
邪。對。曰。孔。子。大。聖。不。免。武。叔。之。毀。于。路。至。賢。猶。有  
伯。寮。之。愬。家。君。獲。此。固。其。宜。耳。隗。默。然。不。能。屈。  
桓。範。持。節。都。督。青。徐。與。徐。州。刺。史。鄒。岐。爭。屋。欲。斬  
岐。坐。免。復。爲。兗。州。刺。史。屬。鎮。北。將。軍。呂。昭。範。語。妻  
曰。我。寧。作。諸。卿。向。三。公。長。屈。耳。不。能。爲。呂。屈。也。妻  
曰。君。前。欲。斬。徐。州。人。謂。君。難。於。作。下。今。復。羞。爲。呂  
屈。是。復。難。於。作。上。

初潭集 卷二

謝。過。絕。重。其。姊。張。玄。嘗。稱。其。妹。欲。以。敵。之。有。濟。尼  
者。並。遊。張。謝。二。家。人。問。其。優。劣。答。曰。王。夫。人。神。情  
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  
之。秀。

王。尚。書。惠。嘗。看。王。右。軍。夫。人。問。眼。耳。未。覺。惡。不。答  
曰。髮。白。齒。落。屬。乎。形。骸。至。於。眼。耳。關。於。神。明。那。可  
便。與。人。隔。

韓。康。伯。母。隱。古。几。毀。壞。下。鞠。見。几。惡。欲。易。之。答。曰  
我。若。不。隱。此。汝。何。得。見。古。物。

桓玄問王凝之妻謝氏曰太傅東山二十餘年遂復不終其理云何謝答曰亡叔先正以無用爲心顯隱爲優劣始末正當動靜之異耳

王江州爲孫思所害謝夫人廢居會稽太守劉柳聞其名請與談義夫人素聞劉名乃簪髻素褥坐帳中劉東修整帶造於別榻夫人風韻高邁敏致清雅先及家事慷慨流連徐酬問旨詞理無滯劉退而歎曰實所未見瞻察言氣使人心形俱服夫人亦云親從凋亡始遇此士

初潭集 卷二

桓車騎不好著新衣浴後婦故送新衣與車騎大怒催使持去婦更持還傳語曰衣不經新何由而故桓公大笑著之

謝公夫人憚諸婢使作伎使太傅暫見便下憚太傅索更開夫人云恐傷盛德

孫長樂兄弟就謝公宿言至款雜劉夫人在壁後聽之具聞其語謝公明日還問昨客何似劉對曰亡兄門未有如此賓客

此九婆娘可謂言語利便而康伯母也妻尤

王濟與婦鍾氏共坐見武子從庭過渾欣然謂婦曰生兒如此足慰人意婦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兒故可不啻如此

桓宣武作徐州時謝奕爲晉陵及遷荊州引奕爲司馬奕既上猶推布衣交在生岸憤嘯詠無異常日宣武每曰我方外司馬遂因酒轉無朝夕禮桓舍入內奕輒復隨去後至奕醉溫往主許避之主

初潭集 卷二

曰君無任司馬我何由得相見

初謝安在東山居布衣時兄弟已有富貴者翕集家門傾動人物劉夫人戲謂安曰大丈夫不當如此乎謝乃捉鼻曰但恐不免耳

袁羊嘗詣劉恢恢在內眠未起袁因作詩謂之曰角枕粲文茵錦衾爛長筵劉尚晉明帝女主見詩不平曰袁羊古之遺狂唐詩曰晉獻公好攻戰國人多喪其詩曰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袁故嘲之

劉云有書無  
色山有記

劉云六

趙妙好辭

佳云詩心空  
如夢不覺之

學非不覺之  
夫人之教訓  
家婢之教訓

家妾之取

夏侯豫州有伎妾數十無被服姿容客至則隔簾  
奏樂時呼簾為夏侯伎女衣

張說女嫁盧氏女嘗為其舅求官說不語但指  
床龜示之歸告其夫曰舅得詹事矣

三文學

柳下惠妻誄其夫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  
兮夫子之誠信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俗不強察  
兮蒙耻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豈弟  
君子永能厲兮嗟吁惜兮乃不世兮庶幾遐年今

初潭集 卷二

十三

遂逝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諡宜為惠兮  
漢崔策母師氏通九經百家之言漢末寵以殊禮  
賜號義成夫人

班姬字惠班扶風曹世叔妻也世叔早卒兄固著  
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  
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  
師事焉號曰大家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  
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昭作女誡七篇每有貢  
獻異物輒詔大家作賦頌

劉云六  
趙妙好辭  
佳云詩心空  
如夢不覺之  
學非不覺之  
夫人之教訓  
家婢之教訓

其語笑集

年八十餘猶  
好人師

鄭玄家奴婢皆讀書嘗使一婢不稱旨將捷之方  
自陳說玄怒使人曳著泥中須臾復有一婢來問  
曰胡為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愆逢彼之怒

曹公問蔡文姬聞夫人家先多墳籍猶能憶識之  
不文姬曰昔亡父賜書四千許卷流離塗炭罔有  
存者今所誦憶裁四百餘篇曹公言當使十吏就  
夫人寫之文姬曰妾聞男女之別禮不親授乞給  
紙筆真草惟命於是繕寫送上文無遺誤

謝太傅寒雪日内集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驟  
初潭集 卷二

十三

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胡兒曰撒鹽空  
中差可擬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公大笑樂  
符堅幸太學博士盧壹曰廢學既久書傳零落周  
官禮注未有其師竊見太常韋逞母宋氏世傳父  
業今年八十視聽無闕自非此母無可傳授於是  
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徒百二十人隔絳紗帳而  
受業號宋氏為宣文君賜侍婢十人周官學復行  
于世  
劉威碩在蜀車服飲食號為侈靡侍妾數十能為



焦云此詩若  
肅自為之則  
海情人也公  
主代為之未  
免悻載

聲樂悉散諸讀魯靈光殿賦

魏尚書令王肅博學多通才辭美茂高祖甚重之  
先仕齊日聘謝氏女為妻及至京師復尚公主謝  
作五言詩贈曰本為簿上蠶今作機上絲得路逐  
勝去頗憶繆綿時公主代肅答謝曰鍼是貫綿物  
目中恒任絲得帛縫新去何能納故時肅甚有愧  
色

劉孝綽三妹嫁瑯琊王叔英吳郡張暕東海徐悱  
並有文才徐妻尤為清拔孝綽傳曰悱妻所謂劉  
初潭集卷二

三娘者也悱卒妻為祭文辭甚悽愴悱父徐勉本  
欲為哀文觀其文遂閣筆

鮑令暉歌詩往往斷絕清巧擬古尤勝昭雪答孝  
武云臣妹才自亞於左芬臣才不及太冲耳令暉  
有才思著香茗賦見陸龜蒙小名錄

此段與後皆文學之選也鄭家好雨

初潭集卷之二終

焦云集中所  
列為于夫婦  
耳未見賢也  
豈非善辭賢  
別有取耶  
劉云惜夫人  
其技愈精而  
召后之怨愈  
甚矣

初潭集卷之三

夫婦三

一賢夫

高帝戚夫人善鼓瑟擊筑帝常擁夫人倚瑟而弦  
歌畢每泣下流連夫人善為翹袖折腰之舞歌出  
塞入塞望歸之曲侍婦數百皆習之後官齊首高  
唱聲入雲霄

漢王大會諸侯伐楚羽壁垓下夜聞漢軍四面皆  
楚歌乃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多也起飲  
初潭集卷三

俱云不惜前  
身尚惜婦人  
國是英雄一

帳中有美人姓虞氏常幸從駿馬名騶常騎羽乃  
悲歌忼慷自為歌詩歌數曲美人之和歌曰力拔  
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驍不逝驍不逝兮可奈何  
虞兮虞兮奈若何

李延年侍武帝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  
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  
佳人難再得上嘆息曰善世豈有此人乎平陽主  
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  
得幸生昌邑哀王夫人早卒上憐憫圖畫其形於

光六忘其六

甘泉宮及上崩霍光緣上雅意以李夫人配食追  
上尊號

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久寢  
病形貌毀壞不可以見帝願以王及兄弟為託上  
曰夫人病甚殆將不起一見我屬託王及兄弟豈  
不快哉夫人曰婦人貌不修飾不見君父妾不敢  
以燕嬌見帝上曰夫人第一見我將加賜千金而  
子兄弟尊官夫人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見上復言  
欲必見之夫人遂轉鄉歔歔而不復言於是上不

初潭集 卷三

上

德云假上滑  
至其以從病  
時不見面矣  
英明如武帝  
之一女子能制

悅而起夫人姊妹讓之夫人曰我以容貌之好得  
從微賤愛幸於上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愛  
弛則恩絕上所以戀戀顧念我者乃以生平容貌  
也今見我毀壞顏色非故必畏惡吐棄我意尚肯  
復追思憫錄其兄弟哉及卒上以后禮葬焉  
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  
迺夜張燈燭設帷帳陳酒肉而令上居他帳遙望  
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還帷坐而步又不得就視  
上愈益相思悲感為作詩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

偏何嫋嫋其來遲令樂府諸音家絃歌之上又自  
為作賦以傷悼夫人焉又按鍾火山有草武帝思  
李夫人東方朔獻一枝帝懷之即夢見夫人號懷  
夢草贊曰帝之季女名曰瑤姬精覓化草實為靈  
芝媚而服之則與夢期

漢武帝陳皇后得幸頗妬別在長門宮聞蜀郡司  
馬相如天下工為文奉黃金百斤為相如文君取  
酒因求解悲愁之辭而相如為文以悟上皇后復  
得幸後人因而朝之曰錯把黃金買詞賦相如原

初潭集 卷三

三

是薄情人

官人麗娟年十四玉膚柔軟吹氣勝蘭每歌李延  
年和之於芝生殿唱回風之曲花香翻落如秋置  
麗娟於明離之帳恐塵浣其體又以衣帶繫其袂  
閉重幕之中恐其隨風而去麗娟以琥珀為珮置  
衣裾裏不令人知云骨節自鳴相與為神怪  
文君姣色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肌膚柔  
滑如脂十七而寡故悅長卿之才長卿素有消渴  
疾及遷成都痼疾遂發乃作美人賦以自哀及卒

母人錄

劉云雖事  
婦妾即指有  
私心焉

文君為諫傳於世

郭淮作關中都督甚得民情亦屢有戰庸淮妻太尉王凌之妹坐凌事嘗并諫督將及羗胡果率數千人叩頭請淮上表留妻淮不從妻上道莫不流涕人人扼腕欲劫留之淮五子叩頭流血請淮淮不忍視乃命追之於是數千騎追還而以書白司馬宣王曰五子哀母不惜其身若無其母是無五子五子若亡亦無淮也今輒追還若於法未通當受罪於主者書至宣王乃表原之

初澤集 卷三

劉云為諫

阮公鄰家婦有美色當釭酤酒阮與王安豐常從婦飲酒阮醉便眠其婦側王隱晉書曰籍鄰家處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與無親生不相識徑往哭之盡哀而去

設

阮籍嘗還家籍見與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為我設也

劉云三載家  
部何謂則子  
隨失似斯故  
耶

王戎從子婚與一單衣後更責之王隱晉書曰戎性儉財不出外天下人謂為膏肓之疾既貴且富區宅僮牧膏田水確之屬洛下無比契疏執掌每

阮仲容先幸姑家鮮卑婢及居母喪姑嘗遺移初云當留婢既發定將去仲容借客驢著重服自追之累騎而返曰人種不可失即遺棄之母也

初澤集 卷三

胡人通集  
上極可字曰  
通集

與夫人燭下散籌算計家有好李賣之恐人得種恒鑽其核女適裴頠貸錢數萬女歸戎色不悅女還錢戎乃悅

謝鯤與王澄之徒慕竹林諸人散首披髮裸袒箕踞謂之人達故鄰家之女折其兩齒世為謠曰任達不已幼與折齒

阮仲容先幸姑家鮮卑婢及居母喪姑嘗遺移初云當留婢既發定將去仲容借客驢著重服自追之累騎而返曰人種不可失即遺棄之母也

李溫廣而善其聲色之迷人也彼家亡國喪身失志傷風敗類無不由此可不慎與然漢武以雄才而招地萬餘里魏武以英雄而圖霸有中原又何嘗不自聲色中來也嗣宗仲容聲色世固以此耳豈其所破敗者固自有在哉在彼而未必在此與吾以是觀之若使夏不喜吳不面施必不立而敗亡也周之失三寶者東而無食乞何殊一飯不飽自給何聲色之烈乎固知其身之理其通善六建業之句與雄焉本

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時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者莫不連手共繫之。左太冲絕醜，亦復效岳遊邀。於是羣姬齊共亂唾之，委頓而返。語林曰：安仁至美，每行，老嫗以果擲之，滿車。張孟陽至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投之，亦滿車。

劉道真少時，常漁草澤，善歌嘯，聞者莫不流連。有一老嫗識其非常人，甚樂其歌嘯，乃殺豚進之。道真食豚盡了，不謝。嫗見不飽，又進一豚，食半餘半，迺還之。後為吏部郎，嫗兒為小令史，道真超用之。不知所由，問母，母告之。於是齋牛酒詣道真，道真曰：去去，無可復用，相報。

劉寔詣石崇如廁，見有絳紗帳大床，茵褥甚麗。兩婢持錦香囊寔，寔遽反走。即謂崇曰：向誤入卿室內，崇曰：是廁耳。

王敦初尚主，如廁，見漆箱盛乾麁，以塞鼻。王謂廁上亦下果食，遂至盡。既還，婢擎金澡盆盛水，琉璃

初潭集 卷三

六

盤盛滌豆，因倒著水中飲之，謂是乾飯。羣婢莫不掩口而笑。

范宣潔行，廉約。韓豫章遺絹百疋，不受。減五十疋，復不受。如是減半，遂至一疋，既終不受。韓後與范同載，就車中裂二丈與范云：人寧可使婦無禪邪？范乃大笑而受之。

簡文無子，令善相者相諸宮人，相者指李當生貴子，而有虎厄，帝幸之。生孝武，及會稽王道子，既為太后，服相者之驗，而怪虎害無謂，且生未識虎，乃

初潭集 卷三

七

命工圖形戲擊之，患手腫而厭。

魏武遺令曰：以吾妾與妓人皆著銅雀臺上，施六尺牀，總帷月朝十五日，輒使向帳作伎。故子敬語王孝伯曰：羊叔子自復佳耳，然亦何與人事，如銅雀臺上效。

河間王琛有婢朝雲，善吹簫，能為團扇歌，壑上聲。琛為秦州刺史，諸羌外叛，屢討之不下。琛令朝雲假為貧嫗，吹簫而乞，諸羌聞之，悉流涕曰：何為棄墳井在山谷為寇也，即相率來降。秦民謂曰：快馬

晉書本紀人  
子敬隱淚之  
言  
甚用之或飲  
或可受之飲  
之可喜  
劉云建康吹  
簫聲如曉  
朝雲之校更  
望子房

無云詩是李  
元嘯聲題范

感慨符好

無云詩是李  
元嘯聲題范

伏

健兒不如老嫗吹簾。

元微之聞薛濤名因奉使見焉微之矜持筆研濤走筆作四友贊其略曰唐潤色先生之腹濡藏鋒都尉之頭引書媒而黠黠入文圖以休休微之嘆服

伶玄字子干妾樊通德有才色頗能言趙飛燕姊弟事子干曰斯人俱灰滅矣當時疲精力驚嗜慾盡惑之事寧知終歸荒田野草乎通德展袖顧視燭影以手掩髻悽然泣下曰夫淫於色非慧男子

初潭集 卷三

不至也慧則通通則流流而不得其防則變態百出爲溝爲壑無所不往今婢子所道趙氏姊弟事盛之至也主君悵然有荒田野草之悲婢子搢形屬影俄然相緣奄忽能無泣乎

司空圖預爲壽藏故人來者引之壙中賦詩對酌人或難之圖曰非止暫遊此中也公何不廣哉布衣鳩杖出則以女家人驚臺自隨歲時村社會集圖必造焉

我亦有精廬死生同一區故人來就飲漫託司

劉云真狂人  
聖之狂

空圖

又曰國部有女家人何如尋卓一童子而隨也韓熙載肆情坦率妓樂百餘人日與荒樂所得月俸散與諸姬熙載散衣芒屨作瞽者持獨絃琴俾舒雅執板挽之隨房乞食以爲笑樂熙載木北人仕江南而不防婢妾有北齊徐之才之風侍兒往往私客客賦詩有最是五更留不住向人枕畔著衣裳熙載亦不介意也

舒雅宣城人姿容秀發大有才思嘗因隨計以所初潭集 卷三

學獻於熙載一見如嚆昔雅性巧黠應答如流熙載與之出入卧內常與雅易服燕戲徐雜侍婢入末念酸以爲笑樂或云熙載所著格言半雅之詞故熙載知貢舉以雅爲第一朝野無間者以雅之才爲當也

范忠宣謫永州夫人不如意輒罵章惇舟過橘州大風雨船破僅得及岸正平持蓋公自負夫人以登燎衣民舍公顧曰豈亦章惇所爲邪

李注曰正平惇惡也

歌者哀絢嘗從子瞻遊金山適中秋天宇圓璧一  
碧無際加江流傾瀾月色如畫遂共登金山妙高  
臺命絢歌其水調歌頭曰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  
天歌罷公自起舞  
祝牧與妻偕隱作琴歌曰天下有道我黼子珮天  
下無道我負子戴

二賢婦

王司徒婦鍾氏女太傅曾孫有俊才女德鍾郝為  
姊妹雅相親重鍾不以貴陵郝郝亦不以賤下鍾  
句澤集 卷三

東海家內則郝夫人之法京陵家內範鍾夫人之  
禮

陶公少時作魚梁吏嘗以蚶鯉餉母母封鯉付使  
反書責侃曰汝為吏以官物見餉非惟不益乃增  
吾憂也

皇甫士安漢太尉嵩曾孫也所養叔母教曰昔孟  
母以三徙成子曾父以烹豚存教豈我居不卜鄰  
何爾魯之甚乎修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  
對之流涕謚乃感激年二十餘就鄉里席坦受書

烈云至今  
陽傳其事云  
漢女亡燕云  
自隱死

遭人而問少有寧日武帝借其書二車遂傳覽太  
子中庶子議郎徵並不就終於家

林道人詣謝公東陽時始總角新病起體未堪榮  
與林公講論遂至相苦母王夫人在壁後聽之再  
遣信令還而太傅留之王夫人因自出云新婦少  
遭家難一生所寄惟在此兒因流涕抱兒以歸謝  
公語同坐者曰家婆醉情慷慨致可傳述恨不使  
朝士見

烈云此書為謝母惠共寄何意之不若也乃謝  
句澤集 卷三

公擊節嘆賞恨朝士不得見何哉

襄陽衛敬瑜妻年十六而敬瑜亡父母舅姑咸欲  
嫁之誓而不許截耳置盤中為誓乃止所住戶有  
燕巢常雙來去後忽孤飛女感其偏棲乃以縷繫  
脚為志後歲此燕復來猶帶前縷女因為詩曰昔  
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思既重不忍復雙飛  
烈云此詩手製感禽鳥然矣

劉真長標奇清遠小時諸人比之袁羊劉喜還告  
其母母謂之曰此非汝比勿受之又方之范汪

一頭老奴北  
作千頭字

者劉復喜母又不聽後真長年德轉升論者比之  
荀彧

李衡字叔平為丹陽太守每欲治家妻輒不聽後  
密遣十人於武陵龍陽洲上作宅種柑千樹臨死  
勅兒曰汝母惡吾治家故窮如是吾州里有千頭  
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疋絹亦足用矣及樹成  
得絹數千疋

泰娛南鄭楊相妻也有四男二女相亡教訓六子  
動有法矩長子元珍出醉歸十日不見曰我在尚

初潭集 卷三

十二

吾恐其以不  
賢為賢也

如此我亡何以帥羣弟次子仲珍白母請客既至  
無賢者母怒責之兄弟遂為名士泰娛之教流於  
三世

御史好做  
御史不好做  
御史皆

李審諸為御史臺中送祿米到宅其母遣量之賸  
三石問其故曰御史例不槩又問車脚錢言御  
史例不還脚錢母怒送賸米及脚錢并責審諸諸  
御史皆有慚色

宋明帝嘗於宮中大集羸婦人以為歡笑明恭后  
獨以扇障面帝曰外舍家寒乞今共為笑樂何獨

然云六識  
何謂五無  
言者

然云六識  
何謂五無  
言者

不視后曰為樂之事其方自多豈有姑姊妹集聚  
而羸婦人形體以為樂外舍之為歡與此不同帝  
怒遣令起后兄王景文曰后存家為俸弱婦人不  
知今段遂能剛正如此

肅宗宴官中時有蕃將阿布思伏法妻配掖庭因  
隸樂工是日為假官之長上及侍宴者相視皆笑  
樂獨政和公主不視上問之對曰禁中侍女不少  
何必此人使阿布思真逆人其妻即同籍人不合  
迫至尊之座果冤耶豈忍使其妻與羣優雜處為

初潭集 卷三

十三

笑謔之具乎

狄仁傑盧氏堂姨居午橋別墅仁傑伏臘修禮甚  
謹嘗雪後休暇候盧氏適見表弟挾弧矢携雉兔  
歸羞味進於堂上仁傑因語姨曰某幸為宰相第  
有所欲願以相告姨曰吾止有一子不欲令事女  
主也

三舅夫

楊纂每云大丈夫富貴何必故鄉若以妻子經懷  
豈不沮人雄志

諸云身死

石崇三叔而  
賈相尼

劉云果能作  
賊

劉云劉元六  
騰定是受后

魏武有一妓聲最清高而情性酷惡欲殺則愛才欲置則不堪於是選百人一時俱教少時果有一人聲及之便殺惡性者

王處仲嘗荒恣於色體爲之敝左右諫之處仲曰吾乃不覺耳如此者甚易乃開後閣驅諸婢妾數十人出路任其所之

石崇每宴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飲酒不盡者使黃門交斬美人王丞相與大將軍嘗共詣崇丞相素不能飲輒自勉強至於沈醉每至大將軍固

不飲以觀其變已斬三人顏色如故尚不肯飲丞相讓之大將軍曰自殺伊家人何預卿事

石崇廁常有十餘婢侍列皆麗服藻飾置甲煎粉沉香汁之屬無不畢備又與新衣著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廁王大將軍往脫故衣著新衣神色傲然羣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

宋祚是綠珠弟子有國色善吹笛後在晉明帝宮帝有疾羣臣進諫請出宋祚帝曰卿諸人誰欲得者阮遙集時爲吏部尚書對曰願以賜臣即遣出

在

德云晉人語  
家國興亡  
有時與之  
如見有  
一

與之

殷仲文勸宋武帝畜伎帝曰我不解聲仲文曰但畜自解帝曰畏解故不畜

#### 四俗夫

榮伐岷山氏岷山氏女於榮二人焉曰琬曰琰榮愛之斷其名於荇華之玉於傾官飾瑤臺居之越謀伐吳貢美人二人於吳一夷光一修明吳處以椒華之房貫細珠爲簾幌吳王自若雙鸞之在輕霧夷光修明即西施鄭旦

初潭集 卷三

十五

成帝於太液池作千人舟池中起瀛洲榭高四千里帝御流波文縠無縫衫后衣南越所貢雲英紫裙碧瓊輕綃廣樹上后歌舞歸風送遠之曲帝以文犀簪擊玉璫令侍郎馮無方吹笙以倚后歌中流歌酣風起后順風揚音曰仙乎仙乎去故而就新寧忘懷乎帝曰無方爲我持后無方舍吹持后履久之風聲后泣曰帝恩我使我仙去不得他日宮妹幸者或縷裙爲縗號曰留仙裙后進合德帝大悅以輔屬體無所不靡謂爲溫柔



鄉曰吾老是鄉矣不能效武皇帝求白雲鄉也

趙后體輕腰弱善行步進退女弟昭儀不及但昭儀弱骨豐肌尤工笑語二人並色如紅玉為當時第一

第一

甄氏惠而有色先為袁熙妻曹公屠鄴令疾召之左右白五官中郎先已將去公曰今年破賊正為奴

司隸馮方女有國色避亂揚州袁術見而悅之遂取焉諸婦言將軍重志節宜數涕泣以示憂愁焉

初漢集 卷三

十六

氏後見術遂每每垂泣術果以為有心蓋寵之諸婦因共絞殺陷之於廁言其哀怨自殺術哀之厚加殯殮

美人薛靈芸容貌絕世常山太守習谷以千金寶賂聘至京師魏文帝以文車十乘迎之道側燒石葉之香未至數十里膏燭之光相續不滅又築土為臺基高三十丈列燭臺下遠望如列星之墜地道傍一里一銅表高五尺以志里數故行者歌曰青槐夾道多塵埃龍樓鳳閣望崔嵬清風細雨雜

香來土上出金火照臺

魏武帝崩文帝悉取武帝宮人自侍及帝病困下太后出看疾入戶見直侍並是昔日所愛幸者太后問何時來耶云正伏鬼時過因不復前而歎曰狗鼠不食汝餘死故應爾至山陵亦竟不臨

石崇有妓人綠珠美而工笛孫秀使人求之崇別館北邙下方登涼觀臨清水使者以告崇出其婢

妾數十人示之曰任所以擇使者曰本受命者綠珠也未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

初漢集 卷三

十七

使者曰君侯博古知今察遠照邇願加三思崇不然使者已出又反崇竟不許

王導與周顗及朝士詣尚書紀瞻觀妓瞻有愛妾能為新聲顗於眾中欲通其妾露其醜穢顏無作色有司奏免顗官詔特原之

李後主寵小周后於羣花閣作亭幕以紅羅押以玳牙雕繪華侈而僅容兩人日與后酣飲其中羊祖忻善音律自造採蓮棹歌兩曲甚有新致姬妾侍列窮極奢靡有彈箏人陸太喜著鹿角爪長

劉云宋子京  
微寒命取半臂諸婢各送一枚凡十餘枚皆至于  
京視之茫然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忍凍而歸

妙哉語心之  
劉云此六如  
癖

焦云此六如  
當即翠之天  
碑

七十儼人張淨琬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推能掌  
中舞又有孫荆玉能反腰帖地衍得席上玉簪  
宋子京多內寵後庭曳羅綺者甚衆常宴於錦江  
微寒命取半臂諸婢各送一枚凡十餘枚皆至于  
京視之茫然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忍凍而歸  
咸陽王窮極驕奢姬妾數十猶遠有簡聘後以叛  
誅宮人爲之歌曰可憐咸陽王奈何作事悞金牀  
玉几不能眠夜踏霜與露洛水湛湛隔岸長行人  
那得渡其歌流傳江表北人在南者雖至富貴絃

初潭集 卷三

歌奏之莫不灑泣

劉瑱妹爲齊鄱陽王妃王誅妃追傷之遂成痼疾  
殷蒨善畫人面瑱令蒨畫王像并圖王寵姬共執  
鏡如欲偶寢瑱乃密使乳媼示妃妃唾之因罵云  
固宜早死病亦徐差  
宋世祖至殷貴妃墓謂劉德願曰卿等哭貴妃若  
悲當加厚賞劉應聲號慟涕泗交橫上以爲豫州  
刺史帝又令羊志哭羊亦嗚咽甚哀他日有問羊  
者卿那得此副急淚羊曰爾日我自哭亡妾耳

瑩娘平康伎也玉淨花明尤善梳掠畫眉日作一  
樣唐斯立戲之曰西蜀有十眉圖汝眉癖若是可  
作百眉圖更假歲年當率同志爲修眉史矣  
元載寵姬薛瑤英幼啗香肌肉皆香載處以金絲  
却塵褥

秦會之夫人嘗入禁中顯仁太后言近日子魚大  
者絕少夫人對曰妾家有之當以百尾進歸告會  
之會之咎其失言與館客謀進青魚百尾顯仁撫  
掌笑曰我道這婆子村果然

初潭集 卷三

十九

我亦通顯仁這婆子村果然以上皆不賢夫也  
夫而不賢則雖不滿志於聲色有國必亡國有  
家必敗家有身必喪身無惑矣彼卑者乃專  
營於好酒及色而不察其本此俗儒所以不可  
謀於治也歟

初潭集卷之三 終

初潭集卷之四

夫婦四

一苦海諸姬

韓馮戰國時爲宋康王舍人妻何氏美王欲之捕舍人作青陵臺何氏作鳥鵲歌以見志曰南山有鳥北山張羅鳥白高飛羅當奈何鳥鵲雙飛不樂鳳凰妾是庶人不樂宋王遂自縊歿

班婕妤以選入宮貴幸嘗從游後庭帝欲召與同輦載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

初潭集 卷四

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後趙飛燕姊弟自微賤興讚婕妤祝詛上因考問婕妤對曰妾聞成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愆如其無知愆之何益故不爲也上善其對賜黃金百斤然婕妤恐久終見危求得共養太后長信宮因作自悼賦

李固既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歸鄉里少子樊時年十三樊姊文姬爲同郡趙伯英妻賢而有智

見三子歸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密與二兄謀藏匿樊托言樊還京師有項難作下郡收固三子文姬乃告其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義乃將樊乘江東下入徐州界變姓名爲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爲異人陰相往來樊從受學酒家異之意非恒人以女妻樊樊精專經學十餘年間梁冀既誅求固後嗣樊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遣之姊弟相見悲感旁人姊因戒樊曰

初潭集 卷四

先公爲漢忠臣遭遇傾亂梁冀肆虐今吾宗祀將絕今幸而得濟慎無以一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樊謹從其誨

李姬趙娥一也娥主於復讐故性命不顧娥主於有後故委曲圖全皆所重者父也但其才智寔有大過人者人必何必不女人之父必何必以女之乎若但好名將安用之

王大將軍執司馬愍王夜遣世將載王於車而殺之當時不盡知也雖愍王家亦未之皆悉而無忌

仁傑之婦  
世傳詩  
之母卓老

謙云惜哉不  
延柱賊巢

兄弟皆稱王胡之與無忌長甚相暱胡之嘗共遊  
無忌入告母請爲饌母流涕曰王敦昔肆虐汝父  
假手世將吾所以積年不告汝者王氏門彊汝兄  
弟尚幼不欲此聲者蓋以避禍耳無忌驚號抽刃  
而出胡之去已遠

中和間時溥既平黃巢獻俘於朝巢姬妾百數僖  
宗宣問姬妾汝等皆勲貴子女世受國恩何爲從  
賊其居首者曰狂賊凶逆國家以百萬之衆失守  
宗祧播遷巴蜀今陛下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置

初潭集 卷四

公卿將相於何地乎僖宗不復問盡戮於市人爭  
與之酒居首者獨不飲不泣至於就刑神色肅然  
元相得罪夫人王氏韞秀少有識量節概代宗欲  
令人官備形管箴規之任王歎曰王家十三娘二  
十年太原節度使女十六年宰相妻得罪亦幸矣  
誰能書得長信昭陽之事乎

琅琊海曲有呂母者子爲縣吏宰以私意論殺之  
呂母怨宰母家產數百萬盡以釀酒買刀劍衣服  
少年來酤者賒與之乏者輒假之衣服未數年而

財用盡少年方相與謀出財償母母泣告曰所以  
厚諸君者非以求利也徒以縣宰不道枉殺吾子  
故耳諸少年咸哀而壯之遂相約至數千百人與  
呂母亡入海中聚衆爲羣盜呂母自稱將軍引兵  
還攻海曲執縣宰諸吏叩頭請宰母曰吾子不當  
死而爲宰所殺殺人當死又何請乎遂斬宰以其  
首祭子冢

孫翊爲丹陽守矯覽時爲都督督兵戴負爲郡丞  
與左右親近邊洪等數患苦翊會翊送客洪從後

初潭集 卷四

所殺翊迸走入山翊妻徐氏購募追捕得洪殺之  
覽遂入居軍府悉取翊嬪妾及左右侍御欲復取  
徐徐恐見害乃給之曰乞須晦日設祭除服乃可  
覽聽之徐潛使人語翊舊將孫高傳嬰等高嬰相  
與涕泣共盟誓合謀到晦日徐氏設祭畢乃除服  
薰香沐浴更於他室安施幃帳言笑歡悅大小僕  
僮恠其如此覽密覘視無復疑意徐先呼高嬰與  
諸婢羅列戶內覽入徐出戶拜覽卽大呼高嬰俱  
出遂共殺覽餘人就外殺負徐乃還續經奉覽自

首以祭胡舉軍震駭以為神異

李新聲邯鄲李嚴女也太和中張谷納之以備歌舞及長大妍麗豐足殊不似下賤人又能傳故都聲有時涼曉哀轉歷歷雅為谷所愛及劉從諫得父封谷以窮遊佐其事新聲謂谷曰妾於公直巾履間狎玩者耳除歌酒外不足以應顧問然食人之食憂人之憂理也前日天子授從諫節度使時非從諫有野戰之功拔城之績蓋以其先父犂齊還我去就間未能奪其嗣耳而公不幸為其屬則牽制之道在此不在彼也自劉氏奄有全趙更改歲時未嘗聞以一縷一蹄為天子壽且章武朝數鎮履皆以雄才傑器尚不能固天子恩况從諫握自兒女子手中一旦襲如何家業苟以不法而得亦宜以不法而終是不為齊鬼所酬而灰於帳者幸矣孰謂公從其事反不知其事者哉若不能早折其肘臂以作天子計則宜脫旅西去大丈夫勿顧一飯恩以骨肉腥健兒衣食言訖悲泣流落谷不決竟從逆成

初潭集 卷四

五

後云唐國面  
建德形者性  
今究然此種  
精矣七始以

後云其大但  
濟

劉云唐史氏  
與告賊皆托  
要之言

宋時叛卒寇南劍州道出小常村掠一民婦欲與亂婦誓成不受污遂遇害棄屍道側賊退人為之收瘞屍所枕籍處跡宛然不滅每雨則乾晴則濕或削去即復見覆以他土其迹愈明

晉姚氏婦楊氏閭人符承祖姨也承祖為文明太后所寵楊氏謂其姊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常著破衣自執勞事承祖遣人乘車往迎之楊不肯起遣人強舉致車上反大哭言爾欲殺我也以是符家內外皆號為癡姨及承祖敗

初潭集 卷四

六

有司執其二姨至庭姚氏婦示裳蔽陋特免罪建中末李希烈陷汴州謀襲陳李侃為項城令欲逃去婦曰寇至當守力不足則死焉逃之若重賞募灰士可守也侃乃召吏民告之曰令誠若主然滿歲則去非如吏民生此土也墳墓皆在宜相與竭力死守衆皆泣乃徇曰以瓦石擊賊者賞錢千以刀矢殺賊者錢萬得數百人率以乘城婦身自炊爨以享衆使報賊曰項城父老義不下賊得吾城不足為威宜亟去徒失利無益也會侃中流矢

蔡琰三  
君皆上  
人生世  
皆可悲也

初潭集 卷四

也故言男子而必繫之以真也

蔡琰聰慧秀異年六歲時父夜鼓琴絃絕琰曰第  
二絃父故斷一絃問之琰曰第四絃

漢元帝官人既多乃令畫工圖之欲有呼者輒披  
圖召幸其中常者皆行貨賂王明君姿容甚麗志  
不苟求工遂毀為其狀

文穎曰昭君本蜀郡秭歸人也琴操曰王昭君者  
齊國王穰女也年十七儀容絕麗以節聞國中長  
者求之者王皆不許乃獻漢元帝帝造次不能別

走還婦怒曰君不在人誰肯守於外不猶愈於  
林乎侃乃登城賊引去縣卒完  
李昌菱在荊州打獵大修裝飾其妻獨孤氏亦出  
女隊二千人皆著紅紫繡襖子及錦鞍轡

此與夫人誠一也可謂真男子矣若無忌母嫌  
好班從樂者孫綏妻李新聲與侃父海曲呂母  
皆然真男子也天下皆男子矣誰非真男子

若曰天下多男子又誰是真  
男子者不言其言恐天下男子皆以我為男子

七

俗又非聖天  
子而何

是也一明君  
也愚與母或  
報使從其

初潭集 卷四

房帷昭君悲怒之會單于遣使帝令官人裝出曰  
欲至單于者起昭君喟然起席而起帝視之大驚  
悔是時使者並見不得止乃賜單于  
昭君有子曰世遠單于死世遠繼立兀為胡者父  
成妻母昭君問世遠曰汝為漢也為胡也世遠曰  
欲為胡耳昭君乃吞藥自殺石季倫曰昭以觸文  
帝諱改為明

元封中以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妻烏孫王昆  
莫昆莫年老言語不通公主悲哀自作歌曰吾家

嫁我今天一方遠託異國今烏孫王窮虛為室今  
旃為牆以肉為食今酪為漿居常土思今心內傷  
願為黃鵠今歸故鄉昆莫乃上書請使其孫尚公  
主詔許之公主不聽亦上書言狀天子乃報使從  
其俗

庾玉臺希之弟也希誅將戮玉臺玉臺子嬌宣武  
弟桓豁女也從跪求進關禁不內女厲聲曰是何  
小人我伯父門不聽我前因突入號泣請曰庾玉  
臺常因人脚短三寸當復能作賊不宣武笑曰塔

增故自意二  
氏一律相公  
視：帝公賈  
賢：鳴呼公  
于是為不可  
及矣

無云：劫澤作  
子：落髮之徒  
故：集夫婦而  
修：之故岸諸  
以：出家終此  
卓：意也

故自急遂原玉臺一門

蔡文姬博學有才辨妙於音律適河東衛仲道夫  
子無子與平中喪亂為胡騎所獲沒於南匈奴左  
賢王十二年生二子曹公素與伯喈善遣使以金  
璧贖之嫁與董祀祀犯法當死文姬詣曹公請之  
時公卿名士及遠方使驛坐者滿堂操謂賓客曰  
蔡伯喈女在外今為諸君見之及文姬進遂首徒  
行叩頭請罪辭旨酸哀眾為改容操曰誠實相矜  
然文狀已去奈何文姬曰明公廐馬萬匹虎士成  
初澤集 卷四

林何惜疾足一騎而不濟垂成之命乎操感其言  
乃追原祀罪

二彼岸諸姬

漢黃門郎程偉好黃白術妻方氏偉常從駕無時  
衣妻請致兩綳綳無故至前偉按枕中鴻寶作金  
不成妻出囊中藥少許授之即成偉大驚曰道在  
汝處而不告我何也妻曰得之須有命偉日夜說  
誘之賣田宅以供美食衣服終不肯告偉乃與其  
侶謀欲杖之方氏輒知之曰傳道必當得人如其

按雲還遊山  
記桂棹下飲  
可臂相連

人雖道路相遇當傳之非其人雖寸斷而支解終  
不傳也偉逼之不止妻乃發狂裸而走以泥自塗  
尸解去

張麗英面有奇光不照鏡但對白紵扇長沙王吳  
芮聞而聘之女開芮來登金精山仰臥被髮覆石  
鼓下咸謂已成忽紫雲鬱起遂失所在惟留歌一  
首石鼓石鼓哀哉下土自我來觀民生實苦哀哉  
世事悠悠我意我意不可辱今王威不可奪有鸞  
有鳳自舞自歌凌雲歷漢遠絕塵羅世人之子其  
初澤集 卷四

如何

孫恪妻袁氏到端州峽山寺持碧玉環獻僧曰此  
是院中舊物齋罷有猿數十聯臂下高松袁氏側  
然題壁曰無端變化幾湮沈剛被恩情役此心不  
如逐伴歸山去長嘯一聲煙霧深詩畢化老猿而  
去

李溫陵曰學者以生死為苦海以得免生死輪  
迴為到彼岸若常在生死不但沈溺聲酒之極  
者為沒在苦而不能出雖為節婦為烈女如卓

老所誇羨以為非真男子不能至者其有之  
若尤何如也故特附三出世女子後以示有生  
之苦須早證無生之樂庶不負卓老編輯夫婦  
之本意云

初潭集 卷四

十一

初潭集卷之四 終

初潭集卷之五

父子一

一教子

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答康叔有駭色謂  
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乃見商子而  
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焉名喬二三子往觀  
之見喬實高高然而上反以告商子商子曰喬者  
父道也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二三子復往觀  
焉見梓實晉晉然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  
子道也二三子明日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  
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爾安見君子乎

初潭集 卷五

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吾無顏氏  
之才何以告汝雖無能君子務益夫華多實少者  
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為埤而層巢  
其巔魚鼈以淵為淺而穿穴其內然所以得者餌  
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官怠於  
宦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情孝衰於妻子  
丹子有同門生喪親白丹欲往奔慰丹不許只令



寄緣以祠或問其故丹曰交之道未易言也世稱  
管鮑大惟王貢張陳凶其終蕭朱陳其末故知全  
交者鮮矣  
鄧禹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閭門教養子  
孫皆可以爲後世法  
范史雲丹遭黨錮推鹿車載妻子以裙拾自資兒  
皆拾得五斛麥鄰人尹臺遺之一斛囑兒勿通史  
雲後知卽令併送六斛還尹言麥已雜後漢書曰  
范從樊英馬融受經好違時絕俗爲詭激之行  
孫權召顧雍父子及其孫譚飲譚時爲選曹尚書  
見任貴重是日孫權飲極懽譚醉三起舞舞又不  
止雍內怒之明日召譚呵責之曰君王以舍垢爲  
德臣下以恭謹爲節何有舞不復止雖爲酒後亦  
由恃恩損吾家者必汝也  
王丞相與右軍書每嘆子姪不令云虎純虎情還  
其所如純彭之小字犢彪之小字也彪之字叔虎  
彭之第三弟年二十而頭鬚皓白故時人謂之王  
白鬚焉

不是無遠意  
只是無玄心  
不恨無韻只  
恨無骨

說述尚疑何  
况非此

阮渾長成風氣韻度似父亦欲作達步兵曰仲容  
已預之卿不得復爾竹林七賢論曰籍之抑渾以  
渾未識已之所爲達也時竹林諸賢之風雖高而  
禮教尚峻元康中遂至放蕩越禮樂廣譏之曰名  
教中自有樂地何至於此樂令之言有旨哉謂彼  
非玄心徒利其縱恣而已  
王平子道眉子曰志大無量終當死塢壁間眉子  
夷甫子名玄東海王越辟爲掾後行陳留太守事  
大行威罰爲塢人所害  
謝公云賢聖去人其間亦邇子姪未之許公歎曰  
若郝超聞此語必不至河漢  
謝公夫人教兒問太傅那得初不見君教兒答曰  
我常自教兒  
太尉劉子真清潔有志操而二子不才並黷貨致  
罪子真坐免官客曰子奚不訓導之子真曰吾之  
行事是其耳目所聞見也  
司馬越與阮瞻書曰禮年八歲出就外傳明始可  
以加師訓之則十年日幼學明可漸先王之教也

然學之所入淺體之所安深是以開習體容不如式瞻儀度諷誦遺言不若親承音旨小兒既無令淑之資望諸君時以開豫周旋誨接

謝虎子嘗上屋熏鼠胡兒既無由知是父聞人道癡人有爲此者胡兒屢以爲戲笑之太傅因其言大語之曰世人以此謗中郎亦言我共作此胡兒懊熱一月日閉齋不出太傅虛託引已之過以相開悟可謂德教

王尼蚤歲喪妻有一子貧居無宅惟畜露車有牛

初潭集

卷五

四

一頭每行輒使御之暮則共宿車上嘗歎曰滄海橫流處不安也

杜暹藏書皆自題跋曰請俸買來手自校子孫讀之知聖教需及借人爲不孝

徐勉戒子書曰吾清明門宅西邊既施與宣武寺不復方幅常怪時人謂是我室古往今來豪富繼踵宛其死矣知是誰室

謝康樂父不慧早亡康樂好臧否叔混患之欲加裁折未有方也謂宣遠曰非汝莫能乃與晦曜弘

微等共遊戲瞻與靈運共在車上商較人物宣遠曰秘書早亡談者亦互有同異靈運默然言論自此衰止

王長史嘗太尉儉之子嘗至性凝簡不狎當世嘗語諸子曰吾家門戶所謂素族自可隨流平進不須苟求

王敬弘未嘗教子孫學問各隨所欲人間之答曰丹朱不應乏教甯越不聞被捶

王志居建康禁中里馬糞巷父僧虔門風寬恕志

初潭集

卷五

五

尤淳厚兄弟子姪皆篤實謙和時人號馬糞諸王爲長者

劉殷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

王僧虔戒子書汝年入立境方應從宦兼有室累何處復得下帷如王郎時耶各爾身已切豈復關吾鬼惟知愛深松茂栢寧復知汝等毀譽

蔡王智積每懼禍自損有五男止教論語孝經亦不令通賓客曰兒子有才能以致禍也

文帝召王敬弘子恢之為秘書郎敬弘為求奉朝請與子書曰秘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不競之地

年子曰設使恢之問曰爾為僕射而復見奉朝請乎僕射必曰爾今奉朝請也曰爾為僕射與是必曾識通學來僕射便宜

南陽劉驎之隱於陽岐桓冲嘗至其家驎之方條桑謂冲既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冲遂詣其父父使驎之自持濁酒蔬菜供賓冲勸人代之父曰若

初潭集 卷五

六

使官人則非野人之意也去家百里有孤嫗疾將死謂人曰劉長史當埋我驎之聞之為治棺殯

煬帝遼東之役麥鐵杖請為前鋒顧醫者吳累賢曰性命自有所在豈能艾炷炙頰瓜蒂歆鼻瘡黃不差而卧死兒女掌中乎將度遼呼三子曰阿奴備淺色黃衫吾荷國恩今是死日惟誠與孝爾其勉之

王荆公教元澤求館賓須博學善士或謂發蒙何必爾公曰先入者為之主

劉名至言不以人廢

二賢子

北平侯王譔不同王莽之政子興生五子並避時亂隱居西山人名其居為五大夫城光武即位封為五侯所謂中山之五王也二館之城澗曲泉清山高林茂風煙披薄觸可棲情方外之士尚憑依舊居取暢林木

焦云忠孝之名非臣子所願恐傷君父也以此觀之不啻導顯

潁川太守髡陳仲子客有問元方府君何如元方曰高明之君也足下家君何如曰忠臣孝子也客曰易稱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初潭集 卷五

七

何有高明之君而刑忠臣孝子者乎元方曰足下言何其謬也故不相答客曰足下但因偏為恭而不能答元方曰昔高宗放孝子孝已尹吉甫放孝子伯奇董仲舒放孝子符起惟此三君高明之君惟此三子忠臣孝子客慚而退

陳太丘詣荀朗陵貧儉無僕役乃使元方將車季方持杖後從長文尚小載著車中既至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文若亦小坐著膝前于時太史奏真人東行續晉陽秋曰陳仲弓從

子姪造荀父子于時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賢人聚

荀淑八子儉鯁靖肅注爽肅敷淑居西豪里縣令苑康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遂署其里爲高陽里號其子曰八龍

華歆遇子弟甚整雖閨室之內嚴若朝典陳元方兄弟恣柔愛之道而二門之裏兩不失雍熙之軌焉

陳太丘子紀紀子羣並有高名天下以爲公慚卿初潭集卷五

卿慚長

魏舒任城人幼孤爲外氏寧家所養寧氏起宅相者曰當出貴甥外祖母以盛氏甥小而惠謂應相也舒曰當爲外氏成此宅相少名遲鈍叔父衡使守水碓每言舒堪八百戶長我願畢矣舒不以介意身長八尺二寸爲後將軍鍾毓長史毓與參佐射戲舒常爲坐畫籌後值朋人少以舒充數舒發無不中加博措閑雅殆盡其妙毓歎謝之曰吾之不足盡卿如此射矣累遷侍中司徒

劉云嘉叔難知其不可

王湛字處冲太原人兄弟宗族咸以爲癡惟父和

異焉及和喪居墓次兄子濟往省湛見牀頭有周易謂湛曰叔父用此何爲頗曾看不湛笑曰體中佳時脫復看耳因共談易剖析入微妙言奇趣濟所未聞又濟性好馬而所乘馬駿駛意甚愛之湛曰此雖小駛然力薄不堪苦近見督郵馬當勝此但養不至耳濟取督郵馬穀食十數日與湛試之湛未嘗乘馬卒然馳騁步驟不異於濟湛曰今直行車路何以別馬勝不惟當就蟻封耳於是就蟻

初潭集卷五

封盤馬果倒踏

王汝南既除所生服遂停墓所兄子濟每來拜墓略不過叔脫時過止寒溫而已後聊試問近事答對甚有音辭出濟意外濟先略無子姪之敬既聞其言不覺凜然心形俱肅遂留共語彌日累夜濟雖偶爽自視缺然乃喟然嘆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去叔送至門濟從騎有一馬絕難乘濟聊問叔好騎乘不濟又使騎難乘馬叔安形既妙回策如縈雖名騎無以過之濟益歎其難測非復

一事既還。渾問濟何以暫行累日。濟曰。始得一叔。渾問其故。濟具歎述如此。渾曰。何如我。濟曰。濟以上人。

武帝每見濟。輒以湛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以答。既而得叔。武帝又問如前。濟曰。臣叔不癡。稱其實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於是顯名。二十八始宦。

林下諸賢。各有儁才子。籍子渾。器量弘曠。康子紹。清遠雅正。濤子簡。疎通高素。咸子瞻。虛夷有遠志。

初潭集 卷五

瞻弟孚。夷朗多所遺。秀子純。悌並令淑。有清流。戎子萬。子有大成之風。苗而不秀。惟伶子無聞。凡此諸子。惟瞻爲冠。萬子王綏也。有美號而太肥。戎令食糠而肥。愈甚。年十九卒。

胡威字伯虎。淮南人。父質以忠清顯。爲荊州。威往省之。質賜威絹一疋。威跪白曰。大人於何得此。質曰。是吾俸祿之餘。故以爲汝糧耳。威受而去。至客舍。自放驢取樵爨。炊食畢。復逐旅進道。及威爲徐州。世祖賜見。因謂之曰。卿清孰與父。對曰。臣清不

如也。臣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

周鎮罷臨川郡。還都未及上。住泊青溪渚。王丞相往看之。時夏月。暴雨卒至。舫至狹小。而又大漏。殆無復坐處。王曰。胡威之清。何以過此。卽起用爲吳興郡。

司馬文王問武陟陳玄伯。何如其父司空。陟曰。通雅博暢。能以天下聲教爲已任者。不如也。明練簡至。立功立事過之。

正始中。人士比論。以五荀方五陳。荀淑方陳寔。荀

劉云一時人

才其佳如  
五區東岸之  
聚豎立一  
家故耶

初潭集 卷五

靖方陳湛。荀爽方陳紀。荀武方陳羣。荀顗方陳泰。又以八裴方八王。裴徽方王祥。裴楷方王夷甫。裴康方王綏。裴綽方王澄。裴瓚方王敦。裴遐方王導。裴頠方王戎。裴邈方王玄。

冀州刺史楊淮。二子喬與髦。俱總角爲成器。淮與裴頠。樂廣友善。遣見之。頠性弘方。愛喬之有高韻。謂淮曰。喬當及卿。髦小減也。廣性清淳。愛髦之有神檢。謂淮曰。喬自及卿。然髦尤精出。淮笑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論者評之。以爲喬雖高

韻而檢不匝。樂言爲得。然並爲後出之僞。

阮籍與戎父渾俱爲尚書郎。每造渾。坐未安。輒曰。與卿語。不如與阿戎語。就戎。必日夕而返。籍長戎二十歲。相得如時輩。

孫興公作庾公誄。多託寄之辭。及成。示庾道思。庾慨然送還之曰。先君與君。自不至於此。

郝公大聚。歛有錢數千萬。嘉賓常朝旦。問訊郝家法子弟。不坐。因倚語移時。遂及財貨事。郝公曰。汝正當欲得吾錢耳。廼開庫一日。令任意用。郝公始初潭集 卷五

正謂損數百萬許。超遂一日乞與親友。周旋略盡。郝公聞之。驚怪不能已。

庾太尉風儀偉長。不輕舉止。時人皆以爲假。亮有大兒數歲。雅重之質。便自如此。溫太真常隱幔幙。之此兒神色怡然。乃徐跪曰。君侯何以爲此。論者謂不減亮。蘇峻時遇害。或云。見阿恭。知元規。非假。

阮光祿云。王家有三年少。右軍。安期。長豫。

王述轉尚書令。事行便拜。文度曰。故應讓杜許。藍田云。汝謂我堪此。不文度曰。何爲不堪。但克讓自

劉云言心

謝云謝家

謝云何利今  
人事而此

是美事。藍田慨然曰。既云堪。何爲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如我。

郝司空拜北府。王黃門詣郝云。應變將略。非其所長。驟詠之不已。郝倉謂嘉賓曰。公今日拜。子猷言語殊不遜。嘉賓曰。此陳壽作諸葛評。人以汝家比武侯。復何所言。

謝公問王子敬。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固當不同。公曰。外人論殊不爾。王曰。外人那得知。

謝太傅問諸子姪。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正欲使共

佳。諸子莫有言者。車騎答曰。譬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階庭耳。

郝司空在北府。桓宣武惡其居兵權。郝於事幾素閒。遣殷詣桓。方欲共獎王室。修復園陵。世子嘉賓聞信至。急取殷視。竟寸寸毀裂。便更作戲。自陳老病不堪。欲乞閑地。自養。宣武大喜。卽詔轉督五郡會稽太守。

劉尹至王長史許清言。時荀子年十三。倚牀邊聽。既去。問父曰。劉尹語何如。尊長史曰。詔音令辭不

如我往輒破的勝我

謝混仍世宰相一門兩封田業十餘處僅役于人及坐事誅兄子弘微經紀生業事若公在一錢尺帛皆有文簿九年而室宇修整倉廩充盈門徒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混妻東鄉君歎曰僕射平生重此子可謂知人僕射為不亡矣

武帝幸豫章王嶷宅宴集諸王獨不召嶷嶷曰風景殊美今日甚憶武陵帝因召使射屢發命中帝怪之嶷曰阿五常日不爾今可謂仰藉天威

初潭集 卷五

十五

張充少好逸遊父緒嘗告歸至吳逢充正獵右臂鷹左牽狗遇緒舟至便放船脫鞵拜於水次緒曰一身兩役毋乃勞乎充跪曰充聞三十而立今二十九矣請至來歲緒曰過而能改顏子有焉明歲翻然易操尋師就學變為名士

褚彥回謂任遙曰聞卿有令子相為喜之所謂百不為多一不為少由是昉名聲籍甚

謝叔源與從子靈運並有美名目望蔡肅肅如寒風振松目康樂凜凜如霜臺籠日

齊神武令諸子各理亂絲文宣獨抽刀斬之曰亂者須斬

齊神武令諸子各理亂絲文宣獨抽刀斬之曰亂者須斬

宗慤答叔父少文問所志曰願乘長風破萬里巨浪

周文育少時父使人寫蔡邕勸學篇及古詩遺之文育不省曰但知有大槩耳誰能學此取富貴

陳恭公判亳州生之日多獻老人星鳳姪世修獨獻范蠡遊五湖圖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隨身後扁舟五湖公即日納節

初潭集 卷五

十五

初潭集卷之五

初潭集卷之六

父子二

一孝子

尹吉甫有子伯奇及伯奇母死吉甫更娶後妻復生子伯却妻譖伯奇於是吉甫聽之而放伯奇於野宣王出遊吉甫從伯奇乃作歌冀有以感悟宣王聞之曰此孝子之辭也吉甫乃求伯奇於野而射殺後妻

秦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也文公遭驪姬之難未

初潭集 卷六

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於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曰我見舅氏如母存焉

曾子從仲尼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母曰思爾齧指孔子曰參之孝精感萬里

宰我欲短喪顏回曰人知其一未知其他但知暴虎不知馮河鹿生三年其角乃墮子生三年而離父母之懷

鮑永事後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叱狗永即去妻

燕云尚書  
抄下  
好名甚想必  
懷音義

有他故也

焦云所讀  
不皆之太  
文

王祥字休徵琅琊臨沂人祥事後母朱夫人甚謹嘗在別牀眠母自往聞斫之值祥私起空斫得被方盛寒冰凍母欲生魚祥解衣將剖冰求之會有水解處魚自出焉又欲黃雀炙祥念難卒致須臾有黃雀數十飛入其幕母之所須必自奔走無不得者庭中有李始生子母使晝視鳥雀夜驅鼠一夜風雨大至祥抱立至曉母因見之不覺惻然魏明帝為外祖母築館於甄氏既成自行視謂左右曰館當以何為名侍中繆襲曰陛下聖思齊於

初潭集 卷六

哲王罔極過於曾閔此館之與情鍾舅氏宜以渭陽為名按魏書帝於後園為象母起觀名其里曰渭陽

王修母以社日亡來年社日修哀感悲號鄰人為之罷社

王戎和嶠同遭大喪王難骨支牀和哭泣備禮武帝謂劉仲雄曰卿數省王和不聞和哀苦過禮使人憂之仲雄曰和嶠雖備禮神氣不損王戎雖不備禮而哀毀骨立臣以和嶠生孝王戎死孝陛下



不應憂嶠而應憂我

王安豐遭艱至性過人裴令往弔之曰若使二勸果能傷人瘡冲必不免滅性之譏曲禮曰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不勝哀乃比於不孝不慈孝經曰毀不滅性聖人之教也

趙至字景真漢末其祖流宕客緱氏令新之官至年十二與母共在道傍看母曰汝先世非微賤家也汝後能如此不至曰能歸便就師蚤起誦書聞父耕叱牛聲釋書而泣師問之答曰自傷不能致

初潭集 卷六

榮華而使老父不免勤苦

趙至論議清辯有縱橫才孟元基辟爲遼東從事在郡斷九獄號稱神明自痛棄親遠遊母亡不見吐血發病而亡

阮籍當葬母蒸一肥豚飲酒二斗然後臨訣直言窮矣都得一號因吐血廢頓良久鄧粲晉紀曰籍母將死與人圍棋如故對者求止籍不肯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一二斗舉聲一號嘔血數升廢頓久之

戴子

世云

明君

劉云

阮步兵喪母裴令公往弔之阮方醉散髮坐牀箕踞不哭裴至下席於地哭弔唁畢便去或問裴凡弔主人哭客乃爲禮君何爲哭裴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禮制我輩俗中人故以儀軌自居名士傳曰阮籍喪親不率常禮裴楷往弔之遇籍方醉散髮箕踞楷哭泣盡哀而退其安同異如此戴逵論之曰若裴公之制弔欲冥外以護內有達意也有弘防也

阮籍遭母喪在晉文王坐進酒肉司隸何曾亦在

初潭集 卷六

坐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喪顯於公坐飲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風教文王曰嗣宗毀損如此君不能共憂之且有疾而飲酒食肉固喪禮也籍飲噉不輟神色自若

祖光祿少孤貧性至孝常自爲母炊爨作食王平北聞其佳名以兩婢餉之因取爲中郎有人戲之者曰奴價倍婢祖云百里奚亦何必輕於五穀之皮邪

吳郡陳遺家至孝母好食饘底焦飯遺作郡主簿

焦母不子  
焦飯不死  
焦飯不死  
焦飯不死  
焦飯不死  
焦飯不死  
焦飯不死  
焦飯不死  
焦飯不死  
焦飯不死

恒裝一囊每煮食輒貯餅焦飯歸以遺母後值孫  
恩賊出吳郡京府君山於即日便征遺已聚斂得  
數斗焦飯未展歸家遂帶以從軍戰於淝濱而敗  
軍人潰散逃走山澤皆多餓死遺獨以焦飯得活  
人以爲純孝之報也

王長豫爲人謹順事親盡色養之孝丞相見長豫  
輒喜見敬豫輒嘆悅與丞相語恒以慎密爲端丞  
相還臺及行未嘗不送至車後恒與曹夫人併嘗  
箱篋悅亡後丞相還臺登車後哭至臺門曹夫人

初譚集 卷六

作簾封而不忍開

陶侃在武昌與佐吏飲燕常有飲限或勸少進侃  
憐然曰昔年少時曾有酒失慈親見約故不敢踰  
及侃丁母憂在墓下忽有二客來弔儀服鮮異遣  
隨視之但見雙鶴冲天而去

恒南郡船泊荻渚王大往看恒恒爲設酒不能冷  
飲頻語左右令溫酒來恒乃流涕嗚咽王便欲去  
恒以手巾掩淚因謂王曰犯我家諱何預卿事王  
歎曰靈寶故自達語林曰玄不立忌日止立忌時

順射即敬弘

其達而不拘皆此類  
殷仲堪父病虛悸聞牀下蟻動謂是牛鬪孝武不  
知是殷公問仲堪有一般病如此不仲堪流涕而  
起曰臣進退維谷

王僕射在江州爲殷恒所逐奔竄豫章存亡未測  
王綏在都既憂懷在親居處飲食每事有降時人  
謂爲試守孝子綏愉子也自王渾至坦之六世盛  
德綏又知名於時冠冕莫與爲比

焦華父遺病甚冬月思瓜華夢一人黃冠謂曰聞  
初譚集 卷六

子病父思瓜故送子瓜華拜而受及寤在手瓜香  
異甚父食瓜而病愈

王珣疾臨困問王武岡曰世論以我家領軍比誰  
武岡曰世以此王北中郎東亭轉臥向壁嘆曰人  
固不可以無年

江泌字士深有孝行族有與泌同名者世謂爲孝  
泌以別之然食菜不食心謂其有生意衣敝多虱  
以綿置焉

阮孝緒於鍾山聽講母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曰

孝緒至性冥運必當自到果心驚而還

徐仲原望江人親喪廬墓禽採花而挿墳獸嘶土而壘隴

張敷生母亡數歲聞之雖童蒙便有慕感之色至十歲許求母遺物而散施已盡惟得一畫扇乃緘錄之每至感恩輒開筭流涕

殷陶汝南人年十二遭父憂有長蛇帶其門舉家奔走陶以喪柩在獨居廬不動

李德林父校書亡時正嚴冬單縷徒跣自駕靈輿初潭集 卷六

反葬博陵豪族崔誼者休假還鄉將赴弔德林從者數十騎稍稍減留比至德林門纔餘五騎云不得令李生怪人熏灼

朱百年家貧母以冬月亡衣無絮百年自此不衣絮帛時就孔思遠宿思遠以臥具覆之百年不知既覺引去謂思遠曰綿定奇溫因流涕悲慟思遠亦為感泣

庾域有孝行母好鶴唳域孜孜營求一日雙鶴來下後守巴西梓潼二郡魏襲巴西域固守糧盡將

淫預石即淫

士龍草供食無有離心卒於官子孝卿奉喪歸至巴東淫預石瞿塘大灘秋水猶壯子與撫心長叫其夜水忽減退安流而下既渡水壯如舊時人為之語曰淫預如幙本不通瞿塘水退為庾公

亭並曰水退安流固為庾公為庾子

### 二文子

盧志於衆坐問陸士衡陸遜陸抗是君何物答曰如卿於盧毓盧瑗士龍失色既出戶謂兄曰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

初潭集 卷六

內寧有不知見子敢爾

潘京舉秀才到洛樂廣與共談累日深歎其才謂之曰君天才過人若學必為一代談宗京感其言遂勤學不倦時武陵太守戴昌與京共談京假借之昌以為不如已令過其子若思京方極其言論昌竊聽之乃歎服曰才不可假遂父子俱屈焉裴散騎娶王太尉女婚後三日諸婿大會當時名士王裴子弟悉集郭子玄在坐挑與裴談子玄才甚豐贍始敷交未快郭陳張甚盛裴徐理前語理

致甚微四坐咨嗟稱快王亦以為奇謂諸人曰君輩勿為爾將受困寡人女婿

謝公因子弟集聚問毛詩何句最佳過稱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公曰許謨定命遠猷辰告此句偏有雅人深致

謝太傅問主簿陸退張憑何以作母詠而不作父詠退答曰故當是丈夫之德表於事行婦人之美非詠不顯

崔瞻字彥通懷之子魏孝靜嘗入日登雲龍門懷初潭集 卷六

瞻皆侍宴有應詔詩帝問邢劭曰瞻詩何如其父劭曰懷博雅弘麗瞻氣調清新譙罷咸曰今日之譙并為崔瞻父子

謝超宗好學有文辭為新安王子鸞常侍時王母殷淑妃卒超宗作誄奏之上大嗟賞曰超宗殊有鳳毛超宗謝鳳子靈運孫

王筠與諸兒書史稱安平崔氏汝南應氏並累葉有文才故蔚宗云崔氏雕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

如吾門者也

沈約指其子謂陸喬曰此吾愛子也少聰慧好讀書因以青箱名之

虞世南子昶歷將作少匠工部侍郎許敬宗曰護兒兒作相世南男作匠文武豈有種耶

宋之問父令文富文辭且工書有力絕人世稱三絕既之問以文章起弟之悌以驕勇聞之遜精書隸皆得父一絕

初潭集 卷六

初潭集卷之六終

焦云人執錄  
父子孰不強  
其子之慈定  
竟亦是何人  
之  
落髮者

初潭集卷之七

父子三

一慧子

景帝時防年因繼母陳殺其父遂殺陳廷尉以大逆讎帝疑之武帝年十二侍側對曰繼母如母緣父之故今繼母殺其父下手之時母道絕矣是父仇也不宜以大逆論帝從之

建和中嘗日食京師不見黃子琰祖太尉以狀聞太后詔問所食多少太尉思其對而未知所况子

初潭集卷七

琰年七歲時在側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黃琬少失父曾祖香祖瓊瓊為太尉琬以公孫拜童子郎時司徒盛允有疾瓊遣子琰候問會江夏上蠻賊事副府允發書視畢戲子琰曰江夏大邦而蠻多士少子琰奉手對曰蠻夷猾夏責在司徒顧歡六歲家貧父使田中驅鵲歡作黃鵲賦而歸鵲食稻過半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

吳祐年十二隨父恢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舊多珍怪上

為國家所疑下為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與謫王陽以衣囊微名嫌疑之際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

陳太丘與友期行期日中過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後乃至元方時年七歲門外戲客問元方尊君在不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與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與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則是無信對子罵父則是無禮友人慚下車

初潭集卷七

引之元方入門不顧

有客詣陳太丘宿太丘使元方季方炊客與太丘論議二人進火俱委而竊聽炊忘著簞飯落釜中太丘問炊何不饌元方季方長跪曰大人與客語乃俱竊聽炊忘著簞飯今成糜太丘曰爾頗有所識不對曰彷彿志之三子俱說更相易奪言無遺失太丘曰如此但糜自可何必飯也

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時融兒大者九歲小者八歲二兒故琢釘戲了無遠容融謂使者曰冀罪止於

一身二兒可得全不兒徐進曰大人豈見履巢之下復有完卵乎尋亦收至

魏武時南方獻山雞操欲其鳴舞而無由公子蒼舒取大鏡著其前雞見形而舞不止

曹冲五六歲有成人之智孫權曾致巨象操欲知其重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而載之則可知矣操大悅

魏明帝諱叡以其母甄氏廢未立為嗣文帝與俱獵見子母鹿文帝射其母應弦而倒復令帝射其

帝置弓泣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文帝曰好語動人心遂定為嗣

王大將軍稱其兒云其神候似欲可

王平子與人書稱其兒風氣日上足散人懷

中朝有小兒父病行乞藥主人問病曰患瘧也主人曰尊侯明德君子何以病瘧答曰來病君子所以為瘧耳

梁國楊氏子九歲甚聰慧孔君平詣其父父不在乃呼兒出為設果果有楊梅孔指以示兒曰此是

君家果兒應聲答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謝仁祖年八歲謝豫章將送客爾時語已神悟自參上流諸人咸共歎之曰年少一坐之類回仁祖曰坐無尼父焉別顏同

張玄之顧敷是顧和中外孫皆少而聰慧和並知之而嘗謂顧勝親重偏至張頗不厭於是張年九歲顧年七歲和與俱至寺中見佛般泥洹像弟子有泣者有不泣者和以問二孫玄謂被親故泣不被親故不泣敷曰不然當由忘情故不泣不能忘

情故泣

晉明帝數歲坐元帝膝上有人從長安來元帝因問明帝汝意謂長安何如日遠答曰日遠不聞人從日邊來元帝異之明日集羣臣宴食更重問之

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爾何故異昨日之言答曰舉目見日不見長安

王長豫幼便和令丞相愛恣甚篤每共圍棋丞相欲舉行長豫按指不聽丞相笑曰詎得爾相與似有瓜葛

司空顧和與時賢共清言。張玄之顧敷是中外孫。年並幼。在牀邊戲。於時聞語。神情如不相屬。瞑於燈下。二兒共叙客主之言。都無遺失。顧公越席而提其耳曰。不意衰宗復生此寶。

韓康伯數歲家酷貧。至大寒止得襦。母殷夫人自成之。令康伯捉熨斗。謂康伯曰。且著襦。尋作複。幘兒云。已足。不須複。幘也。母問其故。答曰。火在熨斗中。而柄熱。今既著襦。下亦當煖。故不須耳。母異之。知爲國器。

初潭集 卷七

張蒼梧是張憑之祖。嘗語憑父曰。我不如汝。憑父未解。所以蒼梧曰。汝有佳兒。憑時年數歲。斂手曰。阿翁詎宜以子戲父。

愍懷太子少便聰慧。六七歲時。宮中夜失火。武帝登樓望火。太子牽上衣裾。使入閣中。上問故。對曰。暮夜倉卒。宜備非常。不宜親近火光。令照見人主。常從帝觀豕牢。言曰。豕甚肥。何不殺以享士。而使久廢五穀乎。帝嘉之。卽烹豕。

高定是貞公郢之子。七歲時。讀書至收誓。問柰何。

以臣伐君。貞公曰。應天順人。定問。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豈是順人。貞公不能答。

車胤父作南平郡功曹。太守王胡之每出。嘗於籠中見胤而異焉。每遊集。恒命之。胤長。又爲恒宣武所知。清通於多士之世。官至選曹尚書。

車胤字武子。太守王胡之裁見胤。卽謂其父育曰。此兒當成卿門戶。宜資令學問。胤就業恭勤。博覽不倦。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繼日。及長。風姿美劭。機悟敏率。桓溫在荊州。取爲

初潭集 卷七

從事。一歲至治中。

謝朓字敬冲。謝莊子。幼聰慧。十歲能屬文。莊遊土山。使朓命篇。攬筆便就。莊撫其背曰。真吾家千金。王儵幼篤學。叔父僧虔曰。我不患此兒無名。政恐名太盛耳。丹陽尹袁粲聞其名。及見之。曰。宰相之門也。栝栢豫章。雖小。已有棟梁氣矣。終當任人家國事。

王僧祐幼聰悟。叔父微撫其首曰。兒神明意用。當不作率爾人。

蘇云幼抱奇  
志長大何不  
見其烈烈

祖瑩少耽書。父母恐其成疾。禁不能止。密於灰中藏火。父母寢。然後燃火讀書。先以衣被蔽塞窓戶。恐漏火光爲家人所覺。故內外呼爲聖小兒焉。陶季直丹陽秣陵人。年四歲。祖父異之。以四函銀列置前。令諸孫各取一。季直獨不取。曰。若有賜當先。父伯不應度及諸孫。

楊惛四世同居。昆季就學者三十餘人。幼時學庭。有李樹實落羣兒爭取。惟惛頽然獨坐。季父暉見而異之。曰。此兒恬裕。有我家風。遂爲惛別葺一室。

初潭集 卷七

七

命處其中以銅盤具盛饌而飯焉。因謂諸子曰。汝輩若能如遵彥。便得竹林別室。銅盤重肉之食。李崇幼以父賢功拜爵。親族相賀。崇獨泣下。賢問之。對曰。無勲於國。幼受列侯。當報主恩。不得終孝養。是以悲耳。

嚴挺之子武。年八歲時。問其母曰。大人常厚玄英。未嘗省母。何也。母曰。汝父嫌吾寢陋。枕席數宵。懷汝後。卽相棄矣。語罷。悽然哽咽。武亦憤惋。候父出。玄英方寢。武持鐵鎚。往擊其首。挺之蹟。左右託言。

秘相不如父

王濟不如甥

小郎君戲運鐵鎚致此。挺之卽呼武曰。汝是何等戲。武曰。焉有大朝人士。厚其侍妾。困辱兒之母子。故須擊殺。非戲也。父笑曰。真嚴挺之兒。樂天女金鑾十歲。忽書北山移文示家人。樂天方買終南紫石。欲開文士傳。遂輟以勒之。

### 二貌子

有人語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鶴之在雞羣。答曰。君未見其父耳。

驃騎王武子。是衛玠之舅。有雋爽風姿。見玠輒歎。

初潭集 卷七

八

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又嘗與同遊。語人曰。昨日吾與外甥共坐。若明珠之在側。朗然來照人。

王濛美姿容。嘗覽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馨兒邪。居貧帽敗。自入市買之。姬悅其美。遺以新帽。

謝車騎道謝公。遊肆復無乃。高唱但恭坐。捻鼻顧。便自有寢處。山澤間儀。

馮偃長不滿七尺。常自恥短陋。恐子孫之似也。乃爲子伉娶長妻。伉生動長八尺三寸。

人齊



周燮生而欽頤折頤醜狀駭人母欲棄之其父不聽曰吾聞聖賢多有異貌與我宗者乃此兒也

### 三官子

顧憲之爲吏部郎中其祖愷之嘗爲吏部於庭中植嘉樹曰吾爲憲之植耳

張嘉貞生延賞延賞生弘靖三代掌書命皆在台座前此未有楊巨源詩曰伊陟無聞祖常賢不到孫時稱其能與張家說門戶

南齊柳元伯之子五人皆領州五馬參差於亭

初潭集 卷七

卓吾曰兒異日爲官者必然幼而聰慧見其致富貴者必定有致富貴之客致爲人父者必不教其子之慧而貌其愚也而通學尤甚然通學多諱言官諱言異日致富貴唯曰子念我富貴耳

初潭集卷之七終

初潭集卷之八

### 父子四

#### 一喪子

延陵季子適齊及其反也長子死葬於贏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欽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掩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復歸於土命也若冤氣則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於禮也其合矣乎

初潭集 卷八

子夏哭其子而喪明曾子弔之曰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平子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金日磾二子武帝愛之以爲弄兒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

孔門之孝主慈與聞  
劉云其見罪當殺何謂此則於此

雲云句

曹公既殺楊德祖，後與太尉遇於朝堂。曹問太尉：公何瘦之甚？太尉答曰：愧無日碑，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曹公為之改容。

豫章太守顧劭，是雍之子。劭在郡卒，雍盛集僚屬，自圍棋，外啓信至，而無兒書，雖神氣不變，而心了其故，以爪掐掌，血流沾襟。賓客既散，方歎曰：已無延陵之高，豈可有表明之責？

王戎喪兒萬子，山簡往省之，王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王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簡服其言，更為之慟。

初潭集 卷八

惜其悲起其

雲云入暮之  
賓原不足愛  
乃不恤其難  
以解父痛其  
足取耳

都嘉賓以父情，忠於晉室，將亡，出一箱付門生云：本欲焚此，恐官年尊，必致傷感。我亡若大損眠食，則呈此，惜後果慟悼成疾。門生乃呈箱，皆與桓溫往。反密計，愾大怒曰：小子死恨晚，遂不復哭。羊秉為撫軍參軍，少亡，有令譽。夏侯孝若為之敘，極相讚悼。羊權為黃門侍郎，侍簡文坐，帝問曰：夏侯湛作羊秉叙，紀可想，是卿何物？有後不權清然。對曰：亡伯令問風彰，而無有繼嗣，雖名播天聽，然

胤。絕。聖。世。帝。嗟。慨。久。之。

崔瞻才學風流，侍中李神儒語而劭曰：昨見崔懷兒，便為後生第一。我遂無此物，使人傷懷。

二泛子

元帝生皇子，普賜羣臣，殷洪喬謝曰：皇子誕育，普天同慶，臣無勳焉，而猥領厚賚。中宗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勳耶？

雲云利口

元魏高祖名子恂，愉悅，崔光名子劭，勗勉。高祖曰：我兒名傍皆有心，卿兒名傍皆有力。對曰：所謂

初潭集 卷八

君子勞心，小人勞力。

武陵王無寵，於曲宴坐，醉伏地，貂抄肉，武帝曰：汗貂對曰：陛下愛其羽毛，疎其骨肉。

李生曰：此否？不是因代武陵答一轉語云：陛下愛其骨肉，臣敢惜其羽毛。

此延之所以能左肉訓明

元凶篡立，以顏延之為光祿大夫。先是延之子竣為世祖參軍，及義師入計，竣參定密謀，兼造書檄，勸召延之，示以檄文。問曰：此筆誰所造？延之曰：竣之筆也。問何以知之？延之曰：竣筆體，臣不容不識。

又問言辭何至乃爾延之日竣尚不願有老父何緣復有陛下劭意遂釋

謝宣映於曾公坐戲調其舅袁湛湛甚不堪之謂曰汝父昔已輕舅汝今復來加我可謂世無渭陽情也宋書曰謝景重是王胡之外甥與舅亦不協

三俗父

阮思曠奉大法敬信甚至大兒年未弱冠忽被篤疾兒既是偏所愛重為之所請三寶晝夜不懈而兒遂不濟於是結恨釋氏宿命都除孝標曰文王

初潭集 卷八

期盡聖子不能駐其年釋種誅夷神力無以延其命若請禱而望其靈匪驗而忽其道固陋之徒耳豈可以言神明之智哉

孝武在西堂會伏滔預坐還下車呼其兒語之曰百人高會臨坐未得他語先問伏滔何在在此不為人作父如此何如

郝司空家有僮奴知及文章事事有意王右軍向劉尹稱之劉問何如方回王曰此正小人有意向耳何得便比方回劉曰若不如方回故是常奴耳

劉云自是景  
景之談

謝太傅語王右軍曰中年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賴絲竹陶寫恒恐兒輩覺損欣樂之趣

初潭集 卷八

五

初潭集卷之八 終

孫云兄弟天倫也然相殘者多雖餘念及厥功其故以終管蔡為首然使今如蔡之謀也則舉世皆周公矣

若侯將相理國治兵舉不此矣

初潭集卷之九

兄弟上

客有見周公者應之於門曰何以道且也客曰在外即言外在內即言內入乎將母周公曰請入客曰立即言義坐即言仁坐乎將母周公曰請坐客曰疾言則翕翕徐言則不聞言乎將母周公曰唯唯明日與師而誅管蔡

魏文侯謂扁鵲曰子之兄弟三人孰為最善醫扁鵲對曰長兄於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

初潭集 卷九

於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於閭若扁鵲者饒血脉投毒藥敷肌膚間而名出聞於諸侯賈思伯與弟思同同師事北海陰鳳業竟無資酬謝質其衣服時人語曰陰生讀書不免癡不識雙鳳脫人衣

此非痴也乃暗志也故蓋真知孔聖人得此一鉢衣食飯以遺渡人耳窮則開門受徒計東修平獨善其身達則駟馬高蓋擇美田宅燕善下豈為痴哉

多後弟快哉

孔長彥季彥兄弟聚徒數百時人為之語曰魯國孔氏好讀經兄弟講誦皆可聽學士來者有聲名不過孔氏名不成

趙孝以父田禾將軍任為郎每告歸白衣步擔嘗從長安還欲止郵亭亭長問孝當過掃灑待之孝既到長不肯內因問曰田禾將軍子何時到孝曰尋到矣顯宗皇帝聞孝名詔拜諫議大夫遷衛尉以弟禮為御史中丞十日一就衛尉府大官送供具令相對盡歡

初潭集 卷九

荀慈明與汝南袁閔相見問穎川人士慈明先及諸兄閔笑曰士但可因親舊而已乎慈明曰昔者祁奚內舉不失其子以為至公公旦文王之詩不論堯舜之德而頌文武親親之義也荀爽一名謂時人諺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張璠漢紀曰董卓秉政徵爽爽欲遁去吏持之急起布衣九十五日而至三公

王叔優與弟季道少時聞林宗有知人之鑒共往候之問才行所宜以自處業林宗笑曰卿二人皆

劉云與玄  
名此狗原是  
龍虎相傳

二千石才也。然叔優當以仕宦顯季道宜以經術進若違才易務亦不至也。後叔優至北中郎將李道代郡太守。

平原陶丘洪舉劉正禮為茂才是劉岱弟刺史曰前年舉劉岱奈何復舉劉繇洪曰若使明君用岱於前擢繇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途騁騏驎於千里也何所復難。

武陵字元夏沛國人父周魏光祿大夫陔及二弟歆茂皆總角見稱鄉人諸父未能覺其多少時同初潭集 卷九

郡劉公榮名知人周見其三子公榮曰君三子皆國士元夏器量最優有輔佐之風力仕宦可為亞公叔夏季夏不減常伯納言也後陔官至左僕射陔嘗目王裴曰戎尚約楷清通亦知人。

諸葛瑾字子瑜其先葛氏瑯琊諸縣人後徙陽都陽都先有姓葛者時人謂諸葛因為氏焉瑾與弟亮及從弟誕並有盛名各在一國於時以為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誕在魏與夏侯玄齊名瑾在吳吳朝服其弘量。

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王武子求之與不過數十武子因其上直率將少年能食之者持斧詣園飽共噉畢伐之送一車枝與和公問曰何如君李語林曰嶠諸弟往園中食李而皆計核責錢故嶠婦弟王濟伐之也。

裴叔則營新宅甚麗當移住與兄共遊牀帳儼然軒櫺疎朗兄心甚欲之而口不言叔則心知其意便推與兄住。

視計核責錢者為何如世間固自有一種貪夫初潭集 卷九

也然終勝口談仁義而心與嶠一般者

羊長和父繇與太傅祐同堂相善仕至車騎掾蚤卒長和兄弟五人幼孤祐來哭見長和哀容舉止宛若成人廼嘆曰從兄不亡矣。

王夷甫語樂令名士無多人故當容平子知王澄別傳曰澄風韻邁達志氣不羣從兄戎兄夷甫名冠當年四海人士一為澄所題目則二兄不復措意云已經平子。

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

外物

王平子目太尉阿兄形似道而神鋒太儻太尉曰誠不如卿落落穆穆

洛中雅雅有三般劉粹字純般宏字終般漢字冲般是親兄弟並是王安豐女婿宏真長祖也洛中鍾鍾馮惠卿名孫是播子孫與邢喬俱司徒李胤外孫及胤子順並知名時稱馮才清李才明純粹刑

庾子躬子嵩之兄也丞相目子躬云入理泓然我初潭集 卷九

已上人子躬有廢疾而甚知名家在城西號曰城西公府

司馬太傅府多名士一時儁異庾文康曰見子嵩在其中常自神王

庾長仁初與諸弟入吳欲往亭中宿諸弟先上見羣小滿室都無相避意長仁曰我試觀之乃策杖將一小兒始入門諸客望其神姿一時退匿周仲智飲酒醉瞋目還面謂伯仁曰君才不如弟而橫得重名須臾舉蠟燭火擲伯仁伯仁笑曰阿

奴火攻固出下策耳

王修字敬仁長史王濛子修明秀有美稱卒時年二十四昔王弼之沒與修同年故修弟熙歎曰無愧於古人而年與之齊也

郗超與傅瑗周旋沒見其二子並總髮超觀之曰小者才名皆勝然保卿家終當在兄即傅亮兄弟也

王子猷子敬曾俱坐一室上忽發火子猷遽走避不遑取屐子敬神色怡然徐喚左右扶憑而出不初潭集 卷九

異平常世以此定二王神宇

子猷子敬共賞高士傳子敬賞井丹高潔子猷云未若長卿慢世

殷覲病困看人政見半面殷荊州與晉陽之甲往與覲別涕零屬以消息所患覲答曰我病自當差正憂汝患耳

子敬兄弟平日見郗公臨履問訊甚修外甥禮及嘉賓死皆著高屐儀容輕慢命坐皆云有事不得坐既去郗公慨然曰使嘉賓不死見輩敢爾

二和奉道二何奉佛皆以財賄謝中郎云二和詣於道二何侯於佛

王僧恩輕林公藍田曰勿學汝兄汝兄自不如伊人問王長史江彪兄弟羣從王答曰諸江皆復足自生活

何驃騎作會稽虞存弟審作郡主簿以何見客勞損欲白斷常客使家人節量擇可通者作白事成以見存存時爲何上佐正與審同食語云白事甚好待我食畢作教食竟取筆題白事後云若得門

初潭集 卷九

七

庭常如郭林宗者當如所白

王恭隨父在會稽王大自都來拜墓恭暫往墓下看之遂十餘日乃還父問恭何故多日對曰與阿大語蟬連不得歸父語之曰恐阿大非爾之友終乖愛好果如其言

王大爲吏部郎當作選草臨當奏王僧彌來聊出示之僧彌得便以已意改易所選者近半王大甚以爲佳更寫卽奏

王恭始與王建武甚有情後遇袁悅之間遂致疑

年時柱

陳然每至興會故有相思時恭嘗行散至京口射堂於時清露晨流新桐初引恭目之曰王大故自濯濯

司馬太傅爲二王目曰孝伯亭亭直上阿大羅羅清疎恭正亮沉烈忱通朗誕放故也

殷仲堪喪後桓玄問仲文卿家仲堪定是何似人對曰雖不能休明一世足以映徹九泉

孝武問王夷卿何如卿兄答曰風流秀出臣不如恭忠孝亦何可以假人

初潭集 卷九

八

桓南郡少時與諸從兄弟各養鵝共關南郡鵝每不如甚以爲忿乃夜往鵝欄間取諸兄弟鵝悉殺之既曉家人咸驚駭云是變怪以白車騎車騎曰無所致怪當是南郡戲耳

桓玄素輕桓崖崖在京下有好桃玄連就求之遂不得佳者玄與殷仲文書以爲嗤笑曰德之休明肅慎貢其楮矢如其不爾籬壁間物亦不可得也燕梁琛使秦琛從兄奕在秦爲尚書郎會罷秦王欲令止奕舍琛曰昔諸葛兄弟各事一國及其聘

集公朝相見退無私面奕數就邸問東國動靜琛  
日今三方鼎據兄弟並蒙附龍今欲以東國事語  
君恐非西國之所願聞也

崔氏兄弟六人皆官至三品宣帝歎曰卿一門孝  
友真可為仕族法題其居曰德星堂京兆人又即  
其里為德星社

劉訐與從兄歆各履高操族祖孝標曰訐超超越  
俗如半天朱霞歆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皆儉歲  
之良稷寒年之纖纈

初潭集 卷九

九

劉祭酒弟璉方軌正直祭酒嘗夜呼璉欲與共語  
璉不時答下牀著衣立然後應祭酒怪其久璉曰  
向束帶未竟

郝子廉過姊飲留錢席下而去每行飲水輒投一  
錢井中

韋澳兄溫與中丞高元裕友善溫請用澳為御史  
又謂澳曰高公甚欲與汝一面一面即為御史矣  
澳曰然恐無呈身御史也

劉凝之志安與兄盛公俱高尚不仕志安隱居荆

可敬此道等  
真可敬

州適歲餘衡陽王餉錢十萬凝之大喜持錢至市  
見有饑者悉分與之鄴道元水經註曰凝之慕老  
萊嚴子陵之為人立屋江湖非力不食妻梁州刺  
史郭全女亦能安貧元嘉中夫妻隱於衡山  
草屨至延州見弟孝寬孝寬以所乘馬及轡勒與  
之復惡其華飾心弗欲之笑謂其弟曰昔人不棄  
遺簪墜履者惡與之同出不與之同歸也卒乘舊  
馬而歸

顏舍兄畿得疾就醫藥遂死醫家家人迎喪旌每  
初潭集 卷九

十

遠樹引喪者顛仆稱歎言曰我壽命未死但服藥  
太多傷五臟耳今當復也其父視之曰若當復是  
至願旌乃解及還父夢之母及家人又夢之舍乃  
發棺果有生驗但氣息甚微飲哺將護累月猶不  
能言飲食所須託之以夢舍遂絕棄人事躬親視  
養足不出戶者十三年

辛攀字懷遠隴西人父與尚書郎兄覽曠弟寶迅  
皆以才識知名秦雍為之語曰五龍一門金友玉  
昆

說甚金友玉  
昆只是五龍  
一門



勝云  
中弟

到茂灌與弟茂沿皆有文才兼善言理時人比之  
二陸世祖嘗贈詩云觀世重雙丁晉朝稱二陸何  
如今兩到復似凌寒竹

蕭光祿子範與弟子顯子雲才名略相比而風采  
容止不逮故官途有優劣每讀漢書杜緩兄弟五  
人至大官唯中弟欽官不至而最知名常吟諷之  
以況已

崔儼諫議大夫其羣從兄弟數十人自與寧里謁  
大明宮冠蓋相望歲時宴於家以一榻置笏猶重

初潭集 卷九

十一

積其上璘與弟太子詹事珪光祿卿瑤俱列榮戟  
世號三戟崔家

何胤二兄求點並棲遁求先卒世號點為大山胤  
為小山又謂何氏三高何點或乘柴車或躡草屨  
恣心所適到醉而歸時人謂之通隱在法輪寺竟  
陵王子良就見之點角巾登席子良欣悅無已遺  
以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鑑

阮孝緒著高隱傳分為三品言行超逸名氏弗傳  
為上品始終不耗姓名可錄為中品掛冠人世棲

劉云此以雅  
計可方回

心塵表為下品中品唯載一百三十七人劉歊劉  
訐覽其書曰昔稽康所贊缺一自擬今四十之數  
將待吾等成取阮對曰所謂荀君雖幼後事當付  
鍾君若素車白馬之日輒獲麟於二子矣歊訐果  
卒乃益二傳及孝緒亡訐兄潔錄其遺行次篇末  
成絕筆之意云

何參軍思澄與族弟水部散騎俱擅文名時人為  
之語曰東海三何子朗最多參軍曰外言殊不爾  
如其不然故當歸遜

初潭集 卷九

十一

陽城字元宗好學貧不能得書求為吏隸集賢院  
竊院書讀之六年無所不通去隱中條山與弟增  
城易衣而出遇歲饑屏跡不過鄰里屑榆為粥與  
兄弟講論不輟有奴都兒化其德亦方介自約或  
哀其候與之食不受致糠粃乃受

初潭集卷之九終

焦云周公兄  
弟之變也年  
吾叔兄弟必  
皆戴公意也  
慎

初潭集卷之十

兄弟下

武王有疾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乃自以爲  
功爲三壇同壇爲壇於南方北面植璧秉珪告於  
太王王季文王願以旦代某之身史冊祝以告歸  
而納冊祝於金縢之匱中

周公歎以身代兄之死既以明告於神矣而不  
不死何耶然猶可委曰神不許我以死我豈敢  
自死乎我直以明我欲代兄之心云耳非以祈

初潭集卷之十

人之知我欲代兄之死也則冊祝之詞壇壇之  
設壇璧之秉金縢之納何爲者哉諸曰平地上  
起骨堆此之謂也雲風揚波多事生事一人好  
名喜流萬世卒使管蔡流言斯莽藉口聖人之  
所作焉通學之所舉動吾不知之矣不有陳賈  
乎陳賈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井以殷叛知而  
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此千言  
斷案也不仁不智從公擇其一者可矣

衛宣公夫人夷姜生太子伋取齊女未入室宣公

弟衛人爲之  
賦詩自足千

見其美說而自娶之生子壽子朔朔與母共讒惡  
太子於宣公宣公自以其奪太子妻也亦必惡太  
子乃使太子伋於齊而令盜遮界上殺之與太子  
白旄而告界盜子壽知之以告太子太子曰逆父  
求生不可壽見太子不可乃盜其白旄先馳至界  
盜殺之壽已殺而太子伋至謂盜曰所當殺乃我  
也盜於是併殺太子伋以報宣公宣公以朔爲太  
子

卓吾曰伋與壽所謂視死如歸以死爲榮者耶

初潭集卷之十

伋壽皆宣公子而壽又朔同母子看視父母種  
性不應產此聖兄聖弟明矣人固不係於種類  
孰雖惡種其能移此二子至孝至友之真性哉  
李克兄第二人貧無擔石之儲妻謂克曰今貧如  
此妾有私財可以分異獨居克聞之乃請鄰里親  
戚前跪白母願其妻叱而遣之

克好名妻愚却撞着伊爾福也與其金罪遣妻  
孰若分與兄弟私財乎

太守第五倫舉許武孝廉武以二弟晏普未顯乃

大似得便宜  
若無身不  
折不則雖  
做猶其也

奸詐得大便宜  
宜了左右  
作習集念可

夫

杜林常有  
賢耶求

告其二弟曰、禮有分異之義、家有別居之道、因與二弟共割財產爲三分、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強者、二弟所得悉劣、少、鄉人以此皆稱二弟克讓、遂得選舉、武乃會宗親泣曰、吾爲兄不肖、盜聲竊位、二弟年長、未豫榮祿、所以求得分、賊自取大譏、今理產所增三倍於前、悉以推付二弟、於是郡中人士復翕然稱之、

田輝、字叔都、與兄威都俱稱純懿、而叔都最知名、郡欲察授之、輝恥越賢兄、遂託病瘖、人數恐灼、輝初澤集 卷十

持之有度、後居田舍、連日陰雨、友人張子平吉仲弓等密共穿穴、奪輝衣、窮夜獨處、竟無聲響、子平等因前抱持而泣曰、謂汝陽瘖避兄耳、何意真爾、天塞斯文、吾儕何效乎、積四歲、威都果舉安定、長史據輜垂綬、還鄉薦祖、叔都沃醢神坐、頽仰因語是月司隸太尉大將軍、同時並辟爲御史、舉茂才、

杜林弟成物故、隗囂初聽杜林持泰歸、旋復悔、令楊賢於隴、即遮殺之、賢見林身持鹿車、載致弟喪、

劉云此轉更

仰而歎曰、當今之賊、誰能如此、吾何忍殺、遂自亡去、

陳元方子長文、與季方子孝先各論其父功德、爭之不能決、咨於太丘、太丘曰、元方難爲兄、季方難爲弟、又曰、元方難爲弟、季方難爲兄、

荀靖、字叔慈、隱身修學、動止合禮、或問汝南許章、荀爽與靖孰賢、章曰、二人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

鍾毓鍾會少有令譽、魏文帝聞之、於是敕見、毓面初澤集 卷十

有汗、帝曰、卿面何以汗、毓對曰、戰戰惶惶、汗出如漿、復問會、卿何以不汗、對曰、戰戰慄慄、汗不敢出、鍾毓兄弟小時、值父晝寢、因共偷服藥酒、其父時覺、且託寐以觀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不拜、既而問毓何以拜、曰、酒以成禮、不敢不拜、又問會何以不拜、曰、偷本非禮、所以不拜、會字士季、繇少子、敏惠夙成、中護軍蔣濟異之、司馬昭征諸葛誕、會謀居多、拜鎮西將軍、伐蜀、蜀平、進位司徒、自謂功名蓋世、不可復爲人下、私謂所親曰、我淮南以來、盡

無遺策四海共知持此欲安歸乎遂反誅死死時年四十

任城威王彰字子文下后第二子剛勇而黃鬚北討代郡獨與麾下百餘人突虜而出太祖聞而歎曰我黃鬚兒可用也文帝忌任城王驍壯因在下太后閣共圍棋並喫棗文帝以毒置諸棗蒂中自選可食者而進任城弗悟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預敕左右毀餅罐太后徒跳趨井無以汲遂卒

初澤集 卷十

五

孟子孫盡為司馬晉戮天之報施不爽矣魏文帝既害任城復恨東阿不已太后曰汝已殺我任城不得復殺東阿

文帝嘗令東阿王七步中成詩不成者行大法應聲便為詩曰煮豆持作羹漉豉以為汁其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許皮字子政度弟邵字子將邵聲未發時時人謂不如皮皮恒撫髀稱邵自謂不如之邵山峙淵停行應規表拔樊子昭於市肆出虞承賢於客舍召

覽此詩雖纖  
為肝鐵索焉  
賜以飲矣

李叔才於無聞擢郭子瑜於小吏時袁紹以公族為濮陽長棄官還副車從騎將入郡界歎曰許子將秉持清格豈可以吾輿服見之遂單馬而歸

謝甄字子微汝南邵陵人明識人倫雖郭林宗不及謝甄之鑒也甄見許子將兄弟曰平輿之胤有二龍焉見許子政弱冠之時歎曰若子政者有幹國之器正色忠蹇則陳仲舉之匹伐惡退不肖范孟博之風

世稱庾文康為豐年玉穉恭為荒年穀

初澤集 卷十

六

真自知之明  
知兄之明也

集云覽其尤  
難得

周伯仁母冬至舉酒賜三子曰吾本謂渡江託足無所爾家有相爾等並羅列吾前吾復何憂周嵩起長跪而泣曰不如阿母言伯仁為人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敝此非自全之道嵩性狠抗亦不容於世唯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

王祥後母數以非理使祥祥後母弟覽輒與祥俱又虐使祥婦覽妻亦趨而共之劉廙兄望之劉表從事以正諫不合投傳告歸廙曰趙殺鳴犢仲尼回輪今不能法柳下惠和光同

可以見謝公矣

塵於內宜模范蠡遷化於外坐而自絕於時殆不可也望之不從尋見害

謝萬北征惟以嘯詠自高未嘗撫將士謝公乃與俱行謂萬曰汝爲元帥宜數喚諸將宴飲以悅其心萬從之因召集諸將都無所說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君皆是勳卒諸將甚恨謝公審其必敗自隊主將帥以下無不身造厚相遜謝及萬敗軍中因欲除之乃云當爲隱士故

過江初拜官與飭供饌羊曼拜丹陽尹客來蚤者

初潭集 卷十

並得佳設日晏漸罄不復及精隨客早晚不問貴賤羊固拜臨海竟日皆美供雖晚至亦獲盛饌時論以固之豐華不如曼之真率

戴安道既厲操東山而其兄欲建式遏之業謝太傅曰卿兄弟志業何其大殊戴曰下官不堪其憂家第不改其樂

孟萬年及第少孤居武昌萬年遊宦有盛名當世少孤未嘗出京邑人士思欲見之乃遣信報少孤云兄病篤狼狽至都時賢見之者莫不嗟重因相

字相第心好如此

謂曰少孤如此萬年可成

何驃騎第準以高情避世而驃騎勸之令仕答曰余第五之名何必減驃騎準字幼道廬江人充第五弟也充位宰相而準散帶衡門不及世事干時名德皆稱之

王大語東亭卿乃復論成不惡那得與僧彌戲續晉陽秋曰珉有雋才與兄珣並有名聲出珣右故時人爲之語曰法護非不佳僧彌難爲兄

周伯仁爲吏部尚書在省內夜疾危急時刁玄亮

初潭集 卷十

爲尚書令營救備親好之至良久小損明旦報仲智仲智狼狽來始入戶刁下牀對之大泣說伯仁昨危急之狀仲智手批之刁爲辟易於戶側既前都不問病直云君在中朝與和長與齊名那得與佞人刁協有情徑便出

周叔治作晉陵太守周侯仲智往別叔治以將別涕泗不止仲智恚之曰斯人乃婦人與人別唯涕泣便舍去周侯獨留與飲酒言語臨別流涕撫其背曰奴好自愛

許玄度將弟出都婚諸人無不欽遲既至見其弟乃甚癡都欲嘲棄之玄度爲作賓主相對劉真長笑曰玄度爲弟婚施十重鐵步障

子猷子敬俱病篤而子敬先亡子猷問左右何以都無消息此已喪矣便索輿來奔子敬素好琴便徑入坐靈牀取子敬琴彈弦既不調擲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慟絕

子敬疾屬續子猷曰吾才不如弟位亦通塞請以餘年代弟有一師曰夫生代死者以已年限有餘

初澤集

卷十

九

得以足亡者耳今賢弟命固當終君侯筭亦應盡復何所代子猷先有背疾聞子敬亡便撫心悲惋都不得一聲背即潰裂

觀此說則生者命長死者可代而子猷無可代

之年是以卒不得代耳然兄弟相知之痛如何

可忍也卒以撫心慟哭背潰疽裂而遂俱死也

哉初何嘗有冊文金縢做出許多勞攘來耶

吳道助附子兄弟居丹陽郡後遭母艱朝夕臨哭號踊哀絕路人爲之落淚韓康伯時爲丹陽尹母

世儒而投之

殷在郡每聞二吳之哭輒爲悽惻語康伯曰汝若爲選官當好料理此人康伯後爲吏部尚書大吳不免哀制小吳遂大貴達附子卽隱之後爲廣州刺史自酌貪泉而飲之因以賦詩是也

王彬字世儒瑯琊人祖覽父正世將王虞親兄弟也彬真氣出脩類從兄敦下石頭害周伯仁彬與顓素善往哭其尸甚慟既見敦惟其有慘容彬曰向哭周伯仁情不能已敦曰伯仁自致刑戮汝復何爲彬曰伯仁何罪因數敦曰抗旌犯上殺戮忠

初澤集

卷十

十

良音辭慷慨與淚俱下敦怒甚丞相在坐代爲之解命彬拜謝彬曰有足疾此來見天子尚不能拜何謝之有敦曰脚疾何如頸疾以親故得免害

王大將軍既亡王應欲投世儒世儒爲江州王舍欲投王舒舒爲荊州舍語應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而汝欲歸之應曰此通所以宜往也江州當人彊盛時能抗同異此非常人所行及觀衰厄必興慙惻荊州守文豈能作意表行事舍不從遂共投舒舒果流舍父子於江彬聞應當來密具船

以待之

韓靈珍靈敏兄弟性至孝母亡家貧無以葬兄弟種瓜朝采暮還復生葬事由此舉

崔鴻弱冠有著述拜給事中崔光悌之子也光悌召鴻第而語之曰阿鴻已摩天去矣汝可不勉哉吐谷渾阿豺有疾召母弟慕利延曰汝取一隻箭折之慕利延折之汝取十九枝箭折之慕利延不能折阿豺曰汝曹知乎單者易折衆者難摧戮力一心然後社稷可固

初潭集 卷十

十二

阿豺有子二十人恐其遺害自相屠戮故因有疾召母弟語之以箭為喻最親切

汜毓字穉春奕世儒業客居青州逮毓七世人號其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

鈕滔母與弟書曰省爾譏我以養鵠戒我以衛懿之禍斯言感矣衛懿之子民無後車之載鵠有乘軒之餽禍敗之由由乎失所乃若開圖匹於靈囿沃池矩乎神沼文魚躍於白水素鳥翔乎神州豈非周文之德大雅所修哉夫嘉肴旨酒非不美也

焦云達

夏禹以興殷紂以滅蓋置之失所矣如其無失來難何施

張融仲兄緒亡融齋酒於靈前酌飲慟哭曰阿兄風流頓盡

和士開擅朝曲求物譽諸公因此頗為子弟干祿世門之胃多處京官唯崔彥玄二子獨為外任彥玄弟廓之從容言曰拱與擴幸不凡何為不在省府彥玄曰吾立身以來恥以一言自達今若進兒與身何異

初潭集 卷十

十二

初潭集卷之十終

初潭集卷之十一

師友一

然云三教合一  
是卓吾主  
意故初潭干  
師友獨詳焉

一儒教

文王有胥附奔奏先後禦侮謂之四鄰孟懿子曰

夫子亦有四鄰乎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門

人益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遠方之士日至是

非奔奏乎自吾得師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

自吾得由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

孔子長十尺大九圍坐如蹲龍立如牽牛就之如

初潭集 卷十一

昂如斗曹植相論云孔子面如蒙俱周公形如斷

高音思

高

仲尼志意不立于路侍儀服不修公西華侍禮不

必非子言

習子貢侍辭不辯宰我侍亡忽古今顏回侍節小

物冉伯牛侍曰吾以夫六子自屬也

太官開事非  
子言也

魯季孫有喪孔子往吊之入門而左從者也主人

以瑱璠收孔子徑庭而趨歷階而上曰以寶玉收

譬之猶暴骸中原也

孔子之宋匡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戰

孔子止之曰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  
過也若述先王之道而為咎者非丘罪也命也夫  
歌于和汝子路彈劍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  
罷

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曾點曰無乃畏  
耶曾點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孔子畏於匡顏  
淵後孔子曰吾以汝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  
死顏淵之於孔子也猶參之事父也

齊大饑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有蒙袂戴履貿

初潭集 卷十一

逆學可厭非  
夫子語

貿而來曰嗟來食曰余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

斯也從而謝之不食而死仲尼曰其嗟也可去其

謝也可食

孔子曰人有三死而非其命也已自取也夫寢處

不時飲食不節逸勞過度者疾共殺之

卓吾子曰命使之也莫非命也

二道教

黃帝書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  
無動不生無而生有



劉云：起臨不  
應：在長嘯  
嗚然一嘯非  
人可到非安  
其善嘯作不  
應夫人即見  
耶

商丘子晉好吹竽牧豕年七十不要不老但食老  
木菖蒲根飲水而已貴戚聞而服之不能終歲輒  
止孫綽贊曰商丘卓犖執策吹竽渴飲寒泉饑食  
菖蒲所牧何物殆非真積倘遇風雲爲我龍摠  
應璩詩昔有行道人陌上見三叟年各百餘歲相  
與鋤禾莠往拜問三叟何以得此壽一叟前致詞  
室內姬詹醜二叟前致詞量腹節所受三叟前致  
詞暮卧不覆首要哉三叟言所以能長久

李生足之曰我獨愧二叟貪嘯時有

初潭集 卷十一

三

廬山在江州潯陽郡左挾彭澤右傍通川有匡俗  
先生出自殷周之際遁世隱時潛居其下或云匡  
俗受道於仙人而共遊其嶺遂託室崖岫卽岫成  
館故時人謂神仙之廬而命焉

阮步兵嘯聞數百步蘇門山中忽有真人樵伐者  
咸共傳說阮籍往觀見其人擁膝崖側籍登嶺就  
之箕踞相對籍商略終古上陳黃農玄寂之道下  
考三代盛德之美以問之屹然不應復叙有爲之  
教棲神導氣之術以觀之彼猶如前凝矚不轉籍

因對之長嘯良久乃笑曰可更作籍復嘯意盡退  
還半嶺詎聞上嘯然有聲如數部鼓吹林谷傳響  
顧看乃向人嘯也

葛稚川束髮從師老而忘倦紬奇冊府總百代之  
遺編紀化仙都窮九丹之秘術謝浮榮而捐雜糅  
賤尺寶而惜分陰游德棲真超然方外全生之道  
其最優乎唐子西嘗贊之云江左日陋無復德輝  
翔而不集翩然南飛鄧嶽細兒處仲餘黨豈有識  
知亦復瞻仰吾緣內丹遂居羅浮豈以嶽故而議

初潭集 卷十一

四

去留所就者大寧卹其小吾與嶽遊如狎鷗鳥  
葛稚川居羅浮與南海太守鮑靚善靚時時往來  
羅浮山中或迎至郡與言達旦夫人見其來門無  
車馬獨有雙燕怪而問之則雙履也靚亦有道術  
嘗行部入海遇風饑甚取白石煮食之

葛仙翁於西峰石壁上石臼中搗藥遺一粟許飛  
禽過而食之遂得不死至今夜靜月白其禽猶作  
丁當杵臼之聲因名曰搗藥鳥仙人琴高自東海  
跨雙鯉來訪仙翁與之酣飲既醉而醒雙鯉化爲

石矣仙翁乃以雙鶴贈之

鮑靚以女妻葛洪靚後還丹陽卒葬於石子岡蘇峻反發棺無屍但有大刀賊欲取刀聞冢前後皆兵馬聲棺中刀旬然若雷震之者衆賊駭散賊平乃收刀別葬

陶貞白曰仙障有九名居其一使吾不白日昇天蓋三朝有浮名乎

陶貞白隱茅山武帝每有征討大事輒先咨訪時謂山中宰相大同二年卒顏色不變屈伸如常香

初潭集 卷十一

五

氣累日氤氲滿山

尾謙居金陵攝山每筮一卦百錢日限錢五百以三百供母二百飲酒五百足一卦千錢不爲也晉海西公旦出見赤蛇蟠御牀俄而失蛇詔謙筮之謙曰晉室有磐石之固陛下有出宮之象海西曰可消伏否曰後年有大將北征失利應損三萬人此災可消後桓溫北征敗績還石頭乃廢海西立簡文又桓溫妻產桓玄時至艱謙筮曰公第六間馬埽壞竟便產當是男兒聲氣雄烈震動四海後

張云今日便作惡疾者抱不戒仙品是編

謙母亡既葬乃醉酒家許氏而去曰因緣盡矣數日許氏於落星路見謙卧地始謂其醉捉手引牽唯有空衣

孫真人著大風惡疾論曰神仙傳有數十人皆因惡疾得仙道何者割棄塵累懷穎陽之風所以因禍而取福也

許宣平唐景雲中隱城陽山南塢時負薪出賣擔上挂一瓢及曲竹杖每醉行騰騰以蹠歌曰負薪朝出市沽酒日西歸借問家何處穿雲入翠微後

初潭集 卷十一

六

三十餘年人訪不見但覽庵壁有詩曰隱居三十載築室南山巔靜夜玩明月閒歌飲碧泉樵人歌隴上谷鳥戲巖前凡驛路傳舍所到處輒題詩天寶中李白東遊覽詩嘆曰此仙人詩也於是遊新安訪之不見乃題詩庵壁曰我吟傳舍詩來訪仙人居煙嶺迷高跡雲林隔太虛窺庭但蕭索倚杖空躊躇應化遶天鶴歸當千歲餘

魏伯陽好道術將三弟子入山作丹知兩弟子心雜丹既成誠之曰丹雖成當先試與犬犬能飛人

焦云伯陽數  
始是金丹

乃可服若死即不可服也蓋丹轉數未足自然有  
毒毒丹服之皆暫死伯陽故以毒丹與白犬犬食  
之即死伯陽曰作丹恐不成今成而與犬犬死恐  
是未得神明之意弟子曰先生當服否伯陽曰吾  
委家人山不得仙道吾亦何歸死之與生吾當服  
之耳伯陽便服一服亦死弟子相顧謂曰所以作  
丹者欲求長生耳而服之皆死當奈何惟一弟子  
曰師非凡人也服丹而死得無意乎又服之入口  
復死餘二弟子遂不敢服共出山而去後伯陽  
初潭集 卷十一

乃起將所服丹內弟子及白犬口中皆起因作參  
同契五相類其說似解周易其實假借爻象以論  
作丹之意復作補塞遺脫一篇演丹經之與多以  
寓言借事隱顯異文

鍾離權曾為大將晉時命與偏將周處西征失利  
獨騎奔逃山谷遇一胡僧鬚頭拂額引行到一村  
莊曰此東華先生成道之所將軍可以歇泊擇別  
而退良久忽聞人語云碧眼胡僧饒舌見一老人  
披白鹿裘扶青藜杖抗聲而前曰來者非大將軍

焦云數既布  
定雲方顯化  
為偶然矣

鍾離權平爾何事不寄宿山僧之所是時已失虎  
狼之處遽有鸞鶴之聲權不覺回心向道哀求度  
世之方於是老人授以長真訣囑之勤行告辭山  
門回顧莊居不見其處

呂巖喜頂華陽巾衣黃白襦衫繫大皂絲狀類張  
子房始在襪襦馬祖見之曰此兒骨相不凡他時  
遇廬則居見鍾則叩留心記取後遊廬山始遇火  
龍真人傳天遁劍法自是混俗貨墨於人間號純  
陽子咸通中舉進士第年六十四矣後遊長安酒  
初潭集 卷十一

疎見一羽士號雲房青巾白袍長髯秀目手携紫  
筇腰掛大瓢洞賓訝其狀貌奇古因與同憩肆中  
雲房自起執炊洞賓忽昏睡夢以舉子赴京狀元  
及第自州縣小官擢朝署由臺諫給舍翰苑秘閣  
郎曹諸清要無不備歷升而復黜黜而復升前後  
兩娶貴家女婚嫁蚤畢孫甥振振簪笏滿門如此  
四十年最後獨相十年權勢熏炙忽被重罪籍沒  
家資分散妻奴流嶺表一身子然獨立風雪中方  
此浩歎恍然夢覺雲房在傍炊尚未熟笑曰黃梁

值云文公  
佛骨有德  
造不無增  
豈釋無西  
有耶

猶未熟。一夢到華胥。河賓驚曰。君知我夢邪。雲房曰。子適來之夢。升沉萬態。悻多端。五十年間。一頃耳。得不足喜。喪何足憂。河賓感悟。因再拜願求度世雲房。因與敘其得道來歷。曰。吾曾遇苦竹真君。汝此去。遇人有兩口者。卽汝弟子。吾後遍遊。竟未見有兩口者。今詳君姓實符。苦竹之記矣。韓湘韓文公猶子也。文公勉之。學湘曰。湘之學。非公所知。卽爲詩曰。青山雲水窟。此地是吾家。一瓢藏世界。三尺斬妖邪。解造逡巡酒。能開頃刻花。有

初潭集 卷十一

九

人能學我同。共看仙葩。公覽而戲曰。子能奪造化耶。湘卽爲開樽。聚土以盆。覆之良久。花開。乃碧花二朵。似牡丹。差大。顏色艷麗。花間。攤出金字一聯。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未幾。公謫潮州。途中遇雪。見湘。冒雪而來。曰。憶花上之句乎。公嗟嘆良久。因爲足之曰。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本爲聖朝除弊政。敢將衰朽惜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遂與湘宿藍關。傳舍公曰。

吾實慮不脫死。湘曰。公非久卽西。不惟全家無恙。且當復用於朝矣。

譚峭字景升。唐國子司業洙之子。每行歌曰。線作長江。扇作天。鞞鞋拋向海東邊。蓬萊信道無多路。只在譚生拄杖前。作化書。南唐宋齊丘竊爲已作。行於世。

藍采和常衣破藍衫。六銖黑木腰帶。一脚著靴。一脚跣。夏則衫內加絮。冬則卧雪中。氣出如蒸。每踏歌城市。乞索持大拍板。老少皆隨之。善諧謔。人問。

初潭集 卷十一

十

卽應聲而答。笑皆絕倒。踏歌云。踏踏歌。藍采和。世界能幾何。紅顏一春樹。流光一擲梭。古人混混去不返。今人紛紛來更多。朝騎鸞鳳到碧落。暮見桑田生白波。長景明輝在空際。金銀宮闕高嵯峨。詞多率爾。人莫之測。以錢與之。繩穿拖行。或散失。或乞貧人。或與酒家。後踏歌濠梁酒樓。有雲鶴笙簫聲。忽然輕舉。於雲中擲下。韓衫腰帶拍板。冉冉而去。

劉玄英號海蟾子。以明經擢第。仕燕主劉守光爲。

相素嘉性命之說宋仁宗天聖九年弟子張平叔號紫陽遇海蟾於益都授以金液還丹火候之訣馬自然亦海蟾弟子貌醜臚鼻禿髯大口飲酒石餘醉卧即以拳入口人有疾病告之折薪草呵而與食無不差者嘗吟曰昔日曾隨魏伯陽無端醉卧紫金牀東君謂我多情賴罰向人間作酒狂石泰號杏林初紫陽得道於劉海蟾海蟾曰異日有為汝脫韁解鎖者當以此授之餘皆不許其後紫陽三傳非人三遭禍患誓不妄傳乃作悟真篇

初潭集 卷十一

士

行於世曰使宿有仙風道骨者讀之自悟耳中雁鳳州太守怒坐黥竄經由邠境會大雪紫陽與護送者俱飲酒村肆杏林適入既揖而坐見邀同席杏林問故紫陽乃具以告之杏林適與邠守有故舊之好因為之先容紫陽遂得免紫陽德之故授以丹法云  
陶弘景愛山水每經澗谷必坐卧其間吟咏盤桓不能已已謂人曰吾見朱門廣厦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雖知此難立直恒欲

焦云是深于  
通者舍人間  
更無天上舍  
偏教之無道  
歟矣

就之且永明中求祿得輒差舛若不爾豈得有今日耶

趙知微有道術中秋積陰不解知微曰可借酒餽登天柱峰玩月出門天色開霽登峰月色如晝既下山歸則凄風苦雨陰晦如舊矣

熙寧間江寧縣句容簿至茅山遇道人高坦披髮跣足與簿劇談飲酒終日書一詩留別而去巖下相逢不忍還狂歌醉酒且盤桓仇香莫問神仙事天上人間總一般

初潭集 卷十一

士

焦云至古

雍孝聞蜀人崇寧間廷對力詆時政尋授右列卒不仕政和末變姓名為道人入內說法徽宗謂其得林靈素之半因賜姓木更名廣莫竟不知其為孝聞也嘗自詠云百萬人中隱一身深如勺水在滄溟獨醒雖負賢人酒天闊難尋處士星照影自憐湖水碧高吟贏得蜀山青城南老樹如相問不枉翻空過洞庭  
范忠宣云人或勉以攝生不知假如丁令威千歲化鶴歸鄉見城郭人民皆非縱獨存亦何足樂

獨存何足樂此語未為非千歲還故鄉好矣丁  
令威一歲異朝市千歲還鄉井耶歸示世人俾  
發深省

楞嚴經曰阿難有十種仙堅固服餌而不休息食  
道圓成名地行仙堅固草木而不休息藥道圓成  
名飛行仙堅固金石而不休息氣精圓成名空行  
仙堅固津液而不休息潤德圓成名天行仙堅固  
精色而不休息吸粹圓成名通行仙堅固呪禁而  
不休息術法圓成名道行仙堅固思念而不休息

初潭集 卷十一

三

思憶圓成名照行仙堅固交遘而不休息感應圓  
成名精行仙堅固變化而不休息覺悟圓成名絕  
行仙阿難是等皆於人中鍊心不修正覺別得生  
理壽千萬歲休止深山或大海島絕於人境斯亦  
輪迴汝想流轉不修三昧報盡還來散入諸趣

三釋教

佛國五精舍一給孤園二靈鷲山三獼猴江四菴  
羅樹五竹林園韋應物云萬木叢雲出香閣西連  
碧澗竹林園

道安常山薄柳人神性聰敏而貌至陋佛圖澄甚  
重之值石氏亂於陸渾山本食修學為慕容俊所  
逼乃往襄陽以佛法東流經籍錯謬更為條章標  
序篇目為之注解自支道林等皆宗其理

釋道安至新野集眾議曰今遭凶年不依國主則  
法事難舉乃使竺法汰詣楊州曰彼多君子上勝  
可投法汰遂渡江初到未知名王領軍供養之每  
與周旋行來往名勝許輒與俱不得汰便停車不  
行因此名遂重孫綽贊曰淩風拂林明泉映壑爽

初潭集

卷十一

十

爽法汰校德無忤事外瀟灑神內恢廓實從前起  
名隨後躍

佛圖澄與諸石遊林公曰澄以石虎為海鷗鳥別  
傳曰道人佛圖澄不知何許人好佛道永嘉中至  
洛陽值京師有難潛遁草澤以麻油塗掌占見吉  
凶數百里外聽浮圖鈴聲逆知禍福石勒甚敬信  
之虎即位亦師澄號大和尚自知終日開棺無屍  
唯袈裟法服在焉

庾公嘗展佛圖見卧佛曰此子疲於津梁涅槃經

焦云澄觀經  
與金剛經得  
無參商

云如來背痛於雙樹間北首而卧故後之圖繪者  
爲此象

鳩摩羅什雅好大乘常嘆曰吾若者筆作大乘阿  
毘曇非迦旃子比也今深識既寡將何所論惟爲  
姚興著實相論二卷

寄殷勤道安直云損米愈覺有待之爲煩

高坐道人於丞相坐恒偃臥其側見下令肅然改  
容曰彼是禮法人

初潭集 卷十一

十五

焦云簡文未  
是

高坐道人不學晉語諸公與之言皆因傳譯或問  
此意簡文曰以簡應對之煩

高坐胡名尸黎密相傳是國王子以國讓弟遂爲  
沙門永嘉中始到此土止於大市中天妻高朗風  
韻道邁丞相一見奇之以爲吾徒周僕射領選撫  
其背而歎曰若選得此賢令人無恨俄而周侯遇  
害和尚對靈坐作胡祝數千言音聲高暢既而揮  
涕收淚

和尚雖不作漢語然神領意得頓在言前元帝

焦云此落髮  
者不異儒

住家遠立寺因各高坐焉

竺道生既潛思日久徹悟言外乃喟然歎曰夫象  
以盡意得意則象忘言以詮理入理則言息自經  
典東流譯人重阻多守滯文鮮見玄義若忘筌取  
魚始可以言道矣於是校閱真俗研思因果著二  
諦論行於世

王坦之與沙門竺法師每共論幽明報應便要  
死者報其事後經年師忽來云貧道已死罪福皆  
不虛惟當勤修道德以升濟神明耳言訖不見坦

初潭集

卷十一

十五

之尋卒

惠遠燕門樓煩人姓賈氏年二十一欲南渡就范  
宣子學道不通遇釋道安以爲師抽簪落髮研求  
法藏釋曇翼每資以燈燭之費誦鑒淹遠高悟冥  
廣安常嘆曰道流東國其在遠乎襄陽既沒振錫  
南遊結宇靈嶽自年六十不復出山名被流沙彼  
國僧衆皆稱漢地有大乘沙門每至然香禮拜輒  
東向致敬年八十三而終

廬山遠法師命盡之日山中峰澗寺落皆見千眼

焦云千古師

劉云畢竟思

仙人成隊執幡幢香花赴東林寺法師死乃止  
遠公雖老講論不輟弟子中或有惰者遠公曰乘  
榆之光理無遠照但願朝陽之暉與時並明耳執  
經登坐諷誦朗暢詞色甚苦高足之徒皆肅然增  
敬

生公住虎丘講經宋文帝大會沙門食至衆疑僧  
律日過中卽不食帝曰始可中耳生公曰白日麗  
天天言始中何得非中卽舉箸而食莫不服其機  
辯

初潭集 卷十一

七

比丘曇謨講涅槃華嚴天竺沙門菩提流支見而  
禮之流支解拂龕知名西土曉魏言及隸書翻十  
地楞伽并諸經論二十三部雖石室之寫金言草  
堂之傳真教不是過也及讀曇謨最義反彈指讚  
歎爲胡書寫之傳於西域西域沙門常東向遙禮  
號東方聖人

李士謙善談佛理有客不信報應之說士謙反覆  
論之若縵爲黃熊杜宇爲鷓鴣褒君爲龍牛哀爲  
獸君子爲鵠小人爲猿彭生爲豕如意爲犬黃母

焦云飛鵠  
白正之游神  
三昧何妨佛

爲龜宣武爲鼈鄧艾爲牛徐伯爲魚鈴下爲鳥書  
生爲蛇羊祜前身李氏之子皆變受異形之謂也  
客曰刑子才云豈有松柏後身化爲樗櫟士謙曰  
此不類之談也變化皆由心作草木豈有心乎  
沙門竺僧朗嘗從隱士張巨和遊巨和穴居而朗  
居琨瑞山起殿舍連樓臺閣雖素節不同並以靜  
外致稱朗少事佛圖澄碩學淵通尤明氣緯故人  
名其居爲朗公谷云

釋法常性嗜酒無寒暑風雨常醉醉卽熟寢覺卽  
初潭集 卷十一

大

朗吟謂人云酒天虛無酒地綿邈酒國安恬無君  
臣貴賤之拘無財利之圖無刑罰之避陶陶焉蕩  
蕩焉樂其可得而量也轉而入於飛蝶都則又蒙  
騰浩漭而不思覺也

釋僧鍾住中興寺永明初魏使李道固來聘帝以  
鍾有辯才勅令酬對時日影小晚鍾不食道固問  
何以不食鍾曰古法過中不食道固曰何爲聲聞  
耶鍾曰應以聲聞得度者故現聲聞當時以爲名  
對





玄暢見法朗曰。吾西涉流沙。北履幽漠。東探禹穴。南盡羅衡。惟見此一子。

范甯作豫章。八日請佛有板。衆僧疑或欲作答。有小沙彌在坐末曰。世尊默然。則爲許可。衆從其義。宋明帝問慧觀。頓悟之義。誰復習之。答曰。有生公弟子道猷。卽敕臨川郡。發遣到京。既至。大集義僧。命猷申述。時競辯之徒。關責互起。猷旣積思參玄。又宗源有本。乘機挫銳。往必摧鋒。帝撫几稱快曰。生公孤情絕照。猷公直轡獨上。可謂克明師匠。無

初潭集 卷十一

九

忝微音。

釋慧淨嘗與道士蔡是談義。見屢被摧折。國子祭酒孔穎達。心存道黨。謂慧淨曰。佛家無諍。法師何以屢構斯難。慧淨答曰。佛破外道。外道不通。反謂佛曰。汝常自言平等。今旣以難破我。卽是不平。何謂平等。佛爲通曰。以我不平。破汝不平。汝若得平。卽我平矣。願今亦爾。以淨之諍。破彼之諍。彼得無諍。卽淨無諍也。

有人養鸚鵡。以其慧甚。施於僧。僧教之誦經。往往

人之不知

諸者多矣

架上不言不動。問其故。對曰。身心俱不動。爲求無上道。及其死。焚之。有舍利。

薛道衡嘗遊鍾山開善寺。謂一沙彌曰。金剛何爲努目。菩薩何爲低眉。沙彌答曰。金剛努目。所以降伏四魔。菩薩低眉。所以慈悲六道。衡撫然稱善。會昌選汰僧人。慧忠作偈云。明月分形處。處新白。衣寧墜。解空人。誰言在俗妨修道。金粟曾爲長者身。忍仙林下坐禪時。曾被歌王割截肢。况我聖朝無此事。只令休道亦何悲。形容雖變道常存。混俗

初潭集 卷十一

三

心源亦不昏。試讀善財巡禮偈。當年豈例是沙門。李泌在衡山。事明瓚禪師。師云。欲學者。先將筆研碎却。明瓚北宇大照之門人。性懶。羣僧令看鹽。雨至流於地。羣僧扶之。不怒。冬月卧於竈前不起。以粥澀其頭。因就頭取粒。號懶瓚。作明心論。

雲門偃禪師。嘗作北邙行。曰。前山後山高峨峨。喪車轉轉日日過。哀歌幽怨滿巖谷。聞者潛悲。蘆露歌。其哀歌一聲千載別。孝子順孫徒泣血。世間何物得堅牢。大海須彌竟磨滅。其人生還如露易晞。

劉云再世托  
生佛家以此  
為壽合澤公  
之注我所不  
解

從來有會終別離苦海哀傷不暫輟况復百年驚  
夢馳去人悠悠不復至今人不曾古人意栽松  
起石駐墓門欲為死者長年計其鬼鬼悠揚形化  
土五趣茫茫井輪度今人還葬古人墳今墳古墳  
無定主其洛陽城裏千萬人終為北邙山下塵沉  
迷不計歸時路為君孤坐長悲辛其昔日迷人哭  
長道今為孤墳臥芳草妖狐穿穴藏子孫耕夫撥  
骨尋珠寶其老木蕭蕭生野風東西塚冢連晴空  
寒食以過誰享祀冢畔餘花寂寞紅其日月相催

初潭集 卷十一

五

若流矢貧富賢愚盡如此安得同遊常樂鄉縱經  
劫火無生死其九

沙門圓澤與隱士李源相約遊峨眉山源欲自荊州  
遊峽澤欲由長安斜谷源以久絕人事不欲入京  
遂發荊州舟次南浦見婦人錦繡負器而汲澤望  
而泣曰所不欲由此者為是也此婦人孕三稔矣  
遲吾為子今已見之無可逃者三日浴兒願公臨  
顧以一笑為信後十三年杭州天竺寺當與公相  
見至暮僧果亡婦乳三日源往視之見見源即軒

渠而笑李後如期自洛至吳於天竺寺葛洪井畔  
聞牧童扣牛角而歌曰三生石上舊精覺賞月吟  
風莫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常存李  
曰澤公健否答曰李君信士然世緣未盡且勿相  
近唯勤修不情乃復相見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  
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江山尋已遍好回烟棹  
上瞿塘遂隱不見源至穆宗長慶初年八十猶存  
元迎帝師至京有旨令朝臣一品以下乘白馬郊  
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為動李亦魯猊時為國

初潭集 卷十一

五

子祭酒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  
也余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為禮帝師  
笑而起舉觴卒飲

始見是高僧

李溫陵曰：儒釋道之學，一也。以其初皆期於聞道也。必聞道然後可以死。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非聞道則未可以死。故又曰：吾以汝為死矣。唯志在聞道，故其視富貴若浮雲，棄天下如敝屣然也。然曰：浮雲直輕之耳，曰：敝屣直賤之耳。未以為害也。若夫道人則視富貴如糞穢，視有天下若枷鎖，唯恐其去之不速矣。然糞穢臭也，枷鎖累也，猶未甚害也。乃釋子則又甚矣。彼其視富貴若虎豹之在陷阱，魚鳥之入網羅，活人

初潭集 卷十一

三

之赴湯火，然求死不得，求生不得，一如是甚也。此儒釋道之所以異也。然其期於聞道以出世一也。蓋必出世然後可以免富貴之苦也。堯之讓舜也，唯恐舜之復洗耳也。苟得攝位，即為幸事。蓋推而遠之，唯恐其不可行也。非以舜之治天下有過於堯，而故讓之位以為生民計也。此其至著者也。孔之疏食，顏之陋巷，非堯心歟。自顏氏沒，微言絕，聖學亡，則儒不傳矣。故曰：天喪予，何也。以諸子雖學，未嘗以聞道為心也。則亦

縱有借道李  
嫌富貴仍不  
可無剃頭做  
和尚的是一  
篇俗局

不免士大夫之家為富貴所移爾矣。况繼此而為漢儒之附會，宋儒之穿鑿乎。又况繼此而以宋儒為標的，穿鑿為指歸乎。人益鄙而風益下矣。無怪其流弊至於今日，陽為道學，陰為富貴，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然也。夫世之不講道學而致榮華富貴者不少也，何必講道學而後為富貴之資也。此無他，不待講道學而自富貴者，其人蓋有學有才，有為有守，雖欲不與之富貴而不可得也。夫唯無才無學，若不以講聖人道學

初潭集 卷十一

三

之名要之，則終身貧且賤焉。耻矣。此所以必講道學以為取富貴之資也。然則今之無才無學，無為無識，而欲致大富貴者，斷斷乎不可以不講道學矣。今之欲真實講道學以求儒道釋出世之旨，免富貴之苦者，斷斷乎不可以不剃頭做和尚矣。

初潭集卷之十一終

初潭集卷之十二

師友二

一聚書



小酉山上石穴中有書千卷相傳秦人於此學因留之故梁湘東王云訪酉陽之逸典明堂辟雍爲博士舍三千區爲會市但列槐樹數百行諸生朔望會此市各持郡所出物及經書相與買賣

子墨子南遊使衛關中載書甚多弦唐子見而惟初潭集卷十二

之子墨子曰昔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天下其修至於今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吾安敢廢此

班旂博學有俊材與劉向同校秘書每奏事旂以選受詔進讀羣書上器其能賜以秘書之副時書不布自東平思王以叔父求太史公諸子書大將軍白不許

班彪家有賜書好古之士自遠方至父黨揚子雲以下莫不造門

張華雅愛書籍身死之後家無餘財惟有文史溢於几篋嘗徙居載書三十乘秘書監摯虞撰定官書皆資華之本以取正焉天下奇秘世所罕有者悉在華所由是博物洽聞世無與比

李永和杜門却掃絕迹下帷棄產營書手自刪削每歎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

柳氏序訓余家昇平里西堂藏經史子集皆有三本一本紙墨籤束華麗者鎮庫一本隨行披閱一本後生子弟爲業

初潭集卷十二

曹曾積石爲倉以藏書世名曹氏書倉

孫蔚家世好學有書七千餘卷遠近來讀者恒有百餘人蔚爲辦衣食

好主人卓老命薄也

倪若水藏書甚多列架不足疊窓安置不見天日子弟直日看書借書者先投束修羊

先投束修羊然後准借書則無有借書者矣若皆辦衣食夫誰不來也

溫公獨樂園文史萬餘卷晨夕披閱雖數十年皆

劉云愛書者  
與愛寶同  
吳在手指間  
著精神

新若未手觸者嘗謂兒公休曰賈堅藏貨貝吾輩  
雅此耳當極加寶惜吾每歲以上伏及重陽日視  
天氣晴明設几案於當日所側羣書其上以暴其  
腦所以年月雖深終不損動至啟卷先視几案淨  
潔藉以茵褥然後敢啟或欲行即承以方版非唯  
免手汗漬及亦恐觸動其腦每竟一版即側右手  
大指面觀其沿而覆以次指面然而挾過每見汝  
輩輕以兩指爪撮起是愛書不如愛貨貝也其人  
可知矣

初潭集 卷十二

三

宋次道家書皆校讐三五遺世之藏書以次道家  
為善本住在春明坊昭陵時士大夫喜讀書多僦  
居其側以便於借置故也當時春明宅子僦直比  
他處常高一倍  
人或勸柳津聚書津曰吾嘗請道士上章驅鬼安  
用此鬼名邪  
任昉博學家雖貧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卒後  
武帝使學士賀縱共沈約勘其書目官無者就昉  
家取之

二鈔書

張儀蘇秦傭書遇聖人之文無題記則以墨書掌  
內股裏夜還折竹寫之

劉向校書天祿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著黃衣植  
藜杖杖端出火用以照向具說開闢以前何因受  
五行洪範之文恐辭說繁廣乃裂裳及紳以記其  
言至曙而去請問姓名答曰我是太乙之精天帝  
聞卯金之姓有博學者下而觀焉乃出懷中竹牒  
有天文地圖以授之至向子歆從父受術亦不語

初潭集 卷十二

四

揚雄與劉歆曰雄為郎自秦少不得學而心好沈  
博絕麗之文願不受三歲奉冀自克就有詔不奉  
奉令尚書賜筆墨錢六萬觀書於石渠後一歲作  
繡補靈節龍骨銘詩三章成帝好之遂得盡意故  
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衛率會者雄常把三寸弱  
翰齋油素四尺問其異語歸即以鉛摘次之於槧  
二十七歲於今矣  
葛洪丹陽人貧無童僕離落不修常披榛出門排

草入室。屢遭火。典籍盡。乃負笈徒步。借書鈔寫。賣薪買紙。然火披覽。所寫皆反覆。人少能讀之。袁峻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鈔寫。自課日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止。

柳仲郢退公。布卷不含晝夜。九經三史。一鈔。魏晉南北史。再鈔。手書分門三十卷。號柳氏自備。小楷精謹。無一字肆筆。

### 三讀書

梁丘據謂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嬰初澤集 卷十二

聞之。爲者常成。行者常至。嬰非有異於人也。常爲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而已矣。

甯越中牟人。苦畊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爲可以免此。友曰。莫如學也。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我不敢休。人將卧。我不敢卧。學十五歲而爲周威王之師。

董仲舒下帷講誦。有客非常。來云欲雨。舒笑曰。巢居知風。穴居知雨。卿非狐狸。則是魍魎。客遂化爲老狸。

只多嘴便露出本相

揚子雲工賦。王君大習兵。桓譚欲從二子學。子雲曰。能讀千賦。則善賦。君大曰。能觀千劍。則曉劍。諺曰。習伏衆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

邢原少孤。數歲時。過書舍。而泣。師曰。童子何泣。原曰。凡得學者。有親也。一則願其不孤。一則羨其得學。中心感傷。故泣耳。師惻然曰。苟欲學。不須資也。於是就業。長則博物洽聞。金玉其行。

朱穆耽學。銳意講誦。或時不自知亡矢衣冠。顛墜初澤集 卷十二

阮嘏其父常以爲專愚。幾不知馬之幾足。

顧歡貧。鄉中有學舍。無以受業。歡於舍壁後倚聽。無遺忘者。夕則燃松而讀。或然糠自照。

高鳳字文通。家以農畝爲業。妻常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雞。時天暴雨。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流。麥妻還。恠問。乃省。

曹孟德嘗言。老而能學。惟吾與袁伯業。

沈攸之晚好讀書。嘗歎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

信云子雲子  
建德之末死

沈麟士織簾誦書口手不息鄉里咸號爲織簾先生

陶弘景讀書萬卷一事不知以爲深恥

邢子才有書甚多不甚讐校嘗謂誤書思之更是一適妻弟李節謂勸思誤書何由便得劭曰若思不能得便不勞讀書

崔浩表大武言臣稟性劣弱力不及健婦人唯是專心思書忘寢與食至夢與鬼爭議遂得周公孔子之要術始知古人有虛有實妄語者多真王者

初潭集 卷十二

少

劉峻自課讀書常燎麻炬從夕達旦時或昏睡熱其髮髮及覺復讀聞有異書必往所借崔慰祖謂之書淫

劉松作碑銘以示盧思道思道多所不解乃感激讀書師邢子才後爲文示松松復不能解乃歎曰學之有益豈徒然哉

李謐師孔璠數年後璠還就謐請業門人語曰青成監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

孔璠高孔璠寔歆學孔璠寔恥不如人

任末年十四便勤學或依林木之下編茅爲菴創荆爲筆夜則映月望星暗則然蒿自照觀書有合意則題其衣裳及掌裏以記其事門徒悅其勤學更以淨衣易之

劉道原就宋次道家觀書宋日具酒饌爲主人禮道原不受開闕鈔書旬日而畢宋史曰劉恕讀書過目成誦重義意急然諾王安石欲引置三司條例以不習金穀辭東都事畧曰宋敏求字次道父

初潭集 卷十二

綬叅知政事敏求官龍圖閣學士以力學被遇父子繼世掌史

葉廷珪云余幼嗜書自肄業郡庠牽絲入仕四十餘年未嘗釋卷食以餘口怠以爲枕士大夫家有異書無不借借無不讀讀無不終篇而後止常恨無貲不能盡傳寫間作數十大冊擇其可用者手鈔之名曰海錄

黃魯直云士大夫三日不讀書則義理不交於胸中對鏡覺面目可憎向人亦語言無味

四著書

淮南王著鴻烈二十篇號淮南子云字中皆挾風霜之氣子雲以爲一出入字直千金

王子山到魯賦靈光殿歸渡湘水溺死後漢王逸

傳曰述子延壽字文孝少遊魯園作靈光殿賦蔡

邕亦作此賦見延壽所作遂輟翰

揚子撰法言蜀有富人賣錢十萬願載一名子雲

曰富人無義正如園中之鹿欄中之牛安得妄載

乎

初潭集 卷十二 九

梁竦閉門自養著書數篇名曰七序班固見而稱

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梁竦作七序而竊

位素餐者慚

王充著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中郎至江東得之

歎爲高文恒秘翫以爲談助及還北諸公覺其談

更遠檢求帳中果得論衡一部其後王朗爲會稽

太守又得其書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

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抱朴子曰時人在蔡

邕帳中搜得論衡捉數卷持去邕丁寧之曰唯我

與爾共之勿廣也王充字仲任詣太學觀天子臨辟雍作六儒論謝夷吾薦之曰充之天才非學所加

嵇生云陸子十篇誠爲快書其辭富者雖精思不可損也其理弱者雖鴻筆不可益也每讀其文未嘗不廢卷而嘆恐其易盡

鍾會釋四本論始畢甚欲使嵇公一見置懷中既定畏其難懷不敢出於戶外還擲便回急走魏志曰會論才性同異傳於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

初潭集 卷十二 十

異才性合才性離也尚書傳嘏論同中書令李豐論異侍郎鍾會論合屯騎校尉王廙論離

裴成公作崇有論時人攻難之莫能折唯王夷甫來如小屈時人卽以王理難裴理還復申

張司空見左太冲三都賦曰班張之流也使讀之

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臧榮緒晉書曰思欲作三

都賦乃詣著作郎訪岷叩之事構思十稔門庭藩

溷皆著筆札遇得一句卽疏之

左太冲作三都賦初成時人互有譏訾思意不愜



後示張公張曰此二京可三然君文未重於世宜以經高名之士思乃詢求於皇甫謐謐見之嗟嘆遂爲作叙於是先相非貶者莫不欽祚讚述焉

陸士衡入洛擬作三都賦聞左大冲作之士衡撫掌大咲與弟士龍書曰此間有一詹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以覆酒甔耳後左賦出士衡絕嘆伏以爲不能加遂輟筆焉

庾子嵩作意賦成從子文康見曰若有意邪非賦所能盡若無意邪復何所賦

初潭集 卷十二

十一

陸士衡纂要覽三卷自序云直省之暇乃集要術三篇上曰連壁集其嘉名取其連類中曰述聞是述余之所聞下曰析名乃搜同辨異

謝萬作八賢論與孫興公往反小有利鈍謝後出以示顧君齊顧曰我亦作知卿當無所名中興書曰萬集載其叙四隱四顯爲八賢之論謂漁父屈原季主賈誼楚老龔勝孫登嵇康也其旨以處者爲優出者爲劣孫綽難之以謂體玄識遠者出處同歸

當時經與何法盛不品吳

懷早老

王彪之練悉朝儀家世相傳並著江左舊事絨之青箱世謂王氏青箱學

高平郡邵作晉中興書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圖之曰卿名位貴達我寒士賴有著述流聲於後宜以爲惠紹不與後紹外出法盛詣紹直入竊書紹還失之無復兼本遂行何書

裴子野撰宋畧二十卷蘭陵蕭琛謂其可與過秦王命分路揚鑣

劉勰著文心雕龍既成欲取定於沈約無由自達

初潭集 卷十二

十二

賈書侯約於車前狀若貨鬻者約取讀大重之謂深得文理常陳諸几案

王勰字彥和雅好文筆既無山水之適又絕親知之游獨教尚文史物務之暇披覽不輟擬自古帝王賢達至於魏世通三十卷名爲要畧

白居易纂六帖以陶家瓶數十各題門目作七層架列齋中命諸生求集事類投中倒取鈔錄成書故記代無次

吳枋云陸務觀言司馬溫公聞新事即錄於冊且

記所言之人。近郡陽董草庭。檢閱亦然。枋不免效。輒凡耳之所聞。目之所見。口之所誦。心之所得。隨手抄記。目曰野乘。

五六經子史

光武正旦朝賀畢。令羣臣能說經者。更相詰難。義有不通。輒奪其席。戴憑遂重生五十重。京師爲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

殷亮建武中爲博士。諸儒說經。勝者賜席。亮重席至八九。

初潭集 卷十二

十三

孔臧仲尼之後。遷御史大夫。辭曰。臣代以經學爲家。乞爲太常。專修家業。漢武遂用之。

黃初中。劉孔才爲散騎常侍。受詔集五經羣書。以類相從。作皇覽。

周續之詣范甯。受業數年。通五經五緯。號曰十經。衡陽王鈞手自總書五經。置巾箱中。以備遺忘。賀玠曰。殿下家富墳索。何復須此。答曰。巾箱中有五經。於檢閱既易。且一更手寫。則永不忘。巾箱五經自此始。

此人所奇卓  
老不知也

焦云簡易說  
易自古記之  
此謂不易是  
則此說確

誰知史印易

徐廣年過八十。猶歲讀五經一遍。蕭德言每開五經。必束帶盤澀。危坐對之。

劉捷卿續詩書禮樂春秋五說。既成。語人曰。天下滔滔。知我者希。終不以示人。

陳瓚秘書。通九經百家。年踰九十。猶動於筆研。宣武集諸名勝講易。日說一卦。簡文欲聽。聞此便還。曰。義自當有難易。其以一封爲限邪。鄭玄序易曰。易之爲名。一言函三。簡易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

初潭集 卷十二

十四

何尚書言易義精了。所不解者九事。一日迎管公。明共論。公明爲剖析玄旨。九事皆明。時鄧玄茂亦在坐。言君見爲善易。而語不及易中辭義。何也。公明尋聲答言。夫善易者。不論易。尚書含笑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

劉道光潛心玄易。不好讀史。嘗言讀書當味義根。何爲費功於浮辭之文。易者。義之源。太玄者。理之門。

許晏字偉君。授魯詩於瑯琊王。改學曰許氏章句。

役是失賢心

列在儒林故諺曰殿上成羣許偉君

夏侯湛作周詩成示潘安仁安仁曰此非徒溫雅

乃別見孝悌之性潘因作家風詩湛字孝若譙國

人魏征西將軍夏侯淵曾孫也周詩者南陔白華

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篇有其義而亡其辭湛續

其亡故云周詩也

鄭玄欲注春秋傳尚未成時行與服子慎遇宿客

舍先未相識服在外車上與人說已注傳意玄聽

之良从多與已同玄就車與語曰吾从欲注尚未

初潭集 卷十二

十五

了聽君向言多與吾同今當盡以所注與君遂為

服氏注

服虔既善春秋將為注欲參考同異聞崔烈集門

生講傳遂匿姓名為烈門人賃作食每當至講時

輒竊聽戶壁間既知不能踰已稍共諸生叙其短

長烈聞不測何人然素聞虔名意疑之明蚤往及

未寤便呼子慎子慎虔不覺驚應遂相與友善

張楷字公超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賓客慕

之自父黨宿儒皆造其門車馬與街徒從無所止

吾不信必有

黃門貴戚家皆起舍巷次以候過客之利楷輒徒

避之學者輒隨之所居成市華陰山南遂有公超

市王接常謂左氏辭義贍富自是一家書不止為經

發公羊附經立傳通經為長乃更注公羊春秋

延篤欲寫左傳無紙唐漢典以廢廢記與之篤以

賤記紙不可寫借本諷之檀盡辭歸典曰卿欲寫

傳何故速歸篤曰已諷之矣典歎曰嗟嗟延生若

使尼父更起於洙泗君當編名七十與游夏爭匹

初潭集 卷十二

十六

也

孝武將講孝經謝公兄弟與諸人私庭講習車武

子難苦問謝謂袁羊曰不問則德音有遺多問則

重勞二謝袁曰必無此嫌車曰何以知爾袁曰何

嘗見明鏡疲於屢照清流憚於惠風

庾子與五歲讀孝經手不釋卷或曰此書文句不

多何用自苦答曰孝德之本何謂不多

劉尹與桓宣武共聽講禮記桓云時有人心處便

覺咫尺玄門劉曰此未關至極自是金華殿之語

此子善若可

講通學

按班伯受詩於師丹大將軍王鳳薦伯成帝拜爲中常侍時上方向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詔伯受之

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諸王輔嗣見王注精奇迥神伏因以所注爲道德二論

不曾見王注以不曾見道德二論定可觀也

殷仲堪曰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舌本間強

向秀與嵇康呂安爲友嵇康傲世不羈安放逸適

初潭集 卷十二

十七

俗而秀雅好讀書二子頗以此嗤之後秀將注莊子康安謂曰此書詎復須注徒棄人作樂事耳及成以示二子康曰爾故復勝不安驚曰莊周不灰矣後注周易大義可觀而與漢世諸儒互有彼此未若隱莊之絕倫也

初注莊子者數十家向秀於舊注外爲解義妙析奇致大暢玄風唯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義遂零落然猶有別本郭象見秀義不傳遂竊以爲已注而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

篇其餘衆篇或點定文句而已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

庾子嵩讀莊子開卷一尺許便放去曰了不異人意

莊子逍遙篇舊是難處諸名賢所可鑽味而不能拔理於郭向之外支道林在白馬寺中將馮太常共語因及逍遙支卓然標新理於二家之表立異義於衆賢之外皆是諸名賢尋味之所不得後遂用支理

初潭集 卷十二

十九

支道林許謝盛德共集王家謝謂諸人今日可謂彥會時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難常當共言詠以寫其懷許便問主人有莊子不正得漁父一篇支道林先作七百許語叙致精麗才藻奇拔衆咸稱善於是四坐各言懷畢謝問曰卿等盡不皆曰今日之言少不自竭謝後處難因自叙其意作萬餘言才峰秀逸既自難于加意氣擬托蕭然自得四坐莫不厭心支謂謝曰君一往奔詣故復自佳耳侯道華好子史手不釋卷嘗曰天上無愚情仙人

初潭集卷之十三

師友三

一爲文

枚臯文章敏捷長卿制作淹遲皆盡一時之譽而  
長卿首尾溫麗枚臯時有累句揚子雲曰軍旅之  
際戎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臯廊廟之下朝廷之  
中高文典冊用相如

司馬相如爲上林子虛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  
相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而睡漠然而興幾

初潭集 卷十三

百日而後成友人盛覽嘗問以作賦相如曰合其  
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爲質一經一緯一商一官此  
賦之迹也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  
之於內不可得而傳

木華字玄虛玄虛爲海賦文章雋麗足繼前良後  
張融亦作海賦賦曰窮區沒渚萬里藏岸湍轉則  
日月似驚浪動則星河如覆却瞻無後何望何前  
長尋高眺唯水與天

張融爲海賦文辭詭激獨與衆異後以示鎮軍將

蘇軾八語

軍徐凱之凱之曰卿此賦實超玄虛但恨不道鹽  
耳融卽求筆增曰澆沙構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  
飛霜暑路

魏武帝常使阮瑀作書與韓遂時帝適近出瑀隨  
從因於馬上具草呈之帝擊筆欲有所定而竟不  
能損益

樂令善於清言而不長於手筆將讓河南尹請潘

岳爲表潘云可作耳要當得君意樂爲述已所以

爲讓標位二百許語潘直取錯綜便成名筆時人

初潭集 卷十三

咸云若樂不假潘之文潘不取樂之旨則無以成  
斯矣

太叔廣甚辯給而摯仲治長於翰墨俱爲列卿王  
隱晉書曰摯虞少好學師事皇甫謐永嘉五年洛

中大饑遂餓而死虞與廣名位略同廣長口才虞  
長筆才衆坐廣譚虞不能對退虞筆難廣廣不能  
答於是更相嗤笑紛然於世廣無可記虞多所錄  
於斯爲勝也

江左殷大常父子並能言理亦有辯訥之異揚州

口談至劇太常輒云汝更思吾論

郭景純詩云林無靜樹川無停流阮孚云泓曄蕭瑟實不可言每讀此文輒覺神超形越

庾闡始作楊都賦道溫庾云溫挺義之標庾作民之望方響則金聲比德則玉亮庾公聞賦成求看兼贈貶之闡更改望篇偶以亮爲潤云

謝公云金谷中蘇紹最勝紹是石崇姊夫金谷詩

叙曰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爲使持節監青徐諸軍事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

初潭集 卷十三

三

中或高或下清泉茂林衆果竹栢藥草之屬莫不畢備又有水碓魚池土窟其爲娛目歡心之物備矣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衆賢共送往澗中晝夜遊宴屢遷其坐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濱時琴瑟笙筑合載車中道路並作及住令與鼓吹遞奏遂各賦詩以叙中懷或不能者罰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故具列時人官號姓名年紀又寫詩著後後之好事者其覽之哉凡三十人蘇紹字世嗣年五十五爲首

劉云開牛黃可治癰石軍專治牛心故癰中二湯二十字

初潭集 卷十三

四

王右軍得人以蘭亭序方金谷詩序又以已敵石崇甚有忻色時在蘭亭右將軍司馬太原孫丞公等二十六人各賦詩前餘姚令會稽謝勝等十五人不能賦詩罰酒各三斗蘭亭序曰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已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以爲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修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悲夫王右軍少重惠一二年輒發動後答許椽詩忽復惡中得二十字云取歡仁智樂寄暢山水陰清冷澗下瀨歷落松竹林既醒左右誦之右軍嘆曰癡何預盛德事耶

佳云子建七  
步詩袁虎倚  
馬文全名滅  
何用事長  
此不錄也

如者  
袁云以文  
知者

桓宣武北征袁虎時從被責免官會須露布文喚  
袁倚馬前令作俄得七紙殊可觀東亭在側極嘆  
其才袁虎云當令齒舌間得利

袁宏始作東征賦都不道陶公胡奴誘之狹室中  
臨以白刃曰先公勲業如是君作東征賦云何相  
忽略宏窘蹙無計便答我大道公何以云無因誦  
曰精金百鍊在割能斷功則治人職思靖亂長沙  
之勲爲史所讚

孫興公云潘文淺而淨陸文深而蕪又云潘文爛

初潭集 卷十三

五

若披錦無處不善陸文若排沙簡金往往見寶又  
云三都二京五經鼓吹

孫興公作天台賦咸以示范榮期云卿試擲地要  
作金石聲劉氏曰赤城霞起而建標瀑布飛流而  
界道此賦之佳處

袁虎少貧嘗爲人傭載運租謝征西經船行其夜  
清風朗月聞江渚間估客船上有詠詩聲甚有情  
致所誦五言又其所未嘗聞歎美不能已卽遣委  
曲訊問乃是袁自詠其所作詠史詩因此相要大

相賞得

桓宣武命袁彥伯作北征賦既成公與時賢共看  
咸嗟嘆之時王珣在坐云恨少一句得寫字足韻  
當佳袁卽於坐攬筆益云感不絕於余心沂流風  
而獨寫公謂王曰當今不得不以此事推袁

或問顧長康君筆賦何如嵇康琴賦顧曰不賞者  
作後出相遺深識者亦以高奇見貴

羊孚作雪贊賦資清以化乘氣以霏遇象能鮮卽  
潔成輝桓胤遂以書扇

初潭集 卷十三

六

桓公見謝安石作簡文謚議看竟擲與坐上諸客  
曰此是安石碎金

葛洪稱機文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五河之吐  
流泉源如一其弘麗妍贈英銳漂逸亦一代之絕  
乎

紀少瑜丹陽秣陵人才藻新拔嘗夢陸倕以一束  
青鏤管筆授之云我此筆猶可用卿擇其善者文  
因道進

桓玄初并西夏領荆江二州二府一國於時始雪

五處俱賀五版並入玄在廳事上版至即答版後皆粲然成章不相揉雜

張率爲待詔賦梁武手敕答曰相如工而不敏枚臯敏而不工卿可謂兼二子於金馬矣

夏竦字子喬幼學於姚鉉使爲水賦限以萬字竦作三千字以示鉉鉉怒不視曰汝何不於水之前後左右廣言之竦益之得六千字

鮑照嘗謁臨川王義慶有人止之照曰千載上有英才異士沈沒不聞者安可數哉大丈夫豈可遂

初潭集 卷十三

韜知能使蕭艾不辨終日碌碌與燕雀相隨乎於是奏詩義慶大奇之

張紘見栴榴枕愛其文作賦陳琳在北見之以示人曰此吾鄉里張子綱所作後紘見陳琳作武庫

賦應機論與琳書深嘆美之琳答曰自僕在河北與天下隔此間率少於文章易爲雄伯故使僕受此過善之譚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

王筠寓直詩霜被守官槐風驚護門草護門草出

然示好先生

劉云文雖遠心更難

常山取置戶下或有過其門者草必叱之一名百靈草

顏延之嘗問鮑明遠已詩與謝康樂優劣鮑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雕績滿眼湯惠休曰謝詩如芙蓉出水顏如錯彩鏤金顏終身病之

鮑照文辭贈逸世祖時爲中書舍人世祖好爲文章自謂物莫能及照悟其旨故爲文多累句當時咸謂照才盡實不然也

鮑照嘗謁臨川王義慶有人止之照曰千載上有英才異士沈沒不聞者安可數哉大丈夫豈可遂

初潭集 卷十三

免

記得可憐

沈約每見王筠文嗟咨謂曰昔蔡伯喈見王仲宣稱曰王公之孫吾家書籍悉當相與僕雖不敏請附斯言自謝眺諸賢零落平生意好殆絕不謂疲暮復逢於君

徐之才嘗與朝士出遊遙望見犬競走諸人試令目之之才即應聲曰爲是宋鵲爲是韓盧爲逐李斯東走爲負帝女南徂

王文海在會稽日境有雲門天柱山王常出遊累月不返至若耶溪賦詩曰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



蘇云此少時  
夢遊江之北  
夢遊江之北  
夢遊江之北  
夢遊江之北

誰得腸胃滋  
江水沙石  
今作篆文

幽當時以為文外獨絕

南齊世祖問王儉曰當今誰能為五言詩儉曰謝  
朓得父膏腴江淹有意鍾嶸詩品曰文通詩體總  
雜善於摹擬筋力於王微成就於謝朓初罷宣城  
郡宿冶亭夢一美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  
在卿處多年矣可以見還淹探懷中得五色筆以  
授之爾後為詩不復成語故世傳江淹才盡

柳惲少工篇什為詩云亭皋木葉下隴首秋雲飛  
瑯琊王融嗟賞因書白團扇

初澤集 卷十三 九

王仁裕喜為詩少時嘗夢人剖其腸胃以西江水  
滌之顧見江中沙石皆為篆籀之文由是文思並  
進

梁簡文答新喻侯和詩書云垂示三首風雲吐於  
行間珠玉生於字裏跨躡曹左含超潘陸雙鬚向  
光風流已絕九梁揮花步搖為古高樓懷怨結眉  
表色長門下泣破粉成痕此皆性情卓絕親致英  
奇手持口誦喜荷交并

竟陵王嘗夜集學士刻燭為詩四韻者則刻一寸

蘇云苦思

以此為率蕭文琰曰燒一寸燭而成四韻詩何難  
之有乃與江洪等共叩銅鉢誓絕則成詩皆可觀  
薛道衡聘陳作人日詩云入春繞七日離家已二  
年南人嗤之曰是底言誰謂此虜解作詩及云人  
歸落鴈後思發在花前乃喜曰名下固無虛士  
薛道衡每構文必隱坐空齋踞壁而臥聞戶外有  
人便怒

庾信字子山新野人父肩吾梁中書令信仕梁為  
散騎常侍聘於東魏文章辭令盛為鄴下所稱元  
初澤集 卷十三 十

帝即位來聘遂留長安信雖位望通顯常有鄉關  
之思作哀江南賦以致意

溫子昇文章清婉陽夏中傳擢使吐谷渾見其國  
主牀頭有書數卷乃子昇文濟陰王暉業嘗云江  
左文人宋有顏延之謝靈運梁有沈約任昉我子  
昇足以陵顏顏謝舍任吐沈

崔信明自誇其文謂過李伯藥一日鄭世翼遇之  
江中謂曰聞公有楓落吳江冷願見其餘信明忻  
然多出衆篇世翼一覽便曰所見不逮所聞投諸

劉云世間名  
士恐皆無此

水引舟而去、

祖士言深好奕棋王處叔謂之曰古人遭時則以功達其道不遇則以言達其才故否泰不窮也今天下傾覆舊事蕩滅君少長王都何不記述使有裁成昔應仲遠作風俗通崔子真作政論蔡伯喈作勸學篇史旂作急就章便為沒而不朽當其同時人豈少哉而皆無聞由無述作也故君子疾沒世而不稱而國史明乎得失之迹

全子樓為文則入自課庵一文必三草十年後悟初澤集 卷十三

劉云省他人投水也

其淺近盡付於火生平凡三焚文集

王勃所至請托為文金帛豐積人謂心纖舌耕每為碑頌先磨墨數升引被掩面而臥忽起一筆書之初不寫點時人謂之腹蒸

焦云好提燕

中宗正月晦日幸昆明池羣臣應制賦詩帳殿前結綵樓命上官昭容選一首為新翻御製曲紙落如飛從臣各認名接取唯沈宋二詩不下移時一紙飛墜乃沈詩也昭容評曰二詩工力悉敵沈落句辭氣已竭宋猶隄健舉

焦云張遜

羣公對雪尚隆之日題堆金井誰謂湯餅吳永素曰玉滿天山難刻瓊瑤坐間服其韻精孟浩然學不為儒務報菁蓀文不按古匠心獨妙間過秘省秋月新霽諸英華賦詩作會浩然句曰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舉坐嗟其清絕皇甫湜稱退之文曰穿天心出月脇

楊大年作文則與門人賓客飲博投壺奕棋語笑諠譁而不妨締思以小方紙總書揮翰如飛每盈一幅則令門人傳錄頃刻數千言門人疲於應命初澤集 卷十三

焦云樂進

子瞻謂劉景文曰某平生無快意事惟作文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自謂世間樂事無復踰此

劉云其詩定是前京時

康球居蜀所著詩然稿為圓納之大瓢中後病投瓢於江曰斯文苟不沈沒得者方知我苦心爾至新渠有識者曰唐山人瓢也接得之

道標詩章比之潘陸當時吳興有清畫會稽有靈微語曰譬之畫能清秀越之微洞水雪杭之標摩雲霄每飛章寓韻竹夕花時彼三上人者當四面

焦云將以反  
說物也故樂  
清物

之敵皎然字清晝湖州人謝靈運十世孫

二博物

漢武帝祀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於渭乳長七尺上怪而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侍中知我所來時張寬在第七車對曰天星主祭祀者齋戒不嚴則女人星見。

世祖大會靈臺得鼠如豹文熒熒光澤世祖異之以問羣臣莫能知者竇攸對曰鼯鼠也見爾雅按秘書如攸言。

初澤集 卷十三

三

鄭玄在馬融門下三年不得相見高足弟子傳授而已嘗算渾天不合或言玄能者融召令算一轉便決衆咸駭服及玄業成辭歸既而融有禮樂皆東之歎恐玄擅名而心忌焉玄亦疑有追乃坐橋下在水上據屐融果轉式逐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而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玄竟以得免孝標曰馬融海內大儒被服仁義鄭玄名列門人親傳其業何猜忌而行鴆毒乎委巷之言賊夫人之子。

劉云執手嗟  
別寧有殺人  
心

卓吾曰或出投刺門庭未可知也或如神勇之徒惠明乎必然是盧子幹縱盧溥寔非惡人

玄別傳曰玄少好學書數十三誦五經好天文占候風角隱術年十七見大風起詣縣曰某時當有火災至時果然年二十一研極羣書精曆數圖緯之言兼精算術遂去師故兗州刺史第五元先就東郡張恭祖受周禮禮記春秋傳每經歷山川及接顏一見皆終身不忘扶風馬季長以英儒著名玄往從之參考同異久不得見住左右自起精廬

初澤集 卷十三

十四

時涿郡盧子幹爲門人冠首季長有不解剖裂七事玄思得五子幹得三季長謂子幹曰吾與汝皆弗如也季長臨別執玄手曰大道東矣子勉之諸葛恪爲丹陽太守出獵兩山之間有物如小兒伸手引人恪令持去故地卽死參佐問之恪曰此事在白澤圖曰兩山之間有精如小兒名曰侯囊洛下有田穴婦欲殺夫推而下之久乃至底得穴行數十里見人皆長三丈披羽衣如此九處最晚行至告饑長人指中亭栢樹下有一羊令跪持羊

鬚三捋得三珠。令食後所得珠遂不饑。復尋穴行。出交州還洛。問茂先云。九處地。僊名九館大夫。羊爲癡龍。初一珠。天地等壽。次者延年。又次者療饑而已。

東哲漢太子太傅疎廣後也。王莽末。廣曾孫孟達。自東海避難元城。改姓去疎之足。以爲東氏。哲博學多識。元康中有人自嵩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司空張華以問哲。哲曰。此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校果然。曾作擬賦諸文。文甚俳諧。三

初潭集

卷十三

五

十九歲卒。元城爲之廢市。

孝武西遷。雅樂多缺。有鐔于者。近代絕此器。或自蜀得之。皆莫之識。斛律徵曰。此鐔于也。遂依于寶周禮注。以芒筒捋之。其聲極清。武帝謂周捨曰。君子不可求備。至如柳惔。可謂具美分。其才藝足了十人。

陸倕所讀一編。必誦於口。嘗借漢書。失五行志四卷。乃暗寫還之。略無遺脫。

裴諏之嘗從常景借書百卷。十許日。卽返。景疑其

不能讀。每卷策問。應答無遺。景歎曰。應奉五行俱下。稱衡一覽便記。今復見之。裴生矣。

沈約於坐策劉顯經史十事。顯對其九。約曰。昏忘不可受策。雖然。聊試數事。不可至十。顯問其五。約對其二。陸倕聞之。擊席喜曰。劉郎可人。雖吾家平原。詣張壯武。王粲。謂伯喈必無此對。

劉杳於沈約坐。語及宗廟犧樽事。約曰。鄭玄答張逸。謂爲畫鳳尾。婆娑然。今無復此器。則不依古。杳曰。此言未必安。古者樽彝皆刻木爲鳥獸鑿頂及

初潭集

卷十三

六

背。以出內酒。魏魯郡得齊子尾送女器。有犧樽。作犧牛形。晉曹嶷於青州發齊景墓。又得二樽。形亦爲牛象。皆古遺器。知非虛也。沈約又云。何承天纂文載張仲師及長頸王事。何所出。杳曰。仲師長尺二寸。出論衡。長頸是毘騫王。朱建安扶南記云。古來至今不死。約檢二書。一如杳言。

王儉嘗集才學之士。總校虛實。類物隸之。謂之隸事。使賓客隸事。惟何憲爲勝。乃賞以五花。簞白團扇。容氣自得。王攜後至。儉以所隸示之。曰。卿能奪

焦云莫嫌知  
識少以文  
書多若前  
無微矣

之乎、摘、操、筆、便、成、文、詞、華、興、舉、坐、擊、節、摘、乃、命、抽、  
憲、簾、自、掣、取、扇、登、車、而、去、儉、笑、曰、所、謂、大、力、者、負、  
之、而、趨、

張、綰、與、兄、續、齊、名、湘、東、王、繹、嘗、策、以、百、事、綰、對、關、  
其、六、號、爲、百、六、公、

梁、天、監、時、西、北、遠、邊、有、白、題、及、滑、國、遣、使、由、岷、山、  
道、入、貢、二、國、歷、代、弗、賓、莫、知、所、出、裴、子、野、曰、漢、頴、  
陰、侯、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注、云、白、題、胡、名、也、又、  
漢、定、遠、侯、擊、虜、入、滑、此、其、後、乎、時、服、其、博、

初潭集 卷十三

張、永、開、玄、武、湖、過、古、冢、上、得、一、銅、斗、有、柄、文、帝、以、  
訪、之、朝、何、承、天、曰、此、亡、新、威、斗、王、莽、時、三、公、亡、皆、  
賜、之、一、在、冢、內、一、在、冢、外、此、必、甄、邯、之、墓、果、然、  
李、俊、主、獻、畫、牛、一、畫、在、欄、外、夜、歸、欄、中、太、宗、以、問、  
羣、臣、無、知、者、僧、錄、贊、寧、曰、南、倭、海、中、方、諸、蚌、有、淚、  
得、之、和、色、著、物、則、畫、隱、而、夜、見、沃、焦、山、風、撓、嵐、石、  
落、海、岸、得、之、滴、水、摩、色、染、物、則、畫、見、而、夜、晦、諸、學、  
士、皆、以、爲、無、稽、寧、曰、見、張、騫、海、外、異、經、後、杜、鎬、檢、  
三、館、書、果、見、於、六、朝、舊、書、中、

焦云墨如墨  
尤又見陶淵  
明四八日

叔精如此何  
獨無人

焦云陰符經  
雖載怪也揚  
論之文理不

陳、彭、年、以、博、學、強、記、受、知、定、陵、一、日、便、殿、賜、坐、對、  
甚、從、容、上、問、墨、知、墨、允、是、何、人、彭、年、曰、伯、夷、叔、齊、  
也、上、問、見、何、書、曰、春、秋、少、陽、卽、令、秘、閣、取、此、書、既、  
至、令、於、第、幾、版、尋、檢、果、得、之、上、喜、甚、未、幾、罷、爲、執、  
政、

蕭、穎、士、嚴、酷、異、常、有、一、僕、事、之、十、餘、年、穎、士、每、每、  
加、箠、楚、輒、百、餘、不、堪、其、苦、人、或、激、之、使、去、僕、曰、我、  
非、不、能、他、從、所、以、遲、留、者、特、愛、慕、其、博、與、耳、  
徐、鉉、博、通、古、今、時、象、斃、取、膽、不、獲、鉉、曰、於、前、左、足、

初潭集 卷十三

求、之、果、得、召、問、鉉、對、曰、象、膽、隨、四、時、在、足、今、方、二、  
月、故、知、之、  
傳、弘、業、宰、天、台、縣、有、人、獵、得、一、獸、形、如、豕、仰、鼻、長、  
尾、有、岐、謂、之、怪、傳、識、之、曰、雌、非、怪、也、雨、則、懸、於、樹、  
以、尾、塞、其、鼻、後、果、驗、可、類、子、雲、別、鼯、鼠、曼、倩、識、騶、  
虞、  
熙、寧、初、吳、仲、庶、知、成、都、一、日、文、明、廳、前、大、槐、枝、葉、  
出、煙、色、青、白、如、焚、香、至、暮、乃、止、而、木、如、故、樹、損、之、  
云、陰、符、經、謂、火、生、於、木、禍、發、必、克、疑、有、將、上、作、亂、

通

舊云漢用李斯篆字文直疊耳非亞之

劉云過秦人語

好朋友

舊云至言

而不成者月餘果有告成卒謀亂者皆獲

人有獲玉印遺劉原父文曰周惡夫印原父曰漢條侯印尚存於今耶或疑之曰古亞惡二字通用史記盧縮之孫他人封亞谷侯而漢書作惡谷是矣聞者大服

有人問蘇文忠公曰公之博洽可學乎曰可吾讀漢書益數過而始盡之如治道人輒地里官制兵法貨財之類每一過專求一事不待數過而事事精覈矣

初潭集 卷十三

十九

三談學

無能子之友華陽子爲所知迫以仕問無能子曰吾將學無心久矣仕則違心不仕則念所知如何其可也無能子曰無心不可學無心非仕不仕夫欲於中漁樵耕牧有心也不欲於中帝車侯服亦有心也故理安於獨善則許由善卷不耻爲匹夫勢便於兼濟則堯舜不辭爲天子其爲無心一也鄭康成在袁冀州坐時汝南應劭亦歸袁因起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仲遠北面稱弟子何如鄭笑

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閭應有慙色

舊云袁冀州可與言

傳殷善言虛勝荀彧談尚玄遠每至共語有爭而不相喻裴冀州釋二家之義通彼我之懷常使兩情皆得彼此俱暢

以聰明可與言也

荀奉倩諸兄並以儒術論議奉倩獨好言道常以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然則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糠粃也兄侯難曰易云聖人立象以盡意繫詞焉以盡言則微言胡不可聞答曰蓋理之微

初潭集 卷十三

二十

者非物象之所舉也今稱立象以盡意此非通於意外者也繫詞焉以盡言此非言乎繫表者也斯則象外之意繫表之言固蘊而不出矣

童子魏照求入事郭泰供給灑掃泰曰當精義講書何來相近照曰經師易獲人師難遭欲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於時泰名顯士爭歸之載刺常盈車

以聰明可與言

何平叔以爲聖人無喜怒哀樂其論甚精鍾士季諸人述之王輔嗣意頗不同以爲聖人茂於人者

別公今之志  
禽皆殺才也

引云或是三  
青鳥

初潭集 卷十三

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冲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其不復應物。失之遠矣。世以王理為得。  
陸士衡入洛。次偃師。近夕。結陰投宿。民居。見一少年。姿神端邁。與士衡言。玄妙有辭。致士衡心服。其能既曉。辭去。士衡脫驂逆旅。姬曰。此東數十里。無村落。止有山陽王家墓耳。知所遇者是輔嗣士衡。由此妙達玄理。

宋處宗甚有思理。嘗買得一長鳴雞籠。著窓前。雞遂作人語。與宋談極有致。宋因此玄功大進。

至彌雖死。無可說者。幸遇玄衡。便得一之。撒鷄。初世為人。無可說者。皆謂是鷄。其憤懣。今得入宋手。置窓前。快哉。

衛濟川有六鶴。日以粥飯啖之。三年。識字。濟川檢書。只令鶴銜取。鶴一一無差。

袁藏機有三鳥。大類鶴。每翔空而飛。呼之。即下令授人語。故謂之傳語鳥。

初潭集 卷十三

衛玠總角時。問樂令夢。樂曰。是想。衛曰。形神所不接而夢。豈是想耶。樂云。因也。未嘗夢乘車入鼠穴。擣薤噉鐵杵。無想無因故也。衛思因。經日不得。遂成病。樂聞。故命駕為剖析之。衛即小差。樂嘆曰。此兒胸中。當必無膏肓之疾。按周禮六夢。曰正夢。曰噩夢。曰思夢。曰寤夢。曰喜夢。曰懼夢。東坡夢齋銘曰。人有牧羊而寢者。因羊而念馬。因馬而念車。因車而念蓋。遂夢曲蓋鼓吹。身為王公。失牧羊之與。王公亦遠矣。想之所因。豈足怪乎。

主

李涪陵曰。周公樂令。蘊子皆一偏之說。推測之。見青天白日。各自說夢。不足信也。無時不夢。無刻不夢。天以春夏秋冬。夢地以山川土石。夢人。以六根六塵十二處十八界。夢之。死夢之。夢苦。夢樂。飛者夢于林。躍者夢于淵。夢固夢也。醒亦夢也。蓋無不是夢矣。誰能知其故乎。雖至聖至神。於此全逃避夢中。若問其因。六當。猶手卷舌。不敢出聲矣。善哉。衛玠形神所不接之。而使。得遭遇達磨。諸禪。豈不超然夢覺之間。而何止。

差疾已也惜哉好學而無其師真令人恨

殷中軍讀小品下二百籤皆是精微世之幽滯皆欲與支道林辯之竟不得傳曰遁居會稽晉哀帝飲其風味遣中使至東迎之遁遂辭丘壑高步大邑語林曰浩於佛經有所不了故遣人迎林公林乃虛懷欲往王右軍曰淵源思致淵富未易為敵且已所不解上人未必能通縱復服從亦名不益高若佻脫不合便喪十年所保林公以為然遂不行

初潭集 卷十三

三

于法開始與支公爭名後情漸歸支意甚不分遂遁迹剡下更學醫術一日遣弟子過會稽時支公正講小品開戒弟子道林講比汝至當在品下因示語攻難數十番弟子如言詣支公正值講因謹述開意往反多時林公遂屈厲聲曰君何足復受人寄載來

殷中軍孫安國王謝能言諸賢悉在會稽王許殷與孫共論易象妙於見形孫語道合意氣于雲一坐咸不安孫理而辭不能屈會稽王慨然歎曰使

焦云疎不及向四字好裝點

真長來故應有以制彼即迎真長孫意已不如真長既至先令孫自敘本理孫處說已語亦覺殊不及向劉便作二百許語辭難簡切孫理遂屈一坐同時拊掌而笑稱美良久

褚季野語孫安國云北人學問淵綜廣博孫答曰南人學問清通簡要支道林聞之曰聖賢固所忘言自中人以還北人看書如顯處視月南人學問如牖中窺日劉孝標曰支所言但譬成孫褚之理也然則學廣則難周難周則識闕故如顯處視月

初潭集 卷十三

三

阮光祿名迹

學寡則易覈易覈則智明故如牖中窺日也謝安年少時詣阮光祿道白馬論為論以示謝於時謝不解解阮語重相咨盡阮乃嘆曰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可得

支遁每標舉會宗而不留心象喻解釋章句或有所漏文字之徒多以為疑謝安石聞而善之曰此九方臯之相馬也略其玄黃取其偶逸

支道林許掾諸人共在會稽王齋頭支為法師許為都講支通一義四坐莫不厭心許送一難眾人



云云  
仲子  
公山  
上云

雖是大話  
是一句話

莫不拊舞但共嗟詠二家之美不辯其理之所在  
王逸少作會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孫興公謂王曰  
支道林拔新領異胸懷所及乃自佳卿欲見不王  
本自有一往雋氣殊自輕之後孫與支共載往王  
許王都領域不與交言須臾支退後正值王當行  
車已在門支語王曰君未可去貪道與君小語因  
論莊子逍遙遊支作數千言才藻新奇花爛映發  
王遂披襟解帶留連不能已

僧意在瓦罐寺中王荀子來與共語便使其唱理

初潭集 卷十三

五

意謂王曰聖人有情不王曰無重問曰聖人如柱  
邪王曰如簞筭雖無情運之者有情僧意曰誰運  
聖人邪荀子不得答而去

徐遵明詣田猛略受學一年欲去猛略謂曰君年  
少從師每不終業遵明曰吾今知真師所在矣

徐文遠博通六經耆儒沈重講太學受業常千人  
文遠從之質問曰先生所說紙上語耳若與境有  
所未見也

周顒著三宗論言空假義智林道人言捉麈尾來

四十餘載頗見宗錄惟此塗白黑無一人得者非  
意此音猥來入耳

初潭集 卷十三

五

初潭集卷之十三 終

焦云正與趙  
文敏學書一  
律趙初學右  
軍書不成失  
入晉風曰右  
軍波學雖趙  
迅怡若法趙  
此可以悟為  
文矣

初潭集卷之十四

師友四

一音樂

伯牙學琴於成連先生三年不成成連云吾師方  
子春在東海中能移人情乃與伯牙俱往王遂榮  
山留伯牙曰子居習之吾將迎之刺舡而去旬時  
不返伯牙延望無人但聞海水洞湧山林杳冥恰  
然嘆曰先生移我情矣乃援琴而歌水仙之操曲  
終成連回刺舡迎之以還伯牙遂為天下妙矣

初潭集 卷十四

嗟夫學道者若是矣學人者未至合已未盡  
及至海天一色四顧無依驚悸愕不以此  
示可致恩矧可略語自然之音見矣

應侯與賈午子坐聞其鼓琴之聲應侯曰今日之  
琴一何悲也賈午子曰夫張急調下故使人悲耳  
急張者良材也調下者官卑也取夫良材而卑之  
官能無悲乎

蔡中郎在陳留鄰人召飲比往客有彈琴者中郎  
至門潛聽之曰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反將



焦云得此不  
絕  
真難得

命告主人主人自起追之中郎以告彈琴者曰我  
見螳螂方何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螳螂為之一前  
一却吾心聳然唯恐螳螂之失蟬也中郎咲曰此  
足以當之矣

吳人燒桐以爨蔡邕聞火烈聲知是良木因裁為  
琴而尾猶焦故時人名為焦尾琴

嵇康嘗遊洛西暮宿華陽亭獨坐彈琴夜分忽有  
客來詣與康語辭致清辨因琴而彈為廣陵散聲  
調絕倫遂授康仍誓不傳於人

初潭集 卷十四

二

嵇中散燈下彈琴有一人入其室初時猶小斯須  
轉大遂長丈餘顏色甚黑單衣草帶不復似人嵇  
熟視良久乃吹滅燈曰耻與魑魅爭光

嵇中散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之奏廣陵散  
曲終曰袁孝尼嘗請學此散吾靳固不與廣陵散  
於今絕矣太學生三千人上書請以為師不許  
阮千里善彈琴無貴賤長幼皆為彈神氣冲和不  
知向人所在內兄潘岳使彈終日達夜無忤色識  
者知其不可榮辱也

戴公從東出，謝太傅往看之。謝本輕戴，見但與論琴書，戴既無吝色，而談琴書愈妙。謝悠然知其量。彥回與王或、謝莊等共聚袁粲宅。初秋涼夕，風月甚美，彥回援琴奏別鶴之曲，官商既調，風神諧暢。謝莊撫節歎曰：「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官商暫離，不可得已。」

鄭述祖能鼓琴，自造龍吟十弄云。嘗夢人彈琴，寤而寫得。

宋世有嵇元榮、羊蓋，並善鼓琴。柳吳興憚時爲齊初潭集 卷十四 三

竟陵王法曹參軍王有謝太傅鳴琴，手授吳興。吳興彈爲雅弄。竟陵曰：「卿巧越嵇心，妙臻羊體，良質美手，信在今辰矣。」

王彥伯嘗至吳郵亭，維舟理琴，見一女子披帷而進，取琴調之，其聲甚哀。彥伯問何曲，答曰：「此所謂楚明光也。」惟嵇叔夜能爲此聲。彥伯請受，女曰：「此非艷俗所宜，惟巖棲谷隱，可以自娛耳。」鼓琴而歌，歌畢遂去。

段由夫携琴就松風澗響之間，曰：「三者皆自然之

聲正合類聚。

趙師，字耶利，善鼓琴，貞觀初獨步上京。嘗云：吳聲清婉，若長江廣流，綿綿徐逝，國士之風。蜀聲躁急，若激浪奔雷，亦一時俊快。

李龜年嘗至岐王宅聞琴，曰：「此秦聲，良久又曰：此楚聲。」主人入問，則前彈者隴西沈妍，後彈者楊州薛滿。

洛中董氏畜雷琴，一，中題云：山虛水深，萬籟蕭蕭，古無人蹤，惟石焦峩，狀其聲也。其外漆下隱有朱初潭集 卷十四 四

書云：洛水多清泚，崧高有白雲。聖朝容隱逸，時得詠南薰。

車谿賡上人言嘗與其徒月夜登閣，聽江貫道鼓琴，貫道信手忘言，曲盡其妙。於是據琴而聽，坐客莫不自失。隆茂宗因畫爲據琴圖。

煬帝將幸江都，王令言子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番調。安公子曲，令言時臥室中，聞之驚起，急呼其子曰：「此曲與自早晚，曰：頃來有之。」令言歛衽流涕，曰：「汝慎無從行，帝必不返。」此曲官聲往而不返，帝果

劉云六各從其好

死江都

玄宗不好琴，嘗一聽弄，未畢，叱琴者出，謂內侍曰：「速令花奴將羯鼓來，為我解穢。」明皇好羯鼓，有汝陽王花奴，尤善此伎。時戴砑絹帽子，上安葵花，曲終，花不落。

桓南郡作詩，或思不來，輒作鼓吹，既而思得云：「鳴鶴響長阜，歎曰：鼓吹固自來人思。」

馬周上言，令金吾每街隅懸鼓，夜擊以止行。李被盜竊，時人遂呼為「繫繫鼓」。有道人裴修，戲為詞曰：「初潭集 卷十四 五」

遮莫繫繫鼓，須須滿滿杯。金吾若相問，報道玉山頹。

晉平公鑄大鐘，使工聽之，皆以為調。師曠曰：「不調，請更鑄。」平公曰：「工皆以為調矣。」師曠曰：「後世有知音者，將知鐘之不調也。」臣竊為君耻之。至於師涓而果知鐘之不調也。

劉云嗣真之疑便奇

太常缺黃鐘，鑄不能成。李嗣真居崇業里，疑土中有之，弗得其所。道逢一車，鐸聲甚厲，嗣真曰：「宮聲也。」市以歸，振於空地，若有應者，掘之，得鐘。眾樂遂

劉云楚歌又覺多事矣

和

元豐間，命楊傑定樂。傑欲銷王朴舊鐘，詔不許。令輔臣至太常按試，傑令擇朴敝鐘陳之。有樂工不平，夜潛易去。明日，輔臣至，傑厲聲曰：「朴鐘甚不諧，使工扣之，音韻更佳，乃大沮。」

燕有黍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衍吹律，而溫氣至。左思賦：「寒谷豐黍，吹律以煖之是也。」

劉越石為胡騎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劉始夕，乘月登樓清嘯，胡賊聞之，皆懷然長歎。中夜吹胡笳，六

賊皆流涕，向曉又吹，賊并起圍去。

荀勗善解音聲，時論謂之「闇解」。遂調律呂，正雅樂。

每至正會，殿庭作樂，自謂官商，無不諧韻。阮咸妙賞，時謂「神解」。每公會作樂，而心謂之不調，曷忌忌之，遂出阮為始平太守。後有田父耕於野，得周時

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試以校，已所治鐘鼓金石絲竹，皆覺短一黍。於是伏阮神識。

李舟好事，嘗得村舍煙竹，堅如鐵石，截為笛，以遺李牟。牟吹笛，天下第一。嘗月夜泛江，吹之寥亮，逸

發俄有客呼船同載。既吹笛，其音清壯，山石可裂，  
牟平生未嘗見也。及入破，呼吸盤辟，而此笛應指  
粉碎，客散不知所之。

伏滔長笛賦叙曰：予同僚桓子野，有故長笛，傳之  
耆老云：蔡邕伯喈之所製也。初邕避難江南，宿於  
柯亭之館，以竹爲椽，邕仰睡之，曰：良竹也，取以爲  
笛，音聲獨絕，故歷代傳之，而不幸折於孫綽效之  
手，惜哉。

王子猷在渚下，舊聞桓伊善吹笛，而不相識，遇桓  
初潭集 卷十四 七

於岸上過，王便令人與相聞云：聞君善吹笛，試爲  
我一奏。桓時已貴顯，素聞王名，即便回下車，踞胡  
牀，爲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

王國寶構謝太傅於孝武，太傅患之。一日帝召桓  
子野飲，命桓吹笛。桓卽爲一弄，放笛云：臣於箏雖  
不及笛，然自足以韻合歌管，請以箏歌。臣有一奴  
善吹笛，并請召之。帝善其調達，乃令召奴。既吹笛，  
桓便撫箏而歌。曹子建怨詩曰：爲君旣不易，爲臣  
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旦佐文武，金

膝功不刊，推心輔王室。二叔反流言，聲節慷慨，俯  
仰可觀。太傅泣下沾襟，乃越席就之，捋其鬚曰：使  
君於此處不凡。

晉明仲妙於長笛，持節數郡，每出接行，至山水佳  
處，馬上臨風，輒快作數弄。

桓子野每聞清歌輒喚奈何。謝公聞之曰：子野可  
謂一往有深情。

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柏，袁山松出遊，好令左右作  
挽歌。時人謂張屋下陳屍，袁道上行殯。

初潭集 卷十四 八

北人舊有行路難曲，辭頗疎質。袁山松好之，乃爲  
文其章句，婉其節制，酒酣而歌，聽者莫不流涕。初  
羊曇善唱樂，桓伊能挽歌，及山松以行路難繼之，  
遂爲三絕。

張麟酒後挽歌甚悽苦。桓車騎曰：卿非田橫門人，  
何乃頓爾至致。麟湛小字也。譙子法訓云：周聞之  
高帝召齊田橫，至於尸鄉亭，自刎，奉首。從者挽至  
於官，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爲歌以寄哀音。按莊子  
綿謳所生，必於斥苦。司馬彪注曰：緇，引柩索也。斥

焦云幸制其  
之黃鐘四父  
之五又康郊  
之聲宿誠皆  
物類相應者  
焉幸年之當  
成豈有數耶

劉云此  
星何如耶

疎緩也。苦用力也。引綿所以有謳歌者。爲人有用  
力不齊。故促急之也。然則挽歌之來久矣。非始起  
於田橫也。

樂工康郊常池上彈琴賓調。忽聞菱荷間有物跳  
躍出岸。乃方響一片。識者知其琴賓鑑也。指撥精  
妙。致律呂相應。物類相感如此。

### 二藝術

軒轅時。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兩星。青  
方中有一星。凡三星皆黃色。以天清明時。見於攝  
初渾集 卷十四

提名曰景星。景星者。天精也。狀如半月。生於晦朔  
助月爲明。王者不私人則現。

晉天文志。金雞星見。必有大赦。自後京師肆赦。必  
立雞竿。

周騰。字叔達。爲御史。桓帝欲南郊。平明將出。叔達  
仰首曰。今官中策馬星不動。帝何出焉。四更。皇太  
子卒。乃止。

河南張楷。字公超。好道術。居華陰。能作五里霧。時  
關西人裴優。亦能作三里霧。

孔子使子貢往外而未來。弟子占之。遇鼎。皆言無  
下足。不來。顏子曰。無足者。乘舟而來。賜至矣。清朝  
子貢乘舟而至。

張偉康嘗夢得大象。以問萬雅。雅曰。君當爲大郡  
而不善也。象。大獸也。然象以齒喪身。後爲吳郡。果  
爲沈充所殺。

幽州刺史張亮。初有薛淑。夢亮於山上挂絲。覺而  
告亮曰。山上絲。是幽字。君爲幽州乎。未期而受。

王早晨立門內。遇卒風振樹。語客曰。依法當有千  
初渾集 卷十四

里外急使。日中時。兩馬赤白。從西南來。至卽取我。  
不聽與妻子別。早卽入召家人沐浴。帶書囊。出門  
候。日中至。果促上馬。詣大武行宮。時涼州未克也。  
張裕曾祖澄。當葬父。郭璞爲占墓地。曰。葬某處。年  
過百歲。位至三司。而子孫不蕃。某處。年幾減半。位  
裁卿校。而累世貴顯。澄乃葬其劣處。位光祿。年六  
十四。子孫遂昌。

晉初渡江。王導卜其家世。郭璞云。淮流竭。王氏滅。  
及陳亡之年。淮流竭。曩時王氏人物掃地矣。

劉云但知沙  
漲桑田豈知  
桑田滄海

無云死桃索  
仙真生張記  
此亦穿穴使

然耶大臣柄  
國不任賢  
信其身幸矣

奇

郭能脫王之  
厄而不餘自  
危日中危何

晉明帝解占塚宅聞郭璞為人葬帝微服往看因問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帝問為是出天子耶答曰非出天子能致天子問耳

郭景純過江居於暨陽墓去水不盈百步時以為近水景純曰將當為陸今沙漲桑田水去墓數十

里詩曰北阜烈烈巨海混混壘壘三墳唯母與昆

浮圖泓師與張說市宅戒無穿東北隅他日怪宅氣索然視東北隅已穿二坎驚曰公富貴一世而

初潭集 卷十四

十二

已諸子將不終說欽平之泓師曰客土無氣與地脉不連譬身瘡痛補他肉無益也

晉隗炤善易臨終謂妻子曰後五年詔使龔負吾

金以吾所書板告之後如其言使者惘然取著筮

之卦成曰妙哉隗生吾不負金賢夫自藏金以待

太平知吾善易書板寄意金五百斤盛以青甕埋

在堂屋去壁一丈入地九尺掘之得金

王丞相令郭璞試作一卦卦成郭意色甚惡云公

有震厄王問有可消伏理不郭曰命駕西出數里

此豈其可脫  
與否一而數  
定公但能預  
知之者耶

郭云加一其  
字便是人焉  
者

得一栢樹截斷如公長置牀上常寢處災可消矣王從其語數日中果震栢粉碎子弟皆稱慶大將軍云君乃復委罪於樹木

上林膏獻稟上以所持杖擊未央殿檻呼朔曰

叱叱先生來來先生知此筐中何等物也朔曰上

林獻稟四十九枚上曰何以知之對曰呼臣者上

也以杖擊檻兩木兩木林也來來者稟也叱叱者

四十九也

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

初潭集 卷十四

十三

而白題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其題使人視之

果黑牛而以布裹其題

王處訥通星曆之學太宗時贊寧撰僧史十卷充

史館編修壽八十四處訥推其命孤薄三命禽略

六壬遁甲俱無重責處謂寧曰師生時正得天貴

星臨門必有烈士侯王在戶不寧曰某生時錢文

穆王詣寧安至門雨作避於茅檐者久之浣浴襪

籍徘徊方去

安定嵩真明算術成帝時人真常算其年壽七十

三、綏和元年正月二十五日晡時死。書其壁以記之。二十四日晡時死。其妻曰：見其筭時長下一筭。欲以告之。慮脫有旨。今果校一日。真又曰：北邙青龍上。孤槨之西。四丈所。鑿之入七尺。吾欲葬此地。及真死。依言往掘。得古時空槨。卽以葬焉。

趙達治九宮一筭之術。能應機立成。對問若神。至計飛蝗。射隱伏。無不中。或難達。飛者不可校。此妄爾。達使其人取小豆數斗。播之席上。立處其數。驗覆果信。

初潭集

卷十四

十三

達嘗過知故爲之具食。食異。謂曰：倉卒乏酒。肴也。達因取盤中隻著。再三縱橫之。乃言卿東壁有美酒一斛。又有鹿肉三斤。主人大笑曰：以卿善射。故以相試。遂出酒肉酣飲。

晉陽館中有一蠕蠕客。同館胡沙門。指語恭母懷文云：此人有異筭術。時庭中棗樹方實。令布筭。卽知其數。并赤白若干。惟少一子。筭者曰：必不少。但更撼之。果落一實。

李寬爲常侍。門下盧生語人曰：據公面部。所無者

佳云死子卽  
子家寓卽宅  
水底卽家何  
謂三無

三、無子、無宅、無家。公數子皆先公卒。有宅未嘗還鄉。死乘舟歸。舟破骨沉。

李嶠昆弟皆年三十卒。母憂之。以嶠問袁天綱。袁答曰：神氣清秀。苦壽不永耳。因請連榻而寢。視嶠睡。鼻息候其出入。在耳中。遂賀曰：是龜息也。必大貴壽。

蒲元性多奇思。於斜谷口爲諸葛武侯鑄刀三千口。刀成言：漢水鈍弱。不任淬用。蜀江爽烈。是大金之元精。命人於成都取江水。蒲以淬刀。言：雜治水

初潭集 卷十四

十四

不可用。取水者。捍言不雜。蒲以刀畫水。言：雜八升。取水者叩頭云：於涪津覆水。遂以涪水八升。益之。尋以竹筒納鐵珠滿中。舉刀斷之。應手虛落。名曰神刀。

祖冲之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作一器。不因風水。施機自運。不勞人力。又造千里船。於新亭江試之。日行百餘里。子胥之亦有巧思。當其詣徵之時。雷霆不能入。常行過。徐勉以頭觸之。勉呼乃覺。陵雲臺樓觀精巧。先稱平衆木輕重。然後造。講乃



無錯鉢相負揭臺雖高峻常隨風搖動而終無傾倒之理。魏明帝登臺懼其勢危別以大材扶持之樓卽頽壞論者謂輕重力偏故也。

宋河中府浮梁用鐵牛八維之一牛且數萬觔治平中水瀑漲絕梁牽牛沒於河募能出之者真定僧懷丙以二大舟實土夾牛維之用大木爲樁衡狀鈎牛徐去其土舟浮牛出轉運使張燾以聞賜之紫衣。

長安巧工丁緩作臥褥香爐爲機環轉運四周而初潭集 卷十四 五

爐體常平可置之被褥又有九層博山香鑪縷爲奇禽怪獸窮諸靈異皆自能運動。

曹公作欹案臥視書六朝人作隱囊柔軟可倚又勝欹案王維詩隱囊紗帽坐彈棋。

齊卞敬家無患枕贊云爰茲素朴名爲吉始匠人製斯以獻君子無患木名程雅問櫬木曰無患何也曰昔有神巫曰淫眊能符効百鬼得鬼則以此水爲棒棒殺之世人相傳以爲器用厭鬼故曰無患。

可張小義記

柳士隆雙鎖爲士品第一自云馬稍第一清談第二彈琴第三又善卜別龜甲價至一萬。

彈棋始自魏宮內用妝奩戲文帝於此戲特妙用手巾角拂之無不中有客自云能帝使爲之客著萬巾角低頭拂棋妙踰於帝。

王中郎以圍棋是坐隱支公以圍棋爲手談。

魏甄琛舉秀才入都頗事奕棋夜夜令蒼頭執燭或睡頓則加箠奴曰即君辭父母求仕宦若讀書執燭所不敢辭今如此日夜不息是豈向京之

初潭集 卷十四 六

意哉琛悵然慚遂假書於許亦彪聞見日富

李納性下急而酷嗜奕棋每下子極寬緩有時躁怒家人密以棋具置前便忻然取子布算都忘其志。

荀勗嘗在晉武帝坐上食荀進飯謂在坐人曰此是勞薪炊也坐者未之信密遣問之實用故車脚楊宣爲河內太守行縣有羣鵲鳴桑樹上宣曰前有覆車果此鵲相隨欲往食行數里果有覆車果廣漢陽翁偉能聽鳥獸之音乘蹇馬之野田間有

放馬者相去里許。鳴聲相聞。翁偉謂其御曰。彼放馬目眇。其御曰。何以知之。曰。馬此轅中蹇馬。蹇馬亦罵之曰。眇馬。御者不信。往視之。馬目果眇。

王武子嘗乘一馬。着連錢障泥。前有木。終日不肯渡。王云。此必是惜障泥。使人解去。便徑渡。語林曰。武子性愛馬。亦甚別之。故杜預道王武子有馬癖。和長與有錢癖。武帝問杜預。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

薛翁者。長安善相馬者也。於邊郡求得駿馬。騎以

初潭集 卷十四

七

入市。去來人不見也。後勞問之。因請觀馬。翁曰。諸卿無目。不足示也。伯樂相馬經云。馬生下墮地無毛。行千里。尿舉一脚。行五百里。關筋豎者。千里。膝如團麴。千里。三軍莫逐。但知所發。不知所宿。一云蹄圓如麴。

帝昇有窮氏。與吳賀北游。賀使昇射雀。曰。生之乎。殺之乎。賀曰。射其左目。昇引弓射之。誤中右目。抑首而愧。終身不忘。

楚王有白後。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使養由基射

之始。謂弓矯矢。未發而後。據柱號矣。

賈堅嘗弓三石餘。烈祖以堅善射。親試之。乃取一牛置百步上。召堅曰。能中之乎。堅曰。少壯之時。能令不中。今已年老。正可中之。倍大笑。射發。一矢拂脊。再大摩腹。皆附膚落毛。上下如一。恪曰。復能中乎。曰。所貴者。以不中為奇。中之何難。堅時年六十餘矣。

斛律金嘗命子孫射而觀之。泣曰。明月豐樂。用弓不及我。諸孫又不及。明月豐樂。世衰矣。每令出田。

初潭集 卷十四

大

還效所獲。光獲少。必麗龜達。腋羨獲多。非要害之處。光恒崇賞。或或。被捶。人間之。曰。明月必背上著箭。豐樂隨處。即下手。數雖多。去兄遠甚矣。

郝惜信道甚精勤。常患腹內惡。諸醫不可療。聞于法開。有名。往迎之。既來。便脉云。君侯所患。正是精進太過。所致耳。合一劑湯與之。一服。即大下去。數段。許紙如掌大。剖看。乃先所服符也。晉書曰。法開嘗行。莫校主人。妻產而兒。積日不墮。法開曰。此易治耳。殺一肥羊。食十餘餅。而鍼之。須臾。兒下。羊骨

劉云取速効  
而急遠圖猶  
曰延遲等死  
耳竟不知朝  
所聞何物

寒見出其精妙如此

殷中軍妙解經脉、中年都廢、有常所給使、忽叩頭流血、詰問其故、云有死事、終不可說、詰問良久、乃云、小人母、年垂百歲、抱疾未久、若蒙官一脉、便有活理、訖就屠戮、無恨、浩感其至性、遂令昇來、為診脉處方、始服一劑、湯便愈、於是悉焚經方

梁武九錫之出、范雲忽中疾、居二日半、召徐文伯視、文伯曰、緩之一月、乃復、欲速即時愈、政恐二年不可復救、雲曰、朝聞夕死、而况二年、乃下火而牀

初潭集 卷十四

十九

焉、重衣以覆之、有頃流汗、既起、二年果卒

先主因食飴、喉中噎、醫莫能為、吳廷紹獨謂當用楮實湯一服、疾良已、馮延巳苦腦中痛、廷紹密詰厨人曰、相公平日嗜何等、曰、多食山雞鵲、廷紹曰、吾得之矣、投以甘豆湯亦愈、或叩之、答曰、噎因甘起、故以楮實湯治之、山雞鵲、皆食烏頭半夏、故以甘豆湯解其毒

徐秋夫能醫、嘗夜中有鬼呻吟聲、甚悽愴、秋夫問何須、答言、某家在東陽、患腰痛死、雖為鬼痛猶難

焦云技劣矣  
有技必有旁  
旁固不妨技  
然大人弗為

忍請療之、秋夫問云、何厝法、鬼請為易人、按孔穴鍼之、秋夫如言、為灸四處、又鍼肩井三處、設祭埋之、明日見一人來謝、忽不見

梁武發熱、服大黃、姚僧坦曰、大黃快藥、至尊年高、不宜輕用、帝弗從、遂至危篤、及梁元有心腹痛、諸醫請用平藥、僧坦曰、脉洪實、宜用大黃、帝從之、果下宿食而疾愈

許胤宗仕陳、為新蔡王外兵參軍、王太后病、風不能言、醫家告窮、胤宗曰、餌液不可進、即以黃耆防

初潭集 卷十四

二十

風煮湯數十斛、置牀下、氣如霧、重薄之、是夕語

秦王俊有疾、上召許智藏治之、王夢其亡妃崔氏泣曰、本來相迎、許智藏至、當必相苦、奈何、明夜俊又夢曰、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避之、及智藏至、為俊診脉曰、疾已入心、當即發癘、不可救也、俊果數日薨

### 三書畫

神農因嘉禾八穗、乃作穗書、頒時令

濕水經大翻小翻山南、高巖截雲、層陵斷霧、郡人

王次仲少有異志弱冠變蒼頡舊文爲今隸始皇時官務煩多以次仲所易文簡便於事要奇而召之三徵而不至始皇怒令檻車傳送次仲首發於邁化爲大鳥翻飛而去落三翻於斯山故其峰巒有大翻小翻之名矣

漢靈帝時師宜官隸書爲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或時不持錢詣酒家因書其壁顧觀者以讐酒討錢足以滅之

杜度妙於章草崔瑗崔寔父子繼能羅暉趙襲亦

初潭集

卷十四

三

能此藝襲與張芝相善故芝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

崔瓊子玉善章草師於杜度點畫之間莫不調陰陽袁昂評其書如危峰阻日孤松一枝王隱謂之草賢

張芝字伯英高尚不仕善草書精勁絕倫家之衣帛必先書而後練臨池學書池水盡墨人謂草聖芝弟昶黃門侍郎今世云芝草者多是昶作劉德升字君嗣桓靈之世以造行書擅名既以草

焦云筆法通  
吳神化乃亦  
柯論肥瘦

創亦甚妍美風流婉約獨步當時胡昭鍾繇並師其法而胡書體肥鍾書體瘦亦各有君嗣之美

鍾繇少隨劉勝往抱犢山學書三年比還見蔡邕筆法於韋誕苦求不與及誕死盜開其墓得之嘗曰用筆者天也流美者地也非凡庸所知臨終探囊以授子會曰吾精思學書學其用筆若與人居畫地廣數步臥畫被穿過表如廁至於忘歸見萬類皆畫像之

鍾繇弟子宋翼每畫一波三折筆作一戈如百鈞

初潭集

卷十四

三

弩作一點如高峰墮石作一牽如百歲枯藤作一放縱如驚蛇入草此三折書法

韋仲將能書魏明帝立陵霄觀誤先釘榜乃龍盛誕轆轤長紐引上使就題之去地二十五丈誕甚危懼既下頭髮皓然乃戒子孫絕此楷法著之家

故以蔡中郎  
拘獎也

歐陽率更行見古碑是索靖所書駐馬觀之良久而去數百步復還下馬佇立疲倦則席地坐觀因宿其下三日乃去

衛夫人曰。學書者。執筆爲先。真書者。一寸二分。行草書。去筆三寸。一分執之。下筆點畫。波撇。屈曲。皆須盡一身之力而送之。

庾翼與右軍書曰。吾昔有伯英草十紙。過江亡失。嘗嘆妙迹永絕。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

王子敬好書。觸遇造玄。嘗日戲北館。取掃帚沾泥汁。中以書壁。作方丈一字。晻曖斐亶。極有好勢。右軍甚歎其美。作書與所知云。子敬飛白大有直。

初潭集 卷十四

羊欣父不疑爲烏程令。時王獻之爲吳興。守見欣愛之。嘗入縣。見欣著新練裙晝寢。遂書裙數幅而去。欣本攻書。因之彌善。沈約曰。羊敬元長隸書。子敬之後。可以獨步。故時人語曰。買王得羊。不失所望。會稽王世子元顯。每使書扇。羊不奉命。元顯怒。以爲後軍舍人。此職本用寒人。羊意安恬。不爲卑已。

齊高帝善書。謂王僧虔曰。誰爲第一。對曰。臣書第一。陛下亦第一。帝笑曰。卿可謂善自爲謀。

梁江夏王鋒。四歲卽倚井欄爲書。書滿。洗去。復更書。展興不拂。塵先於塵上書。至五歲。高帝使學鳳尾書。一學卽工。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曰。麒麟儼鳳尾也。

武帝雅重蕭子雲。嘗曰。筆力駿勁。心手相應。巧逾杜度。美過崔寔。當與元常並驅。爭先後出。爲東陽太守。百濟國使人來求書。逢子雲。維舟將發。使人望船。三十餘步。拜行。而前。子雲乃爲停船三日。書三十紙。與之。獲金貨數百萬。

初潭集 卷十四

丁覬與智永同時。世稱丁真。永草。

僧懷素曰。學無師授。如不由戶而欲出。乃師金吾兵曹錢塘烏彤。謂之曰。草書古勢多矣。惟太宗以獻之書。如凌冬枯樹。寒寂勁硬。不置枝葉。張長史亦謂彤曰。孤蓬自振。驚沙坐飛。余師而爲。故得奇怪。凡草聖盡於此矣。懷素不復應對。但連叫數十聲曰。得之矣。經歲餘。辭去。彤又曰。草書豎牽似古。釵脚。勉旃。至晚歲。顏太師以懷素爲同學。鄔兵曹弟子問曰。夫草書於師授之外。須自得之。張長史

如此好書安  
得不好凡事  
皆然靡不成  
者

初潭集 卷十四

三

觀孤蓬驚沙之外見公孫大娘劍器舞始得低昂  
迴翔之狀未知鄔兵曹有之乎懷素對曰似古釵  
脚爲草書豎牽之極真卿微笑經歲不言懷素又  
辭去真卿曰師豎學古釵脚何如屋漏痕懷素抱  
顏公脚唱賊賊久之真卿徐問曰師亦有自得乎  
對曰夏雲多奇峰夏雲因風變化初無定勢又遇  
壁折之路一一自然顏公曰噫草聖淵妙代不乏  
人可謂聞所未聞之旨矣懷素俗姓錢伯祖惠融  
禪師亦學書故鄉中號爲大錢師小錢師

米元章嘗謁蔡攸於舟中攸出右軍王略帖示之  
元章驚嘆求以他書相易攸有難色元章曰若不  
見從某卽投此江死矣因大呼據船舷欲墮攸遂  
與之

陳寺丞伯修之子也好學書嘗於枕屏效米元章  
筆迹書杜陵詩一日元章過之見而驚焉因授以  
作字提筆之法曰以腕著紙則筆端有指力無臂  
力也曰提筆亦可作小楷乎元章笑顧小史索紙  
書其所作進翻晨贊表筆畫端謹字如蠅頭而位

大自熱凡  
事皆然

置規模皆若大字父子相顧歎服因請其法元章  
曰此無他惟自今以往每作字時不可一字不提  
筆久久當自熟矣

胡汲仲謂趙子昂上下五百年縱橫一萬里舉無  
此書

趙子固目姜堯章爲書家申韓

神怡務閒一合也感物循知二合也時和氣潤三  
合也紙墨相發四合也偶然欲書五合也心連體  
留一乖也意違勢屈二乖也風燥日炎三乖也經

初潭集 卷十四

三

墨不稱四乖也情怠手亂五乖也

盧杞與馮盛相遇於道各携一囊杞發盛囊有墨  
一枚杞大笑盛正色曰天峰煤和針魚腦入金谿  
子手中錄離騷古本比公日提綾文刺三百爲名  
利奴顧當孰勝已而搜杞囊果是三百刺

子瞻云未知一生當著幾兩屨吾有墨七十枚而  
猶求取不已石昌言畜李廷珪墨不許人磨或戲  
之云子不磨墨墨將磨子今昌言墓木拱矣而墨  
無恙李公擇見墨輒奪卿相間抄取殆遍此亦通

人之一蔽也

趙光逢薄遊襄漢濯足谿上見一方甌類碑上題字云髡友退鋒即功成鬢髮傷冢頭封馬鬣不敢負恩光獨孤貞節立軀後積土如盎微有苔蘚蓋好事者瘞筆所在

舒雅得海螺甚奇以簡獻於韓熙載云海中有無心班道人往詣門下書材槌澀逆意可使道人馴之即證登光地菩薩

王安石進字說表曰蓋聞物生而有情情發而爲初潭集卷十四

聲聲以類合皆足相知人聲爲言述以爲字字雖人之所制本實出於自然故上下內外初終前後中偏左右自然之位也衡衰曲直耦重交折反缺倒仄自然之形也發歛呼吸抑揚合散虛實清濁自然之聲也可視而知可聽而思自然之義也以義自然故仙聖所宅雖殊方域言音乖離點畫不同譯而通之其義一也道有升降文物隨之時變事異書名或改原出要歸亦無二焉乃若知之所不能與思之所不能至則雖非即此而可證亦非

舍此而能學蓋惟天下之至神爲能究此漢桓帝時劉褒畫雲漢圖見者覺熱又畫北風圖見者覺寒

孫權使曹再興畫屏風誤落筆點素因就成蠅權疑其真以手彈之王右丞詩屏風誤點感孫郎團扇草書輕內史

魏明帝遊洛水水中有白鰲數頭美靜可憐見人輒去帝欲見之終莫能遂侍中徐景山曰鰲嗜鱸魚乃不避死畫板作兩生鰲魚懸置岸上於是羣初潭集卷十四

鰲競逐一時執得

白鰲競逐常遊洛水美靜可憐見人輒去徐畫圖精白鰲善嗜夫人自然終不避死

鍾會是荀濟北從舅二人情好不協荀有寶劍可直百萬常在母鍾夫人許會善書學荀手跡作書與母取劍仍竊去不還荀最知是鍾而無由得也思所以報之後鍾兄弟以千萬起一宅始成甚精麗未得移住荀極善畫乃潛往畫鍾門堂作太傅形像衣冠狀貌如平生二鍾入門便大感動宅遂

空廢世語曰會善學人書伐蜀之役於劍閣要鄧艾章表皆約其言令詞旨倨傲多自矜伐艾由此被收也

戴安道就范宜學視范所為范讀書亦讀書范鈔書亦鈔書唯獨好畫范以為無用不宜勞思於此戴乃畫南都賦圖范看畢咨嗟甚以為有益始重畫

謝太傅云顧長康畫有蒼生來所無續晉陽秋曰愷之好丹青曾以一厨畫寄桓玄皆其絕者深所

珍惜悉糊題其前桓乃發厨後取之愷之見封題如初而畫並不存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如人之登仙矣

又得如此道亦畢竟是變化去也

晉書與八

顧長康道畫手揮五弦易目送歸鴻難

戴安道中年畫行象甚精庾道季看之語戴云神

明太俗由卿世情未盡戴云唯務光當免卿此語

卓吾子曰此卷未善予因代答一轉語云與俗

人看便是真俗

顧長康畫裴叔則頰上益三毛人問其故顧曰裴

劉云西晉顧

楷偶明有識具正此是其識具看畫者尋之定覺益三毛如有神明殊勝未安時

顧長康好寫起人形欲圖殷荊州殷曰我形惡不煩耳顧曰明府正為眼爾但明點童子飛白拂其上使如輕雲之蔽日

顧長康畫謝幼輿在巖石裏人問之顧曰謝云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此子宜置丘壑中

顧長康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睛人問其故顧曰四體妍蚩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

初潭集 卷十四

手

顧云此法原

蕭賁是竟陵王子良之孫有文才善書畫嘗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間便覺萬里矜慎不傳自娛而已

聞立本善畫至荊州見張僧繇舊迹曰虛得名耳明日再往曰猶近代佳手後日又再往曰自下定無虛士因坐臥觀之留宿其下宣和畫譜曰張僧繇嘗於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目睛謂點之則驟騰而去人以爲誕固請點之因爲落墨繼及二龍果雷電破壁徐視畫已失矣



唐明皇忽思嘉陵江山水，假吳生驛遞，令往寫貌。及回，帝問之，道玄云：「臣無粉本，並記在心。」即令於大同殿圖之。嘉陵江山水，一日而就。時有李將軍，山水擅名，亦畫大同殿，數月方畢。上曰：「李斯訓數月之功，吳道玄一日之跡，各極其妙也。」

吳道玄嘗畫殿內五龍，鱗甲飛動，每欲大雨，即生煙霧。

蜀張南本與孫位並學畫水，南本以爲同能，不如一勝去而盡火，獨得其妙。嘗畫辟支佛於火中，結

初潭集 卷十四

三

跏趺坐，煙飛電掣，烈烈有焚林燎原之勢，而佛以定慧力安然不動。李廌爲偈曰：「大士坐禪，心若水月，火周其身，熾焰炎烈，靜觀無始，火本不熱。」

張乖崖鎮蜀，雅聞孫知微名，欲與相見。一日聞知微在僧舍，亟捐車騎詣之。知微即投閣遁去。後乖崖還朝，路出劍閣，逢一村童負篋迎於道左，曰：「適一山人以書投我，曰：『公所喜者畫也，謹以爲獻。』」公知是知微，即問童子所在。童子曰：「去已遠矣。」及馬知節來守成都，與知微游處甚好，得其畫甚多。馬

解金帶贈孫，孫繫金帶，苧袍上，人見其標韻蕭散，白衣金帶，皆以爲孫思邈。李太白復出也。郭恕先仕於朝，所弛不羈，放浪玩世，卒以傲恣流竄海島中，道什地，蛻形仙去，其爲樓居仙圖，蕭散簡遠，無塵埃氣。予瞻爲之贊：「長松參天，蒼壁挿水，縹緲飛觀，憑欄誰子？空蒙寂歷，煙雨滅沒，恕先在焉呼之或出。」

初潭集 卷十四

三

初潭集卷之十四終

初潭集卷之十五

師友五

一清言

司馬建公嘗舉曹公爲北都尉後公進爵爲王召建公與歡飲語之曰孤今日可復作尉不建公曰昔舉大王時乃可作尉耳建公司馬防也懿之父張君嗣在益州爲雍閭縛送典吳武侯遣鄧之使吳令言次從孫請裔裔自至吳流徙伏匿吳王未之知故許芝遺裔臨發引見問曰蜀卓氏女亡奔

初潭集卷十五

相如貴土風俗何以乃爾裔曰愚以爲卓氏寡女猶賢於買臣之妻初雍閭送裔時假鬼教曰張府君如瓠壺外雖澤而內實匱不足殺也

曾有白頭烏集吳殿前吳王問羣臣此何鳥也諸葛元遜對云此名白頭翁張輔吳自以坐中最老擬戲之因曰恪欺陛下未嘗聞鳥名白頭翁者試使恪復求白頭母元遜曰鳥名鸚母未必有對試使輔吳復求鸚父張不能答

諸葛瑾爲豫州遣別駕到臺語云小兒知談卿可

如愧猶可愧即不死也

與語連往諸恪恪不與相見後於張輔吳坐中相遇別駕喚恪咄咄郎君恪因嘲之曰豫州亂矣何咄咄之有答曰君明臣賢未聞其亂恪曰昔唐亮在上四凶在下答曰非唯四凶亦有丹朱於是一座大笑

邵貞與虞俊鄰居貞先不知俊俊至吳與張溫朱據會清言竟日溫等重之於是吳中盛爲俊談貞聞而嘆曰吾與仲明遊居比屋不能甄其英秀揣其風烈而令他邦稱我之傑可以愧死矣

初潭集卷十五

荀鳴鶴陸士龍二人未相識俱會張茂先坐張令共語以其並有大才可勿作常語陸舉手曰雲間陸士龍荀答曰日下荀鳴鶴陸曰既開青雲觀白雉何不張爾弓布爾矢荀答曰本謂雲龍驟驟定是山鹿野麋獸弱弩彊是以發遲張乃撫掌大笑衛玠始渡江見王大將軍大將軍命謝幼與玠見謝甚說之都不復顧王遂達旦微言王永夕不得豫玠體素羸恒爲母所禁爾夕忽極於此病篤遂不起

衛玠少有名理。王平子高氣不羣。遇世獨傲。每聞玠之語議。至於理會之間。要妙之際。輒絕倒於坐。前後三聞。爲之三倒。時人語曰。衛君談道。平子三倒。

王安期去官。東渡江。道路梗澀。人懷危懼。王每遇艱險處。之夷然。雖家人不見其憂喜之色。既至下邳。登山北望。歎曰。人言愁。我始欲愁。謝太傅曰。當爾時。覺形神俱往。

王戎云。太保居在正始中。不在能言之流。及與之初譚集。卷十五

言理中清遠。將無以德掩其言。

衛洗馬初欲渡江。形神慘頓。語左右云。見此茫茫。不覺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此。

孫子荆年少時。欲隱語。王武子當枕石漱流。談曰。

漱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孫曰。所以枕流。

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

庾法暢握麈尾至佳。庾太尉曰。此至佳。那得在法。

暢曰。當由廉者不求。貪者不與。故得在。

王丞相過江。自說昔在洛水邊。與裴成公。阮千里。

無云  
知言  
水鏡

諸賢共談道。羊曼曰。人久以此許卿。何須復爾。王曰。亦不言我須此。但欲爾時不可得耳。

衛伯玉爲尚書令。見樂廣與中朝名士談議。奇之。曰。自昔諸人沒已來。常恐微言將絕。今乃復聞斯言於君矣。命子弟造之。曰。此人。人之水鏡也。見之若披雲霧。覩青天。

王澄語人曰。彥國吐佳言。如鋸木屑。霏霏不絕。誠爲後進領袖。

支道林造卽色論。論成。示王中郎。中郎都無言。支初譚集。卷十五

曰。默而識之乎。王曰。既無文殊。誰能見賞。

道一。道人好整飾音辭。從都下還東山。經吳中。已而會雪下。未甚寒。諸道人問在道所經。一公曰。風霜固所不論。乃先集其慘澹。郊邑正自飄瞥。林岫便已皓然。

管公明與單子春談文。采葩流枝。葉橫生。少引聖籍。多發天然。子春與羣士論難鋒起。公明人人駟對。言皆有餘。子春與衆曰。此少年言論。正似司馬大人游獵賦。何其磊落雄壯。英神雋茂。必能明天。

文地理變化之數不徒言也於是發聲徐州號爲神童

初管輅父爲瑯琊郎丘長公明時年十五來至官舍講學郡貴太守單子春聞公明一贊之雋請與相見子春大會賓客百餘人公明曰府君明士加有雄貴之姿輅既年少膽未堅剛若欲相難懼失精神請先飲三升清酒然後言之子春便酌三升清酒與飲酒盡問曰今欲與輅相對者府君四坐之士耶子春曰吾自與卿旗鼓相當輅言學問微

初澤集

卷十五

五

快活真快活

淺未能上引聖人之道陳秦漢之事但欲論金木水火土鬼神之情耳子春言此至難而卿更以爲易耶於是唱大論之端單稱嘆不已

諸名士共至洛水戲還樂令問王夷甫曰今日戲樂乎王曰裴僕射善談明理混混有雅致張茂先論史漢靡靡可聽我與王安豐說延陵子房亦超超玄著

王武子孫子荆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王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貞孫云其山崔巍

既是真商之物何以於日

以嗟嘆其水渾渾而揚波其人磊砢而英多殷中軍爲庾公長史下都王丞相爲之集桓公王長史王藍田謝鎮西並在丞相自起解帳帶塵尾語殷曰身今日當與君共談析理既共清言遂達三更丞相與殷共相往返其餘諸賢略無所關既彼我相盡丞相乃歎曰向來語乃竟未知理源所歸至於辭喻不相負正始之音正當爾耳明且桓宣武語人曰昨夜聽殷王清言甚佳仁祖亦不寂寞我亦時復造心顧看兩王掾輒嬰如生母狗聲

初澤集

卷十五

六

支道林殷淵源俱在相王許相王謂二人可試一交言而才性殆是淵源峭函之固君其慎焉支初作改轍遠之數四交不覺入其玄中相王撫肩笑曰此自是其勝場安可爭鋒

人有問殷中軍何以將得位而夢棺器將得財而夢矢穢殷曰官本是臭腐所以將得而夢棺屍財本是糞土所以將得而夢穢汚時人以爲名通康僧淵初過江未有知者恒周旋市肆乞索以自管忽往殷淵源許值盛有賓客殷使坐籠與寒溫

遂及義理語言辭旨曾無愧色領略籠舉一往參詣由是知之劉孝標曰僧淵疑是胡人沈約撰晉書亦稱其有義學

殷中軍問自然無心於稟受何以正善人少惡人多諸人莫有言者劉尹答曰譬如寫水著地正自縱橫流漫略無正方圓者一時絕歎以為名通許掾嘗詣簡文爾夜風恬月朗乃共作曲室中語襟情之詠偏是許之所長辭寄清婉有逾平日簡文雖契素此遇尤相容嗟不覺造膝共叉手語達初澤集卷十五

於將日既而曰玄度才情故未易多有許

謝太傅未冠始出西諸王長史清言良久去後荀子問曰向客何如尊長史曰向客塵臺為來逼人孫安國往殷中軍許共論往反精苦客主無間左右進食冷而復煖者數四彼我奮擲塵尾悉脫落滿餐飯中賓主遂至莫忘食殷乃語孫曰卿莫作強口馬我當穿卿鼻孫曰卿不見決鼻牛人當穿卿頰

人問撫軍殷浩談竟何如答曰不能勝人差可獻

王仲祖為殷中軍長史

謝胡兒語度道季諸人莫當就卿談可堅城壘度

酬羣心

謝鎮西少時聞殷浩能清言故往造之殷未遇有所通為謝標榜諸義作數百語既有佳致兼辭條豐蔚甚足以動心駭聽謝注神傾意不覺流汗交面殷徐語左右取手巾與謝即拭面

王仲祖劉真長造殷中軍談談竟俱載去劉謂王曰淵源真可王曰卿故墮其雲霧中

桓公少與殷侯齊名常有競心桓問殷卿何如我殷云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

初澤集卷十五

王長史與劉真長別後相見王謂劉曰卿更長進答曰此若天之自高耳語林曰仲祖語真長曰卿近大進劉曰卿仰看邪王問何意劉曰不爾何由測天之高也

謝胡兒語度道季諸人莫當就卿談可堅城壘度曰若文度來我以偏師待之康伯來濟河焚舟顧愷之於伐過實諸年少因相稱譽以為戲弄為

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夜於月下長詠自云得先賢風致瞻每遙贊之愷之得此彌自力忘倦瞻將

賦語健脚人令代愷之不覺有異遂幾中旦而後止

習鑿齒孫興公未相識同在桓公坐桓語孫可與習參軍共語孫云蠢爾蠻荆敢與大邦爲讐習云薄伐獫狁至於太原

王子猷詣謝公謝曰云何七言詩子猷承問答曰昂昂若千里之駒汎汎若水中之鳧

王子敬語謝公公故蕭灑謝曰身不蕭灑君道身最得身正自調暢

初潭集 卷十五

九

簡文在殿上行右軍與孫興公在後右軍指簡文語孫曰此噉名客簡文顧曰天下自有利齒兒後王光祿作會稽謝車騎出曲阿祖之王孝伯罷秘書丞在坐謝言及此事因視孝伯曰王丞齒似不鈍王曰不鈍頗亦驗

顧長康噉甘蔗先食尾人問所以長康云漸至佳境  
桓南郡與殷荊州語次因共作了語顧愷之曰火燒平原無遺燎桓曰白布纏棺豎旒旒殷曰投魚

深淵放飛鳥次復作危語桓曰矛頭淅米劍頭炊殷曰百歲老翁攀枯枝顧曰井上轆轤臥嬰兒殷有一參軍在坐云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殷曰咄咄逼人仲堪眇目故也

司馬太傅問謝車騎惠子其書五車何以無一言入玄謝曰故當是其妙處不傳

王景文在太學與九江王阮齊名阮嘗曰聽景文談如讀鄭道元水經名川支渠貫穿周匝無有間斷咳唾皆成珠璣

初潭集 卷十五

十

劉繪爲南康相郡人有居穢里者刺謁繪繪曰君有何穢而居穢里應聲曰未審孔丘何關而居關里繪嘆其辯速

張緒吐納風流聽者忘倦

齊席昆清幹之士卑鄙文學嘲劉逖云君輩辭藻譬若榮華須臾之玩耳豈若千丈松常有風霜不可凋悴劉曰既有寒木又發春華何如席笑曰可矣

李膺風性高簡每見符融輒絕它賓客聽其言論

法云無節之  
也

以荀有或容  
趙少飲食也

融幅巾奮袂談辭如雲膺每捧手嘆息  
稽含與二陸談覺詞少理暢言約事舉莫不豁然  
若春日之判薄冰秋風之掃枯葉  
霍王元軌臨徐州與處士劉玄平爲布衣之友或  
問玄平王之所長玄平答以無長人問其故玄平  
曰夫人有短所以見長  
蘇子瞻在黃州及嶺外每旦起不招客與語必自  
出訪客談諧放蕩略無畦畛有不能談者強之說  
鬼或辭無有則曰姑妄言之  
初潭集卷十五

二嘲笑

人問彌正平荀令君趙盪寇皆足蓋當世乎彌曰  
文若可借面吊喪穉長可使監厨請客意以荀但  
有貌趙健啖肉也  
嵇中散語趙景真卿童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風  
恨量小狹趙云尺表能審璣衡之度寸管能測往  
復之氣何必在大  
阮德如嘗於廁見鬼長丈餘色黑而眼大皆皂單  
衣平上幘去之咫尺德如笑語之曰人言鬼可憎

十二

佳云翻案好

果然鬼報愧而退  
諸葛令王丞相共爭姓族先後王曰何不言葛王  
而云王葛令曰譬言驢馬不言馬驢  
魏長齊雅有體量而才學非所經初宦當出虞存  
嘲之曰與卿約法三章談者死文筆者刑商略抵  
罪魏怡然而笑  
王劉每不重蔡公嘗問蔡曰公自言何如夷甫答  
曰身不如夷甫王劉相目而笑曰公何處不如答  
曰夷甫無君輩客  
初潭集卷十五

十三

阮宣子有令聞太尉王夷甫問之曰老莊與聖教  
同異曰將無同太尉善之辟爲掾故世謂之三語  
掾衛玠嘲曰一言可辟何假於三宣子曰苟是天  
下人望自可無言復何假一  
崔正熊詣都郡都郡將姓陳問正熊君去崔杼幾  
世答曰如明府之去陳恒  
庾元規語周伯仁諸人皆以君方樂周曰樂毅邪  
庾曰樂令耳周曰何乃刻畫無鹽唐突西子  
劉遵祖少爲殷中軍所知稱之於庾公庾公忻然

劉云楊公鶴  
已可名為鶴  
上刻

焦云與楊山  
之碑林商榷  
好一雙

便取爲佐既見坐之獨榻上劉爾日殊不稱瘦小  
失望遂名之爲羊公鶴昔羊叔子有鶴善舞嘗向  
客稱之客試使驅來蹇蹇而不肯舞故以相比  
桓豹奴是王丹陽外甥形似其舅桓甚諱之宣武  
云不恒相似時似耳恒似是形時似是神桓愈不  
說

王大將軍在西朝時見周侯輒扇障面不得住後  
度江不復爾王嘆曰不知我進伯仁退沈約晉書  
曰周顗王敦素憚之見輒面熱雖復臘月亦扇面  
初潭集 卷十五 十三

不休  
阮光祿至都不住殷劉許過事便還諸人相與追  
之阮適疾而去劉尹時爲會稽歎曰我入當泊安  
石渚下不敢復近思曠傍伊便能捉杖打人不  
易劉尹云人想王荆產佳此想長松下當有清風耳  
王仲祖聞蠻語不解茫然曰若使介葛盧來朝故  
當不昧此語春秋傳曰介葛盧來朝魯聞牛鳴曰  
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杜預注曰  
介東夷國葛盧其君名

符朗初過江王咨議大好事問中國人物及風土  
所生終無極已朗患之次復問奴婢貴賤朗云謹  
厚有識中者乃至十萬無意爲奴婢問者止數千  
耳裴景仁秦書曰朗堅從兄堅爲慕容冲所圍朗  
降謝玄用爲員外散騎侍郎吏部郎王忱與兄國  
寶命駕詣之沙門法汰問朗曰見王吏部兄弟未  
朗曰非一狗面人心又一人面狗心者邪忱醜而  
才國寶美而狠故也朗常與朝士宴時賢並用唾  
壺朗欲夸之使小兒跪而張口唾而含出

初潭集 卷十五

古

謝鎮西書與殷楊州爲真長求會稽殷答曰真長  
標同伐異俠之大者常謂使君降階爲甚乃復爲  
之驅馳耶

孫長樂作王長史誄云余與夫子交非勢利心猶  
澄水同此玄味王孝伯見曰才士不遜亡祖何至  
與此人周旋

孫綽賦遂初築室猷川自言見止足之分齋前種  
一株松恒自手壅治之高世遠時亦鄰居語孫曰  
松樹子非不楚楚可憐但永無棟梁用耳孫曰楓



柳雖合抱亦何所施  
孫典公道曹輔佐才如白地明光錦裁爲負販終  
非無文采酷無裁製

支道林因人就深公買印山深公答曰未聞巢由  
買山而隱

王子猷詣謝萬林公先在坐瞻矚甚高王曰若林  
公鬚髮並全神情當復勝此不謝曰脣齒相須不  
可以偏亡鬚髮何關於神明林公意甚惡曰七尺  
之軀今日委君二賢

初潭集 卷十五

十五

王僧彌謝車騎共王小奴許集僧彌舉酒勸謝云  
奉使君一觴謝曰可爾僧彌勃然起作色曰汝故  
是吳興溪中釣碣何敢講張謝徐撫掌而笑曰衛  
軍僧彌殊不肅省乃侵陵上國也

衛江州在潯陽有知舊投之惟餉王不留行一斤  
此人得餉卽命駕李弘範聞之曰家舅刻薄乃復  
驅使草木

范啓與郝嘉賓書曰子敬舉體無饒縱綴皮無餘  
潤郝答曰舉體無餘潤何如舉體非真者范性矜

監云百年一  
瞬焉知凡  
幾日不  
是惡言

假多頃故朝之

祖廣行恒縮頭詣桓南郡始下車桓曰天甚晴朗  
祖參軍如從屋漏中來

桓南郡與殷荊州共談每相攻難年餘後但一兩  
番桓自歎才思轉退殷云此乃是君轉解

桓南郡每見人不快輒嗔云君得哀家梨當復不  
蒸食不

謝靈運好戴曲柄笠孔隱士謂曰卿欲希心高遠  
何不能遺曲蓋之貌謝答曰將不畏影者未能忘

初潭集 卷十五

十五

懷

謝藩嘗與劉俊飲推讓者久之俊曰謝莊兒不可  
云不能飲藩曰苟得其人自可流酒千日俊大慙

柳昂柳機在周朝俱歷要任隋文帝受禪並爲外  
職時楊素用事因賜宴戲語機云二柳俱推機應

聲答曰不若孤楊獨聳

王與道謂謝望蔡霍霍如失鷹師

殷淳與何晏共食淳羹盡晏曰益殷尊羹司空  
無忌子也淳徐輟筋曰何無忌憚

劉云疑甚

沈昭略嘗醉日晚負杖至婁湖苑遇王約張目視之曰汝是王約邪何乃肥而癡約曰汝沈昭略邪何乃瘦而狂昭略撫掌大笑曰瘦已勝肥狂又勝癡奈何王約奈汝癡何

湘東王嘗遊江濱歎秋望之美劉諒對曰今日可謂帝子降於北渚王有目疾應曰卿言目眇眇而愁子耶

王融謂劉孝綽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袁淑見謝莊赤鷄鵲賦歎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

初潭集 卷十五

十七

江祏嘗詣謝朓朓言有一詩已呼取既而便停祏問其故曰定復不急

徐常侍聘齊魏收錄其文集以示徐令傳之江左徐濟江沉之曰吾爲魏公藏拙

有客姓吉請何敬容問卿與丙吉遠近答曰如明公之與蕭何

張融與尚書何遜善往詣融誤通尚書劉澄下車入門乃曰非是至戶望澄又曰非是既造帝視澄曰都自非是乃去

陸餘慶爲洛州長史善論事而謬於決斷時嘲之曰說事卽喙長三尺判事則手重五斤王奐爲僕射劉祥與奐子融同載行至中途值人驅驢祥語之曰驢汝好爲之如汝人才皆已令僕矣

盛度體豐肥一日自殿前趨出宰相在後盛初不知忽見卽欲趨避行百餘步乃得直舍石學士中立見其喘甚曰相公問否盛曰不問別去十餘步乃罵曰奴乃以我爲牛

初潭集 卷十五

十六

范蔚宗臨刑時妓妾來別悲涕流漣謝綜時亦同刑顧謂之曰舅殊不同夏侯色先是曄在獄有詩曰禍福本無兆性命飯有極必至定前期誰能延一息豈論東陵上寧辨首陽側雖無嵇生琴庶同夏侯色寄言生存子此路行復卽故綜以譏曄宋書曰曄意入獄便死上窮治其獄遂經一旬曄更有生望綜與熙先笑曰詹事在西池射堂上躍馬顧盼自爲一世之雄今優懷畏死乃爾耶江從簡是光祿華子小時有文情作採荷詞以刺

何敬容曰欲持荷作柱荷弱不勝梁欲持荷作鏡荷暗本無光敬容不覺唯歎其工

劉畫作六合賦自謂絕倫以呈魏收收曰賦名六合已是大愚文又愚於六合君四體又甚於文畫大忿以示邢子才子才曰君此賦正似齊駱駝伏而無嫉媚

劉季和性愛香嘗廁還輒過香爐上主簿張坦曰人名公作俗人不虛也季和曰荀令君至人家坐席三日香坦曰醜婦效顰見者必走公欲坦遁走

初潭集 卷十五

元

耶後徐鉉遇月夜露坐中庭必焚香一炷所親亦私號伴月香

庾信至北惟愛溫子昇寒山寺碑後還南人問北方人物信曰惟寒山寺一片石堪共語耳

沈深見王儉詩曰王令文章大進丘靈鞠曰何如我未進時

許敬宗性輕傲見人多忘之或謂其不聰曰卿自難記若遇曹劉沈謝暗中摹索著亦可識

杜審言將死語宋之問武平一日吾在久壓公等

焦云昌黎三  
愚記文章  
二字

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見替人登封中蘇味道爲天官侍郎審言預選試判訖謂人曰味道必死人問其故審言曰見吾判自當羞死

武后時襄行御史聚立門內有令史不下驢銜過其間諸御史大怒將杖之令史云今日之過實在此驢乞數之然後受罰謂驢曰汝伎藝可知精神極鈍何物驢敢於御史裏行於是衆羞赧而止貞觀中尚藥奏求杜若較下度支有省郎以謝眺詩云芳洲生杜若乃委坊州貢之本州曹官判云

初潭集 卷十五

元

坊州不生杜若應由讀謝眺詩誤華省名郎作此判事豈不畏二十八宿笑人邪太宗聞之改授雍州司法

韓愈嘗語李程曰崔丞相直是聰明過人李曰何處是過人者答曰共愈往還二十餘年不曾說著文章

陳亞性滑稽知潤州幕中有上官弼爲亞所親任滿將去亞曰何以教我弼曰郎中才行無玷但調謔過差亞曰君乃上官弼也如下官口何弼笑而

劉云絕對

蘇云大雅  
謂賽過注夫  
人之寫始知  
范忠宣處重  
深及

去。

蔡君謨戲陳亞曰：陳亞有心，終是惡。陳應聲曰：蔡襄無口，便成衰。

劉貢父、王汾同在館中，汾病口吃。貢父笑曰：恐是昌家，又疑非類，未聞雄名，只有艾氣。

蘇長公在惠州，天下傳其已死。後七年北歸，時章丞相方貶雷州，東坡見南昌太守葉祖洽，葉曰：世傳端明已歸道山，今尚爾遊戲人間邪？東坡曰：途中見章子厚，乃回反耳。

初潭集 卷十五

王

長公在維揚，一日設客，米元章亦在坐。酒半，元章忽起立，自贊曰：世人皆以芾為顛，願質之子瞻公笑答曰：吾從衆。海岳遺事曰：元章以書抵蔡京，訴其流落，且言舉室百指，行至陳留，獨得一舟如許，大遂畫一艇於行間，京見而哂焉，時謂其顛而米又歷訴諸執政，故世傳米老辯顛帖。

秦太虛為御史賈易所彈，以謂告寫佛書為罪。張文潛戲之曰：千餘年前賈生過秦，今復爾也。聞者以為佳。

蘇云卓吾所  
取正在不更  
鳴若嗔吟喘  
說鼻不如矣

臧逢爐鳩曰：子將安之？臧曰：我將東徙。鳩曰：何故？臧曰：鄉人皆惡我鳴，以故東徙。鳩曰：子能更鳴可矣，不能更鳴，東徙猶惡子之聲。

劉云鄉人皆惡之，是子貢語此，嘉東徙歎近子貢也。夫子曰：未可也。

初潭集 卷十五

王

初潭集卷之十五 終

初潭集卷之十六

師友六

一山水

地有四遊常動而不止譬如人在大舟中閉牖而坐舟行不覺也

余嘗言之人不信也

孟門始經禹鑿河中激廣夾岸崇深傾崖返捍巨石臨危若墜復倚古之人有言水非石鑿而能入石信哉其中水流交衝素氣雲浮往來遙觀者常若霧露沾人窺深悸竄其水尚崩浪萬尋縣流千初潭集卷十六

丈渾洪鼎怒鼓若山騰濤波顏疊迄於下口方知慎子下龍門流浮竹非駟馬之追也

河津一名龍門巨靈迹猶存去長安九百里懸水下注龜魚之屬莫能上江海大魚集門下不得上上即為龍故云暴腮龍門垂耳轅下

趙德麟曰王仲至謂余云吾嘗奉使過仇池有九十九泉萬山環之可以避世如桃源

有龍泉出允街谷泉服之中水文成蛟龍或試撓破之尋平成龍畜生將飲者皆畏辟而走謂之龍



愚云眼前景天然幽寂佳

泉

四明山高峰軼雲連岫蔽日

鑑湖會稽太守馬臻所開東西二十里南北數里縈帶郊郭白水翠巖互相映發有若圖畫王逸少云從山陰路上行如在鏡中遊

會稽境特多名山水峰嶸隆峻吐納雲霧松栢楓栢摧幹疎條潭壑鏡徹清流寫注王子敬見之曰山川之美使人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為懷廬山者雖林石異勢而雲霞共色長風暴作則萬初潭集卷十六

流俱響晨曉曉吟則百嶺齊應東瞻洪井識曳帛之在茲西望石梁見指實之可拾

三峽長七百里兩岸連山略無絕處重巖疊障隱天蔽日高猿長嘯屬引清遠

安公叢春亭可望洛水蓋洛水自西洶湧奔激而東天津橋者登石為之直力瀉其怒而納之洪下

洪下皆大石底與水爭噴薄成霜雪聲聞數十里嘗窮冬月夜登此亭聽洛水聲久之覺清冽侵人肌膚不可留也

信云唐詩天津橋下陽春水天津橋上繁華子盡歡舞地也

劉云半公嘆  
項法碑至今傳

李固與弟書固今年五十有七鬚髮已白所謂容  
身而遊滿腹而去周觀天下但未見益州耳昔嚴  
夫子有言經有五涉其四則有九遊其八欲類此  
子矣

羊太傅好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  
不倦嘗慨然嘆息顧謂從事中郎鄒湛曰自有宇  
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  
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痛如百歲後有知吾  
竟鬼猶應登此

初潭集 卷十六

三

荀中郎在京口登北固望海云雖未覩三山便自  
使人有凌雲意若秦漢之君必當褰裳濡足  
逸少與人書頃小差欲極遊目之娛而吏卒守之  
可歎東陽花果自小可何日得卿諸人

王司州至吳興印渚中看歎曰非惟使神情開滌  
亦覺日月清朗

顧長康從會稽還人間山川之美顧云千崖競秀  
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雲興霞蔚

許掾好遊山水而體便登陟時人云許非徒有勝

情實有濟勝之具

謝中郎經曲阿後湖問左右此是何水答曰曲阿  
湖謝曰故當淵注淳著納而不流

謝玄與兄書居家大都無所爲正以垂綸爲事足  
以永日北固山下大有鱸魚一出手釣得四十九  
枚

謝靈運與弟書聞惡谿道中九十九里有五十九  
灘王右軍遊此惡道歎其奇絕遂書突星瀨於石  
後李白有詩云遠尋惡谿去不憚惡谿惡途開李

初潭集 卷十六

四

北海灘聞謝康樂

袁粲爲丹陽尹郡南一家頗有竹石粲徒步往不  
通主人直造竹所主人出笑語歡然俄而車騎羽  
儀併至方知是袁尹又嘗步履白楊野間道遇一  
士大夫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到門求進粲  
曰昨飲酒無偶耳

謝孺子善聲律與王車騎張冥桐臺孺子吹笙王  
自起舞既而歎曰真使人飄飄有伊洛間意

周太子晉好吹笙遊伊洛遇浮丘公成王意

飄々欲仙也

淵明嘗開田間水聲倚杖聽之嘆曰秫稻已秀翠  
色染人時剖胸襟一洗荆棘此水過吾師丈人矣  
焦光仲遜共遊陸渾時春和景妍遂謂光曰冥冥  
花樹攬人離思故唐詩云飛花攬獨愁

都說數月山行喜聞樵語牧唱曰洗盡五年塵土  
腸胃欣然倚驢臨水久之乃去

孔珪不樂世務門庭之內草萊不剪中有蛙鳴或  
問欲爲陳蕃乎笑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豈爲蕃  
初潭集 卷十六 五

也

宗少文好山水西涉荆巫南登衡嶽因結室衡山  
以疾還江陵歎曰老病俱至名山恐難徧觀惟當  
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遊履皆圖之於室謂人  
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

庾詵性託夷簡特愛林泉十畝之宅山澤居半

王維輞川室宇既廣山林亦遠而性好溫潔不容  
浮塵日有十數掃飾專使兩童縛帚猶時不給也  
摩詰與裴迪書曰近臘月下景氣和暢故山殊可

劉云得山水之趣

過足下方溫經猥不敢相煩輒便往山中越感配  
寺與山僧飯訖而去北涉玄灞清月映郭夜登華  
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上下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  
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春復與疎鐘相聞此時  
獨坐僮僕靜默多思曩昔携手賦詩步仄徑臨清  
流也當待春中草木蔓發春山可望輕轡出水白  
鷗矯翼露濕青皋麥隴朝雉斯之不遠倘然從我  
遊乎

眉州象耳山有李白留題云夜來月下臥醒花影  
初潭集 卷十六 六

零亂滿人襟袖疑如濯鳬於水壺也

李太白登華山落鴈峰曰此山最高呼吸之氣想  
通帝座恨不携謝朓驚人詩來搔首問青天耳  
柳子厚云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  
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  
意有所極夢亦同趣

劉伯壽洛陽九老人中築室嵩山下每登松頂回  
則於峻極中院記其歲月捐館之年記云今年  
若干歲登頂七十四次矣後王輔道與其孫之靜

共遊至峻極中院作一絕云爛紅一點出浮漚夜  
坐嵩峰頂上頭笑對松牕談祖德當年七十四回  
遊

李贊皇作相有親知奉使京口贊皇曰金山泉楊  
子江中冷水各置一壺其人舉棹忘之至石頭乃  
汲一瓶歸獻李飲之曰江南水味變矣此何似建  
業石頭城下水也

錢文僖守西都謝希深歐陽永叔同在幕下一日  
遊嵩山自潁陽歸暮抵龍門香山雪大集登石樓

初潭集 卷十六

望都城各有所懷忽於煙靄中見車馬渡伊水則  
文僖遣厨傳歌伎來到因傳語曰山行良佳少留  
龍門賞雪無遽歸也清波雜志曰思公貶漢東王  
文康公贈代爲留守許幕客好遊曰君等自比寇  
萊公何如萊公坐奢縱取禍永叔取手板起立曰  
萊公之禍不在杯酒在老不知退耳文康年老爲  
之動

謝絳書曰近語書遣告嵩嶽讀祝捧幣府以歐陽  
永叔楊子聰分攝會尹師魯王幾道至是時秋清

類云  
如云  
二  
前  
卷一

日陰晚花幽草虧蔽巖壁正當人力清壯加有朋  
簪談燕之適升高躡險氣象豪心果道徑差平則腰  
輿以行嶄率斗甚則芒躡而進抵峻極上院躋封  
禪壇下瞰羣峰乃向所歧望謂非掉翼不可到者  
皆培塿焉邑居樓觀人物之夥視若蟻壤又尋韓  
文公所謂石室詣盡東峰頂夕宿頂上露下冷透  
骨髮明日訪歸路出登封西門道潁陽縱望大室  
觀少室之美訪石室紫雲題名十有四處自長夏  
門入繞崧轅一匝四百里可謂窮極勝覽矣今旣

初潭集 卷十六

還府便有塵事侵汨急寫奉報以代一夕之談  
子瞻曰元豐二年秋後一日余自吳興道杭東還  
會稽龍井有辯才大師以書邀余入山比出郭日  
已夕航湖至普寧遇道人參寥問龍井所遣藍輿  
則曰以不時至去矣是夕天宇開霽林間月出可  
數毫髮遂棄舟從參寥杖策並湖而行出雷峰度  
南屏濯足於惠因澗入靈石塢得文徑上風篁嶺  
憇於龍井亭酌泉投石而飲之自普寧凡經佛宇  
十五皆寂不聞人聲道傍廬舍或燈火隱顯草木



深鬱流水激激悲鳴殆非人間之境行三鼓矣始至壽聖院謁辯才於潮音堂明日乃還

于瞻云元豐三年夏六月過廬山涉其山之陽入棲賢谷谷中多大石吸噪相倚水行石間其聲如雷操如千乘車行者震掉不能自持雖三峽之險不過也故其橋曰三峽渡橋而東依山循水水平如白練橫觸巨石匯為大車輪流轉洶湧窮水之變院據其上游右倚石壁左俯流水石壁之趾僧堂在焉狂峰怪石翔舞於簷上松杉竹箭橫生倒

初潭集 卷十六

九

植葱菁相糾忽大風雨至堂中之人疑將厭焉問於習廬山者曰雖茲山之勝棲賢蓋一二數矣又云今日遊白水佛跡山山上布水三十仞雷輒電散未易名狀大略如項羽破章邯時也

又云元豐六年十月十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樂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寢相與步於中庭庭中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栢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栢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耳

洪云石鐘山  
亦賞鑒子瞻  
故畫額其堂

又云暮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仞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棲鶴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欬且笑於山谷者或曰此鶴鶴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上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為此也舟回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鏗鏘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

初潭集 卷十六

十

蘇子美答韓持國曰比伏臘稍足居室稍寬無應接之勞耳目清曠三商而眠高春而起靜院明牕羅列圖史有興則汎小舟出盤閭二門吟嘯覽古於江山之間消茶野釀足以消憂尊鱸稻蟹足以適口又多高僧隱君子佛廟絕勝家有林園珍花奇石曲池高臺魚鳥留連

米元章守漣水地接靈壁青石甚富一一日目入玩則終日不出楊次公為察使正色言曰朝廷以千里付公那得終日弄石都不省錄郡事米徑前

集云山水竹  
石一類也子  
漱時竹為君  
元章得石為  
丈和靖微情  
山水同一趣  
也起在山石  
竹石亦不在  
山水等石

劉云此老改  
不月功德也

於左袖中取一石狀空玲瓏峯巒洞穴皆具色極清潤宛轉反覆以示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殊不顧乃納之袖又出一石疊嶂層巒奇巧又勝又納之袖最後出一石盡天劃神鏤之巧顧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忽曰非獨公愛我亦愛也即就米手攫得之徑登車去石林燕語曰帝知無為軍初入州廨見立石頗奇即命取袍笏拜之每呼曰石丈

二隱逸

初潭集 卷十六

十二

延陵季子遊於齊見遺金於路呼牧者取之牧者曰何子居之高而視之下也類君子而言野也有君不臣有友不友當暑衣裘吾豈取金者乎季子知其賢請問姓名牧者曰子皮相之士何足語姓字哉

應曜隱於淮陽山中與四皓俱徵獨不至時人語

曰商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

李卓吾曰淮陽一老不如商山四皓四皓羽翼

太子功德無比矣

漢王玄隱侯山景帝再徵不屈就其山封侯因名侯山宋之問詩王玄拜隱侯荆公草堂懷古詩周顒宅作阿蘭若婁約身歸宰堵波他日隱侯身亦老為尋陳迹到煙蘿用此

嚴子陵與侯司徒書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腰領絕侯得書封奏之帝笑曰此狂奴故態也皇甫謐高士傳曰霸使西曹屬侯子道素書光不起於牀上抱膝發書讀訖問子道曰君房素癡今為三公寧小差否遣卿

初潭集 卷十六

十二

來何語子道傳霸語光曰卿言不癡是非癡語也子道求報書光曰我不能書口授使者使者嫌少光曰買菜乎求益也

嚴遵賣卜於成都市日得百錢自給則閉肆下簾富人羅冲為具車馬衣糧君平曰吾非不足也子奈何以不足而助有餘冲曰吾有萬金子無僭石何云有餘君平曰不然吾宿子家人定而役未息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我以卜為業不下牀而錢自至猶餘數百不知所用此非我有餘而子不足

與其昨開室  
執其感時  
能若長如風

平君平嘗嘆曰益我貧者攝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

何子平讀易至損益卦喟然嘆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不知死何如生耳嫁娶異數斷家事云當如我已死與同好禽子夏俱遊五嶽名山不知所終

蔣元卿舍中三徑唯羊仲求仲從之遊二仲皆控廉逃名之士

安帝以玄纁羔幣聘周燮及南陽馮良宗族皆勸初潭集 卷十六

之出曰夫修德立行所以爲國自先世以來動寵相承君何獨守東岡之陂乎燮曰吾既不能隱處巢穴追綺季之迹而猶顯然不違父母之國斯固以捐泥揚波同其流矣夫修道者度其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亨乎

桓帝嘗徵姜肱不至乃下彭城使畫工圖肱形狀臥聞室以被輜面言感肱疾不敢出風工竟不得見之

王君公遭亂不去儉牛自隱時人爲之語曰避世

增東王君公

襄漢隱者躬耕數畝因古塚爲亭亭柱間書一絕云塚上爲亭鬼莫與塚頭人卽塚中人恐人告我謀風水願到冥司作證鄰

郁尚書常稱謝慶緒識見雖不絕人可以累心處郁盡檀道鸞續晉陽秋曰謝敷會稽人崇信釋氏先入太平山隱居以母老還南山若邪初月犯少微占云處士當之時戴逵居剡交遊貴盛先數著名時人憂逵俄而敷死故會稽人士以嘲吳人云初潭集 卷十六

吳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

郁超每聞高尚隱退者輒爲辦百萬資并爲造立居宇在剡爲戴公起宅甚精戴與所親書曰近至剡如官舍郁爲傳約亦辦百萬資傳隱事差互故不果

許玄度隱永興南幽穴中每致四方諸侯之遺或謂許曰嘗聞其山人似不爾許曰筐篚苞苴故當輕於天下之寶耳

表梁每經傳昭戶嘆曰經其戶寂若無聲披其室

其人斯在豈非名賢

仲長子光隱居北渚守令至者皆讀子光辭以瘖疾未嘗交言著獨遊頌河渚先生傳以自喻識者知其懸解人也有請道者劍書老易二字示之王無功愛其貞素從與相近

王無功有田在河渚間奴婢數人自課種黍春秋釀酒養鳧鴈時藥草自供與仲長子光遊北山東臯故著書自號東臯子

齊高卽位遣王臯之以手教諭何胤謝朓臯之先初潭集卷十六

十五

至胤所胤恐朓不出乃下床跪受詔書及臯之從朓所還胤知朓已出乃謂之曰吾年五十七月食四斛米不盡豈復有宦情乎臯之不能答胤反謂曰卿何不遣傳詔拜表留與我同遊耶臯之愕然曰古不聞此例曰檀弓兩卷皆言物始何必有例臯之清貧食唯有韭菹齋韭生韭雜菜任昉戲之曰誰謂臯郎貧食鮭常有二十七種

梁武徵弘景弘景畫兩牛一散放水草間一著金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帝笑曰此人欲學曳尾

之龜矣

梁武帝與何點有舊及踐祚手詔論舊賜以鹿皮中召見華林園欲用之爲侍中點以手捋帝鬚曰乃欲臣老子邪

王敬弘居舍亭山林澗周環備登臨之美時人謂之王東山宋文帝問爲政答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上高其言

王儉問周顒卿山中何所食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文惠太子問菜食何味最曰春初早韭夏晚

十五

秋

梁柳陵王以書二萬卷付馬樞樞肆志尋覽乃喟然歎曰吾聞貴爵位者以巢由爲桎梏愛山林者以伊呂爲管庫束名實則芻芥柱下之言則清虛則糠粃席上之說稽之篤論亦各從其好也乃隱茅山

開文衍爲散騎常侍畫九華山圖於白綾半臂號九華半臂自云今吾此身常在雲泉之內

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王弘之常垂綸於此或

立劉之言

元加帝服

問漁師得魚賣否。答曰：鈞亦不得，得亦不賣。日夕載魚入上虞郭，經親故門，各以一兩頭置門內而去。沈約宋書曰：王弘之字方平，謝靈運顏延之並相欽重。靈運與廬陵王義真賤日，會稽境，既豐山水，江左嘉遁，並多居之。但季世慕榮，幽棲者寡，或復才爲時求，弗獲從志。若王弘之拂衣歸耕，踰歷三紀，孔子之隱約窮岫，自始迄今，阮萬齡辭事就閒，纂成先業，既遠同義，唐亦激貪厲競，殿下愛素好古，若遣一介，有以相存，可謂千載盛美也。

初潭集 卷十六

七

阮孝緒所居，以一鹿牀爲精舍，竹樹環繞，任昉尋其兄履之，欲造而不敢，望而歎曰：其室則適其人甚遠。

王思遠立身簡潔，諸客詣已者，覘知衣服垢穢，卽便不前，形儀新楚，乃與促膝。及去後，猶令二人交帚拂其坐處。

會稽孔珪家，列植桐柳，多構山泉，衡陽王鈞往遊，珪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闥，詎得與山人交耶？答曰：身處朱門，而心遊江海，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珪

美之。

南陽宗少文，嘉遁江湖之間，援琴作金石弄，遠山皆與之同聲。孫茂深有祖風，當時貴人欲與之遊，不得，乃使陸探微畫像，挂壁觀之，聞其愛香，作香饋之，時謂少文。大宗茂深小宗，故傳小宗香云。張永爲吳興，沈麟士聞郡後有佳山水，乃以請往，停數月，張欲用爲功曹，沈曰：明府德履冲素，留心山谷，民是以被褐負杖，忘其疲病，必欲飾混沌以巖眉，冠越容於文冕，走雖不敏，未敢聞命也。

初潭集 卷十六

十六

天隨生宅荒，少墻壁，隙地前後，但樹杞菊，至夏，枝葉老梗，氣味苦澀，猶責僮兒采掇，人言千乘之邑，好事之家，日欲擊鮮爲具，以飽君，君獨閉關不出，何也？天隨生笑曰：我幾年來，忍饑誦經，豈不知屠沽兒有酒食耶？

田游巖頻召不出，高宗幸嵩山，親至其門，游巖野服出拜，儀止謹樸，帝問先生比佳否？游巖對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煙霞痼疾。

潘師正居嵩山逍遙谷，高宗召問所須，師正對曰：

非但喜狀志  
和志且深識  
嚴尤

真似造學臉  
皮三寸太虛  
為室虎體茶  
露

臣所須者茂松清泉山中不乏  
張志和婺州人母夢楓生腹上而產志和居江湖  
自稱煙波釣徒所著有玄真子李德裕稱之曰隱  
而有名顯而無事不窮不達嚴光之比

張志和築室越州東郭陳少游表其居曰玄真坊  
為買地大其闕號回軒巷先是門阻流水無梁少  
游又為構之號大夫橋陸羽嘗問孰為往來志和  
曰太虛為室明月為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少  
別

初潭集 卷十六

九

陸羽字鴻漸不知所生有僧得諸水濱既長以易  
自筮得蹇之漸曰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為儀乃以  
陸為氏而名字之隱若溪自稱桑苧翁閩門著書  
或獨行野中誦詩擊木徘徊不得意則慟哭而歸  
盧藏用初隱終南少室二山時有意當世人目為  
隨駕隱士晚年乃徇權利司馬承禎將還山藏用  
指終南曰此中大有佳處承禎徐曰以僕視之仕  
宦之捷徑耳

司空圖虞鄉人隱居中條山王官谷昭宗召拜兵

焦云滿色  
自快

部侍郎會遷洛陽柳璨希賊意誅天下才望詔圖  
入朝圖陽墮笏意趣野老璨知無意於世乃聽還  
三湯社

茶有九難陰采夜焙非造也嚼味嗅香非別也膏  
薪庖炭非火也飛湍壅潦非水也外熱內生非炙  
也碧粉縹塵非末也操觚攪遠非煮也夏興冬廢  
非飲也臙鼎腥醃非罌也

王肅初入魏不食酪漿唯渴飲茗汁一飲一斗人  
因號為漏卮後與高祖會乃食酪粥高祖怪之肅  
言唯茗下中與酪作奴因此又號茗飲為酪奴  
和凝在朝率同列避日以茶相飲味劣者有罰號  
為湯社建人亦以鬪茶為茗戰

初潭集 卷十六

三

陸鴻漸嘗論說茶之功效并煎茶煮茶之法造茶  
具二十四事以都統龍貯之遠近傾慕好事者家  
藏一副

陸羽著茶經常伯熊復著論而推廣之李季卿宣  
慰江南至臨淮知伯熊善茶乃請伯熊伯熊著黃  
幅衫烏紗幘手執茶器口通茶名區分指點左右

刮目茶熟李爲歡兩杯既到江外復請鴻漸鴻漸  
衣野服隨茶具而入如伯熊故事茶畢季卿命取  
錢三十文酬博士鴻漸夙遊江介通狎勝流遂收  
茶錢茶具雀躍而出旁若無人

張又新煎茶水記曰御史李季卿刺湖州至維揚  
逢陸處士卽有傾蓋之雅因過揚子驛曰陸君茶  
天下聞名矣揚子南零水又殊絕可命軍士深詣  
南零取水俄而水至陸曰非南零者傾至半遽曰  
止是南零矣使者乃吐實李與賓從皆大駭李因

初潭集 卷十六

子

問歷處之水陸曰楚水第一晉水最下因命筆口  
授而次第之

覺林院僧志榮收茶爲三等待客以驚雷莢自奉  
以萱華帶供佛以紫茸香蓋最上以供佛而最下  
以自奉也客赴茶者皆以油囊盛餘瀝而歸

建安能仁院有茶生石縫間僧采造得茶八餅號  
石巖白以四餅遺蔡襄以四餅遺王內翰禹玉歲  
餘蔡被召還闕過禹玉禹玉命子弟於茶筒中選  
精品碾以待蔡蔡捧茶未嘗輒曰此極似能仁石

巖白公何以得之禹玉未信索貼驗之果然

初潭集 卷十六

初潭集卷之十六 終

初潭集卷之十七

師友七

一酒人

元日飲屠蘇酒。從少者起。有問董勛者。答曰。俗以小者得歲。故賀之。老者失歲。故罰之。元日以後。遞飲食相邀。號傳座。

魏買鱗有蒼頭。常令乘小艇。於黃河中。接河源水。以釀酒。名崑崙鰓。芳味世中所絕。

河東人劉白。墮善釀。六月以罌貯酒。暴於日中。經初潭集 卷十七

一旬。其酒不動。飲之香美。醉而經月不醒。朝貴相餉。踰於千里。以其遠。至號曰鶴鰓。永熙中。青州刺史毛鴻賓。齎酒之番。路逢盜賊。飲之。即醉。皆被擒。時人語曰。不畏張弓拔刀。惟畏白墮春醪。

汝陽王璡。取雲夢石。甃泛春渠。以畜酒。作金銀龜。魚浮沈其中。爲酌酒具。自稱釀王。兼麴部尚書。种沉逸嗜酒。嘗種秫自釀。曰。空山清寂。聊以養和。因號雲谿醉侯。

桓公有主簿。善別酒。有酒輒令先嘗。好者謂青州

從事。惡者謂平原督郵。言在鬲上住。從事言到。賸督郵。言在鬲上住。

唐子西在惠州。名酒之和者。曰養生主。勁者曰齊物論。楊誠齋名酒之和者。曰金盞露。勁者曰椒花雨。

魏肇稱徐君房。情隨年少。酒因境多。

鄭泉性嗜酒。嘗曰。願得美酒。滿五百斛船。以四時肥甘置兩頭。反覆沒飲之。億卽住而啖肴膳。酒有升斗減。隨卽益之。不亦快乎。臨卒。謂其同類曰。必

初潭集 卷十七

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歲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爲酒壺。

蔡邕飲至一石。常醉在路上。卧人名曰醉龍。

羊祜舒冬月釀。常令人抱甕。須臾復易人。酒速成而味好。

孟佗以菖蒲酒一斛。遺張讓。卽拜涼州刺史。子瞻云。將軍百戰。竟不侯。伯良一斛。得涼州。

袁紹辟鄭玄。及去。餞之城東。欲玄必醉。會者三百餘人。皆離席奉觴。自旦及暮。度玄飲三百餘杯。而



其云知  
其云不可  
其云不可  
其云不可

溫克之容終日無怠。  
劉尹云見何次道飲酒使人欲傾家釀充飲酒溫克故。

王光祿云酒正使人人自遠。

周伯仁風德雅重深達危亂過江積年恒大飲酒嘗經三日不醒時人謂之三日僕射。

鴻臚卿孔羣好飲酒王丞相語云卿何爲恒飲酒不見酒家覆醢布日月糜爛羣曰不爾不見糟肉乃更堪久羣嘗書與親舊今年田得七百斛秫米

初澤集 卷十七 三

不了麴藥事。

王衛軍曰酒正自引人著勝地。

郭璞奇博多通文藻繁麗才學實豫足參上流而

訥於言造次詠語常人無異又不持儀檢形質積

索縱情娛情時有醉飽之失友人于令升戒之曰

此伐性之斧也璞曰吾所受有分恒恐用之不盡

豈酒色之能害王敦取爲參軍敦縱兵都釐乃容

以大事璞極言成敗不爲屈敦忌而害之著幽

思篇

王僧大數言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復相親文章志曰枕嗜酒醉輒經日自號上頓嘍以大飲爲上頓起自枕也。

陳暄嗜酒沉湎兄子秀憂之致書諷諫暄答云昔

周伯仁渡江惟三日醒吾不以爲少鄭康成一飲三百杯吾不以爲多吾嘗譬酒猶水也可以濟舟

亦可以覆舟故江諮議有言酒猶兵也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可備酒可千日而不飲不可一飲而不醉美哉江公可與論酒矣何水曹服不

初澤集 卷十七 四

識杯鑑吾口不離瓢杓汝寧與何同日而醒與吾

同日而醉乎政言其醒可及其醉不可及也速營

糟丘吾將老焉爾無多言非爾所及

劉公榮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譏之答曰勝公

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是

公榮輩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醉

劉伶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

曰我以天地爲幃宇屋室爲幃衣諸君何爲入我幃中。

不與白話

通語

其云三日  
其云三日  
其云三日

諸阮皆能飲酒

諸阮皆能飲酒。仲容至宗人間共集。不復用常杯。斟酌以大甕盛酒。圍坐相向大酌。時有羣豬來飲。直接去上便共飲之。

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飲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當祝鬼神自誓斷之耳。便可具酒。伶曰。敬聞命。供酒肉於神前。請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便引酒進肉。隗然已醉矣。

初潭集 卷十七

阮籍嗜酒荒放。露頭散髮。裸袒箕踞。其後貴游子弟。阮瞻。王澄。謝鯉。胡毋輔之之徒。皆祖述於籍。謂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幘。脫衣服。露醜惡。同禽獸。甚者名之為通。次者名之為達也。

王戎弱冠詣阮籍。時劉公榮在坐。阮謂王曰。倘有二斗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預焉。二人交觴。酬酢。公榮遂不得一杯。而言語談戲。三人無異。或有問者。阮答曰。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酒。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酒。惟公榮可不與飲酒。

正身改定

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當世貴盛。不肯詣也。

張季鷹縱任不拘。時人號為江東步兵。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耶。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

畢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晉中興書曰。畢卓新蔡人。少傲達。為胡毋輔之所知。太興末。為吏部郎。比舍郎釀酒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取飲。主者謂是盜。執而縛之。

初潭集 卷十七

知為吏部郎也。釋之。溫嶠素知愛卓。請為平南長史。卒。

漢侍中習郁。於峴山南。依范蠡養魚法。作魚池。池邊有高隄。種竹及長楸。芙蓉綠岸。菱花覆水。山簡每臨此池。未嘗不大醉而還。曰。此是我高陽池也。襄陽小兒歌之曰。山公時一醉。徑造高陽池。日暮倒載歸。酩酊無所知。復能乘駿馬。倒著白接籬。舉手問葛疆。何如井州兒。疆其愛將。井州人也。

孟萬年好飲。愈多不亂。桓宣武嘗問酒有何好。而

品云為字白

以身任事  
故雖情  
此也

卿嗜之。孟答曰：公但未知酒中趣耳。

何承裕爲整屋咸陽二縣令，醉則露首跨牛趨府，往往召豪吏接坐引滿，吏因醉挾私白事，承裕曰：此見罔也，當受杖。杖訖復召與飲。

皇甫亮三日不上省，文宣親詰其故，亮曰：一日雨，一日醉，一日病酒。

韓晉明好酒，誕縱招引賓客，朝廷欲處之貴要地，必以疾辭，告人云：廢人飲酒對名勝，安能作刀筆吏，披反故紙乎？

初潭集 卷十七

李元忠雖居要任，惟飲酒自娛，不以物務干懷，時

欲用爲僕射，或言其常醉不可，其子操聞之，請節

飲。元忠曰：我言作僕射，不勝飲酒樂，爾愛僕射，宜

勿飲。

謝幾卿性通脫，預樂游宴，不得醉而還，因詣道邊

酒壚停車褰幔，與車前三騶對飲。

陶淵明得太守送酒，多以春秫雜投之，曰：少延清

歡。

茅山元符官，有蘇養直像，自贊其上曰：松風颭颭，

瘦藤在手，惟此白叟，獨全於酒。

張士簡嗜酒，疎脫，在新安，遣家僮載米三千斛，還吳，耗失大半，士簡問其故，答曰：雀鼠耗也。士簡歎曰：壯哉雀鼠。

李愚曰：子夙夜在公，不曾爛遊華胥國，欲作蝶巷，以莊周爲第一祖，陳搏配食，忙者難與注籍供職，馮惟一太常好飲酒，每朝士宴集，雖不召，亦自至，酒酣彈琵琶，彈罷賦詩，詩成起舞，時人愛其俊逸，謂爲三絕。

初潭集 卷十七

### 二達者

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皆紗羅錦綺，仲容以竿挂大布犢鼻褌於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

陳留阮籍，譙國嵇康，河內山濤，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亞之。預此契者，沛國劉伶，陳留阮咸，河內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於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世謂竹林七賢。

信云是遠才

晉文帝大親愛阮嗣宗，恒與談戲，不迫以職事。阮嘗言曾遊東平，樂其土風，願得為東平太守。文帝說從其意，阮騎驢徑到郡，至則壞府舍，諸壁障使內外相望，然後教令清寧，十許日，復乘驢去。晉文王功德盛大，坐席嚴敬，擬於王者，惟阮籍在坐，箕踞嘯歌，酣放自若。

光孟祖避難渡江，欲投胡母彥國，正直彥國謝鯤諸人，散髮裸袒，閉室酣飲。孟祖將排戶而入，守者不聽，便於戶外脫衣露頭，窺狗竇而大呼，彥國驚問，潭集卷十七

曰：他人不能，必我孟祖，遽呼入與飲。

光進初為博昌小吏，縣令使送客，歸途冒雨雪，舉體凍濕，還令又不解衣而炙，徑入令被中臥。令還大怒，逸曰：家貧衣濕，無可代者，若不暫溫，勢必凍死，奈何？惜一被而殺一人乎？令奇而釋之。王孝孫居護軍府中，時泰山胡母彥國、琅邪王澄、北地博暢、中山劉輿、潁川荀邃、河東裴遐共齋羊酒，詣護軍門，護軍驚曰：諸名士何得來？時孝孫已給府中養馬，諸名士便就馬廐下與孝孫炙羊飲。

信云何潭集  
一馬以爲人  
已乎不識  
也必云也  
是標遠者

酒爲樂，不見護軍。

庾公乘馬，有的盧，或語令賣去，庾云：賣之必有買者，即復害其主，寧可不安已，而移於他人哉？賀司空入洛赴命，爲太孫舍人，經吳閶門，在船中彈琴，張季鷹本不相識，先在金閶亭聞絃甚清，下船就賀，因共語，便大相知，說問賀卿欲何之，賀曰：入洛赴命，正爾進路，張曰：吾亦有事北京，因路寄載，便與賀同發。

桓車騎在荊州，張玄爲侍中，使至江陵，路經陽岐，初潭集卷十七

村，俄見一人持半小籠生魚，徑來造船，云有魚欲作膾，張乃維舟納之，問其姓字，稱是劉遺民，張素聞其名，大相忻待，劉了無停意，既進膾，便去，云向得此魚，觀君船上當有膾具耳。

王子猷嘗暫寄人空宅住，便令種竹，或問暫住何煩爾，王嘯詠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

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輿而行，輿盡而返，何必見戴？王子猷過吳中，見一士大夫家有竹，主人已知子猷當往，灑掃施設相待。王肩輿徑造竹下，諷嘯良久，主人失望，猶冀還當通。王遂直出，主人不堪，便令閉門。王更以此賞主人，留坐盡歡而去。

王子猷詣郝雍州，雍州在內，見其銚甕，云：阿乞那得此物？令左右送還家，郝出覓之。王曰：向有大力者負之而趨。

王子猷作桓車騎，騎兵參軍。桓問曰：卿何署？答曰：初潭集 卷十七

不知何署。時見牽馬來，似是馬曹。又問官有幾馬？答曰：不問馬，何由知其數？

殷洪喬作豫章郡，臨去都下，人因附百許函書，既至石頭，悉擲水中。因祝曰：沈者自沈，浮者自浮，殷洪喬不能作致書郵。

謝安始出西戲，失車牛，便策杖步歸。道逢劉尹，語曰：安石將無傷？謝乃同載而歸。

謝安縱心事外，疎略常節。每畜女伎，携持游肆，王坦之以書規之。安答曰：知君思相愛惜之至，僕所

通云疏

求者聲謂稱情義，無所不可爲。若絮軌迹崇世教，非所擬議，亦非所屑也。嘗謂君粗得鄙趣者，猶未悟之濠上邪？故知莫道未易爲人。

羅君章爲桓宣武從事，謝鎮西作江夏，往檢校之。羅既至，初不問郡事，徑就謝數日，飲酒而還。桓公問有何事？君章云：不審公謂謝當何似人？桓公曰：仁祖是勝我許人。君章云：豈有勝公人而行非者？桓奇其意而不責也。

襄陽羅友少時多謂之癡，嘗伺人祠，欲乞食往太。初潭集 卷十七

蚤門未開，主人迎神出見，問以非時，何得在此？答曰：聞卿祠欲乞一頓食耳，遂隱門側至曉，得食乃退。爲人有記，初從桓宣武平蜀，按行蜀城關觀宇，內外道陌廣狹，植種果竹多少，皆默記之。後宣武與簡文集共道蜀中事，有所遺忘，友皆名列，曾無遺錯。

羅友爲廣州刺史，當之鎮，刺史桓諮語令莫來宿。答曰：民已有前期，主人貧，或有酒饌之費，請別日奉命征西，密遣人察之。至日乃往，荆州門下書佐

謝云是

謝云是

家處之怡然不異勝達

羅友少好學性嗜酒嘗其所過不擇士庶又好何人祠往乞餘食雖復管署壇肆不以爲羞桓溫常責之云君大不逮須食何不就身求友傲然不屑答曰就公乞食今乃可得明日已復無溫大笑

友始仕荊州後在溫府以家貧乞祿溫雖以才學遇之而謂其誕肆非治民才後同府人有得郡者溫爲席起別友至尤晚問之答曰昨奉教旨首旦出門於中路逢一鬼大見椰榆云我只見汝送人

初潭集卷十七

三

作郡何以不見人送汝作郡民始怖終慚回還以解不覺成淹緩之罪溫雖笑其滑稽而心頗愧焉後以爲襄陽太守累遷廣益二州刺史在藩舉宏綱不存小察甚爲吏民所說覺於益州

桓宣武爲王車騎集別羅友進坐良久辭出宣武曰卿欲答事何以便去答曰友聞白羊肉美一生未曾得吃故冒求前耳無事可答今已飽不復須駐

王甲從北來詣謝公問北方何果最勝答曰桑

謝云是

謝云是

謝云是

謝云是

樞最佳公問可比江東何果甲云是黃柑之流公曰君乃爾妄語甲不欲受妄語之名乃買駿馬候熟時馳取數十枚奉公公食之以爲美語甲曰此味乃江東所無君何近比黃柑

阮修字宣子陳留尉氏人好老易能言理不喜見俗人時誤相逢即舍去聊邪王處仲爲鴻臚卿謂曰鴻臚丞差有祿卿嘗無食能作不修曰復可耳

初潭集卷十七

十四

謝公道豫章若遇七賢必自把臂入林名士傳曰鯁通簡有識不修威儀迹逸而心整行濁而言清居身若穢動不累高鄰家有女嘗往挑之女方織以梭投折其兩齒既歸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

竺法深在簡文坐劉尹問道入何以游朱門答曰君自見其朱門耳

支道林嘗養數匹馬或言道人出馬不韻支曰貧

謝靈運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從者數百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是山賊及知靈運乃安又要太守使進琇不肯靈運贈詩曰邦君難地險旅客易山行

自是肉眼見  
蕭索共梅花  
笑吟甚疎枝  
半不結何曾  
不笑

道重其神駿

支公好鶴住剡東岬山有人遺其雙鶴少時翅長欲飛支竟惜之乃鍛其翮鶴軒翥不復能飛乃反顧翺垂頭視之如有懊喪意林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為人作耳目近玩養令翮成置使飛去

謝靈運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從者數百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是山賊及知靈運乃安又要太守使進琇不肯靈運贈詩曰邦君難地險旅客易山行

初潭集 卷十七

袁豐居宅後有六株梅歎曰煙姿玉骨世外佳人恨無傾城笑耳

許謹選放曠不拘小節與親友結宴花園中未嘗張幄設坐只使僮僕聚落花鋪坐下曰吾自有花裯

戴顓春日携雙柑斗酒人問何之曰往聽黃鸝聲釋道實聞蟋蟀日時聞此聲足代簫管

邢邵脫略簡易有齋不居坐臥常在一小屋果餌之屬置之梁上賓至則下而共噉士無賢愚無不

集云雄

公見得是

傾接嘗云畫入內閣為大所吹

韓熙載事江南三主時謂神僊中人風彩照物每縱轡春城秋苑人皆隨觀簡介不屈舉朝未嘗拜一人唯多置女僕晝夜歌舞後房伎妾恣其出入後主屢欲相之而惡其如此乃左授右庶子分司於外熙載上表乞留畫出羣婢後主喜以為秘書監羣婢復集如初

三豪客

澹臺子羽齊千金文壁渡河陽侯波起兩蛟夾舟

初潭集 卷十七

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操劍斬蛟蛟死波休乃投壁於河三投壁輒躍出因毀壁而去

梁竦生長京師不樂本土自負其才鬱鬱不得意嘗登高望遠歎息言曰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如其不然閒居可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徒勞人耳後辟命交至並不就

趙元叔造河南尹羊陟不得見趙以公卿中非陟無以托名乃日往既通謁尚臥未起元叔徑上堂遂前臨之因舉聲而哭門下皆驚陟知其非常起

人之不如虎  
者多矣  
劉云蓋一虎  
多傷禽獸仁  
者不為  
今通字不肯  
矣

至今有漁陽  
抄掘自衛造  
也

延與語明旦大從車騎造元叔與司空表逢稱薦  
之於朝

都區寶者後漢人居父喪鄰人格虎虎走趨其廬  
即○以○蓑○衣○覆○之○鄰○人○尋○跡○到○寶○寶○曰○虎○豈○有○可○念○  
而○藏○之○乎○此○虎○後○送○禽○獸○以○助○寶○祭○

皇甫度遼解官歸鄉時有以貨得鴈門太守者書  
刺○投○謁○度○遼○臥○不○時○起○既○入○見○問○曰○聞○卿○在○郡○食○  
鴈○美○乎○頃○之○白○王○節○信○在○門○度○遼○驚○起○衣○不○及○帶○  
展○履○出○迎○援○手○而○入○極○歡○而○出○時○人○語○曰○徒○見○二○

初澤集 卷十七 七

千石不如一逢掖

孔北海居家失勢賓客日滿其門愛才樂士常若  
不○足○每○歎○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孔融數與武帝賡稱稱衡才帝傾心欲見衡稱疾  
不○往○而○數○有○言○論○帝○甚○忿○之○以○其○才○名○不○殺○令○錄○  
為○鼓○吏○後○至○八○月○朝○會○大○閱○試○鼓○節○作○三○重○開○列○  
坐○賓○客○以○帛○絹○製○衣○作○一○岑○牟○一○單○絞○及○小○幘○鼓○  
吏○度○者○皆○當○脫○其○故○衣○著○此○新○衣○次○傳○衡○衡○擊○鼓○  
為○漁○陽○摻○搥○踴○地○來○前○躡○駁○脚○足○容○態○不○常○鼓○聲○

甚悲音節殊妙坐客莫不慷慨知必衡也既度不

肯易衣吏呵之曰鼓吏何獨不易服衡便止當武  
帝○前○先○脫○幘○次○脫○餘○衣○裸○身○而○立○徐○徐○乃○著○岑○牟○  
次○著○單○絞○後○乃○著○幘○再○復○擊○鼓○摻○搥○而○去○顏○色○無○  
作○武○帝○笑○謂○四○坐○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

虞仲翔放蕩南友自恨疏簡骨體不媚犯上獲罪  
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為○吊○客○使○天○  
下○一○人○知○已○者○足○以○不○恨○吳○志○曰○權○嘗○自○起○行○酒○  
翻○伏○地○陽○醉○不○持○權○去○乃○起○坐○權○手○劍○擊○之○大○司○

初澤集 卷十七 六

農劉基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之後手殺善士雖

翻有罪天下孰知權又與張昭論神仙翻指昭曰  
彼○皆○死○人○而○語○神○僊○世○豈○有○僊○人○也○權○積○怒○非○一○  
乃○徙○交○州○

戴叔鸞論議高奇多駭流俗同郡謝季孝問曰子  
自○視○天○下○孰○與○為○比○答○曰○我○若○仲○尼○長○東○魯○大○禹○  
出○西○羌○獨○步○天○下○無○與○為○偶○

諸葛肱在西朝少有清譽為王夷甫所重後為繼  
母族黨所讒誣之為狂逆將遠徙友人王夷甫之

劉云六言



徒詣檻車與別。肱問何以從我。王曰：「言卿狂逆。」肱曰：「逆則應殺。狂何所從？」

陳登使功曹陳季弼詣許，謂之曰：「許下論議待吾不足，足下相爲觀察。」還以見誨。季弼還曰：「聞遠近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登曰：「夫閭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強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伯之略。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焉足錄哉？」

初潭集

卷十七

五

劉荆州自作書，欲與孫伯符，以示稱正。平言：「如是爲欲使孫策帳下兒讀之耶？」將使張子布見也。

劉瑁兄弟少時，王愷憎之，嘗召與宿，欲默加害。石崇素與瑁現善，聞就愷宿，徑夜往，愷問：「二劉所在？」愷卒迫不得諱，答云：「在後齋中宿。」石便徑入，自牽以出，同車而去。語之曰：「少年何以輕就人宿？」皇甫謐有從姑子梁柳，爲城陽太守，將之官，或勸

士安餞之。士安曰：「柳爲布衣時過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今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輕梁柳也。」玄晏春秋曰：「七年春，子長三尺四寸矣，未通書史，與從姑子梁柳編荆執荻，分陳相刺，共以爲樂。」鍾士季要一時賢偶，往詣嵇康。康方大樹下鍛，向子期爲佐，鼓排，康揚槌不輟。傍若無人，移時不交一言。鍾起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

呂安至嵇康，值康不在，嵇喜出戶，延之，不入。題門

初潭集

卷十七

子

上作鳳字而去，喜不覺，猶以爲欣，故作鳳字，凡鳥也。

石崇每與王敦入學戲，見顏原象而嘆曰：「若與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王曰：「不知餘人云何？」子貢去，卿差近。石正色云：「士當令身名俱泰，何至以讎牖語人？」

郝嘉賓得人，以已比符堅，大喜。

王大尉不與庾子嵩交，庾卿之不置。王曰：「君不得爲爾。」庾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我法，卿自

用卿法

吳郡王閔渡錢塘江。遭風船欲覆。閔拔劍斫水。罵伍胥風濤得濟。

陸士衡初入洛。答張公所宜讀。劉道真是其一。既往。劉便問東吳有長柄壺盧。卿得種來不。

溫太真位未高時。屢與揚州淮中佐客。樽蒲與輒不競。嘗一過大輪物。戲屈無因。得反與庾亮善。於觴中大喚亮曰。卿可贖我。庾即送直。然後得還。

溫公喜漫語。下令禮法自居。二人嘗至庾公許。大相割擊。溫發口鄙穢。庾公徐曰。太真終日無鄙言。

初潭集 卷十七

王

桓宣武少家貧。戲大輪。債主敦求甚切。陳郡袁耽。俊邁多能。宣武欲求救於耽。耽時居艱。恐致疑。試以告焉。應聲便許。略無嫌吝。遂變服懷布帽。隨溫去。與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主就局曰。汝故當不辦。作衣。彦道邪。遂共戲。十萬一擲。直上百萬數。投馬絕叫。傍若無人。探布帽。對人曰。汝竟識袁彦道不。

王長史登茅山。大慟哭曰。瑯琊王伯與終當為情。

死

羊綏第二子孚。少有儒才。與謝益壽相好。嘗往謝許。未食。俄而王齊王賸來。既先不相識。王向牀。有不說色。欲使羊去。羊了。不勝唯脚。委几上。詠。自若。謝與王敘寒溫。數語畢。還與羊談。賞須臾。食下。二王都不得餐。唯屬羊不暇。羊盛進食。食畢便退。

陳林道在西岸。都下諸人共要至牛渚會。陳理既佳人欲共言折之。陳以如意拄頰。望雞籠山。嘆曰。

初潭集 卷十七

王

孫伯符志業不遂。於是竟坐不得談。

王右軍為會稽內史。謝公就乞牋紙。右軍檢校庫中。有九萬悉以乞謝公。桓宣武聞之曰。逸少不節。羅君章曾在人家。主人令與坐客共讀。答曰。相識已多。不煩復爾。

王處中每酒後。輒詠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壺口盡缺。

王大將軍欲下都。處分樹植。先遣參軍告朝廷。諷旨時賢。祖車騎時尚未鎮壽春。瞋目厲聲語使人。

琴博渡江營  
清中原使后  
勒兵遊者此  
強也俗信蓋

戴淵時上自  
陸机世下無

劉云改行自  
新無若周特  
軍之遠之果  
之坐當先三  
代以上人物

日卿語阿黑何敢不遜催攝面去須臾不爾我將  
三千兵繫脚令上王聞而止

祖車騎過江時公私儉薄無好服玩王庾諸公共  
就祖忽見裘袍重疊珍飾盈列諸公怪問之祖曰  
昨夜復南塘一出祖於時恒自使使兒鼓行劫斂  
在事之人亦容而不問

陸機赴假還洛輜重甚盛戴淵使少年劫掠淵在  
岸上據胡床指麾左右皆得其宜淵既神姿鋒穎  
雖處鄙事神氣猶異機於船屋上遙謂之曰卿才

初潭集 卷十七

三

如此亦復作劫耶淵便泣涕投劍歸機辭薦非常  
機彌重之定交作筆薦焉過江仕至征西將軍  
周處少時兇彊為鄉里所患又義興水中有蛟山  
中有遺跡虎並皆暴犯百姓義興人謂為三橫而  
處尤劇或說處殺虎斬蛟實冀三橫唯餘其一處  
卽刺殺虎又入水擊蛟蛟或浮或沒行數十里處  
與之俱經三日三夜鄉里皆謂已死更相慶竟殺  
蛟而出初聞里人相慶乃自吳尋二陸云欲自修  
改而年已蹉跎清河曰古人貴朝聞夕死况君前

於陵仲子於  
世何用

孟吉孟吉

途尚可處遂改廟終為忠臣孝子  
桓公讀高士傳至於陵仲子便擲去曰誰能作此  
溪刻自處

桓宣武與殷劉談不如甚喚左右取黃皮袴褶上  
馬舞稍數迴或向殷或擬劉意氣始得雄  
毛伯成既負其才氣常稱寧為蘭摧玉折不作蕭  
敷艾榮

東府客館是版屋謝景重詣太傅時賓客滿中初  
不交言直仰視云王乃復西戎其屋

初潭集 卷十七

三

桓車騎謂王子猷曰卿在府久比當相料理初不  
答直高視以手版柱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  
孫子荆為石苞驃騎參軍孫負其才氣初至不拜  
但長揖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  
孔休源寄宗人少府孔登宅范雲命駕到少府登  
謂當詣已備水陸之品雲駐謁命休源取常膳止  
有赤倉米蒸鮑魚雲食之高談竟日不舉主人之  
饌  
荀濟負氣每謂人曰會楯上磨墨作檄文

沈慶之

沈慶之加三望車謂人曰我每遊履田園有人則與馬爲三無人則與馬爲二今乘此車安所之乎

劉毅在京口先就府借東堂與親故出射江州刺史庾悅後與僚佐來詣毅告之曰毅輩屯否之人合一射甚難君於諸堂並可悅不許射者皆散唯毅留射如故既而悅食鵝毅求其餘又不與毅常銜之義熙中使人微示其旨悅忿懼而死

孫奉學淺行薄邢邵謂曰須更讀書奉曰我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十萬

初潭集卷十七  
北齊崔儼自恃才高大署其廬曰不讀五千卷書無入此堂

魏收云我視沈約如奴

袁淑詩

袁淑詩平平耳多自謂能嘗曰我詩有生氣須人捉著不爾便飛去

袁粲謂周旋曰

袁粲謂周旋曰昔一國中有水號曰狂泉國人飲之無不狂者惟國君穿井而汲獨得不狂國人既並狂反謂國主之不狂爲狂於是聚謀共執國主療其狂疾火艾鍼藥畢具國主不任其苦於是到

泉所酌

泉所酌泉而飲之飲畢便狂君臣大小其在若一泉乃歡然我既不狂難以獨立比亦試飲此水矣沈友才辨縱橫善屬文兼好武事注孫子兵法每所至衆人默然莫與爲對咸言其筆之妙舌之妙刀之妙三者皆過絕於人

羊侃少而瓌瑋膂力絕人嘗於兗州堯廟踴壁直上至五尋橫行得七跡酒橋有數石人侃執以相擊悉皆破碎雅好文史嘗卽席應詔賦詩帝曰吾聞仁者有勇今見勇者有仁可謂鄒魯遺風英賢

初潭集卷十七

不絕矣性豪侈善音樂初赴衡州於兩艦解起三間通梁水齋飾以珠玉錦繡設帷屏列女樂乘潮解纜臨波置酒綠塘傍水觀者填咽大同中有詔命侃延魏使賓客三百餘人食器皆金玉雜寶至夕侍婢百餘人俱執金花燭侃不飲酒而好賓遊終日獻酬同其醉醒性寬厚嘗南還至漣口置酒有客張孺才者醉於船中失火延燒七十餘艘所燔金帛不可勝數侃聞命酒不輟孺才慙懼自逃侃追還慰諭之加厚

丘車騎初領驍騎將軍，不樂武位，謂人曰：「我還東，掘顧榮冢，江南地方數千里，士子風流皆出此中。」

顧忽引諸僮僕，妨我輩塗轍。方儲為郎中，章帝使文郎居左，武郎居右，儲正住中，曰：「臣文武兼備，在所施用。」上嘉其才，以繁亂絲，付儲使理。儲拔佩刀三斷之，對曰：「反經任勢，臨事亦然。」

蕭南郡除少府，意甚不得，曰：「大丈夫入管喉舌，出泣方伯，乃復低頭人中耶？」所住齋前，有嚮所種花，初潭集卷十七

草甚美，惠開悉令剷除，列種白楊，謂人曰：「人生不得行胸懷，雖壽百歲猶為夭也。」

劉孝孫博學通敏，而仕不遂，常嘆曰：「古或開一說而致卿相，立談頃而降白璧書籍矣耳。」

王儉當朝，蕭琛年少，未為儉識，自負其才，氣候儉宴於樂游，乃著虎皮靴，策桃枝杖，直造其座，儉與語大悅。

曹景宗既貴，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作劈歷聲，箭如餓鷹叫。」

平澤中逐鹿，數助射之，飲其血，食其胃，甜如甘露，樂覺耳後風生，鼻頭火出，此樂使人忘死。今來揚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慢，小人輒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念此邑邑，使人氣盡。慕容儼少見潘樂，長揖而已，或勸屈節，儼攘袂曰：「吾狀貌如此，望人拜，豈能拜人？」

王融為中書郎，嘗撫案嘆曰：「為爾寂寂，鄧禹笑人，行過朱雀航，聞人爭路，乃椎車壁曰：『車中乃可無七尺車，前豈可無八驕。』」

初潭集卷十七

劉孝綽仗氣負才，多所凌忽，每朝集會同處，公卿間無所與語，反呼騶卒訪道途間事。

裴寬尚書罷郡西歸，汴日晚維舟，見一人坐樹下，衣服極敝，屈與之語，大奇之，曰：「以君才識，必當富貴，舉船錢帛奴婢悉以貺之，客受貺不讓，登舟奴婢偃卧者，輒鞭之。」裴公益奇之，其人張徐州也。

張易昇元中上元令，後以水部員外郎通判歙州，刺史朱匡業使酒陵人，果於誅殺，無敢犯者，易赴其宴，先故飲醉，就席，酒甫行，尋其少失，遽擲杯推

案機袂大呼，詬責鋒起，匡業愕然不敢對。唯曰：通判醉甚，不可當也。易覓我，啗啞自如。俄引去。匡業使吏掖就馬，自是見易加敬，不敢復使酒。郡事亦賴以濟。

宋明帝賜王景文死，敕至之夜，景文方與客棋，看敕訖，置局下，待爭劫竟，乃歛子納奩中，已畢。徐言奉敕，見賜以死，因出敕示客，而舉賜鵠，反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遂仰飲而絕。

桓榮祖少學騎射，或曰：何不學書？榮祖曰：曹操、曹

丕上馬橫槊下馬談論，此可不負飲食矣。君輩無自全之伎，何異犬羊乎？

王彥深不為羣從所禮，常懷恥慨，欲以將領自奮，每撫刀曰：龍泉太阿，汝知我者。

高昂與鄭嚴祖握槊，劉貴召嚴祖，昂不時遣，如其使，使曰：柳時易脫時難，昂即以刀就柳，柳之曰：何難之有？貴不敢校。

高昂龍準豹頭，姿體雄異，少不尊師教，專事馳騁，每言男兒當橫行天下，自取富貴，誰能端坐讀書？

趙

焦云不受張  
鹿孫免自不  
致擲人來

劉云輕薄

作老博士也，其父曰：此兒不滅吾族，當大吾門，以其昂藏敖曹，故以名字之。

來護兒幼卓犖，讀書至擊鼓其鐙，踴躍用兵，羔裘豹飾，孔武有力，拾書歎曰：大丈夫當如是，會為國滅賊，以取功名，安能區區事筆硯乎？

崔瞻在御史臺，宅中送食，備盡珍羞，瞻俱於別室獨食，有御史姓裴者，伺瞻食往造之，瞻不與交言，亦不命七筵，明日裴自携七筵來，與之共食，瞻謂裴曰：昔劉毅在京口，冒請鵠炙，豈謂是耶？君定名

士於是日與之食

劉夢得守連州，替高霞寓，高後入為羽林將軍，有殊眷，附書夢得，欲請自代，劉答曰：昔有嫗行遇虎，虎舉足示嫗，嫗見有芒刺，為拔之，虎感奮而去，時

時擲康鹿狐兔報嫗，一日擲一死人，村人執嫗為殺人，嫗乃登垣語虎曰：感則感矣，叩首大王，莫更拋人來也。

郭恕先時與役夫小民入市肆飲食，曰：吾所與飲皆子類也。

南唐嚴續嘗請韓熙載撰其父神道碑以珍貨幾萬緡仍輟一歌鬟實冠洞房者為濡筆之贈韓納其請文成但叙諸裔品秩續嫌之封還冀其改竄熙載直以向所贈及歌姬還之臨登車寫一闕於泥金雙帶

梅侍讀晚年躁於祿位而病足常撫其足而晉曰是有鬼令我不至兩府者汝也

滕達道微時為范文正館客常私就俠邪飲范病之一夕候其出徑造達道書室明燭讀書以俟達

初潭集 卷十七

道大醉入門長揖問范讀何書曰漢書問漢高帝何如人范逡巡走入東都事略曰滕元發性疎達在上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神宗知其誠蓋後力言新法之害落職知筠州元發曰天知吾直上知吾忠吾何憂哉上章自訟有曰樂羊無功謗書滿篋即墨何罪毀言日聞未覺之改知揚州蘇子美豪放不羈好飲酒在外舅杜祁公家每夕讀書以一斗為率公密使覘之子美讀漢書至張良與客狙擊秦皇帝撫案曰惜乎擊之不中遂滿

引一大白又讀至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又撫案曰君臣相遇其難如此復舉一大白公笑曰有如此下物一斗不足多也

李溫陵曰不豪則自不達不達則自非豪唯達故豪一也但世有慕名作達者似達而實不達也曰昔叔敖殺兩頭蛇以為後人效之今達乎方叔敖少時寧知殺兩頭蛇之為達而後殺之耶自必死故歸而向其母泣惟自必死

初潭集 卷十七

故寧我見之而死不歎後人漫見之而也是之為真達也遂從而殺之是之為真豪也彼豈有心倣效甚人來耶是故阮渾欲作達而嗣宗不許惡其效也山公之薦咸曰清真寡欲萬物不能移也使在官人之職必妙絕于時識其真也噫是豈易與講道學者談耶

初潭集卷之十七終

焦云人固未  
易知人亦  
不易也況千  
載而下尚論  
古人哉每覽  
及此為之三  
嘆

初潭集卷之十八

師友八

一論人

仲尼曰史鮪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能曲於人

宋世目莊周為道家儀秦王通為孔門操莽

管子文錦也雖醜登廟子產練染也雖美不尊

武帝謂東方朔孔頴之道德何勝方朔曰顏淵如

桂馨一山孔子如春風至則萬物生

初潭集 卷十八

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車不停軌驚不輟輒詣

黃叔度乃彌日信宿人問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

如萬頃之陂澄之不清擾之不濁其器深廣難測

量也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按袁閔慎

陽人友黃叔度於童齒薦陳仲舉於家巷辟太尉

掾卒

汝南陳仲舉穎川李元禮二人共論其功德不能

定先後蔡伯喈評之曰陳仲舉疆於犯上李元禮

嚴於攝下犯上難攝下易仲舉遂在三君之下元

禮居八俊之上

靈帝時子魚與北海郡原管寧俱遊學相善時號  
三人為一龍謂歆為龍頭寧為龍腹原為龍尾

顧劭嘗與龐士元宿語問曰聞子名知人吾與足

下孰愈曰陶冶世俗與時浮沈吾不如子論王霸

之餘策覽倚伏之要害吾似有一日之長劭亦安

其言

夏侯霸入蜀姜伯約問之曰司馬既得彼政還復

有征伐之志不仲權曰此人方營立家門未遑外

初潭集 卷十八

事有鍾士季者其人雖少終為吳蜀之憂耳

許子將常到穎川多長者之游唯不詣陳仲弓又

陳仲舉妻喪還葬鄉人俱至許獨不往或問其故

子將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

故不造也時人服其裁量

荀彧與傅嘏夏侯玄親善荀常語傳與夏侯以子

等在世途間功名必勝我但識劣我耳傳難以能

盛功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末有餘者耶

荀曰功名者志局之所獎也然則志局自一物耳



固非識之所獨濟也。

何晏鄧颺夏侯玄欲求傅嘏交而嘏亦不許曰夏侯太初志大心勞能合虛譽誠所謂利口覆國之人何晏鄧颺有爲而躁外好利而內無關籥多言而妬前多言多譽妬前無親以吾觀之此三賢者皆敗德之人耳遠之猶恐罹禍况可親之耶後皆如其言

裴使君問管公明以何尚書管曰其才若益益之水所見者清不見者濁

初潭集 卷十八

三

裴令公目夏侯太初肅肅如入廊廟中不修敬而人自敬一曰如入宗廟琅琅但見禮樂器見鍾士季如觀武庫但觀矛戟見傅蘭碩江喬靡所不有見山巨源如登山臨下幽然深遠  
祖士少好財阮遙集好屐並恒自經營同是一累而未判其得失人有詣祖見料視財物客至屏當未盡餘兩小簾著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詣阮見自吹火蠟屐因嘆曰未知一生當著幾量屐神色閒暢於是勝負始分

庾子嵩目和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磊砢有節且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

王夷甫云閭丘冲優於滿奮郝隆此三人並是高才冲最先達兖州記曰于時高平人士偶盛滿奮郝隆達在冲前名位已顯而劉寶王夷甫猶以冲之虛貴足先二人

劉令言始入洛見諸名士而歎曰王夷甫太鮮明樂彥輔我所敬張茂先我所不解周弘武巧於用短杜方叔拙於用長晉諸公贊曰杜育字方叔幼

初潭集 卷十八

四

疑號神童及長美風姿有才藻時人號曰杜聖桓茂倫云褚季野皮裏陽秋謂其裁中也

世目杜弘治標鮮季野穆少

謝公稱藍田掇皮皆真

王濬冲裴叔則二人總角詣鍾士季須臾去後客問鍾曰向二童何如鍾曰裴階清通王戎簡要後二十年此二賢當爲吏部尚書冀爾時天下無滯才

蔡叔子云韓康伯雖無骨幹然亦膚立

王大將軍下。庾公問。聞卿有四友。何者是。答曰。君家中郎。我家太尉。阿平。胡母彥圖。阿平。故當最劣。庾曰。似未肯劣。庾又問何者居其右。王曰。自有人。又問何者是。王曰。噫。其自有公論。左右躡公。公乃止。

世論溫太真。是過江第二流之高者。時名輩共說人物第一。將盡之間。溫常失色。

五

時人道阮思曠。骨氣不及右軍。簡秀不如真長。韶潤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淵源。而兼有諸人之美。中與書曰。裕以人不須廣學。正應以禮讓為先。故終日頽然。無所修綜。而物自宗之。

王長史道江道羣。人可應有。乃不必有人。可應無已必無。

管輅嘗曰。與劉穎川兄弟語。使人神思清發。昏不假寐。自此之外。殆白日欲寢矣。

韓康伯病。拄杖前庭消搖。見諸謝皆富貴。輒隱交路。歎曰。此亦何異王莽時。

孫綽嘗鄙山濤為人。曰。山濤吾所不解。史非史。隱

知山子

子敬瞻立說  
多入為難  
良非是時

非隱。若以元禮為龍津。則當點額暴鱗矣。王令詣謝公。值習鑿齒已在坐。當與併榻。王從倚。不坐。公引之與對榻。去後語胡兒曰。子敬實自清立。但人為爾多矜咳。殊足損其自然。有人問謝安石。王坦之優劣於桓公。桓公停欲言。中悔曰。卿喜傳人語。不能復語卿。劉尹云。人言江彫田舍。江乃自田宅屯。支道林問孫興公。君何如許掾。孫曰。高情遠致。弟子蚤以服膺。一吟一詠。許將北面。

初潭集卷十八

六

或問林公。司州何如。二謝。林公曰。故當攀安提萬。劉尹每稱王長史。性至通而自然有節。郝嘉賓道謝公。造郝雖不深徹。而纏綿綸至。又曰。右軍諸嘉賓。嘉賓聞之。云。不得稱詣。政得謂之朋耳。謝公以嘉賓言為得。劉尹撫王長史背曰。阿奴比丞相。但有都長。郝嘉賓問太傅。林公談何如。嵇公。謝云。嵇公勤著脚。裁可得去耳。又問殷何如。支。謝曰。正爾有超拔。支乃過殷。然臺臺論辯。恐口欲制支。

孤得暇元  
元人可也

是樂是賞

庾道季云。廉頗蘭相如。雖千載上死人。懔懔恒如。有生氣。曹蜍李志。雖見在。厭厭如九泉下人。人皆如此。便可結繩而治。但恐狐狸獯俗。噉盡。

庾道季云。思理倫和。吾愧康伯。志力彊正。吾愧文度。自此以還。吾皆百之。

王子敬問謝公。嘉賓何如。道季答曰。道季誠復鈔撮清悟。嘉賓故自上。

子敬問謝公。林公何如。庾公謝殊不受。答曰。先輩初無論。庾公自足。沒林公。

初潭集 卷十八

七

謝遏諸人共道竹林優劣。謝公曰。先輩初不減賤七賢。

王孝伯問王大。阮籍何如。司馬相如。王大曰。阮籍胸中壘塊。故須酒澆之。

王孝伯道謝公濃至。又曰。長史虛劉尹秀。謝公融孝伯問謝公。林公何如。右軍謝曰。右軍勝林公。林公在司州前亦貴微。

孝伯問謝太傅。林公何如。長史太傅曰。長史韶典問何如。劉尹謝曰。噫。劉尹秀。王曰。若如公言。並不

如此二人邪。謝云。身意正爾也。

人有問太傅。子敬可是先輩誰比。謝曰。阿敬近撮王劉之標。

有人問表侍中曰。殷仲堪何如。韓康伯答曰。理義所得優劣。乃復未辨。然門庭蕭寂。居然有名士風流。殷不及韓。故殷作誄云。荆門晝掩。閒庭晏然。簡文目庾赤玉。省率治除。謝仁祖云。庾赤玉胸中無宿物。

簡文道王懷祖才既不長。於榮利又不淡。直以真初潭集 卷十八

八

率少許。便足對人多多許。

簡文云。淵源語不超詣簡至。然經綸思尋處。故有局陳。

許玄度送母。始出都人問劉尹。玄度定稱所聞不。劉曰。才情過於所聞。

王右軍目陳玄伯。壘塊有正骨。

許玄度言琴賦。所謂非至精者。不能與之析理。劉尹其人。非淵靜者。不能與之閒止。簡文其人。

謝公云。劉尹語審細。孫綽爲惓叙曰。神猶淵鏡。言

必珠玉

謝太傅道安北見之乃不使人厭然出戶去不復使人思

劉尹道江道羣不能言而能不言

林公云見司州警悟交至使人不得住亦終日忘疲

謝鎮西道敬仁文學鏃鏃無能不新語林曰敬仁有異才時賢皆重之王右軍在郡迎敬仁敬仁輒同車後以馬迎敬仁雖復風雨亦不以車也

初潭集 卷十八

九

謝太傅稱王修齡曰司州可與林澤遊

殷允出西邨超與袁虎書曰子思求良朋託好足下勿以開美求之世目袁爲開美故子敬詩曰袁生開美度

簡文云何平叔巧累於理嵇叔夜偶傷其道

殷侯既廢桓公語諸人曰少時與淵源共騎竹馬我棄去已輒取之故當出我下

衛虎玠小字永和中劉真長謝仁祖共商略中朝人或問杜弘治可方衛洗馬不謝曰安得比其間

桓公云  
是公同

可容數人劉真長曰吾請評之弘治膚清叔寶神清論者謂爲知言

桓公問孔西陽安石何如仲文孔思未對反問公曰何如答曰安石居然不可陵踐其處故乃勝也謝車騎問謝公真長性至峭何足乃重答曰是不見耳阿見子敬尚使人不能已

謝公領中書監王東亭有事應同上省王後至坐促王謝雖不通太傅猶歛衽容之王神意閒暢謝公傾目還謂劉夫人曰向見阿瓜故自未易有雖

初潭集 卷十八

十

不相關正是使人不能已

或有人言羅君章可謂荆楚之杞梓桓大司馬曰此自江左之秀豈惟荆楚而已

習鑿齒與桓泌以才氣相推鑿齒罷榮陽郡歸與桓書曰吾以五月三日來達襄陽觸目悲感略無歡情西望隆中想臥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澤縱目檀溪念崔徐二友肆睇魚梁追二德高風未嘗不徘徊移日撫乘躊躇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孫

堅之所隕斃裴杜之故居繁王之舊宅遺事猶存  
星列滿目夫芬芳起於椒蘭清響生乎琳琅向八  
君子者千載猶使想其爲人況相去之不遠乎彼  
一時此一時焉知今日之才不如疇辰百年之後  
吾與足下不並爲景行乎

習鑿齒與謝安書云來此見釋道安故是遠勝非  
常道士師徒數百齋講不倦無變化技術可以感  
常人之耳目無重威大勢可以整羣小之參差而  
師徒肅肅自相尊敬其人理懷簡衷多所博涉內

初潭集 卷十八

外羣書略皆徧觀陰陽算數亦皆能通佛經故最  
是所長作義乃似法蘭法祖輩統以大無不肯稍  
齊物等智在方中馳騁也恨不使足下見之

謝公與時賢共賞說遇胡兒在坐公問李弘度曰  
卿家平陽何如樂令於是李潸然流涕曰趙王篡  
逆樂令親授璽綬亡伯雅正恥處亂朝遂至仰藥  
恐難以相比謝公語胡兒曰有識者果不異人意  
明帝問謝鯤君自謂何如庾亮答曰端委廟堂使  
百僚準則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

宋祚曾爲王大將軍妾後屬謝鎮西鎮西問祚我  
何如王答曰王比使君田舍貴人耳鎮西妖冶故  
也

謝萬敗後簡文問郝超萬自可敗那得乃爾失士  
卒情超曰伊以率任之性欲區別智勇

或以方謝仁祖不乃重者桓大司馬曰諸君莫輕  
道仁祖企脚北窓下彈琵琶故自有天際真人想  
謝中郎云王修載樂託之性出自門風

劉萬安卽道真從子庾公所謂灼然玉舉又云千  
初潭集 卷十八

人亦見百人亦見

時人欲題目高坐而未能桓廷尉以問周侯曰可  
謂卓朗桓公曰精神淵著

王仲祖謝仁祖劉真長俱至丹陽墓所省殷揚州  
殊有確然之志旣反王謝相謂曰淵源不起當如  
蒼生何劉曰卿諸人真憂淵源不起耶

謝公在東山畜妓簡文曰安石必出旣與人同樂  
亦不得不與人同憂

安石真率外見故簡文見其淵源

設真長識其假

世言周弘正醜而不陋、吃而能談、誹諧似優、剛腸似直。

舊以桓謙比殷仲文、桓玄時、仲文入、桓於庭中望見之、謂同坐曰、我家中軍、那得及此也。

桓玄問劉太常曰、我何如謝太傅、劉答曰、公高、太傅深、又曰、何如賢舅子敬、答曰、植梨橘柚、各有其美。

或問盧欽、徐公景山、當武帝之時、人以爲通自在。

初潭集 卷十八

三

涼州及還京師、人以爲介、何也、欽達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用事、貴清素之士、於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爲通、比天下奢靡、轉相倣效、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人以爲介也。

褚中郎向淹、雅有器量、風儀端麗、眉目如點、公庭就列、爲衆所瞻、爲廬陵王長史、卒官、謝舉銘其墓曰、弘治推華子嵩、慚量酒歸月下、風清琴上、論者以爲擬得其人。

或問張元一、蘇味道、王方慶孰賢、答曰、蘇九月得霜、鷹王十月被凍、蠅。

廬子友情性恬和、蕭然有閒放之致、與鄆那王衍、隴西李壽之情好相得、嘗語王曰、昔太丘道廣、許子將知而不顧、嵇生性清、鍾士季過而絕言、吾處季孟之間、去其太甚、王以爲然。

或問華譚曰、諺言人之相去如九牛一毛、寧有此乎、譚對曰、昔許由巢父讓天子之貴、市道小人爭半錢之利、此之相去、何啻九牛一毛。

初潭集 卷十八

十四

何點嘗目陸慧曉、心如明鏡、遇形觸物、無不朗然、王思遠常如懷冰、暑月亦有霜氣。

劉子翼峭直、常面折僚友之短、李百藥語人曰、劉四雖復罵人、人亦不憾。

宋世爲之語曰、王光祿如屏風、屈曲從俗、能蔽風露、楊遵彥作文德論、以古今文人皆負才遺行、唯邢子才、溫子昇、王元景、彬彬有德業。

都水使者季珪之常曰、見王思遠終日匡坐、不妄言笑、簪帽衣領、無不整潔、便憶丘明士、見明士蓬

頭散帶終日酣醉吐論縱橫唐突卿宰便復憶見王思遠

劉孝標云余與馮衍有三同敬通值中興明君終不試用予值英主亦擯棄當年一同也敬通雄才冠世志堅金石余雖不及而直亮慷慨二同也敬通有忌妻至身操井曰余有悍室亦令家道轍軻三同也

張文成爲徐有功贊曰躡虎尾而莫驚觸龍鱗而不懼鳳峙鸞臺之內直以全身豹變豺狼之間忠

初潭集 卷十八

五

能遠害

孟浩然文不爲仕竹與而作故或遲行不爲飾動以求真故似誕遊不爲利期以放性故常貧各不繼於選部聚不盈於擔石雖屢空不給而自若也士源嘗筆讀之曰導漾挺靈寔生楚英浩然清發亦其自名

趙東山贊陸子靜云儒者曰女學似禪佛者曰我法無是超然獨契本心以俟聖人百世

二知人

法云相如在  
一朝之費不  
在焉也

蘇代說淳于髡曰客有謂伯樂曰臣有驥馬欲賣之凡三旦而立於市人莫與言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費伯樂乃旋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

劉峻廣志交論云顧盼增其倍價之謂也故  
時人號三夷前爲口中雌黃以顧其顧者衆  
也鳴呼蒼颉之飛不過十步託驥之旋乃騰千  
里之勢子安而託驥乎雖然即幸于旦借然一  
落蹄耳安足數耶是故寧不過伯樂不可以不

初潭集 卷十八

七

是驥驥是驥驥不論價矣

李元禮一世龍門時同縣聶季實小家子不敢見元禮杜周甫知季實賢不能定名以語元禮元禮呼見坐置砌下牛衣上一與言即決曰此人當作國士後卒如元禮言

史叔賓少有盛名林宗見而告人曰牆高基下雖得必失後果以議論阿枉敗名

郭泰太原介休人李元禮一見稱之曰吾見士多矣無如林宗者也

郭泰題品海內之士或在幼童或在里肆後皆成英彥六十餘人自著書一卷論取士之本未行遭亂亡失

庾徵君少給事縣廷郭林宗見而拔之勸遊學官遂為諸生備後能講論自以卑第每處下坐諸生博士皆就讐問由是學中以下坐為貴公孫度目祁原所謂雲中白鶴非燕雀之網所能羅也

卓恕還會稽辭太傅諸葛恪恪問何日復來至恕初渾集 卷十八

言某日至日恪為主入停不飲食欲以須恕賓客咸曰會稽建康相去千里道阻江湖風波難期俄而恕至一座盡驚

孔融在北海召王修為主簿修後舉孝廉聞郡中有反者即夜往奔融賊初反時融謂左右曰能冒難來者唯王修耳言未卒而修至

王夷甫父又為平北將軍有公事使行人論不得時夷甫在京見僕射羊祜尚書山濤夷甫時總角姿才異秀敘致既快事加有理濤甚奇之既退看

年公取人也

三言三言

之不輟嘆曰生兒不當如王夷甫邪羊祜曰亂天下者必此子也漢晉春秋曰初羊祜以軍法欲斬王戎夷甫又忿祜言其必敗不相貴重故天下為之語曰二王當國羊公無德

潘陽仲見王敦小時謂曰君蜂目已露豺聲未振耳必能食人亦當為人所食劉尹道桓公贊如反蝟皮眉如紫石稜自是孫仲謀司馬宣王一流人

孟嘉作庾太尉州從事褚太傅罷豫章還過武昌問庾曰聞孟從事佳在此不庾云卿自求之褚時睨良久指嘉曰此君小異得無是乎庾大笑于時既嘆褚之精識又欣嘉之見賞嘉字萬年江夏人

裴瓚字國寶為中書郎風神高邁特為王綏所重每從其遊綏父戎謂之曰國寶初不來汝數往何也對曰國寶雖不知綏綏自知國寶

桓公語嘉賓何源有德有言向使作令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

三言三言



不作謂音  
高也故作  
高如此也

謝公嘗與謝萬共出西過吳郡阿萬欲相與共草  
王恬許太傅云恐伊不必酬汝意不必爾萬乃獨  
往坐少時王便入內謝殊有欣色以爲厚待已良  
久乃沐頭散髮而出仍據胡牀於中庭曬頭神氣  
傲邁了無酬對意萬乃還未至船逆呼太傅安曰  
阿靖不作爾

張鏡少與顏延之鄰居顏談飲酒喧呼不絕而  
張靜嘿無聲顏後於籬邊聞其與客語設胡牀坐  
聽辭義清玄指謂坐賓曰此中有人由此不復酬

初潭集 卷十八

叫

高伯恭與廣平游雅太原張偉同業相友雅嘗論  
伯恭曰夫喜怒者有生所不能無前史載卓公寬  
中、文饒洪量、褊心者或弗之信余與高子遊處四  
十年未嘗見其愠喜之色內文明而外柔弱其言  
呐呐不能出口余嘗呼爲文子崔公謂予云高生  
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然  
之司徒之譴起於纖微及於詔責崔公股栗不能  
言宗欽以下伏地流汗都無入色高子敷陳事理

佳云極溫求  
始豐田復極  
似非面壁不  
便者更次太  
文

申釋是非辭義清辯音韻高亮明主動容仁及僚  
友向之所謂矯矯者更在斯乎宗愛之任勢也威  
振四海王公以下望庭畢拜高子獨升階長揖由  
此觀之汲長孺可卧見衛青何抗禮之有向之所  
謂風節者得不謂此乎知人固不易人亦不易知  
吾既失之於心內崔亦陋之於形外鍾期止聽於  
伯牙夷吾見明於鮑叔良有以也

處士丁重能閱人觀于琮謂路巖曰于侍郎風儀  
秀整禮貌謙挹如百斛重器所貯尚空其半安得

初潭集 卷十八

不益其祿位哉後于果登鉉

柳宗字伯鸞所拔進皆爲時選鄉里諺曰得黃金  
一筭不如柳伯鸞一識

### 三鄙人

謝無奕羸強以事不相得自往數王藍田肆言極  
罵王面壁不敢動半日謝去良久轉頭問左右小  
吏曰去未答云已去然後復坐

褚公孫興公同遊曲阿後湖中流風猛舫欲傾覆  
褚公曰此舫人皆無可以招天譴者唯孫興公多

劉云酸人

塵滓正當以厭天欲耳便欲捉擲水中孫無計唯  
大啼曰季野卿念我

范汪至能噉梅有人致一斛查須臾噉盡

劉邕愛食瘡痂以為味似鰓魚嘗詣孟靈休靈休

先患疾瘡痂落在席邕取食之靈休大驚痂未落

者悉取取飽邕後與何昂書曰劉邕向顧見噉遂

舉體流血劉邕穆之子

并州一士族好為可笑詩賦詠撒邢魏諸公衆共

嘲弄虛相讚說便擊牛釀酒招延聲譽其妻知而

初澤集 卷十八

至

泣諫乃嘆曰才華不為妻子所容何況行路

劉道綦封營道侯凡鄙無識始與王濟嘗謂曰陸

士衡詩云營道無烈心何意道綦曰下官初不識

士衡何忽見苦

陽俊之多作五言歌詞蕩而拙世俗流傳名為陽

五伴侶寫賣不絕俊之遇於市言其字誤取而改

之賣者曰陽五古之賢人君何所知輕敢議論俊

之大喜自言有集十卷雖家兄亦不知吾是才士

宋武帝嘗稱謝超宗殊有鳳毛右衛將軍劉道隆

劉云今世

劉云老實

劉云諸自反  
道是有也

在坐出候超宗曰聞君有異物欲覓一見謝曰懸  
馨之室何得異物道隆曰方侍宴至尊說君有鳳  
毛謝徒跳還內道隆謂檢覓鳳毛至暗待不得乃  
去

宋有澄子者亡緇衣求之塗見婦人緇者援而入

舍欲取其衣曰今者我亡緇衣婦人不與澄子曰

子不如速與我我所亡者紡緇也今子衣禪緇也

以禪緇當紡緇子豈不得哉

涓石梁好畏見已之影以為鬼驚而死

初澤集 卷十八

至

唐有士人姓方好於門地凡方姓貴人輒認為親

或戲之曰豐邑方相何親遽曰再從伯氏戲者笑

曰既是方相姪只堪嚇鬼

四智人

晉中行文子出亡過於縣邑從者曰此膏夫公之

故人公奚不休食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

人遺我鳴琴吾好佩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者

也以求容於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於人也乃去

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矣

遠心隨

劉云今世認  
於者正歌  
鬼老李固以  
必笑世也

雖此在宰殺  
臣誠謂人也  
必相誠

邱成子爲魯聘於晉，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送之以璧，顧反過而弗辭。其僕曰：「向者右宰穀臣之觴吾子也，甚懼今侯漂過而弗辭。」邱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懼也。陳樂而不樂，告我憂也。酒酣而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若是觀之，衛其有亂乎？」倍衛三十里，聞寧喜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異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孔子聞之曰：「夫知可以微謀，仁可以託財者，其邱成子之謂乎？」

初渾集 卷十八

三

卷月清

梁鴻受業太學，學畢，牧豕上林苑中，誤遺火，延及他舍，鴻尋訪燒者，悉以豕償之。其主猶以爲少，鴻曰：「無他財，願以身居作。」鴻爲執勤不懈，鄰家耆老因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悉還其豕，鴻不受而去。

陶洪丘與華歆同郡，自以明見過歆。時王芬謀廢靈帝，芬呼歆洪定計。洪欲行，歆止之曰：「廢立大事，伊霍所難，芬性疎而不武，此必無成。」芬果敗，洪迺

此人用此  
人天好詐也

服。管幼安見公孫度，語唯經典，不及世事。乃因山爲廬，鑿坏爲室，越海避難者皆就之。旬月成邑，遂講詩書，陳俎豆，飭威儀，明禮讓。非從學者弗見。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郡原時亦在邈，好以清議格物，度以下心不安之。幼安謂原曰：「潛龍以不見爲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勸令西還。

司馬徽，潁川陽翟人，有人倫鑒識，嘗有妄認徽豬者，徽推與之，後得豬來還，徽又厚辭謝之。劉表子琮往候徽，會徽自鋤園，琮左右問司馬君在不，徽曰：「我是也。」左右見其醜陋，罵曰：「死傭。」將軍諸郎欲求見司馬君，汝何等田奴，而自稱是耶？徽歸，刈頭著幘出見，琮左右見徽，故是向老翁，恐向琮道之，琮起叩頭謝之。徽乃謂曰：「卿真不可，然吾甚羞之。」此自鋤園，唯卿知之耳。或謂劉表曰：「司馬德操奇士也。」表曰：「世間人爲妄語，此直小書生耳。其智而能愚，皆此類。」荆州破，爲曹操所得，操欲大用，會其病死。

初渾集 卷十八

五

世云德操所  
歎必有甚於  
焉者不然耶  
得此古人

亦是法

有人臨盤求筴泊者司馬徽自棄其贊而與之或  
曰凡人損已以贍人者謂彼急我緩也今彼此正  
等何爲與人徽曰人未嘗求已求而不與將慙何  
有以財物令人慙者  
管幼安在遼東鄰人有牛暴幼安田幼安牽牛著  
涼處自與飲食過於牛主牛主得牛大慙若犯嚴  
刑

華子魚從會稽還都賓客義故贈遺累數百金子  
魚皆無所拒密各題識臨去語衆人曰本無拒諸  
初潭集 卷十八

君之心而所受遂多念單車遠行將以無懷璧爲罪  
願爲之計衆乃各留所贈陳羣嘆曰若華公可謂  
通而不泰清而不介矣

陳留董仲道元康中見惠帝廢楊悼后升太學堂  
嘆曰建此堂也將何爲乎每見國家赦書謀反大  
逆皆不赦奈何公卿處議文飾禮典以至此乎天  
人之理既滅大亂斯起願謂謝鯤阮孚曰易稱知  
幾其神乎君等可深藏矣乃與妻荷擔入蜀莫知  
所終

胡人知報象  
不如諸夏之  
無也

右軍六年無  
計三教六半  
舊情

鄧攸爲石勒所獲召見立幕下與語說之坐而飯  
焉攸車所止與胡人鄰數胡人失火燒車管勒吏  
案問胡胡誣攸攸度不可與爭乃曰向爲老姥作  
粥失火延逸罪應萬死勒知遣之所謂誣胡厚德攸  
遺其驢馬護送令得逸

謝太傅與王文度共詣郝超日所未得前王便欲  
去謝曰不能爲性命忍俄頃

王右軍年少時王敦甚愛之恒置帳中眠敦嘗先  
出右軍猶未起須臾錢鳳入屏人論事都忘右軍

初潭集 卷十八

在帳中右軍覺而聞之知無活理乃剔吐污頭面  
被褥熟眠敦論事造半方覺右軍未起驚曰不得  
不除之及開帳見吐唾縱橫信其熟眠乃止

文潞公以樞密直學士知成都公多燕集有飛語  
至京御史何聖從謁告歸上令察之何將至潞公  
爲之動幕客張少愚曰聖從之來無足念少愚與  
聖從同郡人也因迎至漢州置酒設樂有營伎善  
舞聖從問其姓伎答姓楊聖從曰所謂楊臺柳者  
少愚卽取伎項羅帕題詩曰蜀國佳人號細腰東

臺御史惜妖嬈從今喚作楊臺柳舞盡春風萬萬  
條命其伎作柳枝詞歌之數日抵成都潞公大作  
樂以宴聖從迎其伎雜府伎中歌少愚之詩聖從  
爲之霑醉聖從還朝潞公之謗遂息

焦曰語有云鑑於人者知吉與吉以上智人皆人  
鑑也

焦云云爲知  
已死非難  
知已死難有  
死矣卓吾所  
以深慨集也

初潭集卷之十九

師友九

一知己

驥服鹽車上太行漉汁灑地白汗交流中坂遷延  
負轅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  
幕之驥於是俯而噴仰而鳴聲造於天忻伯樂之  
知己也

俞息秦大夫薦百里奚不見納繆公出當車以頭  
擊闔腦乃精出曰臣生無補於國不如死也繆公

感悟而用百里奚

史魚衛大夫卒委柩後寢衛君弔而問之曰不能  
進遽伯玉退彌子瑕以屍諫也

二子皆死諫二子皆廷腐然二子之所以痛百

里奚遽伯玉者正矣所以知百里奚遽伯玉者

深矣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蓋二人不用子

世二子之目不瞑也與其知二人而不用不如

用二人而身死也惜才如此何死生之可言乎

金雖監安足斷耶嗚呼世未有貞友而不可以

焦云死而不  
怨受而不辭  
非真知已乎

初潭集 卷十九

事君者也故求忠臣者尤必之貞友之門  
子產聞子皮卒哭曰吾已無爲爲善矣惟夫子知  
我  
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父之歿也  
吾篋與比事君也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  
之夫子終之

淮南子曰惠施死而莊子寢說言世莫可爲語也  
烈士傳曰陽角哀左伯桃爲友聞楚王賢往尋  
之道遇雨雪計不俱全乃并衣糧與角哀入樹中

歿

應璩與王將軍書曰雀鼠雖愚猶知微烈

合而觀之友可操矣今則雀鼠之不若也可宗

何

尹敏與班彪相厚每相與談常晏暮不食晝即至  
冥夜徹旦彪曰相與久語爲俗人所怪然鍾子期  
友伯牙破琴曷爲陶陶哉

敬得永夕陶之難免俗人惟罵敬免俗人惟罵  
安得永夕陶之手陶之是我受用惟罵是奈何

懷德操快  
治

巧我今亦有惟罵不見陶之傷哉  
曹操祭故太尉喬玄文曰承從容誓約之言殂逝  
之後路有繆由不以斗酒隻雞過相沃酹車過三  
步腹痛勿怨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敦好其  
能爲此辭乎

龐德公居漢之陰司馬德操宅州之陽望衡對宇  
歡情自接泛舟襄陽率爾休暢一日德操詣之值  
德公渡河德操入其室呼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  
向云當來就我與德公談妻子羅拜堂下奔走供

初潭集 卷十九

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

嵇康與東平呂安親善安嫡兄遜淫安妻徐氏安  
欲告遜遣妻以咨于康康喻而抑之遜內不自安  
陰告安適母故安繫獄而康詣獄以明之也於是  
鍾會庭論康曰今皇道開明四海風靡邊鄙無詭  
隨之民街巷無異口之議而康上不臣天子下不  
事王侯輕時傲世不爲物用無益於今有敗於俗  
昔太公誅華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負才亂羣惑  
衆也今不誅康無以清滌王道乃錄康閑獄

會不聰明錄  
言其罪  
焦云會以親  
視小恨康康  
助立休刑  
之舉亦見其  
也此竭也信  
者

其可尋

然此去矣  
其間豈無相  
可感也

妙

向子期少爲同郡山濤所知又與譙國嵇康東平  
呂安友善其進止無不同而造事營生業亦不異  
常與嵇康偶銀於洛邑與呂安灌園於山陽  
王長史云劉尹知我勝我自知

支道林喪法度之後精神實喪風味轉墜謂人曰  
昔匠石廢斤於郢人牙生輟絃於鍾子推已外求  
良不虛也冥契既逝發言莫賞中心蘊結余其亡  
矣却後一年亦殞

許玄度停都一月劉尹無日不往乃歎曰卿復少  
初潭集 卷十九

時不去我成輕薄京尹

以上皆知己謂交知已寔難得何以此也

二相思

康與呂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駕

謝安石與支遁書人生如寄耳頃風流得意之事  
殆爲都盡終日憾憾觸事惆悵惟遲君來以晤言  
消之一日當千載耳

劉尹云清風朗月輒思玄度

元稹爲御史鞠獄梓潼時白尚書在京與名輩遊

慈恩小酌花下爲詩寄元曰花時同醉破新愁醉  
折花枝作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  
州時元果及褒城亦記夢遊詩曰夢君兄弟曲江  
頭也向慈恩院院遊驛吏催人排馬去忽驚身在  
古梁州千里神交合若符契

以上皆相思友朋既已知我矣安得不相思乎

三哀歎

孔北海與蔡中郎素厚蔡亡後有虎賁士貌類蔡  
北海每酒後引與共坐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初潭集 卷十九

初潭集 卷十九

五

王仲宣好驢鳴既葬文帝臨其喪顧與同遊曰王  
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客皆一作驢鳴按戴  
叔鸞母好驢鳴叔鸞每爲驢鳴以說其母故也  
羊曇少爲太傅所知太傅亡後羊輟樂彌年行不  
出西州路嘗因石頭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州門  
左右白此西州門羊悲感不已以馬策叩扉詠曹  
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慟哭而去  
瑯琊王濬冲爲尚書令時着公服乘輅車經黃公  
酒壚下過顧謂後車客曰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

可傷

燕云體似  
真音更好

度此何充

諸人共酣飲於此。墟竹林之遊，亦預其末。自嵇生天阮公亡以來，便為時所羈縻。今日視此，雖近邈若山河。

孫子荆以有才，少所推服，惟敬王武子。武子喪時，子荆踰屍慟哭，哭畢，向靈牀曰：「卿嘗好我作驢鳴，今我為卿作，體似真聲。」賓客皆笑。孫舉頭曰：「使君輩存，令此人死。」

顧彥先好琴，及喪，家人以琴置靈牀上。張季膺往哭之，徑上牀鼓琴，作數曲，竟撫琴曰：「彥先頗得賞。」

初潭集 卷十九

此不因大慟，不執孝子手而出。

王長史病篤，寢臥燈下，轉塵尾視之，歎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及亡。」劉尹臨殯，以屨柄塵尾著柩中，因慟絕。

謝太傅重鄧僕射，常言：「天地無知，使伯道無兒。」

伯道棄兒存，姪渠知有姪，天道正有知也。

庾文康亡，何揚州臨葬云：「埋玉樹著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已。」

戴公見林法師墓，曰：「德音未遠，而拱木已積。冀神。」

理綿綿，不與氣運俱盡耳。

王子敬與羊綏善，綏清淳簡貴，為中書郎。少亡，王深相痛悼，語東亭云：「是國家可惜人。」

褚太傅南下，孫長樂於舟中視之，言次及劉真長死，孫流涕諷詠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褚大怒曰：「真長平生，何嘗相比數，而卿今日作此面向人。」白傅葬龍門山，四方過者，必奠酒塚前，方丈之土，常成泥潭。

王規歿，昭明太子與東宮官屬令曰：「王威明風韻。」

初潭集 卷十九

道上神峯，標映千里，絕跡百尺，無枝實，俊人也。一爾過，隰永歸，長夜金刀掩芒，長淮絕澗，去歲冬中已傷劉子，今茲寒孟復悼王生，俱往之悲，信非虛說。

李勉作相二十餘年，身沒無私積，其在天官，以李巡張參為判官，卒於墓三年之內，遇筵燕必設虛位，陳膳執爵，辭色悽愴，論者義之。

雷宣徽有終，因讀史，廢書流涕曰：「功名者，貪夫之釣餌，橫戈開邊，枝劔討叛，死生食息之不顧及其。」

真傷傷悲

劉云字：或



歿也。一棺戰身萬事都已。悲夫。

子瞻云。昔劉原父酒酣。誦陳季弼告陳元龍語。因仰天太息。此自原父舒其胸中磊塊之氣耳。原父沒。尚有貢父在。每與語。差強人意。今復死矣。

以上皆哀死者非其痛之是以哀之。是之痛之。故曰哀。蓋謂哭何常之有。非以禮之。哀之。哀作而致其情也。

#### 四推賢

鴻安丘成都人。與嚴君平友善。作君平誄云。無營初潭集 卷十九

無欲。澹然淵清。又有林閭翁孺者。臨邛人。亦君平友。

蘇桓公性強切。而持毀譽。士友咸憚之。至相語曰。見蘇公。患其責教人。不見又思之。三輔號為大人。東國崇敬蔡中郎。不言名。咸稱蔡君。兗州陳留並圖畫形像。為之目曰。文同三閭。孝齊參寥。

顧雖少從蔡伯喈學琴。伯喈賞異之。曰。卿必有成。吾以名與卿。故雖與伯喈同名。字元歎。言為雖所歎。

世曰李元禮。設謾如勁松下風。李氏家傳曰。膺歎時淵清峻貌。貴重華夏。稱曰。潁川李府君。顧如王山。汝南陳仲舉。軒軒如千里馬。南陽朱公叔。颯颯如行松栢之下。

陳仲舉嘗歎曰。若周子居者。真治國之器。譬諸寶劍。則世之于將。汝南先賢傳曰。周乘字子居。汝南人。天資聰明。高峙嶽立。非仲舉黃叔度之儔。則不交也。為太山太守。甚有惠政。

潁川先輩。為海內所師者。定陵陳穉叔。潁陰荀淑。初潭集 卷十九

長社鍾皓。時少府李膺宗此。三君嘗言荀君清議。難尚陳鍾至德可師。先賢行狀曰。荀淑字季平。所授韋褐芻牧之中。執案刀筆之吏。皆為英彥。舉方正補朗陵侯相。鍾皓字季明。父祖至德著名。皓高風承世。除林慮。長不就人位。不足天爵有餘。李元禮風格秀整。高自標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為己任。後進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為登龍門。郭林宗遊京師。當還鄉里。送車千乘。李膺在焉。眾人皆詣大槐客舍而別。獨膺與林宗共載乘薄笨。

車上太槐坂觀者數百人引領望之耿若松喬之在霄漢

郭林宗每行宿逆旅輒躬自灑掃及明去後人至見之曰此必郭有道昨宿處也及卒蔡伯喈爲作碑曰吾爲人作銘未嘗不有慙容唯爲郭有道碑頌無愧耳初以有道君子徵泰曰吾觀乾象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遂辭以疾

袁紹見鄭玄歎曰吾本謂鄭君東州名儒今乃是天下長者天以布衣雄世豈徒然哉

初潭集 卷十九

盛孝章逢一童客貌非常怪而問之是魯國孔融時年十餘歲憲下執融手載歸舍與融談知其不凡便結爲兄弟升堂拜親

諸葛孔明見殷禮歎曰東吳孤蘆中乃有此人作書與兄瑾曰殷往嗣秀才之僑盼者也

晉宣王與孔明書曰黃公衡快士也每歎述足下不去口實

王戎目山巨源如璞玉渾金人皆歛其寶莫知名其器

說得著

童子尚能求  
侶况老夫哉

郭奕三嘆

阮籍孝盡其親忠不忘君明不遺身知不預事惡不亂治自莊周以來命世大賢其惟阮先生乎趙至年十四入太學觀時嵇叔夜在學寫石經古文事訖去至隨之問其姓名嵇曰少年何以問我至曰觀君風器非常故問耳嵇具以告至年十五陽病數數狂走五里三里爲家迫得又炙身至十數處年十六遂亡命至洛陽求索嵇具道太學中事便逐嵇歸山陽

羊公還洛郭奕爲野王令羊至界道人要之郭便

初潭集 卷十九

自往既見歎曰羊叔子何必減郭太業復往羊許小悉還又歎曰羊叔子去人遠矣羊既去郭送之彌日一舉數百里遂以出境免官復歎曰羊叔子何必減顏子

王夷甫自歎我與樂令談未嘗不覺我言爲煩晉陽秋曰樂廣善以約言厭人心其所不知默如也衛玠穎識通達天韻標令陳郡謝幼輿敬以亞父之禮論者以爲出王眉子平子武子之右謂諸王三子不如衛家一兒

周曰大端  
曰清紀夏曰  
嘉平總謂之

真賞云

王朗每以議度推華歆歆蟠日常集子姪燕飲王亦學之有人向張華就此事張曰王之學華皆是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遠

庾太尉少爲王眉子所知庾過江歎王曰庇其宇下使人忘寒暑後玄爲陳留太守或勸玄過江投瑯琊王玄曰王處仲得志家叔猶不免害豈能容我

王敦爲大將軍鎮豫章衛玠避亂從洛投敦相見欣然談話彌日于時謝鯤爲長史敦謂鯤曰不意

初潭集 卷十九

十三

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阿平若在當復絕倒

桓溫行經王敦墓邊過望之云可兒可兒

王仲祖稱殷淵源非以長勝人處長亦勝人

謝太傅爲桓公司馬桓詣謝值謝梳頭遽取衣幘

桓公云何煩此因下共語至暝既去謂左右曰願

曾見如此人不

桓大司馬病謝公往省病從東門入桓公遙望歎

曰吾門中久不見如此人

劉尹先推謝鎮西謝後雅重劉曰昔嘗北面

謝安語  
自後

羊元敬詣謝鯤鯤拂席易衣乃見之康樂見而告宣遠曰望蔡見羊欣遂易衣改席由是益知名

謝安能作洛下書生詠而少有鼻疾語音濁後名流多效其詠弗能及手掩鼻而吟焉

袁淑德候李僧伽先滅僕從然後入門曰見此賢令吾羞對軒冕

朱异年二十出都詣沈約約而試之因戲曰卿年少何乃不廉异遂巡未達其旨約乃曰天下惟有

文義棋書卿一時將去

初潭集 卷十九

十三

王僧虔退黜少文惟與袁淑謝莊善淑每歎曰卿文情鴻麗學解深拔而賴光潛實物莫之窺雖魏陽元之射王汝南之騎何以加諸

以上皆推賢者惟其相知是以相推豈善免徐附女蘿也彼此互相標榜聲勢相爲相附乎

### 五規正

蓋寬饒自以行清能高有益於國而爲凡庸所越失意不快數上疏諫爭太子庶子王生高寬饒節而非其如此子書曰明主知君潔白公正不畏強

樂故命君以司察之位。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迺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遵氏之高蹤。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竊為君痛之。

馬援謂梁松寶固曰。凡人為貴。當使可賤。如卿等初澤集 卷十九

何明于人而

貽于已

說而不擇

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

何晏鄧颺令管輅作卦云。不知位至三公。不卦成輅稱古義。深以戒之。颺曰。此老生之常談。晏曰。知幾其神乎。古人以為難。交疎吐誠。今人以為難。今君一面盡二難之道。可謂明德惟馨。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陸玩拜司空。有人詣之。索美酒。得便自起。瀉著梁柱間地。祝曰。當今乏才。以爾為柱石之用。莫傾人棟。梁玩笑曰。敬卿良哉。

劉云遠者之

石季倫嘗與長水校尉孫季舒酣宴。孫傲慢過度。季倫欲表免之。裴叔則曰。季舒酒狂。四海所知。足下飲人狂藥。責人正禮。不亦乖乎。

梁王趙王之近屬。貴重。當時裴令公歲請二國租錢數百萬。以恤中表之貧者。或譏之曰。何以乞物市恩。裴曰。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

顧孟著嘗以酒勸周伯仁。伯仁不受。顧因移勸柱而語。柱曰。詎可便作棟梁。自遇周得之欣然。遂為矜契。

初澤集 卷十九

十五

劉寔以為王肅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已。此一反也。性嗜榮貴。而不求苟合。此二反也。吝惜財物。而治身不穢。此三反也。

卜望之云。郝公體中有三反。方於事上。好下。佞已。一反。治身清貞。大修計較。二反。自好讀書。憎人學問。三反。

王右軍與謝萬書。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萃。誠難為意也。然所謂通識。正自當隨事行藏。願君每與士之下者同。則盡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

是

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為美談。君其存之。  
義之與桓溫箋謝萬才流經通處。廊廟參議。故  
是後來一器。而今屈其邁往之氣。以俯順荒餘。近  
是達才易務矣。

謝萬壽春敗後。還書與右軍云。慚負宿顧。右軍推  
書曰。此禹湯之戒。

王緒王國寶相為唇齒。並上下權要。王大不平。其  
如此。乃謂緒曰。汝為此欲。曾不慮獄吏之為貴  
乎。

初潭集 卷十九

十六

丘靈詢嘗詣褚彥回。彥回不起。曰。此脚疾。不復能  
起。靈鞠曰。脚疾亦是大事。公為一代。禹臣。不可復  
為覆餗。

以上皆親心友朋不相知。即不相信。不可親也。  
不可不以卓老為戒。矣。噫。彼忠君者。豈異是耶。

六篇義

朱暉張堪。同是南陽宛人。張於太學見文季。甚重  
之。把臂語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文季不敢對。張亡  
後。文季聞其妻子貧困。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文季

相廣亦可文  
季千古一朋

千古一朋

千古一朋

焦云吾欲友  
其人于千百  
載之上也

子攬問曰。大人不與堪為友。何忽如此。文季曰。堪  
常有知己之言。吾以信於心也。

文季又與同郡陳楫交善。楫早卒。有遺腹子友。及  
司徒桓虞為南陽太守。召暉子駢為吏。暉駢而  
薦友。虞遂召之。

陳綱字仲卿。少與同郡張宗同受學南陽。及綱以  
母喪歸。宗為安眾劉元所殺。綱免喪。復往南陽。值  
元醉臥。還須醒。乃殺之。自拘有司。會赦得免。

荀巨伯遠看友人疾。值胡賊攻郡。友人語巨伯曰。

初潭集 卷十九

七

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遠來相視。子令吾去。敗  
義以求生。豈荀巨伯所行邪。賊至。謂巨伯曰。大軍  
至。一郡盡空。汝何男子。而敢獨止。巨伯曰。友人有  
疾。不忍委之。願以身代友人死。賊曰。我輩無義。而  
殺有義。不可。遂班軍而還。一郡並獲全。

曹公以楊太尉與袁公路婚。將誣以同逆。孔文舉  
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曹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  
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以袁氏歸罪楊公。  
易稱積善餘慶。徒欺人耳。曹云。此國家之意。文舉

焦云笑死生  
為生

日假使成王殺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耶融家傳  
日融兄弟七人融第六幼有自然之性

自然之性乃是自然真通學也豈講通學者所  
能學乎既不能學又引聖言以自誇其不能  
視融之六歲便能識張儉長來便能識書和盛  
為華薦無正平必以不曉事目之矣嗟乎有利  
子已而歎時上囑托公事則必稱引萬物一休  
豈說有損於已而欲遠慈避嫌則必稱引明招  
保身之說使明天子賢宰相燭知其奸欲杜此  
初潭集 卷十九

術但不許喝不許遠嫌又不許引稱古語則道  
學之術窮矣

徐穉前後為諸公所辟雖不就及其死萬里赴弔  
常預炙雞一隻以綿漬酒中暴乾以裹雞徑到所  
赴塚隧外以水漬綿斗米飯白茅為籍以雞置前  
酌酒畢留謁即去不見喪主

徐孺子清妙高峙超世絕俗嘗事江夏黃瓊後黃  
公沒孺子往會葬無資自致賁磨鏡其自隨所在  
取直然後得前

古人所難

視恬被徵道得溫病過其友人鄴令謝著距不與  
通因至汲汲令應融好事諸生欲往語之恬曰謝  
著舊友也尚不見視況汲令乎諸生事急便往白  
融融聞之徑詣恬曰伯休不世英才當為國家幹  
輔何有黜止客舍邂逅不自貞哉即相隨入解傳  
躬為恬御手自丸藥三四日加劣便制送終之具  
後病稍減相對悲喜凡止傳中數十日伯休強健  
乃別

閭敞字子張為郡五官掾太守第五嘗被徵以俸  
初潭集 卷十九

錢百三十萬寄敞敞理置堂上後嘗舉家病死惟  
餘孤孫九歲嘗未死間曾說有錢三十萬寄孫閭  
敞及孫長大求敞敞見之悲喜不勝即取錢還孫  
孫曰祖惟言三十萬無百三十萬敞曰府君病困  
謬言耳即君勿疑

脂元升哭孔文舉尸魏武收欲治罪以其事直見  
原後見武帝武帝字之曰元升卿故慷慨魚豢魏  
恭曰脂習京兆人天子西遷及詣許昌習常隨從  
其少府孔融相善太祖為司空威德日盛融書疏

千古一明宗  
主勝

先朝餘孽  
胆相同

倨傲習常責融及融被誅許中百官與融素善者皆莫敢收恤習獨撫而哭之曰文舉卿舍我死我當復與誰語者

崔浩誅後駐蹕為之素服受鄉人吊唁歎曰崔公死誰能更容駐蹕

嚴植之嘗山行見一患者問不能答因載俱歸為營醫藥又見患人臥塘側問之云家本荊州為人傭賃疾篤船主棄我於此植之惻然憫之載歸治療經年乃愈其人願終身為奴植之不受

釋曇遷與范蔚宗王曇首遊款後蔚宗被誅門有十二喪交知無敢近者曇遷抽貨衣物悉營送葬宋孝武聞而歎賞語徐爰曰卿著宋書勿遺此士蔡興宗收葬范義孝武曰卿何敢爾興宗抗言曰陛下自殺賊臣自葬周旋

初潭集 卷十九

三

其  
生乃見交情  
一貧一死交  
情乃見交情  
臨死時元外  
哭死文李潤  
之類觀光其  
為人賢不肖  
何如也

從而取之夷簡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

顧潤之德玉嘗從俞觀光學觀光無子嘗語人曰吾昔寢疾潤之侍湯藥情若父子醫為感動弗忍受金我老必托之以疾尋訪醫吳中疾革趣舟歸潤之大尹山而觀光卒潤之奉其屍歛於家衰經就位士人為潤之來弔者拜之明年葬顧氏先塋之旁歲時享祭惟謹或問歛於家禮與潤之曰吾聞師哭諸寢又曰生於我乎養死於我乎殯非家歛之其將尸諸草莽乎生服其訓死而委諸草莽

初潭集 卷十九

三

仁者弗為也

范希文貶饒州朝廷方治朋黨莫敢相送王侍制獨扶病餞於國門大臣讓之曰君何自陷朋黨王曰范公天下賢者質何敢望之若得為范公黨人公之賜質厚矣

岳忠武生而有力衣冠能引弓三百斤弩八百石學射於周同能左右射同死期望必鬻衣具酒肉詣同塚奠而泣引同所贈弓發三矢乃酹父知而義之

以上皆為義者義固生于心也張堪有知己之言  
李即信於心唯王修能冒難而來求卒而修至  
義固生于心也豈好義而為者之所能至乎是故  
視之如草芥則報之如寇讐貴之謂不義視之如  
手足則報之如腹心可新之謂好義是故豫讓決  
死于襄子而兩宋節於范氏與中行相知與不相  
知其心固以異也故曰士為知己者死而況乎以  
國士遇我也士之忘身殉義者其心固如此又曰  
吾可以義

初潭集 卷十九

求不可成却可義求是故澹臺子羽棄千金之璧  
不可却以威是故蛟可斬壁終不可却而求士之  
輕財而重義者其心固如此

七交難

馬援自南方還以馬一匹遺杜林數月林遣子與  
書曰將軍內施九族外存賓客望恩者多林父子  
兩人食列卿祿常有盈餘謹送錢五萬援受之謂  
其子曰人當以為法

侯司徒欲與王仲回交友仲回被徵司徒遣子昱

世無王仲回不輕許于前交社後何如

侯於道迎拜車下仲回下答之昱曰家君欲與君  
交何為答拜仲回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  
朱穆與劉伯宗絕交書及詩詩曰北山有鴟不潔  
其翼飛不正向寢不定息飢則木攫飽則泥伏餐  
餐貪汗臭腐是食填腸滿嗉嗜欲無極長鳴呼鳳  
謂鳳無德鳳之所趨與子異域永從此訣各自努  
力故因此而著絕交論

任昉素清貧卒後其子西華冬日著葛帔練裙道  
逢劉孝標孝標泫然矜之乃著廣絕交論議其舊  
交到觀之抵之於地終身恨之

初潭集 卷十九

南陽宗世林魏武同時而甚薄其為人與之交  
及魏武作司空總朝政從容問宗曰可以交未答  
曰松栢之志猶存世林既以忤旨見疎位不配德  
文帝兄弟每造其門皆獨拜床下其見禮如此  
張彥真好學博聞而任情不羈意相合者則傾身  
與交如志好或乖雖王公大人終不屈也常歎曰  
其有知我者胡越可親苟或不然毋寧獨立  
劉繪與張融周願雅有風則時人謂之語曰三人

車和商是

性清



共宅夾清潭張南周北劉中央

陸惠曉與張融並居其間有池池上有二株楊柳何點歎曰此池便是醴泉此木便是交讓舊傳有交讓讓因張陸也

以上皆交難者交若難雖必不恨矣以世無真寔相知者惟天下無真寔相知則雖謂天下無交可也故有神交于百世之後而不能不痛恨于當世虞仲翔曰使天下有一人知己者可以不恨士之難交不益宜歎

初潭集卷十九

正西

初潭集卷之十九終

初潭集卷之二十

師友十

一學道

于劉子云讀書三十年百慮而無一得然後知世所謂無非畏塗惟出世間法可盡心耳繇是置几案者皆旁行四句之書備將迎者多赤髭白足之侶深入知地淨通還源客塵觀盡妙氣來生南榮赴既遇老聃躍若慈父厲行避景雙立蛇進而後敢問見教一高言若饒十日而得太牢焉

初潭集卷二十

焦云孫登黃石公之流也叔夜為能用其言則亦張子房矣為詩自費不亡晚手惜哉

嵇康遊汲郡山中遇道士孫登登不知何許人無家於汲郡北山土窟住夏則編草為裳冬則披髮自覆好讀易鼓一絃琴見者皆親樂之性無喜怒或投諸水出而觀之乃復大笑康聞乃從之遊問其所圖終不答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在於用光人生有才而不用其才果然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物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及遭呂安事

無云其悟處  
與一語也

在獄康乃為詩自責云昔慙下惠今愧孫登

王司徒謚與遠公書曰身年始四十而衰同耳願  
遠公答曰古人不愛尺璧而重寸陰觀其所存似  
不在於長年耳檀越既履順而遊性乘佛理以御  
心因此而推復何羨於遐齡邪聊想斯理久已得  
之為復酬來信耳人皆稱公善誘

何子季與周彥倫二人精信佛法子季別立精廬  
都無妻妾文惠太子嘗問彥倫卿精進何如何獵  
彥倫答曰三塗八難共所未免然各有其累太子  
初譚集 卷二十

問所累云何曰周妻何肉

饒節始亦有婚宦意嘗令其僕守舍歸見其占對  
異常怪而問之僕曰守舍無所用心聞鄰寺長老  
有道價往請一轉語忽爾覺悟身心泰然無他也  
德操慨然曰汝能是我乃不能邪徑往白崖問道  
人日而悟盡發囊橐與其僕祝髮為浮屠德操名  
如壁僕名如琳徧參諸方至浙樂靈隱山川因挂  
錫焉夏均父為其疏云無復挾書更逐康成之後  
何憂成德不居靈運之先時稱其精賞德操號倚

松道人詩文皆高邁名倚松集

釋曇延嘗自顧其影言曰余與爾沉淪日久飄泊  
何歸今可挾道潛形精思出吳遂隱於太行山百  
梯寺

王維與魏居士書足下風高於黔莫善卷行獨於  
石門荷篠豈謂利鍾釜之祿榮數尺之綬哉身如  
聚沫財若浮雲實無有也聖人知身不足有也故  
曰欲潔其身而亂大倫知名無所着也故曰欲使  
如來名聲普聞故離身而反屈其身知名空而反

不避其名也古之高者曰許由挂瓢於樹風吹瓢  
惡而去之聞堯讓臨水而洗其耳耳非駐聲之地  
聲無染耳之跡惡外者垢內病物者自我此尚不  
能至於曠士豈入道者之門歟嵇康云頓纓狂顧  
逾思長林而憶豐草頓纓狂顧豈與倪受維繫有  
異乎長林豐草豈與官署門闕有異乎異見起而  
正性隱色事礙而慧用微豈等同虛空無所不徧  
光明遍照知見獨存之旨乎近有陶潛不肯把板  
見督郵後貧乞食詩云叩門拙言詞是屢乞而多

無云陶公以  
一見督郵不  
如屢乞食也

慚也。嘗見督郵安食公田數頃，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慚乎。此亦人已攻中，言大守小，不報其後之累也。

此公一邊之談也。苟知官署門關不異長林，望草則終身長林，望草則即終身官署門關矣。同等太虛無所不攝，則不見督郵雖不為高士，公為礙者，主維是陶潛非則一陶潛足以礙王維矣。安在甚為礙礙，無所不攝乎。

王荊公嘗問張文定：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自後

初潭集 卷二十

絕無人，何也？文定言：豈無，只有過孔子者。公問：是誰？文定言：江西馬大師，汾陽無業，雪峯巖頭，丹霞雲門是也。公問：何謂？文定曰：儒門淡薄，收拾不住耳。荊公欣然歎服。後舉似張天覺，天覺撫几歎以為佳。

范蜀公不信佛。蘇公嘗求其所以不信之故。范云：平生事，非目見即不信。蘇曰：公亦安能然哉？設公○有○疾○令○醫○切○脈○醫○曰○寒○則○服○熱○藥○曰○熱○則○服○寒○藥○公○何○嘗○見○脈○而○後○信○之○

信云有佛可  
信便不是佛

劉云其寔不  
聞

馬當世晚年好佛，知并州日，以書寄王平甫曰：并州歌舞妙麗，閉目不窺，日以談禪為上。平甫答曰：若如所論，未達禪理，閉目不窺，已是一重公案。黃龍寺晦堂老于，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義。山谷詮釋再三，晦堂不答。時暑退涼生，秋香滿院。晦堂因問曰：聞木樨香乎？山谷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山谷乃服。

東坡問韓持國於友人，皆曰：維語人，吾已癯老，且將聲樂酒色娛年。東坡曰：頃有一老人，未嘗參禪。

初潭集 卷二十

五

而雅答禪理，一日置酒大會，語衆曰：老人即今且去，因攝衣正坐，奄奄欲逝。諸子呼號，願留一言。老人曰：本欲無言，今為汝懇，且第一五更起，諸子未諭。老人曰：惟五更可以幹當自家事。諸子曰：家中幸豐，何用早起？舉家諸事皆是自家，豈有分別？老人曰：不然，所謂自家事是死時將得去者。吾今日就化，可將何者去？持國果自以殘年勞心，聲酒不若為歎，時將得去者計也。

劉云世間法

晁文元公云：學世間法，致人倫欽服者，其道淺人。

出世間法  
一與二

道理可厭

嘲詩好

之詩好

詩好

詩好

倫不知者、其道深、學出世間法、致鬼神欽服者、其  
道淺、鬼神不知者、其道深、

以上皆學道之友、學道其寔也

### 二道學

莊周病劇、弟子對之泣、應曰、我今死、則誰先更百  
年生、則誰後、必不得免、何貪於須臾、

公沙穆遊太學、無吝糧、乃變服客傭、爲吳祐質春  
祐與語、大驚、遂共定交於杵臼之間、

郭林宗謂仇季知曰、子嘗有過否、季知曰、吾嘗飯  
初潭集 卷二十 六

牛牛不食一搏牛耳、

夏侯太初嘗倚柱作書、時大雨、霹靂破所倚柱、衣  
服焦然、神色無變、書亦如故、賓客左右、皆跌蕩不  
得住、

裴叔則被收、神氣無變、舉止自若、求紙筆作書、書  
成、救者多乃得免、

王夷甫嘗屬族人事、經時未行、遇於一處、飲燕、因  
語之曰、近屬尊事、那得不行、族人大怒、便舉棊擲  
其面、夷甫都無言、盥洗畢、牽王丞相臂與共載去、

是

三言三言

在車中、照鏡、語丞相曰、汝看我眼光、乃出牛背上、  
支道林還東、時賢並送於征虜亭、蔡子叔前至、坐  
近林公、謝萬石後來、坐小遠、蔡暫起、謝移就其處、  
蔡還見、謝在焉、因合褥舉謝擲地、自復坐、謝冠幘  
傾脫、乃徐起、振衣就席、神意甚平、不覺驥沮、坐定、  
謂蔡曰、卿奇人、殆壞我面、蔡答曰、我本不爲卿面  
作計、

謝太傅盤桓東山時、與孫興公諸人汎海戲、風起  
浪涌、孫王諸人色並遽、便唱使還、太傅神情方王、  
初潭集 卷二十 七

吟嘯不言、舟人以公貌閒意說、猶去不止、旣風轉  
急、浪猛、諸人皆誼動不坐、公徐云、如此將無歸、衆  
人卽承響而回、於是審其量、足以鎮安朝野、  
謝太傅於東船行、小人引船、或遲或速、或停或待、  
又放船縱橫、撞人觸岸、公初不呵譴、人謂公常無  
嗔喜、曾送兄征西葬還、日暮雨歇、小人皆醉、不可  
處分、公乃於車中、手取車柱、撞取人、聲色甚厲、夫  
以水性沉柔、入隘奔激、方之人情、固知迫隘之地、  
無得保其夷粹、

康僧淵在豫章去郭數十里立精舍旁連前帶長川芳林列於軒庭清流激於堂宇乃閒居研講希心理味庾公諸人多往看之觀其運用吐納風流轉佳加已處之怡然亦有以自得聲名乃與後不堪遂出

裴遐在周馥所馥設主人遐與人圍棋馥司馬行酒遐正戲不時為飲司馬恚因曳遐墜地遐還坐舉止如常顏色不變復戲如故王夷甫問遐當時何得顏色不異答曰直是闇當故耳

初潭集卷二十

八

范玄平為人好用智數而有時以多數失會失官居東陽桓大司馬在南州故往投之桓時方招起屈滯以傾朝廷玄平素亦有譽桓謂遠來投已喜躍非常語笑甚歡顧謂袁虎曰范公且可作太常卿范雖實投桓而恐以趨時損名乃曰雖懷朝宗會有亡兒瘞在此故來省視桓悵然失望向之虛佇一時都盡

長安張氏書獨處室有鳩自入止於對牀張披懷祝曰鳩爾來為我禍耶止承塵為我福耶入我懷

鳩飛入懷以手探之而得金帶鈎焉送寶之自是子孫盛昌

江鄰幾云胡翼之出計至京錢公輔學士與太學生徒百餘人詣興國戒壇院舉哀又自陳師喪給二日假近時無復此事

羅可性度寬宏嘗有竊刈其園蔬者遣人司之司者又問又有攘殺其雞者可携壺就之呼其司者司者醉而歸由是相誠無犯

劉琨諫率通美不以高名自居遊詣故人唯一門生持胡牀隨主人未通便坐問答

初潭集卷二十

九

好道理

真

巧子囑託道學之宗祖也

庾業家富每賓客相對膳必方丈而為宗慤設果飯菜蔬曰宗慤軍人慣噉麤食慤致飽而退後慤為豫州業為長史慤待之加厚

庾杲之嘗侯樂順之順之為設食唯枯魚菜蔬杲之曰我不能食其母自由常膳魚羹數種杲之曰我非郭林宗卿過於茅季偉

王偉元門生為本縣所役求屬令為解脫王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不足以庇卿屬之何益乃去

畢竟是不憤  
奔龍者

德云異人  
念始是通學

此道學做  
好可法也  
敬也

擔乾飯兒負鹽豉送所役生到縣諸生隨者千人  
令以偉元詣已整衣出迎偉元乃下道至土牛旁  
磨折立自言門生有役故來相送令即放遣此生  
一縣皆以為恥

盧詢祖語人曰昨東方未明過和氏門外見二陸  
兩潘森然與槐柳齊列劉餗隋唐嘉話曰齊和士  
開用事或謂盧宜一謁詢祖素自高欲往恐為人  
所見乃未明而往北至其門立者衆矣盧住轡而  
望曰彼何人斯森然而與槐柳齊列因鞭馬疾去  
初潭集卷二十

郭昱狹中詭僻登進士取赴常選獻書於宰相趙  
普自比巢由朝議惡其矯激故久不調後復伺普  
望塵自陳普笑謂人曰今日甚榮得巢由拜於馬  
首

徐鼎臣坐事出陝西柳開為州刺史不為加禮又  
多不法朝廷命鄭文寶來勸文寶師鼎臣故柳開  
詣鼎臣求解鼎臣曰彼昔為鉉弟子然時異事背  
安能必其心乎及文寶至未與開相見即屏從者  
步趨入巷詣鼎臣許觀省鼎臣見文寶立談道舊

文寶詢問其所欲鼎臣曰柳開甚相畏文寶出開  
事立解

以上皆道學之友通學其名也故世之知者  
必謂通學之道學之徒起者也蓋周者必講通  
學以道學之足以欺國濟民也欺天罔人者必  
講道學以道學之足以欺世欺人者必  
尼父亦一講道學之人耳豈知其說與此乎  
三會說

閱貢字仲叔太原人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  
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之初吏常給焉  
仲叔歎曰閱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客沛  
仲叔同郡周黨見貢食無菜遺之生蒜貢亦受而  
不食

指肝一片甚不濟事口腹累人名声不聞  
仲叔可謂全味之極矣又曰生蒜與生食不  
食者理道者可笑也此必其定講道學也

王僧虔為尚書令作飛白書題省壁曰圓行方止  
物之定質修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則傾馳之不

張云妙人

劉云沈志和  
得失何者  
知人

已則頭引之不已則迭是故去之宜疾當時嗟賞  
以為座右銘

沈麟士嘗行路鄰人認其所著展麟士曰是卿展  
耶即跪而反鄰人得展送前者還之麟士曰非卿  
展耶笑而受之

何隨著譚言十篇專言道德仁義嘗有屠者牽猪  
過隨門猪索偶斷遂失猪所在屠者強認隨酒中  
後隨即牽與之家有竹園有盜園中筍者隨出行  
遇見恐盜者覺自走竹中避之傷其足徐繫展緩

初潭集 卷二十

步而歸

陳搏曰優游之所勿久戀得志之地勿再往聞者  
以為至言康節嘗誦其語曰得便宜事不得再作  
得便宜處不可再去故詩云珍重至人嘗有語落  
便宜處得便宜

邵康節嘗言善人固可親未能知不可急合惡人  
固可疎未能遠不可急去

以上皆會說者講道學者但要我說得耳不  
啻我行得行不得也既行不得則謂之

可然其如鮮矣仁何哉吾是以謂之會說也以  
其太說得好寔難到也若陳邵二先生蓋寔學  
寔行寔說也又不可不知

四令色

時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懷李安國頽  
唐如玉山之將崩  
石苞字仲容雅曠有知局容儀偉麗不修小節時  
人為之語曰石仲容美無雙

後云有意為  
之盛而見全  
色也天然本  
質而如美婦  
何妨乎縣以  
令色目之過  
笑

劉云此色不

初潭初 卷二十

今

潘安仁夏侯湛並有美容喜同行時人謂之連璧  
王夷甫容貌整麗妙於談玄恒捉白玉柄麈尾與  
手都無分別

裴令公有儒容儀脫冠冕籠服亂頭皆好時人以  
為玉人見者曰見裴叔則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以  
有人詣王太尉遇安豐大將軍丞相在坐往別屋  
見季胤平子還語人曰今日之行觸目見琳琅珠  
玉

衛玠從豫章至下都人久聞其名觀者如堵玠

劉子固吳是

先有羸疾體不堪勞遂成病而久時人謂看殺衛玠列傳曰玠在羣伍之中實有異人之望鄙配時乘白羊車於洛陽市上咸曰誰家璧人於是家門州黨號為璧人

王右軍見杜弘治歎曰面如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中人時人有稱王長史形者蔡公曰恨諸人不見杜弘治耳

王敦稱太尉處衆人中似珠玉在瓦石間

林公道王長史歛衿作一來何其軒軒韶舉

初潭集 卷二十

十四

時人目王右軍飄如遊雲矯若驚龍

王長史嘗病親疎不通林公來守門人遽啓之曰

一異人在門不敢不啓王笑曰此必林公語林曰

諸人嘗要阮光祿共詣林公阮曰欲聞其言惡見其面此則林公之形信當醜異

王長史為中書郎往敬和許爾時積雪長史從門

外下車步入尚書着公服敬和遙望歎曰此不復

似世中人

有人歎王恭形貌者云濯濯如春月柳

劉云呼色不

劉少年心自

王景文美風姿袁粲歎曰景文非惟風流可悅乃哺歎亦復可觀有一客及見謝混答曰方謝叔源則為野父矣粲惆悵久之曰恨眼中不見此人

以上皆令色講道者先觀有通氣象焉不令雞免于今之世矣故曰正觀色斯近信信之色是為正色空道聲知

五少年

孫叔敖為兒時出道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見其母泣問其故對曰夫見兩頭蛇者必死今出見

初潭集 卷二十

十五

之故爾母曰蛇今安在對曰恐後人見殺而埋之

矣母曰夫有陰德必有陽報爾無憂也及長遂為楚令尹

梁伯鸞少孤嘗獨止不與人同食比舍先炊已呼

伯鸞及熱釜炊伯鸞曰童子鴻不因火熱者也滅

寵更然之

徐孺子年九歲月下戲人語之曰若令月中無物

當極明耶徐曰不然譬如眼中有瞳子無此必不

明



孫策年十四詣袁術俄而外通劉豫州來孫便求去曰英雄忌人既出下東境玄德從西境上但得轉顧視孫足下行殆不復能前

虞翻年十二客有侯其兄者不過翻翻追與書曰僕聞琥珀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針過而不存不亦宜乎客得書奇之

孔文舉年十歲隨父到洛時李元禮有盛名爲司隸校尉詣門者皆備才清稱及中表親戚乃通文舉至門謂吏曰我是李府君親既通前坐元禮問

初潭集 卷二十

十六

曰君與僕有何親對曰昔先君仲尼與君先人伯陽有師資之尊是僕與君奕世爲通好也元禮及賓客莫不奇之大夫陳遵後至人以其語語之遵曰小時了了大未必佳文舉曰想君小時必當了了遵大踉蹌

何晏七歲明惠若神魏武奇愛之因晏在宮內欲以爲子晏乃畫地令方自處其中人問其故答曰何氏之廬也魏武知之卽遣還

王弼十許歲便好莊老何晏世奇之題曰後生可

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矣

王戎七歲與諸兒遊道邊李樹多子折枝諸兒競取之唯戎不動人問之答曰樹在道邊而多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

戴逵總角時以雞卵汁漉白瓦作鄭玄碑又自爲文而自鑄之詞麗器妙唐丁用晦序云學書風獄智乏雞碑用此

張吳興年八歲虧齒先達知其不常故戲之曰君口中何爲開狗竇張應聲答曰正使君輩從此中出入

初潭集 卷二十

十七

司隸徐正名知人符堅六歲時嘗戲於路正見而異焉問曰符卽此官街小兒行戲不畏縛耶堅曰吏縛有罪不縛小兒正謂左右曰此兒有霸王相謝真八歲爲春日閒居詩從舅王筠奇之謂所親曰此兒方當大成至如風定花猶落乃追思連矣

永安王浚八歲博士盧景裕曰祭神如神在爲有神邪無神邪對曰有浚曰有神當云祭神神在

何煩如字、景裕不能答、

長孫紹遠年十三、王頌聞其強記、欲試之、乃試以月令、紹遠讀一遍、誦之若流、

徐之才年八歲、造周捨、聽講老子、捨為設食、戲之曰、徐即不用心思義、而但事食乎、之才答曰、聖人虛其心而實其腹、捨大嗟賞、

賴川荀子文、年十三、聰辯不羣、正光初、潘崇和講服氏春秋、子文攝齊北面受道、時趙郡李子問荀住處、對曰、僕住中甘里、予曰、何為住城南、此有四

初潭集 卷二十

十八

夷館、意以此譏之、荀曰、國陽勝地、卿何怪也、若言川洞、伊洛崢嶸、語其舊事、靈臺石經、招提之美、報德景明、當世富貴、高陽廣平、四方風俗、萬國千城、若論人物、有我無卿、子無以對、潘曰、汝穎之士、利如錐、燕趙之士、鈍如錘、信非虛也、

關澤年十三、夢見名字、炳然在月中、

徐陵數歲、家人携候釋寶誌、寶誌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

張純、張儼、朱異、俱童少知名、嘗同詣驃騎將軍朱

劉云此品師  
原不道

據據欲試之、語曰、老鄙相聞、飢渴甚矣、夫驥裏以迅驟為功、鷹隼以輕疾為妙、其為吾各賦一物、然後入坐、三人皆隨目賦成、據大笑、悅儼賦大曰、守則有嚴、出則有獲、韓盧宋鵠、書名竹帛、純賦席曰、席以冬設、葦為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異賦弩曰、南獄之幹、鍾山之銅、應機命中、獲隼高墉、

梁武帝撰孔子正言、詔下國學、有袁憲者、字德章、年十四、被詔為正言生、博士周弘正將升講坐、延憲入室、授以麈尾、令憲豎義、時謝岐何遜在坐、弘

初潭集 卷二十

十九

正曰、二賢雖窮、與賸得無憚、此後生、於是何謝遽起、義端而憲酬對、問敏、觀者重沓、憲固自若、弘正謂客曰、卿還諮袁吳郡、此即已堪代為博士矣、岳柱年八歲、時觀書師何澄、書陶母剪髮圖、指陶母手中金釧、詰之曰、有此可易酒、何用剪髮、何大驚、即易之、

開元間、悉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答問禁中、有員儼者、九歲升座、詞辯注射、帝異之、曰、半千孫、固應耳、半千、名餘慶、王義方稱之曰、五百年一賢足下當

之、因、改、名、半、千、也、

玄宗同做童子豈有類若者乎、微跪奏有臣舅子  
李泌帝即馳召之、泌至帝方與張說觀奕、因使說  
試其能、說請賦方圓動靜、泌逡巡請問、說曰、方若  
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即對曰、方  
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材、靜若得意、帝大說曰  
是子精神要大於身、

王元澤數歲時、客有以一麀一鹿同一籠以獻荆  
公者、公因問元澤、何者是麀、何者是鹿、元澤實未

初潭集 卷二十

識、遽對曰、麀邊是鹿、鹿邊是麀、客大奇之、

以上皆美少年、夫容止可觀、則異日必定富貴  
天資聰偉、則早年必有文詞、定交者貴、固其始  
是故講道學者、宜識此幾

### 六標榜

王戎云、與嵇康居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慍之色、康  
別傳曰、康性含垢藏瑕、愛惡不爭於懷、喜怒不寄  
於顏、所知王濟冲、面數百、未嘗見其疾聲頓顏、此  
亦方中之美範、人倫之勝業也、

甚矣史之文勝、廣也、方其楊雄、不顧之時、日中  
雲鍾、久矣、其愛惡喜怒、為何如者、此雖中散立  
累、而不足、以損中散之高、胡為乎、蓋之哉、

庾仲初作楊都賦、成、以呈庾亮、亮以親族之懷、大  
為其名價、云可三二京、四三都、於此人人競寫、都  
下紙為之貴、謝大傳云、不得爾、此是屋下架屋耳、  
事事擬學、而不免儉狹、

諸葛恢、字道明、避難過江、與潁川荀道明、陳留蔡  
道明、俱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明、時人語曰、京都三

初潭集 卷二十

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

謝幼輿曰、友人王眉子、清通簡暢、嵇延祖、弘雅、劭  
長、董仲道、卓犖有致、度、

會稽孔圍、未為時知、孔珪嘗令草讓表、以示謝朓、  
朓嗟吟良久、手自折簡、寫之、謂珪曰、士子聲名未  
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

何炯、白晢、美容貌、從兄求點、每曰、叔寶神清、杜又  
膚清、今觀此子、復見衛杜在目、

柳世隆謂神武曰、庾杲之為、蟬冕所映、彌有華采、

世云此便是  
聖賢心事

狀得佳標出

蘇云育長原  
志何云失  
志不及情耳  
那得情痴

七詆毀

後來年少多有道深公者深公謂曰黃吻年少勿  
為評論宿士昔嘗與元明二帝王庾二公周旋  
王藍田性急嘗食雞子以筋刺之不得便大怒舉  
以擲地雞子於地圓轉未止仍下地以屐齒碾之  
又不得嗔甚復於地取內口中齧破即吐之王右  
軍聞而大笑曰使安期有此性猶當無一豪可論  
況藍田邪安期述之父  
任育長年少時甚有令名武帝崩選百二十挽郎  
初潭集 卷二十 二十三

育長在其中王安豐選女婿從挽郎揆其勝者四  
人任猶在選中童少時神明可愛時人謂育長影  
亦好自過江便失志王丞相請先度時賢至石頭  
迎之猶作嚙昔相待一見便覺有異坐席竟下飲  
便問人云此為茶為茗覺有異色乃自申名云向  
問飲為熱為冷耳嘗行從棺即下度流涕悲哀王  
丞相曰此是有情癡  
恒溫云顧長康體中癡點各半合而論之正平平  
耳世云有三絕畫絕文絕癡絕

劉云此皆  
然

孫興公作庾公誄袁羊曰見此張緩于時以為名  
賞

李諧形貌短小兼是六指因癢而舉顧因跛而緩  
步因蹇而徐言人謂李諧善用三短

張率年十六作賦頌二千餘首虞訥見而詆之率  
一旦焚毀更為詩示之託云沈約訥便句句嗟稱  
率曰此吾作也訥慙而退

張敷善持音儀盡詳緩之致與人別執手曰念相  
聞餘響久之不絕張氏後進皆慕之至融風止詭  
初潭集 卷二十 二十三

越坐常危膝行則曳步翹身仰首意制甚多聚觀  
成市融了無慙色隨例同行常稽留不進齊高帝  
素愛融見常笑曰此人不可無二不可有二

以上皆標榜以為賢詆毀以為極不賢者夫相  
為標榜正所以自標聲價先期陰詆正所以杜  
絕敢訛好生羽毛悉生瘡痍孰敢違之世人多  
愚故使此等坐握重權耳

八易難

子高遊趙與鄒文季節相善及還文節送之三宿

劉子高

此羅公之  
論也  
痛惜可  
愛輕馬  
公之

想祖考未必  
受贈莫好名  
之金蘭密友  
安得許多

臨別涕泗交頤子高抗手高揖而去其徒問之高  
曰始吾謂二子丈夫也乃今知其婦人耳人豈鹿  
豕也而常羣聚乎

李生曰此不過大言以欺其徒耳其徒務惡曰  
師父想家也不然何以皆涕泗而先生獨為持乎

下邳翟公為廷尉賓客至者填門及廢門外可設  
雀羅後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  
歟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  
交情乃見

初潭集 卷二十

子四

任昉為中丞簪裾輻輳預其宴者皆號為龍門遊  
戴弘正每得密友一人則書於編簡焚香告祖考  
號金蘭簿

王大喪後朝論或曰國寶應作荊州國寶主簿夜  
內白事云荊州事已行國寶大喜夜間開喉細紀  
話勢雖不及作荊州而意色甚恬曉遣參問都無  
此事即喚主簿數之曰卿何以誤人事邪

劉承胤少有淹雅之度王庾溫諸公素與周旋聞  
其至共載看之劉倚被囊了不與三人言神味亦

劉子高  
此一為劉  
遂形神交  
八皆早信  
夫

不相酬俟頃賓退王庾甚怪此意溫曰承胤奸賄  
新下必有珍寶當有市井事令人視之果見向囊  
皆珍玩正與胡父議賈

以上皆易離全友蓋交難則離亦難交易則離  
必易是故以利交者則盡則離以勢交者必去

此意應在兩端梓晉固矣

初潭集 卷二十

子五

初潭集卷之二十終

據云皇帝王  
伯時有聖君  
心可於三五  
之外則存玄  
覽勿謂極矣  
而下逐避軒  
轅幸吾之登  
微矣

劉云開海外  
有飛語之國  
漢齊是耶

初潭集卷之二十一

君臣一

一聖君

黃帝中几錦子居民上搖搖恐夕不至朝惕惕恐朝不及夕兢兢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蹟於山而蹟於垤。

蚩尤爲大霧軍士昏迷軒轅爲指南車以示四方遂擒蚩尤。

黃帝居人上惴惴如臨深淵舜居人上矜矜如履

初潭集 卷二十一

薄冰禹居人上慄慄如不滿日。

周德隆草木茂盛蒿堪爲官室因名蒿室。

復膏之君來朝齊桓公問治民焉復膏之君不對而循口操矜抑心桓公曰與民共甘苦饑寒乎夫

以我爲聖人也故不用言而諭因禮之千金

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弗得見從者曰萬乘

之主見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弗得見亦可以止

矣桓公曰不然士驚祿爵者固輕其主其主驚伯

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驚祿爵吾庸敢驚伯王乎

遂見之

齊桓公之時晉客至有司請禮公曰告仲父者三而優笑曰易哉爲君一日仲父二曰仲父桓公曰吾聞君人者勞於索人佚於使人吾得仲父已難矣已得仲父之後何爲不易乎哉。

齊桓公知甯戚將任之以政羣臣爭譏之曰甯戚衛人也去齊不遠君可使人問之問之而固賢用未晚也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以其小惡忘其大美此世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乃夜舉火而爵

初潭集 卷二十一

之爲卿

仲父此言無  
人者

管子復於桓公曰墾田大邑辟土藝粟盡地力之利臣不如甯遠請置以爲大田登降辭讓進退閒習臣不如隰朋請置以爲大行蚤入晏出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避死亡不重貴富臣不如東郭牙請置以爲大諫臣平原廣城車不給軌士不旋踵鼓之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置以爲大司馬決獄折衷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以爲大司馬決獄折衷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若弦章請置以爲大理君若欲治國彊兵則五子

者足矣。君欲霸王，則夷吾在此。桓公曰：「善。」令五子皆任其事，以受令於管子。十年，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皆夷吾與五子之能也。

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郛之陵，履繫解，因自結之。左右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之所與居，皆其所畏也；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下君之所與居，皆其所侮也。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

秦穆公使賈人載鹽於虞，諸賈人賈百里奚以五

初潭集 卷二十一

三

羊皮。穆公觀鹽，怪其牛肥，問其故，曰：「飲食以時，使之不暴，是以肥也。」公令有司沐浴衣冠之，公孫支讓其卿位，號五羖大夫。

趙襄子使新稚穆子伐狄，勝之，取左人中人，遽入來告。襄子方食而有憂色，侍者曰：「狄之事大矣，而主色不怡，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無所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君子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爲昌也，喜者所以爲亡也，勝非其

難者也，持之者其難者也。惟有道之主，爲能持勝。趙襄子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赦爲首。張孟談曰：「君臣之禮者，唯赦吾是以先之。」

趙簡子有兩白驃，而甚愛之。陽城胥渠處廣門之官，夜款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醫教之曰：『得白驃之肝，病則止，不得則死。』」謁者入通，董安子御于側，愠曰：「譖胥渠也。」期吾君驃，請卽刑焉。簡子曰：「夫殺人以活畜，不亦不仁乎？殺畜以活人，不亦仁乎？」於是召庖人殺白驃，取肝以與陽城胥渠。無幾，何趙興兵而攻翟，廣門之官左七百人，右七百人，皆先登而獲甲首。

韓昭侯謂申子曰：「法度甚不易行也。」申子曰：「法者，見功而與賞，因能而授官，今君設法度而聽左右之請，此所以難行也。」昭侯曰：「吾自今以來，知行法矣。」寡人奚聽矣？一日，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曰：「非所學於子也。」聽子之謂，敗子之道乎？亡其用子

初潭集 卷二十一

四

之謂申子辟舍請罪

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上寢覺而說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與典冠其罪典衣以爲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爲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爲侵官之害甚於寒

任登爲中牟令上計言於襄子曰中牟有士口瞻胥已請見之襄子見而以爲中大夫相國曰意者君耳而未之目邪爲中大夫若此其易也非晉國初澤集 卷二十一 五

之故襄子曰吾舉登也已耳而目之矣登所舉也吾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終無已也遂不復問而以爲中大夫

高祖與項羽戰於京索遁於薄中羽追求之時鳩止鳴其上追之者以爲必無人遂得脫及卽位異此鳩故作鳩杖以扶老

太上皇居長安深宮悽愴不樂高祖竊因左右問其故以平生所好皆屠販少年酤酒賣餅鬪鷄蹴鞠今皆無此故不樂高祖乃作新豐移諸故人賓

六子大見

妙哉言三  
山與眼矣

好博士尤好  
光武

之高祖少時嘗祭枌榆之社及移新豐亦還立焉衢巷棟宇物色惟舊士女老幼相携路首各知其室放大羊鷄鴨於通塗亦就識其家匠人胡寬所營也移者皆悅其似而德之旋加賞賚月餘累百金

梁有疑獄梁王曰陶之朱叟以布衣而富侔國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問之曰梁有疑獄吏半以爲當罪半以爲不當罪爲吾決是奈何朱公曰臣鄙人也不知當獄雖然臣之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初澤集 卷二十一 六

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澤皆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其一者厚倍之是以千金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予梁國大悅

光武問可傳太子者羣臣皆言太子舅陰識可博士張佚曰陛下立太子爲陰氏乎爲天下乎爲陰氏則陰侯可爲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傳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况



太子平即拜侯爲太子太傅

二聖臣

武王入殷開殷有長者武王往見之而問殷之所  
以亡殷長者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爲期武  
王與周公旦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武王怪之周  
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取不能其主又以其  
惡告王不忍爲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  
所以亡也已以此告王矣

周公旦曰吾不如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我齊  
初渾集 卷二十一 七

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於已者  
處賢者之可得與處也禮之也主賢世治則賢者  
在上主不肖世亂則賢者在下

管仲復於桓公曰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  
情也無方而富者生也公亦固情謹聲以嚴尊生  
此謂道之榮公退再拜請若此言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桓公怪  
之曰與仲父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其故何也  
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曰議日之役者有執

蹠席而上視者意者其是耶乃令復役無得相代

少頃東郭牙至管仲曰此必是已乃令賓者延之

而上分級而立管子曰子邪言伐莒者對曰然管

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

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子曰子何以意之

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顯然善樂者鐘鼓之色也

湫然清靜者衰經之色也艷然充盈手足矜者兵

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艷然充盈手

足矜者此兵革之色也君喏而不鑒所言者莒也

初渾集 卷二十一

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以慮諸侯之不服  
者其惟莒乎

齊桓公合諸侯衛人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衛

退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

曰吾於衛無故子盍爲請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

氣彊有伐國之志也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

君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

安識之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

慙色臣是以知之君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寡

人知終不為諸侯笑矣

齊桓公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對曰人君之事無為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罪也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為而天下理

三賢君

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圃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

初澤集 卷二十一

九

鄒穆公令食鳧鴈者必以秕母得以粟於是倉無秕而求易於民二石粟得一石秕吏請以粟食之

公曰去非爾所知也夫百姓煦牛而耕曝背而耘勤苦而不敢惰者豈為鳥獸也哉粟人之上食也奈何其以養鳥也且女之小計而不知大會夫君者民之父母也取倉之粟移之於民此非吾之粟乎鳥苟食鄒之秕不害鄒之粟而已粟之在食與其在民於吾何擇

范蠡乘輕舟浮五湖越王以良金寫范蠡狀而朝

不戰而屈人

禮之

趙簡子死未葬中牟入齊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圍之未合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遂擊金而退軍吏諫曰城自壞天助我也何故去之襄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險使人治城城治而後攻之中牟服其義乃請降

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見翟璜踞堂而與之言翟璜不說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子欲官則相至欲祿則上卿既受吾

初澤集 卷二十一

十

賞又責吾禮母乃難乎

光武臨朝或有惰容張湛輒陳諫其失常乘白馬帝每見湛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

光武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

體群臣如此  
報禮安得不  
重乎

後漢尚書郎下筆為詔策出言為詔命其人直官供青練白綾被或以錦繡為之給帷帳通中枕大官供食物餅餌及五熟果實之屬五日一美食下天子一等給指使一人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妖

劉云以秋令  
淑射世俗之  
好正如此

宣武桓溫也  
簡文即文帝  
太宰司馬聯

劉云可笑

麗執香爐護衣故沈佺期直宿詩云大官供宿膳  
侍史護朝衣

馮豹拜尚書郎每奏事未得報俯伏省閣從昏至  
明肅宗聞而嘉之使黃門持被覆豹勅令勿驚

呂蒙病發孫權迎置所館之側治護萬方時有加  
減權為慘惻欲數見又恐其勞常壁瞻之

孫休好射雉至其時則晨去夕反羣臣諫曰此為  
小物何足甚耽休曰雖為小物耿介過人所以好  
之

初潭集 卷二十一

桓公入蜀至三峽部伍中有得後子者其母緣岸  
哀號行百餘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即絕破視其  
腹中腸皆寸寸斷公怒命黜其人

宣武與簡文太宰共載密令人在輿前後鳴鼓大  
呼鹵簿中驚擾太宰惶怖求下與顧看簡文穆然

清恬宣武語人曰朝廷間故復有此賢

簡文見田稻不識問是何草左右答是稻簡文還  
三日不出云寧有賴其末而不識其本

簡文為撫軍時所坐床上塵不聽拂見鼠行跡視

以為佳

桓公坐有叅軍椅烝薤不時解共食者又不助而  
椅終不放舉坐皆笑桓公曰同盤尚不相助况復  
危難乎勅令免官

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  
然林木便自有濠濮間想也覺鳥獸禽魚自來親  
人

符堅與諸征鎮書曰晉氏平吳利在二彥今克襄  
陽僅得一人半耳謂釋道安習鑿齒二人也習跋

初潭集 卷二十一

一足裁堪半丁故戲之

益州獻蜀柳數株枝條甚長狀若絲縷武帝植於  
太昌雲和殿前嘗嗟賞之曰楊柳風流可愛似張  
緒當年

玄宗嘗謂左右曰每見張九齡精神頓生

四賢臣

晏平仲以齊君奢故澣其朝冠振其鹿裘

景公問晏子曰寡人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可  
乎對曰嬰聞國有具官然後其政可善昔光君桓

公身體懈情，詞令不給，則鴈朋雁侍左右，多過獄，不中，則寤言雁侍，田野不修，民氓不安，則寤威雁侍，軍吏怠，戎士偷，則王子成甫雁侍，居處伏息，左右懾畏，繁乎樂，省乎治，則東郭牙雁侍，德義不中，信行衰微，則管子雁侍，先公能以人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以辭令窮遠而不逆，兵加於有罪而不頓，今君之過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也，故曰官不具。

晏子聘魯，哀公問曰：「語曰：『莫三人而迷。』今寡人與

初潭集 卷二十一

十三

一國慮之，魯不免於亂，何也？」晏子曰：「古之所謂莫三人而迷者，一人失之，二人得之，三人足以為衆矣。故曰：『莫三人而迷。』今魯國之羣臣，以千百數，一言於季氏之私人，數非不衆，所言者一人也，安得三哉？」

景公飲酒，夜移於晏子前，驅欵門曰：「君至。」晏子被玄端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

焦云：魯公與二子未必如梁丘據之樂之真也。

子思不與

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司馬穰苴之家，前驅欵門曰：『君至。』穰苴介冑操戟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畔者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將軍樂之。」穰苴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梁丘據之家，前驅欵門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出，公曰：『樂哉！今夕吾飲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

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邪？」子思曰：「古之

初潭集 卷二十一

十四

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無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有？」

列精子高聽行乎齊，潘王善衣練布衣，白縞冠額，推之履時會，朝雨，祛步堂下，謂其侍者曰：「我何若？」侍者曰：「公姣且麗。」列精子高因步而窺于井，粲然惡丈夫之狀也，喟然嘆曰：「侍者為吾聽行於齊王也，夫何阿哉？」又況于所聽行乎萬乘之主人之阿之亦甚矣，而無所鏡，其殘亡無日矣。」

何雄爲河內主簿有公事不及雄而太守劉淮橫怒遂與杖遣之雄後爲黃門郎劉爲侍中初不交言武帝聞之勅雄復君臣之好雄不得已請劉再拜曰向受詔而來而君臣之義絕何如於是即去武帝聞尚不和乃怒問雄曰我令卿復君臣之好何以猶絕雄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臣於劉河內不爲戎首亦已幸甚安復爲君臣之好武帝從之

王導溫嶠俱見明帝帝問溫前世所以得天下之

初譚集 卷二十一

十五

由溫未答頃王曰溫嶠年少未諳臣爲陛下陳之王廼具叙宣王創業之始誅夷名族寵樹同己及文王之末高貴鄉公事明帝聞之覆面著牀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長

董和允之父先主定蜀與武侯並署大司馬府事獻可替否共爲交歡亮嘗教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多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躋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

王嗣之

不至至於十反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懇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也

王司州先爲庾公記室參軍後取殷浩爲長史始到庾公欲遣王使下都王自啟求住曰下官希見盛德淵源始到猶貪與少日周旋

馬援好騎善別名馬於交趾得騾越銅鼓乃鑄爲馬式還上之表曰夫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者國之大用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難近世西河子輿明相馬法子輿傳最長

初譚集 卷二十一

十六

孺長孺傳丁君都君都傳楊子阿臣嘗師事子阿受相馬骨法輒有驗效臣愚以爲傳聞不如親見視景不如察形今欲形之於生馬則骨法難備具又不可傳之於後世武皇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於魯班門更名曰金馬門臣謹依儀氏轡中帛氏口齒謝氏唇著王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有詔置宣德殿下以爲名馬式許子伯嘗與友人言次因及漢無統嗣幸臣專朝世俗衰薄賢者放退慨然據地悲哭時稱許伯哭

人以爲誤我  
以爲趣

魏書卷之二十一  
謝安傳

世

諸葛靚入晉以與晉室有讐常背洛水而坐武帝欲見之乃請諸葛妃呼靚帝就太妃間相見禮畢酒酣帝曰卿故復憶竹馬之好不靚曰臣不能忘炭漆身今日復覩聖顏因涕泗百行帝慙悔而出晉諸公贊曰吳亡靚入洛以父誣爲太祖所殺誓不見世祖世祖叔母琅邪王妃靚之姊也帝後因靚在姊間往就見焉靚逃於廁中於是以至孝發名時嵇康亦被法而康子紹死蕩陰之役談者咸

初潭集 卷二十一

曰觀紹靚二人而知忠孝之道區以別矣

晉武帝講武於宣武塲帝欲偃武修文山公謂不宜爾因與諸尚書言孫吳用兵本意舉坐無不咨嗟皆曰山少傅天言名言後諸王驕汰輕構禍患於是寇盜處處蟻合郡國多以無備不能制服遠漸熾盛皆如公言

謝安南免吏部尚書還東謝太傅赴桓公司馬出西相遇破岡旣當遠別遂停三日共語太傅欲慰其失官安南輒引以他端雖信宿中塗竟不言及

此事太傅深恨在心未盡謂同舟曰謝奉故是奇士

劉道真嘗爲徒扶風王駿以五百疋布贖之旣而用爲從事中郎當時以爲美談

王東亭爲桓宣武主簿旣承籍有美譽公甚欲其入地爲一府之望初見謝失儀而神色自若坐上賓客卽相貶笑公曰不然觀其情貌必自不凡吾當試之後因月朝閣下伏公於內走馬直出突之左右皆宿仆而王不動名價於是大重咸云是公

初潭集 卷二十一

輔器也續晉陽秋曰珣初辟大司馬掾桓溫至重之常稱王掾必爲黑頭公未易才也

謝石字石奴丞相安之弟也請吳隱之爲衛將軍主簿隱之將嫁女謝知其貧潔遣女必當率薄乃令移厨帳助其經營

東叔不附劉湛大相垂忤淑賦詩曰種蘭忌當門懷璧莫入楚楚少別玉人門非種蘭所

韋表微授監察御史不樂曰爵祿譬如滋味人皆欲之吾年五十冒遊少年間取一班一級不見其

味也

陳顯達自以人微位重每遷官常懷愧懼于休尚為郢府主簿過九江拜別顯達曰奢者必敗塵尾蠅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

此王賢賢臣上有賢君而後下有賢臣此以知  
昔之賢君過也然所謂賢臣即事即時時可見  
識之者足稱耳若必皆如齊桓公之安可耶

初潭集 卷二十一

十九

初潭集卷之二十一終

即見昭帝  
胡望與帝

焦云帝能  
好千里外  
先不能照  
于關中何  
武帝益任  
光之微益  
不學無術

設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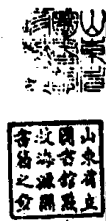
初潭集卷之二十二

君臣二

一明君

元鳳九月鄂邑長公主左將軍上官桀桀子驃騎將軍安御史大夫桑弘羊皆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為燕王上書言大將軍霍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蹕又擅調益莫府校尉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變候司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桑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左將軍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且將軍為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云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

初潭集 卷二十二



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帝既冠遂委任光訖十三年百姓充實四夷賓服

衛嗣君之時有人於令之左右縣令發薦而席敝甚賜汝席令大驚以君爲神也

孫亮出西苑方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漬梅蜜中有鼠矢亮問主藏吏曰黃門從汝求蜜邪曰向求實不敢與黃門不服左右以二人辭不同請付獄亮曰此易知耳令破鼠矢裏燥亮笑曰若火

初漢書卷二十二

在室中中外當俱濕今裏燥必黃門所爲黃門首服

### 二忠臣

齊崔杼弑莊公邢蒯賁使晉而反曰驅之將入成而報君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成之不亦難乎蒯賁曰善能言也然已晚矣子早言我我能諫之諫而不聽我能去之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食其祿者成其事吾能食亂君之祿矣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入死其僕

曰人有亂君人仇之我有治長可毋死乎乃結轡自刎於車上

趙襄子遊至於梁馬却不進青井爲參乘襄子曰進視梁下類有人青井進視梁下豫讓却寢伴爲疾人叱青井曰去長者且有事青井曰少而與子友子且爲大事而吾言之是失相與友之道子將賊吾君而我不言是失爲人臣之道如我者唯死爲可適乃退而自殺

晉逐樂盈之族命其家臣有敢從者死其臣曰辛

初漢書卷二十二

三

俞從之君曰命汝無從敢從何也辛俞對曰臣聞三世仕於家君之二世者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爲其賜之多也今臣三世於樂氏受其賜多矣臣敢畏死而忘三世之恩哉晉君釋之  
平陵曹敞在吳章門下往往好斥人過人皆以爲輕薄章後爲王莽所殺弟子皆更名他師莫敢收其骸爲司徒掾獨稱吳章弟子收其屍方知亮直者不見容於冗輩中矣平陵人生爲立碑於吳章墓側在龍首山南墓嶺上



鮑永行縣到霸陵路經更始基引車入陌從事諫上之永曰親北面事人寧有過基不拜雖獲罪司隸無所避也遂下車拜哭盡哀而去西至扶風惟牛上荀諫家帝聞之意不平張湛進曰仁者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也仁不遺舊忠不忘君

祖逖有胡奴曰王安甚愛之及祖約誅安嘆曰豈可使祖士雅無後乎乃往觀逖庶子道重始十歲安竊取以歸匿之變服爲沙門

顧榮在洛陽嘗應人請覺行炙人有欲炙之也因初潭集 卷三十二 四

輟已施焉同坐嗤之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者乎後趙王倫篡位其子爲中領軍通用榮爲長史及倫誅榮亦被執凡受戮等輩十餘人或

有救榮者問其故曰榮省中受炙臣也榮乃悟而歎曰一餐之惠恩今不忘古人豈虛言哉蘇峻亂諸庾逃散庾冰時爲吳郡單身奔亡民吏皆去唯郡卒獨以小船載冰出錢塘口適條覆之時峻賞募覓冰屬所在搜檢甚急卒捨船市酒因飲酒醉還舞棹向船曰何處覓庾吳郡此中便是

水大惶怖然不敢動監司見船小裝狹謂卒狂醉都不復疑自送過浙江寄山陰魏家得免後事平冰欲報卒卒曰出自斯下不顧名器少苦執鞭恒患不得快飲酒使其酒足餘年畢矣冰爲起大舍帝奴婢使門內有百斛酒終其身時謂此卒非唯有智且亦達生

蘇峻至石頭百僚奔散唯侍中鍾雅獨在帝側或謂雅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古之道也雅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而各遜遁以求免吾懼重孤初潭集 卷三十二 五

將執簡而往矣

桓南郡既破殷荊州收殷將佐十許人咨議羅企生與焉中興書曰仲堪多疑少決企生深憂之謂其弟遵生曰殷侯仁而無斷事必無成及仲堪走文武並無從者唯企生在焉路經家門遵生紿之曰作如此分別何可不執手企生回馬授手遵生便牽下馬曰家有老母將欲何行企生揮泣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遵生抱之愈急仲堪於路待之企生遙呼曰今日死生是同願少見待仲堪見其

無脫理策馬遂去俄而玄至人士悉詣玄企生獨  
不往而營理仲堪家玄遣收之語曰相遇如此何  
以見負企生曰使君口血未乾而生此姦計自傷  
力弱不能窮定凶逆我死恨晚耳玄遂斬之此出  
市玄遣人問欲何言荅曰昔晉文王殺嵇康而嵇  
紹爲晉忠臣從公乞一弟以養老母桓如言宥之  
桓先以一羔裘與企生母胡胡時在豫章企生問  
至卽日焚裘

恒玄篡位帝出宮徐廣陪列悲動左右及劉琨受

初潭集 卷二十一

六

禪恭帝遜位徐野民獨哀感涕泗交流謝宣明止  
之收淚言曰君爲宋朝佐命身是晉室遺老憂喜  
之事固自不同乃更秋歎

孫堅於西華失利被鎗墜馬衆散不知所在堅所  
騎驄馳還營踏地嗚呼將士隨驄去得堅于草中  
符堅爲慕容冲所襲馳馬墮澗計無由出馬踣蹶  
臨澗垂韉與堅堅不能及馬又跪而授韉堅攀韉  
得登岸西走盧江

唐昭宗播遷隨駕有弄猴能隨班起居昭宗賜以

緋袍號供奉羅隱詩何如學取孫供奉一笑君王  
便著緋是也朱梁篡位取猴令殿下起居猴望見  
全忠徑趨而前跳躍奮擊

### 三正臣

墨者有鉅子腹贖居秦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  
之年長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誅矣腹贖  
對曰墨者之法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  
殺傷人也夫禁殺傷人者天下之大義也王雖爲  
之賜而令吏弗誅臣不可不行墨者之法不許惠  
初潭集 卷二十一

七

王而遂殺之

鮑子都舉上計道遇一書生卒得心痛疾子都下  
車爲按摩奄忽遂卒不知姓字有馬一匹素書一  
卷銀十餅子都賣一餅以資殯殮餘以枕之并素  
書埋之驕馬相隨至京師到一關內侯家侯惟之  
曰君何以致此馬子都說此侯驚駭曰此吾兒也  
卽迎奉開視銀書如其言乃薦子都辟公府至司  
隸子都好乘驄子承孫豈俱爲司隸皆復乘驄故  
京師歌之曰鮑氏驄三人司隸再入公馬雖瘦行

通鑑紀事本末

步工

陰與張宗鮮于哀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汜杜禽與興厚善。以為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

華歆王朗俱乘船避難。有一人欲依附。歆難之。朗曰。幸尚寬。何為不可。後賊追至。王欲舍所携人。歆曰。本所以疑。正為此耳。既已納。其自託。寧可以急相棄邪。遂携拯如初。華嶠諸叙曰。歆為下邳令。值漢室亂。乃與同志六七人避世。自武關出。道過一

初潭集 卷二十二

丈夫獨行。願得與俱。皆哀許之。歆獨曰。不可。今在危險中。禍福患害。義猶一也。今無故受之。不知其義。若有進退。可中棄乎。眾不忍。卒與俱行。此丈夫中道墮井。皆欲棄之。歆乃曰。已與俱矣。棄之不義。卒共還出之。而後別。

此君子小人之所以分也。彼平時受買好。則不顧。故凡買好者。皆非其心也。小人舉事。不顧

沒大率。難以唯憑。若此。國家將安所用之乎。左雄薦周舉為尚書。舉既稱職。議者咸稱焉。及在

周舉不負所  
幸左雄亦足  
英雄

此即卷三  
也何可待

司隸。又舉故冀州刺史馮直以為將帥。而直嘗坐。受罪。舉以此劾奏。雄曰。吾嘗事馮直之父。而。又與直善。今宜光以奏。吾過是韓厥之舉也。虞芝。州命部南陽從事太守張忠。連姻王室。罪人。重。芝依法執。刺史畏勢。召芝。芝曰。年往志盡。譬如八百錢馬。死生同價。且欲立效於明時耳。遂投。傳去。

傳咸剛簡有大節。疾惡如讐。楊濟與書曰。生子癡。了公事。了事。正作癡。復為快耳。左丞總司天臺。維

初潭集 卷二十二

九

正八坐。此未易居。以君盡性而處任。益不易也。咸。答曰。衛公云。酒色之殺人。此甚於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為悔。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直。正欲以苟。且為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禍者。當自矯枉過直。或不忠。允欲以允。屬為聲。故致忿耳。安有慙慙為忠。益而當見疾乎。

魏明帝車駕卒。至尚書門。陳矯跪門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帝慚。以車

高貴鄉公薨。內外誼譚。司馬文王問侍中陳泰曰。何以靜之。泰云。唯殺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可復下此否。對曰。但見其上。未見其下。

晉宣王以常林。鄉邑耆德。每爲之拜。或謂林曰。司馬公貴重。君宜止之。林曰。司馬公自欲敦長幼之序。爲後生之法。貴非吾所畏。拜非吾所制也。言者踉蹌而退。

夏侯玄既被桎梏。時鍾毓爲廷尉。鍾會先不與玄相知。因便狎之。玄曰。雖復刑餘之人。未敢聞命。考

初譚集 卷二十二

十一

掠初無一言。臨刑東市。顏色不異。

蔡充字子尼。陳留人。少好學。體貌尊嚴。莫有媒慢於其前者。高平劉整有雋才。而車服奢麗。謂人曰。紗縠人常服耳。遇蔡子尼在坐。終日不自安。王澄嘗經郡入境。問此郡士。吏稱江應元。蔡子尼。澄問陳隔多居大位者。何以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位也。澄笑而止。

齊王冏爲大司馬輔政。嵇紹爲侍中。請冏咨事。冏設宰會。召葛旗。董艾等。共論時宜。旗等白。冏當侍

太真

中善節。竹可令操之。遂送樂器。紹推却不受。曰。公協輔王室。令作事可法。紹雖官卑。職備常伯。操絲比竹。蓋樂官之事。不可以先王法服爲伶人之業。今逼高命。不敢苟辭。當釋冠冕。襲私服。旗等不自得而退。

陸太尉詣王丞相咨事。過後。輒翻異。王公怪其如此。後以問陸。陸曰。公長民短。臨時不知所言。既後覺其不可耳。

蘇峻時。孔羣在橫塘。爲匡術所逼。王丞相保存術。初譚集 卷二十二

十一

因衆坐戲語。令術勸羣酒。以釋橫塘之憾。羣答曰。德非孔子。厄同匡人。雖陽和布氣。鷹化爲鳩。至於識者。猶憎其眼。

王敦既下。住船石頭。欲有廢明帝意。賓客盈坐。敦知帝聰明。欲以不孝廢之。每言帝不孝之狀。而皆云。溫太真所說。溫嘗爲東宮率。後爲吾司馬。甚悉之。須臾溫來。敦便奮其威容。問溫曰。皇太子作人何似。溫曰。小人無以測君子。敦聲色並厲。欲以威力使從已。乃重問溫。太子何以稱佳。溫曰。鈞深致

遠。蓋非淺識所測。然以禮侍親。可稱爲孝。

王藍田拜揚州。主簿請諱。教云。亡祖先君。名播海內。遠近所知。內諱不出於外。餘無所諱。

王修齡嘗在東山。甚貧乏。陶胡奴爲烏程令。送一船米遺之。却不肯取。直荅語。王修齡若饑。自當就謝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米。

王含作廬江郡。甚貪濁。王敦欲護其兄。故於衆坐稱其佳。謂廬江人士咸稱之。時何充爲敦主簿。在坐。正色曰。充卽廬江人。所聞異於此。敦默然。

初潭集 卷二十二

十三

太極殿始成。王子敬時爲謝公長史。謝送版使王題。王有不悅色。語信曰。可擲著門外。謝後見王曰。題之上殿。何若。昔魏朝韋誕諸人。亦自爲也。安欲以此風動其意。王解其旨。正色曰。此奇事。仲將魏朝大臣。寧可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天安以爲名言。

劉真長王仲祖共行。日旰未食。有相識小人貽其餐。肴案甚盛。真長辭焉。仲祖曰。聊以充虛。何苦辭。真長曰。小人都不可與作緣。

會稽王道子專政。委任羣小。陸祖言望闕嘆曰。好家居。織兒欲撞壞之邪。

李繪爲高陽內史。崔謐恃勢。乞麋角鴝羽。繪答曰。鴝有六翮。飛則冲天。麋有四足。走則入海。下官膚體疏懶。手足遲鈍。不能逐飛追走。

蔡子度。自豫章徵爲吏部尚書。時傳季友徐羨之。共管朝政。蔡因傳隆以問季友。若選事。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季友以語羨之。羨之曰。黃門郎以下。吾徒不復屑懷。自此以上。故宜共參同異。

初潭集 卷二十二

十三

蔡曰。我不能爲徐干木署紙尾。遂不拜。

魏世祖選丁邯爲郎。邯託疾不就。詔問實病。羞爲郎乎。對曰。臣實不病。恥以孝廉爲令史耳。世祖怒。使虎賁杖之數十。詔問欲爲郎否。對曰。能殺臣者。陛下不能爲郎者。臣詔出不爲郎。

卞延之爲上虞令。有剛氣。會稽太守孟覲以令長裁之。積不能容。脫幘投地。曰。我所以屈卿者。政爲此幘耳。卿乃以一世勲門。傲天下國士乎。拂衣而去。

李宓常言吾獨立於世顧影爲儔而不懼者心無彼此於人也

范縝著神滅論蕭子良使王融謂之曰謂神滅既自非理而卿堅執之恐傷名教以卿之才何患不至中書郎而故垂刺爲此乎縝大笑曰使范縝賣論取官已至今僕矣

向柳與袁太尉徐司空顏揚州並相友善後揚州貴勢當朝玄季猶以素情自處范伯玉戒之曰名位不同禮有異數卿何得作曩時意邪玄季曰我

初潭集

卷二十二

十四

與士遜心期久矣豈可一旦以勢利處之

張文瓘在禁近同列以堂饌豐餘欲少減損文瓘曰此天子所以重樞務待賢才也若不任職當自引避不宜節減以自取名

韋思謙爲御史大夫性蹇諤見王公未嘗屈禮或譏之曰耳目之官固當特立鵬鵠鷹鷂豈衆禽之偶

褚淵入朝以腰扇障日劉祥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褚曰寒士不遜中郎曰不

能賣袁劉安得免寒士按南史蕭道成既弒蒼梧以太后令召袁粲褚淵劉秉會議迎立安成王粲秉密謀誅道成事敗皆死

宋明帝廢立之際王思遠謂從兄晏曰兄荷武帝厚恩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戶不失後名晏曰方噉粥未暇此事及晏拜驃騎會子弟曰隆昌之末阿戎勸我自裁若用其語豈有今日思遠遽應曰如阿戎所見猶未晚也旬日晏及禍

初潭集

卷二十二

十五

宋主下詔禪位於齊而不肯臨軒王敬則勒兵入迎宋主乃出就東邸光祿大夫王琨攀車慟哭曰人以壽爲歡老臣以壽爲戚旣不能先驅螻蟻乃復頻見此事嗚咽不自勝百官皆雨泣司空褚淵等奉璽綬詣齊宮勸進

褚彥宣常非從兄彥回身事二姓及彥回子貴往問訊彥宣正色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何謂耶至齊王卽位以褚淵爲司徒賀者滿座昭獨嘆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使彥回

魏愷辭青州長史文宣大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愷容色坦然帝曰死與長史任卿所擇答曰能殺臣者陛下不受長史者愚臣帝曰何慮無人因放還

天后嘗召徐有功責之曰公比斷獄多失出何邪  
有功答曰失出人臣小過好生陛下大德

徐有功舉明經除蒲州司法叅軍爲政寬仁不行杖罰吏人感其恩信通相約曰若犯徐司法杖者

明澤集 卷二十二

上六

衆斥罰之由是終於代滿不戮一人。蜀錄：隋唐嘉  
話曰：徐大理見武后將殺人，必據法廷爭，嘗與后  
反復辭色，愈厲。后大怒，令拽出斬之。猶迴顧曰：臣  
雖死，法終不可改。至市，臨刑得免，除名爲庶人。如  
是再三終不挫折，其子預選，有司皆曰：徐公之子  
豈可拘以常調乎？

郭弘霸爲右臺御史時大夫魏元忠病寮屬省候弘霸獨後入憂形於色請視便液卽染指嘗之因賀曰凡甘者病不瘳今味苦當卽愈也元忠惡其

媚暴語于朝

唐侍制肅與丁晉公爲友宅又相對丁將有弼諧之命唐遂遷居州北或問之對曰謂之入則大拜數與往還事涉依附經旬不見情必猜疑故謹避之

徐俯字師川，以父禱死，事授通直郎。張邦昌僭位，遂致仕。時工部侍郎何昌言與弟昌辰避邦昌，諱皆改名。俯買婢名昌奴，客至便呼名。至前驅使之解薦，見闔不直者，觸之。窮奇見不直者，照之。均是。

初潭集 卷二十二

十七

獸也其好惡不同故君子以解薦爲冠小人以窮  
奇爲名

馬仙碑曰、小人如失主犬、後主飼之、則復爲用矣、

四清臣

毛玠爲吏部尚書，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使吏部用心如玠，風俗之易不難。

顧協少清介有志操初爲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子度欲解襦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口曰顧郎

難衣食者。

袁聿修爲尚書郎十年未嘗受斗酒之遺尚書邢邵每呼爲清郎及邵爲兗州聿修以太常少卿巡省邵送白紬爲信聿修不受邵答曰第昔作清郎今日復作清卿矣

李廙爲尚書左丞有清德妹夫劉晏方秉權見其燕室門簾甚敞潛度廣狹以篋竹織成簾將以贈廙三携至門不敢發言而去

初潭集 卷二十三

十八

初潭集卷之二十二

無云詩曰維女不歸外  
之才子言  
可也  
與然  
持此  
與然  
有也  
與然  
與然

初潭集卷之二十三

君臣三

一能文之臣

成帝翫弄衆書善楊子雲出入遊獵子雲乘從以桓君山多藏書待詔門下時人語曰說楊子雲之篇樂于居千室之官挾桓君山之書富于積倚頓之財

肅宗詔黃香詣東觀讀所未見書後會中山邸廼詔香殿下顧謂諸王曰此天下無雙江夏黃童者也

初潭集 卷二十三

也

陳琳檄係蹄在足則猛虎絕其蹠螻蛇在手則壯士斷其節國策云人有置係蹄者而得虎虎怒決蹠而去虎之情非不愛其蹠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蹠而害七尺之軀者權也

習鑿齒史才不常宣武甚器之未三十便用爲荊州治中謝朓云不遇明公荊州老從事耳後至都見簡文還宣武問見相王何如答曰一生不曾見此人從此忤旨出爲衡陽性理遂錯於病中猶作



漢晉春秋品評卓逸

桓宣武嘗請參佐入宿，袁宏伏酒，相次而至。蒞名府中，復有袁參軍、彥伯疑焉，令傳教更質。傳教曰：參軍是袁伏之袁，復何所疑？

後主宴東宮，時造玉駕，塵尾新成。後主親執之曰：當今雖復多士如林，至於堪執此者，獨張譏耳。即授譏後，幸鍾山，令譏暨議，索塵尾未至，勅取松枝，亦手授譏。

王肅於省中，詠悲平城詩云：悲平城，驅馬入雲中。

初潭集 卷二十三

二

陰山常晦，雪荒松多朔風。彭城王總甚稱其美，欲使肅更詠，乃失語云：可更為誦悲平城詩。肅戲總曰：何意呼平城為彭城？總有慚色。祖瑩在坐，即云：悲平城，王公自未見肅云，可為誦之。瑩應聲曰：悲平城，楚歌四面起，屍積石梁亭，血流睢水裏，肅嗟賞之，總亦大悅。退謂瑩曰：今日若不得卿，幾為吳子所屈。

溫子昇詣梁客館，自以不修容止，謂人曰：詩章易作，通峭難為。

任昉卒，武帝方食西苑綠沉瓜，投之于盤，悲不自勝。

孫璉亡後，江總為其誌銘。後主又題銘後四十字：日秋風動竹，烟水驚波，幾人樵徑，何處山阿。今時日月宿昔，綺羅天長路遠，地人雲多，功臣未勒，此意如何？

韋綬在翰林，德宗常至其苑，韋妃從幸，會綬方寢，學士鄭絪欲馳告之，帝不許。時適大寒，帝以妃蜀纈袍覆之而去。

初潭集 卷二十三

三

王及善才行庸猥，為內史，號鳩集鳳池。

范質年二十舉進士，時翰林學士和凝權知貢舉，凝平生以宰輔自期，登第姓名在十三，及覽質文，知其非常，亦列在第十三，塲屋間謂之傳衣鉢，後凝既登庸，不十年，質亦大拜。

二能言之臣

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為賢？漆雕馬人對曰：臧氏家有龜焉，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為一兆焉，武仲立三年為二兆。

焦云武帝素情嚴坐觀破非古之結也

焉。孺子容立三年爲三兆焉。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數卜乎。

趙簡子問成搏曰。吾聞夫羊殖者。賢大夫也。是行奚然。對曰。臣搏不知也。簡子曰。吾聞之子與友親。子而不知何也。搏曰。其爲人也數變。其十五年也。廉以不匿其過。其二十也。仁以喜義。其三十也。爲晉中軍。射勇以喜仁。其年五十也。爲邊城將。遠者

初澤集

卷二十三

四

復親。今臣不見五年矣。是以不敢知。簡子曰。果賢大夫也。每變益上。

漢武帝乳母嘗犯罪。帝欲申憲。乳母求救東方朔。朔曰。此非唇舌所爭。爾必望濟者。將去時。但當屢顧帝。慎勿言。此或可萬一冀耳。乳母既至。朔亦侍側。因謂曰。汝癡耳。帝豈復憶汝乳哺時恩邪。帝雖才雄心忍。亦深有情戀。乃悽然問之。卽赦免罪。東方朔初上書曰。臣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

劉云利口

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鍾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爲天子大臣矣。

劉寬嘗於坐。被酒睡伏。帝問太尉醉邪。寬仰對曰。臣不敢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

漢哀帝語尚書鄭崇曰。君門何以如市。崇答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

漢明帝東巡。有烏飛鳴乘輿上。亭長祝曰。烏烏啞。

初澤集

卷二十三

五

啞引弓射洞右腋。陛下壽萬年。臣爲二千石。射中之。帝賜錢百萬。令天下亭壁悉畫烏。

先主以伊籍使吳。孫權聞其才辯。欲逆折以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爲勞。

邊文禮見袁奉高。失次序。奉高曰。昔堯聘許由。面無作色。先生何爲顛倒衣裳。文禮答曰。明府初臨。堯德未彰。是以賤民顛倒衣裳耳。補衡被魏武謫。爲鼓吏。正月半試鼓。衡揚枹爲漁

劉云後言刺  
心術救而融  
不免失

陽慘提淵淵有金石聲四坐爲之改容孔融曰稱  
衡罪同胥靡不能發明王之衷魏武慙而赦之  
劉公幹以失敬罹罪文帝問曰卿何以不謹於文  
憲楨答曰臣誠庸短亦由陛下綱目不疎典畧曰  
劉楨字公幹東平人建安十六年楨隨侍太子酒  
酣使夫人甄氏出拜坐上客多伏而楨獨平視公  
聞乃收楨滅炭配輪作部使磨石後武帝至尚方  
觀作者問曰石何如楨因得喻已自理跪而對曰  
石出荆山懸巖之巔外有五色之章內含卞氏之

初潭集 卷二十三

六

珍磨之不加瑩雕之不加文稟氣堅貞受之自然  
顧其理枉屈糾繞而不得申帝顧左右大笑即日  
赦之

曹公問裴潛曰卿昔與劉備共在荊州卿以備才  
如何潛曰使居中國能亂人不能爲治若乘邊守  
險足爲一方之主

郭淮黃初元年奉使賀文帝踐祚而稽顙帝正色  
責之曰昔禹會諸侯於塗山防風氏後至便行大  
戮今普天同慶而卿最留遲何也淮曰臣聞五帝

此語無入會  
詩

裴

劉云後言  
言不無

先教導民以德夏后政衰始用刑辟今臣遭唐虞  
之世是以知免防風氏之誅帝說之擢爲雍州刺  
史遷征西將軍

西使張奉於孫權前列尚書關澤姓名嘲澤澤不  
能答薛綜下行酒因曰蜀者何也有犬爲獨無犬  
爲蜀橫目勾身蟲入其腹奉曰不當復列君吳邪  
綜應聲曰無口爲天有口爲吳君臨萬邦天子之  
都奉無以對

司馬景王東征取上黨李喜以爲從事中郎因問  
初潭集 卷二十三

喜曰昔先公辟君不就今孤召君何以來喜對曰  
先公以禮見待故得以禮進退明公以法見繩喜  
畏法而至耳

鄧艾口吃語稱艾艾晉文王戲之曰卿云艾艾定  
是幾艾對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

嵇中散誅向子期舉郡計入洛文王引進問曰聞  
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對曰巢許狷介之士不  
足多慕王大咨嗟向秀傳曰秀弱冠著儒道論棄  
而不錄或云是其族人所作困於不行乃告秀欲

假其名秀。咲曰。可及康誅。秀遂失圖。乃詣司馬文王。

陸機詣王武子。武子前置數斛羊酪。指以示陸曰。卿江東何以敵此。陸云。有千里草。未下鹽豉耳。

樂令女適成都王穎。王兄長沙王。執權於洛。遂構兵相圖。長沙親近小人。遠外君子。凡在朝者。人懷危懼。樂令既允朝望。加有婚親。長沙嘗問樂令。樂令神色自若。徐答曰。豈以五男易一女。由是釋然。

初潭集 卷二十三

無復疑慮

晉武帝始登祚。採策得一。王者世數。繫此多少。帝既不說。羣臣失色。莫能有言者。侍中裴楷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帝說羣臣嘆服。

晉武帝每餉山濤恒少。謝太傅以問子弟。車騎答曰。當由欲者不多。而使與者忘少。

晉武帝問孫皓。南人好作爾汝歌。爾頗能不皓正飲酒。因舉觴勸帝曰。昔與汝爲隣。今與汝爲臣。上

汝一杯酒。令汝壽萬春。

有人譏周僕射。與親友言戲。穢雜無節。周曰。吾若萬里長江。何能不千里一曲。

滿奮畏風。在晉武帝坐。北窓作琉璃屏。實密似疎。奮有難色。帝咲之。奮答曰。臣猶吳牛。見月而喘。

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氣佳景清。佐吏殷浩。王胡之之徒。共登南樓理詠。音調始道。聞函道中。有履聲甚厲。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許人步來。諸賢欲起避之。公徐云。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

初潭集 卷二十三

因便據胡牀。與諸人詠詭。竟坐甚得任樂。後王逸少下。與丞相言及此事。丞相曰。元規爾時風範。不得不小積。右軍答曰。唯丘壑獨存。

簡文初與謝公共詣桓宣武。王珣先在內。桓曰。卿嘗欲見相王。可住帳裏。二客既去。桓謂王曰。定何如。王曰。相王作輔。自然湛若神君。公亦萬夫之望。不然僕射何得自沒。

晉孝武與虞嘯父飲醉。拜不能起。帝呼人扶之。嘯父對曰。臣位未及扶。醉未及亂。非分之賜。所不敢。

當帝美之、勅疏取語、

晉孝武年十二時、冬、天晝日、不著複衣、但著單練衫五六重、夜則累茵褥、謝公諫曰、聖體宜令有常、陛下晝過冷、夜過熱、恐非攝養之術、帝曰、晝動夜靜、謝公出嘆曰、上理不減先帝、

簡文崩、孝武年十餘歲、立至、瞑不臨、左右啟、依常應臨、帝曰、哀至則哭、何常之有、

桓宣武嘗問孟萬年、聽伎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孟答曰、漸近自然、一坐咨嗟、

初潭集 卷二十三

十

鄧竟陵免官後赴山陵、過見桓公、公曰、卿何以更瘦、鄧曰、有愧於叔達、不能不恨於破甕、

郗太尉拜司空、語同坐曰、平生生意不在多、值世故紛紜、遂至台鼎、朱博、翰音、實愧於懷、易中孚曰、上

九、翰音登于天、貞凶、王弼注曰、翰、高飛也、飛者、音飛而實不從也、

王大將軍既反、至石頭、周伯仁往見之、謂周曰、卿何以相負、對曰、公戎車犯正、下官忝率六軍、而王師不振、以此負公、

桓大司馬詣劉尹、臥不起、桓寧彈、彈劉枕、枕逆碎、牀褥間、劉作色而起、曰、使君如馨地、寧可開戰、求勝、桓甚有恨容、

顧司空未知名、詣王丞相、丞相小極、對之、彼睡、顧思所以叩會之、因謂同坐曰、昔每聞元公道公、協贊中宗、保全江表、體小不安、令人喘息、丞相因覺、謂顧曰、此子珪璋特達、機警有鋒、

何驃騎亡後、徵褚公入、既至石頭、王長史劉尹同請褚、褚曰、真長何以處我、真長顧王曰、此子能言、

初潭集 卷二十三

十一

褚因視王、王曰、國自有周公、

簡文作撫軍時、嘗與桓宣武俱入朝、更相讓在前、宣武不得已而先之、因曰、伯也執殳、爲王前驅、簡文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顧悅與簡文同年、而髮蚤白、簡文曰、卿何以先白、對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質、經霜彌茂、顧

凱之爲父傳曰、君以直道陵遲於世、人見王、王髮無二毛、而君已斑白、問君年、乃曰、卿何偏早白、君曰、松柏之姿、經霜猶茂、臣蒲柳之質、望秋先零、受

命之異也。王稱善久之。

劉真長爲丹陽尹。許玄度出都就劉宿。牀帷新麗。飲食豐甘。許曰。若保全此處。殊勝東山。劉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不保此。王逸少在坐。曰。今巢許遇稷契。當無此言。

李卓吾曰。許初刺劉。最請得。得好刺。以不受許。刺。真自認真去。又好王乃并刺劉。許在劉許。國議中矣。余曰。代劉答一轉語云。我自有一度。新許不用巢由舊許也。

初潭集 卷二十三

十二

袁宏爲謝安南司馬。都下諸人送至瀨鄉。將別。既自悽惻。歎曰。江山遼落。居然有萬里之勢。

桓征西治江陵城。甚麗會賓僚出江津望之。云若能目此城者。有賞。顧長康時爲客在坐。目曰。遙望層城。丹樓如霞。桓卽賞以二婢。

張天錫爲荊州刺史。稱制西隅。旣爲符堅所禽。用爲侍中。後於壽陽俱敗。至都。爲孝武所器。每人言論。無不竟日。頗有嫉已者。於坐問張。北方何物最貴。張曰。桑椹甘香。鴟鴞華響。淳醪養性。人無嫉心。

劉云當浮子

至古至古

顧長康拜桓宣武墓。作詩云。山崩溟海竭。魚鳥將何依。人問之。曰。卿憑重桓。乃爾哭之狀。其可見乎。顧曰。鼻如廣莫長風。眼如懸河決溜。或曰。聲如震雷。破山。淚如傾河。注海。司馬太傅齋中夜坐。千時。天月明淨。都無纖翳。太傅歎以爲佳。謝景重在坐。答曰。意謂乃不如微雲點綴。太傅因戲謝曰。卿居心不淨。乃復強欲滓穢太清邪。

宣武移鎮南州。制街衢平直。人謂王東亭曰。丞相初營建康。無所因承。而制置紆曲。方此爲劣。東亭曰。此丞相乃所以爲巧。江左地促。不如中國。若使阡陌條暢。則一覽而盡。故紆餘委曲。若不可測。明帝問周伯仁。真長何如人。答曰。故是千斤犢。特王公咲其言。伯仁曰。不如捲角犢。有盤辟之好。周僕射雍容好儀形。諸王公初下車。隱數人。王公舍咲看之。旣坐。傲然嘯詠。王公曰。卿欲希嵇阮邪。答曰。何敢。近舍明公遠希嵇阮。

陶公疾篤。都無獻替之言。朝士以爲恨。仁祖聞之。

初潭集 卷二十三

十三

曰時無豎刁故不貽陶公話言時賢以為德音  
庾穉恭為荊州以毛扇上武帝武帝疑是故物侍  
中劉劭曰栢梁雲構工匠先居其下管弦繁奏鍾  
夔先聽其音穉恭上扇以好不以新庾聞之曰此  
人宜在帝左右

桓公北征經金城見前為瑯琊時種柳皆已十圍  
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法然流淚  
陸太尉詣王丞相王公食以酪陸還遂病明日與  
王賡云昨食酪小過通夜委頓民雖吳人幾為僇  
初潭集 卷二十三 十四

鬼  
康僧淵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調之僧淵曰鼻者  
面之山目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  
清

褚季野問孫盛卿國史何當成孫云久應竟在公  
無暇故至今日褚曰古人述而不作何必在公室  
中

桓大司馬乘雪欲獵先過王劉諸人誅真長見其  
裝束單急問老賊欲持此何作桓曰我若不為此

卿輩亦那得坐談

宣武北征還劉尹數十里迎之桓都不語直云垂  
長衣談清言竟是誰功劉答曰晉德靈長功豈在  
爾

此若無味因代劉答云則談清言行  
則建事功

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後嚴命屢徵始就桓公司馬  
于時人有餽桓公藥草者中有遠志公取以問謝  
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稱謝未即答時郝  
初潭集 卷二十三 十五

隆在坐應聲答曰此甚易解處則為遠志出則為  
小草桓公目謝而笑曰郝參軍此過乃不惡  
李注代謝答一轉語云參軍誤了出則為遠志  
處則為小草

郝隆為桓公南蠻參軍三月三日會作詩不能者  
罰酒三升隆初以不能受罰既飲攪筆便作一句  
云妓隅躍清池桓問妓隅是何物答曰蠻名魚為  
妓隅桓公曰作詩何以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  
得蠻府參軍那得不作蠻語也

劉云此與兄  
柳一得

顧長康作殷荊州佐請假還東爾時例不給布駟  
顧苦求之乃得發至破冢遭風大敗作牋與殷云  
地名破冢真破冢而出行人安穩布駟無恙  
桓玄欲以謝太傳宅爲營謝鯉曰召伯之仁猶惠  
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宅玄慚而止  
桓玄既篡位將改置直館問左右虎賁中郎省應  
在何處有人答曰無省當時殊忤旨問何以知無  
答曰潘岳秋興賦叙曰余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散  
騎之省玄咨嗟稱善

初潭集 卷二十三

十六

武帝嘗令羣臣賦詩王敬則曰臣若解書不過作  
尚書都令史耳那得今日

朱雀門災齊武謂羣臣此門制狹我始欲改構遂  
遭天火何敬容曰此所謂先天而天不違時以爲  
名對

周武與蕭歸宴齊氏故臣長又亦預焉帝指謂歸  
曰是登埤罵朕者也歸曰長又未能輔桀翻欲吠  
堯酒酣帝命琵琶自彈之謂歸曰當爲梁王盡歡  
歸請起舞曰陛下既親撫五弦臣敢不俯同百獸

珠列云一字一

乎。

高爽經途謁晉陵令劉禧之禧之了不相接俄與  
代爲晉陵令禧之迎贈甚厚爽受餉答書曰高晉  
陵自答人問所以曰劉禧之自餉晉陵令耳何關  
爽事

裴子雨爲下邳令張靖爲丞二人曾論事移時吏  
人竊曰縣官甚不和或問之曰長官稱雨贊府道  
晴甚不和也

檀珪求祿不得與王僧虔書曰蟬腹龜腸爲日已

初潭集 卷二十三

十七

久饑虎能嚇人遽與肉餓驕不噬誰能落毛

張融與從叔永書昔求三吳一丞雖屬舛錯今聞  
南康缺守應得之不融不知階級階級亦可不知  
融政以求丞不得所以求郡求郡不得亦可復求  
丞

王敬則王儉俱卽本號開府儀同徐孝嗣候儉因  
嘲之曰今日可謂連壁王儉曰不意老子通與韓  
非同傳

魏愷積年沉廢遇楊愔於道愔自陳愔曰發詔授



官咸由中旨。愷應聲曰。雖復零雨。自天終待雲興。四嶽憤忻。然曰。此言極為簡要。乃除霍州刺史。蕭恭謂梁元帝曰。下官歷觀時人。多不好。惟乃仰。眠牀上看屋梁。而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勞神苦思。竟不成名。豈如臨清風。對朗月。登山傲水。肆意酣暢也。

蘇瓊謁東荊州刺史曹芝。芝戲曰。卿欲官否。曰。設官求人。非人求官。芝異其對。署為參軍。

齊高帝有故吏竺景秀。嘗以過繫作部。高帝語荀

初潭集 卷二十三

十八

伯玉卿比看景秀否。答曰。數往候之。備加責詢。景秀言。若許某自新。則吞刀刮腸。飲灰洗胃。帝善其言。乃釋之。

宋孝武帝嘗賜侍中謝莊寶劍。莊以與豫州刺史魯爽。後爽畔。帝因晏。問劍所在。莊對曰。昔與魯爽別。竊為陛下杜郵之賜。上甚悅。

崔邪利崔模入魏。邪利子遣妻疏布。如居喪禮。模子雖居處變節。不廢婚宦。崔元孫使魏。魏人問二家子姪。何以不同。元孫曰。王尊驅驥。王陽回車。欲

令臣子兩遂忠孝並弘

賈思伯輕身禮士。接誘恂恂。客有謂曰。公今貴重。寧能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世以為雅言。

魏李處來使齊。武讌之。蕭琛舉酒勸處。處不受。酒曰。公庭無私禮。琛曰。詩所謂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一坐悅服。李處乃受。

梁武問廣漢李膺曰。今李膺何如昔李膺。對曰。今勝昔。帝問其故。對曰。昔事桓靈之主。今逢堯舜之

初潭集 卷二十三

十九

君

周盤龍為散騎。武帝戲曰。卿著貂蟬。何如兜鍪。盤龍曰。此貂蟬從兜鍪中出。

徐陵至魏。是日甚熱。魏收朝曰。今日之熱。當由徐常侍來。徐答曰。昔王肅至此。為魏始制禮儀。今我來聘。使卿復知寒暑。收大慙。

客有姓譚者。詣王儉求官。儉謂曰。齊侯滅譚。那得有君。答曰。譚子奔莒。所以有僕。儉賞其善諫。卒得職。

御史大夫李承嘉嘗讓諸御史曰近御史言事不  
容大夫禮乎蕭至忠曰故事臺中無長官御史人  
君耳目比肩事主得自彈事若先白大夫則彈大  
夫當白誰也

李揆美風儀善奏對肅宗賞歎之曰卿門地人物  
文章皆當代第一故時人有頭頭第一之說曾為  
入蕃會盟使酋長曰聞唐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  
致仕居東都杜司徒罷淮海入洛見揆言及事事  
第一揆曰若道門戶門戶自有承官職遭遇耳  
初潭集卷二十三

今形骸凋悴看即下世一切為空何第一之有  
程伯淳受知神廟神廟問張載那恕對曰張載臣  
所畏那恕從臣游

劉貢父嘗造王介甫有客獻策決梁山泊可得良  
田萬頃但須得利便之地以貯水介甫傾首沉思  
者久之貢父抗聲曰此甚不難介甫欣然以為有  
策遽問之曰別穿一梁山泊則足以貯此水矣  
李待制誠之聞包希仁參政或曰朝廷自此多事  
矣李曰包公無能為今鄭令王安石者眼多白甚

知人

似王敦他日必亂天下

呂太乙為戶部員外郎戶部與吏部鄰司吏部移  
牒戶部令牆宇悉樹棘以防令史交通太乙報牒  
曰春彼吏部銓總之司當須簡要清通何必設籬  
種棘省中賞其俊拔

湖南馬希範唐同光中人貢莊宗問洞庭廣狹對  
曰洞庭至狹若車駕南巡止可飲馬莊宗拊背嘉  
之

元明善嘗副一蒙古出使交趾瀕還國王贈以兼  
初潭集卷二十三

金蒙古受之明善不受國王曰彼使臣已受矣公  
何固辭明善曰彼所以受者安小國之心我所以  
不受者全大國之體

以上皆能言之臣夫唯明君在上故下皆忠清  
正直之臣而凡能文能言者無不布列於有位  
矣哉天下不治得乎

初潭集卷之二十三

初潭集卷之二十四

君臣四

一英君

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牀頭既畢令問謀問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牀頭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聞之追殺此使

曹公少時見喬玄玄謂曰天下方亂羣雄虎爭撥而理之非君乎然君實是亂世之英雄治世之奸

賊恨吾老矣不見君富貴當以子孫相累

許汜與劉備在荊州牧劉表坐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備曰君言豪寧有事邪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無客主之意自上大牀卧使客卧下牀備曰今天下大亂望君憂國忘家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何緣當與君語如小人欲卧百尺樓上卧君於地何但上下牀之間邪表大笑備因言曰若元龍文武膽志當求之於古耳造次難得比也

不得不放  
焦云松別有  
深意非為  
陋而已

初潭集 卷二十四

子見丁

焦云松校注  
公伯以  
也僅以其  
伯亦以此  
也

劉元海人傑必致青雲之上是以策馬鴻窺乘機豹變五部高嘯一旦推雄

燕王垂議伐西燕曰吾比老叩囊底智足以取之崔岳謂劉曜曰四海脫有微風搖之者英雄之魁卿其人矣

齊神武自洛陽還傾產結客親故怪問之答曰吾至洛陽宿衛羽林相率焚領軍張彝宅朝廷懼亂而不問為政若此事可知也財行豈可常守邪

二能臣

初潭集 卷二十四

管子得於魯束縛而檻之使役人載而送之齊皆謳歌而引管子恐魯止而殺已也欲速至齊因謂役人曰我為女唱女為我和其和適宜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遠管子可謂能因事役人得其所欲已亦得其所欲以此術也而用萬乘之國其霸猶少乎

其思華子石文子叔怨子三人欲往見楚王至於欽殿之間衣寒糧乏二子俱死獨其思華子得見楚王楚王設鐘鼓以樂之陳旨酒嘉穀以享之華

焦云知中  
之魚若不相  
揚祖德之事  
魏武是也臨  
牛見逸矣

子愉然而悲援琴而鼓王曰琴何悲哉華子推琴  
離席流涕下對曰臣友三人石文子叔愆子竊慕  
大王高義欲來俱謁至歲巖間飄風暴雨卒至不  
勝凍餒遂死楚王曰嗟乎有如是耶於是賜華子  
黃金百觔命左右收二子葬之而以華子爲相

此華子之所以順也當其時三人皆赴難而死  
同會赴難之途不幸而同罹雪于歲巖之間  
當日過時至所食飲或不染飢之與寒隨病以  
正卒卒幸而得不死者也幸而不死而得以

初潭集 卷二十四

三

見楚三楚王能饗之未必能用之能能用未必  
適以爲相錫以千金其身之未死必其爲何如  
也而況使王澤及其二子乎吾固謂華子之賢  
不可及也一進見之頃奏琴之間而後者以慰  
主者必榮成已成物道在茲矣

臨斯彌見田成子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暢  
南望隰子家之樹蔽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  
人伐之斧離數創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  
也隰子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夫田

焦云知中  
之魚若不相  
揚祖德之事  
魏武是也臨  
牛見逸矣

一讀一錄同  
是國家大事  
乃人也

子將有事事大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  
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

楚人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子目夷曰  
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公子目夷對曰君雖不  
言國固臣之國也於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  
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宋人應之曰吾  
賴社稷之神靈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  
得宋國於是釋宋公宋公釋乎執走之衛公子目  
夷復曰國爲君守之君易爲不入然後逆襄公公

初潭集 卷二十四

四

歸

東平王蒼辟朱暉爲掾正月朔旦蒼入賀故事少  
府給璧時陰就爲府卿貴驕吏傲不奉法蒼坐朝  
堂漏且盡璧不可得暉望見少府主簿持璧卽給  
曰我數聞璧而未嘗見試請觀之主簿以授暉暉  
顧召令史奉璧蒼旣罷謂暉曰屬者掾自視孰與  
蘭相如

隴西太守鄧融以廉范爲功曹會融爲州所案范  
知事譴難解欲權相濟乃托病去融不達意大恨

之。范至洛陽，變名姓，求代廷尉獄。卒居無幾，融徵下獄。范侍左右，融怪其貌類范，而殊不意，乃謂曰：卿何似我故功曹邪？范訶之曰：君因尼督亂邪？融繫得出，因病死。范自將車送至南陽葬畢乃去。魏文帝為五官中郎將，賓客如雲，邴根矩獨不往。曹公微使人問之，邴答曰：吾聞國危不事冢宰，君老不奉世子，曹公深重其言。

太史慈在郡，會郡有隙於州，州章已去，郡恐後之，求可使者，使太史慈。慈到洛陽，詣公車門，見州吏，初譚集 卷二十四 五

始用，求通慈曰：章題署得無誤乎？更圖為取章以視慈，便敗之。吏大呼慈曰：君不以相與吾亦無因得敗吉凶禍福等耳，吾不獨受此罪，豈若嘿然俱去慈既共出城，因遁還通郡，章州受其短。

昂令袁毅在政貪濁，饋遺朝貴以營譽，嘗遺山巨源絲百斤，巨源不欲為異受之，命懸之梁，後毅事露案驗，眾官吏至巨源於梁上得絲已數年，塵埃封印如故。

晉文王稱阮嗣宗至慎，每與之言，言皆玄遠，未嘗

阮籍本高士，曠達之士也。西晉時以爲王懷何故時謂之各無所也。雖與俗士道矣。

臧否人物，李康家誠曰：昔侍先帝時有三長史俱見臨辭出，上曰：爲官長當清當慎當勤，又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或對曰：清固爲本，吾對曰：清慎之道相須而成，必不得已，慎乃爲大。上曰：卿言得之矣，可舉近世能慎者。吾舉故太尉荀景倩，尚書董仲達，僕射王公仲，上曰：此諸人者，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亦各其慎也。然天下之至慎者，其惟阮嗣宗乎？嗣宗，陳留阮禹子也，兗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得言，昶愧歎之，自以爲不能測焉。口不論事，自然高邁。

初譚集 卷二十四 六

小吏臨終，自表其子園客爲代，朝廷慮其不從命，乃共議用桓溫。相王然之，劉尹曰：使伊去，不能克定西楚，然恐不可復制。願大王自鎮上流，悛請爲從軍司馬，相王不許。

桓公伏甲設饌，廣延朝士，因此欲誅謝安。王坦之，王甚遽，問謝曰：當作何計？謝神意不變，謂文度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相與俱前，謝望階趨席，方作洛生詠，飄浩浩洪流，桓憚其曠遠，乃趣解兵。王謝

謝國曠遠桓  
公惜才又曰  
運者皆言曠  
運解兵如人  
不道清談

舊齊名於此始判優劣

桓溫止新亭大陳兵衛呼安及坦之欲於坐害之  
王入失厝倒執手版汗流霑衣安神姿舉動不異  
於常舉目徧歷溫左右衛士謂溫曰安聞諸侯有  
道守在四鄰明公何有壁間著阿堵輩溫笑曰正  
自不能不爾於是於莊之心頓盡命部左右促燕  
行觴笑語移日

王東亭作宣武主簿嘗春月與石頭兄弟乘馬出  
郊時彥同遊者連鑣俱進惟東亭一人常在前覺  
初潭集 卷二十四 七

數十步俄而石頭乘輿返諸人皆似從官惟東亭  
奕奕在前

莊帝殺爾朱榮當時詔書溫子昇之辭也榮入內  
遇子昇把詔問是何文書子昇顏色不變曰勅榮  
不視之

殿帥楊存中有親愛吏平居賜子無筭一旦無故  
怒逐之吏莫知其由泣拜辭去存中曰無事莫來  
見我吏悟其意歸以厚貲俾其子入臺中爲吏無  
何御史欲論存中乾沒軍中糞錢十餘萬其子歸

劉云真能

語其父其父奔告存中存中卽具劄奏言軍中有  
糞錢若干椿管某處惟朝廷所用不數日臺中果  
以爲言高宗出存中劄子示之御史坐妄言被黜  
宋給兩川軍士緡錢詔至西川而東川不及軍士  
怒杜黃裳白主者曰朝廷豈忘東川耶殆詔書稽  
留耳卽開州帑給錢如西川衆乃定

以上皆論臣妾非能臣不使論臣非不能臣不  
事論臣之臣可貴也何也真才實學足  
以爲事計者乎不可以虛名勝也當此也彼  
初潭集 卷二十四 八

道自以爲位高學以欺世者時自以爲下  
矣何也誠實無一技而專一媚嫉人之於故幸  
免子放縱之詐難矣况有位與

三暴君

桀觀炮烙於瑤臺顧龍逢曰樂乎曰樂桀曰觀刑  
而樂何無惻隱乎對曰刑固苦矣然天下苦之而  
君樂之君心也臣爲股肱孰有心悅而股肱不悅  
者桀曰聽汝之諫得我功之不得我刑之達曰觀  
君冠危石而履春水也未有冠危石而不履履春

其云桀若本  
無惻隱上不  
責龍逢與龍  
逢少妙用者

水而不陷者。樂曰：汝知我亡而不自知其亡，請就炮烙，使君觀汝亡，以知我之亡。遂乃歌曰：休哉造化者，勞我以生，而休我以炮烙也。遂就炮烙。齊主問南陽王綽：在州何事最樂？對曰：多聚蠅於皿器，置俎其中，觀之極樂。帝即命索蠅一斗，置浴斛，使人裸卧斛中，號叫宛轉。帝與綽喜，噤不已。因讓綽曰：如此樂事，何不馳驛奏聞。

四諍臣

齊景公遊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告左右曰：敢有

初潭集 卷二十四

九

先言歸者死。顏燭進曰：君樂治海，不樂治國。彼若有治國者，君安得獨樂此海乎？遂歸中道，聞國人將謀不納之。

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援戈將自擊之。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為君數之。公曰：諾。晏子舉戈臨之曰：汝為吾君養馬而殺之，而罪當死。汝使吾君以馬之故殺圉人，而罪又當死。汝使吾君以馬故殺人，聞於四鄰諸侯，而罪又當死。公曰：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晉平公問叔向曰：昔齊桓公九合諸侯，匡天下，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縫，賓胥無善純緣，桓公知求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斷割之，隰朋煎熬之，賓須無齊和之，羹已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彊之？亦君之力也。

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曰：不足。子賢足恃乎？曰：不足。兄弟賢足恃乎？曰：不足。臣賢足恃乎？曰：不足。文侯勃然作色曰：寡人問此五者於子，一

初潭集 卷二十四

十

一以為不足者，何也？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瞽瞍頑；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蔡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望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君欲治從身始，人何可恃乎？齊宣王為大室，大蓋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國之太具之。三年未能成。華臣莫敢諫者，齊居問宣王曰：荆王釋先王之禮樂而為淫樂，敢問荆邦為有主乎？王曰：為無主。敢問荆邦為有臣乎？王曰：為無臣。居曰：今王為大室，三年不能成，而羣臣莫敢諫。

敢問王爲有臣乎王曰爲無臣香居曰臣請避矣趨而出王曰香子留何諫寡人之晚也

秦王立帝宜陽令許綰誣魏王魏王將入秦魏敬謂王曰以河內孰與梁重王曰梁重又曰梁孰與身重王曰身重又曰使秦求河內則王將與之乎王曰弗與也魏敬曰河內三論之下也身三論之上也秦索其下而王弗聽索其上而王聽之臣竊不取也王曰甚然乃輟行

滕文公卒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牛目羣臣請弛

初潭集 卷二十四

十一

期太子不許惠子諫曰昔王季葬渦山之尾樂水齧其墓見棺前和文王曰先君欲見羣臣百姓矣乃出爲帳三日而後葬今太子宜曰先君欲少留而撫社稷故使雪甚弛期而更爲日此文王義也太子曰善

武帝時有殺上林鹿者下有司收殺之朔時在旁曰是固當死者三使陛下以鹿殺人一當死天下聞陛下重鹿賤人二當死匈奴有急以鹿觸之三當死帝默然赦之

妙

能人

此云當死者三使陛下以鹿殺人一當死天下聞陛下重鹿賤人二當死匈奴有急以鹿觸之三當死帝默然赦之

武帝語和嶠曰我欲先痛罵王武子然後爵之嶠曰武帝語和嶠曰我欲先痛罵王武子然後爵之嶠曰

鄭崇哀帝時爲尚書僕射數諫諍上初納用之每見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  
先主時天旱禁私釀吏於人家索得釀具欲論罰簡雍與先主遊見男女行道謂先主曰彼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何以知之對曰彼有其具先主乃大笑而止

諸葛瑾與權談說諫喻未曾切愕微見威米粗陳指歸如有未合則舍而及他徐復托事造端如物類相求于是權意往往而釋

初潭集 卷二十四

十一

晉惠帝爲太子時咸謂其不堪衛瓘會醉遂跪牀前曰臣欲有所啓帝曰公欲何言瓘言而復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坐可惜帝意乃悟因謬曰公真大醉耶

武帝語和嶠曰我欲先痛罵王武子然後爵之嶠曰武帝語和嶠曰我欲先痛罵王武子然後爵之嶠曰  
知愧不武子曰尺布斗粟之謠常爲陛下耻之他人能令疎親臣不能使親疎以此愧陛下  
桓公欲遷都以張拓定之業孫長樂表諫曰中宗



龍飛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不然胡馬久已踐建康之地江東爲豺虎之場矣桓見表心服而忿其爲異令人致意孫云君何不尋遂初賦而疆知人家國事

桓南郡好獵每田狩車騎甚盛五六十里中旌旗蔽隰騁良馬馳擊若飛雙甄所指不避陵壑或行陳不整麋兔騰逸叅佐無不被繫束桓道恭玄之族也時爲賊曹叅軍常自帶絳綿繩著腰中玄問此何爲答曰公獵好縛人士會當被縛手不能堪

初潭集 卷二十四

十三

芒也玄自此小差

辛京果以私杖殺部曲有司奏京果罪當死上將從之李忠臣曰京果當死久矣上問其故忠臣曰京果諸父兄弟皆戰死獨京果今日尚存故臣以爲久當死上憫然左遷京果

古弼入秦滅苑囿太武方與劉樹棋弼侍坐良久不獲申乃起於帝前梓樹擊下床以手搏之曰朝廷不理實爾之罪帝愕然放棋曰不聽奏事朕之過也樹何罪弼具狀以聞帝奇而可其奏

初潭集 卷二十四

高宗出獵遇雨問諫議大夫谷那律曰雨衣若爲不漏對曰以瓦爲之則不漏上因此不復出獵王方慶在政府以子爲眉州司士叅軍天后嘗問曰君在相位子何遠乎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猶在遠臣之子焉敢相近世以比倉唐之對開元中夷州刺史楊濟坐贓當死上命杖之六十流古州裴耀卿上疏以爲決杖贖死恩則甚優解體受笞事頗爲辱止可施之徒隸不當及於士人上從之

初潭集 卷二十四

十四

贓官死且不怕死怕杖乎濟官寧可受死肯受辱乎然則決杖贖死而以優待贓官而隸之贓官也雖曰士人寔同徒隸但論有贓否耳徒隸之人豈無羞惡本心高士人之上哉

陽城召爲諫議大夫見諸諫官紛紜言事細碎無不聞天子厭苦之城方與三弟痛飲有謁城者城引之與坐醉之以酒客辭城輒自飲客不得已乃與之酬酢或客先醉仆於席上或城先醉卧客懷中竟不聽客語

焦云卓吾以  
龍逢紂為  
余謂卓吾  
皆亦不知  
余之病是卓  
吾之病否

五癡臣

桓帝時有辟公府掾者情人作奏記人不為作因  
語曰梁國葛翼先作記文可用遂從人言為記文  
不去翼名姓府公大驚不答而罷歸故時人語曰  
作奏雖工宜去葛翼

桓帝侍中廼存年老口臭上出鵝舌香與含之鵝  
舌頗小辛螫不敢咀咽嫌有過賜毒歸舍辭訣家  
人哀泣莫知其故求砥其藥出在口香乃成嗤笑  
張角作亂向棚上便宜不須興兵但遣將於河上

初潭集 卷二十四

北向讀孝經賊自消滅

蔡司徒渡江見彭蠡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  
今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向謝仁祖說  
此事謝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為勸學死

虞嘯父為孝武侍中一日問之曰卿在門下初不  
聞有所獻替虞家富春近海謂帝望其意氣對曰  
天時尚煖蟹魚蝦鮓未可致尋當有所上獻帝於  
是撫掌大笑

殷淵源被廢雅詠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流放之戚

共

外甥韓康伯始隨至貶所周年還都殷素愛之送  
至水側詠曹顏遠詩曰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  
因泣下

殷中軍被廢後恨簡文曰上人著百尺樓上僧梯  
將去在信安終日書空作字楊州吏民尋義逐之  
竊視唯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

北齊源師攝祠部嘗白高阿那肱龍見當雲阿那  
肱驚曰何處龍見其色何如師曰龍星初見禮當  
雲祭非真龍也阿那肱怒曰漢兒多事強知星宿

初潭集 卷二十四

共

王昕在東萊獲殺其同行侶者詰之未服昕曰彼  
物故不歸卿無恙而返何以自明邢邵見文襄說  
此以為笑樂昕聞之詰邢曰卿不識造化還謂人  
日子才應死我罵之極深

何敬容為吏部尚書性矜莊衣冠鮮麗梁武帝雖  
衣浣衣而左右衣必須鮮潔嘗有侍臣衣帶卷摺  
帝怒曰卿衣帶如繩欲何所縛敬容希旨嘗以膠  
清刷髮衣裳不整伏牀熨之暑月背為之焦  
庫狄伏連居室患蠅杖門者曰何故聽入

雍州刺史劉韞人才凡鄙使畫者圖其出行齒簿羽儀以示蔡興宗與宗戲之指韞狀問曰此何人韞曰正是我

令狐絢相國以姓氏少族由是近遠爭赴至有姓胡人亦冒之為族溫廷筠戲曰自從元老登庸後天下諸胡悉帶鈴

張觀知開封日巡者得犯夜人捕致之觀據案訊曰有証見乎巡者曰若有証見亦是犯夜左右莫不失笑

初潭集 卷二十四

紹聖間馬從一監南京排岸司適漕使至隨眾迎謁漕一見即怒叱之曰聞汝不職未欲按汝尚敢來見邪從一惶恐自陳湖湘人迎親竊祿求哀不已漕察其語南音也乃稍霽威云湖南亦有司馬氏乎從一答曰某姓馬監排岸司耳漕乃微笑曰然則勉力職事可也初蓋誤認為溫公族人故欲害之自是從一刺謁但稱監南京排岸而已傳者皆以為笑

以上皆痴臣夫暴虐之君淫刑以逞諫又烏能

入也委知其不可諫即引身而退者上也不可諫而必諫而不聽乃去者次也若夫不聽諫而必死而後死也何也君臣以義交也必為知己死彼無道之主曷嘗以國士遇我也然此直云爾耳未嘗害也猶可以為世鑒也若乃其君非暴而諫証之為暴至所用諫而故欲殺諫此非以其君之為要名之資以為吾他日於南之捷徑乎君而人者設遇龍逢比干之難賞之使諫者知其決不敢諫矣故吾因是而有感

初潭集 卷二十四

于當今之世也下不知其上臣不知其君奴之才寔不遠其主胡然不自揣量而疏乎日也

六昏君

魯侯欲以孔子為司徒召三桓議之左丘明曰周人欲為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欲具少牢之珍而與羊謀其羞言未卒狐相率逃於重丘之下羊相呼藏於深林之中矣今君欲以孔丘為司徒召三桓而議之亦與狐謀裘與羊謀羞也

晉武令左右齋尚書處事以示太子令處決賈妃

焦云史贊  
以賈賊張四  
起我志于孔  
世自古為難  
現謝建張華  
而知司馬德  
標之抱矣

令外人代太子多引古詞義給使張弘曰太子不  
學陛下所知宜以見事斷不宜引書也妃從之太  
子得對帝大說以示衛瓘賈充語妃曰衛瓘老奴  
幾敗汝家妃以此怨瓘

七哲臣

司馬德操知劉表性闇必害善人乃括囊不談時  
有以人物問者德操輒言佳婦諫曰人質所疑君  
宜與決而一一言佳豈所以答君之意乎微曰如  
卿所言亦復佳

初漢集 卷二十四

七

索靖有先識遠量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  
嘆曰會見汝在荆棘中晉書曰靖字幼安微煌人  
與鄉人汜衷張魁索紆索永俱詣太學馳名海內  
稱微煌五龍

齊王問辟張翰為東曹掾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  
紛紛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  
間人無望於時久矣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  
捉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采南山蕨飲三江水耳  
張季鷹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吳中蓴菜羹鱸魚膾

李應麟

璞已自知其  
禍矣

曰人生貴得適意耳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  
乎遂命駕歸俄而齊王敗人皆謂見幾  
陳琳為大將軍掾甚見愛重及亡郭璞往哭之甚  
哀乃呼曰嗣祖焉知非福俄而大將軍作亂如其  
所言

劉慶孫在大傅府於是人事多為所構唯庾子嵩  
縱心事外無迹可間後以其性儉家富說太傅令  
換千萬冀其有吝於此可乘太傅於眾坐中問庾  
庾時頽然已醉憤墮几上以頭就穿取徐答云下

初漢集 卷二十四

五

安玄趙俱  
賊即符

官家故可有兩妾千萬隨公所取於是乃服  
羊忱性甚貞烈趙王倫為相國忱為太傅長史乃  
版以參相國軍事使者卒至忱深懼豫禍不暇被  
馬於是帖騎而避使者追之忱善射矢左右發使  
者不敢進遂得免  
氏賊疆盛朝議求文武良將可鎮靖北方者衛大  
將軍安曰唯兄子玄可任此事郝超聞而嘆曰安  
違衆舉親明也玄必不負其舉  
郝超與謝玄不善符堅將問晉鼎既已狼噬梁岐

知人

溫喬度亮陶

又虎視淮陰矣。於是朝議遣玄北討。人間頗有異同之論。唯超曰。是必濟事。吾昔嘗與其在桓宣武府。見使才皆盡。雖履展之間。亦得其任。以此推之。容必能立勳元功。既舉時人咸歎超之先覺。又重其不以愛憎匿善。

石頭事故。朝廷傾覆。溫忠武與庾文康投陶公求救。陶公云。肅祖顧命不見及。且蘇峻作亂。繫山諸庾誅其兄弟。不足以謝天下。於時庾在溫船後。聞之。憂怖無計。別目溫勸庾見陶。庾猶豫未能往。溫

初潭集 卷二十四

曰。溪狗我所悉。卿但見之。必無憂也。庾風姿神貌。陶一見便收觀。談宴竟日。愛重頓至。

初桓南郡楊廣共說殷荊州宜奪殷觀南蠻以自樹。觀亦曉其旨。嘗因行散。率爾去下舍。便不復還。內外無預知者。

瑯琊王元長才名甚盛。欲與徐勉相識。每托人召之。徐謂人曰。王郎名高望促。難可輕襲衣襦。俄而元長及禍。時人服其幾鑒。

王晞苦辭侍中。或勸勿自疎。晞曰。我年少以來。聞

知人

要人多矣。充詘少時。鮮不顛覆。且性實疎緩。不堪時務。人主私恩。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灼耳。

盧攜貌寢。嘗以文章謁韋宙。韋氏子弟多侮之。宙曰。盧雖人物不揚。然觀其文章有首尾。異日必貴。後竟如其言。

八愚臣

吳大夫被離問子胥曰。何見而信白。喜。子胥曰。吾之怨與喜同。子不聞河上歌乎。同病相憐。同憂

初潭集 卷二十四

救。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因復俱流。誰不愛其所近。悲其所思者乎。被離曰。吾觀喜之為人。鷹視虎步。專功擅殺之性。不可親也。子胥不然其言。卒受其敗。

焦云德祖真

魏武征袁本初時。治裝餘有數十斛竹片。成長數寸。衆云並不堪用。帝謂可爲竹桿。楯而未顯言。馳使問楊德祖。應聲答之。與帝意同。

人餉酪。魏武噉少許。蓋頭上題合字。以示衆。楊修曰。公教人噉一口也。復何疑。又常過曹娥

焦云六思六  
思

下見碑背上題作黃絹幼婦外孫璿曰八字魏武謂楊修曰解不曰解魏武曰卿勿言待吾思之行三十里乃曰吾已得令修別記所知修曰黃絹色絲也於字爲絕幼婦少女也於字爲妙外孫女子也於字爲好璿曰受辛也於字爲辭所謂絕妙好辭也魏武亦記之與修同乃歎曰我才不及卿乃較三十里

楊德祖爲魏武主簿時作相國門魏武自出看使人題門作活字楊見卽令壞之曰門中活關也

初潭集 卷二十四

三

曹爽輔政識者知有危機晏有重名又與魏姻戚內實懷憂乃作詩云鴻鵠比翼游羣飛戲太清常畏大網羅憂禍一旦并豈若集五湖從流唼浮萍永寧曠中懷何爲怵惕驚

司馬景王欲誅夏侯玄意未決問安平王孚云已才足以制之不孚曰昔趙儼葬兒汝來半坐迎之太初後至一坐悉起以此方之恐不如也遂殺之陸機在洛忽思齋東頭竹篠中飲謂劉寶曰吾卿思轉深矣

早那裡去如  
天逆何

陸平原名机

焦云孫秀  
賈客帝扶倫  
後平新子趙  
孫以自號武

陸平原河橋敗爲盧志所讒被誅臨刑歎曰欲聞華亭鶴唳可復得乎初陸抗誅步闡百口皆盡有識尤之及機雲見害三族無遺語林曰機爲河北都督聞警角之聲謂孫承曰聞此不及華亭鶴唳故臨刑而有此嘆

孫秀既恨石崇不與綠珠又恨潘岳昔遇之不以禮後秀爲中書令岳見之因呼曰孫令憶曩昔周旋不秀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後收石崇歐陽堅石同日收岳岳後至石謂岳曰安仁卿亦復爾岳曰可謂白首同所歸矣潘金谷集詩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其讖語林曰潘石同刑東市石謂潘曰天下殺英雄卿復何爲潘曰俊士填溝壑餘波來及人

初潭集 卷二十四

三

正始中護軍曹爽誅徵夏侯玄爲太常玄知不免不交人事不畜筆研及太傅薨許允謂玄曰子無復憂矣玄嘆曰士宗卿何不見事乎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子上不吾容也後中書令李豐惡大將軍執政謀以玄代之大將軍聞其謀誅

遲了遲了莫  
忙度也  
此子曾請  
從從本意  
頭在鏡中也

豐收玄送廷尉

庾公欲起周子南子南固辭庾每詣周庾從南門  
入周從後門出庾嘗一往奄至周去不及終日相  
對庾從索食周出蔬食庾雖強飯意思及歡與語  
世故約相推引同佐世難既仕至將軍二千石而  
不稱意中宵慨然曰大丈夫乃為庾元規所賣一  
嘆遂發背而卒

仲文既素有名望自謂必當阿衡朝政忽作東陽  
太守意甚不平及之郡至富陽慨然嘆曰看此山

初潭集 卷二十四

川形勢當復出一孫伯符晉安帝紀曰仲文為東  
陽愈憤怨乃與桓胤謀反誅嘗照鏡不見已頭俄  
而難及

桓玄敗後殷仲文還為大司馬咨議意似二三大  
司馬府廳前有一老槐甚扶疎殷因月朔與眾共  
視而嘆曰槐樹婆娑無復生意

以上皆遇臣君昏則臣必拒不拒則愚矣然有  
與君共戚者受進微命者世受國恩無可逆者  
則雖欲不愚安可得也講通學者未可聚以明

諸籍口矣

初潭集 卷二十四

初潭集卷之二十四終

劉云容勝之外皆贊矣此

初潭集卷之二十五

君臣五

一縱君

吳王闔廬秋冬至城中春夏至城外旦食鹽日嘗遊蘇臺射於鵝陂馳於遊臺興樂石城走犬長洲魏文侯與大夫飲使公乘不仁為觴政曰飲若不盡浮之大白

武帝起招仙閣於甘泉宮西編翠羽麟毫為簾青琉璃為扇懸黎火齊為牀其上懸浮金輕玉之聲初潭集卷二十五

有霞光繡藻龍繡連煙繡有走龍錦雲鳳錦翻鴻錦閣上燒荃靡香屑燒果許其氣三月不絕梁孝王好營官室作曜華之宮築苑園園有百靈山山有膚寸石落猿巖棲龍岫又有鴈池池有鶴洲鳬渚其官觀相連亘數十里奇果異樹瑰禽怪獸畢備靈帝起裸遊館千間環臨渠水蓮長一丈大如車蓋夜舒晝卷名夜舒荷官人靚妝解上衣著內服或共裸浴以西域所貢茵墀香養湯餘汁入渠號流香渠裸遊館承綠苔而被階引渠水以

山南立  
之章

繞砌周流澄徹乘船遊漾選玉色官人執篙舁奏招商之曲以來涼風曰涼風起今日照渠青荷畫偃葉夜舒惟日不足樂有餘清絲流管歌玉鳬千秋萬歲嘉難踰

煬帝於景華宮徵求螢火得數斛夜出遊山而放之光徧巖谷

煬帝觀書處牕戶玲瓏相望金鋪玉觀輝映溢目號閃電牕

唐玄宗置麴清潭砌以銀甃泥以石粉貯三辰酒

初潭集卷二十五

一萬車以賜當制學士

二侈臣

彭祖好和滋味善斟雉羹以事帝堯

郭況光武皇后弟也累金數億錯拾寶以飾臺榭懸明珠於四垂晝視之如星夜望之如日里語曰

洛陽多錢郭氏室夜日晝星富無匹

五侯不相能賓客不得來往唯婁護傳食五侯間各得其懽心五侯競致奇膳護皆合以為鯖故世

稱五侯鯖



是何言與

劉云放恣通  
尔假手孫秀  
吃矣

舊云晉史贊  
曰逞欲牛心  
行情馬情情  
武子也

武帝嘗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饌，並用琉璃器，婢子百餘人，皆綾羅綺襪，以手擎飲食，悉純肥美，異於常味。帝怪而問之，答曰：「以人乳飲之。」帝甚不平，食未畢，便去。王石所未知作。

外國進火浣布，帝服之，以幸季倫。季倫身敝服，候帝從，奴五十人，悉衣火浣衫。

世祖幸芳林園，就虞侍中，求扁米糲，虞獻糲及雜肴數十舉，大官鼎味不及也。上就虞求諸飲食，方虞秘不肯出，上醉後，體不快，虞乃獻醒酒鱖鮓。

御澤集 卷二十五

一方而已。

彭城王有快牛，至愛惜之。王太尉與射，賭得之。彭城王曰：「君欲自乘，則不論；若欲噉者，當以二十肥代之。」既不廢噉，又存所愛，王遂殺噉。

王武子被責，移第北邙下。於時人多地貴，濟好馬射，買地作埽，編錢匝地，竟埽。時人號曰「金溝」一作「金埽」。

王君夫有牛，名八百里駁，常瑩其蹄角。王武子語君夫：「我射不如卿，今指賭卿牛，以千萬對之。」君夫

既恃手快，且謂駿物無有殺理，便相然可。令武子先射，武子一起，便破的。郗據胡牀，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炙至，一盞便去。

王君夫以紕繡襖，石季倫用蠟竹作炊。君夫作紫絲布步障，碧綾裏，四十里。石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石以椒爲泥，王以赤石脂泥壁。舊制鴝不得過江，爲其羽櫟酒中，必殺人。愷爲翊軍時，得鴝於石崇而養之，其大如鵝，喙長尺餘，純食蛇虺。司隸奏按愷崇詔悉原之。

御澤集 卷二十五

四

石崇與王愷爭豪，並窮綺麗，以飾輿服。武帝愷之甥也，每助愷，嘗以一珊瑚樹高二尺許，賜愷。枝柯扶疎，世罕其比。愷以示崇，崇視訖，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又以爲嫉已之寶，聲色甚厲。衆曰：「不足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三、四、五尺條幹，絕世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愷許比甚衆，愷惘然自失。

石崇伎妾千餘人，擇十數人裝飾一處，使忽視之，不相分別。刻玉爲倒龍佩，紫金爲鳳凰釵，有所召

者不呼姓名、悉聽佩聲、視釵色、玉聲輕者居前、釵色艷者居後、以爲行次而進、

石崇爲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恒冬天得韭萍、莖又牛形狀、氣力不勝王愷牛、而與愷出遊、極晚、爭入洛城、崇牛數十步後、迅若飛禽、愷牛絕走、能及、每以此三事爲搯腕、乃密貨崇帳下都督、及御車人問、所以都督曰、豆至難煮、唯豫作熟末、客至作白粥以投之、韭萍莖是搗韭根、雜以麥苗耳、復問馭人牛所以駛、馭人云、牛本不遲、由將車人不

初潭集 卷二十五

五

及制之爾、急時聽偏轅、則駛矣、愷悉從之、遂爭長、石崇後聞、皆殺告者、衛倫過玄晏、言魏故侍中劉子陽、食餅知鹽生、情味之至也、玄晏曰、師曠識勞薪、易牙別淄澠、子陽今之妙也、定之何難、倫因命取糧糗以嘗、玄曰、麥也、有杏李柰味、三果之熟不同、子焉得兼之、倫笑而不言、退告人曰、士安之識過劉氏、吾麥杏時將發、糕以杏汁、李柰將發、又糕以李柰汁、故兼三味、符朗善識味、會稽王道子爲設精饌、問關中之味、

焦云我亦恨我之不見碑

孰若於此、朗曰、皆好、唯鹽味小生、卽問宰夫、如其言、或殺雞以食之、朗曰、此雞棲恒半露、又食鵝炙、知白黑之處、咸試而記之、無毫釐之差、嘗著符子數十篇、

謝安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携中外子姪遊集、肴饌亦費百金、世頗譏焉、安殊不以屑意、羊琇性豪侈、費用無復齊限、而屑炭和作獸形、以溫酒、洛下豪貴咸競效之、

河間王琛造文柏堂、形如徽音殿、置五井、金罐、以

初潭集 卷二十五

六

金五色續爲繩、伎女三百人、皆國色、遣使至波斯國、求得千里馬、號追風、赤次七百里馬十餘匹、皆有名字、以銀爲槽、金爲鎖環、又造迎風館於後園、玉鳳銜鈴、金龍吐佩、素柰朱李、枝條入檐、伎女樓上坐而摘食、琛謂章武王融曰、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融曰、嘗謂高陽寶貨多於融、誰知河間、瞻之在前、江陽繼笑曰、卿欲作袁術之在淮南、不知世間復有劉備也、爾朱文略嘗邀平秦武興汝南諸王至宅、供設奢

焦云此寺有  
華可助寒酸  
一語

麗各有贈賄諸王乃共假寶物以邀之文略敘衣  
而往從奴五千人皆駿馬侯服

張功甫是張循王諸孫園池聲伎服玩甲天下嘗  
於南湖園作駕霄亭於四古松間以巨鐵絙縣之  
空半當風月清夜與客梯登之飄飄雲表不復似  
塵世人也

王簡卿侍郎嘗赴其牡丹會云衆賓既集一堂寂  
無所有俄而左右報云香發卽捲簾異香自內出

薰郁滿室羣伎以酒肴絲竹次第而至別有名姬

初潭集 卷二十五

七

十輩皆衣白首飾衣領皆牡丹一伎首戴照殿紅  
執板奏歌侑觴歌罷樂作乃退復垂簾談論自如  
良久香起捲簾如前別十姬易服與花而出大抵  
簪白花則衣紫紫花則衣鵝黃黃花則衣紅如是  
十輩衣與花凡十易所謳者皆前輩牡丹名詞酒  
竟歌樂無慮百數十人列行送客燭光香霧歌吹  
雜作客皆恍然如仙遊

魚弘嘗語人曰我爲郡有四盡水中魚鱉盡山中  
麋鹿盡田中米穀盡村中人庶盡太丈夫生世如

劉云宋李雅  
其處深矣究  
竟誰能買卻

輕塵棲弱草貴富在何時部曲數百悉衣錦袍赫  
奕滿道

孫德璉頻立武功居家富後家庭穿築極林泉之  
致歌童舞女當世罕儔賓客填門軒蓋不絕出鎮  
鄂州乃合十餘船爲大舫於中立亭池植荷芰良  
辰美景賓僚並集泛長江而置酒一時稱爲勝賞  
宋季雅罷南康郡市宅居呂僧珍之側僧珍問宅  
價曰千一百萬怪其貴季雅曰一百萬買宅千萬  
買鄰

初潭集 卷二十五

八

千萬買鄰更不須百萬買宅

魚朝恩有洞房四壁夾安琉璃板中貯江水及萍  
藻諸色魚蝦號魚藻洞

李德裕在中書不飲京城水悉用惠山泉時謂之  
水通有僧曰水通有損盛德京師昊天觀後一泉  
與惠山水脉相通因取稱量與惠山等乃罷水通  
德裕平泉莊盡備遠方異物或題曰隴右諸侯供  
語鳥日南太守送名花

德裕每食一杯羹其費約錢三萬雜珠寶貝玉雄

黃朱砂煎汁爲之、三煎、卽去其滓、

元載造芸輝堂、芸香草白如玉、入土不朽、爲屑以塗壁、而設紫綃帳於其中、凝冬風不入、盛夏自清涼、

段文昌精饌事、第中庖所、榜曰鍊珍堂、在塗號行珍館、家有老婢、掌其法、指授女僕、凡閱百婢、旬九婢可嗣法、文昌又自編食經五十卷、時稱鄒平公食憲章、

韋陟中厨、香味錯雜、人入其中、飽飫而出、語曰、人

初潭集 卷二十五

九

欲不飯、筋骨舒、貧緣須入郇公厨、

韋陟窮治饌羞、擇膏腴地藝穀苗、以烏羽擇米、每庖中所棄、其值不減萬錢、宴公侯家、雖極水陸、曾不下筭、

金陵諸士大夫、潤藪家事、鼎鑪有七妙、葑可照面、餽飽湯可注研、餅可映字、飯可打擦、擦臺濕、麵可穿結帶、餅可作勸盞、寒具嚼著、驚動十里人、

### 三貌臣

陸閔、字子春、姿容如玉、威儀秀異、光武嘗登臺見

倚晏

樂籍

此人養

簡文

而偉之歎曰、南方故多佳人、

何平叔美姿儀、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與熱湯餅、既噉、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然、魏明帝使后弟毛曾與夏侯玄共坐、時人謂兼霞倚玉樹、

裴令公有儁容姿、一旦有疾至困、惠帝使王夷甫往看、裴方向壁臥、聞王使至、強回視之、王出語人曰、雙眸閃閃、若巖下電、精神挺動、體中故小惡、

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見者歎曰、蕭蕭肅肅

初潭集 卷二十五

十

蕭爽朗清舉、或云肅肅如松下風、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爲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

魏元陽身長八尺二寸、不修常人近事、爲相國參軍、晉王每朝罷、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王敬倫風姿似父、作侍中、加授桓公公服、從大門入、桓公望之曰、大奴固自有鳳毛、

海西時、諸公每朝、朝堂猶暗、唯會稽王來、軒軒如曉霞舉、

謝景滌年二十爲太子舍人意氣閒雅瞻視聰明  
梁武帝常目送之謂徐勉曰覺此生芳蘭竟體  
宋孝武選侍中四人並以風貌王或謝莊爲一雙  
阮韜何偃爲一雙唐人詩雲仍王謝並風貌阮何  
雙

袁慙孫峻於儀範廢帝裸之迫使步慙孫雅步如  
常顧而言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

裴粲謁高陽王王以舊怨含怒待之粲神情閒遠  
舉止抑揚王目之不覺內解坐定謂曰可更爲一

初潭集 卷二十五

行粲卽下席從容而出

上皆貌臣夫暴君縱君一也但有強弱之  
耳強而暴弱而縱豈宜在民上也然此等  
過人之資非昏庸之主可比若以後臣而  
君真可謂成有一德矣豈不好咲雖然彼  
夜營唯貌恭以取容又豈後臣之所屑耶故  
稱貌臣貌臣無人氣矣

四譎主

魏武行役失汲道軍士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饒

如何至今

子甘酸可解渴軍士聞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  
源常言人欲危已已輒心動因語所親小人曰汝  
懷刃密來我側我必說心動執汝使行刑汝但勿  
言某使無他當厚相報執者信之不以爲懼遂斬  
之此人至死不知也

曹操在軍廩穀不足私語主者主者曰可以小斛  
足之後軍中言操欺衆操題其主者背以徇曰行  
小斛盜軍穀遂斬之

操自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便斫人亦不自覺左

初潭集 卷二十五

右宜深慎此後陽眠所幸一人竊以被覆之因便  
斫殺自爾每眠莫敢近者

袁紹曾遣人以劍擲魏武武少下不着魏武曰後來  
必高因貼臥牀上劍至果高

魏武袁紹少時共爲俠見人新婚潛入園中呼  
云有偷兒賊青廬中人皆出魏武乃入抽刀劫新  
婦與紹還出失道墜枳棘中紹不能出復大呼云  
偷兒在此紹惶迫自擲遂以俱免

刻云設招不  
能脫操將竟  
爲好人矣

五奸臣

好  
不濟王  
非東亭能也

子圍見孔子於商太宰。孔子出，子圍入。太宰曰：「吾已見孔子，則視子猶蚤蚤之細者也。吾今見之於君。」子圍恐，孔子貴於君也，因謂太宰曰：「君已見孔子，恐君亦將視子猶蚤蚤也。」太宰因弗復見也。甘茂相秦，惠王惠王愛公孫衍，問與之言曰：「寡人將相子甘茂之吏，聞之以告甘茂，甘茂人見王曰：『王得賢相，臣敢再拜賀。』」王曰：「子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怒犀首，逐之。袁悅有口才，能短長說，始作謝玄參軍，後丁艱，服

初澤集 卷二十五

三

除還都，惟齋戰國策而已。語人曰：「少年時讀論語，老子，又看莊易，此皆是病痛事，當何所益邪？」天下要物，止有戰國策。

王緒數讒殷荊州於國寶，殷甚患之，求術於王東亭。曰：「卿但數詣王緒，往輒屏人，因論他事，如此，則二王之好離矣。」後國寶見王問曰：「此與仲堪屏人何所道？」緒云：「故是常往來，無他論也。」國寶謂緒於已有隱，果情好日疎，讒言遂息。

王瑩代謝超宗爲義興，超宗去郡，與瑩交惡，還都。

好  
不濟王  
非超宗能也

好  
不濟王  
非超宗能也

就瑩父懋求書，屬瑩覓一吏，曰：「丈人一言，如湯洗雪耳。」及至，瑩答以公吏不可。超宗徑往懋處，對賓客謂懋曰：「湯定不可澆雪。」懋面洞赤，懋後往超宗，超宗設精白鮪美鮓，廉恥懋問那得佳味。超宗言：「義興始見餉，陽驚曰：『丈人豈應不得邪？』懋大忿，言瑩不孝，坐廢。」

李林甫陰賊，謂李適之曰：「華山有金，采之可以富國。」顧上未知適之信其言，爲帝道之。帝以問林甫，林甫對曰：「臣知之舊矣。」顧華山陛下本命王氣之

初澤集 卷二十五

十四

舍不可穿治，故不敢以聞。帝以林甫爲忠而薄適之。

盧杞忌張鑑，時朱泚戍鳳翔當代，杞告上曰：「鳳翔將校班秩素高，非宰相相信臣，不可鎮撫。」臣宜行，帝不許。杞曰：「陛下必以臣客貌寢陋，不爲三軍所信。」遂下擇之。帝乃顧鑑曰：「文武兼資，望重中外，無易卿者。」乃以中書侍郎爲鳳翔副右節度。

以上皆奸臣譎莫謫于魏武奸莫奸于司馬宣王自今觀之魏武狡詐百出雖其心腹之人

不吝假睡以要除之而司馬宣王竟奪其領下之珠不必遺其睡也故曹公之好殺也已極而魏之子孫即反嗜於司馬司馬之嗜曹也亦可謂無遺留矣而司馬氏之子孫又即啖食于犬羊之群青衿酒徒跳執蓋身為天子反奴虜于解軍幾辱于虜廷之下也一何慘毒酷烈令人反欲掩而含羞而不忍見之歟然則天之報施善人竟何如哉吾是以知天之報施果不爽也吾又以知誦之無益奸之受福也故作誦奸

初潭集 卷二十五

十五

論以垂鑒焉

### 六庸君

宣王好射說人之謂已能用強也其實所用不過三石左右試引之中闕而止皆曰不下九石非大王不能用也宣王說故宣王用不過三石而終身以為九石

齊中大夫有夷射者御飲於王醉甚而出倚於郎門門者則跪請曰足下無意賜之餘瀝乎夷射曰叱去刑餘之人何事乃敢乞飲長者則跪走退夷

射去則跪因捐水郎門雷下類溺者之狀明日王出而呵之曰誰溺於是則跪對曰臣不見也雖然昨日中大夫夷射立於此王因誅夷射  
蜀先主銜張裕不遜兼忿其漏言下獄將誅之諸葛武侯表請其罪先主答曰芳蘭當門不得不鉏蜀志曰裕精相術每舉鏡視面自知刑死未嘗不撲之於地也

晉文帝與二陳共車過喚鍾會同載即駛車委去比出已遠既至因嘲之曰與人期行何以遲遲望

初潭集 卷二十五

十六

卿遙遙不至會答曰矯然懿實何必同羣帝復問會畢繇何如人答曰上不及堯舜下不逮周孔亦一時之懿士

朝議推唐彬楊宗為監軍晉武帝問散騎常侍文立曰彬宗孰可用立對曰彬宗俱立事績在西不可失也然宗有酒嗜彬性在財欲惟陛下裁之帝曰財欲可足酒嗜難改遂用彬

元帝初見賀司空問孫皓燒鋸截一賀頭是誰司空流涕曰臣父遭遇無道創巨痛深無以仰答明

賀司空名衡其父即即也

晉書有必

詔是不急  
是召安  
止乎

詔元皇慚愧三日不出

明帝函封詔與庾公信誤至於王丞相丞相開詔未云勿使冷城公知丞相既視表答曰伏讀明詔似不在臣臣開臣閉無有見者明帝甚愧數月不敢見王公

孝武甚親王國寶王雅雅薦王珣帝欲見之嘗夜與國寶相對帝微有酒色令喚珣珣垂至已聞卒傳聲國寶曰王珣當今名流陛下不宜有酒色見之自可別詔召也帝以爲然遂不見珣

初潭集 卷二十五

宋文帝遣到彥之經略河南大敗悉委棄兵甲武庫爲空有庾外降人在列帝問庫部郎顧琛庫仗有幾許琛跪對曰有十萬舊庫仗秘不言多少帝既失問得琛此對甚喜

梁武每集文士策經史事時范雲沈約之徒皆引短推長帝悅加其賞賚曾策錦被事咸言已罄帝試呼問劉孝標劉時貧悴冗散忽請紙筆疏十餘事坐客皆驚帝不覺失色自是惡之不復引見及孝標類苑成帝卽命諸學士撰華林遍略以高之

劉云說思人  
解署又何心

劉乃著辯命論以寄懷

梁時有沙門訟田武帝大署曰貞有司未辨徧問羣臣皆莫能知劉顯曰貞文字爲與上人帝忌出之

### 七強臣

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氏悟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孔子曰正假馬之言而君臣之義定矣

初潭集 卷二十五

王大將軍當下時咸謂無緣爾伯仁曰今主非堯舜何能無過且人臣安得稱兵以向朝廷處仲狼抗剛愎王平子何在晉陽秋曰王澄爲荊州羣賊並起乃奔豫章而恃其宿名猶陵侮敦敦伏勇士路戎等搤而殺之裴子曰平子從荆下大將軍固欲殺之而平子左右有二十人甚健皆持鐵楯馬鞭平子恒持玉枕大將軍乃徧荆州文武二十人積飲食皆不能動乃借平子玉枕便持下牀平子手引大將軍帶絕與力士鬪甚苦乃得上屋上久



許而死

謝鯤為豫章太守王敦將肆逆以鯤有時望通與俱行既克京邑將旋武昌鯤曰不就朝覲鯤懼天下私議也敦曰若能保無變乎對曰鯤近入覲主上側席遲公官省穆然必無不虞之慮公若入朝鯤請侍從敦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何損於時遂不朝而去

虞亮可殺  
按亮亮不從  
王導之言而

微難也

蘇峻字子高少有才學值中原亂招合流舊三千餘家結壘本縣宣示王化收葬枯骨遠近感悅以

謝鯤集 卷二十五

十九

以誅王敦有功封侯遷歷陽太守後峻外營將表有鼓自鳴峻自斫鼓曰我鄉里時有此則空城頃之詔書徵峻峻曰臺下云我反反豈得活邪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乃作亂桓宣武與郝超議芟夷朝臣條牒既定其夜同宿明晨起呼謝安王坦之入擲疏示之郝猶在帳內謝都無言王直擲還云多宣武取筆欲除郝不覺竊從帳中與宣武言謝含笑曰郝生可謂入幕賓也

太宰司馬聘

桓公臥語曰作此寂寂將為文景所笑既而屈起坐曰既不能流芳後世亦不足復遺臭萬載邪桓宣武既廢太宰父子仍上表曰應割近情以存遠計若除太宰父子可無後憂簡文手答表曰所不忍言況過於言宣武又重表辭轉苦切簡文更答曰若晉室靈長明公便宜奉行此詔如大運去矣請避賢路桓公讀詔手戰流汗於此乃止太宰父子遠徙新安

桓公入峽絕壁天懸騰波迅急嘆曰既為忠臣不

謝鯤集 卷二十五

二十

一強一弱志  
孝何干桓公  
再翻益以見  
妙

得為孝子如何初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樊九折坂嘆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棄官去後王尊為刺史至其坂問吏曰非王陽所畏之道邪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王珣郝超並為溫所眷拔珣為主簿超為記室參軍超多鬚珣短小故荆州為之語曰賴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桓玄西下入石頭外白司馬梁王奔叛玄時事形已濟在平乘上笳鼓並作直高詠云蕭管有遺音

李陵

誠然誠然

老會得此當  
于九京之下  
且歸且歎

馬水子飯何  
止王謝可勝  
嘆報哉

李溫陵曰臣之強強於主之庸耳苟不強則不免為舐痔之臣所讓而為弱人所食噉矣死即死而噉即噉可也目又安得瞑也是以不得已於強也顏魯公唯弗強也卒以八十之年使死於讒李懷光唯不得已於強也卒以入赴王室之難而遂反於讒皆千載令人痛恨者甚矣主之庸可畏也然則所謂強臣者正英主之所為能臣唯恐其禮待之不優者也喬玄之言曰君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賊吾以是觀之使老瞞不遭漢獻豈少一匡之勲歟設遇龍顏則三傑矣奈之何舐痔固寵者專用一切附已之人日事讒毀驅天下之能臣而盡入於奸賊也敦之咎王導曰不聽吾言幾致滅族夫晉元帝其初蓋奴虜不盡之瑯琊耳非王導無以有江左至明也一有江左即以刀協為腹心而欲滅王氏何耶晉孝武亦幼冲之主也非謝安出東山則桓溫之逆謀其遂必矣後乃代溫位而居其任故能却百萬之師殺符融而降符朗也既幸無

事而道子之譏遂行又何邪安唯恐不免於讒賊之口也盡室以行步丘是避造汎海之裝於廣陵之下欲由此還東矣乃未就而疾作傷哉於是桓玄篡位劉裕代晉強者終能自強而不敢強者終岌岌以死也夫天下強國之臣能強人之國而終身不謀自強而甘岌岌以死者固少也是以英君多能臣而庸君多強臣也故言強臣而必先之庸君也

好犯丁

初潭集卷之二十五

千古兩黨為奸逆者皆英略蓋世之雄也就通達辭克有終至心受罵而妻可自白非臣貞君之貞臣耳請以此應知積恨一消

初潭集卷之二十五終

俱云伯樂一師近運斤輪國近奔才香于於曹獨見一錦漢好功曹好門下標老好六守也

初潭集卷之二十六

君臣六

一銓選諸臣

鍾離意薦劉平等有詔徵之特賜辦裝錢

太子歐陽歙署到憚為功曹汝南舊俗十月享會百里內縣皆齋牛酒到府譙飲臨享歙曰西都督郵繇延稟性公方摧破奸賊不嚴而理今與眾儒共論延功顯之于朝主簿讀書教戶曹引延受賜憚于下座愀然前曰司正舉觥以君之罪告謝于

初潭集卷之二十六

天按延資性貪邪外方內圓朋黨構奸罔上害人所在荒亂怨惡並作明府以惡為善股肱以曲作直此既無君又復無臣憚敢再拜奉觥飲色動不知所言門下掾鄭敬進曰君明臣直功曹言以明府德也可無受觥哉歙意少解曰實歙罪也敬受觥

趙壹舉郡上計到京師司徒袁逢受計計吏數百人皆拜伏廷中壹獨長揖逢令讓之壹曰昔酈食其長揖漢王今揖三公何遽恠哉逢即歙衽下執

其手延置上坐顧謂坐中曰此漢陽趙元叔也朝士莫有過之者請為諸君分坐河南尹羊陟大從車騎造壹時諸計吏多盛飾車馬帷幕而壹獨柴車草屏露宿其後延陟前坐車下陟遂與談至曠夕乃去執壹手曰良玉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

李固言未第前行古柳下聞有彈指聲固言問之曰吾柳神九烈君已用柳汁染子衣矣果得藍袍當以棗餠祠我未幾狀元及第

鍾季明為郡功曹時陳太丘為西門亭長太丘少

初潭集 卷二十六

二

鍾十七歲鍾常禮待與同分義會辟公府常辭去太守問鍾誰可代君鍾曰明府必欲得人西門亭長可用

河南尹田歆有外甥王湛名知人歆謂之曰今當舉孝廉爾可助我求之明日湛送客遙見種暲遂白歆曰為尹得孝廉矣近洛陽門下吏也歆曰當在山澤近洛陽史邪湛曰山澤不必有異士異士不必在山澤歆即召暲遂舉孝廉

小黃門高望得幸於太子太子因蹇碩屬望子進

五五

西晉傳記何  
訪中興

為孝廉益勲不肯用或曰皇太子副主望其所愛碩帝之寵臣而子違之所謂三怨成府者也歆曰進賢所以報國非賢不舉死亦何悔盧毓為吏部魏文帝謂之曰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諸葛誕為吏部郎人有所屬託顯其言而亟用之後有當不則公議其得失以為褒貶自是羣僚莫不慎其所舉

初潭集 卷二十六

三

荀令君舉士不以一揆嚴志才郭嘉有負俗之累杜畿簡傲少文皆以智策舉之終各有名蔣濟遺衛臻書曰漢祖遇亡虜為上將周武拔漁父為太師布衣厮養可登三公何必守文試而後用臻答曰古人遺智慧而任度量須考績而加黜陟今子同牧野於成康喻斷蛇于文景好不經之舉開拔奇之津將使天下馳騁而起矣王祥以後母故陵遲不仕年向六十刺史呂虔徵為別駕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

空別駕之功。緊選太保。山公年踰七十。猶知管時任。貴勝年少。若和裴王之徒。並共宗詠。有署閣柱曰。閣東有大牛。和嶠執裴楷。執王濟。剔剔不得休。

山司徒前後選。殆周遍百官。舉無失才。凡所題目。皆如其言。惟用陸亮。是詔所用。與公意見異。晉諸公贊曰。山濤領選。充每不得其所欲。或說充宜授心腹人。為吏部尚書。參同選舉。充啟用亮。濤以亮可為左丞相。非選官才。世祖不許。濤乃辭疾還家。亮

初潭集 卷二十六

四

在職。果不允。坐事免。

山公舉嵇紹為秘書丞。紹咨公出處。公曰。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況人乎。

山公舉阮咸為吏部郎。目曰清。真寡欲。萬物不能移也。若在官人之職。必妙絕於時。名士傳曰。咸字仲容。籍兄子。任達不拘。當世皆依其所為。及與之處。少嗜欲。哀樂至到。太原郭奕見之心醉。七賢論曰。濤之舉咸。蓋惜曠世之偶。莫識其意。故耳。

太傅府有三才。劉慶孫長才。潘陽仲大才。裴景聲

五

清才。晉陽秋曰。太傅將召劉與武。曰。與猶膩也。近將汗人。太傅疑而禦之。與乃密視天下兵部諸屯。茂及倉庫處所。人穀多少。牛馬器械。水陸地形。皆默識之。於是大傳遂委仗之。

蔡充未仕時。山濤與王衍書曰。蔡子尼。今之正人。衍以書示衆。曰。山子以一字拔人。

陸機薦戴淵於趙王倫。曰。蓋聞繁弱登御。然後高墉之功顯。孤竹在肆。然後降神之曲成。伏見處士戴淵。砥節立行。有井渫之潔。安窮樂志。無風塵之

初潭集 卷二十六

五

慕誠東南之望。是之貴璞也。若得寄跡康衢。必能結軌驥驥。耀於廟堂。必能垂光瑜璠。夫枯岸之民。果於輪珠。潤山之客。則於貢玉。蓋明暗呈形。則庸識所甄也。倫即辟淵。

郭訥字敬言。初仕吳。為蒸陽令。入晉。久不進序。陸機薦之。曰。訥風度簡曠。器識朗拔。通濟敏悟。才足幹事。出自新邦。朝無知己。年時倏忽。邈無階緒。實州黨愚智。所為恨恨也。

李弘度嘗歎不被遇。殷揚州知其家貧。問君能屈

志百里不答曰北門之歎久已上聞窮猿奔林豈服擇本遂授刻縣

王恭欲請江盧奴爲長史晨往詣江江猶在帳中王坐不敢卽言良久乃得及江不應直呼人取酒自飲一盃又不與王王且笑且言那得獨飲江云卿亦復須邪乃更酌與王王飲畢因得自解去未出戶江歎曰人自量固爲難

王中郎年少時江彪爲僕射領選欲擬之爲尚書郎有語王者王曰自過江來尚書郎正用第二人

初潭集 卷二十六

何得擬我江聞而止

王忱死西鎮未定朝貴人人有望時殷仲堪在門下雖居機要資名輕小人情未以方嶽相許晉孝武欲拔親近腹心遂以殷爲荊州事定詔未出王珣問殷曰陝西何故未有處分殷曰已有人王歷問公卿咸云非王自計才地必應在已復問非我邪殷曰亦似非其夜詔出用殷王語所親曰豈有黃門郎而受如此任仲堪此舉適是國之亡徵蘇子高事平王庾諸公欲用孔廷尉爲丹陽配離

太張了六語  
清星也

之後百姓凋敝孔慨然曰昔肅祖臨崩諸君親升御床共奉遺詔孔坦疎賤不在顧命之列既有艱難則以微臣爲先今猶俎上腐肉任人膾截耳遂拂衣去

陶侃少有遠槩舉孝廉入洛司空張華見而謂曰後來匡主寧民君其人也劉弘鎮沔南取爲長史謂侃曰昔吾爲羊太傅參佐見語云君後當居身處今相觀亦復然矣

顧和始爲楊州從事月旦當朝不入頃停車州門

初潭集 卷二十六

外周侯請丞相歷和車邊和竟夷然不動周既過反還指顧心曰此中何所有顧搏蝨如故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周侯既入語丞相曰卿州吏中有一令僕才

張憑舉孝廉出都負其才氣謂必參時彥欲詣劉尹鄉里及同舉者共笑之張遂詣劉劉洗濯料事處之下坐唯通寒暑神意不接張欲自發無端頃之長史諸賢來清言客主有不通處張乃遲於末坐判之言約旨遠足暢彼我之懷一坐皆驚真長

延之上。坐清言。彌日。因留宿。至曉。張退。劉曰。卿且去。正當取卿。共詣撫軍。張還船。同侶問何處宿。張笑而不答。須臾。真長遣傳教。覓張孝廉船。同侶悅。慨即同載詣撫軍。至門。劉前進。謂撫軍曰。下官爲公得一太常博士。妙選。既前。撫軍與之話言。咨嗟稱善。曰。張憑勃宰爲理窟。即用爲太常博士。庾公爲護軍。屬桓廷尉。覓一佳吏。乃經年。桓後遇見徐寧而知之。遂致於庾。公曰。人所應有。已不必有人。所應無。已不必無。真海岱清士。

初潭集 卷二十六

八

謝公作宣武司馬。屬門生數十人於田曹中郎趙悅子。悅子以告宣武。宣武云。且爲用半。趙俄而悉用之。曰。昔安石在東山。搢紳敦逼。恐不豫人事。况今自鄉選反違之邪。

謝公在東山。朝命屢降而不動。後出爲桓宣武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出瞻送。高靈時爲中丞。因倚如醉。戲曰。卿屢違朝旨。高卧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今亦蒼生將如卿何。謝笑而不答。

說得足

李廌是茂曾第五子。清貞有遠操。而少羸病。不肯婚宦。家居臨海。佐兄侍中墓下。王丞相欲招禮之。故辟爲府掾。廌得賤命。笑曰。茂弘乃復以一爵假人。

何尚之在選日。有人求爲吏部郎。尚之歎曰。此敝俗也。官當圖人。人安得圖官。時顏延之在坐。笑曰。我聞古者。官人以才。今官人以勢。彼勢之所求。又何疑焉。當時以爲名言。

李密有才能。嘗望內轉。而朝廷無援。乃遷漢中太

初潭集 卷二十六

九

守。及賜錢東堂。詔賦詩。末章曰。人亦有言。有因有緣。官無中人。不如歸田。明明在上。斯語豈然。武帝忿之。免密官。

宋世吏部都令史。咨執選事。陸東海在選。任已獨行。帝遣人語陸曰。都令史諳悉舊貫。可共參懷。陸曰。六十之年。不復能諮都令史。爲吏部郎也。若謂不堪。即當去矣。

韓朝宗謂孟浩然。間代清律。冀諸周行。必詠穆如之頌。因入奏。拔與偕行。先揚于朝。約日引謁。及期。

此呼老韓泥  
當無遺才矣  
此是他長

浩然會友生遂忘其約或曰子已許韓不可爽也  
浩然曰僕已飲矣曾可奈何

韓泥節制三吳所辟賓佐隨其材器用之悉當有  
故舊子弟投之更無他長公署以隨軍令監庫門  
此人每早入帷端坐至夕警察吏卒無敢濫出入  
者竟獲其力

范文正公用人多取氣節而畧細故如孫威敏滕  
達道皆所素重其為帥日辟置幕客多取謫未  
牽復人或疑之公曰人有才能而無過失朝廷自

初潭集卷之二十六

用之若其實有可用之才不幸陷于吏議不因其  
起之遂為廢人矣故公所舉多得人

亞言至言天下未有子能而無過者然公為  
將帥必入取才如此後居相位却不然反為  
好名何執以此見相臣之難也

孫慶得為中丞日薦唐介吳中復為御史或問曰  
君未與相識而薦之何也孫曰昔人耻呈身御史  
今豈求識面臺官後二人果以風力著名

初潭集卷之二十六終

蘇云寬嚴繁  
簡各有兩長  
故太守雖以  
高節得之信  
乎有治人無  
治法

初潭集卷之二十七

君臣七

一牧民諸臣

宓子賤為單父宰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  
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  
以送子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鱈也其為魚  
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為魚  
也薄而厚味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  
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陽晝之所

初潭集卷之二十七

謂陽鱈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  
與之共治單父

董安于治晉陽問政於蹇老蹇老曰忠信敢安于  
曰安忠乎曰忠於主安信乎曰信於令安敢乎曰  
敢於不善人安于曰守此三者足矣

董闕于為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澗深峭如牆深  
百仞因問其旁鄉左右曰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  
無有曰嬰兒癡聾狂悖之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  
無有曰牛馬犬豕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闕于

司云以峻法  
行寬仁所謂  
水易入而火  
難犯也語則  
中商可鑑矣



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法之無赦猶入淵之必死也則人莫之敢犯矣

李悝爲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也乃下令曰人之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的中之者勝不中者負令下而人皆疾習射日夜不休及與秦人戰大敗之

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鄴告之曰子往矣是無邑不有賢豪辯博者也無邑不有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也往必問賢豪者因而親之其辯博者因

初潭集 卷二十七

而師之問其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因而察之不可以特聞從事夫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辦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

魏襄王時史起爲鄴令曰魏氏行田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不知用於引漳水灌田鄴以富民歌之曰鄴有賢今爲史公決漳水今灌鄴旁終古瀉鹵今生稻梁西門豹爲鄴令清剋潔慤秋毫之端無私利也而

舊云西門豹  
即今之西門  
一居清瀉水  
一居千石山

甚簡左右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豹自請曰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矣願請璽以治鄴不當請伏斧鑕之罪文侯不忍而復與之豹因重飲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年臣爲君治鄴而君奪臣璽今臣爲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治矣遂納璽而去

文帝以廬江文翁爲蜀守穿泔江口灌漑繁田千七百頃翁乃立學選吏子弟就學遣雋士張叔等

初潭集 卷二十七

三

十八人東詣博士授七經還以教授學徒麟萃蜀學比於齊魯秦宓傳云文翁遣相如來授七經還教吏民故地理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爲之師豈相如亦十八人之一耶

邛都爲人勇有氣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稱曰已背親而出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

淮陽鑄偽錢吏不能禁汲黯爲太守不壞一鑄不刑一人高枕安卧而淮陽政清

分地古今

張敞為京兆尹素與嚴延年善其治雖嚴然時有合縱聞延年用刑刻急乃以書貽之曰昔韓盧之取兔也上觀下獲不甚多殺願次卿少緩誅罰思行此術

朱博武吏不更文法及為刺史行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自滿從事白請留縣錄見諸自言者欲以試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駕使從事救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使者行部還詣治所其民為

初潭集 卷二十七

四

吏所究及言盜賊詞訟事各使屬其部從事博駐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後博訪問果老從事教民聚會博殺此吏州郡畏之

朱博守左馮翊長陵大姓尚方禁少時盜人妻見斫府功曹受賄白除禁調守尉博聞之以他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瘕博辟左右問禁禁自知情得叩頭服狀博笑曰大丈夫固時有是馮翊欲灑卿耻杖拭用卿能自效不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死博因敕禁毋得泄語有便宜輒記言因親信之以為耳

目禁晨夜發起盜賊及他伏奸有功效博擢禁連守縣令久之召見功曹責以禁等事與筆札使自記功曹惶怖具自疏奸賊大小不敢隱博知其對以實乃令就席受敕自改投刀使削所記遣出就職功曹後常戰慄不敢蹉跌博遂成就之

周紆為召陵侯相廷掾憚紆嚴明欲損其威侵晨取死人斷手足立寺門紆聞輒往至死人邊若與共語狀陰察視口眼有稻芒乃密問守門人曰夕誰載藁入城者門者對曰唯有廷掾耳乃收廷掾

初潭集 卷二十七

五

考問具服後人莫敢欺者

馮立居職公廉與野王相代為太守民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智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

舊典傳車駟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賈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自然竦震

祝良為洛陽令歲時亢旱天子祈雨不得良乃暴

身階庭告誠引罪自晨至中紫雲香起甘雨登降  
人為之歌曰天久不雨蒸人失所天王自出祝令  
持苦精符感應滂沱下雨

童恢為不其令邑人為虎害乃設阱捕之生獲二  
虎恢祝曰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虎狼當食六畜而  
殘暴於人王法殺人者死若虎殺人者俛首不然  
號呼一虎閉目如懼狀即時殺之一虎奮躍而去  
杜密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  
自蜀歸鄉里閉門掃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杜

初潭集 卷二十七

六

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其激已對  
曰劉勝位為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  
言隱情情已自同寒蟬此罪人也今志意力行之  
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  
刑得中令問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慚服待之  
彌厚  
鄭弘勤行德化隨車致雨白鹿方道夾轂而行弘  
怪問主簿黃國國拜賀曰聞三公車幡畫象鹿明  
府其為相乎

太守即將也

刺史即將也

其清

廉范遷雲中太守會匈奴入塞日暮范令軍士各  
交縛兩炬三頭燃火營中星列虜望見火多謂漢  
兵救至待旦將退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  
數百級虜由此不敢復向雲中

黃巾賊起青州刺史焦和恐賊乘冰渡河多作陷  
冰丸投河中賊遂潰

光武召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不蜀  
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漢仁以  
惠下威能討奸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

初潭集 卷二十七

七

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且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  
吳祐遷膠東相嵩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  
父父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趣歸伏罪性慚懼  
詣閭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  
曰掾以親故受穢汗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  
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

蘇瓊為清河守沙門道研統資巨萬在郡出息常  
得守令為徵瓊每見則談問玄理道研雖為債來  
無由戢口弟子問故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

雲無由得論地上事也。

魏裴潛爲兖州刺史作一胡牀及去任留挂柱間梁簡文曰不學胡威綳寧挂裴潛牀李白云去時無一物東壁挂胡牀。

孔文舉爲北海相有人遭父喪哭泣墓側而顏色無異文舉刑之有一人母病差思食新麥乃盜鄰家麥以進母文舉特加賞焉又教高密令曰志士鄧子然告困焉得愛釜庾之間以傷烈士之心乎卽饋豆三斛。

初潭集

賀太傅作吳郡吳中諸強族輕之題府門云會稽雞不能啼賀聞故出行至門反顧索筆足之曰不可啼殺吳兒於是至諸屯邸檢校諸顧陸役使官兵及藏遁亡悉以事言上陸抗時爲江陵都督故下請孫皓然後得釋。

褚公於章安令遷太尉記室參軍名字已顯而位微人未多識公東出乘估客船送故吏數人投錢塘亭住時吳興沈充爲縣令當送客過浙江客出亭吏驅公移牛屋下潮水至沈令起彷徨問牛屋

猶云自信不  
貪金餅不貪  
名香心地未  
淨泉常自失

下是何物人吏云昨有一僮父來寄亭中有尊貴客權移之令因遙問僮父欲食餅不姓何等可共語褚因舉手答曰河南褚季野遠近久承公名令於是大遽不敢移公便於牛屋下修刺請公更宰殺爲饌具於公前鞭撻亭吏欲以謝慚公與之酌宴言色無異。

王東亭與張冠軍善王既作吳郡人問小令曰東亭作郡風政何似答曰不知治化何如唯與張祖希情好日隆耳王獻之爲中書令王岷代之故時初潭集 卷二十七 九

人目爲大小王令

王述從驃騎功曹出爲宛陵令多修爲家之具丞相王導使人謂之曰名父之子屈臨小縣甚不宜爾述答曰足自當止時人未之達也後屢臨州郡無所造作世始嘆服。

吳隱之爲廣州刺史去州二十里有食泉世傳飲之者其心無厭隱之乃至水上酌而飲之因賦詩曰石門有食泉一飲重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後至自番禺其妻劉氏齋沈水香一片隱之

見之即投於湖亭之水

王恭從會稽還王大看之見其坐六尺簟因語恭卿東來故應有此物可以一領及我恭即舉所坐者送之既無餘席便坐薦上大後聞之驚曰吾本謂卿多故求耳對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無長物姑臧稱富邑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至豐積孔奮在職四年清儉逼下惟老母極膳妻子並食葱菜或笑之以爲身處膏腴不能自潤君魚既立節太守梁統深相敬待常出迎至大門引入見母不敢以

初潭集 卷二十七

十

官屬之禮禮之

陸雲爲浚儀令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其去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至既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妻得出故遠相候於是一縣稱爲神明

王安期爲東海郡小吏盜池中魚綱紀推之王曰文王之圃與衆共之池魚復何足惜又吏錄一犯夜人來王問何處來云從師家受書還不覺日晚

王曰輒撻寧越以立威名恐非致理之本使吏送令歸家

陶公性檢厲作荊州時敕船官悉錄鋸木屑官用竹皆令錄厚頭後桓宣武伐蜀裝船悉以作釘又云嘗發所在竹篙有一官長連根取之仍當足乃超兩階用之常曰民生在勤大禹聖人猶惜寸陰至於凡俗當惜分陰中興書曰侃嘗檢校佐吏若得樗蒲博奕之具投之曰樗蒲老子人胡所作外國戲耳圍棋堯舜以教愚子博奕紂所造諸君國

初潭集 卷二十七

十

器何以爲此若王事之暇患邑邑者文士何不讀書武士何不射弓談者無以易也

山遐去東陽王長史就簡文索東陽云承藉猛政故可以和平致治

殷浩始作揚州劉尹行日小欲晚便使左右取襪人問其故答曰刺史嚴不敢夜行

李曾孝武時爲趙郡太守令行禁止并州丁零數爲山東害知曾能得百姓死力不敢入境賊丁常山界得一死鹿賊長謂趙郡地也責之還令送鹿

寬大之餘必  
有容察清朗  
之後同宜有  
之也

劉云卷之三  
明公在分

故處其見憚如此郡爲之謠曰詐作趙郡鹿猶勝常山粟

慕容彥超爲泰寧節度使好聚斂在鎮嘗置庫質錢有奸民爲僞銀以質者主吏久之乃覺彥超陰教主吏夜穴庫垣盡徙金帛于他所而以盜告彥超卽榜于市使民自占所質以償之民爭以所質物自言已而得質僞銀者寘之深室使教十餘人爲之皆鐵爲質而包以銀號鐵胎銀

柳慶領雍州別駕有賈人持金二十斤詣京師寄初潭集卷二十七

人居止每欲出常自執鑰無何緘閉不異而並失之謂爲主人所竊郡縣訊問主人自誣服慶疑之問賈人曰卿鑰恒置何處對曰恒自帶曰頗與人同宿乎曰無與同飲乎曰日與一沙門再度酣宴醉而晝寢慶曰沙門乃真盜耳卽遣捕沙門盡獲所失金

顧憲之爲建康令有盜牛者與本主爭牛憲之乃令解牛任其所去牛竟還本宅盜者服其罪人稱神宰故都下飲酒得旨者輒呼爲顧建康言其清

且美也

傅琰仕齊爲山陰令二野父爭雞琰各問何以食一云粟一云豆乃破雞得粟罪言豆者又有賣鍼賣糖二老姥共爭團絲詣琰琰樹團絲令鞭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

傅僧祐及子琰琰子嗣爲令並著奇績時云諸傳有治縣諸父子相傳不以示人

傅翻爲吳令往別建康令孫康康問曰聞丈人發奸摘伏惠化如神何以致此答曰無他也惟勤而初潭集卷二十七

清清則憲綱自行勤則事無不理

何敬叔在政清約不通問遺嘗歲餘夏節忽榜門受餉共得米二千八百石悉取以代貧人輪租

高謙之爲河陰令有人囊盛瓦礫作錢物詐市人馬因逃去詔令追捕謙之乃僞枷一囚立馬市宣言是前詐市馬賊密遣心腹察市中有二人相見忻然曰無憂矣執送按問悉獲其黨

張允濟爲武陽令民有以牝牛依婦家者久之草十餘犢將歸婦家不與牛允濟因令左右縛民蒙

其首過婦家云捕盜牛者命盡出民家牛質所來婦家不知遠曰此婿家牛我無與即遣左右微蒙曰可以此牛還婿家

即基嘗語人曰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况重於此者乎惟頗令人寫書潘子儀云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答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

宋世良守清河郡遇赦無一囚率羣吏拜詔而已獄僧生桃達蒿亦滿牙門虛寂謂之神門及還有老人丁金剛泣謝曰老人年九十記三十五政府

初潭集 卷二十七

君非惟善政清亦徹底今失賢者人何以濟

崔郎治陝以寬經月不督一人及治鄂則嚴法峻誅一不貸或問之曰陝土瘠而民勞吾撫之猶恐其擾鄂土沃民馴雜以夷俗非用威莫能治也

盧坦為河南尉杜黃裳為尹召坦立堂下曰基家子與惡人游破產公為捕盜蓋察之坦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多積者必剝下以致之如其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也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故不察

妙玉妙  
刻云居守者  
三說此言

世有以左手  
執筆者當如  
之何

柳仲郢為京兆政嚴明後出河南以寬惠為政或疑不類曰輦轂之下先彈壓郡縣之治本惠養歐陽曄治鄂州桂民有爭舟而相毆至死者獄久不決曄自臨其獄出囚坐庭中去其桎梏而飲食之食訖悉勞而還之獄獨留一人於庭留者色動惶顧公曰殺人者汝也囚不知所以公曰吾視食者皆以右手持匕而汝獨以左今死者傷在右肋此汝殺之明也囚即涕泣曰我殺也不敢以累他人

初潭集 卷二十七

王秀之為晉平期年求還或問其故曰此郡沃壤珍阜日至人所昧者財財生則禍逐智者不昧財亦不逐禍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時人以為王晉平恐富求歸

太守即得也

楊璇遷零陵太守時蒼梧桂陽賊攻郡縣璇乃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為兵車專載弓弩危共會戰令馬車居前順風鼓及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馬驚奔突賊陣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波駭破散

李叔堅家有犬人行家人言之叔堅曰犬馬喻君子犬見人行效之何傷頃之狗戴叔堅冠以走家蓋驚叔堅曰誤觸冠攫挂之耳狗又於竈前畜火叔堅云兒婢在田中狗助畜火可以不煩鄉里矣數日狗暴死家卒無纖芥之異

吳仲庶守金陵夢三舉子求哀曰若不垂祐明當為煨燼矣詰旦兵馬司狀申乞燒三醜石為灰公悟敕寺僧加護焉

梁蕭恪為雍州刺史賄賂公行客有江仲舉蔡邕初潭集 卷二十七

王臺卿庾仲容皆盛有蓄積雍州歌曰江千萬蔡五百王新車庾大宅武帝續之曰主人情憤不如客後以示恪恪大慚乃折節學問所歷以善政稱陸昭符為常州刺史一日坐廳事雷雨暴至電光如金蛇繞案吏卒皆震仆昭符撫案叱之雷電遽散舉案得鐵索重百斤

裴昭明為長沙郡丞罷歸刺史王蘊謂曰卿清貧必無還資湘中人士有須一命之禮者我不愛也昭明日下官忝為邦佐不能光益上府敢以鴈都

之事仰累清風乎

孫何好古文為轉運使苛急州縣患之乃求古碑磨滅者數本釘於館中孫至讀碑辨識文字以爪搔髮垢嗅之往往至暮不復省錄文案

劉澄在縣掃拂郭邑路無橫草水剪蟲穢百姓不堪又有何修之一日之中洗滌者十餘遍人謂之水淫

臨海太守阮長之阮裕之孫也在官常擁敗絮先是郡中田祿以芒種為斷此前去官則一年秩祿

初潭集 卷二十七

皆入後人長之去武昌代人未至以芒種前一日解印綬去時論多之

玄宗嘗賜醢三日御五鳳樓觀者喧溢樂不得奏金吾白挺如雨不能止上患之高力士奏河南丞嚴安之為理嚴請使止之安之至以手板畫地曰犯此者死於是三日指其畫以相戒無敢踰者今狐楚除守兗州州方旱儉米價甚高迂使至公首問米價幾何州有幾倉倉有幾石屈指獨語曰舊價若干諸倉出米若干定價出糶則可賑救左



右竊聽語達郡中富人競發所蓄米價頗平趙忬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涌貴諸州皆禁增價公榜衢路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是商賈輻輳米價更減民無饑死者

胡汲仲在寧海日偶出行有羣姬聚巷誦經一姬失其衣告訴於前汲仲命以半麥糶羣姬掌中令合掌繞佛誦經如故汲仲閉目端坐且曰吾令神督之若是盜衣者行數周麥當芽中一姬屢開視其掌遂命縛之還所竊衣

初潭集 卷二十七

九

嘉熙間峒丁反吉州黃安宰黃炳鳩兵守備一日五更報寇至即遣巡尉領兵迎敵皆曰空腹炳曰第速行飯即至矣炳乃率吏役携竹籬木桶沿市門日知縣買飯時人家晨炊方熟皆有熱飯熱水厚給其直負之以往士皆飽餐一戰破寇趙從善尹京日宦寺欲窘之科降刷醮紅卓三百事內批限一日辦集從善命於酒坊茶肆取卓淨洗糊以白紙用紅漆塗之又兩宮幸聚景園夜過萬松嶺索火炬三千從善命取諸瓦舍伎館盧簾

實以脂卷而繩之繫於夾道松樹左右照耀如同白日

以上皆牧民諸臣

初潭集 卷二十七

九

初潭集卷之二十七終

初潭集卷之二十八

君臣八

一將臣

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尚父奮丁侯三旬射之丁侯病遣使請臣尚父乃以甲乙拔頭箭丙丁拔目箭戊已拔腹箭庚辛拔足箭丁侯病乃愈四夷聞皆懼越裳獻白雉

齊興師伐楚子發帥師當之師三却楚大夫皆盡其計齊師愈強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伎願為

初潭集 卷二十八

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而遣之偷夜解其將軍之幃帳而獻之子發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薪者得將軍之幃使歸之於執事明日往取其枕子發又使人歸之明日又往取其簪子發又使歸之齊將大駭曰今日不去楚軍恐取吾頭

中行穆伯攻鼓弗能下饒聞倫曰鼓之番夫聞倫知之請無罷武大夫而鼓可得也穆伯弗應左右曰不使何也穆伯曰聞倫為人佞而不仁若使下之吾可以弗賞乎若賞之是賞佞人佞人得志是

使晉國之武舍仁而為佞雖得鼓將何所用之

齊景公渡沉之河蘊衛左驂沒之眾皆惕古冶子於是拔劍從之邪行五里逆行三里至於砥柱之下乃鼃也左手持鼃頭右手挾左驂燕躍鵠涌而出仰天大呼水為逆流三百步觀者皆以為河伯也

平原君勸趙孝成受馮亭王曰受之秦兵必至武安君必將誰能當之者乎對曰滎池之會臣察武安君小頭而面銳腫子白黑分明視瞻不轉小頭

初潭集 卷二十八

而面銳者敢斷決也腫子白黑分明者見事明也視瞻不轉者執志強也可與持人難與爭鋒廉頗為人勇鷙而愛士知難而忍恥與之野戰則不如持守足以當之

傳介子年十四好讀書嘗棄飯而嘆曰大丈夫當立功異域何能坐事散儒

李廣與兄弟獵于宜山見臥虎射之一矢即殪斷其頭為枕示服猛也鑄銅象其形為渡器示辱之也今人作虎枕自廣始

馬授上書曰擊潯陽山賊除其竹木譬如嬰兒頭多蟻蝨而剝之蕩蕩然蟻蝨無所復依上悅因出小黃門頭有蝨者皆剝之

漢末諸賢多委王服以幅巾為雅袁紹崔豹之徒雖為將帥猶著練巾

曹操攻呂布軍敗布騎得操而不識問曰曹操何在曰乘黃馬走者是也布騎乃釋操而追黃馬者曾肅上代周瑜呂蒙謂曰兄代公瑾既難為繼且與關羽對斯人好學讀左傳畧皆上口梗亮有膽

初潭集 卷二十八

氣頗自負好凌人宜有以待之因密為肅陳三策吳遣將軍賀齊討山越越中有善禁者官軍刀劍不得拔弓矢皆還自何賀曰吾聞兵有刃者可禁彼能禁吾刃必不能禁吾無刃物矣乃多作勁木白梃選有力精帥五千人為先登盡持梃山越恃其善禁了不設備于是官軍以白梃擊之禁者果不得行所殺萬計

樊仙誘諸夷圖以武陵附漢中劉備吳潘濬請以五千兵往擒之曰仙是南陽舊姓頗弄唇吻而實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桓溫傳  
桓溫傳  
桓溫傳

無才畧昔為州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起此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

諸葛亮之次渭濱運糧艱澀利在野戰朝廷每聞其出欲以不戰屈之而擁大軍禦侮于外不宜遠露怯弱之形故秣馬坐甲每見軍威亮數挑戰或遺巾幘婦人之飾欲以激怒我師冀獲曹咎之利於是師馬奮怒將出應敵辛毗仗節中門立軍不得出乃止將士見者益加勇銳識者以人臣雖擁眾千萬而屈於王人大畧深長皆此類也

初潭集 卷二十八

桓宣武平蜀集叅僚置酒於李勢殿巴蜀搢紳莫不來萃桓既素有雄氣加爾日音調英發叙古今成敗由人存亡繫才其狀磊落一坐嘆賞既散諸人追味餘言潯陽周馥曰恨卿輩不見王大將軍桓石虔司空豁之長庶也小字鎮惡年十七八未被舉而童隸已呼為鎮惡郎嘗從征枋頭車騎冲沒陳左右莫敢先救宣武曰汝叔落賊汝知不石虔遂命朱辟為副策馬於數萬眾中徑致冲還莫有抗者三軍嘆服河朔後以其名斷瘧

庾穉恭常有中原之志。文康時，權重未及已。及季堅作相，忌兵畏禍，與穉恭歷同異者久之。乃果行傾荆漢之力，窮舟車之勢，師次于襄陽。大會叅佐，陳其旌甲，親授孤矢，曰：「我之此行，若此射矣。」遂三起三疊，徒衆屬目，其氣十倍。漢晉春秋曰：「翼風儀美劭，有經緯大畧，是時杜乂殷浩諸人盛名冠世，翼未之貴也。」常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清然後議其所任耳。」其意氣如此。

桓公伐蜀，在事諸賢咸以李勢在蜀既久，承緒累

初潭集 卷二十八

五

葉，且形據上流，未易可克。唯劉尹云：「伊必能克蜀，觀其蒲博，不必得，則不爲。」

孝武入討，至新亭。柳元景令軍中曰：「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乃銜枚疾戰。」一聽吾營鼓音，遂破元凶。

桓公入洛，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寮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袁虎率爾對曰：「運自有興廢，豈必皆諸人之過？」桓公懷然作色，顧謂四坐曰：「諸

君頗聞劉是財，不有大牛重千斤，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將。魏武入荊州，烹以饗士卒，于時莫不稱快，意以况袁。四坐既駭，袁亦失色。

王大將軍年少時，有田舍名，語音亦楚。武帝喚時賢共言伎藝事，人皆多有所知，唯王都無意色。殊惡，自言知鼓吹。帝令取鼓與之，於坐振袖而起，揚鉦奮擊，音節諧捷，神氣豪上，傍若無人。舉坐嘆其雄爽。或曰：「敦嘗坐武昌釣臺，聞行船打鼓，嗟稱其

初潭集 卷二十八

六

能。俄而一槌小異，敦以扇柄撞几曰：「可恨，應侍側曰：『不然，此是回飄槌。』」使視之，云：「船人入夾口，應知鼓又善於敦也。」

韓康伯與謝玄亦無深好，玄北征後，巷議疑其不振。康伯曰：「此人好名，必能戰。」玄聞之甚忿。常於衆中厲色曰：「丈夫提千兵入死地，以事君親，故發不得復云爲名。」

魯廣達爲陳將，被執，憤慨而卒。江總撫棺慟哭，題其前和曰：「黃泉雖抱恨，白日自留名。悲君感義死，

不作負恩生

索勸字彥義，刺史毛奕表行貳師將軍，酒泉、敦煌兵千人，至樓蘭屯田，召善鄯、焉耆龜茲三國兵各千，橫斷汪濱河，河斷之日，水奮勢激，波凌冒堤，勸厲聲曰：「王導建節，河隄不溢，王霸精誠，滹沱不流。」水德明古今一也。勸躬禱祀，水猶未減，乃列陳被仗，鼓譟譟叫，且刺且射，大戰三日，水乃迴減，胡人稱神。

侯景與宇文泰合戰，泰墜地，東魏兵追及之，左右初渾集，卷二十八

皆散，都督李穆下馬以策杖，勸曰：「隴東軍士，爾曹主何在，而獨留此？」追者不疑，舍之而過，穆遂以馬授泰而還。

宇文欣追尉遲迴於鄴，不利，時士庶觀者數萬人，忻曰：「事急矣，吾當以權道破之。」於是射走觀者，轉相騰藉，聲如雷霆，欣乃傳呼曰：「賊敗矣！」眾復振齊力擊之，迴太敗。

吐谷渾與黨項寇邊，柴紹計之，虜據高射，紹軍矢下如雨，紹安坐遣人彈琵琶，二女子對舞，虜異

後云宇文泰  
謂方訪之

之休射縱觀，紹伺其懈，以精騎從後掩擊，虜遂潰。

王崇文任兼將相，而被服儒雅，風度夷曠，在武昌方閱騎士於鞠場，旁古屋數十間，忽崩，聲震數里，聞者莫知所為，崇文指麾號令，訖事不失常度，竟不問。

李德林每贊平陳之計，隋高祖以馬鞭南指曰：「待平陳之後，會以七寶莊嚴公。」隋書曰：開皇八年，以高穎為元帥伐陳，穎謂薛道衡曰：「江東可克乎？」道衡曰：「克之。」郭璞言江東分王三百年，復興中國合初渾集，卷二十八

今我有道而大，被無德而小，席捲之勢，事在不疑矣。

張敬兒拜車騎將軍，王敬則呼為褚彥回，時咸推褚彥回風度詳雅，故以為戲，敬兒曰：「我馬上得之，終不得作華林園勳。」敬兒始不識書，為方伯，乃學讀孝經論語，徵護軍，乃於密室屏人，學揖讓答對，空中俯仰，妾侍窺笑焉。

李克用入魏博，覘城上有旗幟來往，晉王曰：「劉鄩一步一計，更令審探，果東鄉為人，縛旗於上，以驢

劉云霍亮不  
李趙普論  
敬兒好李本  
晚也

劉云此人甚奇

焦云孫子問有五反則家難

負之循城而行軍遁已二日

後周韓果破稽胡散其稽落稽胡號為著翅人文帝曰著翅之名寧滅飛將

張惟孝襄陽人幹官鍾蜚英見而異之曰今日立功之秋也惟孝不答扣而問之則曰朝廷負人明日蜚英特地宴之仲宣樓酒酣言曰有國而後有家天下如此吾將安歸惟孝躍然答曰從公所命乃請三十幅名帖以往不逾旬與三十騎俱擁甲士五千至旗幟鮮明部伍嚴肅上至公安下至墨

初潭集 卷二十八

九

山游踏相繼或請所統姓名惟孝曰朝廷負人福難易耶為君侯紓一時之難耳姓名不可得也時鼎澧五州已危于是擊鼓耀兵不數日眾至萬人數戰俱捷江上平乃解去

紹興中統制鄧瓊縛節制呂社歸劉豫魏公方宴報忽至滿坐失色公不動徐曰此有說第恐虜覺耳因樂飲至夜分乃為蠟書遣死士持遺瓊虜得書果疑分類瓊眾因苦之

趙南仲蔡父方寧宗時為荊湖制置使蔡每聞警

張忠獻名後

報與諸將偕出遇敵輒深入諸將惟恐失制置子盡死救之以此獲捷一日方行犒賞軍士憤其薄蔡時年十三亟呼曰此朝廷賜也本司別有賞資軍士遂定人服其機警

建炎初駕幸錢塘留張忠獻於平江為後鎮時湯東野為守將聞有赦令疑之走白張公公曰亟遣解事者往視有故則緩驛驛而先取以歸及發視乃明受偽詔也湯告公曰是可宣乎公曰事已至此胡可匿且卒徒急於望賜吾屬先受禍矣今便

初潭集 卷二十八

十

發庫錢示行賞之意而陰取故府所藏登極赦書置輿中迎登譙門讀而張之即去其階禁無輒登散金帛如郊資時可矣於是人情暑定乃央大計叛將范瓊擁兵據上流召之不來來又不肯釋甲中外洶洶張忠獻與劉子羽密謀誅之一日遣張俊以千人渡江若捕他盜者因召瓊俊及劉光世詣都堂計事設飲食食已相顧未發子羽恐瓊覺遽取黃紙執之趨前曰有敕將軍可詣大理置對即願左右擁置輿中以俊兵衛送獄而使光世出

也。云尊朝廷

劉云此語  
比原欲定  
說

撫其衆數環在圍城中附處勝二聖出狩狀且日  
所誅止瓊汝等固天子自將之兵也衆皆投刃日  
諾悉麾隸他軍頃刻而定瓊伏誅

### 二相臣

元日冬至大朝百官已集宰相方至列燭至數百  
炬謂之火城火城至則衆皆滅燭以避

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爲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  
謂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爲害卿有公輔之望故以  
相與祥臨薨復以刀授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

初潭集 卷二十八

朱博爲丞相臨拜延登受策有大聲如鍾鳴上問  
楊雄李尋對曰洪範所謂鼓妖者也人君不聽空  
名得進則有無形之聲博後坐事自殺故序傳曰  
博之翰音鼓妖先作

顧雍累遷尚書令封陽遂鄉侯拜侯還第家人不  
知爲人不飲酒寡言語孫權嘗曰顧侯在坐令人  
不樂位至丞相又車胤博學多聞善於激賞當時  
每有盛坐胤必同之皆云無車公不樂太傅謝公  
遊集之日開筵以待胤累遷丹陽尹護軍將軍吏

### 部尚書

人有相羊祐父墓後應出受命君祐惡其言遂掘  
斷墓後以壞其勢相者立視之曰猶應出折臂三  
公俄而祐墜馬折臂位果至公

王丞相拜司空桓廷尉作兩髻葛帶策杖路邊窺  
之嘆曰人言阿龍超阿龍故自超不覺至臺門

王丞相辟王藍田爲掾庾公問丞相藍田何似王  
曰真獨簡貴不減父祖曠然淡處故當不如爾

河東裴啟撰漢魏以來迄于今時言語應對之可  
初潭集 卷二十八

稱者謂之語林時人多好其事文遂流行後說太  
傅事不實而有人於謝坐叙其黃公酒壚司徒王  
珣爲之賦謝公乃云君遂復作裴郎學自是衆咸  
鄙之又公鄉人有罷中宿縣詣公者公問其歸資  
答曰嶺南凋弊唯有五萬蒲葵扇又以非時爲滯  
貨公乃取其中者捉之於是京師士庶競慕而服  
價增數倍夫所好生毛羽所惡成瘡痂謝相一言  
挫成美於千載及其所與崇虛價於一朝上之愛  
憎可不慎哉

徐美之嘗與傅亮謝晦宴聚亮才學辯博美之風度詳雅時然後言鄭鮮之歎曰觀徐傳言論不復以學問爲長

路巖佐崔鉉爲支使鉉知其必貴嘗曰路十終須作彼一官既而入爲監察御史不出長安城十年至宰相其入翰林日鉉猶在淮南曰路十今已入翰林如何得老

王敬弘爲尚書僕射關署文案初不省讀上嘗問獄敬弘不對上問左右何不以訊牒付僕射敬弘

初潭集 卷二十八

十三

曰臣乃得訊牒讀之政自不解

王儉以庾杲之爲衛將軍長史蕭綯與儉書曰盛府元僚實難其選庾景行汎綠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以入儉幕爲蓮花池故綯美之

楊愔謂元文遙云堪解穰侯印者必此人

張纘與何敬容意趣不協敬容居權軸賓客輻輳有退詣纘者輒拒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客劉捷卿寢疾房太尉聞而憂之通夕不寐語賓從曰捷卿有不諱可謂無復有神理

世宗六  
紀六

齊濟善知今事高仲舒善知古事姚崇曰欲知古問仲舒欲知今問齊濟

姚崇張說同爲宰相不相能崇病誠其子曰張丞相爲人奢倭好服玩吾沒後汝具陳平生服玩寶帶重器於前張若顧卽錄致之仍以神道碑爲請既獲其文登時錄進先礬石以待至便鐫刻張丞相見事常遲數日之後必當有悔若復來徵文當引視鐫石告以聞上可也崇沒張來吊如之崇家悉如崇誠不數日文成叙致該詳時謂極筆却後

初潭集 卷二十八

十四

數日果遣取本以文未周密爲辭姚氏子引視石碑告以奏御使者復張嘆曰死姚崇能笑生張說吾今日乃知才之不及遠矣

姚崇對便殿佯跛足上曰卿有足疾邪崇曰臣有腹心疾足疾不足憂也因前奏張說罪狀上曰卿出卽宣與御史中丞共按其事說之未遭構也有教授生通其待婢說怒將付獄生厲聲曰親色不能禁亦人之常情公貴爲宰相豈無緩急有用人乎何斬一女婢也說奇其言卽以待兒與生生一



劉云南華星  
碎庭筠是腐  
亦是微

跳跡去旬月餘忽來言某感公之德聞公為姚相  
所構外獄將具某願得公平生所寶者用計于九  
公主說因歷指所寶之物生云此未足以解公之  
難也說忽曰近有鷄林郡夜明簾生曰事濟矣因  
請說情懇手扎數行乘夜入見九公主明旦公主  
為上言之上感動急命高力士就御史臺宣前所  
按事並報罷

今狐絢以舊事訪溫庭筠庭筠答曰事出南華經  
非僻書也願相公燮理之暇冀一覽古絢怒奏庭  
初潭集卷二十八 十五

筠有才無行不許登第遂輟軻終身

令狐絢在翰林夜對禁中帝命以乘輿金蓮華炬  
送還院吏望見以為天子來俄傳呼曰學士歸院

初潭集卷之二十八終

張云寧和以  
眾賢為賢者  
也賢則必才  
矣介子雖平  
信其可法也

仕宦情熱

初潭集卷之二十九

君臣九

一賢相

士尹池為荆使於宋司城子罕觴之南家之牆壁  
於前而不直西家之潦經其官而不止士尹池問  
故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為觀者也吾將徙之其父  
曰吾特為觀以食三世矣今徙之是宋國之求觀  
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  
為是故吾弗徙也西家高吾宮庠潦之經吾宮也

初潭集卷二十九

利故弗禁也士尹池歸荆荆王適與兵而攻宋士  
尹池諫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能得  
民仁者能用入荆國攻之其無功而為天下笑乎  
狐丘丈人謂孫叔敖曰僕聞之有三利必有三患  
子知之乎夫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  
者怨歸之孫叔敖曰不然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  
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可以免於  
患矣狐丘丈人曰善哉言乎

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孔子聞之使人往視還

曰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并二十五人之力於彭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  
公孫文子爲楚令尹三年民無敢入朝公叔子見曰嚴矣文子曰朝廷之嚴也寧云妨國家之治哉公叔子曰嚴則下暗下暗則上聾聾不能相通何國之治也蓋聞之也順鍼縷者成帷幕合升斗者實倉廩并小流而成江海明主者有所受命而不行未嘗有所不受也

初潭集 卷二十九

平津侯自以布衣爲相乃開東閣營客館招天下之士其一日欽賢館次日翹材館次日接士館其有德任毗贊佐理陰陽者處欽賢之館其有才堪九列將軍二千石者居翹材之館其有一介之善一方之藝居接士之館而躬自菲薄所得俸祿以奉待之  
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輒相邀新亭藉卉飲宴周侯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皆相親流淚唯王丞相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

丞相非爲此  
是著數

說着了

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

元帝正會引王丞相登御牀王固辭帝引之彌苦王曰使太陽與萬物同暉臣下何以瞻仰

有往來者云庾公有東下意或謂王公可潛稍嚴以備不虞王公曰我與元規雖俱王臣本懷布衣之好若其欲來吾角巾徑還烏衣何以稍嚴於是風塵自消內外緝穆

溫嶠初爲劉琨使來過江于是江左營建始爾溫新至深有諸慮既詣王丞相陳主上幽越社稷焚滅山陵夷毀之酷溫忠慨深烈言與酒俱丞相亦與之對泣叙情既畢便深自陳結丞相亦厚相酌納既出懽然言曰江左自有管夷吾此復何憂何次道往丞相許丞相以麈尾指坐呼何共坐曰來來此是君坐

初潭集 卷二十九

丞相治揚州廨舍按行而言曰我正爲次道治此爾何少爲王公所重故屢發此歎

王藍田爲人晚成時人乃謂之癡王丞相以其東海子辟爲掾常集聚王公每發言衆人競贊之述

止樂知人

第一美談只  
步人附

劉云王公之  
拔專在方言

於未坐曰主非堯舜何得事事皆是丞相甚相歎

賞

何次道庾季堅並為元府成帝初崩于時嗣君未  
定何欲立嗣子庾乃朝議以外冠方強嗣子冲幼  
乃立康帝康帝登祚會羣臣謂何曰朕今所以承  
大業為誰之議何答曰陛下龍飛此是庾氷之功  
于時用微臣之議今不親盛明之世帝有慚色  
王丞相拜楊州賓客數百人並加需接人人有說  
色唯有臨海一客姓任及數胡人為未洽公因便

初潭集 卷二十九

四

還到過任邊云君出臨海便無復人任大喜說因  
過胡人前彈指云蘭閣蘭閣羣胡同咲四坐並惟  
晉陽秋曰王導接誘應會少有悟者雖疎交常賓  
一見多輸寫款誠自謂為導所遇同之舊暱

丞相為楊州遣八部從事之職顧和時為下傳還  
同時俱見諸從事各奏二千石官長得失至和獨  
無言王曰卿何所聞答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  
舟何緣采聽風聞以為察察之政丞相咨嗟稱佳  
從事自視缺然也

安石知音致  
義可人

遠愛何凡道  
正為江左立  
松基耳

王丞相主簿欲檢校帳下公語主簿欲與主簿周  
旋無為知人凡案問事

丞相夏月至石頭看庾公庾公正料事丞相云暑  
可小簡之庾公曰公之遺事天下亦未以為允股  
羨言行曰王公薨後庾氷代相網密刑峻羨時行  
遇收捕者於途慨然嘆曰丙吉問牛喘似不爾嘗  
從容謂氷曰卿輩自是綱目不失皆是小道小言  
耳至如王公故能行無理事謝安石每歎詠此唱  
庾亦玉曾問羨王公治何似詎是所長羨曰其餘

初潭集 卷二十九

五

令續不復稱論然三提三治三休三敗

丞相末年暑不復省事正封錄諾之自歎曰人言  
我憤憤後人當思此憤憤徐廣歷紀曰導阿衡三  
世經綸夷險政務寬恕事從簡易故垂遺愛之譽  
也

王長史謝仁祖同為王公掾長史云謝掾能作異  
舞謝便起舞神意甚暇王公熟視謂客曰使人思  
安豐

劉真長始見王丞相時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彈

棋局曰何乃瀨劉記出人問見王公云何劉曰未見他異唯聞作吳語耳語林曰真長云丞相何奇止能作吳語及細唾也

王右軍與謝太傅共登冶城謝悠然遠想有高世之志王謂謝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肝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人人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謝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邪

阮光祿聞何次道爲相嘆曰我當何處生活

初帝集 卷二十九

江僕射年少王丞相呼與共棋王手常不如兩道許而欲敵道戲試以觀之江卽不下王曰君何以不行江曰恐不得爾王徐舉手曰此年少非唯圍棋見勝

謝太傅云小時在殿廷會見王丞相便覺清風來拂人

謝公時兵屢通云多近竄南塘下諸舫中或欲求一時搜索謝公不許云若不容置此輩何以爲京都

房玄齡校讐秘書高孝基謂裴矩曰僕觀人多矣如此郎者當爲國器恨不見其聳壑昂霄王荆公裁損宗室恩數宗子相率陳狀云均是宗廟子孫那得不看祖宗面荆公厲聲曰祖宗親盡亦祗何况賢輩

二才相

晉人伐邢齊桓公將救之鮑叔牙曰太蚤邢不亡晉不敵晉不敵齊不重且夫持危之功不如存亡之德大君不如晚救之以敵晉齊實利待邢亡而

初帝集 卷二十九

復存之其名實美

秦康公築臺三年荆人起兵欲以攻齊任妄曰饑召兵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君築臺三年荆人起兵將攻齊臣恐其攻齊爲聲而以襲秦爲實也不如備之戊東邊荆人輟行

焦云一錄易一金剛建安一小度安好

王丞相善於因事初過江帑藏空竭唯有練數千端丞相與朝賢共制練布單衣一時士人翕然競服練遂涌貴主者賣之端至一金

都太尉晚節好談既雅非所經而甚矜之後朝觀

刻云帝与王  
公契同反批  
此而不言誰  
當言者  
王與字范弘

以王丞相末年多可恨每見必欲吾相規誠王公  
知其意每引作他語臨還鎮故命駕詣丞相翹須  
厲色上坐便言方當乖別必欲言其所見意滿口  
重辭殊不流王公攝其大曰後百未期亦欲盡所  
懷願公勿復談都遂大嘆永祚而出不得一言  
元帝欲舍明帝立簡文時咸謂舍長立少於理非  
倫且明帝以聰亮英斷益宜為儲副周王諸公並  
苦爭唯刁玄亮獨欲奉少主以阿帝旨元帝慮諸  
公不奉詔於是先喚周侯丞相入然後欲出詔付

初譚集 卷二十九

刁周王既入始至階頭帝逆遣傳詔遏使就東廂  
周侯未悟即卻畧下階丞相披撥傳詔徑至御牀  
前曰不審陛下何以見臣帝默然無言乃探懷中  
黃紙詔裂擲之由此皇儲始定周侯乃慨然嘆曰  
我常自言勝茂弘今始知不如也中興書曰元皇  
以明帝及瑯琊王褒並非敬后所生而謂褒有大  
成之度勝於明帝因問導曰立子以德不以年今  
二子孰賢導曰世子宣城俱有爽明之德莫能優  
劣如此故當以年於是更封褒為瑯琊王

然云真帝相  
才與太子不  
能不相紅克  
共

孔覲醉日賞多及醒判決未嘗有壅衆云孔公一  
月二十九日醉勝世人二十九日醒也孝武每欲  
引見先遣人覲醉醒  
斛律光聞瑯琊王殺和士開撫掌大笑曰龍子作  
事故自不凡入見後主於永巷曰小兒弄兵與交  
手即亂鄙諺云奴見大家心死至尊宜自出千秋  
門瑯琊必不敢動乃步道使人走出曰大家來儼  
徒駭散帝駐馬橋上遙呼之儼猶立不進光就而  
謂之曰天子第殺一漢何苦執其手而前為之請

初譚集 卷二十九

九

其可資

于帝曰瑯琊年少腸肥腦滿輕為舉措長大自不  
復然願寬其罪  
楊昉為左丞時宇文化及子孫理資蔭所司理之  
至左司昉未詳其案狀訴者以道理已成勃然逼  
昉昉曰適朝退未食食畢當詳案訴者曰公言未  
食亦知天下有累年羈旅未得食者乎昉遽命案  
立批之曰父殺隋主子訴隋資生者猶配遠方死  
者無宜更叙時人深賞之  
冠萊公鎮大名北使至語寇曰相公望重何故不

蘇云始用者  
出於千歲金  
立新自去臥  
民無如宋者  
割由銅死版

在中書寇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

真宗不豫李迪與宰執祈禳宿內殿時人宗幼冲  
八大王元儼者以問疾留中不出執政患之偶有  
金盃貯熱水迪問是王所需乃密取案上墨筆攪  
水中王見水大驚疑有毒即上馬去

秦檜當國民間乏見錢貨壅莫售京尹曹泳白檜  
檜即命召文思院官趨者絡繹既至諭之曰適得  
旨欲變錢法煩公依舊夾錫樣鑄一緡進入盡廢

卷二十九

不用富貴聞之大窘盡輦宿藏爭取金粟物  
買大長泉溢於市

初潭集卷之二十九終

初潭集卷之三十

君臣十

一廉勤相

宋之野人耕而得玉獻之司城子罕子罕不受野  
人請曰此野人之寶也願相國為之賜而受之也  
子罕曰子以玉為寶我以不受為寶

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爭取買魚而獻之公儀  
子不受其弟曰夫子嗜魚而不受何也曰夫唯嗜  
魚故不受也夫即受魚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

初潭集 卷三十

色將枉於法枉於法則免於相免於相則雖嗜魚  
此必不能致我魚我又不能自給魚即無受魚而  
不免於相雖不受魚我能常自給魚此明夫恃人  
不如自恃也明於人之為己者不如己之自為也  
高僕射穎每臥以盤盛松思得一公事輒書其上  
至天明則紀錄入朝行之

徐勉掌代魏軍書動經數旬乃一還家羣犬驚吠  
勉嘆曰吾憂國忘家至此若吾亡後亦是傳中一  
事嘗夜集客有求詹事五官者勉正色曰今夕正

劉云徐勉之  
弟與犬並

莫切五則  
通各持其

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

二畏慎相

信云仕途原  
見與途亦許  
不誤、而每  
孔君子戒之

孔光沐日歸休終日燕語不及朝省政事或問溫  
室省中樹皆何木光嘿不應張九齡云省中之樹  
訪猶不言車前之馬數而後對

宋齊丘嘗叅秘畫先主爲于池中築小亭度之木  
橋至則撤起獨與議事又爲高堂不設屏障中置  
灰爐七著兩人終日畫灰爲字旋即平之

周捨豫機密二十餘年國史詔詰禮儀法律軍旅

初潭集卷三十

謀謨皆掌之與人言諱終日不絕竟不漏泄機事

陸慧曉爲晉熙王長史僚佐造見必起送之或云  
長史貴重不宜自謙風陸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

不以禮處人平生未嘗卿士大夫或問其故曰貴  
人不可卿而賤者乃可卿人生何容置輕重於懷  
抱

盧邁以給事中平章事大政皆決于陸贊唯謹身  
中立守文奉法而已平生不食鹽醋同列問之足  
下不食鹽醋何堪邁笑曰足下終日食鹽醋復又

何堪

呂僧珍既有大勲任總心膂性甚恭慎當禁中盛  
暑不敢解衣每侍御坐屏氣鞠躬果實未嘗褻筋  
常醉後取一甘食帝笑謂曰卿今日便是大有所  
進

則天時宰相楊再思入朝值一重車將牽出西門  
道滑牛不前馭者罵曰一羣癡宰相不能和陰陽  
而今我匯行如此辛苦時早潑閉坊市南門以穰  
之故也再思徐謂之曰爾牛亦自弱不得噴他宰

初潭集卷三十

相再思原武人證聖初鳳閣侍郎恭慎畏忌未嘗  
忤物或曰公名高位重何爲屈折如此再思曰世  
路艱難直者受禍苟不如此何以全身

初潭集卷之三十終

跋

蓋世說撰自臨川王而元美兄弟獨珍秘之  
以為枕中鴻寶已而梓之以公於世至論學  
士大夫長裾青衿爭相寶玩而稍知風雅苑  
林之一斑矣莫不戶構而家習焉一時輕價  
為增十倍嗣是而有焦氏類林何氏語林出  
而必與世說相頡頏夫世說起自漢末以至  
魏晉二林始自義軒以迄勝國殆不較臨川

為倍也然漢以前之人猶多質寔而言亦少  
文致晉以後之人率多矯謬而三韓風流故  
覆世說而覽二林差亦足強人意有以先世  
說而後閱二林短在不全寡韻長者不無寡  
涵讀者如覺嚼蠟車吾先生以為類林世說  
千載不同時而碎金宛然半神君一怒未必  
其然也茲車吾先生以類林合世說而成初  
渾集不獨倍而且廣出後以其慧鋒玄錫托

為風流調笑之評令觀者神暢而心躍真所  
謂合之則雙美矣詞約而盡言微而減今又  
益以兩名家之品概視風骨尤為偉觀誠千  
古不刊之物也倘不得善本傳之大都通邑  
藏之名山不幾大負李先生以游戲三昧之  
旨擅厠一世之微意乎哉諸從子制事皆談  
索跋於余三曰此真善本也此真有助於李  
氏者也

西吳後學閻鼎謹跋



初潭集十二卷

內府藏本

明李贄撰贄有九正易因已著錄此乃所集說部  
分類凡五曰夫婦曰父子曰兄弟曰君臣曰朋友  
每類之中又各有子目皆雜采古人事蹟加以評  
語其名曰初潭者言落髮龍潭時卽纂此書故以  
爲名大抵主儒釋合一之說狂誕謬戾雖粗識字  
義者皆知其妄而明季乃盛行其書當時人心風  
俗之敗壞亦大槩可睹矣

李卓吾先生讀升菴集二十

卷

〔明〕楊慎撰 李贄輯並評

浙江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讀升庵集

二十卷》提要

李卓吾先生讀升菴集目錄

卷一

賦 一篇

鳳賦

露布 一篇

戲作破蚊陣露布

序 十八篇

古文參同契序

山海經後序

讀升菴集

目錄

水經序

檀弓叢訓序

六書索隱序

選詩拾遺序

書品序

丹鉛別錄序

滇候記序

大理府志序

劍州志序

雲南鄉試錄序

貴州鄉試錄序

周受菴詩選序

宋封君一嘿壽七袞序

送下蘓溪歸叙州序

送趙從之序

送成都府胡同知序

卷二

記 六篇

讀升菴集

目錄

二

新都縣八陣圖記

兵備姜公去思記

蜻蜓謠 原載古樂府今附此

博南謠 原載長短句中今附此

新都縣重修儒學記

楚雄府定遠縣新建儒學記

臨安府鄉賢祠記

內江蕭氏雙節記

傳 一篇

孝烈婦唐貴梅傳

跋 一篇

樊敏碑跋

論 四篇

擬過秦論

封建論

立賢無方論

魯之郊禘辨論

書 二篇

讀升菴集

目錄

三

與歐陽子重都憲書

謝歐陽子重書

卷三

古樂府

關嶺曲四首 貴州

蒙鳩篇

青蛉行二首 寄內

後緩聲歌

笠澤弄三解為潘叅藩父壽

青海引

田家喜晴謠

扶南曲三首

鳥栖曲四首

桂湖曲送胡孝思

大堤曲

冬晴三首

阻風曲  
鑪子磯作三首

休洗紅  
鑪山東流  
賊之亂也

古艷曲二首

讀升菴集

目錄

四

盤江行

貴州

七盤勞歌

朝天嶺

將進酒

蘆笙吟

五言古詩

元謀縣歌

書李前渠藩伯公便面

九月三日見新月  
時有悼亡之感

恩遣戍滇紀行

行旅

晨發高曉東丘月渚楊墨池

西征夜

南竄始發京

江陵別內

離思行

擬青青河畔草

庭中有奇樹

讀升菴集

目錄

五

送終安人王氏葬恩波阡

七言古詩

辛卯除夕飲潘郎金斗歌

南枝曲

五言律詩

層臺驛

箐口關

寒夕

七十行  
戊稿

畢節簡蔡席二廣文

臘八日與墨池野酌遲丘月渚

鳥撒喜晴

北橋離席留別趙州諸子

荅馬敬臣二首

次張大理文柔別後見寄韻

竹戶

折楊柳

雨

青橋驛

讀升菴集

目錄

六

渡黑龍江時連雨水漲竟日乃濟

候朝簡王舜卿

重過華清宮

舟曉

十二月朔旦南郊扈從省牲

夜泊

秋日枕疾四首

春月臥病至夏首

新秋悼亡

七言律詩

廣心樓夜宿病中作七十行  
成稿

五言絕句

陽橋彎

西路雜述二首

四月五日夜與叙菴末菴樂菴得菴話別集

句

嘉州登舟

渝江登陸

讀升菴集

目錄

七

晉魯基曉餐

自安寧之高嶢李葵之走馬相迎

月夕獨酌

鐵鸚武歌

蜀中名駕鸚雲南號  
鐵鸚武即伯勞也

寶印寺

圓照寺

妙高寺

白龍寺

積翠巖

七言絕句

竹枝詞七首

寄遠曲

詠簪底香花

有寄

楊柳枝詞二首

張禹山云此紀彭筆  
卷平監駁二賊事也

長短句

黃栢行

行戌稿

惡氛行

讀升菴集

目錄

八

三岔驛

佛現

鳥名我眉山有之聲呼  
類佛現每呼必有金光

伏枕行贈嚴應階

六言絕句

寄張愈光二首

周儀晚晴

感懷四首

敝唐

霑益

正月六日溫泉晚歸

卷四

經籍

季文子三思

以下論語

去喪無所不佩

陳恒弑君

無爲而治

吾爲東周

改火

讀升菴集

目錄

九

尹和靖對高宗

孟子

卷五

經籍

義皇心易

以下易

卦爻名義

天一生水

易重一斤

希夷易圖

易圖考證

大貞小貞	雲龍風虎	帝乙歸妹	飛鳥遺音	冶容誨淫	君子有終	噬嗑	利市	陽鳥攸居	納于大麓	陟方	五玉	三江味別	禹貢彭蠡	帝賚良弼	弗弔	小序	卷耳
								以下書								以下詩經	
									讀升菴集	目錄							
									十								

夏屋	間關車之牽兮	洵美且都	爾公爾侯	不日成之	泮宮辟雍	小東大東	大雅小雅	熠燿	感發	隱公元年	恒星不見	筮短龜長	穆姜特謚	寶玉大弓	繞朝贈策	九丘八索	臯陶有後
										以下春秋							
									讀升菴集	目錄							
									十一								

疆場	九國	明月	揖賔朶躡	儀禮逸經 <small>以下禮</small>	條狼氏	周禮素問	三農	屋誅	讀升菴集 目錄	質劑	夜覺	旦明	姑息	五祀	水澤腹堅 <small>月令十月 二月候</small> 東風解凍 <small>月令正月 月候</small>	鴻鴈四候	伐蛟取鼉	姦色
									主									

浮筠	須臾	玉者猶玉	跬步	樂論 <small>以下樂</small>	五音	變聲	滛聲	鼓刀中音	讀升菴集 目錄	絲不如竹竹不如肉	散	師開師曠	京沈衍律	鉦鐃	空侯	擊缶	清溪五曲	段善本琵琶
									主									



鳳臺鋪	宋人改樂	卷六	諸子	老子	淮南子	莊子	關尹子	鬻子	管子	管商	開塞書	鬲宇鬼瑣	晏子	天關天總	老萊子	符子	矛盾
									讀升菴集	目錄							
									古								

破老破舌	陸子	鵲蚌	賈子	青史子	雉噫	文中子	新論	杜伯射王下邳	先鄭後鄭	文公著書	卷七	史類	經史相表裏	古史考	湯文	太王翦商	裴氏父子
									讀升菴集	目錄							
									圭								

史通

司馬相如

秋胡妻

史評

微子面縛

九鼎入秦

伯夷傳

滑稽傳

青雲

讀升菴集

目錄

其

食貨志

漢待宗室

四皓廟碑

氷洋氷合

李密陳情

牛繼馬

官蛙給廩

荀彧裴樞

武后生牙

石有赤心

詒謀未孫

伐國之女

史傳屈筆

綱目減字

五代史

宋史

宋統似晉

宋主勤身

讀升菴集

目錄

七

鐐子

宋禮儒臣

陳張二寇

卷八

史類

荀卿李斯吳公

宋人譏荀卿

鴻溝之諫

孔明炊釜

傅玄稱孔明

賢子

逸少經濟

孔北海

九州被

懸榻

楊軻

游俠處士

劉琨

讀升菴集

粥飯僧

王朴

制策入等

蜀之隱逸

火迫鄭侯

軒軒霞舉

雙鳳二龍

飛兔龍文

猪兒豹子

目錄

六

慕蘭比荀

王安石

趙師舜音擇

秦檜詐作瑞

慕容德

韋孝實薛仁貴

楊素

忠簡忠武

劉表

讀升菴集

張飛

沐繼軒

岳忠武施全

華岳

張千載

趙天澤

錦車夫人

浣花夫人

金瓶梅

目錄

九

宋子虛咏史

謚號

李姓非一

羊楊陽

百姓

蓋姓

咎姓

郡姓

蘭氏

讀升菴集

目錄

子

刺史太守

長流

舟鮫

虎爪板

小鳳

率更

秀才

白簡

卷九

文類

論文

文思遲速

目學之弊

迂鼓

翻著韞法

古文之奧

萬歲夜

白頭而新

讀升菴集

目錄

主

小說

二廬

文選

金海

何法盛

相貝經

晉釋子語

劉裕

王半山

蔣之翰稱離騷	楊炯稱王勃	梓澤	崔雍	登三乘六	傅一廖二	古蜡祝	丁零威歌	水經注	讀升菴集	目錄	分沙漏石	諸家地志	廬山記	鬟河	木寓	易林	韻語	古人賦	文賦列十體

巧心妍耳	鴈賦	獵兔賦	郭玾密賦	黃滔律賦	白牛溪賦	粘天	浮生喻	芝泥蘭檢	讀升菴集	目錄	巾几銘	鏡銘	書燈銘	燭銘	茶夾銘	五色賦	卷十	詩類	胡唐論詩

甘泉歌

天馬歌

白渠歌

蘓武詩四首

其一出使時別弟作

其二出使時與妻別作

其三歸自匈奴與陵別作

其四遠遊與朋友別作

李陵詩

讀升菴集

目錄

五

曹子建遺詩

簡文楓葉詩

梁元帝陽雲館柳詩

隋後主詩

連綿字

孔欣詩

蕭遇詩

八詠

切夢刀

庾信詩

庾肩吾燭影詩

李冠詞

隴西謠

上巳詩

四言詩

幽州臺

牟叔子疏語

樹如齊

讀升菴集

目錄

五

牟陽熊耳

謝詩

謝靈運逸詩

王摩詰遺詩

魏收贈裴伯茂詩

杜逸詩

杜詩野艇字

韋應物詩

孟浩然詩句

賈島佳句

絲知一絲音姿

唐詩人鄭仲賢

李益詩

顧況詩句

崔塗王維詩

唐人傳奇小詩

張旭詩

唐詩近三百篇

讀升菴集

目錄

三

門外獨兒

劉永春

太白用古樂府

太白用徐陵詩

王無功詩

陸魯望

卷十一

論詩

袁徐張李詩

驅鴈

薛逢老去也歌

陳子昂詩

王適詩

劉綺莊詩

盧照隣芙蓉劍

周繇多景樓二首

水寺鍾

張說詩

讀升菴集

目錄

三

沈彬入塞詩

柳公綽梓州牛頭寺詩

劉文房詩

尹式詩

殘燈詩

風箏詩

虞世南織錦曲

張正見詠鷄

複裙詩

隣舟詩

隣舍詩

金山寺詩

早梅詩

芳梅詩

人日梅詩

塞上梅

崔道融梅詩

梅詩

讀升菴集

目錄

三

月黃昏

侯夫人梅詩

古梅

落梅詩

尤延之落梅海棠二詞

賞梅懸燈

竹枝詞

柳枝詞

尊題

柳香

蓮花詩

荳蔻

宗懔顧野王二詩

傅玄雜詩

顧凱之詩

杜牧詩

李賀詩

岑參詩

讀升菴集

目錄

三

袁紹盃

落星遠戍

痘褐

鶯啼脩竹

星橋

桔槔烽

魚米

舞馬登床

重池



小兒拳

杜詩數目字

半江

翠微

瑟瑟

塞北江南

日抱龜巖

紅雪紫雪

屋角明金字

讀升卷集

目錄

三

仙媼

蓮子隨他去

按繩縛涼州

日暮暮音默

皓月蘆花

四嬋娟

湘煙

艷雪

曉日

凍洛

李涉贈盜

封使君

卷十二

論詩

唐詩雷同

六朝七言律其體不純

五言律八句不對

唐詩絕句誤字

讀升卷集

目錄

三

律詩當句對

晚唐絕倡

馬戴詩

三羅詩

唐彥謙詩

李端古別離詩

劉禹錫詩

劉駕絕句

朱滔括兵

龐詩集

無名氏

無名氏六言詩

或云李季章作

六言詩始

弦超贈神女詩

三句詩

九言詩

西施障子

南浦詩

曾子固詩

讀升菴集

目錄

三

米元章

張邵張祁

文與可

鱸香亭

謝良齋勸農詩

范文正公

謝臯羽詩

劉原父喜雨詩

周濂溪詩

楊慈湖撫琴行

莊定山詩

元洪二子題山詩

天尺

陳孚遠詩

佛經似詩

慧遠詩

船子和尚有偈二首

貫休詩

讀升菴集

目錄

三

靈徹詩

帛道猷詩

齊已詩

玄覽壁

韓衆探藥詩

孫思邈詩

朱玄晦真人詩

小姑無郎

魏武帝父子不好仙

甄后塘上行

女狀元

薛濤詩

天寶迴紋

梔子同心

盛小叢

沈氏竹火籠詩

卷十三

璵語

讀升菴集

目錄

五

卷十四

字學 書畫類附

易字

大字

祇字

榜字

雙字

鬲字

額字

類字

白字

心字

寮字

榮字

煬字

笨字

菴字

尚字

讀升菴集

目錄

五

殺字

塗字

酺字

夠字

裝潢

曖曖

隨隋

蠡測

枘鑿

古文	攬	鏤	凹凸	縐巾	驚帆	尉斗	盪櫓	諺諺	讀升菴集	目錄	治作野	謠作善	不丕	備陪	統極	勿恩	喻歛	泊薄	吏庾
									美										

論詩畫	石刻	草書百韻歌	撥鎗法	草書枯澁	字畫肥瘦	臨摹	影書	鸞驚	讀升菴集	目錄	皇象	索靖	潭帖	曇礪	善書以下論書	音辭	番書	荆公字說	文字
									毛										

張僧繇以下論畫

曹吳

周昉

九朽一罷

掩障

遠公

楊補之

畫似真

十樣蠻牋以下論紙

讀升菴集 目錄

蜜蒙花紙

蠲紙

養紙

古製墨法以下論墨

朱萬初墨

佛悅輕煙

古墨松煙

古藏墨訣

黑丹

石燭

周公有筆論筆一條

金題玉躑論裝潢一條

卷十五

法象

天門地戶

宋儒論天

天綱

吳泉

讀升菴集 目錄

鬱儀結璘

兩兒辯日

丘處機論日

日晷日斜

彈鳥扶馬

星牖月窻

拒雲槩日

四時風

朝霞作雨

山帶	四時山	四地山	山形	岌岌宮霍	天隙山	我眉山	巫峽山	梅山	獨婦山	枝峯蔓壑	五臺山	參山	包山	金庭玉柱	嵩岑	汶卽岷	野狐嶺
讀升菴集																	
目錄																	
罕																	

水山火井	山穴有火	陽燄	陰火	天池	大江	巫江	怒江	四海	禪海	熱海	海潮	海船候氣	海影翻	遠水如岸	祝融之汪	康浪	斟溪
讀升菴集																	
目錄																	
罕																	

龍湫瀑布	蜀三水	十二月水	治水	水性	苦水變甘	東熱西冷	水關河僵	澆滑	讀升菴集	目錄	望
									都鄙		
									溝瀆		
									甌窶汚邪		
									東漢西漢		
									南夢北夢		
									趙州石橋		
									吹臺		
									九折七勝		
									寶鑑泉		

半月泉	迷子洲	十七厄	三鷄路	鬼乘龍	鬱鬱蔥蔥	魚齒獸角	馬齒魚鱗	影國	讀升菴集	目錄	望
									度索尋橦		
									左檐		
									甘泉宮		
									女媧墓		
									郭璞墓		
									卷十六		
									仙佛		
									僧寺		
									仁祠		

鴈塔猴池
瓊枝旃檀
架巢
闡士
影壁
多根樹
八功德水
白蜺嬰莢
太極泉
讀升菴集
目錄
望
却仙女廟
賀兄
呂用之
曾義山
鄱陽水神
紫姑仙詠櫓詩
箕仙筆詩
宋元小說
卷十七

鳥獸
龍生九子
椒圖
楸頭護朽
唐太宗昭陵六馬圖
石馬汗流
馬贊
五花
相馬
讀升菴集
目錄
望
朱鬣馬
聾蟲
蝦蟇
畫獅子贊
禽制在氣
物性
熊館
虎僕
鹿食九草



鳥燕

鵲巢獄

吐金鳥	白翎鵲	白頭鳥	斑鳩贊	黃鳥宿淵	燕子海青	錦帶功曹	王母使者	魚味美	魚	性魚	魴魚	鮒魚	五酉	懈圖	千人捏	蚶子贊	係臂 <small>海錯名</small>	考工記
									讀升菴集	目錄								
																		四六

純龜	蝸蟾	蟪蛄寒蜚	吠蛤	燈蛾	自照	水螢草螢	黃蝶	八蠶之綿	八蠶	譽蚊	卷十八	草木	樹藝之法	穰穆	瓊花	素馨	虞美人草	蘭草
									讀升菴集	目錄								
																		四九

伊蘭花

海紅花

款冬花

竹賦

龍鍾

甘菊

桂花

桂子

荔枝

讀升菴集

目錄

五十

范堅石榴賦

橘柚蒲桃橄欖

檣郎村

長卿簡子

甘棠

桐木

共枕樹

卷十九

雜類

漏點

擲卦以錢

三澣

嫁殤

丹的

勾欄

火禁

寒食人禁

春宵秘戲

讀針菴集

目錄

至

燕榜

女史

彤馬

服妖

輕谷

纈衣

綢繆襪襦

鬧掃

隱囊

流蘊

銀蒜

流黃簞

象牙火籠

供御炭

紫花墩

車渠鸚鵡

羽觴

方麴

讀升菴集

目錄

聖

菱鞋鎖

不借軍持

冥火懸火

六么

赭繩

仙人琴

柴轂

麗駝

蛟韞

星施

七娥

南漪

麗矚

鑒翠流丹

葦交螺首

金溝銅池

聞廬

宏齋

讀升菴集

目錄

聖

槐衙

室衡

柴門

兩階

瓊寢玉簀

綴戶綴牖

函道局室

紫壇

諫雷瑣闥

虎門	屠蘓	東西北第	亭堠	麗譙	封堠之始	申明亭	央瀆	水龍	讀升菴集	目錄	五
									綠鷁蔥鶯		
									鳳翔		
									編舟		
									車子釣		
									魚旂		
									萬尺篴		
									渾脫舞		
									胡器		
									珠聲玉價		

光明砂	九曲珠	不灰木火浣布	木難	古錢	幽菽冥果	酒帘	卷二十	雜類	讀升菴集	目錄	五
									翰林撰致語		
									俗儒泥古		
									張九成格言		
									諸葛恪語		
									心如秤		
									郵亭書壁		
									貧樂		
									梓碧山人		
									正士貞女		

唐庚語

弭仲叔

軍中女子

雲岳屏風

鬼谷子

鍾馗卽終葵

明晝晦陰

等身書

解連環

讀升菴集

目錄

美

半面

小智大慮

宿諾宿問

劉錡善射

資縣磨崖

托物起興

馮京

狗脚脰

銅雀硯銘

獬廌

聲濁蟲

沮誦王粲

血異

短人

諱辨

甄后

張耀華

素足女

讀升菴集

目錄

丑

麗色

范蠡西施

變童思子

六蝎五蠹

儒梟

容頭過身

尸位

轉喉觸諱

規影徭賦

女郎砧

綠紋螺紅梁醢

上陵磨劍

語忘敬遺

神茶

古碑

副貳

郡朝

附近

讀升菴集

目錄

夫

使者曰信

一卷爲哥

古今語言

阿堵

寧馨

因仍

綜理

飲章

腹背

心迹

鴈戶

洞庭

甌吏

天藏

楓天棗地

蠻煙屨雨

茸母孟婆

長安貧兒鏤臂文

讀升菴集

目錄

夫

諍痴符

弓珣

天書天詔

別號

師稱

李卓吾先生讀升菴集目錄終

李卓吾先生讀升菴集卷一

賦一篇

○○鳳賦

黃帝晨坐於扈閣降觀於桑阿有鳥來巢命音交和乃召天老而問焉天老對曰西申之國丹穴之山爰有神鳥名爲鳳焉羽族三百六十以應周天天帝命此鳥以爲羽族先其爲狀也鴻前而麟後蛇頸而魚尾鶴頰而鴛腮龍文而龜身燕頤而雞喙鶴植而麗化首若護青戴仁也嬰若白望抱義也斧若赤丹負

讀升菴集

卷一

一

三

禮也胸若石墨蘊智也足下絳黃履信也厥像有六厥苞有九六像維何頭像天足像地日像在日月像在背翼像曰風尾像曰緯九苞維何口苞命眼合度耳聰達舌屈伸色光彩冠短朱距鉤音激揚腹文戶天爲生食爰在積石其樹名曰瓊枝琦玕琅玕以爲實琅玕之腴是曰離珠一人三頭遞臥遞起以伺琅玕與琦玕子栖必朝陽高岡之桐啄必紫脫蒼簞之粒其飲有儀其食有質其和鳴也小音金大音鼓音如簫自歌翰如于自舞昏鳴曰固常旦鳴曰發明

畫鳴曰保章舉鳴曰上翔集鳴曰歸昌節足足啾啾其音英英淒淒鏘鏘延頸奮翼五彩備明舉隨八風氣應時雨徊鬱昂翔玄圃過崑崙軼底柱風穴暮宿羽水濯羽五彩晶英九文鮮明乃先天離宮之畜南方鶉火之精覽七德律五音通天祉應地靈者卽文始來卽嘉成惟鳳爲能天下有道得鳳象之一則鳳過而睨之得鳳象之二則鳳翔而企之得鳳象之三則鳳集而翮之得鳳象之四則鳳春秋會之得鳳象之五則鳳朝夕比之沒身居之矣於是時也

讀升菴集

卷一

二

音六

鳳翩翩帝竹而不驚宿留帝梧而不去吸昆丘之琅霜吞嶸山之紫露馴于宮隣爲帝司晨扈于軫車以節路驅爰率其屬朝嘲夜啜露翥風翔千百爲羣朝于明堂故曰鳳忘其翼驚鳥忘其爪而可擾神龍喪角驚獸忘其距而可御帝於是始作咸池之樂張于洞庭之野有焱氏承而頌之曰鳳皇秋秋其音若簫其翼若干有鳳有皇樂帝之心于是風后從而廢之曰舟張辟雍鷁鷁相從八風回回鳳皇啾啾力牧載而和之曰敕爾瞽師帥爾衆工奏爾光誦肅肅邕邕



無怠無凶。帝曰：昭乎哉！天老之言也。綠圖侍側，拜手而贊于帝曰：臣聞縹青者曰鸞，黔黃者曰鵠，饒紫者曰鸞，多白者曰鵠，得鳳體而分者也。西有鵠，雀東有諫珂，北有定甲，南有錦駝，鵠飛光而映天，綬雞曳彩而駢羅，竊鳳形而似者也。且羽嘉生蜚翼，蜚翼生鳳皇，鳳皇生鸞鳥，鸞鳥生庶鳥，庶鳥之變乃產妖鳥。是曰羽蟲之孽，德下衰則得其分，德又下衰則得其似，德極下衰則得其孽，臣恐千百世之後淡見而甘聞，誣天而矯神，必求鳳而弗能，將歌舞羽孽而珍貺。

讀升菴集

卷一

三

青千

露布 一篇

戲作破蚊陣露布

非煙女將，行燭姬兵，敬奉堂宣，式遵閫命，破蚊陣於乙夜，收鵠捷於寅籌，不憚宵征，卽陳露布，竊惟蜎化之孽，元匪貞蟲之羣，似鴨似鸞，久貽害於羊羅鼠來，如虎如豹，曾煽虐於甓社淮津，白骨三千，睫巢億萬，饑方柳絮，妄學阿香之聲，飽類櫻桃，僭擬炎官之色，曹系子子，敢偷郁郁，佳名捷寔，茸茸擅據，閣閣要地，擾仙遊之夢，栩栩難成，妬文苑之思，便便奚用，如花越女，嚙蛾撩亂，錦牕似柳，張郎挫精，僦直靈殿，投間抵隙，乘暗幸昏，噉玉肌而齧花貌，猶作嬌鳴，刻香骨

讀升菴集

卷一

四

青千

序 十六篇

○古文參同契序

參同契爲丹經之祖，然考隋唐經籍志皆不載其目。惟神仙傳云：魏伯陽上虞人，通貫詩律文辭，瞻博修真，養志約周易，作參同契。徐氏景休箋註，桓帝時以授同郡淳于叔通，因行於世。五代之時，蜀永康道士彭曉分爲九十章，以應火候之九轉，餘器歌一篇，以應真鉛之得一，其說穿鑿，非魏公之本意也。其書散亂，衡決後之讀者，不知孰爲經，孰爲註，亦不知孰爲魏，孰爲徐，與淳于自彭始矣。朱子作考異及解，亦

讀升菴集

卷一

五

據彭本元俞玉吾所註，又據朱本玉吾欲分三言四言五言各爲一類，而未果，蓋亦知其序之錯亂而非魏公之初文，然均之未有定據爾。予嘗觀張平叔悟真篇云：叔通授學魏伯陽，畱爲萬古丹經王。予意平叔猶及見古文，訪求多年未之有獲，近晤洪雅楊叩昧憲副云：南方有掘地得石函，中有古文參同契，魏伯陽所著，上中下三篇，敘一篇，徐景休箋註，亦三篇，後敘一篇，淳于叔通補遺三，相類，上下二篇，後敘一篇，合爲十一篇，蓋未經後人妄紊也。亟借錄之，未幾

讀升菴集

卷一

六

三

伯陽之所以教也，旨哉斯言，輒併及之。

○○○山海經後序

左傳曰：昔夏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物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入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魎，莫能逢之。此山海經之所由始也。神禹既錫玄圭，以成水功，遂受舜禪，以家天下，於是乎收九牧之金，以鑄鼎，鼎之象則取遠方之圖，山之奇，水之奇，草之奇，木之奇，禽之奇，獸之奇，說其形著其生，別其性，分其類，其神奇殊彙，駭世驚聽者，或見或聞，

或恒有或時有或不必有皆一書焉蓋其經而守者具在禹貢奇而不法者則備在九鼎九鼎既成以觀萬國同彼象而魏之曰使耳而目之脫輶軒之使重譯之貢續有呈焉固以為恒而不怪矣此聖王明民牖俗之意也夏后氏之世雖曰尚忠而文反過于成周太史終古藏古今之圖至桀焚黃圖終古乃抱之以歸殷又史官孔甲于黃帝姚姁盤孟之銘皆緝之以為書則九鼎之圖其傳固出于終古孔甲之流也謂之曰山海圖其文則謂之山海經至秦而九

讀升菴集

卷一

七

一

鼎亡獨圖與經存晉陶潛詩流觀山海圖阮氏七錄有張僧繇山海圖可證已今則經存而圖亡後人因其義例而推廣之益以秦漢郡縣地名故讀者疑信相半信者直以為禹益所著既迷其元而疑者遂斥為後人贗作詭譎抑亦軋矣漢劉歆七畧所上其文古矣晉郭璞注釋所序其說奇矣此書之傳二子之功與但其著作之源後學或忽故著其說附之筴尾

○○○水經序

漢桑欽水經舊錄凡三卷紀天下諸水首河終斥江

凡一百十有一曰出曰過曰逕曰合曰分曰屈曰注曰入此其八例也而水道如指掌矣又紀禹貢山水澤地所在凡六十以為卷終限華夷判疆域利灌溉通輓運具考是焉蓋不刊典也故以經名有宋陳振孫者獨評其為未精審遂啟疑於後人謂河源一派漢使終不能窮九河故道淤塞無稽欽所記徧域中豈必一一皆信也予竊以其說為不然昔在陶唐水失其平神禹平之史官紀其濬導之績於是乎禹貢作焉厥後好事者因禹跡之廣旁及異域圻壤悉載

讀升菴集

卷一

八

一

淑詭畢陳於是乎山海經作焉原欽此志蓋祖述禹貢而憲章山海者也職方王會之遺圖溝洫河渠之雜志輶車觀風之赴告謹俗聞見之傳信其不為無稽之籍可知已豈必地至方問而後筆哉以予嘗所經歷驗之自吾西蜀至北都水浮荆楚陸走秦趙經且萬餘里名川支川問津者無慮此書之十二徵往所載與今所見無至泰忤用是例其未經者雖天下可知也謂其為未精審者無乃厚誣與夫禹貢者聖人作之聖人訂之然其間如東滙澤為彭蠡東迤北

會爲滙傳者。摘其爲紀者之誤。至於山海經之牴牾。多有之。而學者猶不廢也。則此書顧不足爲禹貢之義疏。山海之補逸乎。乃獨久湮於肆篋者。亦由知者鮮爾。予近得之。惜其紙敝墨朦。乃重爲校輯。止存欽之本文。若酈氏注。衍爲四十卷。厭其枝蔓太繁。頗無關涉。首注河水二字。沈引佛經怪誕之說。幾數千言。亦贅已。今之史傳類文引用。例稱爲道元水經。遂使欽之用心。與其名姓俱泯焉。誠可慨夫。亦猶習禮者。汰儀禮而反任曲禮之傳爲經。說春秋者。不知據經。讀升菴集

卷一

九

檀弓叢訓序

楊慎曰。暨有四術。神聖工巧。予欲借之以喻文矣。易之文神。詩書春秋聖也。檀弓三傳。考工記。工矣。莊列九流而下。其巧有差。復以檀弓對諸明高赤德。又羣工中都料匠也。予謂檀弓可孤行。而每病訓之者。未能犁然有當于人心也。經猶招也。訓猶射也。一人

射招。或中。或否。未若眾人射之中之多也。若鄭康成之簡奧。或以三字而括經文之數十字。蓋寡而不可益也。亦傳注之神已。孔穎達之明備。或卽經之一言而衍爲百十言。蓋多而不可省也。亦疏義之聖已。賀陸黃吳補緝。臚列亦各殫述者之心。工已陳駁謝枋得。二家批評。亦稍窺作者之天巧已。濫乎曷其沒矣。茲訓也。於諸家擷其英華。紀載之蒙發焉。於二家昭其甄藻。修辭之階循焉。藜之不亦可乎。雖其嘿傳妙筌。愬乎子休與子玄。至於旁搜幽藏。累味集珍。何遽

卷一

十

三

六書索隱序

伏義觀圖畫卦。文字生焉。虞舜依律和聲音韻出焉。神皇聖帝。君師萬禩。垂此二教。至周公出文。則制六書。詩則訓六義。郁乎備矣。古之名儒大賢。降而騷人墨客。未有不通此者也。秦之吏人。猶能誦爰歷滂喜。漢世童子。無不通急就。凡將至後漢許叔重著說文十四篇。五百四十部。本蒼頡之篇九千三百五十三字。則秦篆之全。其所載古文三百九十六籀文一百

四十五軒周之跡猶有存者重文或體六百二十二則上有孔子說楚莊王諸說咸宗古人不雜臆見可謂有功小學矣自程元岑之隸史游之章鍾繇之行楷出而字日訛梁大同中顧野王著玉篇凡二萬二千七百七十九字以小楷書寫籀古十訛其九已自可憾唐上元中南國一妄處士孫強又增加俗字如竹尚少爲筭昇高山爲杪此乃童兒之見俳優之嬉何足以污竹素也其間名爲此字學者若李陽冰則戾古誑俗陸德明則從俗訛音吾無取焉宋則郭忠

讀升菴集

卷一

十一

恕之雅楊桓之博張有之精吳才老通其音讀黃公紹沂其源委若鄭樵則師心妄駁戴侗則肆手影撰又字學之不幸也元猶有能朋來趙古則窺班得聲擷英尋實何物周伯溫者聞見既陋經術不通類撼樹之蜉蝣似篆沙之蝸蚓字學之重不幸又十倍於戴與鄭矣今日此學景廢響絕談性命者不過勦程朱之藩鬼工文辭者止於拾史漢之贅牙示以形聲孳乳質以蒼雅林統反不若秦時刀筆之吏漢代奇觚之童而何以望古人之宮牆哉慎爲此感欲以古

文籀書爲祖許氏說文爲宗而諸家之說之長分注其下以衰老之年精力不逮且圖籍散失徧閱不能乃拔其精華存其要領以爲此卷深于六書者試欽玩之知其會同發揮乎古人而非雷同勦說于諸家矣所收之字幸勿厭其少可以成文定象砭俗復古矣所注之義幸勿厭其繁可以詰經正史訂子滙集矣或覽之曰是則藝矣其如道何答之曰藝卽道也夫子之性道不離乎文章子貢未之合一耳司馬子長作孔子世家乃曰晚而嘉易韋編三絕其以孔子

讀升菴集

卷一

三

爲楊子雲耶子雲若悟此則藏心美根豈出于雕蟲篆刻何必悔其少作乎必以玄爲極致而識字爲非則吾夫子從心之年亦何嘗屏撤詩書焚棄春秋而後爲不踰矩哉書成并識此于卷首吾黨有喜高論而厭下學者聆予斯言其必喟喟而心俞矣夫

○選詩拾遺序

漢代之音可以則魏代之音可以誦江左之音可以觀雖則流例參差散偶𠬪分音節尺度粲如也有唐諸子效法於斯取材於斯昧者顧或尊唐而卑六代

是以枝咲幹從潘非淵也而可乎哉予觀漢志藝文  
隋志經籍跡班班而目睽睽徒見其名未覩其書每  
一披臨輒三太息此非有秦焚之厄漢挾之禁也直  
由好者亡幾致流傳靡餘惜哉方宋集文苑英華日  
篇籍自具也陋儒不足論大雅乃謹唐人而畧先世  
遂使古調聲聞往體景滅悲夫梁代築臺之選唐人  
梵龕之編操觚所珍懸諸日月伐柯取則炳於丹牘  
矣二集所畧予得而收之爲選之外編又網羅放失  
綴合叢殘積以歲月復盈卷帙稍分時代別定詮次

讀升菴集

卷一

十三

仍以選詩拾遺題其目嗚呼昔之遺軼可重悲惜者  
業已莫可追及幸頗存者宜無謾矣其諸君子亦有  
樂於此者歟

○○書品序

書有以品名者鍾嶸詩品庾肩吾書品是也二子皆  
梁人其稱名也同其遺辭也類時代則然非相假截  
也詩品以三品品詩書品以九品品書何區別之精  
而用志之勤乎或言書與詩均藝而書又非詩比謬  
矣古者君子之於物也無所苟而已矣曲工小技罔

不致其極焉故曰傳兵論劍與道同符今人不及古  
人而高談欺世乃曰吾道在心六經猶贅也以此號  
于人曰作字欲好卽爲放心趨簡安陋者靡然從之  
是蒼籀上世道已喪矣不曰道器形神也離道語器  
棄形而存神也故曰齊匠之斲輪綿駒之擲籥先王  
之道有在於是矧夫進於六藝流乎君子宜無苟也  
苟于物將苟于道吾所爲感其感云其云也嗚呼又  
焉得真知其解者而竟吾云乎

○○丹鉛別錄序

讀升菴集

卷一

十四

葛稚川云予抄掇衆書撮其精要用功少而所收多  
思不煩而所見博或謂予曰流無源則乾條離株則  
悴吾恐玉屑盈車不如全璧洪答曰泳圖流者採珠  
而捐蚌登荆山者拾玉而棄石予之抄畧譬猶摘孔  
翠之藻羽脫犀象之角牙矣王融云予少好抄書老  
而彌篤雖遇見瞥觀皆卽疏記後重覽省歡情益深  
習與性成不覺筆倦慎執鞭古昔頗合軌葛王自束  
髮以來手所抄集帙成踰百卷計越千其有意見偶  
所發明聊擇其菁華百分以爲丹鉛別錄享敝帚以

千金緘燕石以十襲雖取大方之咲且爲小道之觀知不可乎

○滇候記序

遠遊子曰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共雷日月之陰徑寸而移雨暘之地隔壟而分茲其細也太明太蒙之野戴斗戴日之域或日中而無影或深暝而見旭或銜燭龍以爲照或煮羊脾而巳曙山川之隔閼氣候之不齊其極也是以有測景之圭有書云之臺有相風之幌有候風之津海有星占河有括象以此知其不齊矣故曰不出戶知天下天下誠難以不出戶知也非躬閱之其載籍夫九丘之書志九州之異也失而不傳周處作九州風土記宗懔作荆楚歲時記至於巴蜀異志嶺表異錄皆是物也予流放滇越溫暑毒草之地渺過從晤言之適幽憂而屏居流離而閱時感其異候有殊中土輒籍而記之豈欲妄意古人乎他日冀萬一釋其棘衿歸于氓蚺焚枯酌醴班荆坐茅與擊壤之老聚沙之童晨夕話之亦可以代博奕矣

讀升菴集

卷一

五

○大理府志序

大理滇西繁雄郡也緣洱水出罷谷爲西南巨膽浸蒼山像靈鷲爲西南巨鎮而襟帶而巖險而物華而人英又裒然有燁然縹緲然有當於中州之奧區卓乎無謝於南溟之奇甸焉嘗稽之往籍緯書云神農地過日月之表則日表骨利月表青丘滇池比之猶爲過封陸終爲黃帝之所娶若水爲顓頊之所生產里爲湯亳之貢國濮人爲武牧之征隊載籍昭然可以覆視奚待常頌爲通道始而唐蒙爲開郡先乎昔之郡乘方志事狀行紀若韋臯徐雲虔若竇滂若樊綽若韋齊休若陳隱之所著雖曰昉列實則錄存書亡若勝國之李景山昭代之王景常籍另具存然或失之誤或失之畧山河若柯戒而以一經行盡之幅員數千里而以二卷帙約之原本山川有惡其能說極命草木無裨於多識矣柱史溫泉郝公按部駐郡緝舊志而病之乃徵議於督學憲使默泉吳公參相龍山沈公僉憲膠峯安公板令於太守龜崖蔡公二守小溪王公禮謁給諫弘山楊公荆守侍御中溪李

讀升菴集

卷一

六

公二公家本郡人官舊史氏多識前代之載且諳土著之詳於是摭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立創新例大增舊文閱數月而新志成集二美而卷帙合時則龜崖公政成化流之暇宅生居方之餘也而古跡英隴琳宮寶地表昔賢之遺愛供騷人之景物者一畀新之賁飾之輪之與之詠之榜之不翅柳吳興之蘋洲謝宣城之疊嶂矣其爲新志之助不亦多乎慎也恩謫裔土流戍滇陰紫城蒼麓夙嘗授館僦屋香界珙岑昔饒解鞍橫枕乃以首簡屬之孱毫非敢

讀升菴集

卷一

十七

曰僭杜征南之先固願附張京兆之後云爾

○劍州志序

志流別于史九丘先于六籍地象倣於河圖雖迂怪弗稽實志初也至禹貢職方則大備矣劍以山形名州人皇乘祗車出谷口秦宓謂卽劍道之谷沂其世正際九丘而岷山之精上爲井絡見河圖文寔今井絡關劍首區也奚待禹貢職方始著梁益哉三代以還劍代爲要害地唐爲節度雄鎮領縣有八基布於環三四百里內連城擊柝相聞也今登高望之歷歷

在目迨

國朝劍獨遠於宸極最爲最陋四境相距千里遼絕二百里而遙始得縣一百里而遙得驛三十里而遙得郵繁雄昔如彼也荒陋今如此也豈獨時運則然抑亦王化有遠邇歟官其地陋其土厥其政者往往是也武緣李白夫壁來守是邦獨事振厲希古良牧拓城池奠廬井立鄉社新學宮祀鄉賢表名宦公館郵置皆鼎新之勞以身先教以身率劍之士久爲荒解至是有裒然舉者始也予徵其政於聞旣而北征

讀升菴集

卷一

十八

路貫劍門又徵之於見白夫出其所脩劍志繙之又徵予耳目之有徵焉其土俗民風炳如也將無望于嗣守者歟斷碑殘碣遺文墜什拾于奧突荒蕘者又哀聚此卷若與景陽子厚之銘少陵謫仙之詠競其英爽過其地者觀其山川若生色焉斯州也可無斯志夫白夫請予志在正德己卯成之歲則嘉靖甲申時白夫已遷秩去劍云

○雲南鄉試錄序

聖天子嗣大歷服之十九年寔惟閏之一章入庚子



部首與當三物賓興期雲南巡按御史某申令甲嚴  
法癸茸試賓蒞文軌業爰飭其故期不愆于素乃以  
布政司某司調按察司某司監郡大夫若支郡大夫  
邑郎官洎流末官咸慎選精遴昉局隸事罔弗虔學  
官某輩若干人應聘以屈罔弗共闔滇之校四十有  
二入穀之士二千有奇皆提學副使其所曉擇也先  
長夏回星淖湧湛聲及初商應律啓霽升陽乃甲子  
鏤院御史蒞蕭衆曰矢公矢慎乃達此二矢昕有如  
日暝有如燭乃臚唱諸士而試之戊辰一之辛未二

讀升菴集

卷一

九

三六

之甲戌三之題則紬簡刺之卷則分經閱之公簾以  
內司試者鐫之爰交如也鯁鯁如也公簾以外司調  
司監者分職之魚魚如也雅雅如也御史又實臨內  
外而綱維之翼翼如也井井如也拔簡其試之中得  
冊人鏤雕其文之優甘首爲雲南庚子科鄉試以獻  
某濫竽授簡拜首颺言曰大道散而有六經六經散  
而有諸子諸子之是非取裁於六經六經之刪修折  
衷乎聖道三代而上道見於事業而流衍于文章三  
代以還道寓于文章而不純于事業故鄉舉里選取

其事業矣敷奏明揚取其文章也兩漢以經術對策  
取士六朝以品薦詞華甄人隋合南北始有科舉最  
盛於唐增光於宋而其得人之効視三代猶矣我  
太祖高皇帝重獎天衷再造人極掃胡元之晦盲否  
塞復三代之純固惇龐日而月之星而辰之彛而倫  
之文而章之君師之道兼隆仁聖之事具備嘗伏讀  
科舉之詔矣易用程子傳朱子本義書從夏氏蔡氏  
兩傳詩采漢賡暨集傳春秋本三傳兼胡氏禮記則  
古詩疏與陳澍集說裁訂自淵衷采乎諸儒使孔

讀升菴集

卷一

十

三五

孟復生亦無異論也又常觀先正首科之題辭矣曰  
初場在通經而明理次場在通古而瞻辭末場在通  
今而知務上之涵養乾知大始下之承順坤作成物  
菁莪棫樸之化梓材多士之興良有以也丹青既久  
而渝神化亦窮以變厥今士習何如哉其高者凌虛  
厲空師心去迹厭觀理之煩貪居敬之約漸近清談  
遂流禪學矣卑焉者則掇拾叢殘誦貫薄覓陳陳相  
因辭不辯心紛紛競錄問則呿口此何異瞽瞍誦詩  
閤寺傳令乎窮高者既如彼卑淪者又如此視漢唐

諸儒且惡焉。况三代之英乎。聖祖制舉之美意。舉賢求士之良規。豈端使之然哉。

皇上遠述唐虞近法

聖祖。屢下明詔。銳意作新文。必宗經。必法古。必崇雅。必黜浮。菁莪之詩。梓材之書。復作于今日。收濟濟之士。迂穆穆之衡。行婉于古先。諸士乎沐薰濡化。提耳命面。是千年之期。而一朝之遇也。况爾瀛雲。

聖祖嘗有諭言曰。氣厚風和。君子道行之所。爾諸士

讀升菴集

卷十

三

子生其鄉邦。久佩謨訓矣。一人之身。且有新吾。三日之士。尚猶刮目。矧曰涵泳已百七十載。濟濟數三五。六經諸士。勗哉。今日之瀛雲。非昔日之瀛雲矣。勗哉。不以一第自滿。而以三代之英自獻。某也。願微榮靈假于諸士子。僭書以俟。

○貴州鄉試錄序

嘉靖庚子秋八月。天下鄉試期。貴州巡按御史某。實監臨焉。制度數。議品式。宏槩樞。庀續食。預資用。寔文科攸始。比友邦。則勞倍矣。巡撫副都御史某。鎮維重

讀升菴集

卷一

三

臨。士爭快覩。提調則布政司使某。監試則按察使某。入試之士。凡若干人。提學副使其所遴也。先其應聘。于邁途。貫重阻。山則侵霄。谿肆無景。草樹蒙密。分天。閱日。虎豹之所穴。猿猱之所捷。上援弱枝。俯蹈弱泥。步者鏐。棧利。履騎則絨。鐵鑿。蹕晨與雞俱興。夕篝火。猶登信。天下之至險且遠也。及將入其會城。則山經水緯。壤沃屋潤。鬱鬱乎。葱蔥乎。曰。有開乎文光矣。展采之儀。腴郊勞之飫。豐融融乎。泄泄乎。日垂精于文治矣。逮鎖院。則白盛青璽。黃簾綠幕。輪奐改觀。心神

怡曠。嘖嘖乎。籍籍乎。曰。助飾乎文事矣。三試竣事。分經閱卷。文則彬彬。有中州風。其敢以遐異衡。遜改鑒乎。精覈嚴復。得士之中式。二十五人。梓其善文。二十篇。爲錄以獻。嗚呼。天生五材。肇于水。究于土。人有恒言曰。水土。水土。人也者。非水土不生。而非水土所能面也。嘗讀禹貢之書。見其土九州。等九賦。地產方貢。品明。眡列。而獨怪其詳于物。而畧于人也。又讀周官。職方等男女。均多寡。又怪其詳于民數。而畧性與俗。何哉。及汎觀管子之著。水樞。班固之志。地理。則禹貢

職方之未詳于此備矣管子之水樞列齊楚越晉燕  
宋六國而貪竊簡易之俗謂其解皆在水國之地里  
列秦蜀至吳粵凡十三國而游俠而柔弱而剛毅而  
險阻而夸奢而剽悍而巫鬼謂其習皆係乎土唯唯  
然與否否非然與吾不得而知也然以管班所稱較  
之今何啻霄壤規磨哉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人之性稟于天自王畿土中至于海隅日出也習  
也者則係乎君之令師之教而非水土所函也乃知  
禹貢職方萬世之書而管班則一時之書耳由是言  
讀升菴集 卷一 圭  
之人才之生豈係乎地哉是故君有分土無分民師  
也者有教無類粵稽諸古大禹出於西羌也少連生  
于東夷也是皆夏周之聖賢也降而漢唐相如起于  
巴蜀九齡出於五嶺歐陽詹挺于閩海姜公輔生于  
愛州抑其次矣  
皇明區域遠過日月之表越五帝而並神農文明之  
化則軼三代而隣唐虞貴州古之鬼方黃帝所娶之  
國唐之夜郎李白遠流之聲名文物之見止此至  
我

太祖高皇帝始郡縣之衛戍之庠序之取鱗介而衣  
裳之列箚若而闔閭之百年以來道潤德洽文觀武  
臣昔也鬼方今也拱帝鄉昔也夜郎今也觀國光茲  
聖天子崇古尚賢表章經術釐正文體天下喁喁爭  
相嚮風先是三年爲丁酉寔始開科增額貴州之士  
磨礪脫穎括羽入彀是春登禮部之士遂得四人視  
往昔亦三倍矣盤江崇安之水若清而深黔中羅甸  
之土若畝而金士乎士乎其能重乎地乎地乎地乎  
其重係乎士乎自今以往因文以貫乎道友今以尚  
讀升菴集 卷一 圭  
乎古上焉可希乎夏周之英不及則亦不失爲文章  
之司馬歐陽功業之九齡公輔其勿以遠自畫地自  
限哉  
○○周受菴詩選序  
粵若稽古吾蜀詩始萌芽蠶叢有日月二章蜀著龍  
歸三曲蓋開塞未通禹貢以上時也隸風有江沱卽  
沱潛之域頌稱清穆乃吉甫之詩聖垂刪述夔而尚  
矣炎漢之興司馬相如體物瀏亮之餘復制郊廟樂  
府之作溢爲封禪天覆之詠中葉擅名四海爲雋焉

唐則陳子昂海內文宗李太白爲古今詩聖降而劉  
灣雍陶苻載李遠唐求苑咸之徒振其未響蘇文忠  
公宋代詩祖而輕軫後進云文章妙天下詩律不逮  
古人蓋規磨之談媚嫉之訾耳唐庚韓駒巽巖後溪  
魯交李石文丹淵喻三嵎襲其殘芳元則虞道園兄  
弟鄧文原父子不隕其揆藻以開

皇明嘉州楊孟載青城王汝玉成都袁可潛徐遵晦  
富順晏振之近得宜賓牟君倫長寧侯汝弼嘉州安  
公石程以道卓然名家往年慎修全蜀藝文志載之

讀升菴集

卷一

五

不能盡也廣漢受菴周公穎異秉資弘深績學經術  
古文之餘剩爲冲融寂寥之句自筮仕至長憲外臺  
不廢披閱討論可謂胸有萬卷書宦輒秦邊晉塞桂  
嶺昆池可謂足行萬里路發之紀行詠之邊徼和之  
友生寄之山水子夏之云止禮義莊周之云道性情  
管子之云紀物陸機之云緣情左思之云詠史阮籍  
之云詠懷寔皆具體兼之和衷觀之可以備圖經衍  
之可以祖經畧豈曰流連光景云乎世有爲高談者  
曰作詩無益則詩教可廢商賜其衰矣受菴公以冊

稿示慎且曰選異不必多古人無多也慎快讀三復  
摘其必可傳者若柯篇題曰受菴詩選又序吾鄉詩  
之萌芽流裔以傳受菴天下士而尚友古人者慎以  
一邦一邑言陋且難矣繫亦尊鄉敬止之私爾尚埃  
海內名鉅掬爲大烹茲其藥韋之先批糠之前云

○○宋封君一嘿壽七表序

嘉靖龍集丙辰侍御松江宋公來按吾全蜀先聲所  
屆風清弊絕暇日寓書慎曰吾父一嘿翁壽登七旬  
先是耳順之期有林肖泉文沾演綸封誥有陳松谷

讀升菴集

卷一

三六

文不鄙謂慎昔從史氏後猥授簡慎也屏居遐邇未  
及拜翁而因公之號知壽徵矣內典有云忍含百善  
嘿定千差此言近理以吾儒印證之洪範之稱福壽  
魯論之稱仁壽中庸之稱德壽一嘿可以致之奚以  
知其然也嘿焉而意已傳於心已得是德也淵嘿而  
雷聲嘿以立象是仁也嘿識心通天地之至和委焉  
是仁德之交而福壽之源也翁之一嘿具此三善有  
子以超宗名世有命以豸冠繡服不其宜乎慎昔聞  
彭祖八百之壽不無疑焉後博觀載籍於張懷瓘書

斷見魏文侯樂官竇公至漢文帝世傳樂記則二百八十歲矣於常璩華陽國志見范長生始事昭烈至李特時猶存則百有三十歲矣於先魏史見羅結百二十歲領三十六曹事於白樂天集見李元爽百三十六歲爲耆英首於蜀志見涪陵譙定百三十歲猶以易教授援是以例之彭祖之壽非誣矣況今

皇上誕敷皇極敘福錫民俾環海黎獻同登壽域而會極歸極者膺福先焉翁非其人耶他日洛社耆英以首鄉國曾孫扶掖以升殿庭川至日升而未渠央讀升菴集

卷一

三

也請因林陳二太史之言而演之以爲悠遠之徵於百齡外云

卓吾曰一篇笑話到底又曰當面辱罵不知

送下蘇溪歸敘州序  
瀾滄兵備憲副敘州蘇溪下公黑髮辭榮急流解印臺省諸公力挽苦留不得也或曰公年未踰耳順而遽願高臥無乃非古人七十致仕之禮乎公曰古人四十始仕今則先廿年而已牽絲頗弁矣既先禮而仕今先禮而休不亦可乎莊子有云身在江海之上

心在魏闕之下則從神無惡乎此爲心乎仕者言也

若予者身纓綬而心林壑久矣亦從神無惡乎強予不從必有飲冰內熱之患矣留者無以解也乃聽其馳疏焉予既惜高賢之去而又喜勇退之有人也因怪唐僧贈韋丹詩謂相逢盡道休官而林下未見一人噫吾黨穠於世味乃爲緇流所嗤詠乎然如公者飄然絕塵於千載後始知不可輕警古今而淺測賢達也近者綿州瓦屋高公富順右溪謝公遂寧梓谷黃公成都玉林許公一一皆耆老引去見于邸報士

讀升菴集

卷一

天

林傳聲以爲蜀之盛事及公而五矣故知范長生勾台符張白雲蘇雲卿之流山水所鍾風氣所自固應爾耶嗚呼吾求之古人稱楚子文之美爲其去令尹而弗憂言鄧仲華之賢亦曰褫龍章而無愠然其仕止在君非恬退由已也求之古人且難而況今人乎東坡先生有云山林之士猶有降志乎垂老鐘鼎之貴豈能辭榮於當年有其言而無其心有其心而無其決愚智共蔽古今一途是以孔門行藏夫子獨許於顏氏周易進退文言不及於賢人由是論之公之

茲歸不獨提身可以振俗矣敬書其事庶續傳益部  
耆舊者有考焉末綴以長短句一闕用代驪駒之什  
云

歸去來兮羨公高致栗里堪齊記繡斧行邊風生貴  
竹青油開府月朗雕題黑髮功名丹心事業鄉棘公  
槐行可躋問何事急流勇退力挽難稽公言某豈  
栖栖奔走紅塵早歲迷況夜鶴帳中滇雲直北春鵲  
花底蜀日平西布襪青鞵水邊林下尋壑經丘一杖  
藜喜吾鄉散仙多侶勝日招携

讀升菴集

卷一

三十九

○○送趙從之序

正德丁丑春二月詔以兵部職方司郎中趙君從之  
爲四川按察司副使實兵備建昌蜀司憲臣號兵備  
者六居南曰敘瀘居東曰東達居北曰安綿居西曰  
松潘居東北曰威茂居西南曰建昌建昌其地古邛  
都其鎮山曰大雪其江大渡其梁度索其連鳥蠻其  
距吐蕃其利鏐其兵犀銳其時瘴癘故部使者  
罕至其控衛所無州縣故人勇而易法守其望京師  
萬里其望成都亦千里故有事則艱於達聞此五服

之要服也九州之絕徼也何以煩

天子之職方哉而當軸薦之當宁命之人以爲咸宜  
何也事事有備備不已重乎守在四夷邊不尤重乎  
况職方職掌地圖險易之利辨夷蠻戎狄之民與才  
用穀畜之數及城隍烽堠之政其利害也周矣其經  
畧也久矣非冒焉而姑試之云也去年從之在職方  
時北虜告急偵警騎達于白楊口不見勛立致退  
靖以茲而臨一方又非冒試焉而必其效者也渡瀘  
水服南人思武侯之威從臺登奪蠻險繼文饒之績

讀升菴集

卷一

三十九

吾於茲行卜之矣

○○送成都府胡同知序

平涼胡侯承錫以正德庚午歲來知蜀之鹽亭政既  
有成矣又移治吾新都惠我邑人三年于茲輿人誦  
之曰秦蜀相隣孔邇之途我侯之官不携妻孥最爾  
我邑稅稍之國我侯朝夕脫粟是食豈平艱乎匪侯  
之來城不完乎艱乎豈平匪侯之力城不守乎輜車  
之使采民風而得之曰賢哉此令也不以家累自隨  
而甘清苦可不謂廉乎能肩鐻土宇而憚民之大患

可不謂才乎。歷兩邑而民戴之如一，可不謂難乎。乃疏其名薦之，未幾擢同知成都、成都、蜀郡首同知大守貳任亦重矣。侯自爲縣而得之異選哉。吏政雖遐，不遺民譽，無上不逮。旁近州縣司牧寄者聞之，將益勸于良千里之民望之。冀將大受其福，任之重責之重也。侯無畫哉。凡今之仕者有三患：操冰蘖者廉矣，患在乏振厲理盤錯者才矣，患在賤清素兼此二美者難矣。患在永終譽過此以往，則雖古之循良何以加焉。侯既廉且才，是兼二美人之難，侯之易也，尚能不徃既效以急成，不替初服以移節，則豈徒一方戴之將天下賢之不惟今茲誦之將後世傳之矣。昔漢呂又歷令綿竹新都始以隱恤之稱，首於諸城後遷守成都復播清能之號，光于史冊以侯今日之出處擬而論之，若出一轍。視履考祥尚無前人專其美哉。

李白詩題辭 文不錄

卓吾子曰：升菴曰：白慕謝東山，故自號東山。李白，杜子美云：汝與東山、李白好，是也。劉昫修唐書，乃以白爲山東人，遂致紛紛耳。因引曾子固稱白蜀

郡人而取成都志謂白生彰明縣之青蓮鄉以實之。余謂蜀人則以白爲蜀產，隴西人則以白爲隴西產，山東人又借此以爲山東產而修入一統志。蓋自唐至今然矣。今王元美斷以范傳正墓志爲是，曰：白父客西域，逃居綿之巴西，而白生焉。是謂實錄。嗚呼！一个李白生時無所容入，死而千百餘年慕而爭者無時而已。余謂李白無時不是其生之年，無處不是其生之地，亦是天上星亦是地上英，亦是巴西人亦是隴西人亦是山東人亦是會稽人亦是潯陽人亦是夜郎人死之處亦榮生之處亦榮流之處亦榮囚之處亦榮不遊不囚不流不到之處讀其書見其人亦榮亦榮莫爭莫爭。

李卓吾先生讀升菴集 卷一

李卓吾先生讀升菴集卷二

記 五篇

○新都縣八陣圖記

諸葛武侯八陣圖在蜀者二一在夔州之永安宮一在新都之彌牟鎮在夔者蓋侯從先主伐吳防守江路行營布伍之遺制新都爲成都近郊則其恒所講武之場也武侯之人品事業前哲論之極詳不復勦同其說獨其八陣有重可慨者史謂侯推演兵法作爲八陣咸得其要自令行師更不覆敗深識兵機者

讀升菴集

卷二

所不能洞了蓋勝之於多算而出之於萬全非借一於背城而僥倖於深入也惜乎方銳意以向中原而溪蠻洞獠左跳右跋以裂其勢外寇方殷內境自憊使夫八陣之妙不得加於二曹三馬之梟而乃止試於七縱七擒之孟獲事機既已遲精力又已虧勇賈其餘師用其分以爲大舉譬之逐盜掠火之家挺刃決水猶恐不及而內賊乘機肘腋助燎則雖有倍人之知力亦自無如之何矣侯之不幸勢正類此天之所壞誰能支之祚去炎漢不待隕星而後知也嗟乎

讀升菴集

卷二

國之興亡天也而千載之下君子獨遺恨於蜀漢之事者非以武侯故耶至其故壘遺墟獨爲之愛惜不已乃其忠義之激人不獨其法制陣伍之妙也不然則實憲嘗勒八陣以擊匈奴晉馬隆用八陣以復涼州是在侯前已有之功既有成而後世猶罕稱述況能傳其遺跡至今乎慎嘗放舟過夔門吊永安之宮尋陣圖之跡維時春初水勢正殺自山上俯視下百餘丈皆聚細石爲之凡八行六十四絕土人言夏水盛時沒在深淵水落依然如故在吾新都者其地象

城門四起中列土壘約高三尺耕者或剗平之經旬餘復突出此乃其精誠之貫天之所支而不可壞者蓋非獨人愛惜之而已耳慶陽韓君大之以進士出宰吾邑始至拜侯之荒祠次觀遺壘重有感焉謂慎曰之罽篆鏤燕然銘石莼焉爾人不足稱也愛其莼者不泯其跡矧侯之地而可忽諸今陣圖在夔者有和叔獨孤之記少陵東坡之詩四方灼知而此顧泯焉無所表識使往來不載樵牧者不禁非缺歟祠宇行當新之陣圖所在欲伐石樹道左大書曰諸葛武



侯八陣圖碑陰之辭子宜爲之夫崇賢存古以示嚮往焉循良事也推表山川考記往昔者則史氏職也遂書之使刻焉

○○○兵備姜公去思記

雲南治城西上永昌經途所亘旁多寇巢曰金雞廟赤石崖螳螂龜山鐵索箐諸寇夷也不田不蠶劫以爲世箐居則以善劫相長雄醜類婚匹女氏輒問曰爾男能蹶張而劫商乎若是者以爲恒俗弘治中始州賓川衛大羅城迷渡戍普溯凡以弭之也而竟不

讀升菴集

卷二

三

弭時有某憲臣行部遇寇方截途二商惶迫歸命車下夷寇直前立捽二商刃之囊其貨而去若是者以爲恒聞嘉靖初太倉姜公夢賓擢雲南副使飭備瀾滄首執土酋而威之曰盜所隱貨與盜同罪爾爲世官而縱寇分贓乎盜之不獲何以爾爲爾之不治何以爲遂罪其尤者數人諸聞者不寒而慄爭出死力以效用奉檄尅期捕賊雖元日不敢歸家無幾何巨寇尼龍伏鎖姚舊路通矣又單騎躬至夷箐召譯人傳諭之曰有司頃無爾恤悉陷爾民爲盜今吾爾

讀升菴集

卷二

四

撫悉令爾盜爲民皮裳菜食任爾生息龍街虎街貿易往來爾能從乎衆皆攫騰躍呼曰前此我輩下山卽執誣指爲賊閉箐深居又難以得食求活之道非劫無由也生未嘗見官蒞此地亦不曾聞此言有苦莫伸今官知我心又恤我生而今而後不爲非矣相率解刀弩率妻子羅拜公問之曰是若母與妻耶是若子與女耶對曰然爾不愛耶對曰愛因諭之曰爾爲盜受戮身首異林所愛非爾有也咸叩頭灑泣捐心誓曰不復爲非矣自是夷民出箐爲市無異編民行商宵征哨堡晏寢百年來未之前見也夷有虧定者夙爲盜而富改業而貧妻子怨之評語不已定曰我已矢心爲良矣從汝言脫復有犯何面目見姜公引藥自盡其信服異類義感小人如此環瀾滄千里行旅戴之如父母惟恐一日去也丙戌春公解官歸士君子識與不識皆重惜之商人相語曰我曹無庇矣去之日攀鞍拜塵嗟咨涕洟者塞塗十餘里趙州同知呂希夷因民不忘立去思碑請文之予聞治盜有道不在勝之而在靖之觀公之跡足以爲效矣其

駟士會曰威撫箐夷曰仁威逋寇曰義威以先攝令則必行仁以心感恩則易結義以恥格惡則永悛由得其道也昧者爲之徵調千里騷駭一方羽檄之馳則若風飛輓之急則若流然而威之得喪寇之靖否猶不可知也其相懸不亦遠哉惜公弗可留已塊焉之石胡以慰人思乎惟其良法炳然率由勿更則爲道徑而爲力易是故西人之望也思公者其有感於予言乎繼公者其有感於予言乎

○○○靖蛉謠原載古樂府今附此

讀升菴集

卷二

五

靖蛉美姜公也公未莅止西郊不聞平息淡年公在斯矣聆輿誦采民謠綴茲風耳而目之乃知美非溢也

靖蛉川礪礪野鐵箐窮崖飛鳥不下雕結成羣行白日腥風灑繫我犖牛驅笮馬金雞廟前無行者使君坐紫城袍鼓臥不鳴蒼山平洱水清守犬無夜驚行商達天明白羽蠹青苗生南山踏歌北山耕願留使君佳只愁使君去畏途前番君不聞高車駟馬亦使君却商車下殷車輪

○○博南謠原載長短句今附此

瀾滄自失姜兵備白日公然劫行李博南行商叢怨歌黃金失手淚滂沱鐵索菁邊山峩峩金沙江頭足風波爲客從來辛苦多嗟我行商奈若何

○卓吾子曰古今人情一也古今天下事勢亦一也其也從少至老原情論勢不見有一人同者何哉故余每每驚訝以爲天何生我不祥如此乎夫人性不甚相遠而予獨不同非不祥而何余初仕時親見南倭北虜之亂矣最後入滇又熟聞土官僮

讀升菴集

卷二

六

獐之變矣大槩讀書食祿之家意見皆同以余所見質之不以爲狂則以爲可殺也今讀先生集記姜公事姜公之心正與予合而先生取之如此則知先生唯不用用必爲姜公無疑矣生雖後時見符前哲亦可以證余生之非不祥也因喜而錄之

○○新都縣重修儒學記

孔子之道與王化遠邇偕天地恒久蓋自鴻荒肇牀神聖迭興亨屯彌綸漸次除入以易大傳所敘十三卦觀之自綱絜耒耜至於宮室書契所以厚生安性

者。備。矣。緊。教。化。猶。未。盡。敷。也。逮。於。唐。堯。之。世。始。命。契。爲。司。徒。教。以。人。倫。親。以。五。品。文。明。於。是。乎。嘉。會。比。屋。於。是。乎。可。封。故。孔。子。刪。書。始。于。唐。堯。而。稱。堯。曰。大。哉。而。與。天。同。其。蕩。蕩。所。謂。煥。乎。文。章。者。在。是。矣。其。後。成。湯。遂。有。天。下。而。孔。子。殷。之。後。也。生。當。春。秋。之。世。立。乎。定。哀。之。間。帝。綱。沈。聖。法。數。鳳。不。至。麟。已。踣。乃。與。一。時。明。睿。英。邁。之。才。講。繼。往。開。來。之。學。斯。文。雖。厄。於。上。而。大。明。於。下。是。契。爲。一。代。師。而。孔。子。爲。億。萬。代。師。矣。祖。孫。相。望。上。下。千。載。又。纂。堯。之。成。功。文。章。於。無。窮。而。蕩。蕩。與。天。同。大。焉。惟。時。禹。稷。皆。聖。人。皆。有。大。功。於。民。其。後。皆。有。天。下。然。未。有。世。系。綿。延。與。天。地。並。如。契。之。後。也。以。是。知。教。化。之。功。大。矣。天。之。篤。佑。斯。文。者。至。矣。慨。在。當。時。傳。習。肄。業。惟。繼。帷。之。林。杏。樹。之。壇。舞。雩。之。下。未。有。官。室。居。宇。及。廩。食。都。養。如。今。日。之。盛。且。普。也。士。生。斯。時。亦。何。遇。之。盛。哉。吾。邑。新。都。之。有。學。舊。矣。自。漢。文。翁。爲。守。而。還。列。城。皆。有。學。而。蜀。之。絃。誦。比。鄒。魯。文。章。冠。天。下。吾。邑。者。如。楊。厚。之。對。策。汝。敦。之。孝。廉。父。子。繼。美。兄。弟。蟬。聯。著。於。史。冊。炳。如。丹。青。有。唐。初。造。文。焰。

益。輝。學。記。有。楊。炯。之。碑。摘。辭。掞。千。言。之。藻。鏤。石。雖。泐。方。乘。具。在。宋。興。三。百。年。科。第。若。櫛。比。則。有。若。鄧。應。午。之。師。範。五。城。布。景。範。之。盡。節。王。事。聖。朝。吳。元。年。初。趙。天。澤。早。識。劉。基。於。泥。塗。以。成。開。天。攘。夷。之。大。功。教。化。焉。可。誣。哉。乃。弘。治。甲。子。歷。嘉。靖。丙。戌。廟。廡。傾。頽。妥。神。無。所。堂。齋。圯。鞠。鞠。爲。園。蔬。主。簿。薛。君。海。請。於。巡。撫。中。丞。碧。泉。張。公。素。繼。之。戴。公。賢。巡。按。吳。臯。喻。公。時。提。學。憲。使。兩。泉。陳。公。鑒。同。聲。衆。允。助。以。罰。鍰。而。教。諭。伊。任。訓。導。劉。士。充。孫。嗣。又。汲。汲。經。營。不。愆。於。素。以。癸。丑。上。春。人。日。經。始。三。月。八。日。隆。棟。而。木。有。古。株。躍。於。水。中。奇。若。禹。廟。之。梅。梁。事。符。臨。武。之。鼓。木。天。若。相。之。成。人。喜。忘。其。勞。遂。創。此。巨。役。畢。茲。庀。休。以。標。文。化。之。淵。源。以。昭。後。進。之。模。楷。諸。君。之。功。良。有。裨。於。吾。邑。非。淺。而。食。不。出。於。頭。會。泉。不。出。於。口。率。尤。人。之。所。難。事。之。可。紀。也。薛。伊。劉。孫。四。君。及。學。彥。某。等。以。慎。邑。人。也。見。委。以。記。繪。天。遊。聖。何。假。雕。蟲。之。辭。大。壯。斯。干。聊。爲。歲。月。之。紀。用。鐫。靈。陶。神。垂。永。禩。其。工。直。金。粟。之。目。董。役。助。貲。之。人。洎。審。曲。面。勢。之。詳。太。一。叢。

辰之上，竝列姓名于碑之陰。

○○楚雄府定遠縣新建儒學記

雲南楚雄府屬縣曰定遠，舊未有學。按察司提學副使仰齊胡公堯時建議，上請於

朝，始命建學，盛舉也。經始於嘉靖二十六年孟秋，釋菜於二十七年長至學成，宜有記。縣之官師請於胡公，公乃猥以愼嘗從事秉筆後，屬爲記之。愼參按圖經、域志，定遠在漢爲越雋郡地，三國時諸葛忠武侯征南中，嘗於此。今之望子洞遺址尚存，唐武德中置

讀升菴集

卷二

九

三四三

西濮州，貞觀中更名髡州，後訛稱牟州。宋世淪於段高二僭夷，至胡元立牟州千戶，至正改爲定遠州。國朝因定遠之名而降州爲縣，百七十年而始建學。皇明文治之遙，聲名之盛，使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多士生斯時斯地，亦厚幸矣。嗚呼，漢之斥土名越雋者，以斯地實越雋水，以彰休盛，然特爲僻土服遠言爾。武侯南征，天威赫著，而文治猶未遑。唐則先服後叛，宋則畫界陸沉，元雖合爲一統，而胡俗無譏焉。國家以綱常爲治，禮樂爲教，雲南雖去神臯萬里，而

氣厚風和，君子道行，洪武初元已入榮，被天言之褒

矣。咨爾多士，涵泳聖涯，豈可以懼彼自棄乎矧髡濮之名已見牧野，其歸仁膺化已兆於武王允清之代，而武侯之所過化則澹泊明志之道真寧靜致遠之心學諸士子獨無興起之思乎？夫學亦多說矣，肇始於六經而發揮於諸儒，更僕不可終而禿也。獨舉武侯澹泊寧靜之二言者，以古者建學立師必本其地，望希賢懷古恒首其儒先，武侯在定遠固名宦之首，稱巨擘亦後學之指南，元龜藏焉修焉之餘而驢焉。

讀升菴集

卷二

三十七

仰焉息焉游焉之暇而詠焉釋焉亦可以爲成人矣。由是而之焉，以上希乎聖教，敢謂無其人乎。

○○臨安府鄉賢祠記

嘉靖甲午詔天下正祀典，鄉賢之祠遺者增之，嚴不在祀法者汰之。未耨者於是乎始，乃雲南臨安知府事姜安建水州知州事沈憲學教授趙維賢詢輿議，稽郡乘師言僉同，義言攸協，乃上於布政使王俊民，聞於監察御史董珊，卒如若請鄉賢之祀，自今日始也。祠我

皇明四公曰杭州府知府張公隆南陽府知府邢公幹兩淮運司經歷封南溪知縣張公文宗文昌縣知縣田公榮其鮮也蓋嚴也曰居喪哀毀踰禮廬墓官處脂膏不自潤澤西湖廣其利鄣水安其鍾考績三載最於全浙是杭州公之行也曰贍族而族待以舉火起家而家世其清德守瀘州而瀘人尸而祝之守南陽而南陽社而稷之是南陽公之行也曰惻怛禔身孝友睦親膺屢薦不留歸養棄官敦行化俗蕃祉老壽是南溪公之行也曰不工於媚貴人而有餘於

戒曷彰曷最哉作臨安府鄉賢祠記  
○內江蕭氏雙節記  
內江蜀之望縣也蕭氏內江著姓也雙節者何庠生之慈母陳氏御史蕭世延所生之母李氏也陳李者妯娌也皆喪所天而葆貞植孤以亢蕭宗故曰雙節云陳富順縣人年十九來歸巡檢蕭騰七年而騰卒陳僅二十六歲且未有子正室陰氏之子世建甫十一歲未幾陰氏繼卒陳誓志孀居有欲奪其志者陳泣曰吾一移所天孤子將誰撫蕭祀猶矣乃躬躬然厘翼翼然藏以世建爲命債銀釧市書冊勸以學世建長爲受室余氏余復天卒遺幼孫曰衡年始六稔又以衡爲命益拮据治絲緦管粟布形影相依自黃口至白首今則六袞有五矣李氏邑之梧桐里人年十八歸贈監察御史蕭公露生子世延九歲而露卒嫡吳氏日相持而飲泣曰叮叮孤孺生將奚托蓋虞李之少不安其室也李矢之曰孤在我之懷日在天之上寧死蕭牖下忍悻三從訓乎與吳相依食然後食寢然後宿以其子若吳出吳亦母之如已出經畫

內政井井中度雖頻遇荒穰而婚喪慶弔內宗之遇助無廢禮至於教子務底於成蜚騰竟如其願則造物之報匪忒矣嘉靖庚子壽終以子貴贈太孺人陳亦爲部使者行縣扁其堂曰貞節一時雙節井躍同門邑里上其事於當路當路大夫屢移其實會上其事於朝表宅植楔有日矣嶺南少卿東洲李公邦直狀其行作雙節傳且曰堂前之陳斷臂之李青史所紀彤管有煒焉然皆爲人妻者也而副室未之前聞也皆異地者也而一門未之前見也皆異時者也而

讀升菴集

卷二

三

一代未之前紀也歎其難乎亶其傳乎慎母族內江既稔聞其事又讀東洲傳偉其文撫卷而喟曰是幽足以動天地感鬼神明足以厚人倫移風俗可傳可記可詩可頌劉向之籍僧繇之圖柏舟之風陶嬰之歌何以加焉乃畧舉大綱以爲斯記以附蕭氏世譜及內江邑乘他日國史下採大書特筆尚有考於予言慎也嘗從事於史局矣

傳一篇

○○孝烈婦唐貴梅傳

烈婦姓唐氏名貴梅池州貴池人也年適朱姓夫貧且弱有老姑悍且淫少與徽州一富商有私弘治中富商復至池一見婦悅之自拊心曰吾無頭風何以老嫗虛拘哉乃密以金帛賂其姑姑利其有誨婦淫者以百端弗聽迫之弗聽加以箠楚弗聽繼以炮烙體無完膚終不聽乃以不孝訟于官通判慈谿毛旺亦受商之賂倍加官刑幾死者數商猶慕其色冀其改節復令姑保出之親黨咸勸其吐實婦曰若然全吾名而汙吾姑乎乃夕易桂襦雉經于後園古梅

讀升菴集

卷二

四

樹下姑不知也及旦將入其室挺之手持桑杖且罵且行曰惡奴早從我言得金帛享歡樂今定何如入室無見也尋至樹下乃知其死因大慟哭親黨咻之曰生旣以不孝訟之死乃稱嫗心何哭之慟姑曰婦在吾猶有望婦死商人必倒贓吾哭金帛非哭此惡奴也尸懸於樹三日顏如生樵夫牧兒咸爲墮淚每夕梅月之下隱隱見其形冉冉而沒有司以獻於府官之故終不舉余舅氏喻士積薄遊至池州稔聞其事作詩弔之歸屬慎爲傳其事嗚呼婦生不辰遭此

悍姑生以梅爲名死於梅之林水操霜清梅乎何殊  
既孝且烈汗青宜書有司失職咄哉可吁乃爲作傳  
以附露筋碑之趾

○卓吾子曰先王教化只可行於窮鄉下邑而不可  
行於冠裳濟濟之名區只可行於三家村裏不識  
字之女兒而不可行於素讀書而居民上者之君  
子池州通判毛某非素讀書而居民上之君子乎  
慈谿爲縣又非毛某所產之巨邑名區乎今通判  
貪賄而死逼孝烈以淫素讀書而沐教化者如此

讀升菴集

卷二

生

孝烈唐貴梅寧死而不受辱未曾讀書而沐聖教  
者如彼則先王之教化亦徒矣

卓吾又曰孝烈二字楊太史特筆也夫貴梅之死  
烈矣於孝何與也蓋貴梅所以寧死而不自白者  
以姑之故也不然豈其不切齒痛恨於賄囑之商  
而顧忍死以爲之諱哉書曰孝烈婦當矣死三日  
而尸猶懸顏如生衆人雖知而終不敢舉每日之  
暮白月照梅隱隱如見猶冀有知者乎吁今之官  
府不但此等之死不肯代白縱有別項容易表白

者亦必有勢與力而後肯孰知數千里之外無干  
與之人不用請求而遂以孝烈傳其事也楊太史  
當代名流有力者百計欲借一言以爲重而不得  
今孝烈獨能得太史之傳以自昭明於百世孝烈  
可以死矣設使當其時貴池有賢者果能慨然白  
之於當道亦不過賜額掛匾了一故事耳矣其誰  
知重之乎自此傳出而孝烈之形吾知其不復重  
見于梅月之下也升菴之聞聞於其舅喻士積士  
積夙遊貴池親見其事曾爲詩以弔之故升菴作

讀升菴集

卷二

夫

傳具載士積見聞始末以士積可信也然則此傳  
不但孝烈藉以章顯士積亦附以著名矣傳豈徒  
作耶嗟嗟毛通判當日之爲亦只爲貪其賄而人  
莫知也貴梅已死而誰爲白也就知不白於貴池  
而卒白於新都乎今升菴文集盛行於世夫誰不  
知傳其事於此集之中者貴池人士咸知有職吏  
毛某受賄而死逼孝烈以淫也慈谿人士亦咸知  
有鄉官毛某受賄而死逼孝烈以淫也毛某唯無  
孫子則已苟有子則必不敢認毛某以爲父苟有

孫則必不敢認毛某以爲祖矣。蓋一時少年傾慕太史之日久矣。讀其書。閱其事。則必私相告語。私相告語。未有不竊笑而背罵者。夫毛某之心。本欲多積金錢。以遺其孫子。使孫子感已也。又安知使孫子不敢認已也哉。太史之傳。嚴於先王教化。明矣。余謂此傳。有裨於世教者。弘也。故復亟讀而詳錄之。以爲孝烈之外傳云。

樊敏碑跋

漢碑多不著作碑文人姓名。而此碑之末。續書建武

讀升菴集

卷二

七

十年三月上旬造石工劉武良鑄何也。曰古人以鑄石爲一難事。故書之以傳。魏受禪碑。書鍾繇鑄。以一代之貴臣文宗。而親雕鑄之役。古人之重文藻而必欲永其傳如此。李北海書碑。多手自鑄。其云元省已刻。伏靈芝刻。或云黃鶴仙刻。皆北海自鑄也。今之立碑。草草而付之拙劣之書。鑄者又非良工。宜其貽庾子山驢鳴犬吠之誚矣。

○卓吾子曰。鑄石技也。亦道也。文惠君曰。嘻。技蓋至此乎。庖丁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是以

道與技爲二。非也。造聖則聖。入神則神。技卽道耳。技至於神聖所在之處。必有神物護持。而況有識之人歟。且千載而後。人猶愛惜。豈有身親爲之。而不自愛惜者。石工書名。自愛惜也。不自知其爲石工也。神聖在我。技不得賤矣。否則讀書作文。亦賤也。寧獨鑄石之工乎。雖然。劉武良以精鑄書名。可也。今世鑄工。又皆一一書名。碑陰何哉。學步失故。盡相習以謂當然。可笑矣。故雕鑄者工。則書鑄者姓名。碑蓋藉鑄而傳也。鑄者或未甚工。而所鑄之

讀升菴集

卷二

大

字與其文。或其人之賢的然。必傳於世。則鑄石之工。亦必鑄名以附之。所謂交相附而交相傳也。蓋技巧神聖。人自重之。能爲人重。則必借重於人。自然之勢也。然元佑奸黨碑。石工常安民。乃懇求勿鑄姓名於其後。又何耶。

論四篇

擬過秦論

虞弱冠歲。求習舉子業。而好古文。每妄擬名賢之作。曾擬弔古戰場文。叔父龍崖先生見而心異之。



袖其稿以呈祖父留耕翁召慎謂曰吾孫信敏然  
場屋何用此也爾既好古文何不擬賈誼過秦論  
乎慎退翌日呈一篇旋失其稿老成滇中士夫家  
有傳錄之者慎取閱之恍如夢事亦不知爲已作  
也今錄于此以示兒輩其辭曰

有問於楊子曰孟子有言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  
也秦以不仁而得天下矣孟子之言其不驗乎曰秦  
自孝公用商鞅富強之術而關中之力雄自惠文用  
離橫之謀而諸侯之勢弱自昭襄用范雎遠交近攻

讀升菴集

卷二

九

之策而規取天下之計得至李斯兼并之說用而天  
下皆秦矣然爲臣者功成而身喪爲君者業成而國  
亡其強也斯所以爲弱其智也斯所以爲愚嗚呼悲  
夫秦自始皇二十六年庚辰六王初畢四海始一雄  
圖既溢武力未畢方架龍以爲梁巡海右以送日俄  
而龍鳧斷於沙丘鮑魚腥聞於四極矣胡亥越十  
七兄而篡立方欲極耳目窮心志而閭閻之戈已及  
於塗夷矣子嬰討賊方平肉未及下咽酒未及濡唇  
親賓未及盡相勞而赤帝真人已翔於霸上矣計始

皇之餘分閏位僅十二年胡亥僅二年子嬰僅四月  
十六日不啻石火之一敲電光之一瞥吹劒之一映  
左螭之一戰南槐之一夢也須臾之在億千稊米之  
在大塊實似之是雖得猶不得也孔子曰雖得之必  
失之秦之謂矣以孟子之言合孔子之道觀之聖賢  
之論卓乎不可誣何嘗不驗乎哉善乎蘇子由之言  
曰天厭喪亂假手於秦秦亦淫虐無以受之於是不  
韋乘隙納妾子楚以亂後六國未亡而嬴氏先亡矣  
及至二世戮諸公子殆盡而後授首劉項老子曰天

讀升菴集

卷二

二十

網恢恢疎而不漏不觀其微孰知其故哉以此推之  
秦初未始得也

封建論

昔之論封建者曹冏陸機劉頌魏徵李百藥顏師古  
劉秩杜佑自柳宗元之論一出而諸子之論皆廢蘇  
子瞻志林一出而柳子之論益明予得拾其遺而裨  
之曰封建始於黃帝不得其利已受其害矣蚩尤亦  
諸侯也上干天紀下肆民殘以帝之神聖七十戰而  
僅勝之亦殆哉岌岌乎矣其餘畫野之君分城之主

雖有蚩尤之心而未露蚩尤之跡帝固不得而廢之也嗣是九黎亂德矣防風不朝矣有扈叛逆矣夷羿篡弑矣昆吾雄霸矣皆諸侯之不靖者其餘尚多有之而載籍散亡不可以悉至周則其事又可睹矣大封同姓以及異姓謂之萬國其初建之意亦曰蕃屏京師也夾輔王室也使民親於諸侯而諸侯自相親也成康繼世未百年間昭王南巡而膠舟溺死矣穆王西巡而徐偃煽亂矣藩屏鳥在乎夾輔鳥在乎至於春秋戰國干戈日尋迄無寧歲肝腦塗地民如草菅鳥在其爲親也其立之政典防其僭竊爲述職之制曰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爲建國之典曰負固不服則伐之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其法似嚴矣周之世諸侯之不朝多矣貶誰之爵乎削誰之地乎矧敢曰六師移之乎負固不服先莫如秦楚後莫如吳越天王方且遷避之不暇敢言伐之一字乎內外亂鳥獸行莫如晉之齊姜衛之宣姜魯之文姜哀姜二嬖之子非類之孽方爲太子而世其君天王冊命之不暇敢言滅之一字乎三朝之制殆爲虛

設九伐之典亦是彌文則封建非聖人意明矣腐儒曲士是古非今猶言封建當復予折之曰欲目睹封建之利害何必及古今有之矣川廣雲貴之土官是也夫封建起於黃帝而封建非黃帝意也土官起於孔明而土官非孔明意也勢也封建數千萬年至秦而廢土官歷千百年川之馬湖安氏弘治中以罪除廣之田州岑氏正德中以罪除而二郡至今利之有復言復二氏者人必羣唾而衆咻之矣封建之說何以異此然欲復土官則人知非之而復封建人不之非是知一方之利害而不知天下之利害知今之勢而不知古之勢也非腐儒而何哉曰如此則三代聖人猶有弊法邪曰易曰易窮則變變則通禮曰禮時爲大順次之三代之上封建時也封建順也秦而下郡縣時也郡縣順也總括之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郡縣非秦意也亦勢也窮而變變而通也雖然易說也非柳子蘇子之說也孔孟有是說矣孔子繫易曰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孟子曰天下惡乎定定于一夫封建之制國

各有君君各紀元是非二君將百千其君矣惡能定于一不于一惡能不亂使孟子生于秦漢之後必取柳蘇識時之說而兩胡腐儒將麾之門牆之外矣

立賢無方論

虞夏用人止于世族左傳八元八凱則高陽辛之才子史記禹稷世系同所自出孔安國書傳以益爲臯陶之子臯陶則高陽氏才子庭堅也周之家法以親親爲重以異姓爲後武王兄弟九人若魯衛管蔡霍曹邠郇皆列爲顯諸侯召畢亦以同姓爲上公雖凡

讀升菴集

卷二

三

民之俊秀論於王朝不過州閭族黨之官出長入治之職如三公呂望六卿蘇公諸侯三恪之外異姓僅此矣逮至春秋孔門高弟仕者不過家臣一有所進則謂之遠間親新間舊矣蓋其一時之弊故周公日夜之所思惟以此耳今觀商書一則曰敷求哲人二則曰旁招俊乂伊尹萊朱巫賢傳說諸大臣非親舊也蓋主于立賢則有德是親固不間親之情唯主于親則親者未必賢且妨賢者之路矣信矣立賢無方爲不易之道而周公往往言之亦未得行也何以知

其然也管蔡之叛雖未發而周公明哲豈不能逆知之周公知之而亦難于言蓋言之則必不用管蔡必謂周公間親間舊而忠言反爲薄論矣孟子所爲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者正此之謂也武王數紂之惡曰官人以世武王雖惡紂之官人以世而已亦不能改積習之常者久則難變也況周公乎孟子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以今言之國君用賢亦何不得已之有蓋尊者親者未必賢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則尊與戚之黨囂然而議是其積習使

讀升菴集

卷二

四

然也若在今日則朝釋耒耜暮登槐蓑人亦安之矣又通論之魯之三桓鄭之七穆楚之昭屈景其子孫盤據苗裔嬋嫣雖貪如狼狼如羊蠶如豕蠶如虎皆用之而當時秀民才士屈于族姓而老死田野者不知其幾矣惜哉至秦用客卿漢用刀筆而此弊始除迨東晉六朝又踵其弊南之王謝北之崔盧雖貪狼蠶皆據顯位謂之華胄膏粱南之并韶北之侯景亦憤族姓之下而至于作亂景在江南求娶于王謝不得乃按劔曰會須令吳兒女作奴然則立賢無方

豈非萬世君人相國之第一義乎

○魯之郊禘辯論

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然皆臣子之分所當爲魯安得獨用天子之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予讀其言雖愛其辭之嚴義之正而未嘗不病其考究之不精也魯之僭天子禮樂魯之末造非成王伯禽之爲也昔者成王命君陳拳拳以尊周公之猷訓爲言猷訓之大無大于上下之分豈其命伯禽而首廢之哉此以理而斷其事之無也以孔子之言考

讀升菴集

卷二

五

之論語載子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中庸載孔子之言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事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視諸掌乎此二言者微言以見其義也又恐當時之不如也故又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亦既十露一二矣又恐後世之不如也則又曰杞之郊也祀禹也宋之郊也祀湯也是天子之事守也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就

讀升菴集

卷二

五

有深切著明如是乎以上數言著其意而春秋魯頌著其事春秋書禘于莊公見禘之僭始於閔公也書四卜郊見郊之僭始於僖公也魯頌閔宮之三章云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言成王命伯禽以爵土耳其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以下則詩人美僖公郊祀之事未見出于成王之所命也孔子于春秋書郊者九始僖終哀使隱桓莊閔之世有郊奚爲而不書魯頌之頌僖正以著其僭之始耳此以春秋魯頌考之而知郊禘不出於成王之賜也且史者載事之書也以天子禮樂賜諸侯豈細事哉左氏未嘗言之公羊未嘗言之穀梁未嘗言之國語未嘗言之公羊之言曰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其言即孔子之意也隱公嘗問羽數于衆仲衆仲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用四士用二公從之于是初獻六羽若如八佾之賜果出成王則衆仲胡不舉以對據此則隱之世未有郊可知莊公觀齊社曹劇諫曰天子事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祭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據此則莊公之世未有郊可

知臯鼫之盟。莫弘欲先祭祝鮓。述魯衛初封之寵命。賜物其說。魯之寵錫。大輅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官司彝器。纖悉畢舉。使有天子禮樂之賜。鮓也正宜藉口以張大。於此時而反無一言及之乎。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賜果出於成王。子家駒面斥昭公以僭而不諱。邪。由是觀之。魯之僭。非特郊禘而已。天子之禮樂。大小皆悉用之矣。周公閱來聘。魯饗有昌歜形。

而謂成王賜之。晉文魯惠尚不敢輕用。而謂伯禽受之。有是理乎。若已賜矣。已受矣。魯惠又何須復請乎。或曰。子之言則然矣。然禮明堂位有是言也。祭統有是言也。詩魯頌傳有是言也。噫。三言者皆虛也。明堂位之言。魯之陋儒欲尊宗國如亡是公之聘齊。烏有先王之誇楚。有是言無是事也。其言也不足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貶君自損。漢儒無遠識。以明堂位入禮經。而祭統之說。因之魯頌之傳。因之。故祭統之謬。駢明堂之枝指也。魯頌之謬。承明堂之餘數也。君子不稽經合傳。而偏此之信。亦固矣。且明堂位之言。亦自相反。既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賜魯以天子禮樂。又曰。成王康王賜魯重祭。既曰。成王又曰。康王成王既賜康。不應復賜。執此以訊。如無情之獄。一鞠而見其肺肝矣。蓋自王澤之竭。處士橫議。謂舜臣堯。或謂囚堯。謂禹德衰。謂伊尹割烹要湯。謂孔子居衛主癰疽。瘠環南遊。交辭於漂女。皆厚誣聖賢。自便已私。與此說之興。蓋同時也。幸而孟軻氏辯之。孔子順辯之。而成王伯禽之事。既不幸不得明者之辯。而號為

大儒者方引之以解經予其可無辯乎古語曰三占從二今諺云四不拘六言貴從衆也經傳之明證大案其衆如此曲儒之單聞孤說其寡如彼辯是非於千載之下當何從亦從其衆而已

書二篇

○與歐陽子重都憲書

不肖不天禍延我先考萬里聞訃五內摧裂曾不得啜嚅踴躍於側曾不比於鳥獸焉奈何奈何當復奈何屬在胄胤宜宅喪主於此不歸是無父也歸而不

讀升菴集

卷二

元

告是無君也無父無君之人執事奚辱役焉執事若矜其情而賜之告使襄事寧凶端歸反役維情與憲實兩兼之草土之言非所以瀆公聽聞私門之故未可以戚我執事亦自知之然執事仁人也錫類者也哀有喪者也必欲歸處不肖者也故敢以私于左右臨狀荒眩不知所宣

○○謝歐陽子重書

不肖遭先君子之喪歸情也稽於禮則古缺比於律則今無星奔之懷翰如奮飛俟命中路皇皇罔措僕

人回伏承手教知爲不肖公言以疏矣又獲見臚草洽君臣篤父子酌情憲制義命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執事處我勝我自處非夫重人極扶世教者其肯爲此又非夫正學之淵粹文宗之世胄其能爲此不肖不佞豈以臺下撫已多而私頌作德哉爭客盈坐莫不動容擊節以膺盛德而佩高義況在不肖之身者不肖天地罪人也茲獲申其情事少逭其不孝死且不朽若猶幸存視息不隕其世生之一日公之德之賜之及也豈惟慎也受賜先君子重泉實昭

讀升菴集

卷二

子

感之不肖不忘先君子其敢忘執事哉匪不敢忘將不能忍匪不能忘焉忍忘之臨書涕泗交頤哀感切骨不知所云

李卓吾先生讀升菴集卷二

李卓吾先生讀升菴集卷三

古樂府

○關嶺曲四首 貴州

倦枕愁雞鳴。問郎今日程。中路不可宿。長途須早行。

○其二

北登雞公背。南望象鼻峴。相逢試相問。往來定誰難。

○其三

關索嶺四十三盤高。前有安龍菁。行人莫辭勞。

○其四

讀升菴集

卷三

老鴉關。仰樹間。靈卜西去。何當還。

○蒙鳩篇

辭家鄉去親愛遠。從軍萬里外。日暮曠野。霜風凍我。有夫行側。營巢寄所。蒙鳩語老鴉。摘巢抨去之。老鴉言此鳥。是鳳皇。抨之恐不祥。但可嚇去之。不令在我傍。皇止鳳飛。羽毛摧頽。五里一返顧。十里一徘徊。山川嵯峨。嶽岑隱阿。且飲晨露餐朝霞。禍無常門。福無常家。咄嗟呼傷哉。謂之何。

○青蛉行二首寄內

青蛉絕塞怨離居。金鴈橋頭幾歲除。易求海上瓊枝樹。難得閨中錦字書。

燕子伯勞相對眠。牽牛織女別經年。珊瑚寶樹生海底。明星白石在天邊。

○後緩聲歌

澤藏之山。必有陸沈之波。物或反其常。君將奈之何。雖曉難為雄。斧小不勝柯。心之憂矣。歌且詖。復思入淮之爵。必有飛海之鯨。披枝且害心。繁實多隕條。吐珠誰不含。曼睩能無招。心之憂矣。歌且謠。

讀升菴集

卷三

二

○笠澤弄三解為潘叅藩父壽

蜀城東望笠澤雲。輪囷搖曳青氤氲。萬里從龍持獻君。將獻君先過里。攢鳳笙歌燕喜。

五津東下仙舟輕。三泖涼波秋水平。景丁南極中宵明。中宵明玄景煥。展國容拜家宴。

鶯湖小雪梅照天。鱸羹蓴菜酒如泉。錦袍起舞白華篇。白華篇。丹桂曲。祝千齡。綏百祿。

○青海引

長白山前。呼黑風。枯棹火照甘泉紅。五千貂錦血邊。

草單于夜帳移，湟中華林酒，艷長庚，醉沈香，春濃海棠睡，金馬門如萬里遙，那知青海城頭事。

○田家喜晴謠

玉女投壺玉皇側，海童拖霖海天黑，風花閃日日笑雲，俗以雲氣班駁謂之風花，古詩明月揚帆應復駛，蒸雲散亂作風花，俗諺以雨乍落乍止日光穿漏謂之雲氣烘爲雀頭色，須臾變作樓梯，夫黃綿襖天笑之。出曉破曉，諺云樓梯天曉破曉，又田叟冬茅簷夜望，黎星沒，蘆絮飛，殘水生骨，諺云黎星沒，水生骨。

○扶南曲三首

讀升菴集

卷三

三

愁窺綠綺琴，絃澀不成音，鏡裏春春貌，牕前夜夜心，臨卬人去遠，離夢遶花陰，遊賞上春時，踟躕望所思，花嬌初學臉，柳淺未成眉，問訊溝頭水，微波可致辭，淇上輕盈侶，巫陽縹緲仙，晚歸因鬪草，春困爲秋千，羅帳含雙笑，燈昏尚未眠。

○烏栖曲四首

金蓮作杵瓊瑰砧，蛟龍艷錦鴛鴦，衾并刀未剪，燕霜落，何日征衣到沙漠。

晝漏迢迢春灩灩，草如柔荑，花如焰，白日紅牕恨轉多，箇儂無計奈春何。

汝南鳴雞烏曰鳥，強言饒舌催天曉，殘粧相送淚闌干，月帳雲屏生曉寒。

月華二八星三五，丁丁漏水繫繫鼓，相思相憶阻河橋，可憐人度可憐宵。

○桂湖曲送胡孝思

君來桂湖上，湖水生清風，清風如君懷，灑然秋期同，君去桂湖上，湖水映明月，明月如懷君，悵然何時輟。

讀升菴集

卷三

四

湖風向客清，湖月照人明，別離俱有憶，風月重含情，含情重含情，攀留桂之樹，珍重一枝才，留連千里句，明年桂花開，君在雨花臺，隴禽傳語去，江鯉寄書來。

○大堤曲

大堤二三月，垂楊千萬把，上枝堪藏鴉，下根堪繫馬，藏鴉繫馬晚樓邊，沈水香焚清酒傳，紅霞宛宛歌聲外，漢水團團明鏡前，夜飲朝眠歡不足，秋去春來芳草綠，只知郎橐盡黃金，不道妾顏銷白玉，江有方洲岸有沙，牙檣絲纜各天涯，釵橫花困驚殘夢，不信行。



人不憶家。

○冬晴三首

冬晴連月歲欲闌，北屋修影迴南轡。行人喜舞農人歡，負耒杖策各自返。過涉不愁溪水寒，岸梅春動江不波。玉顏粲粲回銑柯，橘洲霜晚繁香多。吁嗟二物堪贈遠，如此萬里關山何。岷山白日多光輝，清江散霧雪霰稀。魚龍不蟄鴻鴈飛，塞上將軍未解甲。城南思婦夜縫衣。

○阻風曲鑑子磯作三首

讀升菴集

卷三

五

峭石驚磯橫浦口，朔風半夜蛟龍吼。一枕波濤萬里心，江水客愁誰淺深。

行人夜唱江南曲，巴歛楚夢遙相續。聲聲怨喚復愁更訴盡，離情天未明。

啼猿峽口江流遠，回鴈峯前沙磧晚。水驛梅花開未開，緘情千里寄陽臺。

○休洗紅

憫山東流賊之亂也

休洗紅，紅顏薄命恨難窮。我眉傾國誰家女，十五纖腰媒未通。金屋盈盈嬌白日，錦牕的的玩春風。戎馬

一朝生冀北，黃巾萬騎滿山東。金縢賤棄如泥土，絕色爭擒獻鏑鋒。火燒野田飛墅鴨，雲映東方生蝦蟆。飄零自分身如葉，憔悴誰甘首似蓬。當時不識門前路，今日能彎馬上弓。婦女何能堅節操，丈夫本自不英雄。

○古艷曲二首

皎皎復盈盈，傾國更傾城。珊瑚絲結網，蒼華玉篆名。官女多相妬，非關君薄情。

掩輦來玉塞，顧影戀金門。翠燭勞光彩，銀屏役夢魂。

讀升菴集

卷三

六

羅衣香未歇，猶是漢官恩。

○盤江行

貴州

可憐盤江河，年年瘴癘多。青草二三月，綠煙生碧波。行人好經過。

○七盤勞歌

一盤谿谷低，仰首愁攀躋。蠶屋白雲上，鳥道金天西。二盤行漸難，谷口野風寒。石磴愁旋馬，行人各解鞍。三盤雲霧堆，側逕轉迂回。前旌正延佇，駿騎莫相催。四盤連翠微，峯日隱晴輝。石齒嚙人足，樹枝罥人衣。

五盤勢更高。俯見棲鳥巢。巖巒暫相倚。人馬同時勞。  
六盤窮攀緣。真似上青天。下瞰已峻絕。上望更巍然。  
七盤險棧平。眺望倚分明。西征通蜀道。北望指秦城。  
○朝天嶺

落日半山坳。掩映栗葉赤。行客早知休。前溪多虎跡。

○將進酒

清醕如濟濁。醪如河。君子有酒旨且多。我當起舞君當歌。  
歌鳥鳥舞。佳佳歌。舞未終。良夜過。將進酒杯行遲。主人且勿喧。  
君子有所思。堯置中衢。

讀升菴集

卷三

七

尊。文王法酒旗。共此融融歡。無慙抑抑儀。令汝年壽等喬松。名與金石期。

○○○蘆笙吟

宋乾德中。祥河入貢。召見。詢問地里風俗。令作本國歌舞。一人吹蘆笙。名曰水曲。卽今蘆笙也。予在大理見之。嘗作蘆笙吟五解。其辭云。

蘆笙吟。蘆笙吟。可憐一寸匏。能括四海音。  
蘆笙吟。蘆笙吟。可憐一節蘆。能通四海心。  
昔我聞蘆笙。乃在盤江河。河邊跳月歌。令人玄鬢皓。

亂三

今我聞蘆笙。乃在關南橋。短歌和長謠。從夕至清朝。

亂四

悲亦不在聲。歡亦不在聲。昔聲與今聲。不是兩蘆笙。

亂五

五言古詩

○○元謀縣歌

遙望元謀縣。塚墓何纍纍。借問何人墓。官屍與吏骸。山川多瘴癘。仕宦少生回。三月春草青。元謀不可行。

讀升菴集

卷三

八

九月草交頭。元謀不可遊。嗟爾營營子。何爲歟。來此九州幸。自寬何爲此遊盤。

○書李前渠藩伯公便面

望塵斗以北。傾蓋江之陽。命駕慰遲暮。倚樓訊行藏。下榻沉痾失。擁篲端憂忘。玉藻敷溫麗。金薤披琳瑯。淪詩綴四始。逸籀括三蒼。荒經詢夏后。汲冢懷周王。賡臯旣旦旦。聆摯何洋洋。維時首朱夏。迅晷改青陽。欸言移日稷。彥會屬辰良。蒲葵聊短詠。木桃愧申章。

九月三日見新月

時有悼亡之戚

纖纖初生月，掛我高樓傍。常時照歡影，今夕流悲光。  
悲光正徘徊，悵望相思臺。涼露霑襟袂，爽透風闌開。  
絲蟲繞階緝，火螢穿箔來。更添漏水咽，膏滅缸花催。  
莊休歌不發，潘仁心已摧。商陵別鵠怨，梁樹棲鳥哀。  
未抵此時恨，長歎獨難裁。

○恩遣戍滇紀行

商秋涼風發，吹我出京華。赭衣裹病體，紅塵蔽行車。  
弱姪當門啼，怪我不過家。行行日已夕，扁舟歛潞沙。  
揚舲天津口，回瞻見牛斗。風吹紫荊樹，月照青楊柳。

讀升菴集

卷三

九

逆流沂漕河，相顧慎風波。荒村聚豺虎，夾岸鳴蛟鼉。  
僕夫困牽挽，防吏苦嗔呵。徐沛洪流溢，滄溟浴白日。  
聚落雞犬空，銜鱸羽毛疾。暗灘持揖防，洄溜揚帆慄。  
維纜依鵲巢，塞蓬邇蛟室。乘月下呂梁，侵星過白楊。  
漫岸憊失道，孤舟鬱相忘。喧歷見疊浪，極眺無連岡。  
陰霞互興沒，凍雨倏淋漓。濕薪戒傳火，空囊愁絕糧。  
信宿萬籟平，隣舟動歡聲。聞雞共起舞，買魚賃兼程。  
夕泊秦淮岸，朝逗維揚城。愁聽玉簫曲，懶問瓊花名。  
畏途險已出，勝地心猶驚。真州對瓜步，分歧當去住。

翹思鍊甕雲，悵望金陵樹。江浮懼濤瀾，陸走淹霜露。  
移船驚洲來，弭榜龍江隈。故人同載酒，一醉雨花臺。  
高臺多古今，百慮盈疎襟。琴彈別鶴調，笛唱飛鴻吟。  
臨風惜南鵲，揆景恨西沉。江程始挂席，江月照采石。  
招搖西北明，水霧東南碧。銅陵夢裏過，赭圻望中隔。  
潯陽見市廛，湓浦異朝夕。馬口歌獨漉，魚山侯風宿。  
西塞漁父磯，東陵道士狀。估客歎浮萍，放臣悲落木。  
秋驚赤岸楓，霜謝黃州菊。龜山漢陽縣，鵲磯遙可見。  
披襟倚山閣，開圖對離晏。鮮飈蘋末來，餘霞波外絢。

讀升菴集

卷三

十

枕底鳴飛湍，舷際失江干。仙子駐鶴嶠，王孫關鴨闌。  
雲開君山出，壑歸洞庭寬。乾鵲噪危檣，連連一何迅。  
試叩巴峽船，果得家鄉信。時序感孤懷，風煙集雙鬢。  
江陵初解帆，倉皇理征衫。家人從此別，客淚不可緘。  
騰裝首滇路，問愁程楚巖。楚水縈沅澧，楚岸秀蘭芷。  
言慕識昭丘，遺芳號珠履。珠坊青蕪繁，昭丘白雲屯。  
傷心楓樹林，回首桃花源。天寒行旅少，歲晏霜霰煩。  
界停四十渡，羸馬不成步。幽篁詎見天，密箐才分路。  
營窟半卉裳，人煙盡槃瓠。吳蟲嘯落景，暮客當官戍。

驅車先發响，投驛遲暝霧。淑浦滂陽連，龍標夜郎天。  
遠遊弔屈子，長流悲謫仙。我行更迢遞，千載同潸然。  
一葉崇安渡，千波竹箭急。鬼方昔云遐，羅甸今初入。  
陰霾喧凝交，瘴嵐昏曉集。長亭此驛遙，只尺如棘澗。  
石行蹶昆蹄，沙吹煙蒸粒。斷腸盤江河，銷魂龍從坡。  
軍堡鳴笳近，蠻營荷戟多。三辰晦光彩，七旬瀝滂沱。  
蜀衣行風舞，蘆笙跳月歌。可憐異方樂，令人玄鬢皤。  
煙霜窮瑣旅，直若開芳序。迎曉平原來，還顧殘山去。  
喜見青松林，却辭黃茅嶼。滔滔歲已周，望望且夷猶。

讀升菴集

卷三

十

衣塵何暇拂，足跡不能休。碧雞儼金馬，滇海昆池瀉。  
五尺常類道，萬里唐蒙野。隋將仆碑川，漢相連管下。  
我行更向西，綿力倦攀躋。礧碌穿危磴，蜻蛉控絕谿。  
點蒼明霽雪，抱珥飲晴霓。浦塞重關峻，蘭津毒草低。  
枝寒鳩鳥下，花煖杜鵑迷。湖環蜮射渚，陂入象耕畦。  
瑩角髦牛鬬，斑文笮馬嘶。緬書塗貝葉，燹照燧松楸。  
風景他鄉別，天倪吾道拙。雲山已亂心，風塵仍結舌。  
出門各自媚，失路爲誰悅。桑落豈忘憂，羌鵠詎申結。  
龍吼雄劍鳴，驥歌唾壺缺。蒼蒼七星關，幾時却東還。

瀾瀾三峽水，奚啻隔中沚。黃犬代書郵，青龍借歸舟。  
鴈翼翔廖廓，猿聲遞阻修。何由一縮地，暫作錦江遊。

○行旅

行旅苦日短，勞人知路遙。忽忽歲云莫，客心中搖搖。  
曠野饒寒氣，四望但寂寥。嚴霜下豐草，朔風鳴枯條。  
浮雲起爲蓋，堅冰結爲橋。白日隱餘照，玄陰掩層霄。  
鳴轂無停輪，嘶馬不解鑣。飛鳥夕知還，征途何迢迢。

○晨發高曉東丘月渚楊墨池

荒雞鳴西隣，海霞射東壁。又攜孤劍征，去作點蒼客。

讀升菴集

卷三

十一

高曉亦吾廬，安寧亦予宅。屏居三十年，宛如故鄉陌。  
飛屐頻登臨，披衣數晨夕。別離今幾時，重到感疇昔。  
兒童已長成，賓從盡衰白。聯榻情綢繆，晤語慰衰瘠。  
此行擬何爲，筋力疲疆場。少城雲思紛，江陽春夢積。  
一身四處家，浮生百齡迫。請爲勞者歌，歌罷轉愁劇。

○西征夜

寒重旅衾單，默對燈花謝。亂山荒壘間，獨客孤眠夜。  
寂寞與誰同，尋思似夢中。勞勞無止極，去去忘西東。  
故鄉孟冬別，有約仲冬返。人願天不從，長征日以遠。

異縣多相知，樽酒話心期。含悲不能語，淚爲生別滋。

○南竄始發京

秋風蕭蕭發，駢車出郭東。問我今何適，竄身向南中。南中萬餘里，去去與誰同。親交滿京國，只尺難相通。且喜脫幽繫，未退悲道窮。

○○江陵別內

同泛洞庭波，獨上西陵渡。孤棹泝寒流，天涯歲將暮。此際話離情，羈心忽自驚。佳期在何許，別恨轉難平。

○○離思行

讀升菴集

卷三

七

飛蓬無根株，飄飄隨風起。游子辭家鄉，流落在萬里。當歌有苦調，對酒無欣喜。閉門愁緒集，出門多荆杞。徬徨安所之，斷腸分流水。水流何潺湲，遠遊幾時還。

○○擬青青河畔草

河水清且漣，河上多荒草。春風二月時，千里交河道。交河漢家營，荒莽少人行。日暮淒風起，黃沙與雲平。雲間有孤鴈，附書自鄉縣。翩翩欲下來，聞弦却驚散。草青鴈北飛，草枯鴈南歸。鴈飛有歸時，征人無還期。○○庭中有奇樹

奇樹生南國，孤根來遠方。佳名誰不愛，植近君子堂。

春風一披拂，花葉何煒煌。上有寄生枝，亦得沾恩光。桂枝陵寒山，梧桐在高岡。草木非自獻，信美非所將。

○○送終安人王氏葬恩波阡

石流何湔湔，湟潦增其波。天陰日易晚，曠野悲風多。嚴霜下喬木，零雨泣桑柯。蕭條我行野，傷心悲如何。中道失嘉耦，葬此山之阿。凜凜歲方晏，誰與同歡歌。君看彼鳥雀，各自安其窠。

七言古詩

讀升菴集

卷三

十四

○辛卯除夕飲潘郎金斗歌

主人新得黃金斗，好客尊前爲予壽。招搖揭柄轉春星，沆薤騰波挹仙酒。天涯今夕歲云徂，痛飲狂歌夜良久。乍可用爾爲鴟夷，萬事盡付持杯手。君不見商羹周鼎徒聞名，見之不識人不取。

○○南枝曲

會川五里坡，猓猓哨邊有古梅一株，婆娑陰映形如曲蓋，封蘚斑駁，文如篆籀，蓋數百年物也。予平生所見梅樹，此爲冠絕，惜乎生於

窮山絕域而不得高人韻士之賞也玩歎之餘作此曲焉

我渡煙江來瘴國毒草嵐叢愁箒黑忽見新梅粲路傍幽秀古艷空林色絕世獨立誰相憐解鞍藉草坐梅邊芬蓋香韻風能遞綽約仙姿月與傳根地錦苔迷蟻縫樹杪黃昏搖鳥夢飄英點綴似留人顧影徘徊若相送焦桐椽竹亦何心中郎一見兩知音誰謂南枝無北道願譜金徽播玉琴

李卓吾曰余見吳氏移置古梅一株于山中讀書

讀升菴集

卷三

十五

房得地矣而枝條橫蔓惡其礙牆撐瓦時時砍削幾於無梅又見曾氏移置古梅一株於庭之東亦得地矣而築土墻以隔之剪多株以瘦之其初蓋古幹盤結有甚於楊太史所稱者故余每見輒恨偶讀此遂效嘖

○會川五里坡古梅正婆娑根連貴陽竹影落盤江河封蘚任斑駁寧期太史過太史而今休怨歎我愁正愁俗人看假饒置我大都中寬哉剪伐仍途炭君不聞曾與吳殷勤亦各移置梅一株上條棲

雞下聚瀾視我今者又何如君今傾蓋來相結曾似山房坐磨滅更聞月下吹南枝東庭玉女恨難歇五言律詩

○層臺驛

陟坡千百磴破店兩三家濕竈薪無稻磽田飯有沙瘦兵宵泣血猛虎晝磨牙行路難如此羈愁一倍加

○箐口關

箐口關何險山頭路更賒凌兢磨旋蟻屈曲陣蟠蛇官舍惟孤舍人家無一家客心何處切夕照閃歸鴉

讀升菴集

卷三

十六

○寒夕

七十行

東西垂老別前後苦寒行旅鬢年年禿羈羈夜夜驚春鉏胸內貯石關口中生讀書有今日曷不早躬耕

○畢節簡蔡席二廣文

鴉衣裹凍身荒館夜難晨冷榻誰相伴寒爐獨可親塗窮千慮失天遠四愁新夢裏兒童戲醒來倍愴神

○臘八日與墨池野酌遲丘月渚

散步謫仙橋嚴寒酒易消雲容將變朔風信已鳴條只爲朋從好渾忘旅寓遙清吟遲月渚剪燭永今宵

○烏撒喜晴

易見黃河清，難逢烏撒晴。陰霾既已豁，險道况復平。蜀日杳千里，滇雲惟十程。江花與江草，異國看春生。

○北橋離席留別趙州諸子

漂泊猶戎旅，羈棲且歲年。又傷南浦別，重醉北橋邊。煙樹環江許，風花簇野筵。鄉心那可問，愁思繞離絃。

答馬敬臣二首

北闕承恩譴，南荒作旅人。可堪同瘴癘，猶自隔音塵。鶴嶺霏煙外，螳川積水濱。三年不相見，兩地各傷神。

讀升菴集

卷三

七

空宇澄新霽，殊方報早秋。涼風天末樹，明月海邊樓。塞草封歸望，湘蘭喚別愁。來章三復罷，對酒不能酬。

○次張大理文柔別後見寄韻

垂老雲南戍，逢君海上州。桂招非小隱，萍泛是同流。江漢詢幽側，關山慰阻修。欲酬平子贈，空有畔牢愁。

、竹戶

竹戶少塵埃，濃陰鬱不開。靜聞清露墜，涼送好風來。鳥下彈瓊粉，蟲行篆紫苔。無人共欣賞，坐歎獨悠哉。

○折楊柳

白雪新年盡，東風昨夜驚。芳菲隨處滿，楊柳最多情。染作春衣色，吹為玉笛聲。如何千里別，只贈一枝行。

○雨

蟬咽枝頭露，鳩搏樹杪風。颼颼涼意足，葉葉雨聲雄。案對燈花喜，宵分簾色融。不知何水部，吟斷滴階中。

青橋驛

鐵壁千秋雪，冰崖萬壑雷。人家比星散，鳥道入雲回。旅寓山河隔，鄉心日夜催。客行春又夏，不見捷書來。

○渡黑龍江時連雨水漲竟日乃濟

讀升菴集

卷三

七

飛鷁朝瞰霧，停驂午漏分。客心隨水急，人語隔江聞。雨過添清氣，風生愛縠紋。中流歸棹穩，歧望有來羣。

○候朝簡王舜卿

文華接武英，鳳吹應雞鳴。月晃牙牌字，風傳玉珮聲。天香飄左掖，宮漏隔西清。不是班行迥，焉知夙夜情。

○重過華清宮

繡嶺仙人閣，華清玉女湯。山川猶氣象，臺殿久荒涼。煖水生煙霧，寒松受雪霜。碑文無歲月，螭首臥牛羊。

○舟曉

羈心厭漏遲。未曉命舟師。樹過如人立。帆開覺岸移。  
天梭星落織。霞錦日舒絲。漸喜漁村近。炊煙出竹籬。

○十二月朔旦南郊扈從省牲

天仗雲門外。宵衣曉漏前。蒼龍旂影動。朱鷺鼓聲傳。  
星爛甘泉燭。霜清泰畤煙。南郊新警蹕。重覩孝皇年。

○夜泊

夜泊中流下。扁舟對萬峯。一星高岸火。幾杵上方鐘。  
水落灘聲急。雲低雨意濃。何人吹鐵笛。潭下惱魚龍。

秋日枕疾四首

讀升菴集

卷三

九

暝巷本寂寞。病來入更稀。氣候倏忽變。陰晴頃刻非。  
量移寒燠榻。調停單夾衣。餘生付泡影。焉知衡氣機。

其二

風前黃葉樹。雨後紫苔牆。肺病知秋早。身閒覺日長。  
杵聲頻擣藥。煙縷漸消香。遮眼聊舒卷。雕蟲久已忘。

其三

病叟茅亭臥。頑童竹杖隨。半人嘲鑿齒。一足笑虞夔。  
夢境虛傳蝶。支床底用龜。古方渾不效。無乃僞軒岐。

其四

殘燈光翳壁。斜月影穿帷。衰鬢難禁日。幽憂不寐時。  
棘籬鳴夜犬。茅棟笑寒鴟。展轉那堪說。呻吟強作詩。

○春月臥病至夏首

愁心冷不春。病眼夜難晨。蝴蝶成虛夢。芭蕉喻幻身。  
枕乾垂老淚。門絕問奇人。惟藥添無量。呻吟似飲醇。

○新秋悼亡

清商不堪聽。白露自生愁。孤枕寒先入。空階雨未休。  
夢魂回永夜。悲怨集新秋。奇樹中庭色。傷心不再遊。

七言律詩

讀升菴集

卷三

十

廣心樓夜宿病中作

七十行  
戊稿

落弁重逢下石人。七旬衰病命逡巡。藤蘿深箐猿猱  
穴。瘴癘窮山虎豹隣。枯木幾時霑雨露。戴盆何地見  
星辰。元夫幸遇睽孤日。寂寞寒灰也望春。

五言絕句

○陽橋壩

澗壑浮白雲。俯瞰低於馬。雲開見青松。又在澗壑下。

○西路雜述二首

虎穴猶能入。猿梯亦可臨。把關苗子面。開店主人心。



其二

哨名一碗水坡號半邊山疲人倚石磴渴馬飲水湍

四月五日夜與叙菴末菴樂菴得菴話別集句

鼎鼎百年內一別一回老欲知萬里情坐對青燈曉

○嘉州登舟

馬上風塵倦登舟似到家雨晴涼意足含笑對江花

○渝江登陸

來往舟如屋相隨一月期登途不忍去翻似別家時

○普魯基曉發

讀升菴集

卷三

圭

霜華重於雪星光明似月喔喔荒雞鳴蕭蕭征馬發

○自安寧之高曉李葵之走馬相迎

遙岑昨夜別獨樹今朝迎高曉連榻處清話到三更

○月夕獨酌

夜沽東橋酒醉聽焚童歌羈人不作樂其如鄉思何

○鐵鸚武歌

蜀中名駕鸚雲南號鐵鸚武即伯勞也

可憐鐵鸚武常鳴五更前愁人抱暝臥聲聲到耳邊

○寶印寺

曲徑餘榛路穿碑剝蘚痕空廊僧不住隣媼爲開門

○圓照寺

橫枕山牕裏月明林影動禪心炯不眠寧有巴山夢

○妙高寺

絕頂愁飛鳥丹霞隱林杪孤僧早閉門熒熒佛燈小

○白龍寺

詩人張揭山喜用白龍字何事獨無詩留題白龍寺

○積翠巖

翠巖隱玄龕苔徑無鳥跡不見煮茶煙那知有禪客

七言絕句

讀升菴集

卷三

圭

○竹枝詞七首

夔州府城白帝西家家樓閣層層榜冬雪下來不到

地春水生時與樹齊

日照峯頭紫霧開雪消江面綠波來魚腹浦邊曬網

去麝香山上打柴回

江頭秋色換春風江上楓林青又紅下水上風來往

慣一年長在馬船中

最高峰頂有人家冬種蔓菁春采茶長笑江頭來往

客冷風寒雨宿天涯

紅粧女伴碧江濱，蓮草花簪茜草裙。西舍東隣同夜燭，吹笙打鼓賽朝雲。

上峽舟航風浪多，送郎行去爲郎歌。白鹽紅錦多，多載危石高灘穩穩過。

無義灘頭風浪收，黃雲開處見黃牛。白波一道青峯裏，聽盡猿聲是峽州。

焦弱侯曰：似雅似俗，最得竹枝之體。劉禹錫後獨此公耳。

○寄遠曲

讀升菴集

卷三

三

濯錦江頭煙水綠，相思萬里人如玉。瑤琴別後不曾彈，今朝才理將歸曲。

詠簪底香花

滇海花名簪底香，山礬風味水仙粧。瓊枝本是天邊種，零落遐荒四拾霜。

有寄

寶刀截水恨難裁，玉筍啼春濕未開。昨夜陽臺添暮雨，夢魂飛過曲江來。

○楊柳枝詞二首

張禺山云：此紀彭幸菴平藍郡二賊事也。

漢東門外柳新栽，拂曉長堤露眼開。野老攀條相向語，去年曾被賊燒來。

臨水臨風漾碧漪，含煙含霧一枝枝。戰塵收後無離別，又見長條到地時。

長短句

黃栢行

行成稿

寧食苦黃栢，莫作貴州客。寧食頭七醋，莫行貴州路。少年輕壯心，遠遊早歲從軍。今白頭只今行年七十，二猶作羈縻滇海陬。

讀升菴集

卷三

三

○惡氛行

金碧山前惡氛起，虜馬來飲滇海水。城西放火銀漢紅，炎焰塵頭高十里。兩重日暈圍白虹，萬家仰首呼蒼穹。相顧慘然無顏色，嗚呼寄命須臾中。賊徒渾幾箇，枕戈臨水臥我軍。屯北門，分明不敢過。土酋脅盟來索官，城上無言騎堞看。父老倉忙雙涕泗，細說去冬尋甸事。絃急柱促柄倒持，首禍今朝竟何自。堂堂之陣誰主兵，喁喁公等皆儒生。賊來不肯令出哨，賊去但解擡空營。豈無雄武士奮身，思一決只尺轅門。

不肯前，怒髮衝冠，氣填咽。況聞千金逐日費，連月公儲已傾竭。土兵抄掠盡，村園升天無梯地，無穴熙暉。閭閻踰百年，太平官府真神仙。紫薇迢迢華蓋遠，虛將敲朴威窮邊。邊隅一旦紛解瓦，喑鳴變作擎拳者。喑鳴擎拳兩奈何？君不見建武年中任校尉，又不見開元年中張乾陀。

○三全驛

三全驛，十字路。北去南來幾朝暮，朝見揚揚擁蓋來，暮看寂寂回車去。今古銷沈名利中，短亭流水長亭樹。

讀升菴集

卷三

五

樹

○佛現鳥名，峨眉山有之，聲呼類佛現，每叫必有金光。

佛現佛現，鳥語易隨人意變。山川發晶瑩，草木呈葱蒨。坐使遊人心目亂，佛現佛現。

、伏枕行贈嚴應階

慎也投荒今五年，竭來臥病左足偏。臨床伏枕與子別，心斷神傷覓黯然。憶昔去國行戍邊，弔影疊疊入瘴煙。永昌試問在何處，都門相違萬三千。虎豹畫橫林箐側，魑魅夕度關山顛。肝腸欲絕隴頭水，夢寐忽

到夜郎。天肉黃皮皺形半脫，喜一見子。日周旋除館。

西河客樂土，傾壺北道賓。初筵悲歌慷慨悲壯士，風流儒雅追先賢。解鞍清華洞，褰裳碧玉泉。抽子瓊敷藻，枉我瑤華篇。衰遲遠尋留藥價，寂寞時共買山錢。同年意氣同兄弟，異鄉會合情尤異。貧交豈歎雲雨翻，急難實在風波地。昂昂嚴夫子，矯矯人中龍。長才抱經濟，大雅含春容。叩之清廟組，朱瑟懸之東序鏗。金鏞我今甘心憔悴窮山中，子亦胡為淹留簿書叢。朱輪五馬人生貴，青翰雙魚海若官。七澤霜風鳴五

讀升菴集

卷三

五

兩白蘋丹楓渺予望，分手遙指大江西。愁心已掛匡廬上，嚴夫子交誼非凡流。往時傾蓋今白頭，子行高步隘九州。我病崔嵬思一丘，水蛭草駝那忍棄雲鵬。雛鷄難相求，待子功成採藥去。期子共結逍遙遊。

六言絕句

○寄張愈光二首

斛律光敕勒詠，劉越石扶風歌。曲高從來和寡，妙處正不在多。詩須有爲而作文，至無心乃傳。蘇武何梁四首，劉伶

酒頌一篇

○周儀晚晴

刻溪無心泛雪衡山有意開雲天借黃綿襖子憐吾七十從軍

○感懷四首

玉皇香案仙吏金馬碧雞老兵我自甘為于役眾怪胡為此行

楊子登科之歲周郎破敵之年屈指于今二倍不成一事華顛

讀升菴集

卷三

圭

黃昏忽見山店倦客歡情倍增那柴清於桂醕松明紅似仙燈

征途九十方半記里二千有零夢攪離心夜夜愁添旅鬢星

○做唐

炮道穹隆龜背折坂詰屈羊腸惡溪四十八渡怪松百千萬行

○霑益

古跡碧雞金馬畏途水菁雲關春迎滇陽勝境雪送

貴竹殘山

○正月六日溫泉晚歸

月似銀船勸酒星如玉彈圓棋幾杆林鐘敲後兩行松火歸時溫泉晚舟歸漏已下三鼓新月將沉望之異也古之詩人亦未嘗玩新月至三更耳李文饒云司馬相如始玉塔自東坡始銀船自予始也

李卓吾先生讀升菴集卷三終

讀升菴集

卷三

圭

下五

李卓吾先生讀升菴集卷四

經籍

○○季文子三思以下論語

文子相三君其卒也無衣帛之妾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左氏侈然稱之黃東發曰行父怨歸父之謀去三家至掃四大夫之兵以攻齊方公子遂弑君立宣公行父不能討反爲之再如齊納賂焉又帥師城莒之諸鄆二邑以自封殖其爲妾馬金玉也多矣是卽王莽之謙恭也時人皆信之故曰季文子三

讀升菴集

卷四

思而後行夫子不然之則曰再斯可矣若曰再尚未能何以云三思也使能再思不黨篡而納賂專權而與兵封殖以肥已矣文公不得其辭乃云思至于三則私意起而反惑誠如其言則中庸所謂思之弗得弗措也管子所謂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吳臣勸諸葛恪十思者皆非矣  
卓吾子曰周公之聖唯在於思兼思而不合則夜以日繼一夜一日思又何止三也朱子蓋惑於聖人慎思之說遂以三思爲戒唯其戒三思是以終

身不知聖人之慎思也我願學者十思萬思以思此慎思二字苟能得慎思之旨於千思萬思之中則可以語思誠之道矣區區一季文子何足以煩思慮乎

○○去喪無所不佩

王逸曰行清潔者佩芳德光明者佩玉能解結者佩觿能決疑者佩玦故孔子無所不佩也

卓吾子曰道學原重外飾蓋自古然矣而豈知聖人之不然乎古者男子出行不離劍佩遠行不離

讀升菴集

卷四

弓矢日逐不離觿玦佩玉名爲隨身之用事親之物其實思患預防文武兼設可使由而不可使知之道也與丘田寓兵同括矣意不在文飾特假名爲飾耳後人昧其實也以是爲美飾而矜之務內者從而生厭曰是皆欲爲侈觀者何益之有故於今並不設備而文武遂判非但文士不知武備至於武人居常衺謁亦效文裝矣寬衣博帶雍雍如也肅肅如也一旦有儆豈特文人束手武人亦寧可用耶

○○陳恒弑君

孔子沐浴而朝於義盡矣胡氏乃云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是病聖人之未盡也果如胡氏之言則不告於君而擅興甲兵是孔子先叛矣何以討人哉胡氏釋之於春秋朱子引之於論語皆未知此理也岳飛金牌之召或勸飛勿班師飛曰此乃飛反非擒反也始爲當於義矣

卓吾子曰世固有有激而爲者不必問其爲之果當也有激而言者不必問其能踐言與否也哀其

讀升卷集

卷四

三

志可也原其心可也留之以爲天下後世之亂臣賊子懼可也何必說盡道理以長養亂賊之心乎若說非義則孔子沐浴之請亦非義矣何也齊人弑君與魯何與也魯人尚無與又何與於家居不得與聞政事之孔子乎不得與而與是出位之僭也明知哀公三子皆不可與而言是多言之窮也總之爲非義矣總之爲非義然總之爲出於義之有所激也總之爲能使亂臣賊子懼也即孔子當日一大部春秋也何待他日筆削魯史而後謂

之春秋哉先正蔡虛齋有岳飛班師一論至今讀之猶令人髮指冠目測眦欲代岳侯殺秦檜滅金虜而後快也何可無此議論也明知是做不得說不得然安可無此議論乎安可無此議論乎

無爲而治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楊子法言或問無爲曰奚爲哉在昔虞夏襲堯之爵行堯之道垂拱而視天民之阜也無爲矣紹桀之後纂紂之餘法度廢禮樂虧安坐而視天民之死無爲乎莊子曰無爲也則用

讀升卷集

卷四

四

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爲也

卓吾子曰舜是一生兢兢業業到死者處頑嚚處傲象以至歷試諸艱處烈風迅雷處大麓初攝位後登庸處殛鯀處丹朱處商均直至陟方以死蒼梧之墟憂勤惕厲死而後已而子曰無爲者哉先生又引楊子法言此楊子之無爲也非大舜之無爲也舜命九官設十二牧歲巡狩祀方岳舉八元誅四凶何曾襲堯道哉先生又引莊子此亦莊子

之無爲也。非舜之無爲也。槁木其形死。灰其心。所謂居簡而行簡。難以臨民矣。而曰用天下而有餘。何哉。

○吾爲東周

或曰。傳者謂興周道於東方是乎。答曰。是未喻乎字之微旨也。其微旨若曰。如有用我。吾其肯爲東周之微弱偏安而已乎。言必欲挽東周爲西周也。孔子作春秋。托始于平王。傷東周之衰也。刪詩于王風。首錄黍離。曰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傷興復之無人也。錄變

讀升菴集

卷四

五

風于鄒下。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其心未嘗一日而忘西周。故又曰。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其在雅之詩也。曰大東小東。杼軸其空。雪山王氏曰。平王遷于王城。此大東也。敬王避于朝之難。又去王城而入成周。此小東也。東而又東。澤爲東。薪而道爲茂。草西方益遠矣。故公山不狃以費叛。佛肸以中牟叛。孔子皆欲往。究而言之。不狃叛季氏。非叛魯也。子之欲往。安知其不欲因之以張公室乎。按左傳。吳將伐魯。叔孫輒助之。不狃曰。非禮也。君子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

讀升菴集

卷四

六

周矣。無異無別也。

○改火

鑽燧改火。四時而五物焉。朱子謂夏火太盛。故再取此意料之言耳。先王取火。法五行也。春行爲木。榆柳色青。以象木也。木生火。夏行爲火。棗杏色赤。以象火也。火生土。季夏行爲土。桑柘色黃。以象土也。土生金。秋行爲金。槐檀色白。以象金也。金生水。冬行爲水。柞櫟色玄。象水也。四時平分而夏乃有二焉。何也。土位在中宮。而寄王於四時。季夏者。土之中位。故月令於

仲夏之後列中央土素問謂之長夏是其說也統之則爲四時分之則爲五行五行各七十二日土分王於四時之末各分十八日合之亦七十二日總五行之七十二日合三百六十而成一歲也

○尹和靖對高宗孟子

宋高宗問尹焞曰紂亦君也孟子何以謂之一夫焞對曰此非孟子之言武王誓師之辭也獨夫受洪惟作威高宗又問曰君視臣如土芥臣便可視君如寇讐焞對曰此亦非孟子之言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

讀升菴集

卷四

七

讐高宗大喜嗚呼儒者對君之言從容中道若此近世道學一趨宣召自稱學生何哉

李卓吾先生讀升菴集卷四

終

李卓吾先生讀升菴集卷五

經籍

、義皇心易以下易

陳希夷言學易者當於義皇心地上馳騁無於周孔注脚下盤旋陸象山六經注脚及糟粕之說正出於此周孔且注脚六經尚糟粕况其餘乎則知心矣

、卦爻名義

易者廬輝之名守宮是矣守宮即蜥蜴也與龍通氣故可禱雨與蚌同形故能墮身色無恒日十二變是則易者取其變也象者茅

讀升菴集

卷五

犀之名狝神是矣

象亦曰茅犀狀如犀而小角善知吉凶爻廣有之土人名曰狝神

犀形獨角知幾知祥是則象者取於幾也象大荒之獸也人希見生象也按其圖以想其形名之曰倮故其爲字從人於象也木經云爻者交疏之牕也其字象牕形今之象眼牕也孔穎達曰卦者掛也掛之於壁也蓋懸物之杙也諸儒皆用其說予以爲非杙則可掛於壁易卦豈可掛於壁乎卦者圭也古者造律制量六十四黍爲一圭則六十四象總名爲卦可也應劭曰圭者自然之形陰陽之始卦者亦自然之形



陰陽之象其爲字也從卜爲義從圭爲聲亦兼義也古文圭亦音卦今挂字從手爲義从圭爲聲則圭卽音卦可證矣卦古文圭字象古文象交應形

○天一生水

易傳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鮑景翔曰神爲氣主神動則氣隨氣爲水母氣聚則水生人之一身貪心動則津生哀心動則淚生愧心動則汗生欲心動則精生可以爲天一生水之證地六成之如上天同雲而雨雪至地則六出六爲陰地數也凡雨露之點亦皆讀升菴集

卷五

二

、易重一斤

十黍爲絛十絛爲銖八銖爲鎰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一斤一斤凡三百八十四銖或問程子曰易重幾何程子曰易重一斤蓋言易有三百八十四爻也

○希夷易圖

陳希夷曰易學意象數四者不可闕一其理具見於聖人之經不煩文字解說止有一圖謂先天方圓

圖也以寓陰陽消長之說與卦之生變圖亦非創意以作孔子繫辭述之明矣又作易龍圖序曰龍圖者天散而示之伏羲合而用之仲尼默而形之希夷以授穆伯長伯長以授李挺之挺之卽邵康節師也康節作後天圖見於邵伯溫之序朱子因其出於希夷而諱之

○易圖考證

胡一桂云宋一代之易學希夷先天一圖開象數之門至邵子經世書而碩大光明周子太極一圖洪理義之門至程子易傳而浩博弘肆愚觀此言易圖先天始于希夷而後天續于康節朱子所以不明言者非爲康節直以希夷恐後人議其流於神仙也藏頭露尾亦何益哉

○大貞小貞

易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注云膏者所以潤人肌膚爵祿亦以養人顏師古云六經殘缺學者異師文義競馳各守所見故漢書所引經文與近代儒家往往乖別既自成義卽就而通之庶免守株朱文公亦言

讀升菴集

卷五

三

顏監無近代專經之陋，但以語人，恐多夏蟲之疑耳、雲龍風虎

張璠從音，隨從之從，去聲。雲出，則龍必從之；風出，則虎必從之。猶曰龍從雲，虎從風也。今按此說，甚異諸家而理至。凡龍起必雲，而謂龍能致雲，非也；虎出必風，而謂虎能致風，非也。猶蟻徙必雨，乃雨氣感蟻，蜥蜴聚必雹，乃雹氣感蜥蜴，謂蟻能致雨，蜥蜴能作雹，可乎？

○帝乙歸妹

讀升菴集

卷五

四

帝乙，殷之賢君，尚書所謂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是也。史記云：帝乙時，殷道益衰，後世注易者因史記之言，遂以帝乙爲成湯，則易與尚書又相矛盾矣。嗚呼！一代之君，聲迹豈微乎其善惡之名，傳信傳疑，一彼一此，況史之紀錄，一人一事之得失，可盡信乎？

○飛鳥遺音

易小過卦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此鳥亦斥鴳之槍榆數尺，鴈鵠之巢林一枝耳，非九成來儀而音中

於律九臯一鳴而聲聞於天也。唐子西詩：二南廢後，魯叟筆七國橫議，鄒軻談何妨于宜上乎？

、冶容誨淫

冶，銷也。遇熱則流，遇冷則合，與冰同志，故冶字從冰。女之艷媚，亦令人銷神流志，故美色曰冶。

○君子有終

謙之卦曰：君子有終，謙之道，衆人不能終，而君子能終之也。夫少之事長，賤之事貴，不肖之事賢，燭至起食至起，射則三揖，酒則百拜，罄折匍匐，葉拱墻負，誰

讀升菴集

卷五

五

不知又誰不能。一臨利害，巧爲趨避，語有之曰：饑馬在廐，漠然無聲；投芻其傍，爭心乃生。由是言之，小人易能謙哉？

卓吾子曰：先生真君子，真知小人心，中物矣。

○噬嗑

易噬嗑九四，噬乾肺，得金矢。王弼註：金剛也，矢直也。程子傳云：金取剛，矢取直，以九四陽德也。朱子本義：乃引周禮古之訟者，先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黃東發云：周禮出於王莽之世，未必盡皆周公之制，若先

取出金而後聽其訟。周興來俊臣之所不爲。況成周之世哉。蓋劉歆逢王莽之惡。爲聚財之圖。旋激天下之亂。而不果施行。其說卓而正矣。慎按淮南子。齊桓公將欲征伐。甲兵不足。乃令輕罪者贖以金刀。訟不勝者。出一束箭。百姓皆悅。乃矯箭爲矢。鑄金爲刃。遂霸天下。歆之附會周禮。實本於此。慎又以爲此說乃六國陰謀。托之齊桓。今觀管仲內政。何等規模。決不爲此也。

、利市

讀升菴集

卷五

六

俗語利市古亦有之。易說卦傳爲近利市三倍。左傳成公十六年。爾有利市。實賄我。勿與知。

、陽鳥攸居

以下書

日之行。夏至漸南。冬至漸北。鴻鴈南北。與日進退。隨陽之鳥。故稱陽鳥也。

○納于大麓

孔叢子。宰我問書云。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何謂也。孔子曰。此言人之應乎天也。堯既得舜。歷試諸難。使大錄萬機之政。是故陰清陽和。五星來備。風雨各

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行。合于天也。此說與注疏合。今以大麓爲山麓。是堯納舜于荒險之地。而以狂風霹靂試其命。何異于茅山道士之關法哉。

○陟方

尚書。舜陟方乃死。家語作五十載。陟方岳。死于蒼梧之野。以方爲方岳。正與國語。舜勤民事而野死之文合。今注以升遐訓之。又與下文乃死重複矣。

、五玉

書脩五禮。五玉。班志。五玉作五樂。蓋已有五瑞。卽五玉也。玉當爲樂。注列五樂之目。

讀升菴集

卷五

七

○三江味別

蘓子瞻志林。有三江味別之說。蔡傳深非之。然以禹貢本文論之。揚江言三江既入。而於經言江漢朝宗於海。則同流而自爲道。可知矣。許敬宗謂濟入河。汴地南出。亦以味別。以今揚子江心。有南零。北零。之異。則知其入而不合。正不疑也。古有五行之官。水官得職。則能辯其性味。潛而復出。合而更分。皆可辯之。故師曠易牙。俞兒張華。王邵。陸羽。張又新。劉白。芻李。李

卿品天下之水。性味不同。蓋古水官之遺法。慎嘗謂山過山則分。雖分而性不分。如羅浮二碣。以風雨而合。離蓬萊兩山。隨波濤而上下。玄中記云。名山有孔。竅相通是也。水過水則合。雖合而性不合。沈括云。水以漳名者。從水於章。章者別也。文也。謂兩物相合。有文章可別也。白公問於孔子曰。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味。易牙能知之。斯固味別之說也。蔡氏之譏蘓子過矣。

○禹貢彭蠡

讀升菴集

卷五

禹貢東滙澤爲彭蠡一條。集傳謂經誤。吳草廬已辨之矣。近又見邵二泉寶魏莊渠校二說。尤足相發明。二泉云。江漢水漲。彭蠡鬱不流。逆爲巨浸。無仰其入。而有賴其退。彼不遇。則此不積。所謂滙也者。如此。故曰。北會于滙。滙言其外也。蠡言其內也。于滙不于彭蠡。勢則然也。蓋實去也。江水濬發。最在上流。其次則漢自北入。其次則彭蠡自南北入。三水並持而東。則江爲中江。漢爲北江。彭蠡所入爲南江。可知已。且江漢之合。茫然一水。難見其爲江也。爲漢也。然其勢則

相敵也。故曰。江漢朝宗。凡集傳謂經誤者。非是。江右山勢四盤。衆水同出。彭蠡爲口。形則高仰。非得江漢外水闌之。還能潞而後泄耶。

○帝賚良弼

傳說事。世疑之曰。夢而得賢可也。或否焉。亦將立相之與。且天下之貌相似亦多矣。使外象而內否。亦將寄以鹽梅。舟楫之任與。審如是。則叔孫之夢豎牛。漢文之夢鄧通。卒爲身名之累。夢果可憑與。或曰。非也。武丁嘗遜于荒野。而後即位。彼在民間。已知說之賢

讀升菴集

卷五

九

矣。一旦欲舉而加之。臣民之上人。未必帖然以聽也。故徵之於夢焉。且商俗信鬼。因民之所信而導之。是賢人所以成務之幾也。劉禹錫之言曰。在舜之庭。元凱舉焉。曰。舜用之。不曰。天授。在殷中宗。襲亂而興。心知說賢。乃曰。帝賚。莊子載太公之事云。文王見一丈夫釣。欲舉而授之政。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頤。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

爲乎仲尼曰默女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禹錫之言蓋本莊子彼以武丁文王之用說與望猶田單之用一男子爲軍師吾恐不如是也其所云夢賚者實帝感其恭默之誠而賚之也其性情治者其夢寐不亂乃可以孔子夢周公同觀鄭文夢鹿而得真鹿心誠於得鹿者尚可以得況誠於求賢而有不得者乎

○弗弔

書君奭篇首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自後世之私

讀升菴集

卷五

言之殷之喪周之福也而曰弗弔按緯書云武王克紂前歌後舞至昭烈克劉璋置酒宴樂乃引前歌後舞之言以拒龐統之諫蓋信緯書也高帝哭項羽曹操哭袁紹自得降喪之旨寧信經勿信緯也

○小序

以下詩經

程伊川云詩小序是當時國史作如不作則孔子亦不能知如大序則非聖人不能作此言可謂公矣朱晦菴起千載之下一以意見必欲力戰小序而勝之亦可謂崛強者哉故去序言詩自文公始文公因呂

成公太尊小序遂盡變其說蓋矯枉過正非平心折中之論也馬端臨文獻通考辯之詳矣

○卷耳

予嘗愛荀子解詩卷耳云卷耳易得也頃筐易盈也而不可貳以周行深得詩人之心矣陟彼崔嵬下三章后妃思文王之行役而云也陟岡者文王陟之也馬玄黃者文王之馬也僕痈者文王之僕也金罍兕觥者冀文王酌以消憂也蓋身在閨門而思在道途若後世詩詞所謂計程今日到梁州計程應說到常

讀升菴集

卷五

山之意耳曾與何仲默說及此仲默大稱賞以爲千古之奇又語予曰宋人尚不能解唐人詩以之解三百篇真是枉事不若直從毛鄭可也

○夏屋

古注屋具也字書夏屋大俎也今以爲屋居非矣禮周人房俎魯頌遵豆大房注大房玉飾俎也其制足間有橫下有跗似乎堂後有房然故曰房俎也以夏屋爲居以房俎爲房室可乎又禮童子饋無屋亦謂童子戴屋而行可乎

問開車之牽兮

問開車之牽兮，詩傳以爲燕樂新婚之詩。按禮，婚禮不賀人之序也。又曰：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新婚安得有燕小序云：幽王無道，詩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此義爲長。此序說所以不可輕變也。

○洵美且都

詩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翱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孟姜，世族貴女也。美質之佳麗也。都，飾之閑雅也。顏如舜華，可以言美矣。佩玉瓊琚，可以言

讀升菴集

卷五

七

都矣。蓋冶容艷態，多出於膏腴甲族，薰醲含浸之下，彼山姬野婦，雖美而不都。縱有舜華之顏，加以瓊琚之佩，所謂婢作夫人，鼠披荷葉，故曰：三代仕宦，方會穿衣喫飯，苟非習慣，則舉止羞澁，烏有閑雅乎？漢宮尹夫人之見邢夫人，賈克家郭氏之見李氏，亦可證也。若夫采薪之女，教之容止七日而傾吳宮，釣渭之夫，立之尚父，三年而集周統，豈理之常也哉。

、爾公爾侯

宋人經義云：以爾爲公，則夙夜在公；以爾爲侯，則謹

爾侯度勞於王事，逸無期矣。職思其憂，豫無期矣。何如怡然處順，慎哉爾之優游，確乎不拔，勉哉爾之遁思乎？蓋爲國家計，則深惜賢者之去，爲賢者計，則又深體其情之不容不去也。此深得詩人之旨，可補詩傳之未備，故特錄之。

、不日成之

古注不設期日也。愚按：不設期日，既見文王之仁，亦於事理爲協。若曰不終日，豈有一日可成一臺者？此古注所以不可輕易也。

讀升菴集

卷五

七

○泮宮辟雍

予按通典：言魯國有泗水縣，泮水出焉，然後知泮乃魯水名。僖公建宮于上，因水以名宮，如楚之渚宮，晉之虎丘，泮水，泮宮，泮林，一也。以泮水爲泮水，泮林亦爲泮林乎？又求之莊子，言歷代樂名，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禹有夏謠，有濩，文王有辟雍，以辟雍爲天子學，亦非也。詩言於論鼓鐘，於樂辟雍，亦無養才之意。又按左氏：晉侯濟自泮，泮果水名，足證矣。近世曲爲說者曰：春秋經也，魯頌亦經也，魯頌既載，春秋可略。

此說又滯矣。高克一事，詩詠清人，春秋書鄭棄其師，他如廬溝、城楚丘、木瓜、碩人，無不與春秋互見，不厭其複。泮宮已成之迹，春秋豈容不書哉？愚嘗總春秋與詩而論之，信魯頌之文，則僖公爲魯之賢君，伯禽以下，無其匹者也。以春秋所書考之，則僖公、齊襄衛靈之流，易得爲賢哉？蓋頌乃臣子頌禱之辭，例多溢美。如今人之親知賀壽軸文也，春秋所書，則其實跡素行，如今官府之考語也。今稱人之賢，可例信賀軸而略考語哉？觀其滅項、伐邾、取須句、取訾婁、取濟

讀升菴集

卷五

西

西田以楚伐齊，皆其惡之大者也。至其閨門不肅，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夫人會齊侯于卞，其女季姬始遇鄆子于防，而公不制，中使鄆子來，而公不恥終歸于鄆，而公不拒，淫風流行如此。桑中大車不作于魯，而駟與有駟，猶以爲頌。吾誰欺？欺天乎？夫子存魯頌，見當時上下相蒙，好諛說諂，而非以爲美也。

小東大東

周自平王遭父子之變，去豐而遷洛，周始東也。故曰大東。自敬王遭兄弟之爭，子朝居王城，曰西王。敬王

居狄泉，曰東王。周又東也，故曰小東。

○大雅小雅

詩大序曰：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此說未安。大雅所言，皆受命配天，繼代守成，固大矣。小雅所言，天保以上治內，采芣以下治外，亦豈小哉？華谷嚴坦叔云：雅之小大，特以體之不同爾。蓋優柔委曲，意在言外，風之體也。明白正大，直言其事，雅之體也。純乎雅之體者，爲雅之大；雜乎風之體者，爲雅之小。今考小雅，正經十六篇，大抵寂寥短章，其篇首多寄興

讀升菴集

卷五

五

之辭，蓋兼有風之體。大雅正經十八篇，皆春容大篇，其辭旨正大，氣象開濶，與國風迥然不同。至于變雅亦然，變小雅中固有雅體多而風體少者，然終不得爲大雅也。離騷出於國風，言多比興，意亦微婉，世以風騷並稱，謂其體之同也。太史公稱離騷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言離騷兼國風小雅，而不言其兼大雅，見小雅與風騷相類，而大雅不可與風騷並言也。詠吻吻鹿鳴，食野之苹，便識得小雅興趣。誦文王在上，於昭于天，便

識得大雅氣象

○燿燿

東山詩燿燿之訓爲螢火久矣今詩疑他章有倉庚於飛燿燿其羽遂以燿燿爲明貌而以宵行爲螢火不知用字有虛實燿燿之爲螢火實也燿燿爲倉庚之羽虛也小雅交交桑扈有鶯其領與此句法相似蓋言桑扈之領如鶯之文非謂鶯即桑扈也然則倉庚之羽如燿燿之明亦豈謂燿燿即倉庚乎詩無達詁易無達象春秋無達例可與知者道耳

讀升菴集

卷五

七

○感發

幽風一之日感發二之日凜冽注感發風寒也凜冽氣寒也今按凜冽乃氣寒結而爲冰月令十一月水澤腹堅是也故凜冽字从冰感毛人吹角也其聲悲慘冬日寒風驟發其聲似之莊子所謂地賴宋玉所謂土囊殷仲文詩爽籟驚幽律哀壑叩虛化是也諺云三九二十七籬頭吹感栗正謂風吹籬落其聲似感栗然今感發俗名頭管樂書又名風管林肅翁云萬象惟風難畫莊子地籟一段筆端能畫風掩卷而

坐猶覺寥寥之在耳今觀周公七月之詩感發二字簡妙含蓄實莊子畫風之祖也

隱公元年 以下春秋

元年魯隱公元年也春秋大一統所謂一統天下咸奉元朔也自共和以來諸侯如蜂房蟻穴不用天子之元矣晉曲沃莊伯改建夏正不奉天子之朔矣春秋所以托始於隱與隱公不書卽位左氏曰攝也劉道原曰惠公愛少子立爲太子國人不與而立隱隱曰吾將讓焉太子桓公侯望十年不獲而羽父弑隱

讀升菴集

卷五

七

立桓桓曰隱攝也吾取之左氏信桓之欺故曰攝公穀信隱之詐故曰讓皆失之

恒星不見

慎曰左傳以爲夜明是也汲冢紀年書天再旦是也五行志所云晝晦宵光是也漢書武帝紀書有如日夜出通鑑綱目不達班氏之意增一字云有月如日夜出謬矣

○筮短龜長

杜預注曰筮數龜象象長數短此贅說也孔穎達云



神以知來智以藏往是爲極妙雖龜之長無以加此以至理言卜筮實無長短蓋亦知杜之謬矣今按獻公卜驪姬卜吉而筮凶卜人曰筮之辭所言理短龜之辭所言理長故下文遂引龜辭蓋卽立驪姬一事而非謂筮龜有長短也杜之紕繆類如此

、穆姜特謚

婦人皆從夫謚而穆姜乃特謚觀其致女論詩之言蓋有才智之哲婦也文姜亦特謚

寶玉大弓

讀升菴集

卷五

六

陽虎將殺季孫不克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入謹陽關以叛明年乃得之堤下穀梁曰陽虎以解衆也得其情矣虎初竊時本知無用以魯寶之必追之與之則釋已也西方有狗國中華人入之竊其筋而逃狗追嚙之人以筋投之必銜而返數返則追無及矣陽虎蓋欲狗國魯也

繞朝贈策

策如布在方策之策蓋書也其下云云卽策文也蓋士會將歸繞朝諫止之而秦君不聽及其行也又難

顯言故贈以策書云云見秦之有人使歸晉而不敢謀秦也劉勰文心彫龍曰繞朝贈士會以策子家與趙宣以書巫臣之遺子反子產之諫范宣詳觀四書辭若對面也若李白詩臨行將贈繞朝鞭詩人趙韻之誤耳

、九丘八索

左傳九丘卽九州八索卽八澤見淮南子通鑑外紀云人皇氏依山山川土地之勢財度爲九州謂之九囿各居其一而爲之長人皇居中州以制八輔此引春

讀升菴集

卷五

九

秋命歷叙文也囿亦作有古字省文書以有九有之師詩九有有截又奄有九有作九囿解尤明暢左傳又謂之九藪總而言之九有也九囿也九州也九藪也一也有與囿以字相近數州以音相近其實一義耳

○臯陶有後

左傳臯陶庭堅不祀忽諸蓋設監戒之言如云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之此也後人遂謂臯陶真不祀而蔓說者又言刑官無後豈不謬哉按張平子思立賦

云谷繇邁而種德兮樹德懋於英六注英六國名楚末乃滅抱朴子云秦乃伯益之後益即臯陶子也是參考之臯陶何嘗無後乎

、疆場

左傳疆場之地一彼一此注音易言疆土至此而易也作場誤甚

九國

公羊傳云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九國謂叛者多非實有九國也猶漢紀云叛者九起云爾

讀升菴集

卷五

壬

古人言數之多止于九逸周書云左儒九諫於王孫武子善攻者動于九天之上楚辭九歌乃十一篇九辯亦十篇宋人不曉古人虛用九字之義強合九辯二章爲一章以協九數茲大可笑

、明月

左傳齊燕平之月注此年正月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注此年二月子產立公孫洩古書傳及俗稱謂曰明年明日則有之明月僅見此兩

○揖臯臯躡

何休公羊注以手通指曰揖謂揖以敬人也又以目通指曰臯臯與瞬同以頤通指曰臯觀我臯頤也以足通指曰躡躡足附耳也

○儀禮逸經 以下禮

一統志載劉有年沅州人洪武中爲監察御史永樂中上儀禮逸經十有八篇若然則儀禮之亡者全矣不知有年何從得之意者聖經在世如日月終不可掩取然當時廟堂諸公不聞有表章傳布之請今求之內閣亦不見其書出非其時亦此書之不幸也今

讀升菴集

卷五

壬

之大言動笑漢唐漢唐求逸書賞之以官購之以金焉有見此奇書而付之漠然者乎噫

卓吾子曰先生愛書則喜書亦猶士人愛官則喜官俗人愛錢則喜錢一也先生奈何以愛書之心律愛官愛錢之心乎亦可謂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矣

、條狼氏

劉歆逢王莽之惡欲以威劫羣臣遂僞作周禮云誓大夫曰鞭附于條狼氏夫刑不上大夫焉有周公制

禮鞭撻大夫者此金元之所不爲而謂周公爲之歟其可勝誅乎

○○周禮素問

程子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朱子從而衍之曰須是自閨門衽席之微積之至薰蒸洋溢無一民一物之不被其化然後周官法度可行丘文莊曰如此竊恐天地混沌終無可行之日矣慎又觀程子曰素問五運六氣須是堯舜時風雨調和陰陽燮理始可用噫素問亦如周禮矣必待上

讀升菴集

卷五

主

有堯舜之化下之人體質氣平如童子而後施劑焉則闔棺無用素問之日矣

卓吾子曰文莊亦甚通

○三農

周禮天官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鄭司農衆曰三農平地農山農澤農也鄭玄曰三農原農隰農平地農也孔穎達曰積石曰山鍾水曰澤不生九穀故鄭玄不從慎觀地官司徒掌葛掌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農徵草貢之材于澤農是山農澤農周禮

本有非鄭司農杜撰而鄭玄原農隰農何所本乎大抵宋以前解經者專門守陋作左傳正義力附杜預而巧排服虔劉歆作周禮疏者專取鄭玄而攻擊杜子春與鄭興鄭衆宋以後則學者知有朱子而漢唐諸儒皆廢雖朱子所尊之周及程張亦不知從矣是可歎也

卓吾子曰二鄭俱是何必有本

○屋誅

周禮秋官有屋誅之文鄭玄注曰夷三族也古者罪

讀升菴集

卷五

主

人不孥豈有夷三族著之今典蓋漢人下蠶室之類耳鄭玄督儒誤天下而陷人主大矣

、質劑

周禮司市云以質劑結信而止訟鄭康成云長曰質短曰劑若今下手書賈公彥云漢時下手書若今畫指券黃山谷云今婢券不能書者畫指節

、夜覺

周禮司寤氏主夜覺者疏云人之寐臥恒在寢人有夜寐忽覺而漫出門者故謂爲夜覺也近正德庚辰

寧邸宸濠將亂，南昌城中街巷軍民夜餐憂顛，或至江棹船行數十里，知爲憂也，而後返。宸濠舉事，次夜一軍皆然。宸濠亦自知不祥矣。南昌人謂之陣亡餐。其事既異，其名又異，史傳所未有也。獨周官有之，乃知聖人預防而禁之，恐行軍出師驚衆敗事，其慮豈不遠哉。

旦明

古文晨字作旦，日出一上爲旦，日入一下爲日，古昏字也，故旦明卽辰明。

讀升菴集

卷五

酉

姑息

檀弓曰：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尸子云：紂棄黎老之言，而用姑息之語，注姑，婦女也，息，小兒也。

五祀

禮記月令：冬祀行，淮南時則訓：冬祀井，白虎通曰：春祭戶，夏祭竈，秋祭門，冬祭井，六月祭中霤，戶以羊，竈以雉，中霤以豚，門以犬，井以豕，愚按：井卽行也，古者八家同井，由家而至井，井有八道，八家所行也，故井之爲字，有八口角，井甃亦八角，祭井卽祭行，月令與

時訓互言之，非有異也。

水澤腹堅

月令十月  
東風解凍  
月令正月

七十二侯，終於水堅，始於凍解，皆水也。一歲之運，其可知也。始於水，終於水，天地一元之運，其可知也。故曰：水含太一之中精，五行之始也。浮天而載地。

鴻鴈四候

月令：鴻鴈有四候。鴻鴈之鳥，水落南翔，冰泮北徂，知時之鳥也。然其行有先後，八月鴻鴈來，乃大鴈也。鴈之父母，九月鴻鴈來賓，小鴈也。鴈之子也，十二月鴈

讀升菴集

卷五

五

伐蛟取鼉

北鄉亦大鴈，正月候鴈北，亦小鴈，此說出晉于寶。

月令：伐蛟取鼉，聖王之世，禁蠅去天鳥，大禹驅蛇龍，周公驅虎豹犀象，必自有法，非以人命僥倖者。後世若荆飲飛澹臺滅明，周處斬蛟，事皆見於史，末世但謬爲大言，崇尚虛文，而許真君之事，反取疑于拘拘者矣。

姦色

禮注：紅，南方之姦色，紫，北方之姦色，蓋正色之外，雜

互而成者曰姦色，猶正聲之外，繁手而淫者曰姦聲也。姦色即間色。

、浮筠

禮記言玉之德曰：『尹旁達。』古注：『尹者，浮筠也。』言玉之澤如竹膜之膩如女膚之滑也。元稹出門行詠：『商人採玉事云求之果如言。』則浮筠膩騏驎千里變，驚駭七十二。浮筠用古注義也。古注今廢不用，故罕知之。

、須臾

讀升菴集

卷五

五

儀禮聘禮速賓辭曰：『寡君有不腆之酒，請吾子與寡君須臾焉。』古者樂不踰辰，燕不移漏，故少頃之間皆稱須臾，須待也。左傳：『寡君須臾矣。』是也。史字从申乙，乙屈也。如今人請客云：『恭俟屈降之義。』今之所云俟屈，古之所云須臾也。

王者猶玉

大戴禮論夏商之季失政而未亡，其辭曰：『疆萑未虧，人民未變，鬼神未亡，水土未氾，糟者猶糟，實者猶實，王者猶玉，血者猶血，酒者猶酒。』周禮疏云：『雖土崩而

不瓦解，雖板蕩而不瓜分，亦此意。但大戴禮之文必老於文墨之處士也。

、跬步

說文引司馬法：『一舉足曰跬，跬三尺，兩舉足曰步，步六尺。』今文無之，知非全書也。

樂論以下樂

淮南子曰：『雅頌之聲皆本於情，故君臣以睦，父子以親，今取怨思之聲，施之管弦，聞其音者不淫則悲，淫則亂，男女之別，悲則感，怨思之氣，豈所謂樂哉？』趙王

讀升菴集

卷五

五

遷房陵，思故鄉，作山水之謳，聞者莫不墮涕。荆軻西刺秦王，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聞者莫不瞋目裂眦，髮植穿冠，因此聲入宗廟，豈古之所謂樂哉？

卓吾子曰：『樂由心生，此二人皆真樂也，不墮涕，不瞋目，更又何待？』

阮嗣宗論樂曰：『雅頌之音不講，而妖淫之曲是尋，故延年造新聲之歌，而漢武思靡曼之色，桓帝聞楚琴，悽愴傷心，倚房而悲，慷慨嘆息曰：『善矣乎，爲琴若此，一而足矣。』順帝上恭陵，過樊鄢，聞鳥鳴而悲，泣下橫

流曰善哉鳥聲使左右吟之曰使絲聲若是豈不樂哉是以悲爲樂也故墨子之非樂也

卓吾子曰今不造新聲矣而思靡曼者又何其不少也又曰非以悲爲樂蓋樂極生悲耳墨子非樂不爲此故

五音

宋白曰合口通音謂之宮其音雄洪洪然開口叱聲謂之商其音鏘鏘倉倉然張牙湧唇謂之角其音喔喔確確然齒合唇開謂之徵其音倚倚戲戲然齒

讀升菴集

卷五

无

開唇聚謂之羽其音詡詡吁吁然

變聲

樂律五音之外有二變聲曰變宮變徵史謂之閏宮

閏徵

淫聲

鄭聲淫者鄭國作樂之聲過於淫非謂鄭詩皆淫也後世失之解鄭風皆爲淫詩謬矣樂記云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狄與逖同逖成言樂之一終甚長淫佚之意也逖成者若古之曼聲後世之

花字今俗所謂勞病腔之類耳考工記善坊者水節左傳星在歲紀而淫

鼓刀中音

莊子說庖丁解牛處云奏刀騞然莫不中音中音者鼓刀之音節合拍也刀聲亦合樂府之板眼俗諺所謂打出個兒來也乃知天地間物無非樂也賈人之鐸諧黃鍾之律庖丁之刀中桑林之舞至於牧童之吹葉閨婦之鳴砧無不比於音者樂何曾亡也哉卓吾子曰先生真聰明先生真蓋世聰明者

讀升菴集

卷五

无

絲不如竹竹不如肉

晉孟嘉論樂云絲不如竹竹不如肉或問其故曰漸近自然馬融長笛賦云庖羲作琴神農造瑟女媧制簫暴卒爲埴重之和鍾叔之離磬或鑠金鑿石華琬切錯九挺彫琢刻鏤鑽竿然後成器惟笛因其天姿不變其材蓋亦簡易之義賢人之業也晉人絲不如竹之說本此禮記曰登歌在上貴人聲也古者清聲在上謂之登歌匏竹在下謂之下管竹不如肉之說本此

卓吾子曰：絲者，絲之聲也；出乎手，竹者，竹之聲也；出乎口，歌者，口也；心之聲也，肉之爲也，豈假竹而有乎？可以知自然之道矣。若夫馬賦：長笛自然贊，笛亦如稽康賦：琴自然贊琴耳，無差別也。噫，伯牙之琴，王子之簫，孫登之嘯，亦可謂之不自然，亦可謂之不如肉乎？

○散

散琴曲名，如操弄序引之類。故潘岳笙賦云：輟張女之哀彈，但流廣陵之名散。散平聲，在寒字韻。元稹詩：酒戶年年減，山行漸漸難。欲終心懶慢，轉覺興闌散。是也。

讀升菴集

卷五

辛

師開師曠

師開鼓琴，以東方、西方之聲，而知室之朝夕。師曠吹律，以南風、北風之聲，而知軍之勝敗。師開事見晏子。

京沈衍律

漢京房衍十二律爲六十律，有法滅執始之名。梁沈重又衍六十律爲三百六十律，有阿衡歸仁之目，可謂續見之脛，畫蛇之足矣。

鉦鐃

玄女兵法以授黃帝，云：制旌旗以象雲物，鑄鉦鐃以擬雷聲。執鼓鼙以象雷霆，鉦鐃今之銅鑼也。

○空侯

樂書云：師延爲空國之侯所製，其字正當作空侯。今作笙侯，加竹贅矣。其器只絲木二物，與竹了無相干。大樂部：空侯二十三絃，在樂器中最大且高，凡琴瑟、箏、箏、琵琶、阮咸之屬，絲木相去皆未寸許，惟空侯絲與木相去遠，聲自空出，空侯之名或因此。

讀升菴集

卷五

壬

擊缶

古者西戎用缶以爲樂，卽古之土音也。党項國亦擊缶，然則缶本中國之樂，夷人竊而用之耳。李斯曰：擊瓮叩缶，真秦之聲。澠池之會，蘭相如請秦王擊缶。淮南子云：君子有酒，小人鼓缶，是其證也。後世水盞之樂，原於擊缶。

清溪五曲

琴曆云：琴曲有蔡氏五弄，遊春、淶水、幽居、坐愁、秋思。竝宮調也。蔡邕雅好琴道，嘉平初入清溪，訪鬼谷先

生所居山有五曲一曲製一弄山之東曲常有仙人遊故作遊春弄南曲有澗冬夏常淥故作淥水弄中曲即鬼谷子所居深遂岑寂故作幽居弄北曲高巖猿鳥所集故作愁坐弄西曲灌木吟秋故作秋思弄曲成出示馬融王子師輩甚異之

○段善本琵琶

唐貞元中長安大旱詔移兩地祈雨街東有康崑崙琵琶號爲第一手自謂街西無已敵也登樓彈新翻調綠腰及度曲街西亦出一女郎抱樂器登樓彈之讀升菴集

卷五

三

移在楓香調中妙技入神崑崙大驚請與相見欲拜之爲師女郎更衣出乃裴嚴寺段師善本也德宗聞知召加獎賞即令崑崙彈一曲段師曰本領何雜耶兼帶邪聲崑崙拜曰段師神人也德宗詔授康崑崙段師奏曰請崑崙不近樂器十數年忘其本領然後可授

卓吾子曰至哉言乎學道亦若此矣凡百皆若此也讀書不若此則不如不讀作文不若此則不如不作功業不若此則未可言功業人品不若此亦

安得謂之人品乎總之鼠竊狗偷云耳無佛處稱尊康崑崙之流也何足道何足道

鳳臺鋪

唐學士元庭堅左遷遂州叅軍讀書郊居忽見有人身而鳥首來造者曰吾衆鳥之主也聞君好音律故來見君因留數朝教以音律清濁庭堅遂著韻英今遂寧鳳臺鋪其遺跡也

○宋人改樂

宋神宗元豐中楊傑詳定大樂傑欲銷王朴舊鍾意

讀升菴集

卷五

三

新樂成雖不善更無舊鍾可校詔不得銷毀後輔臣按試傑乃陳朴鍾已弊者縣之樂工不平夜易之而傑不知明日輔臣至傑厲聲云朴鍾甚不叶使樂工叩之韻更佳傑大沮按宋樂至此屢變矣景祐之樂李照主之太常歌工病其太濁私賂鑄工使減銅劑而聲稍清歌乃叶照卒不知崇寧之樂魏漢津主之欲請帝中指寸爲律制器不成劑量工人但隨律調之漢津亦不知是樂名雖變而實未嘗變也訂正雖詳而鏗鏘不成韻辯析可聽而考擊不成聲則三人



者其暗悟神解豈足以希荀勗阮咸萬寶常信都若之萬一哉愚謂宋人多言而妬前偏強而無本類如此其說理也解經也論文也評詩也一一皆然不獨樂律而已

李卓吾先生讀升菴集卷五 終

卷五

五

李卓吾先生讀升菴集卷六

諸子

老子

明道若昧夷道若類進道若退上德若谷太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直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文皆用韻三句一易李斯泰山刻文其祖此乎

服文采帶利劔厭飲食而資貨有餘此之謂盜竽韓非解云竽也者五聲之長也竽唱則衆樂皆和大姦

讀升菴集

卷六

唱則小盜和故曰盜竽今本誤作盜夸

嚴君平註老子其文奇世多未見如云肝膽爲胡越眉目爲齊楚又云生不枉神死不幽志又云天地億萬而道王之衆靈赫赫而天王之僕者穴處而聖人之羽者翔虛而神鳳王之毛者蹠實而麒麟王之鱗者水居而神龍王之介者澤處而靈龜王之百川竝流而江海王之又云言爲禍匠默爲害工進爲妖式退爲嬖容當鼎一鑿可知其味也

文子引老子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

欲也。漢儒取入禮記，遂爲經矣。若知其出於老氏，宋儒必曲爲譏評，但知其出於經，是以護持而交贊也。又如澹泊明志，本出淮南子，若儒者知其爲劉安語，又肯取乎？

卓吾曰：深中其病。

、淮南子

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一連五語俱出淮南子，主術訓下篇。蓋古之格言，而淮南述之。孔明又獨舉此二語以教子也。又心欲小而志欲大，知欲

讀升菴集

卷六

二

圓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鮮，亦出淮南子。而孫思邈引之，然膽欲大之語有病，不若志欲大之善也。能欲多而事欲鮮，此句不可少。

卓吾子曰：膽欲大之語，又勝志欲大語也。能欲多而事欲鮮，此語甚有病，能卽事也多能，卽是多事了。而一欲多，一欲鮮，分而爲兩，得乎？

淮南子：盡西施之面，美而不可悅；規孟賁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焉。君形者亡，猶莊子云：尊足者存也。

莊子云：凍者假衣於春，暍者反冬乎？冷風，其言錯綜成文，妙矣。淮南述之曰：凍者假兼衣於春，暍者望冷風乎秋，又較明白。

莊子

莊子野馬，注云：日光尚未詳。按內典龍樹大士曰：日光著塵，微風吹之，曠野中轉，名之爲陽燄。愚夫見之，謂之野馬，渴人見之，以爲流水。

莊子曰：百世之下，必有以詩禮發冢者矣。詩禮發冢，談性理而釣名利者以之，其流莫盛于宋之晚世，今

讀升菴集

卷六

三

猶未殄，使一世之人吞聲而暗服之，非心服也。

卓吾子曰：莊子不啻這閒事。

莊子謂耕之不善曰：鹵莽，芸之不善曰：滅裂。鹵，剛鹵之地也；耕，剛鹵之地，必加功。呂覽耕道篇：所謂強土而弱之也。莽，草莽之地，詩所謂載芟載祿，乃善耕也。不治其剛鹵，不芟其草莽，是曰：鹵莽之耕。芸以去草，古有鳥芸之說，如鳥俯而啄食，乃善芸也。呂覽善芸者，長其兄而去其弟，兄嘉禾也，弟荼蓼也，不善芸者，長其弟而去其兄，是滅也，裂者，并其土而相之。

關尹子

關尹子曰：狡勝賊，能捕賊，勇勝虎，能捕虎，能克已，乃能成已，能勝物，乃能成物。

鬻子

鬻子：文王時人著書二十二篇。子書莫先焉。按賈誼新書所引鬻子七條，如云：聖王在上位，則天下不死；軍兵民免於死，而得一生矣。聖王在上位，則民無凍餓，民免於二死，而得二生矣。聖王在上位，則民無天關，民免於三死，而得三生矣。聖王在上位，則民無厲疾，民免於四死，而得四生矣。

讀升菴集

卷六

四

管子

管子之文，多用韻語，如云：當冬三月，天地閉藏，晝日恒短，而夜日益長，利以作室，不利作堂。作室者，詩所謂上入執宮也。又言堤坊之利曰：民得其饒，是謂流膏。又言五粟美土之狀云：淖而不鈎，剛而不穀，不濘車輪，不汙手足，其造語之妙，秦漢以後人豈能及也？管子曰：攻堅則軼，乘瑕則神。唐憲宗欲平藩鎮，張弘靖以爲先淮蔡而後恒冀，周世宗欲平天下，王朴以

先江南而後河東

管商

管子曰：野與市爭，民金與粟爭，貴。又曰：狄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粟十鍾而鎰金；程諸侯，山東之國也，故粟五釜而鎰金。商子曰：金生而粟死，粟死而金生，金一兩生於境內，粟十二石死於境外；粟十二石生於境內，金一兩死於境外。好生金於境內，則金粟兩死；倉府兩虛，國弱。好生粟於境內，則金粟兩生，倉府兩盈。國強，管商之術，先後若合符，其文亦不易及也。

讀升菴集

卷六

五

商君曰：以強去強者弱，以強去弱者強。管子云：攻瑕則堅者瑕，攻堅則瑕者堅。

○開塞書

鞅開塞書，索隱曰：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惠，則政化塞。今考其書，司馬承禎蓋未嘗見，妄爲之說耳。開塞乃其第七篇，謂道塞久矣，今欲開之，必刑九而賞一，刑用于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于告姦，則則細過不失。

卓吾子曰：索隱所言是開塞之綱，先生發明是開

塞之目一也。商君以此帝秦，亦以此殺身。苟能令秦帝殺身不顧矣，幸莫輕議商君也。

商宇鬼瑣

嘉靖初，給事中張翀上疏言時政，中論學術不正一條，有商宇鬼瑣之語。上以此四字問內閣，值慎在史館，即取荀子非十二子篇以復。近日之學，謂不必讀書，考古正荀子所謂商宇鬼瑣者也。

晏子

君子獨立不慙於影，獨寢不慙於魂。此晏子語。

讀升菴集

卷六

六

天關天總

韓非子云：寄于天聰，以聽乘于天明，以視潛。夫論世主欲無功之人而強富之，則是與天關也。况使無德之人與皇天關，而欲久立自古以來未之嘗有也。又曰：民安樂則天心總。聚也。天心總則陰陽和，此皆格言也。天關天總文字尤奇。

老萊子

可食以酒肉者，可加以鞭撻，可授以官祿者，可隨以斧鉞。

老萊謂子思曰：子性情剛而傲不肖，不可以事君。子不見夫齒乎？惟堅固，是以相磨。舌柔順，是以不敝。子思曰：吾不能為舌，故不能事君。

符子

符子曰：周人有愛裘而好珍羞，欲為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欲為少牢之膳，而與羊謀其羞。言未卒，狐相率逃於重丘之下。羊相呼藏於深林之中。故周人十年不制一裘，五年不具一牢。何則？周人之謀失之矣。古諺有之：築舍道旁，三年不成。雖則不成，遲猶有望也。若夫休官而謀於子，納妾而謀於妻，用孔子而謀於晏嬰，與子西欲成其謀得乎？

矛盾

今人謂言不相副，曰自相矛盾。然用之不差，而問之不知也。按尸子云：楚人有鬻矛與盾者，譽之曰：吾盾之堅，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應也。今之稱自相矛盾，本此。

○破老破舌

汲冢周書云、美男破老、美女破舌、蓋頑童昵比、則犁老播棄、艷妻嬈處、則忠臣結舌、

陸子

三皇垂策、五帝拱手、唐虞按轡、禹湯馳轡、五伯更駕、六國摧輓、

○鵲蚌

春秋後語、齊趙將伐燕、蘇代爲燕說趙王曰、今者自來過小水、見小蚌方暴而鵲啄其肉、蚌合而挾其喙、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必見蚌、鵲亦謂鵲曰、今日

讀升菴集

卷六

八

不出、明日不出、必見死鵲、兩不相捨、漁人得而并擒之、今趙且伐燕、燕趙相支以斃其衆、臣恐秦之爲漁父也、以雨叶脯、妙出自然、古人之文、奇偶如此、按春秋後語、陸賈所著、賈有文藻、自新語外、有春秋後語、南中行紀、又著感春賦、盛引典故、今雖不傳、而文心雕龍載其目、實爲上林子虛之先鞭、延篤答高義方書、今茲以五經爲典、簠書傳爲籙、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未暇蚌脯也、

賈子

君子重襲、小人無由入、正人十倍、邪僻無由來、音叶又曰、見祥而爲不可、則祥反爲禍、見妖而迎以德、則妖反爲福、音通皆極文字之妙、

青史子

青史子、漢志五十二篇、今存者胎教一篇而已、其首曰、古者胎教之道、王后有身、瑞七月而就蓂室、太師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斤而御戶右、此三月者、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師撫樂、繼瑟而稱不習、所求滋味、非正味則太宰荷斗、倚升而不敢煎調、云云、其

讀升菴集

卷六

九

文義古雅、嗚呼、古書之不傳者、何限惜哉、

○雉噫

楊子言孔子之去魯、曰、不聽政、諫而不用、雉噫者、注雉噫、猶歌歎聲、梁鴻五噫之類也、按家語、孔子去魯、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此卽雉噫之歌也、唐文、聆鳳衰於接輿、歌雉噫於桓子、

文中子

文中子一書、其中拆洗論語之文、描畫孔門之像、若

吳楚僭王者名號兒童學長者拜揖皆其門人之爲也如云陳叔達行令郡縣而盜不止聞文中子門人心化之言退而靜居三月而盜賊出境此段明是粧點使盜賊三月入境舖資餽牽亦竭矣不出何待

新論

劉晝新論云微子感牽牛星顏淵感中台星張良感弧星樊噲感狼星其說皆出識緯

○杜伯射王下郤

按顏之推冤魂志引周春秋云周杜國之伯名爲恒

讀升菴集

卷六

十

爲周大夫宣王之妾曰女鳩欲通之杜伯不可女鳩訴之宣王曰恒竊與妾交宣王信之囚杜伯於焦其友左儒爭之王不許曰汝別君而異友也儒曰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順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而言則死儒曰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臣能明君之過以正杜伯之無罪九諫而王不聽王使薛甫與司工錡殺杜伯左儒死之杜伯既死卽爲人見王曰恒之罪何哉召祝而以杜伯語告之祝曰始殺杜伯誰與王謀之王曰司工

也祝曰何不殺錡以謝之宣王乃殺錡使祝以謝杜伯司工錡爲人而至曰臣何罪之有宣王告皇甫曰祝也與我謀而殺人吾所殺者又皆爲人而見奈何皇甫曰殺祝以兼謝焉又無益也皆爲人而至祝亦曰我焉知之奈何以爲罪而殺臣也後三年遊於圃田從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衣司工錡爲左祝爲右朱衣朱冠起于道左執朱弓朱矢射宣王中心折脊伏於弓矢而死

○先鄭後鄭

讀升菴集

卷六

十一

註疏家所稱先鄭者鄭衆也後鄭者鄭玄也觀周禮之註則先鄭與後鄭十異其五劉向治春秋主公羊劉歆主左氏故有父子異同之論由是觀之漢人說經雖天親父子不苟同也孔子以一貫傳道而曾子以忠恕說一貫曾子受業孔子作大學而子思受業曾子作中庸由是觀之聖賢師弟子亦不苟同也今之學者吾惑之撫拾宋人之緒言不究古昔之妙論盡掃百家而歸之宋人又盡掃宋人而歸之朱子嗚呼曾子子思吾不得而見之矣安得二鄭二劉而與

之論經術哉

卓吾曰至言至言

○文公著書

朱文公談道著書百世宗之然觀其評論古今人品誠有違公是而遠人情者王安石引用姦邪傾覆宗社也乃列之名臣錄而稱其道德文章蘇文忠公道德文章古今所共仰也乃力詆之謂得行其志其禍又甚于安石夫以安石之姦則末減其已著之罪以蘇子之賢則巧索其未形之短此何心哉黃鄮山答

讀升菴集

卷六

十一

蜀人黃制參有大書曰考亭於介甫愛而不知其惡於東坡憎而不知其善迹則誠有之然特激於汪玉山一時往復之書然爾玉山極口稱譽東坡考亭力辨之玉山再護東坡則考亭遂深求東坡之短遂有寧可取介甫之說考亭有性氣此一時有激之言非議論之正也然其苗脉亦從爲伊川護法中來鄮山朱子門人之門人其言如此可謂朱子之忠臣矣卓吾子曰文公非不知坡公也坡公好笑道學也文公恨之欲爲洛黨出氣耳不然豈其無人心至

此乎若安石自宜取之

秦檜之姦人欲食其肉者也文公乃稱其有骨力岳飛之死今古人心何如也文公乃譏其橫譏其直向前廝殺漢儒如董如賈皆一一議其言之疵諸葛孔明名之爲盜又譏其爲申韓韓文公則文致其大顛往來之書疊疊千餘言必使之不爲全人而後已蓋自周孔而下無一人得逃其議者噫文公註毀譽章云聖人善善速而惡惡則已緩矣又曰但有先褒之善而無預詆之惡信斯言也文公於此惡得爲緩乎

讀升菴集

卷六

十三

無乃自蹈於預詆人之惡也卓吾子曰此俱不妨但要說得是耳一蘇文忠尚不知而何以議論天下之士乎文忠困厄一生盡心盡力幹辦國家事一生據其生平了無不幹之事亦了不見其有幹事之名但見有嬉笑游戲翰墨滿人間耳而文公不識則文公亦不必論人矣

李卓吾先生讀升菴集卷六

終

李卓吾先生讀升菴集卷七

史類

經史相表裏

蘇老泉曰：經以道法勝，史以事辭勝。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貶；史不得經，無以要其歸宿。言經史之相表裏也。元儒張紳云：史之爲體，不本乎經，不足以成一家之言。故太史公之史，其體本乎尚書、司馬公之通鑑，其體本乎周禮。惟易詩之體，未有得之者。而韓嬰之韓詩外傳、邵雍之皇極演易，可謂傑出。此論甚新。

讀升菴集

卷七

卓吾曰：經史一物也。史而不經，則爲穢史矣。何以垂戒鑑乎？經而不史，則爲說白話矣。何以彰事實乎？故春秋十經，春秋一時之史也。詩經、書經，二帝三王以來之史也。而易經，則又示人以經之所自出，史之所從來，爲道屢遷變，易匪常，不可以一定執也。故謂六經皆史，可也。

○古史考

譙周古史考，以炎帝與神農各爲一人，羅泌路史以軒轅與黃帝非是一帝。楊朱云：三皇之事，若存若亡。

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一，當身之事，或見或聞，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至哉言乎！

湯文

牛僧孺曰：不得已而有天下曰仁，得已而有天下曰利。善畏其利，善決其仁，皆聖人也。聖人視斯民猶襁褓，在焚溺，無不挈者，然則挈而授其家乎？將遂挈而有之乎？彼家無人而有之，不得已而仁矣。家有人而有之，則得已而利矣。夏無人也，微子無湯有以決其仁。

讀升菴集

卷七

二

殷有人也。文王則深畏其利，前賢明湯意，故無伯夷後聖明文王之意，故曰：周可謂至德。

李卓吾曰：此絕妙之文也。牛氏亦可也。

○太王翦商

胡庭芳曰：太王當祖甲之時，去高宗中宗未遠也。後二百有六年，商始亡。且武王十三年以前，尚臣事商，則翦商之云，太王不但出之於口，亦決不萌之於心。特以其有賢子，聖孫有傳立之志，於以望其國祚之縣洪耳。議者乃謂太王有是心，泰伯不從，遂逃荆。



蠻是太王固已形之言矣余按說文引詩作實始戩商解云福也蓋謂太王始受福於商而大其國爾不知後世何以改戩作翦且說文別有翦字解云滅也以事言之太王何嘗滅商乎改此者必漢儒以口相授音同而訛耳許氏曾見古篆文當得其實但知翦之爲戩則紛紛之說自息若作翦雖滄海之辨不能洗千古之惑矣

裴氏父子

裴松之字世期注三國志其子駟字龍駒注史記博

讀升菴集

卷七

三

洽雅麗可謂父子繼美

史通

老泉評劉子玄史通云世稱其詳且博然多俚辭唯子餘爲差愈例三卷其言當矣然子玄史通妙處實中前人之膏肓取節焉可也黃山谷嘗云論文則文心雕龍評史則史通二書不可不觀

司馬相如

史通云史記相如傳具在相如集中子長因錄斯篇卽爲列傳知幾蓋及見相如集也然文君夜奔事亦

不自諱何哉

卓吾子曰先生甚不妙何不改何哉爲妙哉也因爲之歌曰二司馬兩具眼兩地生並時產千百年說長短更有誰爲左袒

秋胡妻

劉子玄曰列女傳載秋胡妻者尋其始末了無才行可稱直以怨懟厥夫投川而死輕生同於古冶狗節異於曹娥予按小說載劉伯玉妻聞其夫誦洛神賦遂投洛水而死名妬婦津事與秋胡相類秋胡妻可爲貞烈則當祠於妬婦津以劉伯玉妻配享可也卓吾子曰自與伯玉妻不同貶之非也

○史評

太史公年表于帝王則叙其子孫于公侯則紀其年月列行索以相屬編字戢而相排雖燕越萬里而于徑寸之內犬牙可接雖昭穆九代而于方寸之中鴈行有序使讀者簡便舉目可誅此其所以爲快也

○微子面縛

史記宋世家武王克商微子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

讀升菴集

卷七

四

茅下弟恒讀史至此謂予曰微子有四手見知之乎予曰書傳未聞乃笑曰使無四手何以既而縛而又左手牽羊右手把茅也且史云微子抱祭器入周既入周矣又豈待周師至而後而縛乎寃言之皆必無之事

○九鼎入秦

昭襄之世既書九鼎入秦矣始皇二十八年曷又書使千人沒泗求周鼎不獲乎吁此太史公深意也秦有并吞天下之心非得鼎無以自解於天下九鼎入

讀升菴集

卷七

五

秦之說虛言以欺天下也秦史矇書以欺後世也太史公從其文而不改又于始皇紀言鼎沒泗水以見其妄鼎果在秦曷爲又入水以求之乎又於新垣平傳言九鼎淪於泗其事益白矣然則鼎曷能沒於泗舒雅云威烈王時九鼎震震之者淪之兆也既震矣曷爲不能沒哉宋太丘社亡自亡也社能自亡鼎之自沒亦理也且秦之金人十二靈爽劣矣魏人徙之則潛然下泣况神禹之鼎乎龍泉之劍入平津湛盧之劍去楚國彼固非鼎匹也宋子虛言事有若實而

妄者秦得周鼎也有若誣而實者鼎入泗水也揚子曰予觀關羽上玉璽賤云璽潛漢水伏于淵泉暉景燭曜靈光微天歎曰璽者楚璞秦刻爾何光怪若是况夫鼎者闢苞著之乾象義文垂之易卦冊于禹歷三聖之神聖乎

○伯夷傳

真西山云此傳姑以文取此言甚謬若道理有戾即不成文文與道豈二事乎益見其不知文也本朝又有人補訂伯夷傳者異哉

讀升菴集

卷七

六

朱晦翁謂孔子言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今太史公作伯夷傳滿腹是怨此言殊不公也

卓吾子曰何怨是夫子說是怨是太史說翻不怨以爲怨又爲至精至妙也何以怨怨以暴之易暴怨虞夏之不作怨適歸之無從怨周土之蔽之不可食遂含怨而餓死此怨曷可少也今學者唯不敢怨故不成事

○滑稽傳

滑稽傳優孟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又

敖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爲壽，王大驚，以爲叔敖復生，欲以爲相。劉子玄譏之曰：人心不同，有如其面，非由倣效，俾有遷革。又况叔敖之歿，時日已久，豈有一見無疑，遽欲加於寵榮，復其祿位者哉？予按此傳，以滑稽名，乃優孟自爲寓言，云欲復以爲相，亦優孟自言，如今人下盡發科打諢之類，豈可真以爲王欲復相之事乎？

○青雲

史記青雲之士，謂聖賢立言傳世者。後世謂登仕路

讀升菴集

卷七

七

爲青雲謬矣。試引數條證之。京房易占青雲所覆，其下有賢人隱，續逸民傳，稽康早有青雲之志。南史陶弘景年四五歲，見葛洪方書，便有養生之志，曰：仰青雲，覩白日，不爲遠矣。梁孔稚圭隱居多構山泉，衡陽王鈞往遊之，珪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闥，詎得與山人交耶？鈞曰：身處朱門，而情遊滄海，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又袁象贈隱士庾易詩曰：白日清明，青雲遼亮，昔聞巢許，今覩臺尚，阮籍諉抗，身青雲中，網羅孰能施？李太白詩：獵客張兔置，不能挂龍虎，所以青雲人

高歌在岩戶，合而觀之，青雲豈仕進之謂乎？王勃文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卽論語視富貴如浮雲之旨。自宋人用青雲字于登科詩中，遂誤至今不改。

○○食貨志

馬廷鸞曰：桑大夫均輸之法，大槩駭農民以效商賈之爲，太史公平準，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此說未明，班固採其語云：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而相灌輸。此說渙然矣。蓋添如異時三字，是謂駭農民以效商之爲也。

讀升菴集

卷七

八

卓吾子曰：爲賦二字甚明，何說未明也？蓋爲賦而相灌輸，非爲商而相灌輸也。爲賦而相灌輸，卽如今計戶納糧運租之類，爲商而相灌輸，乃是驅農民以效商賈之爲。夫旣驅農民以效商矣，又將驅何民以事農乎？若農盡爲商，則田盡不闢，又將以何物爲賦而相灌輸也？曷不若令商自爲之，而征其稅之爲便乎？農有租賦之入，商有征稅之益，兩利兼收，愚人亦知，而謂武帝不知耶？蓋當時霍子

孟輩已不曉蔡大夫均輸之法之善矣何況班孟堅俗士不可以語於政信哉

○漢待宗室

河間獻王漢之賢維城也其子禮遂以恐喝取雞失侯其次子又以酎金失侯曷不以其父之賢而原之意者景帝先有意立獻王而武帝憾之歟

卓吾子曰未必專以此故也獻王亦何以取之也因嘆曰賢維城後世稱天子在貴滅名昔人不云乎饑寒常在生前聲名常在身後要得後世名禍

讀升菴集

卷七

九

患亦顧不得了也其獻王之謂歟

四皓廟碑

四皓有羽翼太子之功其沒也惠帝爲之製文立碑此乃上世人主賜葬人臣恤典之始通典文獻通考皆不之載而四皓碑目集古錄金石錄鄭樵金石略皆遺之獨見于任昉文章緣起故特表出之

○冰泮冰合

漢光武渡呼沱河俄頃冰合真有神助矣其後帝命其處爲危渡口示天幸不可恃以戒子孫此其大度

何如也石勒擊劉曜濟自大塢以河水泮爲神靈助號爲靈昌津此其去光武遠矣代王什翼犍擊劉辰河水未合乃以葦絙約流漸而冰合復恐未堅又散葦於上水草相結有如浮梁出其不意遂太破之此以人力亦天助也

○李密陳情

李密陳情表有少仕僞朝之句責備者謂其篤於孝而妨於忠嘗見佛書引此文僞朝作荒朝蓋密之初文也僞朝字蓋晉改之以入史耳劉靜修詩若將文

讀升菴集

卷七

十

字論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蓋指此類乎

卓吾子曰好箇靜修先生

○牛繼馬

晉書云初玄石圖有牛繼馬後故宣帝深忌牛氏遂爲二楹共一口以貯酒帝先飲其佳者而以毒酒賜其將牛金而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今通鑑省其文竟云通小吏牛金而生元帝牛金可謂枉看一死又負穢名也

、官蛙給廩

中州記載惠帝聞蛙鳴問之侍臣曰此鳴者爲官乎爲私乎賈胤對曰在官爲官蛙在私爲私蛙帝曰若是官蛙可給廩比晉史所載爲詳

○荀彧裴樞

荀彧爲曹操謀主一旦受九錫彧乃以爲不宜竟爲曹所害唐裴樞既受朱全忠之薦爲相又刼遷昭宗于洛陽全忠除一太常卿樞乃持之不與全忠殺之白馬驛二事正相類文中子猶以彧及其子攸比殷之三仁歐陽永叔以樞一卿尚惜其肯以社稷與人

讀升菴集

卷七

七

嗚呼荀裴二人與曹操全忠同爲逆謀非一日矣其靳九錫惜一卿欲微示異同以掩時人之耳目其心必曰吾已許其大其細者不許彼未必怒也操與全忠之意必疑曰彧與樞之意中變矣細者如此況大者乎遂殺之不恤昔有孀婦私一惡少許其竊貲以逃一夕惡少賭博欲薄取以償戲債婦堅不與惡少曰是些少尚吝其肯以全貲畀我乎乘醉夜半殺之彧與樞類之矣若以彧爲仁樞爲忠則此婦亦可爲貞烈乎

、武后生牙

唐類表載李近仁賀武后新牙更生表云易有四營金牙爲壽考之象詩具六義玉齒載神仙之謠還年而輔車不虧卻老而瓠犀仍出堅而不脆聞於導養之方落而更生得自靈飛之散乞宣示海內仍錄付史官史稱武后年七十盛自拂拭不覺衰耗始信夏姬之年踰七十而鷄皮三少猶與巫臣生女後嫁叔向北史胡后年踰不惑而妖蠱若二八是三人者花楊梨姁天乃祐之以誨淫之具也亦理之不可曉者

讀升菴集

卷七

七

○石有赤心

武后時明堂災姚璹云成周宣榭火下世愈隆漢武建章災盛德彌永其諂而曲如此史乃以之與狄仁傑王方慶同傳異哉張唐英云求璹其侶乃與洛水進赤石者可爲同等按唐語林武后時爭獻祥瑞洛濱居民有得石而剖之中赤者獻于后曰是石有赤心后欲賞之李日知曰此石固有赤心其餘豈皆謀反取唐英所引蓋此

、詒謀未孫

通鑑韓建殺唐宗室通王滋十一人胡致堂管見云唐室至此祖宗詒謀有未孫與謂未能遠謀及孫也左傳引詩云叶比其鄰昏姻孔云而申之曰晉不鄰矣其誰云之正文人引經之例陳濟正誤乃云孫音遜可謂說夢

○伐國之女

李德裕云自古得伐國之女以爲妃后未嘗不致危亡何也亡國之餘能無怨氣其開基之先皆一時之傑瀆鬼獄祇愛其血食忿其滅亡必生妖美之色以

讀升菴集

卷七

七

蠱惑其君晉之驪姬楚之夏姬息媯符堅之清河公主侯景之溧陽公主隋文帝之陳夫人皆是物也史稱所謂我以男戎勝彼彼必以女戎勝我隋書曰興門之男衰門之女信矣杜牧集載陳希烈桂娘事尤異

○史傳屈筆

漢末之董卓承耿紀晉初之諸葛母丘齊興有劉康豪祭周滅有王謙尉迥斯皆破家殉國視死猶生而歷代諸史皆書曰逆將何以激揚名教以勸事君者乎

古之書事也今賊臣逆子懼今之書事也使忠臣義士羞若使南董有靈必切齒于九泉之下矣

、綱目減字

司馬溫公資治通鑑云補闕喬知之有婢名碧玉美色善歌舞知之爲之不昏昏與婚古字通用綱目去不字而云知之爲之昏蓋誤以婚姻之昏爲昏惑之昏也字義不明文理不通矣綱目似此類極多蓋朱子門人趙師淵奉師命所編朱子固無與也今人以爲出於朱子合于春秋殆魏子牟所謂承餘竅之鄙

讀升菴集

卷七

七

夫誠可笑也

唐有盧鴻一隱於嵩山其名鴻一者引尸子鴻常一之云爾通鑑綱目書徵嵩山處士盧鴻爲諫議大夫不受鴻下脫一字蓋誤以鴻爲單名而削去一字也亦猶蕭方等注三十國春秋而胡三省注通鑑却於方下去一等字爲蕭方也方等佛氏有方等經故蕭氏取爲名名方諸方知

○五代史

嗚呼自唐失其政天下乘時黠髡盜販袞冤我魏吳

暨南唐。姦豪竊攘。蜀險而富。漢險而貧。閭陋荆。感楚。開蠻服。剝剝弗堪。吳越其尤。牢牲視人。嶺蛋遭劉。百年之間。並起爭雄。山川亦絕。風氣不通。語曰。清風興。羣陰伏。日月出。燭火息。故真人作。天下同。右六一公。五代十國世家序也。其文豐約中程。精彩溢目。歐文第一篇也。李耆卿謂公之五代史。比順宗實錄。有出藍之色。似矣。然不知五代史本學史記。非學韓也。古云。學乎其。上僅得其中。俗云。櫛高一丈。墻打八尺。信其然乎。

讀升菴集

卷七

七

宋史

宋史表首。稱相阿魯圖。其實歐陽玄之筆也。其爲卷六百。文百萬言。自有史冊以來。未有若是多者。其自謂辭之煩簡。以事文之今古。以時蓋欲自成一代書。而不強附昔人是矣。其可憾者。有紀一事而先後不同。一人而彼此不同。由修之者非一手也。愚觀古史始於尚書。春秋大抵皆一人之筆。尚書雖雜出。然而紀一事自一篇。一篇自一人。春秋則孔子特筆。而門人辭不能贊者矣。春秋三傳。各以其意釋經。而其

事傳焉。若國語。若世本。若戰國策。皆一家言。自史記下十七代之書。亦皆一人成之。書雖文忠與景文共。然而卷帙互分。兩美相合。至元修宋遼金三史。而此法壞矣。雖然。豈始於宋哉。後漢東觀大集羣儒著述。無主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譏其不實。公理以爲可焚。張蔡二子糾之於當代。傳范兩家。啗之於後葉。其傳卒亦不廣。唐中宗世。史司取士。每記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義稟監修。辭從指授。由是劉知幾謂頭白可期。汗青無日。卒不能成。若宋史一書。

讀升菴集

卷七

七

羯胡相聚。其形跡之拘忌。義例之蒙昧。又不特如漢唐所譏已也。嗚呼。元所壞者。宋一代史。猶之可也。而其法遂使嗣代襲用之。今日一代之史。可以一人成。不以爲駭。則以爲狂矣。

卓吾子曰。宋公作列傳。歐公以前輩而不敢譏。宋公又以歐公爲聞望。作諸志而不敢視。三百年人情之史。美又安在也。又曰。一代之史。可以一人成。此正論也。

宋統似晉

世之說者曰三代而下天下一統者漢唐宋而已秦  
晉及隋合而復分祚又不久不得比之矣余謂漢唐  
可稱一統宋僅與晉比爾不得並漢唐也宋自太祖  
開基僅得五代之土宇而河東江南閩蜀嶺南十國  
未平史氏未嘗以一統例書之至數年諸國始平至  
真宗而納幣於契丹矣四傳至神宗而王安石割七  
百里以獻遼矣至徽宗入虜而高宗稱臣矣河西河  
北之地終宋之代未嘗得其土之一毫漢唐疆域不  
如是之隘而一統之日曾不得如西晉之久及南渡

讀升菴集

卷七

北

以後享國差長於典午而氣息奄奄不啻倍焉當時  
有人問邵堯夫國祚不答架止取晉紀示之是宋之  
擬晉邵子固有說矣

卓吾子曰先生謂宋統似晉似矣但宋多賢君晉  
無一主卽宋藝祖以比司馬炎何如也大抵仁柔  
之基其勢必弱然愛民好士之報天亦不爽矣徽  
欽雖北轅與懷愍青衣行酒跣足執蓋實大逕庭  
天之厚宋亦可知也唐雖稍得然無主不亂箇箇  
出爇自五丁開道以來巴蜀遂爲唐帝逃竄後戶

與漢已大不侔矣故謂宋比漢不得則可謂比唐  
不得則不可況比晉乎晉之司馬懿一名柔奸家  
奴也況加以司馬師之強悍司馬昭之弑奪乎而  
何可以比藝祖司馬炎一名得志狹邪也況濟以  
賈南風之淫妬問公私之蝦蟆乎而何可以比太  
宗況仁宗四十年恭儉哉神宗勵精有爲哉高宗  
雖弱比瑯琊亦自十倍所恨者無一剛耳故予謂  
唐宋一也比之晉則已甚若康節不答國祚之問  
唯取架上晉紀以示見擬欽事符懷愍南渡事似

讀升菴集

卷七

太

江東耳非以是遂爲晉比也、  
宋主勤身

宋太祖內訓步自內庭出御前殿欲其涉歷廣庭稍  
冒寒暑勤身之法也予謂人主宮闕深遠輿輦不爲  
過今之官府自廳事送客至中門多乘轎而廻數十  
步之間何必乃爾況皆起自徒跣寒儒乎

○○○錄子

宋仁宗游後苑還宮索嬪甚急宮嬪曰大家何不於  
外宣索仁宗曰吾屢顧不見錄子恐問之則所司有



得罪者嗚呼仁矣近世有達官因庖丁治蔥不如法  
咎之立死復有烹羊胃欠熟斃之於獄噫一介書生  
僥倖一官而視人命如草芥不有人禍必有天刑按  
爾雅銀之美者謂之饒饒子亦庖人之別稱力弔切  
卓吾子曰此天心仁愛自然非道學依倣古本行  
事也

宋禮儒臣

宋之君崇禮儒臣其一真宗臨楊礪之喪降輦步弔  
重其清介也其二富弼母卒仁宗爲罷春宴二事雖

讀升菴集

卷七

七

三代今主不能過其後徽宗之待蔡京王黼南宋之  
待秦檜侂冑似道恩禮倍此然前之則如蕩子之交  
狎客後之則如弱主之畏豪奴豈曰榮遇美事乎書  
之祗辱

陳張二寇

高廟云陳友諒剛而輕其志驕張士誠狡而懦其器  
小其後一寇之敗卒如 覆料

李卓吾先生讀升菴集卷七終

李卓吾先生讀升菴集卷八

史類

○荀卿李斯吳公

以荀卿大儒而弟子有焚書坑儒之李斯以李斯爲  
師而弟子有治行第一之吳公人之賢否信在自立  
不係師友也

卓吾子曰能自立者必有骨也有骨則可藉以行  
立苟無骨雖百師友左提右挈其奈之何一刻無  
人一刻站不得矣然既能行立則自能奔走求師

讀升菴集

卷八

一

如顏曾輩之於孔子然謂其不係師友亦非也  
○宋人譏荀卿

宋人謂卿之學不醇故一傳於李斯卽有坑儒焚書  
之禍夫弟子爲惡而罪及師有是理乎若李斯可以  
累荀卿則吳起亦可以累曾子矣鹽鐵論曰李斯與  
苞丘子同事荀卿而苞丘子修道白屋之下

卓吾子曰使李斯可以累荀卿則苞丘子亦當請  
封荀子矣

○鴻溝之諫

項羽兵少食盡乃約中分天下漢王欲西歸張良諫曰今釋弗擊是養虎自遺患也程子曰張良才識高遠有儒者氣象而亦以此說漢王不義甚矣

卓吾子曰此正其才識高遠處

○孔明炊釜

平谷縣耕民得一釜以涼水沃之忽自沸以之炊飯即熟釜下有諸葛行窩字鄉民以爲中有寶物乃碎之其釜複層中復有水火二字瑞應圖曰丹甑不炊而自熟玉皋不汲而常滿近此類乎孔明之才藝後

讀升菴集

卷八

二

世之神禹周公也世所傳划車弩鷄鳴枕不一而已

、傳玄稱孔明

傳子云孔明誠一時之異也入無遺刃出有餘糧

○豎子

阮籍登廣武而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豈謂沛公爲豎子乎傷時無劉項也豎子指晉魏閭人耳

○逸少經濟

王逸少在東晉時蓋溫太真蔡謨謝安石一等人也公卿愛其才器頻召不就及殷侯將北伐以爲必敗

胎書止之其識慮精深如是恨不見於用耳而爲書名所蓋後世但以翰墨稱之藝之爲累大哉

卓吾子曰藝又安能累人凡藝之極精者皆神人也况翰墨之爲藝哉先生偏矣或曰先生蓋自寓也

○孔北海

北海大志直節東漢名流而與建安七子並稱駱賓王勁辭忠憤唐之義士而與垂拱四傑爲列以文章之末技而掩其立身之大閑可惜也

讀升菴集

卷八

三

卓吾子曰文章非末技大閑豈容掩先生差矣或曰先生皆自况也

、九州被

孔融評邊讓爲九州之被則不足爲單衣檐褕則有餘○九州被蓋錦文織九州也

卓吾子曰取覆被九州之義有何不妙而乃謂錦文織耶

○懸榻

陳蕃初爲青州太守郡人周璆字孟玉高潔之士郡

守召命莫肯至。惟蕃能致焉。特爲一榻去。則懸之後。爲豫章太守。不接賓客。惟徐釋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右二事相類。蕃平生所接賓客亦罕矣。愚謂蕃亦癡矣。爲郡守。採一郡之風謠。爲宰相。以天下爲耳目。若閉閣懸榻。乃干木泄柳之所爲。豈郡守宰相之事乎。宦官之禍。其及宜矣。

卓吾子曰。至言。至言。雖然。曹參只舍一蓋公耳。

○楊軻

晉有楊軻者。石虎遣使徵之。不應。親駕往視。亦高臥。

讀升菴集

卷八

四

不起。石虎謂沙門道集曰。朕乘輿所向。天沸地湧。何匹夫而長傲耶。道集對曰。昔舜優蒲衣。禹造伯成。魏式干木。漢美莊光。管寧不應曹氏。皇甫不屈晉代。豈可令史無隱遁傳耶。虎悅其言而止。

卓吾曰。道集好和尚。虎亦妙哉。

、游俠處士

南史何點不入城府。而性率到。好狎人物。時人號曰游俠處士。然豫章王嶷命駕造點。點從後門遁去。竟陵王子良曰。豫章王尚望塵不及。吾當望岫息心矣。

、劉琨

晉金谷二十四友。有劉琨。唐人關十六子。有劉栖楚。粥飯僧。

五代李愚爲相。誠非經濟才。廢帝謂之粥飯僧。宜矣。然其貧至無屋。

○王朴

五代人。才王朴爲冠。其平邊策。攻取先後。宋興之初。先平江南。晚定河東。次第不能易也。外事征伐。內修文治。其論星曆。宋定欽天曆。不能易也。其論樂律。宋

讀升菴集

卷八

五

作大晟樂。不能易也。其言有曰。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契。天人意同。則無不成之功。五季之世。有若人邪。

○制策入等

宋之制策。虛第一等。以待伊呂之流。其入等者。惟蘇氏軾轍兄弟。吳育。范百祿。李廌。終宋世。僅五人。而蜀居其四。二蘇。范。李。皆蜀人也。

○蜀之隱逸

譙定。字天授。其學得於蜀曩氏夷揆。表。慨。字道潔。其

字得於富順監賈香薛翁程子遇青城箍桶翁乃知未濟三陽失位爲男窮之義又渡涪江舟將危正襟端坐人問之曰心存誠敬爾有一樵夫同舟登岸乃問伊川曰公是達後如此舍後如此伊川欲與之言已去而不可追矣

○火迫鄭侯

唐原休受朱泚僞官自比蕭何之功入長安日首收圖籍時人笑之目曰火迫鄭侯宋南渡有郭某爲將自比諸葛酒後輒詠三顧頻繁兩朝開濟之句而屏

讀升菴集

卷八

六

風便面一一皆書未幾敗于江上倉皇涕泣而匿時謂之尿汁諸葛正可作對也

○軒軒霞舉

李白見玄宗於便殿神氣高朗軒軒然若霞舉相如奏賦黃門飄飄有凌雲氣正可相對

雙鳳二龍

蔡邕崔實號雙鳳崔晏許受號二龍

○飛兔龍文

田巴奇魯連曰魯連乃飛兔也豈直千里駒哉楊津

目楊情曰此見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長當求之千里外○駒齒未落已足龍文驤裏之中更齊飛兔

、猪兒豹子

李猪兒安祿山臣皮豹子元魏之臣

、慕蘭比荀

司馬長卿慕蘭相如故名相如元任明自比荀文若故名曰或

○○王安石

讀升菴集

卷八

七

王安石行新法引用小人一時賢者皆遭貶斥其弟安禮安國及姪旒字元鈞旒字元龍元祐中安國貶死旒及旒亦坐貶遠方所謂爲法自敝以不愛而及其所愛乎又曰真小人不足以亂國其亂國者必僞君子也蓋真小人其名不美其肆惡有限僞君子則既竊美名而其流惡無窮矣或曰子何以恕真小人予曰子不觀白樂天詩乎狐假女妖害猶淺一朝一夕迷人眼女爲狐媚害即深朝朝夕夕迷人心樂天豈恕狐哉

卓吾曰說出偽君子之禍千古如見但安石非偽也偽君子尚怕事尚護名若真君子一偏則無如之何矣

○趙師異音擇

趙師異字從善號牆東趙千里姪也尹京有政聲戮杭州姦僧尤奇嘗學犬吠以媚侂冑其後韓侂冑敗有贈之謔詞侍郎自號東牆曾學犬吠却莊今日不須搖尾且尋土洞深藏

秦檜詐作瑞

讀升菴集

卷八

八

宋史長編云紹興中秦檜擅朝喜飾太平郡國多上草木禽鳥之瑞胡致堂所謂花卉可以染植增其態毛羽可以餵飼變其色上之人苟欲之則四面而至矣蓋指此也然觀小說所載紹興七年建康府寓旅家盆水有文如畫佳卉茂木華葉敷芬數日易以他水愈出愈奇盡春暄乃止又秀州呂氏家水瓦有文樓觀車馬人物並蒂芙蓉重夾牡丹長春萱草藤蘿經日不釋

慕容德

慕容德乘高享燕顧謂尚書魯遂曰齊魯固多君子當昔全盛之世梓慎巴生淳于二鄒之徒陰修檐臨清沼恣飛馬之雄辭奮談天之逸辯指擣則紅紫成章俛仰則丘陵生韻至于今日荒草頽墓氣消煙滅永言千載能不依然德本北裔戎馬之梟其言若茲或是史臣飾辭乎

○章孝寬薛仁貴

後周章孝寬秦麟趾殿學士考校圖籍唐薛仁貴著周易新生本義四卷二子皆勇將而精意經術如此

讀升菴集

卷八

九

卓吾子曰吳起之文孫武子之文尉繚子之文文人能爲之乎先生小矣

楊素

楊素作柳弘誅云山陽王弼風流長逝穎川荀爽零落無時修竹夾池永絕梁園之賦長楊應詔無復洛川之文又嘗以五言詩七百字贈播州刺史薛道衡詞氣穎拔風韻秀出爲一時盛作見文苑英華素本以武功顯而文藻若此

○忠簡忠武

宗岳二公以忠節戰功冠於南宋余嘗見宗忠石刻華陰道二絕云煙遮晃白初疑雪日映爛斑卻是花馬渡急流行小崦柳絲如織映人家又云管茅作屋幾家居雲碓風帘路不紆坡側杏花溪畔柳分明摩詰輞川圖岳公湖南僧寺詩有潭水寒生月松風夜帶秋之句唐之名家不過如此

、劉表

劉景升爲書家祖鍾繇胡昭皆受其學然昭肥繇瘦各得其一體景升卽劉表也表初在黨人中顧厨俊

讀升菴集

卷八

及之列其人品之高可知藝文志有劉表集今不可見

○張飛

涪陵有張飛刁斗其銘文字甚工飛所書也張士環詩云天下英雄只豫州阿瞞不共戴天仇山河割劇三分國宇宙威名丈八矛江上祠堂嚴劒珮人間刁斗見銀鈎空餘諸葛秦州表左袒何人復爲劉

、沐繼軒

國朝武將能詩者洪武中孫炎其後湯東谷胤績廣

帥王一清定襄郭登人皆知之雲南都督繼軒沐臻字學皇象畫學米元章詩學六朝盛唐以僻遠人罕知余嘗選其數絕句于皇明詩抄矣

○岳忠武施全 要緊

宋贈鄂王岳飛謚忠武其文曰李將軍口不出辭聞者流涕閭相如身雖已死凜然猶生又曰易名之典雖行議禮之言未一始爲忠愍之號旋更武穆之稱

讀升菴集

卷八

十一

獲觀中興之舊章灼知皇祖之本意爰取危身奉上之實仍采戡定禍亂之文合此兩言節其一惠普孔明之志興漢室子儀之光復唐都雖計效以或殊在秉心而弗異垂之典冊何嫌古今之同辭賴及子孫將與山河而竝久然今天下岳祠皆稱武穆此未定之謚也當稱忠武爲宜

朱文公云舉世無忠義這些正氣忽自施全身上發出來故續綱目書施全刺秦檜不克而死亦文公遺意也近有人云今之岳祠多鑄賊檜像跪縛門外當

更鑄施全像在傍持刀砍檜乃得

李卓吾曰此論甚當甚有益風教倘禮官言官肯上一疏則忠武之謚曉然於百世施全之忠暴白于聖朝矣不然人人未得知也所望於執事者不淺也

華岳

宋寧宗時武學生華岳池州人上疏極數韓侂冑之惡其略云程松之以納妾求知倪僕以售妹入府蘇師旦以獻妻入閣黜陟之權不出於陛下而出於侂

讀升菴集

卷八

十二

冑是吾有二中國也命又不出於侂冑而出於蘇師旦周筠是吾有三中國也書奏侂冑大怒下之大理貶建寧園工部郡守傅伯成憐之命獄卒使出入無繫伯成去郡岳遂戾死獄中岳之忠節灼灼如此近觀歷代名臣奏議及宋諸臣奏議可謂詳備而岳之奏不在其中乃知古忠臣義士湮沒不聞者多矣李卓吾曰不難有華岳而難有傅伯成也又曰與其收而入之名臣奏議之中孰若表而出之於名臣奏議之外也在奏議中而人不聞孰若先生聞

之而使人人莫不聞乎有先生吾何憂

○張千載

廬陵張千載字毅甫文山之友也文山貴時屢辟不出及文山自廣敗還至吉州城下千載潛出相見曰丞相往燕千載亦往往即寓文山囚所近側三年俱送飲食無缺又密造一櫝文山受命曰即藏其首訪知夫人歐陽氏在俘虜中使火其屍然後拾骨真囊弁櫝南歸付其家安葬是日文山之子夢其父怒曰繩鉅未斷其子驚覺遠啓視之果有繩束其髮

讀升菴集

卷八

十三

李卓吾既書其事遂爲之贊曰不食其祿肯受其縛一繩未斷如錐刺腹生當指冠死當怒目張氏何人真囊弁櫝生死交情千載一鶚

○趙天澤

趙天澤最善括蒼劉伯溫一日行省大臣論江左人物天澤首以伯溫對衆愕然趙退而贈劉曰蕭何拔韓信玄德師孔明非信任之篤則泝水之奇八陣之妙何由照耀後世方劉之未遇也授之以卜法者魯義山而深奇預識者趙趙有吳江月下汎舟詩云餘

霞歛遙岑微靄生近浦江行得良夜月出鳴柔櫓茫  
茫天欲流歷歷星可數水螢明乍滅沙禽或翔舞此  
意誰與同三高渺千古

○錦車夫人

漢書西域傳馮夫人名嫫漢官人也善史書乘錦車  
持節和戎而歸此事可盡可歌

○浣花夫人

成都浣花谿有石刻浣花夫人像三月三日爲浣花  
夫人生辰傾城出遊地志云夫人姓任氏崔寧之妾

讀升菴集

卷八

十四

按通鑑成都節度使崔旰入朝楊子琳乘虛突入成  
都寧妾任氏出家財募兵得數千人自帥以擊之子  
琳敗走朝廷加旰尚書賜名寧任氏封夫人

○錦繖夫人

馮寶妻沈氏封石龍夫人戰則錦繖寶憶至老未嘗  
敗年八十而終智勇福三者全矣古今女將第一人  
也繡旗女將與李全戰者見金史可對錦繖夫人

宋子虛詠史

詠宋宮人王婉容王婉容隨徽欽北去粘罕見之求

爲子婦婉容自刎車中虜人葬之道旁可謂烈矣

○謚號

蘇老泉云婦人有謚自周景王之穆后始匹夫有謚  
自東海漢隱者始宦官有謚自東漢之孫程始蠻夷  
有謚自東漢之莎車始然黔婁之謚卽匹夫之謚也  
不始於東漢矣

○李姓非一

姓氏譜李氏凡十三望以隴西爲第一唐時重族系  
雖帝系之貴亦自屈居第三而讓隴西爲一而李氏

讀升菴集

卷八

十五

妄稱隴西者往往冒爲唐宗室曰天潢仙派唐帝亦  
樂其族姓之繁不暇考其真僞如今狐綯入相後天  
下姓胡者改胡爲狐而上加令字以附之嗚呼宰相  
之勢不過十年而人競改姓以附况堂堂一統天子  
三百年之久其冒附不知幾百萬矣小說云隴西  
李氏高自標榜有女人不欲求婚及年長父母以囊  
裝昏夜潛送於少年無妻者是其自高者乃所以自  
辱也我太祖高皇帝有天下後建安有朱氏者以  
譜牒進欲附國姓聖祖曰朕起農家所知者德懿



僖仁四代而已。聖人之見高出萬古而百九十年族姓之敝亦少革。豈非類族辨物之大義乎。

○羊楊陽

晉有羊舌氏。叔向之子伯石。食邑於楊。曰楊食我。晉既滅羊。舌氏分羊。舌氏之田爲三縣。曰平陽。曰楊氏。則羊也。楊也。陽也。同出一姓。

○百姓

唐明皇問張說曰。今之姓氏皆云出自帝王後。古者無民邪。說對曰。古者民無姓。有姓者皆有土。有爵者

讀升菴集

卷八

十六

也。故左傳云。天子命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四而已。其後居諸侯之國土者。其民以諸侯之姓爲姓。居大夫之采地者。以大夫之姓爲姓。莫可分辯。故云皆出自帝王也。說此言考古證今。不刊之論。

蓋姓

蓋姓有二。漢蓋寬饒。蓋勳。音蓋。唐蓋文達。蓋蘇文。蓋

嘉運。音蓋。

咎姓

蕭何封於鄼。其後因以爲姓。而鄼訛爲咎。鄼本作簪。

○郡姓

河北以崔盧爲首。比江東之王謝。薛宗起不得入郡姓。至碎戟爭於帝前。是時韓顯宗上疏有云。門望者。乃其父祖之遺烈。亦何益於皇家。苟有才。雖屠釣可相。奴虜可將。苟非其才。雖三后之胤。墜子。早諫矣。又曰。陛下豈可以貴襲貴。賤襲賤。眞名言哉。

○蘭氏

周禮。斬人。注。鯁魚字。大戴禮。蘭氏之根。蘭氏之苞。王

讀升菴集

卷八

十七

褒洞簫賦。幸得謚爲洞簫。夫魚名而稱字。草名而稱氏。簫名而稱謚。皆奇之又奇。

○刺史太守

漢制。自三輔之外。分九州。九州控郡國。州部有刺史。郡國有太守。如豫州刺史部。則潁川汝南六郡國。冀州刺史部。則魏郡而下九郡國。畿內則河南尹。京兆尹。而以司隸校尉部之外。則刺史部之。自河南京兆兩尹。至豫冀充徐青荆益梁并幽交爲尹。二刺史。十一而郡國。則自河南至日南。凡一百十有二。太守亦

百十有二嚴能鷹揚有督察之才刺史之職也安靜  
寬仁有愷悌之德太守之職也

、長流

古呼治獄參軍爲長流帝王世紀云少昊崩其神降  
於長流之山於祀主秋秋官司寇主刑罰也故取秋  
帝所居爲嘉名亦猶今稱刑官曰白雲司也

、舟鮫

舟鮫官名掌澤小說有鮫泣珠賣綃事蓋舟鮫之官  
死而爲澤神若伐木之匠變爲木客也

讀升菴集

卷八

八

、虎爪板

宋王微與江湛書云所以綿絡累紙本不營尚書虎  
爪板也古者召奏用虎爪書晉宋之代大臣皆得自  
辟除官屬以板召之謂之板官

、小鳳

唐人謂中書舍人爲小鳳翰林學士爲大鳳丞相爲  
老鳳蓋以中書省有鳳池也宋人猶襲其稱張天覺  
自小鳳拜右揆是也

、率更

、秀才

唐官名有率更歐陽詢嘗任是職太子之官屬主千  
輟夜行以備非常也率與帥同將衛也更番直也

趙武靈王論胡服云俗辟民易則是吳越無秀才也  
秀才之名始此後再見賈誼傳六朝遂以此爲取士  
之科名云

、白簡

古彈文白紙爲重黃紙爲輕故云臣輒用白簡以聞  
今御史白簡卽其事

讀升菴集

卷八

十九

李卓吾先生讀升菴集卷八終

李卓吾先生讀升菴集卷九

文類

論文

論文或尚繁或尚簡予曰繁非也簡非也不繁不簡亦非也或尚難或尚易予曰難非也易非也不難不易亦非也故博者能繁命之曰該瞻左氏相如是也精者能簡命之曰要約公羊穀梁是也奇者工於難命之曰復興莊周禦寇是也辨者工於易張儀蘇秦是也命之曰江河

讀升菴集

卷九

一

陸機文賦云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韓昌黎云惟陳言之務去憂憂乎其難哉李文饒曰文章如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古人論文之要也近世以道學自詭其文不過抄節宋人語錄而號於人曰吾布帛菽粟也予常戲之曰菽粟則誠菽粟矣但恐陳陳相因紅腐而不可食耳

○文思遲遲

相如含筆而腐毫枚臯應詔而奏賦言文思遲速之異也唐人云潘緯十年吟古鏡何涓一夕賦瀟湘畫

家亦云思訓經年之力道玄一日之功

○目學之弊

一傳未終恍已迷其姓氏片文屢過幾不辨其偏旁

逐鼓

元人樂府有村里逐鼓之名謂以村里而效官衙其衣裝聲節自然可笑宋儒亦謂今之古文如舞逐鼓謂無古人之學而徒效古人之言如村人學官衙鼓節然衙訛爲逐

讀升菴集

卷九

二

、翻着機法

知梵志翻着機法則可以作文知九方臯相馬法則可以觀文

古文之奧

孔子出使子路齋雨具有頃果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其月正離畢也他日月離畢孔子出子路請齋雨具孔子不聽果無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昔日月離其陰故雨昨其月離其陽故不雨史記仲尼弟子傳有子事載此文而

刪月離陽離陰末節不說盡而文益蘊藉如莊子沈淵而止說其三又變憐蛭蛭憐風風憐目目憐心止解變蛭風三句而憐目憐心之義缺焉蓋說盡則無味矣

○萬歲夜

楚策楚王遊雲夢謂安陵君曰樂矣今日之遊寡人千秋萬歲後誰與樂此矣安陵君泣下數行曰萬歲夜願以身試黃泉蓐蟬蟻夜如左傳注窻窻厚夜之夜最見大臣不敢斥言之意今本改夜作後不見古

讀升菴集

卷九

三

人立言之妙矣

、白頭而新

漢書白頭如新傾蓋如故說苑作白頭而新傾蓋而故而如古字通用白頭而新雖至老而交猶新傾蓋而故謂一見而交已故也作而字解尤有意味

卓吾子曰而字真勝

、小說

說者云宋人小說不及唐人是也殊不知唐人小說不及漢人如華嶠明妃傳云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

影徘徊聳動左右伶玄飛燕外傳云以輔屬體無所不靡郭子橫麗娟傳云玉膚柔軟吹氣勝蘭不欲衣纓拂之恐體痕也此豈唐人可及

○二盧

韓文公誌盧殷墓言殷於書無不讀平生爲詩可誦者千餘篇至今一篇不傳非托於韓文則名姓亦湮矣又會昌中進士盧獻卿作愍征賦司空圖爲之注釋且序之曰氣凌鄴下體變江南間生冠五百年在握照十二乘又言其才情旖旎雅調清越寓詞哀怨

讀升菴集

卷九

四

變態無窮稱之可謂極至矣而此賦亦不傳

、文選

梁昭明太子統聚文士劉孝威庾肩吾徐防江伯操孔敬通惠子悅徐陵王固孔爍鮑至十人謂之高齋十學士集文選

、金海

梁武帝撰金海王應麟撰玉海周興嗣撰千字文隋滿徽撰萬字文

卓吾曰金海玉海千字萬字同出無字大海也

、何法盛

何法盛竊郗紹晉中興書郭象竊向秀莊子注

、相貝經

相貝經嚴助作馬總意林引之博物記唐蒙作後漢書注之水經引南中行紀是陸賈作而稽含南方草木狀述之

○晉釋子語

晉世不惟士人語清標玄致而釋子輩語亦復可聽如鳩摩羅什偈云哀鸞孤桐上清音徹九天慧濟諱

讀升菴集

卷九

五

寶淵曰昔謝氏青箱不至不作文章今卿白麓未到判無講理淵曰殊不然此乃打狗杖耳道貫聞蟋蟀日時聞此聲足代簫管薛道衡稱則公之文日屢發新彩英英獨照慧常聞梵唄日聲聲溜滴似伏流之吐波又日却轉弄響飛揚長引聲發喉中唇口不動又日以哀婉爲入神用騰擲爲清舉文句則如端夏多隙無事忽景又云當爲心師不師於心又日龍餐詎貴釣耳難嘗又云沙漠纖寒長風負雪又云莊衿老帶彈沐叙埃又云早帳風首春席雲阿又云雖淚

至之有端固憂來之無兆使入世說固不能辨也

、劉裕

唐文人張謂評劉裕云劉裕近希曹馬遠棄桓公禍徒及於兩朝福未盈於三載八葉傳其世嗣六君不以壽終天之報施其明驗乎此文簡嚴可以誅姦雄於既死矣

卓吾子曰余謂曹馬亦然故曹之子孫盡於馬馬之子孫又盡於胡羯

○王半山

讀升菴集

卷九

六

王半山之文愈短愈妙如書刺客傳後云曹沫將而亡人之城又劫天下盟主管仲因勿倍以市信一時可也予獨恠智伯國士豫讓豈顧不用其策耶讓誠國士也曾不能逆策三晉收智伯之亡一死區區尚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聶政售於嚴仲子荆軻案於燕太子丹此兩人者汚隱困約之時自貴其身不妄願知亦日有待焉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卓吾子曰王半山謂荆軻案於燕故爲燕太子丹報秦信斯言也亦謂呂尚案於周故爲周伐紂乎

相知在心豈在貌也。半山之見醜矣。且荆卿亦何曾識燕丹哉。只無奈心相知如田光者。薦之於先。又繼以刎頸送之于後耳。荆卿至是雖欲不死不可得矣。故余有詠荆卿一首云。荆卿原不識燕丹。祇爲田光一死難。慷慨悲歌爲擊筑。蕭蕭易水至今寒。又有詠侯生二首云。夷門畫策却秦兵。公子奪符出魏城。上客功成心遂死。千秋萬歲有侯嬴。又晉鄙合符果自疑。揮劍運臂有屠兒。情知不是信陵客。刎頸迎風一送之。蓋朱亥與公子相知不

讀升菴集

卷九

七

深又值侯生功成名立之際。遂以死送公子耳。雖以死送公子。實以死送朱亥也。醜哉宋儒之見彼。豈知英雄之心乎。蓋古人貴成事。必殺身以成之。捨不得身。成不得事矣。如之何敢望於今之人哉。

○蔣之翰稱離騷

蔣之翰稱離騷。經若驚瀾。奮湍。鬱閉而不得流。若長鯨蒼虬。偃蹇而不得伸。若渾金璞玉。泥沙掩匿而不得用。若明星皓月。雲漢蒙蔽而不得出。

卓吾曰。絕妙絕妙。

楊炯稱王勃

楊炯序王勃文集云。薛令言朝右文宗。託末契而推一變。盧照隣人間才傑。覽清規而輟九知。九知蓋用漢書九變弗貫。知言之選之語也。其僻與如此。

○梓澤

滕王閣序。蘭亭已矣。梓澤丘墟。梓澤石季倫別墅也。又山亭序云。茂林脩竹。王右軍山陰之蘭亭。流水長堤。石季倫河陽之梓澤。

崔雍

讀升菴集

卷九

八

崔雍予蕭至忠文曰。上蔡之犬堪嗟。人生到此華亭之鶴。虛嘆天命如何。

登三乘六

涼謝愛獻晉帝表。登三緯地。乘六御天。宋人德奉三。無功安九有。何法祖之。

傳一廖二

吾蜀解元王孝忠。鄉試賀平西蜀表中有云。川四巴三收彈丸黑子之地。傳一廖二成大統。由夏之天。傳一廖二。乃太祖御製平西蜀頌中。謂傳友德之功。

第一、廖永忠之功第二也人咸服其博洽

○○古蜡祝

禮記蜡祝辭云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無作草木歸其澤澤音鐸古韻皆然而蔡邕獨斷又有豐年若土歲取千百增此二句義始足

○○丁零威歌

城郭是人民非何不學仙冢累累而脩文御覽所引云何不學仙去空伴家蠱蠱增此三字文義始明卓吾曰增此三字何哉

讀升菴集

卷九

九

○水經注

水經注所載事多他書傳未有者其叙山水奇勝文藻駢麗比之宋人臥遊錄今之玉壺冰豈不天淵又其中載古歌謠如三峽歌云巴東三峽巫峽長猿啼三聲淚沾裳又云朝見黃牛暮見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又云灘頭白勃堅相持倏忽淪沒別無期記樊道謠云檣溪赤木盤蛇七曲盤羊鳥擺勢與天通皆可以入詩材勝俗子看韻府羣玉遠矣

、分沙漏石

酈道元水經注形容水之清澈云分沙漏石又曰淵無潛甲又曰魚若空懸又曰石子如樗蒲皆極造語之妙

○諸家地志

地志諸家子獨愛常璩華陽國志次之則盛弘之荊州記荊州記載鹿門事云龐德公居漢之陰司馬德操定州之陽望衡對宇歡情自接汎舟寒裳率爾休暘記沮水幽勝云稠木傍生凌空交合危巉傾岳恒有落勢風泉傳響於青林之下巖猿流聲於白雲之

讀升菴集

卷九

十

上遊者常苦目不周玩情不給賞若此二段讀之使人神遊八極信奇筆也記三峽水急云朝發白帝暮宿江陵凡一千二百餘里雖飛雲迅鳥不能過也

○廬山記

慧遠有廬山記文多奇語唐以下文人遠莫能望如云風雲之所摠江山之所帶高厓仄宇峭壁萬尋幽岫穹崖人獸兩絕又甘泉湧出冷暖與寒暑而相變盈減經水旱而不異造語尤奇

鬢河

賈誼新書大禹鬢河而導之九牧呂氏春秋禹身執  
藥函以爲民先剔河而導九岐鑿江而通九路說苑  
禹釀五湖而定東海鬢本髮名義取環曲剔本梳剔  
義取疏通釀本漉酒義取澄清古人用字如此亦甚  
工矣通即

○○木寓

舟有溺騎有墜寢有魘飲有醉食有饑行有魘其甚  
皆可以致斃其可如土偶木寓耶此權德輿奇語也  
木寓龍木寓馬是也見漢書注

讀升菴集

卷九

十一

○易林

焦氏易林西京文辭也辭皆古韻與毛詩楚辭叶音  
相合或似詩或似樂府童謡觀者但以占卜書視之  
過矣如夾河爲昏期至無船搖心失望不見所歡如  
三驪負衡南取芝香秋蘭芬馥利我少美如鬪鬪齧  
齧貧鬼相責無有歡恰一日九結如三夫共妻莫適  
爲雌子無姓氏父不可知其辭古雅魏晉以後詩人  
莫及又如憂思約帶簪短帶長解我胸春尤爲奧妙  
萬目睽睽九鴈列陣文山鴻豹肥臍多脂古之文人

亦多用之鵠名鴻豹以鵠善食鴻爲鴻之豹猶言魚  
鴈也亦僅見此可補爾雅

○○韻語

子嘗愛晉宋人以韻語記物產如郭璞爾雅贊山海  
經贊王微藥草贊之類皆質而工其原出于逸周書  
火浣布數語火浣之布入火不滅布則火色垢則布  
色出火而振之皎然疑乎雪周書說火浣布也  
日南有野女群行不見夫其狀晶且白徧體無衣襦  
唐蒙博物記也

讀升菴集

卷九

十一

三廉大實實不但二雜名三廉其實四五枚食之多汁味酸且  
甘藏之尤好與衆果相參陳祁陽異物記也  
苹之依水猶卉植地靡見其布漠而鱗被物有常性  
孰知所自郭子玄苹贊也  
日州留者其實水牛蒼毛豕身角若檐矛衛護其犢  
與虎爲讎鬱林異物志也  
象之爲獸形體特詭身倍數牛目不逾狹鼻爲口役  
望頭若尾馴良恭敏聽言則跪素牙玉潔戴籍所美  
服重致遠行如丘徙萬震象贊也



鳥鰂集足在口縮喙在腹形類鞋囊其名鳥鰂喻波  
嘿墨迷射水慝萬震海物異名記也

瓦龍鑛殼建瓴狀如渾沌錢文外眉而內渠萬震海  
物異名記瓦龍贊注眉爲高爲眉渠爲疏爲渠此魁  
陸海蛤也

合浦之人習水善游俛視層岩如猿仰株入如沉鼈  
出如輕鳧蹲泥剖蚌潛竊明珠萬震南州志也

江瑤柱厥甲美如瑤玉王音裕三字一句韻尤奇肉柱膚寸  
名江瑤柱萬震海物異名也

讀升菴集

卷九

十三

獸曰玄犀處自林麓食惟棘刺體兼五肉或有神異  
表露以角音含精吐烈望如華燭置之荒野禽獸莫  
觸萬震犀贊也

神丘有火穴光景照千里崑崙有弱水鴻毛不能起  
玄中記也

竿複引一索飛經杙閣其名曰竿人懸半空度彼絕  
壑李膺竿橋贊也

高山嵯峨岩石磊落傾側繁迴下臨峭壑行者攀緣  
牽援帶索袁松山川記也

蚌惟大蛇既洪且長采色駁映其文錦章食象吞鹿  
腴成養瘡實饗嘉食是豆是觴南齊志也

鮫之爲魚其子旣育驚必歸母還入其腹小則如之  
大則不復揚乎交州異物志也

○古人賦

說苑曰師經鼓琴魏文侯起僂賦曰使我言而無見  
違知古人一話一言皆曰賦彼所謂登高能賦者豈  
必盡如後世之麗淫者哉

卓吾曰一話一言皆曰賦願我言而無見違

讀升菴集

卷九

十四

○文賦列十體

文賦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  
議纏綿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  
游以淋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閒雅說煒曄而  
譎詭分文之十體各以四字盡之可謂妙矣往年鶴  
州蔡衡仲云東哲尚補笙詩文賦奚傷余漫應曰序  
原始以要終記制器而尚象衡仲曰一語妥帖兼是  
聖經更無褒彈也

○巧心妍耳

陸機文賦雖濬發於巧心終受歟於拙目袁象云有異巧心終愧妍耳自謙之辭也

○鴈賦

劉尚賦鴈云順風而飛以助氣力銜蘆而翔以避緇繳羊祜鴈賦云排雲墟以頡頏汰弱波以容與進凌厲乎太清退嬉遊于玄渚鳴則相和行則接武前不絕貫後不越序齊力不期而竝至同趣不要而自聚當其赴節則萬里不能足其路苟汎一壑則衆物不能易其所浮若飄舟乎江之濤色若委雪乎崖之阿

讀升菴集

卷九

十五

辭旨超遠出於詞人一等矣

○獵兔賦

夏侯湛獵兔賦息徒蘭圃秣驥華田目送歸鴻手揮五絃優哉優哉聊以永年

○郭珍蜜賦

散似甘露凝如割肪冰鮮玉潤髓滑蘭香

○黃滔律賦

黃滔律賦如明皇回駕經馬嵬云日慘風悲到王顏之死處花愁露泣認朱臉之啼痕褒雲萬疊斷腸新

出于啼猿秦樹千層比翼不如于飛鳥景陽井云理味納隍處窮泉而詎得誠乖馭朽攀素縷以胡顏又無名氏作孟嘗君夜度函谷賦嘆秦關之百二難騁狼心笑齊客之三千不如鷄口亦可喜也

○白牛溪賦

王無功云吾往見薛收白牛溪賦韻趣高奇詞義曠遠嵯峨蕭瑟真不可言壯哉邈乎楊班之儔也高人姚義嘗語吾曰薛生此文不可多得登太行俯滄海高深極矣吾近作河渚獨居賦爲仲長先生所見以爲可與白牛連類今寫爲一本今此二賦俱不傳惜哉

讀升菴集

卷九

十六

○粘天

庾闡楊都賦濤聲動地浪勢粘天本自奇語昌黎祖之曰洞庭漫汗粘天無壁秦少游小詞山抹微雲天粘衰草正用此爲奇今本作天連非矣

○浮生喻

東逝之長波西乘之殘照擊石之星火驟隙之迅駒風裏之微燈草頭之懸露臨崖之朽樹灼目之電光

芝泥蘭檢

芝泥發彩宣鳳藻而騰文蘭檢浮香潤龍縑而動色

張鷟奏章云云檢文書草也翰林學士承明之有直廬方

步八磚之日紫宸之夾香案更依五朵之雲學士濡珥

彤之毫書九重之言動繡汗青之筆乘四海之輝光

學士

○巾八銘

無掘壑而附丘無舍本而治末日中必慧操刀必割

執斧必伐日中不彗是謂失時操刀不割是謂失利

讀升菴集

卷九

十七

執斧不伐賊人將來涓涓不塞將為江河熒熒不救

炎炎奈何兩葉不去將用斧柯

○鏡銘

漢有鑑銘二見博古圖其一云漢有善銅出丹陽和

以銀錫精且明左龍右虎尚三光朱雀玄武順陰陽

其二云尚方作鑑真大好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飲玉

泉飢食素又賴川頓氏一鏡銘云鳳皇雙瓊瑤裝陰

陽合為配日月常相會此銘辭古雅又有二首一云

有玉辭夏唯金去秦俱隨革故共集鼎新儀天寫質

象日開輪率舞鸞鳳奔走鬼神長懸仁壽天子萬春

其二云練形神冶瑩質良工如珠出匣似月停空當

眉寫翠對臉傳紅綺牕繡幄俱照秦宮皆唐人作也

書燈銘

晁無咎銘曰武子聚螢孫生映雪雪固易消螢亦易

滅唯此銀缸不疚其光黃簾綠幕永夕煌煌經史在

右子集在左如或不勤負此燈火

燭銘

傅玄銘曰煌煌丹燭焰焰飛光取則龍景擬象扶桑

讀升菴集

卷九

十八

照彼玄夜炳若朝陽

茶夾銘

程宣子銘曰石筋山脈鍾異於茶馨含雪尺秀啓雷

車采之擷之收英斂華蘇蘭新桂雲液露牙清風兩

腋玄圃盈涯按毛文錫茶譜云茶樹如瓜蘆葉如梔

子花如薔薇實如栟櫚枝如丁香根如胡桃

李卓吾有茶飲銘并序云唐右補闕綦毋昺著代

茶飲序云釋滯消壅一日之利暫佳瘠氣耗精終

身之害斯大獲益則歸功茶力貽害則不謂茶災

讀而笑曰釋滯消壅清苦之益實多瘠氣耗精情  
慾之害最大獲益則不謂茶力自害則反謂茶殃  
吁是怨已責人之論也乃銘曰我老無朋朝夕唯  
汝世間清苦誰能及子逐日子飲不辨幾鍾每夕  
子酌不問幾許夙興夜寐我願與子終始子不姓  
湯我不姓李總之一味清苦到底

○五色賦

曉入梁王之苑雪滿群山夜登庾亮之樓月明千里

右賦白

讀升菴集

卷九

十九

周庭之列畢蘇裳如蟻陣陳閣之迎張孔鬢似鴉翎

右賦黑

帝子之望巫陽遠山過雨王孫之別南浦芳草連天

右賦青

靈均之歎木葉秋老洞庭淵明之啜落英霜清彭澤

右賦黃

孫綽賦天台景高城霞起而建標杜牧詠江南春十

里鶯啼而映綠

右賦赤

李卓吾先生讀升菴集卷九終

李卓吾先生讀升菴集卷十

詩類

○胡唐論詩

胡子厚與余論詩曰人有恒言曰唐以詩取士故詩  
盛今代以經義選舉故詩衰此論非也詩之盛衰係  
於人之才與學不因上之所取也漢以射策取士而  
蘇李之詩班馬之賦出焉此豈係於上乎屈原之騷  
爭光日月楚豈以騷取人耶况唐人所取五言之韻  
之律今所傳省題詩多不工今傳世者非省題詩也

讀升菴集

卷十

一

姑以畫論晉有顧凱之唐有吳道玄晉唐未嘗以畫  
取士也至宋則馬遠夏珪不足爲顧吳之衙官近代  
吳小仙林良又不足爲馬夏之奴僕畫既有之詩亦  
宜然余深服其言唐子元薦與余書論本朝之詩洪  
武初高李迪表可潛一變元風首開大雅卓乎冠矣  
二公而下又有林子羽劉子高孫炎孫賁黃玄之楊  
孟載輩羽翼之近日好高論者曰沿習元體其失也  
瞽又曰國初無詩其失也聾一代之文曷可誣哉永  
樂之末至成化之初則微乎稍矣弘治間文明中天

古學煥日藝苑則李懷麓張滄洲爲赤讎而和之者多失於流易山林則陳白沙莊定山稱白眉而識者皆以爲傍門至李何二子一出變而學杜壯乎偉矣然正變雲擾而剽襲雷同比興漸微而風騷稍遠唐子應德箴其偏焉嘉靖初稍稍厭棄更爲六朝之調初唐之體蔚乎盛矣而纖艷不逞闡緩無當作非神解傳同耳食陳子約之議其後焉張子愈光演之詩人也以二子之論爲的故著之

○甘泉歌

讀升菴集

卷十

三

秦始皇作驪山陵周迴跨陰盤縣界水背陵障使東西流運大石於渭北諸民怨之作甘泉之歌云運石甘泉口渭水不敢流千人唱萬人謳金陵餘石大如堰此歌見三秦記

○天馬歌

天馬歌天馬徠歷無草草即阜字草可榮阜也師古解爲水草之草

○白渠歌

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在後舉鍾成雲

決渠爲雨水流竈下魚跳入釜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百萬餘口此漢紀所載此漢書

多水流二句

蘇武詩四首

○其一出使時別弟作

骨肉緣枝葉結交亦相因四海皆兄弟誰爲行路人况我連枝樹與子同一身昔爲鴛鴦今爲參與辰昔者常相近邈若胡與秦惟念當乖離恩情日以新鹿鳴思野草可以喻嘉賓我有一尊酒欲以贈遠人

讀升菴集

卷十

三

顧子留斟酌叙此平生親

○其二出使時與妻別作

結髮爲夫妻恩愛兩不疑歡娛在今夕燕婉及良時征夫懷往路起視夜何其參辰皆已沒去去從此辭行役在戰場相見未有期握手一長歎淚爲生別滋努力愛春華莫忘歡樂時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

○其三歸自匈奴與陵別作

黃鵠一遠別千里顧徘徊胡馬失其群思心常依依何况雙飛龍羽翼臨當垂幸有絃歌曲可以喻中懷

請爲遊子吟。冷冷一何悲。絲竹厲清聲。慷慨有餘哀。  
長歌正激烈。中心愴以摧。欲展清商曲。念子不能歸。  
俛仰內傷心。淚下不可揮。願爲雙黃鵠。送子俱遠飛。

○其四遠遊與朋友別作

燭燭晨月明。馥馥秋蘭芳。芬馨良夜發。隨風聞我堂。  
征夫懷遠路。遊子戀故鄉。寒冬十二月。晨起踐嚴霜。  
俯觀江漢流。仰視浮雲翔。良友遠別離。各在天一方。  
山海隔中州。相去悠且長。嘉會難再遇。歡樂殊未央。  
願君崇令德。隨時愛景光。

讀升菴集

卷十

四

○李陵詩

修文殿御覽載李陵詩云。紅塵蔽天地。白日何冥冥。  
微陰盛殺氣。淒風從此興。招搖西北指。天漢東南傾。  
嗟爾窮廬子。獨行如履冰。短褐中無緒。帶斷續以繩。  
寫水置瓶中。焉辨淄與澠。巢父不洗耳。後世有何稱。  
此詩古文苑止載首二句。註云。下缺當補入之以傳  
好古者。

○曹子建遺詩

曹子建棄婦篇云。石榴植前庭。綠葉搖縹青。丹華灼

烈烈。璫彩有光榮。光好曄流離。可以處淑靈。有鳥飛  
來集。拊翼以悲鳴。悲鳴夫何爲。丹華實不成。拊心長  
歎息。無自當歸寧。有子月經天。無子若流星。天月相  
終始。流星沒無精。栖遲失所宜。下與瓦石并。憂懷從  
中來。歎息通鷄鳴。反側不能寐。逍遙於前庭。踟躕還  
入房。肅肅帷幕聲。寒帷更攝帶。撫絃彈鳴箏。慷慨有  
餘音。要眇悲且清。收淚長歎息。何以負神靈。招搖待  
霜露。何必春夏成。晚穫爲良實。願君且安寧。此詩郭  
茂倩樂府不載。近刻子建集亦遺焉。幸玉臺新詠有  
之。遂錄以傳。

讀升菴集

卷十

五

○簡文楓葉詩

梁簡文帝楓葉詩云。萎綠映葭青。疏紅分浪白。落葉  
洒行舟。仍持送遠客。此詩情景婉麗。本集亦不載。

○梁元帝陽雲館柳詩

楊柳非花樹。依樓自覺春。枝邊通粉色。葉底映紅巾。  
帶日交牕影。因風掃隙塵。入簾應有意。偏宜桃李人。  
此詩諸本所載不全。以定本正之。

○隋後主詩

隋後主越王侗楊叛兒歌云青春正陽月結伴戲京華龍媒玉珂馬鳳軫繡香車水映臨橋柳風吹夾路花日昏歡宴罷相將歸狹斜越王嗣位史稱其眉目如畫溫厚仁愛風格儼然後爲王克所弑臨命禮佛曰願自今以往不復生帝王家噫亦可憐矣觀其辭藻如此若不生帝王家豈不爲文人學士耶

、連綿子

左太冲招隱詩峭蒨青蔥間竹柏得其真五言詩用四連綿字前無古後無今

讀升菴集

卷十

六

、孔欣詩

南朝孔欣樂府云相逢狹路間道狹正踟躕輟步相與言君行欲焉如淳朴久已散榮利迭相驅流落尙風波人情多遷渝勢集堂必滿運去庭亦虛競趨嘗不暇誰肯顧桑樞未若及初九攜手歸田廬躬耕東山畔樂道讀玄書狹路安足遊方外可寄娛欣早歲辭榮不負其言矣

、蕭遇詩

蕭遇春日詩水堤煙報柳山寺雪驚梅唐人賞之謂

不減庾子山

○八詠

沈約八詠詩云登臺望秋月會圃臨春風秋至愍衰草寒來悲落桐夕行聞夜鶴晨征聽曉鴻解佩去朝市被褐守山東此詩乃唐五言律之祖也夕夜晨曉四字似複非複後人決難下東坡詩朝與鴛鴦朝夕與牛羊夕二句尤妙

、切夢刀

施肩吾閨情詩云三更風作切夢刀萬轉愁成係腸

讀升菴集

卷十

七

線

○庾信詩

庾信詩爲梁之冠絕啓唐之先鞭史評其詩曰綺艷杜子美稱之曰清新又曰老成綺艷清新人皆知之而其老成獨子美能發其妙予嘗合而衍之曰綺多傷質艷多無骨清易薄新易尖子山之詩綺而有質艷而有骨清而不薄新而不尖所以爲老成也詠杏花云依稀映林塢爛熳開山城寄王琳云玉關道路遠金陵信使疎獨下千行淚開君萬里書望滑水云

樹似新亭岸，沙如龍尾灣。猶言吟嘒浦，應有落帆還。此二絕，卽一篇哀江南賦也。詠桂云：南中有八桂，繁華無四時。不識風霜苦，安知零落期。唐人絕句，皆倣效之。

○庾肩吾燭影詩

垂燄垂花比芳樹，隨風隨水俱難駐。秦娥軟舞隙中來，李吾夜績光中度。燭龍潛曜城烏啼，陰陰疊鼓朝天去。

李冠詞

讀升菴集

卷十

八

草堂詩餘，朦朧澹月雲來去。齊人李冠之詞，今傳其詞而隱其名矣。冠又有六州歌頭，道劉項事，慷慨悲壯，今亦不傳。

隴西謠

郎樞女樞，十馬九駒。安陽大角，十牛九犢。四地名，皆在隴西。

宜音收也。

○上巳詩

王融上巳詩，粵上斯已。惟莫之春，二句古雅。詩評四言詩，三百篇之後，曹植王融。

○四言詩

公孫乘月賦，月出皎兮。君子之光，君有禮樂。我有衣裳，張平子西京賦。豈伊不虔，思於天衢。豈伊不懷，歸于粉榆。天命不愆，疇敢以渝。隸釋載漢碑，唐扶頌，如山如嶽，嵩如不傾，如江如河，澹如不盈。其句法意味，真可繼三百篇矣。又江淹別賦，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可謂天然之句。他如梁元帝秋水文，波秋雲似羅，唐羅昭諫蟋蟀賦，美人在何，夜影流波，與子佇立，徘徊思多，抑其次也。

讀升菴集

卷十

九

○幽州臺

陳子昂登幽州臺歌云：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泣下。其辭簡直，有漢魏之風，而文集不載。

羊叔子疏語

高山尋雲霓，深谷肆無景，絕似詩句。

樹如薺

羅浮山記云：望平地，樹如薺。自是俊語。梁戴嵩詩：長安樹如薺，用其語也。後人翻之，益工。薛道衡詩：邈原。



樹如薺遠水舟如葉孟浩然詩天邊樹若薺江畔洲如月

○羊腸熊耳

庾開府詩羊腸連九坂熊耳對雙峰鮑照詩二嶠虎口九折羊腸可謂工矣

○謝詩

謝朓酬王晉安詩南中有橘柚寧知鴻鴈飛後人不解此句之妙晉安卽閩泉州也南中榮橘柚卽諺云樹豔不落葉也寧知鴻鴈飛卽諺云鴈飛不到處也

讀升菴集

卷十

十

樹不凋鴈不到本是瘴鄉乃以美言之

、謝靈運逸詩

謝靈運有集今亡其詩獨文選及樂府枕文類聚所載數十首耳予見永嘉記所引斷章諸選不收者今錄於此溫州柵溪詩曰澹澹結寒波檀藥秀霜質洞合水屢迷林迴巖愈密登石室飢僧詩曰迎旭凌絕巘吹弦歸椒浦結架非丹楹藉田資宿莽又泉山詩清且索幽異方舟越桐郊石室穿林陬飛泉發樹梢丹山詩曰遨遊碧沙渚坦蕩丹山峰

○王摩詰遺詩

王摩詰詩今所傳僅六卷如輕陰閣小雨深院晝慵開坐看蒼苔色欲上人衣來一首見於洪覺範天厨禁籙人家在仙掌雲氣欲生衣二句見於董道畫跋而本集不載則知其詩遺落多矣

○魏收贈裴伯茂詩

臨風想玄度對酒思公榮誠秀句也惜不見全篇

○杜逸詩

合璧事類載杜工部詩云三月雪連夜未應傷物華

讀升菴集

卷十

十

只緣春欲盡留著伴梨花此詩舊集不載又寒食少天氣春風多柳花又小桃知客意春盡始開花則今之全集遺逸多矣

○杜詩野艇字

杜詩古本野艇恰受兩三人乃妄改作航字謬矣古樂府云沿江有百丈一濡多一艇上水郎擔篙何時至江陵艇音廷杜詩蓋用此音也

○韋應物詩

詩話稱韋蘇州郡齋燕集首句兵衛森畫戟燕寢凝

清香海上風雨至。逍遙池閣涼。爲一代絕唱。余讀其全篇。每恨其結句云。吳中盛文史。群彥今汪洋。方知大藩地。豈曰財賦疆。深爲未稱。後見宋人麗澤編。無後四句。三十年之疑。一旦釋之。是日中秋。與弘山楊從龍飲。讀之以爲千古一快。幾欲如貫休之撞鐘矣。

○孟浩然詩句

孟集有到得重陽日。還來就菊花之句。刻本脫就字。有擬補者。或作醉。或作汎。或作對。後得善本。是就字。乃知其妙。李郢詩。聞說故園香稻熟。片帆歸去就鱸。

讀升菴集

卷十

十二

○賈島佳句

賈島詩。長江風送客。孤館雨留人。二句爲平生之冠。而全集不載。僅見于坡詩註所引。

○縣知一

縣音

縣知一。蜀之巫山人。贈白樂天詩云。忠州刺史。今才子。行過巫山。必有詩。爲報高唐神女道。速排雲雨候清辭。樂天見之。邀縣生同舟。且曰。巫山有王無競。沈佺期皇甫冉李端四詩。竟不肯作。古人之服善如此。

沈與皇甫李端詩人多知之。王無競一首罕傳。今錄於此。神女下高唐。巫山正夕陽。徘徊作行雨。婉孌逐襄王。電影江前落。雷聲峽外長。朝雲無處所。臺殿鬱蒼蒼。樂天取此。在佺期三子之上。信哉。

○唐詩人鄭仲賢

余弟姚安太守未菴慥。字用能。酒邊誦一絕句云。亭亭盡舸繫春潭。只待行人酒半酣。不管煙波與風雨。載將離恨過江南。兄以爲何人詩。余曰。按宋文鑑則張文潛詩也。未菴取草堂詩餘周美成尉遲杯注云。

讀升菴集

卷十

十三

唐鄭仲賢詩。余因歎唐之詩人。姓名隱而不傳者何限。或張文潛愛而書之。遂以爲文潛之作耳。

○李益詩

李益集有樂府雜體一首云。藍葉鬱重重。藍花石榴色。少女歸少年。光華自相得。愛如寒爐火。棄若秋風扇。山嶽起而前。相看不相見。春至草亦生。誰能無別情。殷勤展心素。見新莫忘故。遙望孟門山。殷勤報君子。旣爲隨陽鴈。勿學西流水。此詩比興。有古樂府之風。唐人鮮及。尤延之詩話云。會真記。隔牆花影動。疑

是玉人來。本于李益開門風動竹。疑是故人來。然古樂府風吹牕簾動。疑是所歡來。乃齊梁人語。又在益先矣。近世刻李益集。不見此詩。惟曾慥詩園載其全篇。今錄於此。微風驚莫坐。臨牖思悠悠。開門風動竹。疑是故人來。時滴枝上露。稍沾階下苔。幸當一入幌。爲拂綠琴埃。題云竹牕聞風寄苗發司空曙。

○顧況詩句

顧況詩遠寺吐珠閣。春潮浮綠煙。二句情景絕妙。雖入文選可也。然況集不載。因知古人詩文。雖全集亦有遺者。

讀升菴集

卷十

十四

○崔塗王維詩

崔塗旅中詩。漸與骨肉遠。轉於僮僕親。詩話亟稱之。然王維鄭州詩。他鄉絕儔侶。孤客親僮僕。已先道之矣。王語渾含勝崔。

卓吾曰。一樣一樣。惟我親切。

○唐人傳奇小詩

詩盛於唐。其作者往往托於傳奇小說。神仙幽怪。以傳於後。而其詩大有絕妙。今古一字千金者。試舉一

二下得上。映日秋來風浪多。巴陵一夜雨。腸斷木蘭歌。又雨滴空階曉。無心換夕香。井梧花落盡。一半在銀牀。又舊日聞簫處。高樓當月宮。梨花寒食夜。深閉翠微中。又命笑無人笑。含嬌何處嬌。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憐宵。

○張旭詩

張旭以能書名。世人罕見其詩。近日吳中人有收其春草帖一詩。陸子淵爲予誦之。所謂春草青青萬里餘。邊城落日見離居。情知海上三年別。不寄雲間一

讀升菴集

卷十

十五

紙書。可謂絕唱。予又見崔鴻臚所藏有旭書石刻三詩。其一桃花磯。云隱隱飛橋隔墅煙。石磯西畔問漁船。桃花盡日隨流水。洞在青溪何處邊。其二山行留客云。山光物態弄春輝。莫爲輕陰便擬歸。縱使晴明無雨色。入雲深處亦沾衣。其三春遊值雨云。欲尋軒檻列清樽。江上煙雲向晚昏。須倩東風吹散雨。明朝却待入華園。字畫奇怪。擺雲振風。而詩亦清逸可愛。好事者模爲四首懸之。

○唐詩近三百篇

唐人閨情詩云：裊裊庭前柳，青青陌上桑。提籠忘采葉，昨夜夢漁陽。又曰：鶯啼綠樹深，燕語雕梁晚。不省出門行，沙塲知近遠。又曰：漁陽千里道，近於中門限。中門踰有時，漁陽常在眼。又云：夢裏分明見，關塞不知何路向。金微又云：妾夢不離江上水，人傳郎在鳳凰山。

○門外獨兒

門外獨兒吠，知是蕭郎至。剗襪下香堦，冤家今夜醉。扶得入羅幃，不肯脫羅衣。醉則從他醉，猶勝獨睡時。

讀升菴集

卷十

十六

此唐人小辭，前輩言觀此可知詩法，或以問于蒼曰：只是轉摺多，蓋八句而四轉摺也。

○劉采春

唐劉采春詩：那年離別日，只道往桐廬。桐廬人不見，今得廣州書。此本詩疏何斯遠斯一句。

○太白用古樂府

古樂府：暫出白門前，楊柳可藏烏。歡作沈水香，儂作博山鑪。李白用其意，衍為楊叛兒歌曰：君歌楊叛兒，妾勸新豐酒。何許最關情，烏啼白門柳。烏啼隱楊花。

君醉留妾家，博山鑪中沈香火。雙煙一氣凌紫霞，古樂府：朝見黃牛暮見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李白則云：三朝見黃牛，三暮行太遲。三朝又三暮，不覺鬢成絲。古樂府云：郎今欲渡畏風波，李白云：郎今欲渡緣何事，如此風波不可行。古樂府云：春風復多情，吹我羅裳開。李反其意云：春風復無情，吹我夢魂散。其楊叛兒一篇，即暫出白門前之鄭箋也。如神僧拈佛祖語，信口無非妙道，豈生吞義山，拆洗杜詩者比乎。

讀升菴集

卷十

十七

徐陵詩：竹密山齊冷，荷開水殿香。太白詩：風動荷花水殿香，全用其語。

○王無功詩

石苔應可踐，叢枝幸易攀。清溪歸路直，乘月醉歌還。蓋言石苔本難踐，幸有叢枝可攀援耳。謝靈運詩：苔滑誰能步，葛弱豈可捫。此反其意。唐杜審言詩：攀崖踐苔易，迷路出花難。又順用無功意。

○陸魯望

陸魯望寄江州司馬詩：湓浦嘗聞似衣帶，廬峰見說

有香爐。蓋用何遜詩。溢城俯溢水。溢水縈如帶。日夕望高樓。耿耿青雲外。

李卓吾先生讀升菴集卷十

卷十

十八

李卓吾先生讀升菴集卷十一

論詩

○袁徐張李詩

玉墀滴清露。羅幌已依霜。逢春每先絕。爭秋欲幾芳。袁伯文楚妃引也。風閨晚翻靄。月殿夜凝明。願君早流盼。無令春草生。徐孝嗣白雪曲也。淚滴珠難盡。容殘玉易消。倘隨明月去。莫道夢遙遙。張文收酺樂也。羅敷初搥髻。蕙芳正嬌小。月落始歸船。春眠恒著曉。又別前花照露別。後露垂葉。歌舞須及時。如何坐悲。

讀升菴集

卷十一

矣。李淑怨詩也。數詩少時愛而誦之。然諸選皆不收。何見耶。

驅鴈

鮑照詩。秋霜曉驅鴈。春雨暗成虹。佳句也。杜子美詩。朔風驅胡鴈。慘淡帶沙礫。之句。本此。又陽休之洛陽伽藍記。有北風驅鴈。千里飛雲之語。庾信詩。秋風驅亂螢。句亦奇甚。

○薛逢老去也歌

徐山甫詩。薛逢休歌老去也。陶潛已賦歸來兮。薛逢

詩老去也爭奈何擊酒盞唱短歌短歌未竟日已沒月映西南庭樹柯

○陳子昂詩

陳子昂送客詩云故人洞庭去楊柳春風生相送河洲晚蒼芒別思盈白蘋已堪把綠芷復含榮江南多桂樹歸客贈生平今本作平生非書所以貴舊本也余見新本疑其誤而思之未得一見舊本釋然

○王適詩

適唐初人陳子昂列傳云幽人王適見感遇詩曰是

讀升菴集

卷十一

二

必爲海內文宗卽其人也予見蜀志載王適蜀中旅懷一首云有時須問影無事則書空棄置如天外平生似夢中別離同夜月愁思隔秋風老少悲顏駟盈虛悟翟公蓋因旅遊入蜀而見子昂也

○劉綺莊詩

續南部烟花錄有劉綺莊揚州送人詩云桂楫木蘭舟楓江竹箭流故人從此去遠望不勝愁落日低帆影歸風引棹謳思君折楊柳淚盡武昌樓綺莊不知何許人詳詩之聲調必初唐也

○盧照隣芙蓉劍

相邀俠客芙蓉劍共宿娼家桃李蹊越絕書薛燭說劍云揚其華如芙蓉始出觀其鉞如列星之行

○周繇多景樓二首

盤江上幾層峭壁半垂藤殿鎖南朝像龕禪外國僧海濤春砌檻山雨洒窓燈日暮疎鐘起聲聲徹廣陵每日憐晴眺閒吟只自娛山從平地有水到遠天無老樹多封楚輕烟暗染吳雖居此廊下入戶亦踟躕此二詩勝張祐金山詩而人罕稱之

讀升菴集

卷十一

三

○水寺鐘

夜入霜林火寒生水寺鐘張祐詩也芳草漁家路斜陽水寺鐘李國用句也

○張說詩

江總折楊柳云塞北寒膠折江南楊柳結不悟倡園花遙同葱嶺雪春心既駘蕩春樹聊攀折共此依依情無奈年年別唐張說詩亦云塞上綿應折江南草可結欲持梅嶺花遠競榆關雪微變數字不妨雙美沈滿願詩征人久離別故國音塵絕夢裡洛陽花覺

來。葱嶺雪。張說又詩云。樹坐參猿。嘯沙行人。驚。又送客詩云。同居洛陽。陌徑日懶相求。及爾江湖去。念別思悠悠。又一首云。常時好開。獨朋舊少相過。及爾宣風去。方嗟別日多。二首一意。予又記羽士吳筠別章叟一首云。昔同邑里。經年不相思。念日成遠別。相對心淒其。能道人情也。

○沈彬入塞詩

唐沈彬有詩二卷。舊藏有之。其入塞詩云。年少辭鄉事冠軍。戍樓開上望星文。生希沙漠擒驕虜。死奪河源。答聖君。寫觀敗兵眠血草。馬驚冤鬼哭愁雲。功多地遠無人紀。漢閣笙歌日又曛。此言盡邊塞之苦。

○柳公綽梓州牛頭寺詩

纔出城西第一橋。兩邊山木晚蕭蕭。井花莫洗行人耳。留聽溪聲入夜潮。此詩今刻於樂至縣湧泉寺。

○劉文房詩

劉文房詩。已是洞庭人。猶看灞陵月。孟東野詩。長安日下影。又落江湖中。語意相似。然摠不若王仲宣云。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長安。浦畜蘊藉。自然不可及也。

○尹式詩

尹式和宋之問詩。愁髮含霜白。衰顏寄酒紅。杜子美云。髮短何須白。顏衰肯再紅。宋陳后山云。短髮愁催白。衰顏酒借紅。皆互相取用。各不失爲佳。

○殘燈詩

韋蘓州對殘燈詩云。獨照碧牕久。欲隨寒燼滅。幽人將遽眠。解帶翻成結。梁沈氏滿願殘燈詩云。殘燈猶未滅。將盡更揚輝。惟餘一兩焰。猶得解羅衣。韋詩實出於沈。

○風箏詩

古人殿閣簷樓間有風琴。風箏皆因風動。成音。自諸宮商元微之詩。鳥啄風箏碎珠玉。高駢有夜聽風箏詩云。夜靜絃聲靜。碧空宮商信。往往來風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僧齊已有風琴引云。按吳絲雕楚竹。高托天風拂。爲曲一一宮商在。素空鸞鳴鳳語。翹梧桐夜深。天碧松風多。孤窓寒夢驚。流波愁覓。傍枕不肯去。翻疑往處隣。湘娥金風聲。盡驚風發冷。泛虛堂。韻難歇。常恐聽多耳漸煩。清音不絕知音。

絕王半山有風琴詩云風鐵相敲面可鳴朔夜行  
響行管如何清世容高枕翻作幽思枕上聲此乃磨  
下鐵馬也今名紙寫曰風琴非也

○虞世南織錦曲

寒閨織素錦含怨飲雙蛾綜新交縷遞經脆斷絲多  
衣香逐舉袖釧動應鳴梭還恐裁縫罷無信往交河  
此虞世南織錦曲也分胆是一幅織錦圖綜音縱經  
音迴非深知織作者不知此二句之妙

○張正見詠鷄

讀升菴集

卷十一

六

陳張正見詠鷄詩曰蜀郡隨金馬天津應玉衡上句  
用金馬碧鷄事下句用緯書玉衡星精散為雞事也  
以無為有以虛為實影略之句伐材之語非深於詩  
者孰能為之

○複裙詩

陳蕭繹詠複裙詩晶晶金沙淨離離實縫分纖腰非  
學楚寬帶為思君

○鄰舟詩

括蒼鮑欽止詩舟行有後先相若能幾許蓬窗金鼓

聲見而不得語水花來幽香岸柳過疎雨登樓各乘  
流解帆會聯浦携我小龍團睡起就君煮

○鄰舍詩

張正見鄰舍詩曰簷高同落照巷小共飛花符載詩  
綠迸穿籬美紅飄隔月花于鵠詩蒸藜嘗共竈澆醴  
亦同渠傳履朝尋藥分燈夜讀書劉長卿詩雞聲共  
林巷燭影隔茅茨徐錯詩井泉分地脉鄰杵共秋聲  
梅聖俞詩離根分井口壁隙透燈光摠不如杜工部  
贈朱山人詩云相近竹參差相過人不知幽花歛滿

讀升菴集

卷十一

七

樹曲水細通池歸客村非遠殘樽席更移看君多道  
氣從此數相隨渾成不見削剗而句句切題

○金山寺詩

靈山一峯秀岌然殊衆山盤根大江底掃影浮雲間  
雷霆常間作風雨時往還象外懸清景千載長磨礱  
此唐人韓垂題金山寺詩也當爲第六張祐詩雖佳  
而結句終非醉醺醺已入張打油胡釘鉸矣唐人有  
雲詩北馳胡釘鉸  
有胡釘鉸詩

○早梅詩



何遜早梅詩云。兔園標節序。驚時最。是梅銜霜富。路發。映雪凝寒開。枝橫却月觀。花繞凌風臺。應知早飄落。故逐上春來。

○芳梅詩

新歲芳梅樹。繁苞四面同。春風吹漸落。一夜幾枝空。小婦今如此。長城恨不窮。莫將遼海雪。來比後庭中。此劉方平梅花詩也。既不用事。又不拘對偶。而工緻天然。雖太白未易先後也。梅花詩被宋人作壞。令人見梅枝條可憎。而香影無味。安得誦此詩。及梁元帝讀升菴集。卷十一。徐陵陰銓江總諸詠。一洗梅花之辱乎。

○人日梅詩

李羣玉人日梅花詩。半落半開臨野岸。團情團思媚韶光。玉鱗寂寂飛斜月。素手亭亭對夕陽。亦有思致。

○塞上梅

唐王建塞上梅詩云。塞上路傍一株梅。年年花發。黃雲下。昭君已沒。漢使回。前後征人。惟繫馬。日夜風吹滿隴頭。還隨流水東西流。此花若近長安路。九衢年少無攀處。按此詩。則塞上斧冰斲雪之地。亦有梅花。

可謂異矣。詳詩之旨。以爲漢使送昭君時。所種樹。以異矣。而昔人詠梅花。及賦昭君。未有引此者。元老旗南楊文襄公一清塞上詩云。酒店茶房。梅樹無梅。無酒無茶。雲外行行。白鴈。風前陣陣。黃沙。則地名梅樹。蓋亦有因王建所賦。殆非虛也。

○崔道融梅詩

楊誠齋愛唐人崔道融詠梅云。香中別有韻。清極不知寒。方虛谷云。惜不見全篇。余近見雜抄唐詩冊子。此首適全。今載之。數萼初含雪。孤標盡本難。香中別有韻。清極不知寒。橫笛和愁聽。斜枝倚病看。朔風如解意。容易莫催殘。

○返覓

唐僧古梅詩云。雪虐風緊。水浸根石邊。尚有古苔痕。天公未肯隨寒暑。又尊清香與返覓。東坡梅花詩。薰死蘭枯菊已催。返覓香入隴頭梅。正用此事。

○月黃昏

林和靖梅詩。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航紀談云。黃昏對清淺。乃柳宗元黃昏謂夜深香動。

月爲之黃而昏非謂人定時也蓋晝午後陰氣用事  
花房歛藏夜半後陽氣用事而花敷蕊散香凡花皆  
然不獨梅也坡詩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燒銀燭照紅  
粧宋人梔子花詞惱人惟是夜深時亦是此理余嘗  
有詩云曉屏殘夢暖香中花氣薰人怯曉風與此意  
同蓋物理然耳

、侯夫人梅詩

侯夫人著梅詩云砌雪無消日卷簾時自翬庭梅對  
我有嬌意先露枝頭一點春

讀升菴集

卷十一

十

○古梅

蕭東之古梅二絕云湘妃危立凍蛟背海月冷掛珊  
瑚枝醜恠驚人能嫵媚斷魂只有曉寒知其二三云百  
千年鮮著枯樹一兩點春供老枝絕壁笛聲那得到  
只愁斜日凍蜂知甚有風裁

○落梅詩

冰崖蕭立等落梅詩云玉龍戰退鹿胎乾好在晴沙  
野水看舞翠夢回仙袂遠射雕人去露蒼寒連環骨  
冷香猶暖如意痕輕補未完誰在高樓吹笛處輕衫

當戶獨凭闌此詩工緻似李義山後六句皆用美人  
事甚奇不類晚宋之作當表出之唐詩新柳園林驚  
毳色落梅田地鹿胎斑

、尤延之落梅海棠二詞

尤延之瑞鷓鴣詞二首一詠落梅一詠海棠皆絕妙  
落梅詞云清溪西畔小橋東落葉紛紛水映空五夜  
客愁花片裏一年春事角聲中歌殘玉樹人何在舞  
破山香曲未終卻憶孤山歸醉路馬啼香雪觀東風  
海棠詩云兩株芳蕤傍池陰一笑嫣然抵萬金烈火

讀升菴集

卷十一

十一

照林光灼灼彤霞射水影沉沉曉粧無力燕支重夜  
醉方酣酒暈深定自格高難著句不應工部摠無心  
二首詠二花句句見題而風味脫洒何美唐人乎

○賞梅懸燈

余少年與桓忱二弟賞梅世耕莊懸挂燈於梅枝上  
賦詩云疎梅懸高燈照此花下酌只疑梅枝然不覺  
燈花落王浚川見而賞之曰此奇事奇句古今未有  
也近閱趙德莊眼兒媚詞云黃昏小宴到君家梅粉  
試春華暗香素蕤橫枝疎影月淡風斜更燒紅燭枝

頭挂粉蠟闌香奩元宵近也小園先試火樹銀花

○竹枝詞

徐延微云盡說盧家好莫愁不知天上有牽牛賺拋  
萬斛燕支水溜向銀河一色秋

○柳枝詞

麗情集載湖州妓周德華者劉采春女也唱劉禹錫  
柳枝詞云春江一曲柳千條二十年前舊板橋曾與  
美人橋上別恨無消息到今朝此詩甚佳而劉集不  
載薛能柳枝詞和花香雪九重城夾路春陰十萬營

讀升菴集

卷十一

七

惟向邊頭不堪望一株憔悴少人行

○尊題

孟蜀牛嶠楊柳枝詞吳王宮裡色偏深一簇烟條萬  
縷金不分錢唐蘓小小引郎松下結同心按古樂府  
小小歌有云妾乘油壁車郎乘青驄馬何處結同心  
西陵松柏下牛詩用此意詠柳而貶松唐入所謂尊  
題格也

○柳香

李太白詩風吹柳花滿店香溫庭筠詠柳詩香隨靜

婉歌塵起影伴嬌嬈舞袖垂傳奇詩莫唱踏春陽令  
人離腸結郎行久不歸柳自飄香雪其實柳花亦有  
微香詩人之言非誣也

○蓮花詩

張文潛蓮花詩平池碧玉秋波瑩綠雲擁扇青搖柄  
水宮仙子闌紅粧輕步凌波踏明鏡杜衍雨中荷花  
詩翠蓋佳人臨水立檀粉不勻香汗濕一陣風來碧  
浪翻真珠零落難收拾此二詩絕妙

○荳蔻

讀升菴集

卷十一

七

杜牧之詩婷婷嫋嫋十三餘荳蔻稍頭二月初劉孟  
熙謂本草云荳蔻未開者謂之含胎花言少而娠也  
余謂牧之本詠媚女言其美而且少未經事人如荳  
蔻花之未開耳此為風情言非為求嗣言若倡而娠  
人方厭之以為綠葉成陰矣何事入咏乎

○宗懔顧野王二詩

宗懔春望詩曰日暮春臺遙徙倚愛餘光都尉新移  
棗司空始種楊一枝猶桂馥十步有蘭香望望無宣  
草沉憂竟不忘顧野王芳樹詩曰上林通建章雜樹

偏林芳日影桃蹊色風吹梅徑香幽山桂葉落馳道  
柳條長折榮疑路遠用表莫相忘詩前首五用草木  
名後首四用草木名在後人則不勝其贅矣而清  
麗脫洒如此宗詩前聯都尉移棗蓋用漢藝文志有  
尹都尉移植棗杏梅李法司空種楊則用淮南子時  
則訓三月其官司空其樹楊也用事頗僻故須詮詁  
始見其妙

○傳玄雜詩

傳玄雜詩攝衣步前庭仰觀南鴈翔玄景隨形運流

讀升菴集

卷十一

古

響歸洞房五臣注景鴈影也映於月光而色玄也二  
句皆承上文說鴈

○顧凱之詩

疾風知勁草嚴霜識貞木

杜牧詩

杜牧詩盡道青山歸去好青山能有幾人歸比之林  
下何曾見仁人之句有含意

卓吾子曰人人盡道青山好青山看見何人老  
傲枝

○李賀詩

唐李賀鴈門太守行首句云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  
向日金鱗開據言謂賀以詩卷謁韓退之韓暑臥方  
倦欲使闢人辭之開其詩卷首乃鴈門太守行讀而  
奇之乃東帶出見宋王介甫云此兒誤矣方黑雲壓  
城時豈有向日之甲光也或問此詩予曰宋老頭巾  
不知詩凡兵圍城必有怪雲變氣昔人賦鴻門有東  
龍白日西龍雨之句解此意矣予在滇值安鳳之變  
居圍城中見日暈兩重黑雲如蛟在其側始信賀之

讀升菴集

卷十一

古

詩善狀物也

岑參詩

岑參塞上詩首宿烽邊逢立春胡蘆河上淚沾巾塞  
外無州郡城驛沙漠無際望中惟有烽埃故以烽計  
程五烽當一驛如首宿烽白龍烽狼居烽是也胡蘆  
河上狹下寬亦以形名

袁紹盃

後漢鄭玄傳袁紹摠兵冀州遣使要玄大會賓客玄  
最後至乃延升上坐飲酒一斛紹客多豪俊並有才

說玄依方辨對。咸出問表。莫不嗟服。杜詩江正徒逢袁紹孟公。以玄自比。爲儒而逢世亂也。

○落星遠戍

落星依遠戍。斜日半平林。梁元帝句也。故鄉一水隔風烟。兩岸通。陳後主句也。唐人高處始能及之。

、褊褐

杜少陵冬日懷李白詩。褊褐風霜入。祖音。二字見列子。

、鶯啼脩竹

讀升菴集

卷十一

七

杜子美滕王亭詩。春日鶯啼脩竹裡。仙家犬吠白雲間。脩竹用梁孝王事。犬吠雲中用淮南王事。但惟脩竹本無鶯啼字。後見孫綽蘭亭詩。鶯吟脩竹游鱗戲。瀾濤乃知杜老用此也。

、星橋

蘓味道詩。星橋鐵鎖開。本陳張正見詩。天路橫秋水。星橋轉夜流之句。

、桔槔烽

邊方備警急。作高土臺。臺上作桔槔。桔槔頭有飛雲。

以薪葦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卽然火舉之。以相告曰。烽。望其烟曰燧。唐詩桔槔烽上暮烟飛。

○魚米

唐田澄蜀城詩。地富魚爲米。山芳桂是樵。

、舞馬登床

杜詩。關鷄初賜錦。舞馬使登床。馬舞古有之。山海經述海外太樂之野。夏后啓於此舞。九代之馬。杜氏通典。鳳花廐有蹕馬。俯仰騰躍。皆合節奏。明皇嘗令教舞馬百馱。又施三層板床。乘馬而上。扑轉如飛。或命

讀升菴集

卷十一

七

壯士舉榻。馬舞其上。觀此說。則杜詩登床之語。蓋紀實也。南史。河南國進赤龍駒。能拜伏善舞。

、重池

左太冲詩。衣被皆重池。池被之心如池也。李太白詩。亦有綠池障泥錦之句。又裴濟家以卷縫罽處爲玉池。

、小兒拳

黃山谷詩。厥牙初長小兒拳。以爲奇句。然太白詩已。有不知行徑下。初拳幾枝。厥之句矣。

○杜詩數目字

漢宮一百四十五多下珠簾閉鎖窓何處管巢夏將半茅簷煙寺語雙雙此杜牧燕子詩也一百四十五見文選注大抵牧之詩好用數目垛積如南朝四百八十寺二十四橋明月夜故鄉七十五長亭是也

半江

近傳邵文敬半江帆影落樽前之句以為奇絕遂號為邵半江然唐趙嘏詩半江帆盡見分流宋米元章亦云六朝山色落樽前矣

讀方卷集

卷十一

大

○翠微

爾雅山未及上曰翠微詩曰陟彼崔嵬崔嵬即翠微詩傳授字各不同爾凡山遠望則翠近之則翠漸微故曰翠微左思蜀都賦鬱蓋以翠微注翠微山氣之輕縹也孟郊詩山明翠微淺又山近漸無青東坡詩來看南山冷翠微杜牧之云與客攜壺上翠微

○瑟瑟

白樂天琵琶行楓葉荻花秋瑟瑟瑟瑟寶名其色碧此句言楓葉赤荻花白秋色碧也樂天又有重脩香

山寺排律云兩面蒼蒼岸中心瑟瑟流瀉微云猩猩

凝血點瑟瑟感金匡閒遊即事云寒食青青草春風

瑟瑟波太湖石云未秋已瑟瑟欲雨先沉沉早春懷

微之云沙頭雨染斑斑草水面風驅瑟瑟波莫江曲

云一道殘陽照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紅諸詩以瑟瑟

對斑斑對蒼蒼對猩猩豈是蕭瑟乎唐詩惟白公用

瑟瑟字多其他則王周嘉陵詩云嘉陵江水色一帶

柔藍碧天女瑟瑟衣風梭晚來織亦妙王庭筠詩帝

遣名山護此邦千家瑟瑟嵌西窓山僧乞與堦前地

讀方卷集

卷十一

五

招客先開四十雙詩亦工

○塞北江南

甘州本月支國漢匈奴轉得上所居後魏為張掖郡改為甘州以甘峻山名之山有松栢五木美水茂草冬溫夏涼又有仙人樹人行山中饑即食之飽不得持去平居時亦不得見也唐韋諷詩云塞北江南舊有名言其土地美沃塞北之江南也

○日抱龜鼈

韓石溪延語余曰杜子美登白帝最高樓詩云峽坼

雲、龍、虎、臥、江、清、日、抱、龜、鼈、遊、此、乃、登、高、臨、深、形、容、  
疑、似、之、狀、耳、雲、龍、圻、峽、山、木、蟠、翠、有、似、龍、虎、之、臥、日、  
抱、清、江、灘、石、波、盪、有、若、龜、鼈、之、遊、余、因、悟、舊、註、之、非、  
即、以、杜、證、杜、如、江、光、隱、映、龜、鼈、窟、石、勢、參、差、鳥、鵲、橋、  
同、一、句、法、同、一、解、也、藕、子、赤、壁、賦、云、踞、虎、豹、登、虬、龍、  
攀、栖、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亦、此、意、豈、真、有、易、鵲、  
龜、鼈、虬、龍、虎、豹、哉、

紅雪紫雪

劉夢得文集有謝面脂口脂表云宜奉聖旨賜臣臘

讀升菴集

卷十一

壬

日口脂面脂紅雪紫雪雕奩既開珍藥斯見膏凝雪  
瑩含液騰芳與杜子美口脂面藥翠管銀甕之句可  
參考

屋角明金字

北史斛律金不識文字初名敦苦其難署改名爲金  
從其便易猶以爲難神武乃指屋角令識之陸渭南  
晚晴詩屋角明金字溪流作穀文用此事也

仙媼

北齊竇泰其母夢風雷暴起電光奪目默寤而驚涕

遂有娠期而不產大懼有巫媼曰渡河湔裙產子必  
易從之生素朱胡宿銀河詩猶餘仙媼前裙水幾見  
星妃度轡塵用此事也

蓮子隨他去

北齊時童謡云千金買藥園中有芙蓉樹破家不分  
明蓮子隨他去予嘗有詩云偃月堂空罷舞塵靖安  
坊冷怨佳人芙蓉蓮子隨他去不及當年石季倫蓋  
用此事

按繩縛涼州

讀升菴集

卷十一

壬

西涼李暹平北涼問梁中庸曰我何如索嗣中庸曰  
未可量也暹曰嗣若敵我我何能於千里外按長繩  
絞其頸耶中庸曰智有短長命有成敗若以身死爲  
負計行爲勝公孫瓚豈賢於劉虞耶唐詩請纆下南  
越按繩縛涼州正用此事

日暮

南史王琬詩日暮當歸去魚鳥見留連俗本改暮作  
暮淺矣蜀牛嶠詞曰日暮天空波浪急正用琬語  
卓吾曰俱宜用暮字

焦弱侯曰：「慕地如言條爾也。」日暮豈復成語耶？此公常有穿鑿處，此類是也。

○皓月蘆花

楊微之詩：「新霜染楓葉，皓月借蘆花。」自云此句有神助。

○四嬋娟

孟東野詩：「花嬋娟，泛春泉；竹嬋娟，籠曉煙；雪嬋娟，不長妍；月嬋娟，真可憐。」其辭風華秀艷，有古樂府之意。予嘗令繪工繪此為四時嬋娟圖，以花當春，以竹當

讀升菴集

卷十一

三

夏以月當秋，以雪當冬。

○湘煙

許渾詩：「劉巨濟曾得其手書，湘潭雲盡暮煙出，煙字極妙，兼是許之手筆無疑也。」大抵湘中煙色與他方異，張泌詩中「流欲暮見湘煙」是也。

○艷雪

韋應物答徐秀才詩云：「清詩舞艷雪，孤抱瑩玄冰。」極其工緻，而「艷雪」二字尤新。或問：「予雪可言艷乎？」予曰：「曹子建洛神賦以流風迴雪比美人之飄搖，雪固自

有艷也。然雪之艷非韋不能道，柳花之香非太白不能道。竹之香非子美不能道也。

○睨日

予嘗登眺山寺，見雨霽虹蜺下，飲澗水，明若刻畫，近如咫尺，日射其傍，如盼睨，得句云：「渴虹下飲玉池水，斜日橫分蒼嶺霞。」自謂切景，張愈光云：「斜字猶未稱。」渴字後一年偶閱莊子，日方中，方睨，衍義云：「日斜如人睨目，遂改作睨日。」對渴虹愈光曰：「渴虹睨日，古今奇句也。」

讀升菴集

卷十一

華

○凍洛

集韻：「淞，凍洛也。」三蒼解詁：「液雨也。」其字音送，俗曰霰。淞漢書五行志：「雨木冰，亦曰樹介。」又曰：「木稼，稼即介之訛耳。」寒甚而木冰如樹，著介胃也。曾南豐集云：「齊地寒甚，夜霰凝於木上，日出飄滿庭堦，尤為可愛。」遂作詩云：「園林初日淨無風，霰淞花開樹樹同。」記得集英深殿裏，舞人齊插玉瓏鬆，齊地以為豐年之兆。該云：「霜淞如霧，淞貧兒備飯羹，然淞之極則為樹介，木冰諺云：木若稼，遂宜怕。」蓋寒淺則為霰淞，寒甚則為



木冰霰淞召豐而木冰召凶也李獻吉詩天寒冰雨  
何紛紛曉行日臨江吐雲蓋詠木冰也又云今朝  
白雲南枝參差開紫宮散花女騎龍下搖膝蓋詠  
淞也各極體物之妙予舊有霰淞詩曰惟得天鷄誤  
曉光青腰玉女試銀妝瓊敷綴葉齊如剪瑞樹花開  
冷不香月白詎迷三里霰雲黃先兆萬家箱貧兒飯  
瓮歌聲好六出何須賀謝莊

○李涉贈盜

唐李涉贈盜詩曰相逢不用相迴避世上如今半是

讀升菴集

卷十一

五

君劉伯溫詠梁山泊分贓臺詩云突兀高臺累土成  
人言暴客此分贓飲泉清節今寥落何但梁山獨擅  
名漢書云吏皆虎而冠史記云此皆劫盜而不操戈  
矛者

卓吾曰此皆操戈矛而不畏官兵捕盜者因記得  
盜贈官吏亦有詩一首并錄附之未曾相見心相  
識敢道相逢不識君一切蕭何今不用有贓擡到  
後堂分肯憐我等夜行苦坐者十三行十五若謂  
私行不是公我道無私公奚取若荷奉公戴虎冠

誰得似君來路寬月有俸錢日有廩我等衣食何  
其難君若恃強十五十三俱不許我亦發賴願得  
借君廩俸去驅我爲盜寧非汝

○封使君

古傳記言漢宣城郡守封邵一日化爲虎食郡民民  
呼曰封使君即去不復來其地謠曰莫學封使君生  
不治民死食民張禹山詩云昔日封使君化虎方食  
民今日使君者冠裳而喫人又曰昔日虎使君呼之  
即慚止今日虎使君呼之動牙齒又曰昔時虎伏草

讀升菴集

卷十一

五

今日虎坐衙大則吞人畜小不遺魚蝦或曰此詩太  
激禹山曰我性然也余因戲之曰東坡嬉笑怒罵皆  
成詩公詩無嬉笑但有怒罵耳

卓吾復因而譴之曰果哉怒罵成詩也升菴此言  
甚於怒罵矣

李卓吾先生讀升菴集卷十一終

李卓吾先生讀升菴集卷十二

論詩

○唐詩雷同

唐人詩句雷同絕多如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王昌齡春閨怨也而李頎春閨怨亦云自怨愁容長照鏡悔教征戍覓封侯王勃九日詩云九月九日望鄉臺他席他鄉送客杯人今已厭南中苦鴻鴈那從北地來而盧照隣九日詩亦云九月九日眺山川歸心歸望積風煙他鄉共酌金花酒萬里同悲

讀升菴集

卷十二

鴻鴈天杜牧邊上聞胡笳詩云何處吹笳薄莫天塞垣高易沒狼煙遊人一聽頭堪白蘓武曾禁十九年胡曾詩云漠漠黃沙際碧天問人云此是居延停驂一顧猶覓斷蘓武爭消十九年戎昱湘浦曲云虞帝南巡不復還翠娥幽怨水雲間昨夜月明湘浦宿閨中環珮度空山高駢云帝舜南巡不復還二妃幽怨水雲間當時珠淚垂多少只到而今竹尚斑鶯鶯詩自從銷瘦減容光萬轉千迴懶下床不爲傍人羞不起因郎憔悴却羞郎歐陽詹太原妓詩自從銷瘦減

容光半是思郎半恨郎欲識舊時雲髻樣開奴床上鏤金箱李賀詠竹云無情有恨何人見露壓煙籠千萬枝皮日休詠白蓮云無情有恨何人見月曉風清欲墮時陸龜蒙送某客詩云滿目山川似奕碁況當秋鴈正斜飛金門若召楊玄保賭取江東太守歸溫庭筠觀碁詩云閒對奕秋傾一壺黃羊枰上幾成都他時謁帝銅池水便賭宣城太守無

○六朝七言律其體不純

讀升菴集

卷十二

樹誠知淇水沾羅衣兩童夾車問不已五馬城南猶未歸鶯啼春欲駛無爲空掩扉右梁簡文春情曲後二句又作五言也長安城中秋夜長佳人錦石搗流黃香杵玓砧知近遠傳聲遞響何淒涼七夕長河爛中秋明月光蟾蜍塞邊絕候鴈鴛鴦樓上望天狼右後魏溫子昇詩衣第五六句又作五言文聰玳瑁影嬋娟香帷翡翠出神仙捉柱默屏鶯欲語調絃繫爪鴈相連秦聲本自楊家解吳歎那知謝傳憐祇愁芳夜促蘭膏無那煎右陳後主聽樂舊知後二句五言山裡絕氛埃登高日暮心悠哉于平一去何時返仲

叔長遊遂不來。幽蘭獨夜清琴曲。桂樹凌雲濁酒杯。  
稿項同枯木。丹心等死灰。右隋王無功北山後二句五言

○五言律八句不對

五言律八句不對。太白浩然集有之。乃是平仄穩貼。古詩也。僧浩然有訪陸鴻漸不遇一首云。移家雖帶郭。野徑入桑麻。近種籬邊菊。秋來未著花。到門無犬吠。欲去問西家。報道山中者。歸來每日斜。雖不及李白之雄麗。亦清致可喜。

○唐詩絕句誤字

讀升菴集

卷十二

三

杜牧之江南春云。千里鶯啼綠映紅。今本誤作千里。若依俗本。千里鶯啼。誰人聽得。千里綠映紅。誰人見得。又寄揚州韓綽判官云。秋盡江南草未凋。俗本作草木凋。秋盡而草木凋。自是常事。不必說也。況江南地暖。草木不凋乎。此詩杜牧在淮南而寄揚州人者。蓋厭淮南之搖落。而羨江南之繁華。若作草木凋。則與青山明月。玉人吹簫。不是一套事矣。予戲謂此二詩絕妙。十里鶯啼。俗人添一撇壞了。草未凋。俗人減一畫壞了。甚矣士俗不可醫也。又如陸龜蒙宮人斜。

詩云。草着愁煙似不春。只一句便見墳墓淒惻之意。今本作草樹如煙似不春。草樹如煙。正是春景。如何下得不春字。讀者往往忽之。亦食不知味者也。

○律詩當句對

王維詩。門外青山如屋裏。東家流水入西隣。嚴維詩。木奴花映桐廬縣。青雀舟隨白鷺漣。謂之當句對。

○晚唐絕倡

許渾蓮塘詩。爲憶蓮塘秉燭遊。葉殘花敗尚維舟。煙開翠扇清風曉。水泛紅衣白露秋。神女暫來雲易散。

讀升菴集

卷十二

四

仙娥終去月難留。空懷遠道難持贈。醉倚西闌盡日愁。此爲許丁卯集中第一詩。而選者不之取也。他如韋莊昔年曾向五陵遊。一首。羅隱梅花。吳王醉處十餘里。一首。李郢上裴胥公。四朝憂國鬢成絲。一首。皆晚唐之絕倡。可與盛唐崢嶸。惟具眼者知之。

○馬戴詩

嚴羽卿云。馬戴之詩。爲晚唐之冠。信哉。其蒨門懷古云。荆卿西去不復返。易水東流無盡時。日暮蕭條。蒨城北。黃沙白草。任風吹。雅有古調。至如猿啼洞庭樹。

人在木蘭舟。雖柳吳興。無以過也。

○三羅詩

晚唐江東三羅。羅隱。羅鄴。羅虬也。皆有集。行世。當以鄴爲首。如閨怨云。夢斷南牕曉。曉鳥新霜昨夜下。庭梧不知簾外如。珪月還照邊庭到。曉無。

○唐彥謙詩

唐彥謙絕句。用事隱僻。而諷諭悠遠。似李義山。如奏捷西蜀。題沱江驛云。野客乘軺非所宜。况將儒服報戎機。錦江不識臨邛酒。幸免相如渴病歸。卽李義山

讀升菴集

卷十二

五

相如未是真消渴。猶放沱江過錦城之意也。其餘如登興元城烽火云。漢川域上角三呼。護蹕防邊列萬夫。褒姒塚前烽火起。不知泉下破顏無。鄧艾廟云。昭烈遺黎死尚羞。揮刀砍石恨譙周。如何千載留遺廟。血食巴山伴武侯。此卽唐人題吳中范蠡廟云。千年宗國無窮恨。只合江邊祀子胥之句也。漢殿云。鳥去雲飛意不通。夜壇斜月轉桐風。君王寂慮無消息。却就真人覓鉅公。首首有醞籍堪吟詠。比之貫休胡曾輩。天壤矣。考其事。蓋僖宗時人也。

○李端古別離詩

李端古別離詩云。水國葉黃時。洞庭霜落夜。行舟聞商賈。宿在楓林下。此地送君還。茫茫似夢間。後期知幾日。前路轉多艱。巫峽通湘浦。迢迢隔雲雨。天晴見海橋。月落聞鐘鼓。人老自多愁。水深難急流。鶯歌一曲白。首對汀州。與君桂陽別。令君岳陽待。後事忽差池。前期日空在。木落鴈嗷嗷。洞庭波浪高。遠山雲似蓋。極浦樹如毫。朝餐能幾里。暮來風又起。如何兩處愁。皆在孤舟裡。昨夜天月明。長川寒且清。菊花開

讀升菴集

卷十二

太

欲盡薺菜泊來生。下江帆勢速。五兩遙相逐。欲問去時人。知投何處宿。空冷猿嘯時。泣對湘潭竹。此詩端集不載。古樂府有之。然題曰二首。非也。本一首耳。其詩真景實情。婉轉惆悵。求之徐庾之間。且罕。况晚唐乎。大曆以後。五言古詩可選者。惟端此篇與劉禹錫搗衣曲。陸龜蒙菜萸匣中鏡。溫飛卿悠悠復悠悠四首耳。

○劉禹錫詩

元和以後。詩人之全集可觀者。數家。當以劉禹錫爲

第一其詩入選及人所膾炙不下百首矣其未經選全篇如夢絲瀑云飛流透嵌隙噴洒如絲禁食暈迎初旭翻光破夕暉餘波繞石去碎響隔溪聞却望瓊沙際逶迤見脉分詠硯云煙嵐餘斐疊水墨兩氤氳好與陶貞白松牕寫紫文詠鶯雜體云鶯能語又多情春將半天欲明始逢南陌復集東城林疎時見影花密但聞聲管中緣催短笛樓上欲定哀箏千門萬戶垂楊裡百轉如簫煙景晴五言摘句如殘兵疑鶴唳空壘辨鳥聲又路塵高出樹山火遠連霞又登臺

讀升菴集

卷十二

七

吸瑞景飛步翼神鵬詠花云香歸陶令宅艷入孝王家妓席云容華本南國裝束學西京月落方收鼓天寒更炙笙七言如眼前名利同春夢醉裡風情敵少年又青城三百九十橋夾岸朱樓隔柳條又外集有觀舞一首云山鷄臨清鏡石燕赴遙津何如上客會長袖入華裯體輕若無骨觀者皆聳神曲盡回身去層波猶注人宛有六朝風致尤可喜也

○劉駕絕句

劉駕晚唐人春夜詩云一別杜陵歸未期祇憑覓夢

接親知近來欲睡渾難睡夜夜夜深聞子規

○朱滔括兵

麗情集

朱滔括兵不擇士族悉令赴軍自閱於毬塲有十字容止可觀進趨純雅酒問曰所業者何曰學爲諫曰有妻否曰有即令作情內詩援筆立成詞曰握筆題詩易荷戈征戍難慣從鴛被暖怯向鴈門寒瘦盡寬衣帶啼多漬枕檀試留青黛著回日畫眉看又令代妻作詩答曰蓬鬢荆釵世所稀布裙猶是嫁時衣胡麻好種無人種合是歸時底不歸酒遣以束帛放歸

讀升菴集

卷十二

八

卓吾曰朱滔可人

○無名氏

唐無名氏詩江上送行人千山生暮氣謝安團扇上爲畫敬亭雲僧皎然送邢台州云海上海上仙山屬使君石橋琪樹古來聞他時畫出白團扇乞取天台一片雲一詩命意用事相類晉人重扇題畫謂之便面

○無名氏六言詩

或云李季章作

蔣凝賦止四韻邠老詩無全章丫頭花鈿滿面不及徐妃半妝

六言詩始

任昉云六言詩始於谷永慎按文選註引董仲舒琴歌二句亦六言不始於谷永明矣樂府滿歌行尾一解命如鑿石見火居世竟能幾時亦六言也

弦超贈神女詩

今日何日辰良今夕何夕夜長琅璅瓊牖洞房中有美女齊姜參差匏管笙簧歌聲含宮反商蕭暉窈窕芬芳明燈朗炬煌煌卻巾解珮褰裳願言與子偕臧此詩甚佳而罕傳

讀升菴集

卷十二

九

○○三句詩

古有三句之詩意足詞贍盤屈於二十一字之中最為難工徧檢前賢詩不過四五首而已岑之敬當壚曲云明月二八照花新當壚十五晚留賓四眸百萬橫自陳最為絕倡唐詩奇無名氏春詞云楊柳裊裊隨風急西樓美人春夢中繡簾斜捲千條入朱謝皇羽寄鄧牧心云杜鵑花開桑葉齊戴勝芊生藥草肥九鎖山人歸未歸洪武中詹天雁寄山中友人云桂樹蒼蒼月如霧山中故人讀書處白露濕衣不可去

又古步虛詞云三十六天高太清元君夫人謁雲語

吟風颭颭吹玉笙近日雲南提學彭綱詠刺桐花云樹頭樹底花楚楚風吹綠葉翠翩翩露出幾枝紅鸚鵡亦風韻可愛也刺桐花雲南名山鸚哥花花形酷似之彭公此詩本四句命吏寫刻于匾遺其一句復誦之自覺意足乃不更改

九言詩

元天目山釋明本中峯有九字梅花詩云昨夜西風吹折千林梢渡口小艇滾入沙灘劫野樹古梅獨臥

讀升菴集

卷十二

十

寒屋角疎影橫斜暗上書牕敲盧贊元酴醾花詩云天將花王國艷殿春色酴醾洗裝素頗相追陪絕勝濃英綴枝不韻李堪友橫斜照水攪先梅以李花為不韻甚切體物

西施障子

劉長卿題西施障子曰。風不舉袖但覺羅衣輕。二語雖太白可謂頌也。

○南浦詩

寇準南浦詩春風入垂楊煙波漲南浦落日動離意

江花泣微雨，妙處不減唐人。

○曾子固詩

曾子固享祀軍山廟歌云：土膏起兮，流泉駛兮。我徂於田，偕婦子兮。既耕且藝，芸且耔兮。一歲之工，在勤始兮。野無螟螣，田有水兮。非神之力，其誰使兮。我苞盈兮，我實成兮。揮鎌擻，擻風雨聲兮。困藏露積，如坻京兮。遺秉滯穗，富鰥寡兮。酒食勸酬，消忿爭兮。非神之助，歲莫登兮。我有室家，神所祐兮。我有旄倪，神所壽兮。神之惠我，惟其舊兮。王之報神，亦云厚兮。醴酒讀升菴集

卷十二

十二

○米元章

米元章書法人皆知之，其詩律之妙，人或不盡知也。予愛其望海樓一詩云：雲間鏡龕近青天，縹渺飛樓百尺連。三峽江聲流筆底，六朝帆影落樽前。幾番畫角催紅日，無事滄洲起白煙。忽憶賞心何處是，春風秋月兩茫然。又詠潮云：怒氣號聲迸海門，州人傳是

子胥。鬼天排雲陣，千家吼地擁銀山。萬馬奔勢與月輪齊，朔望信如壺漏報朝昏。吳亡越霸成何事，一唱漁歌過遠村。又垂虹亭一絕云：斷雲一葉洞庭帆，玉破鱸魚霜破棹。好作新詩繼桑苎，垂虹秋色滿東南。

○張邵張祁

張邵字才彥，簡池人。其子孝祥，狀元及第，秦檜羅織下獄，檜死，乃仕。後寓烏江，遂家焉。祁字晉彥，有詩名。渡湘江詩曰：春過瀟湘渡，真觀八景圖。雲藏岳麓寺，江入洞庭湖。晴日花爭發，豐年酒易沽。長沙十萬戶，

讀升菴集

卷十二

十二

游女似京都

、文與可

坡公亟稱文與可之詩，而世罕傳。丹淵集云：家有之，其五言律有韋蘓州孟襄陽之風，信坡公不虛賞也。

○鱸香亭

陳文惠公堯佐吳江詩云：平波渺渺煙蒼蒼，菰蒲才熟楊柳黃。扁舟繫岸不忍去，西風斜日鱸魚香。詩句絕膾炙人口。今吳中改香作鄉，又於其地立鱸鄉亭，余謂鱸香何不可之有。

謝良齋勸農詩

仕宦之身南州北縣商賈之人天涯海岸爭如農夫六親對面門無官府身即強健夏絹新衣秋米白飯不知金貴惟聞粟賤鵝鴨成羣猪羊滿園官稅早了逍遙散誕安眠穩睡直千直萬

范文正公

公鎮錢塘兵官皆被薦獨巡檢蘓麟不過乃上詩曰近水樓臺先得月向陽花木易為春公即薦之

卓吾曰可以見范公矣

讀升卷集

卷十二

圭

謝臯羽詩

謝臯羽晞髮集詩皆精緻奇峭有唐人風未可例於宋視之也予尤愛其鴻門譙一篇天雲屬地汗流宇杯影龍蛇分漢楚楚人起舞本為楚中有楚人為漢舞鵝鵝淬光雌不語楚國孤臣泣俘虜君看楚舞如楚何楚舞未終聞楚歌此詩雖使李賀復生亦當心服

劉原父喜雨詩

劉原父喜雨詩云涼風響高樹清露墜明柯雖復夏

夜短已覺秋氣多豔膚麗華燭皓齒揚清歌臨觴不肯醉奈此粲者何此詩無愧唐人不可云宋無詩也

周濂溪詩

濂溪集和費令游山詩云是處塵勞皆可息時清終未忍辭官此乃由衷之語不可及也今之人以為懷山之言暗行媚竈之計唐僧曇秀云住山人少說山多

楊慈湖撫琴行

蕭蕭指下生秋風漸漸幽響颺寒空月明夜氣清入

讀升卷集

卷十二

南

骨何處仙珮搖丁東野鶴驚起舞流水咽復鳴一唱三嘆意未已幽幽話出太古情龍吟虎嘯遞神恠千山萬壑風雨晦海濤震蕩林木響亂撒金盤氷雹碎和氣回春陽縹渺孤鸞翔三江五湖煙水濶波聲颺颺鳴漁榔悲猿臨澗欲渡不敢渡但聞澗下蕭瑟松風長閒雲洩碧落勢去還迴薄神仙恍惚無定所微吟似欲止所作馭風一笑歸蓬瀛猶有餘音逸寥廓慈湖此詩不減盛唐亦嘗苦辛非苟作者又何必指李杜為癡笑昌黎薄逸少空萬古為無人耶



○莊定山詩

五言律如野。野。微。孤。樹。江。清。著。數。鷗。與。君。真。自。厚。不。是。兩。相。留。七。言。律。如。遊。琅。琊。寺。偶。上。蓬。萊。第。一。峯。道。人。今。夜。宿。芙。蓉。塵。埋。下。界。三。千。丈。月。在。西。巖。七。十。峯。羅。漢。寺。云。溪。聲。夢。醒。偏。隨。枕。山。色。樓。高。不。礙。牆。

○元洪二子題山詩

元遺山北嶽詩東州死愛華不注向在陋邦何足數敬亭不著謝宣城斷岸何緣比天姥言山水在通都易得名也洪震老人元淳安東泉山詩通都太邑人爭

讀升菴集

卷十二

五

馳一泉一石小亦奇雲深路絕無人處縱有佳山誰得知言山水在僻遠人不知也二詩意絕相類

、天尺

元好問送劉時舉節制雲南詩云南山高去天尺漢家弦聲雷破壁九州之外更九州海色澄清映南極幽并豪俠喜功名咄嗟顧盼風雲生今年肘後印如斗過眼已覺易蠻平論蜀相如今老矣不妨銅柱有新銘天尺二字可以名樓

○陳孚遠詩

元陳孚遠歸帆絕句云日落牛羊歸渡頭動津鼓煙昏不見人隱隱數聲櫓識者以爲不減王維

○佛經似詩

佛經有云樂行不如苦住富客不如貧主又見洞山語錄破鏡不重照落花難上枝絕似唐人樂府也

○慧遠詩

晉釋慧遠遊廬山詩崇巖吐氣清幽岫棲神跡希聲奏羣籟響出山溜滴有客獨冥遊徑然忘所適揮手撫雲門靈關安足闢留心叩玄扃感至理弗隔就是

讀升菴集

卷十二

六

騰九霄不奮冲天翮妙同趣自均一悟超三益此詩世罕傳弘明集亦不載猶見於古石刻耳孰是騰九霄與陶靖節孰是都不營之句同調真晉人語也

船子和尚有偈二首

本是釣魚船上客偶除鬚髮看袈裟佛祖位中留不住夜深依舊宿蘆花又曰百尺絲綸直下垂一波才動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餌滿船空載月明歸

○貫休詩

霜月夜徘徊樓中羌管催晚風吹不盡江上落殘梅

此貫休絕句也。休在晚唐，有詩名，然無可取。獨此首有樂府聲調，猶惠休之碧雲也。

○靈微詩

僧靈微有詩名於中唐。古詩云：松樹有死枝，塚墓惟薶苔。石門無人入，古木花不開。天台山云：天台衆山外，歲晚當寒空。有時半不見，崔嵬在雲中。九日云：山僧不記重陽節，因見茱萸憶去年。諸篇爲劉長卿皇甫冉所稱，予獨取天台山一絕，真絕唱也。

○帛道猷詩

讀升卷集 卷十二 十七  
晉世釋子帛道猷有陵峯採藥詩曰：連峯數千里，脩林帶平津。茅茨隱不見，鷄鳴知有人。此四句古今絕唱也。

、齊已詩

僧齊已詩：重城不鎖，暮夜自歸山。

○玄覽聖壁

大海從魚躍，長空任鳥飛。唐荊州陟岵寺僧玄覽詩也。朱文公嘗書之，且跋之曰：大丈夫處世不可無此氣象，蓋亦取之玄覽聖壁。有張璪畫松符載讀之，衛

象詩之覽，悉加聖焉。曰：無事亦吾壁也。異哉！此兒奴能知魚鳥任其飛躍，又何必介意於三才子之筆乎？卓吾子曰：可惜，可恨，可殺，可誅。

○韓衆採藥詩

閭河紫桂實大如棗，得而食之，後天不老。

、孫思邈詩

孫思邈四言詩曰：取金之精，合石之液，列爲夫婦，結爲冤魄。一體混沌，兩精感激，河車覆載，暫候無忒。洪鑪烈火，烘燄翕赫，煙未及點，燄不假碧。如畜扶桑，若

讀升卷集 卷十二 大

卷十二

大

藏霹靂姦女，氣索嬰兒聲寂，透出兩儀，麗於四極。壁立幾多馬馳，一驛宛其死矣。適然從革，惡點善遷。情回性易，紫色白達，赤芒外射，焰若火生。乍凝血滴，號曰中還，退藏於密，霧散五內。川流百脉，骨變金植。顏駐玉澤，陽德乃敷，陰功乃積。南宮度名，北斗落籍。此詩詞高古，類魏伯陽而世傳者少，錄於此云。

、朱玄晦真人詩

郭外西郊柳已芽，中流極目浩無涯。江明白，白，紅，紅，樹春在三三兩兩家。幾度來遊同社燕，一樽相屬到

昏鴉此邦物色吟幾盡爲謝山中好物華

○小姑無郎

古樂府清溪小姑曲云開門白水側近橋梁小姑所居獨處無郎唐李義山詩神女生涯元是夢小姑居處本無郎小姑蔣子文第三妹也楊炯少姨廟碑云虞帝二妃湘水之波瀾未歇蔣侯三妹青溪之軌跡可尋

、魏武帝父子不好仙

魏武帝樂府精列篇云造化之陶物莫不有終期聖

賢不能免何爲懷此憂願螭龍之駕思想崑崙居見

九

九

欺於迂怪志意在蓬萊周孔聖祖落會稽以墳丘陶陶誰能度君子以弗憂魏文帝折楊柳歌云彭祖稱七百悠悠安可原老聃適西戎於今竟不還王喬假虛辭赤松乘可言達人識真偽愚夫好妄傳追念往古事憤憤千萬端百家多迂怪聖道我所觀曹子建辨道論亦言左慈輩之妄其父子相傳如此

○○甄后塘上行

蒲生我池中綠葉何離離豈無兼葭艾與君生別離

念君去我時獨愁常苦悲想見君顏色感結傷心脾

念君常苦悲夜夜不能寐莫以憂廢故無相索所愛

其以魚肉賤棄捐葦蕀與薤莫以麻桑賤棄捐菅與蒯

倍恩常苦枯蹶船常苦沒救君安息定慎莫致倉卒

與君一別離何時復相對出亦復苦愁入亦復苦愁

邊地多悲風樹木何搜搜從君致獨樂延年壽千秋

甄后中山無極人爲魏文帝后其後爲郭嬪諧賜死

臨終作此詩魏明帝初爲匿跡納虞氏爲妃及卽位

毛氏有寵而黜虞氏本太后慰勉之虞氏曰曹氏自

好立賤未有能以令終殆必由此亡國矣其後郭夫

九

九

人有寵毛氏愛弛亦賜死魏之兩世家法如此元人

傳奇以明帝爲跳槽俗語本此

○○女狀元

女侍中魏元乂妻也女學士孔貴嬪池女校書唐薛

濤也女進士宋女郎林妙玉也女狀元蜀黃崇嘏也

崇嘏臨邛人作詩上蜀相周庠庠首薦之屢攝府縣

吏事精敏胥徒畏服庠欲妻以女版以詩辭之曰一

辭拾翠碧江湄貧守蓬萊但賦詩自服藍衫居郡校

子 124-444

永拋鸞鏡畫蛾眉，立身卓爾青松操。挺志堅然白璧姿，幕府若容爲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庠序大驚具述本末，乃嫁之。傳奇有女狀元春桃記，蓋黃事也。

○薛濤詩

聞說邊城苦，如今到始知。好將筵上曲，唱與隴頭兒。此薛濤在高駢宴上樂府也，有諷諭而不露，得詩人之妙。使李白見之，亦當叩首元白，流紛紛停筆，不亦宜乎。濤有詩集，此首不載。

○天寶迴紋

范陽盧氏母王氏撰天寶迴紋詩，凡八百十二字，循環有數，若寒暑之遞遷，應變無方，謂陰陽之莫測，與蘓若蘭事相類。

○梔子同心

梁徐悱妻劉三娘詩，兩葉雖爲贈，交情永未因。同心何處切，梔子最關人。唐施肩吾雜曲，憐時魚得水，怨罷商與參，不如山梔子，却解結同心。韓翃詩：檳榔滿把能消酒，梔子同心好贈人。

○盛小叢

樂府詩集有突厥三臺其辭曰：鴈門山上鴈初飛，馬邑欄中馬正肥。日旰山西逢驛使，殷勤南北送征衣。乃唐妓盛小叢詩也。

○沈氏竹火籠詩

陳范靜妻沈滿願竹火籠詩曰：剖出楚山筠，織成湘水紋。寒消九微火，香傳百和薰。氤氳擁翠被，出入隨綳裙。徒悲今麗質，豈念昔凌雲。宋人稱李易安所以稽中散至死，薄殷周之句，亦以爲婦女有此大議論。李卓吾先生讀升菴集卷十二終。

讀升菴集

卷十二

圭

李卓吾先生讀升菴集卷十三

瓊語

心如死灰寂滅也，心如宿火寂感也。

求生以害仁，莊子所謂去義若熱乎殺身以成仁，莊

子所謂就義若渴，平文山云：惟其義盡，所以仁至。

諸臣也。顧官也，弄兒也。媚子也，婦女而須纓冠而倡

也。

人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

疇剛同也。情者，金之勤者，鍾之模範同也。不善者，怨

讀升菴集

卷十三

一

之善學者庸之。

優旃漆城，那律瓦衣。今日諷諫，古云滑稽。

虹食壘，軍奪帥。虹飲金室利主。

疾書多塗乙，疾行多健躓。塗乙，即塗註二字。

鹽泉海目也，油井水脂也。

道者，福之極也。祥者，福之榮也。祐者，福之胥也。慶者，

福之交也。叶其極，衍其榮，慎其胥，定其交，故曰：君子

受福，小人徼福。

辛伯曰：竝后匹敵，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又曰：內寵竝

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葉公之

顧命曰：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韓

非子曰：內有疑妻之妾，妾有疑適之子，外有疑相之

臣，臣有疑君之權，范無宇曰：大都疑國，大臣疑主，亂

之媒也。都疑則交爭，臣疑則竝令，禍之深者，故曰：日

月暉於外，其賊在於內，謹避其所憎，而禍在其所愛。

又曰：尾大不掉，末大必折。

一樹一穫者，穀也。一樹十穫者，木也。

鳥集之交，初驩而後吐，鳥巢之孤，先笑而後號。始龍

讀升菴集

卷十三

二

卒蚋化荃，變葉。

握而不見於手，含而不見於口，無翼而飛，無脛而走。

其珠之利乎？照乘晒於隣，探領粉於津寶者，殃國剖

者，災身害亦弘哉。

天地之數，始於一，終於十。聖人虛二，以畫八卦。八者，

偶之方也。虛一以叙九疇。九者，奇之圓也。卦以偶為

用，故有應則吉。疇以奇為用，故有對則凶。

當遜戒尾，當集貴翔。兩夜包畫，重陰偶陽。

非其地而樹之，不生也。非其人而語之，不聽也。非其

人如聚蟄而鼓之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微子所以嘆蓬飛仲尼所以感桑落也

桑落事見荀子

以水濟水吾何以知其旨也以錦緣錦吾何以知其綺也是故渭以涇清玉以礫貞輔以拂顯善以否形垂索而往稠載而歸師學之益乎被褐而入衣錦而出友問之力乎故曰乎化之翼飛之

狂魄者形性相離也落魄者身世不羈也

魄音極

伯樂相馬所見無非馬庖丁解牛所見無非牛故曰至誠之不盡鳶魚之不察精意之不致龍蠖之不知

讀升菴集

卷十三

三

見睫者不若身歷膝口者不若目擊

千霄蔽日巨木也求尺寸之材必後於稼穡故曰大器晚成龍吟虎嘯希聲也尚頰舌之感必下於蛙黷故曰大音希聲

勝者所用敗者之棋也興國所用亡國之臣也

綱固在綱之中首豈出身之外哉書曰若網在綱易

曰元者體之長也

荀子曰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嗟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

材生於天不係乎地禹貢紀山川而不紀風俗風俗由乎上之教也紀物產而不紀人才人才由乎下之化也

鸛肩羔膝蠅營狗苟小人禽態乎煙視媚行影附響承小人婦態乎

爲文而欲一世之人好吾悲其爲文爲人而欲一世之人好吾悲其爲人幼清之格言吾黨之炯戒乎至矣

牛馬者家畜也縱之垆牧則悍鷹鷂者野鳥也一爲

讀升菴集

卷十三

四

繫絆則馴

心腎相去八寸四分天地相去八萬四千里人肖天地也水者五行之首也萬物之宗也浮天而載地也載形而浮氣也始天地而終天地也七十二候始於東風解凍終於水澤腹堅天地之始終亦若是而已矣

道以器寓人與天期故雷霆之聲可以鼓鐘寫風雨之變可以音律知

樂啓期一彈而孔子三日樂鄭忌子一微而威王終

日悲進乎道者技已末感在心者物已微

厲利劍者必以鈍砥擊堅鐘者必以濡木書剛紙者必以柔翰輔強轂者必以弱輻

設兵而後出幄稱警而後踐墀張弧而後登輿清道而後奉引遮迺而後轉轂靜室而後息駕

物不精不爲神數不妙不爲術離朱不能說其目公輸不能說其手

霸國無貧王強將無弱兵

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殍孟子語齊

讀升卷集

卷十三

五

宣王也柱梁衣繡士民無褐侏儒有餘酒而死士無克藿咎犯語晉文公也

嚴挺之寧不作相不見李林甫崔隱甫寧不作相不見牛仙客

漢劉熙作釋名吳韋昭作辯釋名漢劉向作說死唐劉昫作續說死

六家之旨既已異矣三語之掾強而同之

一人善射百夫決拾一箇負矢百羣皆奔犀有通石有量珠有光木有瘳皆文也

漂於衆沫惡利口之覆邦也病於尺喙惡巧言之傷類也

化赤漸乎鄰丹爲黔資乎邇墨

孔子修魯史不肯增闕文漢儒校羣經未嘗去本字宋人尚書則考訂武成毛詩則盡去序說吾未敢以爲然也

鍾期死而伯牙之絃絕獲人亡而匠石之斤輟作之難知之難也

河北得水爲河塞外得水爲海少而多之也滇雲稱

讀升卷集

卷十三

六

山曰長坡貴竹名雨曰清露多而少之也寡婦哭城城爲之崩士歎市市爲之罷積精曰誠積誠爲精也

有奇福者必有奇禍有甚美者必有甚惡投醪飲河旨不及吻而士卒戰氣自五也分囊割橐甘不踰噓而士卒戰氣自十也

齊歌曰歐吳歌曰飲楚歌曰此邑歌曰耀天有八風噫氣也地有八聽孔殷也

赤色者鳳青色者鸞黃色者鸞紫色者鸞白色者鸞

寧爲玉碎，毋爲瓦全。寧爲蘭摧，蕙折，不作蒲艾榮。  
寧載於義而死，不載於地而生。志士烈士，古今一揆  
乎。

行川之水，無不盈之科。走盤之珠，無可留之影。故曰：  
神不可測，化不可爲。

明月夜光，多逢按劍。陽春白雪，難爲賞音。  
冰壺不可與夏蟲饗。秋月不可與俗士賞。

施之則雨，潛之則潤。坊之則塞，吠之則流。君子之道，  
譬其如水乎。

讀升菴集

卷十三

七

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喻也。天子如堂，羣臣  
如陛。衆庶如地，亦喻也。京邑猶身，王畿猶臂。四方猶  
指，亦喻也。文章蹊徑遠矣哉。

興行隆典，整緝禁綱。

卵胎不傷，麟鳳方至。魚鼈咸若，龜龍乃遊。故戮民，則  
士徙。養民，則賢致。

玉之在璞，抵擲則瓦石。追琢則圭璋。水之發源，雍闕  
則污泥。疏濬則川沼。

與日同度，謂之朔。運一週三，謂之弦。衡分天中，謂之

望。光盡體伏，謂之晦。同明相併，異明相消，謂之交。  
章句之病，黨枯護朽，守缺保殘，有不非服鄭之陋。無  
是正左班之忠。故曰：依義莫依語。師心不師迹，難矣  
哉。

周宣歌澤鴈，孟子諷野舜。其流民乎，韓非陳五蠹。商  
君論六蜴，其流士乎，安流民易處。流士難。

越王金鑄范少伯，晉帝圖畫宗少文。遙聞聲而相思  
也。秦皇未見韓非，則思與之並世。不可得，既見非，則

殺之。武帝未見相如，則思與並世。不可得，既見相如

讀升菴集

卷十三

八

則擯之，日進前而不御也。

魏女色豔，鄭袖鼻之。朝吳忠貞，無忌殛之。故曰：女無  
美惡，士無賢不肖。

朱草之莖如鍼，紫芝之莖如豆。真玉火三日而見性，  
豫章生七年而辨名。知人實難，人實難知也。故曰：禽

息之精陰，慶鮑叔之寬默，舉難矣哉。漆園嘆當世不  
可莊語，楊雄謂後世必有子雲遠矣哉。

不發橫難，不得縱說，不發苦語，不得甘對。

鏡以鏡影，鏡亦有影。兩鏡相鏡，影似重影。故曰：與影



競走悲夫、

以木擊木則拌以水投水則散以冰投冰則沉以金投塗則陷詩曰載胥及溺、

將飛者翼伏將奮者足踟將噬者爪縮將文者必、

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至非

蛇說也陣說也取君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

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非馬說也兵說也、

東坡深於文者也故嬉笑怒罵皆成文張旭深於書

者也故歌舞戰鬪皆草書、

讀升菴集

卷十三

九

七十三歲楊雄擬經六十三歲平津對策、

蚩尤五兵李斯篆書苟便於世人其舍諸繇之城也

桀之瓦也秦之邊防也隋之漕河也至今賴之故曰

善用物者無棄人善用物者無棄物、

孔子失馬於野二人閉而不與子貢妙稱而怒馬圍

諸說而喜曉俗以鴻文猶振聲以盼蠻也外典有之

曰文殊出定出不得罔明不費纖毫力落霞與孤鶩

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故七聖迷途而童子知黃帝

失珠而象罔得也、

人家畜犬以防盜而盜魁反能盜犬聖人作易以知盜而盜儒亦能盜聖、

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楊德祖三解讀

碑不如隰斯彌之止伐木也況變童注醪醢之沸湯

賂人量膾寢之尺寸哉、

世變如輪無暫停也人心如波無少平也成之極節

壞之漸治之至卽亂之初故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

信陵君濟窮鳩而義士歸心越句踐軼怒蛙而勇士

爭死隋珠照日羅衣從風王孫芳草如積珍木連陰

讀升菴集

卷十三

十

思而重之神將通之精而熟之鬼將告之、

禱晴而益雨禱雨而益晴則和與匿之以默雨久而

自晴晴久而自雨則相與歸之爲功、

虞舜重瞳項羽亦重瞳晉文駢脇張儀亦駢脇、

道心如杙人心如船弗鼓弗振罔涉大川繫水惟危

清水惟微勿撓勿濁乃燭鬚眉、

于定國身爲九卿猶迎師執弟子禮韓信破趙功成

禮降將而北面事之、

以沈克爲父而有沈勁之子以許敬宗爲祖而有許

遠之孫犧生犁胎龍寄蛇腹人能起宗非以宗起也  
卓吾曰敬宗爲祖亦未易得莫隨宋人口頭轉好  
世有莫盛之福者必有莫痛之咎人所羨于前者必  
所憐于後也

丹丘千年一燒黃河千年一清

孟子戒助長莊周懲益生

明主聿興不降佐於昊天大人基名不擢才於異代  
常引一世之人理一世之務故殷周不待稷契之臣  
魏晉無假蕭曹之佐

讀升菴集

卷十三

七

吳任宰詔伍胥鴟夷楚信靳尚屈平魚腹

無人非闕戶之間無見非面墻之愚無實非鴈足之  
書無真非魚目之寶

李卓吾先生讀升菴集卷十三終

李卓吾先生讀升菴集卷十四

○字學 書書類附

○易字

說文引秘書說云日月爲易象陰陽也參同契之說  
與此同羅泌云日月爲易而反正爲勿相對爲明對  
而虧爲昬慎按昬卽昧字史記昧爽作昬爽莊子云  
冉求問於仲尼曰昔吾昭然而今昬然何也曰昔之  
昭然神者先受之今之昬然且爲不神者求也是昬  
卽昧之證也古字暘谷作易谷昧谷作昬谷

讀升菴集

卷十四

一

、大字

大字古音戴音塚而無一駕切者予考淮南子宋康  
王世有雀生鷄占曰小而生大必霸天下以大叶下  
古亦有一駕切之音矣予作古音略古音餘二書於  
字之形聲多所發明

、祇字

祇有兩音音岐者神祇之祇音支者訓適是也如詩  
亦祇以異楊子茲苦也祇其所以爲樂與並音支而  
俗讀曰質又作祗亦非祗未始孰也

榜字

榜字平音作邦船幫也江湖中兩船相之曰挨榜盜暗曳船行劫曰抽榜是也又音彭所以轉正弓弩又音柳答也又音謗進船也

、響字

左傳花子荆林雍斷其足響而乘於他車以歸響音響一足行也梅聖俞詩竹存帝女啼響學林雅響韻今不收

○響字

讀升卷集

卷十四

二

說文響聲也氣出頭上故从聑从頁頁頭也牛刀切今讀作梟非周禮司市之文曰禁其關響注關以力爭響以口爭尚書序仲丁居於響其地在陳留浚儀秦之敖倉也三川爲天下朝市故曰敖敖卽響愁歎之聲亦曰響詩云護口響響又云選徒響響音朝漢書響響若不足詩又云哀鳴嗷嗷食貨志天下警警荀子云天下敖敖若燒若焦字雖異義則一也又史記注青陽在青之陽玄響在玄之響唐詩春雪生嶺上積雪在響間梁宣帝七山寺賦神響出岳而特立

仙的皎皎以孤臨或以響對嶺或以響對的則凡山凹之地皆名爲響也市之名響者亦猶後世名市曰墟也交易市合則響市散則墟響之凹凸者曰響

、類字

左傳忿類無期又刑之類類獄之放紛官刑之類偏而類戾獄之放縱而紛亂紛與類對作類誤也唐李遜傳治條疏類唐韻類粗絲也玉篇絲節不調也

、類字

六書攷類力遂切从犬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類

讀升卷集

卷十四

五

从犬羣从羊今楷書作犬草書作絲取其便於結構失之遠矣

、白字

日光之白曰皚月光之白曰皎男子之白曰皚女子之白曰皚詩眺兮眺兮老人之白曰皚草華之白曰皚霜雪之白曰皚鳥羽之白曰皚

、心字

張有云古文心字以倒火作心火臟也予按今之草書寫心字及火皆作散點亦有理

、察字

左傳同官爲察文選注察小總也宋王聖求號初察高似孫號疎察謝似號靈石山藥寮古人謂同官爲寮指其齋署同總爲義

○榮字

淮南子云聖人之能固已多矣而所守又約故動而必榮愚人之知固已少矣其所事者多故動而必窮以榮與窮叶越絕書曰種留封侯不知令終二賢比德種獨不榮以榮與終叶後人入庚字韻蓋誤以榮

讀升卷集

卷十四

四

爲榮也

、煬字

煬字本音回今音急非也按莊子煬者避竈司馬彪曰對火曰煬淮南子曰富人衣纂錦貧人煬竈口是煬卽向同音可證

、笨字

笨字音奔去聲粗率也晉書豫章太守史瞻肥大時人目爲笨伯朱子語錄云諸葛亮只是笨不是此字乃書作盆而音發之

、菴字

蜀都賦八方菴藹王充論衡桃李梅杏菴丘蔽野至三國及晉有菴幔菴間之語但篆籀以說文爲宗說文不載此字近見溫陵古寺一冊有元人止菴印章菴字作盦考古閣有伯彥饋盦盦器皿而借爲菴舍字恐舍形似器亦猶漢闕之觚稜其形亦本酒器也

、尚字

春秋傳曰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承事者言事而奉其文書也漢世官名尚書義實取此如淳漢書注曰主

讀升卷集

卷十四

五

天子文書曰尚書如主壻曰尚主也尚平音

、殺字

白樂天半開花詩西日憑輕照東風莫殺吹自註殺去聲音回俗語大甚曰殺元人傳奇武風流武殺思假借字也

○塗字

塗字從余余有三音一音餘剩之餘又音蛇今人姓有余氏卽余之轉注而俗書从入从示作余乃小兒強作解事也一音餘故塗字从余東方朔傳老拍塗

解曰塗者漸洳徑也叶入麻韻李義山蜀爾雅云禹貢厥土惟塗泥夏小正寒日滌凍塗二塗字音在巴茶之間毛詩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易林雨雪載塗東行破車旅人無家以此博證之則古音昭昭矣

焦弱侯曰華古音敷家音姑毛詩處處皆然正與塗叶不必讀塗如賒也

○○醕字

會聚飲食曰醕周禮族師祭醕注醕者爲人物災害

讀丹卷集

卷十四

六

之神田有蝗螟廐有馬瘟皆祭之祭畢而合飲遂名爲醕也校人冬祭馬步杜子春云步卽醕也則其音當爲步也春秋緯云酒者乳也王者法酒旗以布政施天乳以哺人後世醕祭廢而羣飲有禁故漢世有賜醕之典吁終歲勤動豈無一日之歡牛飲以亡殷虎酣以敗楚者酒也三爵而將德百拜以成禮者亦酒也奚可因末流之亂而廢本始之治因庸醫而廢藥因庸將而廢兵乎我朝制不立酒禁不賜醕思但教民無多種秫以妨民食斯則張弛之道同于文

武而過漢唐矣

、夠字

廣雅曰夠多也音通今人謂多曰夠文選魏都賦繁富夥夠不可單究本文自協韻

、裝潢

唐六典有裝潢匠注音光上聲謂裝成而以蠟潢紙也今製牋法猶有潢漿之說

○暖隄

班固終南山賦暖隄晝靄若鬼若神注暖隄音愛連

讀丹卷集

卷十四

七

雲霧吐吞障蔽天日變化殊形也韻會暖隄不明貌詩愛而不見毛萇云愛蔽也說文从人作倭方言从草作夔字書或从雲作𩇛或從日作𩇛皆蔽而不見之意宋玉高唐賦𩇛兮若姣姬揚袂障日而望所思以揚袂障日解𩇛字尤明白韓文雲陰解𩇛日光穿漏移以解𩇛與𩇛字亦切○倭係从人夔蔽從草𩇛𩇛从日𩇛𩇛从雲又倭係之作𩇛𩇛字从雲猶奄忽之作𩇛𩇛字从風倭係不明莫如雲奄忽迅速莫如風也

○隨隋

隨說文從也从辵安步也旬爲切隋从王从肉裂肉也徒臥切與剝音相近楊堅本封於隨後有天下以周齊之間奔走不寧去是爲隋其音則去隨從而就急隋其義則捨安步而就裂肉豈非凶終之兆乎宣德中王驥征麓川有土酋三人來降即承制授爲隴川三宣撫官三酋乞賜姓驥曰汝三人怕刀剝來降即以怕刀剝爲三酋姓其後三酋皆讀書識字私改其姓怕改怕刀改刀剝改隋又有中國游商教之曰

讀升卷集

卷十四

九

○蠡測

蠡瓢瓢也蠡字从蟲若與瓢義不協按楊子方言云蠡瓢瓢也字从瓜从蠡今閩廣之地以鱖魚殼爲瓢江淮之間或用螺之大者爲瓢是似蟲殼代瓜匏用也故蠡字之取義兼之

○枘鑿

枘字從木從內考工記調其鑿內而合之宋玉九辨圓枘而方鑿兮吾固知其鉏鋸而難入公舉子程文只用枘鑿不相入夫枘鑿本相入之物惟方枘圓鑿則不相入今去方圓字而曰枘鑿不相入亦自省文但作枘字可笑也

、吏使

史記庾死獄中按說文陳縛桎桎爲吏吏庾古字通也

○泊薄

讀升卷集

卷十四

九

老子道德經薄作泊王充論衡酒之泊厚同一麴蘖人之善惡同一元氣又曰人生於陰陽有渥有泊玉生於石有純有駁泊薄同一字也

、喻歛

喻歛二字並有平去二音與吳歛巴歛同或從口或從欠亦猶歛之與嘆嘯之與歎歟之與歛也

○勿思

說文勿者州里所建之旗蓋以聚民事故思遽者稱勿勿今流俗妄於勿勿中斜加一點謂爲勿字愈失

其也。振祭義云：勿勿，其欲饗之也。注：勿勿，猶勉勉也。慤愛之貌。杜牧之詩：浮生長勿勿。恩字解云：多遽恩，恩也。今好古者，但知勿勿而笑恩恩，遂俗者，又但知恩恩而駭勿勿。

、欲極

爾雅：欲音劇，相如子虛賦：微欲受訕。一作欲，別作象。又作象，音義並同。晉人但用極，世說新語：顧和謂王導：導小極，對之疲睡。商芸小說：載明帝問沐啓云：沐伏久勞極，不審尊體何如。帝荅之曰：去垢甚佳，身不讀詩卷集

卷十四

十

極也、

、備賠

高歡立法，盜私家十備五，盜官物十備三。後周詔：侵盜倉廩，雖經赦免，徵備如法。備，償補也。音襲，今作賠，音義同，而賠字俗。

、不丕

古地名，多有丕字。如春秋之丕囊華，丕注：史之不周，丕美，不耐。山海經之丕津，丕庭，不其，或曰：丕讀作丕，古無丕字，不卽丕也。詩曰：不顯惟德，不戢不難，皆讀

作丕亦一說也、

○謠作音

爾雅曰：徒歌曰謠。說文：謠，作音，注云：音，从肉，音，今按歌者，人聲也。出自胸臆，故曰肉言。徒歌，謂不用絲竹相和也。童子歌曰童音者，謂其言出自己胸臆，不待人教也。唐人謂徒歌曰肉聲，即說文肉言之義。

、冶作野

古治字，或借作野。楊子江有梅根，野齊武帝詩：昨經樊鄒役，阻潮梅根冶。劉文房詩：落日蕪湖色，空山梅

卷十四

土

讀詩卷集

冶煙皆以冶爲野、

劉勰曰：該、嘒、喧，同一字，諺者直語也。屢路淺言，有質無華，喪言不文，故弔亦稱喧。劉子新論：子游褻裘而該，曾子指揮而晒，是諺與喧同也。

、盪櫓

郭知玄韻序：銀鈎乍閱，晉豕成羣，盪櫓行披，魚盪貫盪，如周禮：蕩節之蕩，謂竹也。櫓與札同，釋名云：札，櫓也。相比如櫓也。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上

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札與別中是楷札同前所知  
宋羅愿謝表云恩假一州濫綴銅符之末使連數道  
適當蕩節之前節與札字亦通用又可知蕩札今之  
玉版牋

、尉斗

隋書李穆奉尉斗于楊堅曰願公執威柄以尉安天  
下史炤釋文尉斗火斗所以申繪也俗加火作熨說  
文平也後世軍官曰校尉刑官曰廷尉皆取從上接  
下使平之義尉斗申繪亦使之平也王莽傳有威斗

讀升卷集

卷十四

主

即尉斗威與尉音相近轉音鬱今俗言平曰鬱帖是  
也畫譜有唐宮熨帛圖白樂天詩金斗熨波刀剪文  
陸魯望詩波平熨不如溫庭筠詩天如重熨皺王君  
玉詩金斗熨秋江字皆從俗

、驚帆

曹真有名駢號驚帆言馳驟如風帆也俗遂制帆字  
、縹巾

說文縹青絲綬也音關仲長統昌言身無半通青縹  
之綬而竊三辰龍章之服爾雅縹似縹組似組東海

有之皆草色也縹鹿角菜組海中苔今之紫菜也  
白縹巾紫縹巾皆合用此俗作縹非亦猶苒小草也今但知爲苒刻之  
苒藐紫草也今但知爲藐然之藐蓋紫草也今但知  
爲忠蓋之蓋耳

○四凸

土窪曰凹土高曰凸古之象形字也周伯溫乃曰凹  
當作勾凸當作埕俗作凸凹非是反以古字爲俗字  
也東方朔神異經云大荒石湖千里無凸凹平滿無  
高下畫記云張僧繇畫一乘寺壁遠望如凹凸近視

讀升卷集

卷十四

主

則平俗遂呼爲凹凸寺云高僧傳云谷之應聲語雄  
而響厲鏡之鑑像形曲而影凹其來夏矣

、鏤環

鏤音減鐵質金文曰鏤西京賦金鏤鏤錫馬融廣成  
頌金鏤玉環詩云鉤膺鏤錫國語曰懷纓挾環皆指  
此婦飾曰環嵌生生活用此環字俗作廂非

、覆瓿

唐府兵變爲覆瓿覆瓿鼓弓弩也字又作覆音郭尸子  
曰鴻鵠在上杆弓覆弩待之若祭若否問二五弗知



非二五難記也欲鴻之心切也

○古文

類苑云古文自變隸其法錯亂後轉爲楷字愈訛矣如云有口爲吳無口爲天吳字本从口从矢非從天也又吳元濟之亂童謠有小兒天上口之譏又如董卓爲千里草十日卜王恭爲黃頭小人皆今世俗字非古文也史謂童謠乃災惑星爲小兒造者審如此災惑星亦不識古文乎蘓易簡云神不能神隨時之態

讀升菴集

卷十四

西

卓吾曰人不能人隨時之愛

○文字

倉頡造書形立謂之文聲具謂之字許叔重云獨體爲文合體爲字李登云物相雜故曰文文相滋故曰字

○荆公字說

王荆公好解字說而不本說文妄自杜撰劉貢父曰易之觀卦卽是老鸛詩之小雅卽是老鴉荆公不覺欣然久乃悟其戲又問東坡鳩字何以從九東坡曰

鳩鳩在桑其子七兮連娘帶爺恰是九个

○番書

元朝用羊皮寫詔謂之羊皮聖旨其字用蒙古書張孟浩詩云鴻濛再剖一天地書勢復見科斗文張光弼輦下曲云和寧沙中摸遼筆史臣以代鉛槧事百司譯寫高昌書龍蛇復見古文字

卓吾曰有旨哉科斗龍蛇之稱也又安知胡地不有倉頡史檣其人乎我之科斗鳥跡又不自蟲魚來乎

讀升菴集

卷十四

五

○音辭

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舉而切詣其失在浮淺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濁而訛鈍其得在質直然冠冕君子南方爲優閭里小人北方爲愈若易服而與之談南方士庶數言可辨隔垣而聽其語北方朝野終日難分蓋南染吳越北雜夷虜皆有深弊

卓吾曰朝野難分正其實直之處

○善書

以下論書  
吳之善書者則有皇象劉纂岑伯龍朱季平皆一代

之絕手。中州則有鍾元常、胡孔明、張芝、索靖，各一邦之妙藝，並用古體，皆足周事。飄乎若起鴻之乘勁風，騰鱗之躡驚雲。

○曇曜

袁昂書評一卷，如上谷之翻，未覩鴻蹤，曇曜之驚空傳膺本曇曜山陰道士所居村名也。又云中郎運帚之妙，爽爽入神師，宜懸帳之奇，翩翩自逝。

、潭帖

東坡跋潭帖云：希白作字，自有江左風味，故長沙法

讀升菴集

卷十四

六

帖比淳化爲勝，世俗不察，爭訪閣本，誤矣。希白錢易也。

○索靖

宋太宗刻淳化帖，命侍書王著擇取著於章草諸帖，形近篆籀者皆去之。其所載索靖二帖，脉土處農姬業掌稷，猶有古意，及計來東，言展有期，則但行草而已。東書堂帖又去其前，而存其後，所謂至言不出俗言，勝耶孫過庭論書，必傍通二篆，俯貫八分，包括章草，涵泳飛白，嗚呼，必如是而後爲精藝也。不然，則刻

鵠圖龍竟，懸真體得魚獲兔，猶怪筆跡未免凡近耳。

○皇象

皇象曰：欲見草漫漫落落，宜得精毫薨筆，委曲宛轉，不叛散者，紙當得滑密不沾污者，墨又須多膠，緝黝者如逸預之餘手，調適而心佳，娛正可以小展。善書者始能用軟筆也。

、鸞驚

梁元帝古跡啓：鸞驚之奇，既聞之於索靖，鷹時之巧，又顯之於蔡邕。

讀升菴集

卷十四

七

○影書

六朝人尚字學，摹臨特盛。其曰廓填者，卽今之雙鉤。曰影書者，如今之嚮榻。南史云：蕭思話書，羊欣之影。風流翹好，殆當不減。北史：趙文深少學楷隸，雅有鍾王之則。周明帝令至江陵影覆寺碑，是也。又傍書釋文，亦曰影。唐太宗集右軍帖，令褚遂良帖傍黃影之。

○臨摹

王紹宗與人書云：鄙人書翰無工者，特由水墨積習，恒虛神靜心以取之，又虞世南亦不臨寫，但心準目

想而已然此可與上智道若下學必須臨摹唐太  
云臥王濛於紙中坐徐偃於筆下可以咄蕭子雲臨  
摹之益大矣又岳珂英光堂帖有米元章臨智永真  
草千文珂跋其後云摹臨兩法不同摹帖如梓人作  
堂梁櫨榱桷雖具準繩而締創既成氣象自有工拙  
臨帖如雙鵝並翔青天浮雲浩蕩萬里各隨所里而  
息寶晉蓋進乎此者也又爲之贊曰永之法妍以婉  
芾之體峭以健馬牛其風神合志通彼妍我峭惟妙  
惟肖故曰袒褐不免夜戶不啓善學柳下惠莫如魯

讀升菴集

卷十四

大

男子皆名言也

○字畫肥瘦

方遜志云杜子美論書則貴瘦硬論畫馬則鄙多肉  
此自其天資所好而言非通論也太抵字之肥瘦各  
有宜未必瘦者皆好而肥者便非譬之美人然東坡  
云妍媸肥瘦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輕予嘗與陸子  
淵論字子淵云字譬如美女清妙清妙不清則不妙  
予戲答曰豐艷豐艷不豐則不艷子淵首肯者再  
卓吾子曰知先生志在溫柔鄉矣

、草書枯澁

徐浩真書多渴筆懷素草書多枯澁在書法以爲妙  
品戴幼公贈懷素詩云忽爲壯麗就枯澁龍蛇盤騰  
獸屹立曾收懷素草書歌連拂數行勢不絕藤懸槎  
慙生奇節實泉亦云殊形詭狀不易說中含枯燥尤  
驚絕任華云時復枯燥何補襪忽覺陰山突兀橫翠  
微蓋深知懷素之三昧者姜白石云徐季海之渴筆  
譬如綺筵之素饌饌人之淡粧倪思以痴重筆跡爲  
墨猪元班彦功之字評者以爲死猪腸可以喻矣

讀升菴集

卷十四

九

撥鐙法

虞邵菴題畫古木詩云後主撥鐙法蓋江南李後主  
云書有七字法謂之撥鐙法曰歇壓鈎揭抵導送也  
鐙古鐙字撥鐙畫沙懸針垂露皆喻言撥鐙如挑燈  
不急不徐也楊鐵崖與顧玉山聯句云書出撥鐙侵  
蘭帖可證其音讀

○草書百韻歌

草書百韻歌乃宋人編成以示初學者託名于羲之  
近有一庸中書取以刻石而一鉅公序之有自京師

來滇持以問余曰此義之章韻也余戲之曰字莫高于義之得義之自作草書百韻歌奇矣又如詩莫高于杜子美子美有詩學大成經書出於孔子孔子有四書活套若求得二書與此爲三絕矣

○石刻

字書于碑碣比之簡牘已難得刻手精尤爲難古刻之存於今者岫嶠山禹碑是夏時刻工所成石鼓爲周刻夏承碑雅州高孝廉碑夾江縣酒官碑新都縣王稚子石闕皆漢刻然皆篆楷八分筆畫齊勻無縮

讀升卷集

卷十

子

牽折搭不見其難且工晉王獻之保母帖自書上魏晉工刻之宋潛溪評以爲勝蘭亭蓋刻工之研也唐顏魯公書碑令家僮刻之恐俗工失其筆意至李北海手自刻之者數碑碑中書黃仙鶴刻或云伏靈芝刻或云元省已刻皆公自刻而詭撰此名也元趙子昂書得茅紹之刻手精毫髮不失紹之在江南以此技致富晚有會稽李璋者出自云勝紹之紹之試令刻之于字下一磔一運而就紹之乃服絕藝信亦自有人哉

○論詩畫 以下論畫

東坡先生詩曰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隣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此言畫貴神詩貴韻也然其言偏未是至者是以道和之云畫寫物外形要物形不改詩傳畫外意貴有畫中態其論始爲定

卓吾子曰余謂改形不成畫得意非畫外也因復和之曰畫不徒寫形正要形神在詩不在畫外正寫畫中態杜子美云花遠重重樹雲輕處處山此詩中畫也可以作畫本矣唐人畫桃源圖舒元與

讀升卷集

卷十

子

爲之記云煙嵐草木如帶香氣熟視評玩自覺骨裏青玉身入鏡中此畫中詩也絕藝入神矣

○張僧繇

吳道子始見張僧繇畫曰浪得名耳已而坐臥其下三日不能去更翼初不服逸少有家雞野鶩之論後乃以爲伯英再生

卓吾子曰然則入眼便稱好者決非好也決非物色之人也況未必是吳之與庾而何可以容易識此也噫千百世之人物其不易識揔若此矣

○曹吳

吳曹不與一刻北齊畫人物衣服緊窄、僅僅束身、唐吳道子畫衣服垂帶飄舉、故時人語曰：吳帶當風、曹衣出水、蓋漢魏六朝至唐、官衣皆尚窄、不止便於趨承、亦以示儉也、韓偓詩：長長漢殿眉窄窄、楚宮衣李賀詩：越羅小袖新香積、是也、嘉靖中、直垂至膝、下去地僅五寸、袖濶四尺餘、於是有碧羅舞袖、雙垂地、龍卻纏頭、無處尋之、謬矣、

○周昉

讀丹青集

卷十四

三

東坡詩：書生老眼省見稀、畫圖但怪周昉肥、畫譜亦言周昉畫美人多肥、蓋當時宮禁貴戚所尚也、余謂不然、楚辭云：豐肉微骨、調以娛、又云：豐肉微骨、體便娟、便是留佳麗之譜、與畫工也、蓋肉不豐、是一生色、獨饒肉豐而骨不微、一田家新婦耳、

卓吾子曰：知先生志在豐城矣、

○九朽一罷

畫家於人物、先以土筆擬其形、數次修改、曰：九朽繼以淡墨一描而成、曰：一罷、獨周忘機不假此落筆、便

成氣韻、生動、每語人曰：書畫同一關捩、善書人豈先朽而後書乎、蓋卓識也、

卓吾子曰：至言、至言、

○掩障

李思訓畫掩障上、玄宗夜聞水聲、通神、佳手也、

、遠公

遠公畫江淮名山圖、而畫譜寶鑑竟不知遠公善畫、慎謂晉人無不文藻風韻、遠公能畫工詩、又註詩經、殆隱於禪者歟、

讀丹青集

卷十四

三

、楊補之

楊補之子雲之後、自蜀移家清江、善畫梅、秦檜求之、竟不與也、有述禪老人詞一卷、

○畫似真

慎少時、先太師與瑞虹龍崖二叔父看畫、因問二叔父曰：景之美者、人曰似畫、畫之佳者、人曰似真、孰為正、慎對曰：元微之有詩云：顛倒世人心、紛紛乏公是、真賞畫不成、畫賞真相似、丹心各所尚、工拙何足恃、求此妄中情、哀哉子華子、龍崖曰：詩亦未見佳、慎爾

可試作之遂呈稿曰會心山水真如畫巧手丹青畫似真夢覺難分別禦寇影相贈晉詩人二叔父喜曰只此四句大勝前人弘治己未時年十二也

○十樣蠻牋 以下論紙

韓浦詩曰十樣蠻牋出益州又有百韻牋幅長可寫百韻其次學士牋比百韻短又蜀志載王衍以霞光牋五百幅賜金堂令張嶷

李生曰可惜可惜何不賜我卓老也

蜜蒙花紙

讀升卷集

卷十四

吉

蜜蒙花紙以蜜香樹皮葉作之紙紋如魚子極香而堅韌水漬之不潰爛晉太康五年大秦國獻三萬幅帝以萬幅賜杜預令寫春秋釋例

李生曰與賜杜寫訓詁文何如賜李卓寫腹中書乎

蠲紙

古有蠲紙以漿粉之屬使之瑩滑蓋蠲之爲言絮也是故爲之蠲紙劉績霏雪錄獨謂蠲紙起於五代民間有因親疾刲股親喪廬墓規免州縣賦役者歲給

蠲符以蠲免之故號爲蠲紙

李生曰妙也是也若言蠲潔之紙天下豈曾有紙而不蠲潔者乎

養紙

養紙芙蓉粉薛清薰衣萱蔻香霍小玉事

古製墨法 以下論墨

古墨法云煙細膠新杵熟烝勻色不染手光可射人又曰虬松取煙鹿膠相揉尤蒸回澤萬杵力就光可照人色不染手造墨惟膠爲難古之妙工皆自製膠

讀升卷集

卷十四

吉

法取新解牛革及筋全用之牛革取其厚處連膚及毛皆割不用入冶成膠即以和煙若冷定重化則已非新矣

朱萬初墨

元有朱萬初善製墨純用松煙蓋取三百年摧朽之餘精英之不可泯者用之非常松也天曆乙巳開奎章閣揀儒臣親侍翰墨榮公存初康里公子山皆侍閣下以朱萬初所製墨進大稱旨得祿食藝文館廩文靖公贈之詩曰霜雪摧殘澗壑非深根千歲斧斤

達寸心不逐飛煙化遠作玄雲繞紫微蓋紀茲事也  
又曰萬初之墨沉着而無留跡輕清而有餘潤其品  
在郭氏父子間又跋其後曰近世墨以油煙易松煙  
姿媚而不深重萬初既以墨顯又得真定劉法造墨  
法於石刻中以爲劉之精藝深心盡在於此因覃思  
而得之予嘗謂松煙墨深重而不姿媚油煙墨姿媚  
而不深重若以松脂爲炬取煙二者兼之矣宋徽宗  
嘗以藕合油搜煙爲墨至金章宗購之一兩墨價貴  
金一斤欲倣爲之不能此謂之墨妖可也

佛幌輕煙

南中楊生製墨不用松煙止以燈煤爲之各玉泉墨  
予謂玉泉之名與燈煤無干只以東坡佛幌輕煙爲  
名豈不奇絕

古墨松煙

古墨惟以松煙爲之曹子建詩墨出青松煙筆出狡  
兔翰富家聞見錄云唐李超易水人與子廷珪至  
歙州其地多松因留居以墨名家仇池筆記真松煤  
遠煙自有龍麝氣世之嗜者如勝達藉浩然呂行甫

暇日晴暖研墨水數合弄筆之餘乃吸飲之又云三  
衛蔡瑁自煙煤膠外一物不用特以和劑有法甚黑  
而光近世稱徽墨率用桐油煙既非古法墨成亦用  
漆爲衣始光東坡云光而不黑索然無神氣亦復安  
用予得墨法於異人祇用煙膠成即光如漆名之曰  
一品玄霜殆不虛也

古藏墨訣

贈君易玉瑛泉清硯須潔避暑懸葛囊臨風度梅月  
黑丹

文選東京賦黑丹石緇注引孝經援神辨曰德至於  
山陵則出黑丹魏都賦黑井鹽池玄液素滋注鄴西  
高陵西伯楊城西有黑井今在彰德府南郭村井產  
石黑可以書陸士龍與兄書云三台上有曹公石墨  
數十斤云燒此復消可用然煙中人不知兄頗見之  
否今送二螺卽此物也又宜陽縣有石墨山汧陽縣  
有石墨洞鄆州興國縣上洛山皆產石墨廣東始興  
縣小溪中亦產石墨婦人取以畫眉名畫眉石按古  
者漆書之後皆用石墨以書大戴禮所謂石墨相著

則黑是也。漢以後，松煙、桐煤既盛，故石墨遂湮廢。其名人亦罕知之。水經注：商州黃水北有黑山，山出石，悉黑，縹緲、香、發、黝、烏，若墨。

### 石燭

石燭，一名水肥，一名石脂，一名石液。今之延安、石油，也可熏煙爲墨。唐人延州詩有石煙，多於洛陽塵之句。

### 周公有筆

論筆一條

劉向說苑：王滿生說周公籍筆牘書之，則周公時已有筆矣。韋誕筆經曰：製筆之法，桀者居前，鼂者居後。

### 讀升菴集

卷十四

宋

強者爲刃，悞者爲輔，參之以榮，束之以管，固以漆液澤以海藻，濡墨而試，直中繩，勾中勾，方員中規，矩終日握而不敗，故曰筆妙。又柳公權一帖云：近蒙寄筆，深慰遠情，但出鋒太短，傷於勁硬，所要優柔，出鋒須長，擇毫須細，管不在大，副切須齊，副齊則波掣有馮，管小則運動省力，毛細則點畫無失，鋒長則洪潤自由，此帖論筆之妙，頗盡。

### 金題玉躐

論裝潢一條

海岳書史云：隋唐藏書，皆金題玉躐，錦暉繡褱，金題

押頭也。玉躐，軸心也。暉，卷首帖綾，謂之玉池，又謂之暉。有毳絡錦暉，有樓臺錦暉，有樗蒲錦暉，有引首二色者，曰雙引首，標外加竹界，而打撇其覆首曰標褱。法帖譜系曰：大觀帖用阜鸞鵲錦標褱是也。卷之表簽曰檢，又曰排。漢書武帝紀：金泥玉檢。注：檢，一曰蘇尾。今世書帖簽後，漢公孫瓚傳：阜囊施檢。注：今俗謂之排，此皆藏書畫職裝潢所當知也。

李卓吾先生讀升菴集卷十四 終

### 讀升菴集

卷十四

宋





李卓吾先生讀升菴集卷十五

法象

天門地戶

河圖括地象曰西北爲天門東南爲地戶注天不足西北地不滿東南

宋儒論天

邵堯夫曰天何依依乎地地何附附乎天天地何依附自相依附自斯言出朱子遂云天外更須有軀殼甚厚以固此氣夫天有軀殼乎誰見之乎既自撰爲

讀升菴集

卷十五

此說他日遂因而實之曰北海只挨着天殼邊過似曾見天殼矣夫自古論天文者宜夜周解渾天之書耳石洛下閎之流皆未嘗言非不言也實不知也莊子云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此乃切要之言孰謂莊子爲虛無異端乎至元人趙緣督始稍正邵子之誕又丘長春世之所謂神仙也其曰世間之事尚不能究况天外之事耶本朝劉伯溫曰天有極乎極之外又何物也天無極乎凡有形必有極理也勢也是聖人所不能知也故天之行聖人以曆紀之天之象

聖人以器驗之天之數聖人以算窮之天之理聖人以易究之天之所闕人無術以知之全不曰不知而曰不言是何好勝之甚也東坡有詩曰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蓋處於物之外方能見物吾人不出天地之外何以知天地之真也

天綱

漢書王衡杓建天之綱也日月初躔星之紀也今名北斗爲天綱本此予嘗與客夜坐客指北斗曰此天綱星非北斗也予因笑曰昔人謂文選只有班孟堅

讀升菴集

卷十五

文無班固文觀子之言信矣其人亦不悟

吳泉

吳泉卽虞淵也吳古虞字省文如庠之省爲平禮之省爲祖也河圖絳象云郊之隘上爲扶桑日所升宣陸之阻上爲吳泉月所登

鬱儀結璘

黃庭經云高奔日月吾上道鬱儀結璘善相保注引上清紫文云鬱儀奔日之仙結璘奔月之仙

兩兒辯日

列子曰：孔子東遊，見兩小兒辯鬪，問故。一曰：「我以日始出，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曰：「我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言初出近者，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升中，纔如盤盂，此不為遠者小；近者大乎？」言初出遠者，曰：「日初時，滄滄涼涼，及升中，熱如探湯，豈非近者熱，遠者涼乎？」晉束皙以為置器廣庭，則面牛之甕如釜，堂崇十仞，則八尺之人如星，物有陵之，非形異也。夫物有感心，形有亂目，故仰游雲以觀月，月常動而雲不移，乘船以涉水，水去而船不徙矣。

讀升菴集

卷十五

三

丘處機論日

易曰：日入地中，明夷。邵子云：日入地中，構精之象。後人遂謂日晝行天上，夜入地中。丘長春曰：輕清者上，騰為天，重濁者下，凝為地。萬物有形，重濁皆附於地。三光輕清，悉上於天，既上於天，如何卻沉於地乎？且星隕於地而化為石，星墜於地，猶化為石，況地下乎？夫二十八宿周天均布，太陽逐日會合，逐月遷移，一歲之終，經歷周徧，且如日在箕斗，箕斗在天河，日入地時，星河皆入地，取抑日獨入地，而星河只在天耶？

若道星河皆入地，則七八月間，河漢尤顯，日正東西，出沒初夜，則河漢東北，西南向曉，則東南西北是知河漢不入地，而隨天運行。若日入地時，與箕斗圻破，箕斗行天上，而日轉地中，天地懸隔，如何向曉東方出時，卻得恰好與箕斗相會而同行天上乎？天上日月常無出沒，人間常有出沒，此間東方日出時，西向千里之外猶昧，萬里之外猶昏，北斗直西，半夜北斗直北，初沒于丑寅，卯周天輪次，迤邐而去，未嘗暫止。北斗幹運，昭然可見，而強稱入地，有何義旨？明夷之

讀升菴集

卷十五

四

卦文王拘於羑里，失勢之象，何足為據？右丘長春所論如此，愚按明夷，日入地中，乃是假象明理，如天在山中之類。邵子構精之說，元儒已譏其褻天，由此觀之，長春之識卓矣。

日昃日斜

梁元帝纂要：日午曰亭日，未曰映。王仲宣詩：山崗有餘映，謂日昃也。越絕漁父歌：日昭昭浸以晡。晡，日斜也。遼左有東曉縣，賈誼賦：日斜庚子。晡，斜俱音後。

彈鳥扶馬

李長吉相勸酒詩曰義和騁六轡晝夕不曾閑彈鳥  
崦嵫竹扶馬蟠桃鞭鳥日中鳥也扶音叱杆也

星牖月牕

凡山洞岩穴有竅通明小曰星牖大者月牕

拒雲繫日

瀟山一名天柱山三峯鼎峙拒雲繫日

四時風

郎仁寶云春之風自下而升上紙彥因之以起夏之  
風橫行空中故樹杪多風聲秋之風自上而下木葉

讀升菴集

卷十五

五

因之以隕冬之風著土而行是以吼地而生寒驗之  
良是

朝霞作雨

素問云霞擁朝陽雲奔雨府楚辭云虹蜺紛其朝霞  
夕淫淫而淋雨唐詩云朝霞晴作雨俗諺云朝霞不  
出市

山帶

廬山記天將雨則有白雲或冠峯岩或亘中嶺俗謂  
之山帶不出三日必雨唐詩風吹山帶遙知雨

四時山

春山淡泊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  
粧冬山慘淡而如睡

四地山

海山微茫而隱見江山嚴厲而峭卓溪山窈窕而幽  
深塞山童顛而推阜

山形

銳而出者爲虎牙尖而背者爲熊耳角而嗽者爲牛  
首冠而峭者爲鸛頭王涯仙玲瓏剔透桂林之山也

讀升菴集

卷十五

六

嶠差窳空巴蜀之山也綿衍龐魄河北之山也俊俏  
巧麗江南之山也貴州之山灰堆糞壤不入詩畫

岌岌宮霍

爾雅小山岌大山岵邢昺疏云言小山與大山相並  
而小山高過於大山者名岵非謂小山名岌大山名  
岵也又大山宮小山霍疏云宮猶圍繞也謂小山在  
中大山在外圍繞之若此者名霍非謂小山名宮大  
山名霍也爾雅文既奧妙而邢疏解之具析其微矣  
所以兩發其義而不厭重復者正慮後人誤認也近

時有刻爾雅而去疏者曰我自能解不必觀疏試以此問之果誤認如邢所譏

、天隳山

楊雄蜀本紀曰有王曰杜宇出於天隳山有朱提氏女爲杜宇妻號曰望帝

、栽眉山

予書栽眉山寺簡板曰奇勝冠三蜀震旦第一山劉東阜云不如以王右軍崑崙伯仲地易奇勝冠三蜀又半天開佛閣平地見人家老保樓簡板范景仁詩

讀升菴集

卷十五

七

也

、巫峽山

巫咸以鴻術爲帝堯醫師生爲上公死爲貴神封於斯山故因以名見郭璞巫山賦

○梅山

宋章惇開梅山詩專頌開梅山之利濟北是無咎開梅山一篇則言不必開蓋因章惇小人專其事爲清議所不與也然梅山地今爲長沙府之安化縣五寨自熙寧至今永無蠻獠之患則惇之此舉一秦之長

城也不然則爲長沙之害豈減于廣西之徭獠哉

、獨婦山

越絕云獨婦山去會稽四十里句踐將伐吳徙寡婦至獨山者以爲死士示得專一也吳越春秋作獨女山云句踐以諸寡婦淫泆過犯皆輸山上士有憂思者令遊山上以喜其意按二事吳越春秋所載近是又齊記云齊有女閭七百徵其夜合之資以克國用論語有歸女樂之文亦出於齊其女閭之餘乎

枝峯蔓壑

讀升菴集

卷十五

八

陸魯望云金華山枝峯蔓壑秀氣旁魄不啻神仙登臨

○五臺山

史炤通鑑注曰五臺在代州五臺縣山形五峙相傳以爲文殊示現之處華嚴經疏云清涼山者卽代州鴈門五臺山也以歲積堅冰夏仍飛雪曾無炎暑故曰清涼五峯聳出頂無林木有如臺上之臺故曰五臺

○參山

武當山一名參山又名仙室極晴而見之輕霄蓋其上白雲帶其前旦必西行夕而東返謂之朝山言爲衆山所朝也

、包山

包山舊無三班謂蛇虎雉也或問雉亦文鳥何以與虎蛇爲伍曰雉與蛇交有雉之地必有蛇

○金庭玉柱

林屋洞天在包山其中深窈幽黑久無遊者徐武功好奇列炬而行行頗久至一處平敞寬崇四壁上下皆作金色石乳自上滴下謂之金庭玉柱也有刻字曰隔凡字勢飛逸疑非人間書

、嵩岑

元魏裴粲傳嵩岑極天苞育名草修生救疾多遊此岫魏帝詔之曰栖素雲根餌芝清壑

、汶卽岷

蜀山之大者曰岷山岷說文作啓省作岷漢人隸書作汶多與汶上之汶相混列子貉不踰汶謂汶川也非汶上也而今汶川縣誤呼作問音蜀焉得齊南魯

讀升卷集

卷十五

九

北之水乎

○野狐嶺

童瑄字碧瑄號玉壺以明天文召入扈從成祖北征至野狐嶺上有碑識云嶺去天十八里其寒裂膚此地極北紫微北斗已向南觀

火山火井

水經注火山似火從地中出名曰焚臺今南中往往有之火井在蜀之臨邛今嘉定犍爲有之其泉皆油焚之然人取爲燈燭正德中方出

讀升卷集

卷十五

十

、山穴有火

拾遺記西海之西有浮王山山下有穴穴中有火其色如水波濤灌湯而火不滅名曰陰火唐詩陰火雨中然顧况詩颶風晴泪起陰火冥潛燒戴叔倫詩古戍陰傳火寒蕪曉帶霜

○陽燄

素問云澤中有陽燄如火煙騰騰而起於水面者是也蓋澤有陽燄乃山氣通澤山有陰燄乃澤氣通山、陰火

海中漉出魚鱗置陰處有光蓋鹹水所生凡海中水遇陰晦波如然火滿海以物擊之迸散如星有月即不復見木玄虛所云陰火潛然豈謂是乎

、天池

海曰天池江曰天塹鹽曰天藏

○大江

江出岷山其源實自蜀西戎萬山來至嘉州而沫水自雋州合大渡河穿夷界十山以會之至叙州而馬湖江會之又十五里而南廣江會之至瀘州而內江

讀升菴集

卷十五

土

又自資簡會之至重慶而嘉陵江自利閬果合等州會之至涪州而黔江合南夷諸水會之至萬縣而開江水自開達等州會之夫然後總而入峽是江自峽而西受大水凡八及出峽而下岳陽則會之者洞庭湖所受湖南北諸水也又自是而下鄂渚則會之者漢口所受興元諸水也又自是而下黃州東四十五里則會之者巴河也又自是而下九江則會之者彭蠡今名鄱陽湖所受江東西諸郡水也又自是而下則會之者皖水所受淮西諸水也夫然後總而入海

是以自峽而東又受大水凡五略計天下之水會於江者居天下之半其名稱之大而可考者凡十有三故曰江源其出如冕而能涓涓萬里達海所受者衆也嗚呼問學者可以觀矣

、三江

郭璞山海經注岷山大江所出也岷山南江水所出也岷山北江水所出也三江皆發源於蜀而注震澤禹貢紀其源而及其委耳

怒江

讀升菴集

卷十五

土

怒江今在騰越怒江江波洶湧如怒也

四海

東海之別有渤海南海之別有漲海西海之別有青海北海之別有瀚海猶五岳之外有五鎮

裨海

說文裨接益也以小益大曰裨西域傳有裨王漢書有裨將鄒衍書四海之外有裨海環之書名有裨蒼裨雅皆以小益大之義

○熱海

岑參熱海行云蒸沙燦石然虜雲沸浪炎波前漢月此循名想說之誤參雖仕從邊幕亦未曾親到熱海也按玄奘西域記云凌山蔥嶺北隅坎雪積凌春夏不解懸釜而炊席冰而寢七日出山有一清池亦曰熱海以其對凌山不凍故得此名其水未必溫也玄奘蓋躬至目見非參想像之詞

○海潮

丘處機論海潮曰東萊膠西陸地相去二百里許水行迂曲則千里許潮信不同萊北潮上即膠西潮下

讀升菴集

卷十五

五

膠西潮上即萊北潮下北到南海約近萬里據大體北海潮上則江淮已北皆潮滿南海潮上江淮已北皆潮下卽是如何登萊卽墨盈縮不同又見四方大海潮流各異大抵海水盈縮譬軋象縱橫於理無有邊際隨風飄蕩莫能定准何乃晝夜循環不差度數乎亦聖功道力不可思議耳近長春之說如此然潮亦有不可知者如錢鏐射潮而潮退西陵元兵駐錢塘沙上三日而潮不至似有神司之不可以常理推也

卓吾子曰先生陡然又信起神來

、海船候氣

海船候氣見黃氣知有人煙國土見白氣知有山峯巖壑見黑氣水也

海影翻

人家壁上或見塔影樹影而不知塔與樹所在此理不可曉又有見塔影樹影皆倒懸尤不可解段成式云海影翻側如此

、遠水如岸

讀升菴集

卷十五

五

海濱之人曰遠望海水似高於地有如岸焉蓋水氣也楊帝望海詩曰遠水翻如岸遙山倒似雲

祝融之王

楊誠齋擬大招懷東坡詞歷九州而猶癡今誕寘之祝融之汪按祝融之汪謂南海也左傳雍氏之汪服虔注停水曰汪楚謂之汪閩謂之洋

康浪

宵戚飯牛歌康浪之水白石爛康浪水在今山東今樂府誤作滄浪之水滄浪在楚與齊何干涉也駱賓

王文云觀梁父之曲識臥龍於孔明聽康浪之歌得飯牛於甯戚近書坊刻駱集又妄改康浪作康衢自是堯時事與甯戚何干涉也

○斟溪

王韶之始興記連州水下流有斟溪一日十溢十竭安寧州有潮泉一日三溢三竭貴州城外有漏洑一日百盈百涸應漏刻

○龍湫瀑布

鴈宕志云西谷龍湫如井狀檻中作凹石壁數仞水

讀升菴集

卷十五

五

從凹中瀉下望之若懸布隨風作態遠近斜正變幻不一或如散珠如驟雨如飛雪如輕煙濛濛或飄轉中斷或左右飛散或直中如注雷或屈曲如蜿蜒觀者每立于潭外相去數十步水忽轉舞向人亂洒衣帽沾濕或大注如晴雷或爲風所遏盤桓而不下皆奇態也匡山視此不及遠矣彼以名聞天下者路當要區耳按此段奇景披志見之亦真心目况親至之乎

○蜀三水

按外水卽岷江自重慶上叙州嘉定是也內水卽涪江自重慶上合州遂寧潼綿是也中水卽沱江自瀘州上富順資簡金堂漢州是也曰四川者則取岷江沱江黑水白水四大川以爲名爾

、十二月水

正月解凍水二月白蘋水三月桃花水四月瓜蔓水五月麥黃水六月山礬水七月豆花水八月荻苗水九月霜降水十月復槽水十一月走凌水十二月感凌水見九州記

讀升菴集

卷十五

六

○治水

宋太祖曰夏后治水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濬川未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岸自戰國專利堙塞故道以小妨大以私害公九河之制遂廢歷代之患弗弭神宗曰後世以事治水故常有礙如能順水所向遷徙城邑以避之復有何患歐陽脩曰開河如放火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文彥博曰河水之東西利害一也今發夫脩治徙東從西何利之有自古治河之說多矣若宋二帝之見二臣之言可爲百世法



○水性

水性之別班固司馬遷貨殖傳地理志備矣論其極則庭州瀾水金鐵皆漏庭州瀾水在大荒之外以金鐵承之皆漏惟角與輻葉則不洩庭州瀾水中有廊延之川石脂流煙即延安石油也不及唐詩二郎山下雪弱水溺毛黑溪玄商荒有紛紛石煙多干洛陽塵其水以塗石象至輒不去昆侖取以塗身即悉唐制能乘象如家畜古所請黑昆侖今之象奴也角畔怯腐手見佛經水性不同有如此者

又太平廣記諸葛孔明時有浦元者術鑒同歐冶風胡常爲孔明鑄刀劍言蜀惟江水爽烈及涪水皆不

讀升菴集

卷十五

壬

任涪刀劍或以涪水雜江水元輒能辨之管子論齊之水云其泉白青其人堅勁寡有疥癢終無瘡腫今之濟川伏流至東阿井以煮膠和半夏丸皆異常藥水性之分如此

苦水變甘

李錫之爲蘆城令變苦泉爲甘泉

東熱西冷

惠州佛廬院東熱泉湯如也西冷泉雪如也

○水關河僵

國語曰穀洛鬪將毀王宮注不言其鬪之狀宋紹興十四年樂平水鬪有司奏言何衝里田水中類爲物所吸聚爲一直行高平地數尺不假隄防而水自行里南程氏家井水溢亦高數尺天矯如長虹聲如雷穿墻毀樓二水鬪於杉墩且前且却約十餘刻乃解以後印前穀洛二水之鬪應亦如此也正德中文安縣水忽僵立是日天大寒遂凍爲冰柱高五丈四圍亦如之中空而傍有穴後數日流賊過文安鄉民入冰穴中避之賴以全者頗多土人謂之河僵

讀升菴集

卷十五

大

澆滑

澆滑泔滑潮滑泉滑皆水聲也

○都鄙

都者鄙之對也左傳曰都鄙有章淮南子云始乎都者常卒乎鄙蓋天子所居輦轂之下聲名文物之所聚故其士女雍容閑雅之態生今諺云京樣即古之所謂都相如傳車從甚都是也邊氓所居最爾之邑狐狸豺狼之所嗥故其間閭吝嗇村陋之狀出今諺云野樣即古之所謂鄙老子云衆人皆有以而我獨

頑似鰐是也。

○溝瀆

易坎爲水，又爲溝瀆。欲行水者，用溝，所以爲滂之備。欲停水者，用瀆，所以爲旱之備。溝之一字，从鞬，鞬之爲言，搬也。去水之害，如搬棄也。瀆之爲字，从賣，賣之爲言，積也。鍾水之利，如鞬積也。矯，揉水之性，而爲溝瀆，亦猶矯揉木之性，而爲弓輪。聖人所以範圍五行，而曲成萬物也。周禮考工記：凡溝逆地，防謂之不行水屬。音注：不理。文曰：稍溝三十里而廣倍。又曰：凡行

讀升菴集

卷十五

九

渠水，磬折以參伍。所謂水屬者，屬溝洫也。所謂稍溝者，溝末也。溝遠而不倍，不足以容水。水行不磬折，不足以殺其勢。觀黃河千里一大曲，百里一小曲，則溝洫之磬折可知矣。是雖矯揉，亦出自然。反是，則漢之鴻隙陂，梁之浮山堰矣。孟子所言過陂在山，非止爲喻。蓋桔槔，耨耒古有爲之者。漢陰丈人所以目之爲機事也。

○甌窶汚邪

史記：甌窶，滿溝汚邪。滿車說苑：鰐鰐者，宜禾，汚邪者

滿車，鰐鰐之背微高，原田之形似之。班固所謂原隰，龍鱗也。汚邪，隰田也。荀子大略篇：流允止於甌史。注：地之坳坎如甌之甌史。甌史，窶下之地。邪與史聲相近。史記：甌窶，滿溝汚邪。滿車，窶叶滿，邪叶車，一音也。鰐鰐叶禾，汚史叶車。音注：甌窶又一音也。事一字異，而文瀟各妙。甌如甌史之甌窶，如窶數之窶，當是傾側窶下之地。故曰滿溝，鰐鰐自是高地。故曰宜禾。又原鰐可對地蛇見莊子。

東漢西漢

讀升菴集

卷十五

十

祝穆曰：天下之大川，以漢名者二。班固謂之東漢，西漢而黎州之漢水，源於飛越嶺者，不與焉。固之所謂東漢，則禹貢之道漾，自嶓冢山，逕梁洋，金房，均，襄郢，復至漢陽入江者也。西漢，則蘓代所謂漢中之甲，輕舟出於巴，乘夏水下漢，四日而至五渚者，其源出于西和州，徼外徑階，汚與嘉陵水合，俗謂之西漢。又徑大安，利劍果合，與涪水合入於江。

南憂北憂

楚之雲夢，跨江南北地，故有南憂，有北憂。涪水有南

浯北浯，北浯在瑯琊靈門，南浯在九疑零陵冀州之浸曰潞，有東潞、西潞、東潞。今之張家灣潞河驛，西潞山西之上黨也。東陽今之金華，西陽今之黃州，山海經注：東甌今之永嘉，西甌即閩越。今之建安山有東吳，西吳西鎮吳山，在隴州。水有東漢、西漢，蜀有上維、下維。上維，新都下維，中江。庸有上庸、下庸。上庸，金州；下庸，夔州。

趙州石橋

趙州石橋望之如初月出雲，長虹飲澗。

吹臺

讀升菴集

卷十五

主

吹臺即繁臺，本師曠吹臺，梁孝王增築，班史稱平臺。

唐稱吹臺，又因謝惠連嘗爲雪賦，又名雪臺。

九折七勝

九折坂在黎州，七勝城在三峽口，陸法和所立。

寶盃泉

寶盃泉在江州，徐陵文：泉流寶盃，遙憶湓城，峯號香爐，依然廬岳。

半月泉

會稽天依寺有半月泉，泉隱岩下，雖月圓滿，望池中

只見其半，最爲佳處。有僧鑿開岩，名滿月，殊可惜也。因作殺風景一絕云：磨墨濃填蟬翅帖，開半月岩爲滿月，富翁漆卻斷紋琴。老僧削圓方竹節。

迷子洲

王半山詩：洲迥藏迷子，溪深礙若耶。迷子洲在建康西南。

十七厄

子胥諫吳王曰：齊晉山居陸處，豈能越十七厄以有吳哉？十七厄可對百二關。

讀升菴集

卷十五

主

三鷄路

元魏西郢羣蠻反，斷三鷄路。按三鷄在汝州，古繞角城，項城縣爲第一鷄，分嶺山爲二鷄，汝州爲三鷄也。唐詩：三鷄水上一歸人，三鷄路可對五鹿沙。

鬼乘龍

周世宗征濠，夜遣兵持炬乘橐駝絕淮，濠兵驚以爲鬼乘龍也。今名乘龍洲在鳳陽。

鬱鬱葱葱

光武紀：有望春陵氣者曰：噉佳哉，氣鬱鬱葱葱，陸佃

曰鬱鬱塞也、葱葱通也、言其氣塞而通、列子、美哉國乎、鬱鬱芊芊、鬱鬱森幽也、芊芊茂盛也、

魚齒獸角

庾信哀江南賦、地平魚齒、城危獸角、左傳涉於魚齒之下、注、魚齒、山名、猛獸以尾爲旌、以角爲城、

馬齒魚鱗

州疆馬齒、候館魚鱗、宋人四六語也、應璩詩、九州相錯、雜相次如馬齒、韓文公詩、候館若魚鱗、

影國

讀升菴集

卷十五

三

後梁爲北魏影國、猶云附庸、

○度索尋橦

西域傳、有度索尋橦之國、後漢書、跋涉懸度、注、溪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唐獨孤及招北客辭、竿復引一索、其名爲竿、人懸竿、空度、彼絕壑、予按、今蜀松茂之地、皆有此橋、其河水險惡、既不可舟楫、乃施植兩柱於兩岸、以繩絙其中、繩上有一木筒、所謂橦也、欲度者、則以繩縛人於橦上、人自以手緣索而進、行達彼岸、復有人解之、所謂尋橦也、非目見其制、不知其

解、獨孤及之文、以十七字形容之、西域傳、只四字盡之、可謂工妙矣、

左擔

益州記、陰平縣有左擔道、其路至險、自北來者、擔在左肩、不得度、右肩也、

○甘泉宮

甘泉宮有三、秦二世甘泉宮、在渭南、隋甘泉宮、在鄠、漢甘泉宮、在馮翊雲陽縣、雲陽記云、谷口去雲陽宮八十里、流潦沸騰、飛泉洒激、兩岸峭壁、孤豎橫盤、凜

讀升菴集

卷十五

十四

然凝沍、每入穴中、朱明盛暑、當晝暫暄、涼秋晚候、緼袍不暖、所謂寒門也、漢世以爲避暑之處、劉歆甘泉宮賦云、軼陵陰之地、室過陽穀之秋、城回天門而鳳舉、躡皇帝之明庭、冠高山而爲居、乘崑崙而爲宮、梁劉孝威詩、漢家迎夏畢、避世甘泉宮、校尉烏桓騎待制、樓煩弓後、旌遊五柞、前筵度九嶰、才人豹尾、內御酒屬、車中輦、回百子、閣扇度七輪、風鳴鐘、休衛士、披圖召後宮、材官促校獵、涼秋戲射熊、

女媧墓

舊唐書天寶十一載六月，閔鄉縣黃河中女媧墓，因大雨晦冥失所在。至乾元二年六月，潁河人聞有風雷，曉見其墓湧出，下有巨石，上有雙柳，時號風陵堆。蓋女媧風姓也，千萬年後靈異如此，補天之說亦或不誣乎。

郭璞墓

郭璞善地理，凡遇吉地，必剪爪髮以瘞之，故郭璞墓所在皆有。

李卓吾先生讀升菴集卷十五終

讀升菴集

卷十五

圭

李卓吾先生讀升菴集卷十六

仙佛

僧寺

南朝四百八十，唐詩北魏一萬三千。見通鑑

仁祠

漢書明帝紀，以助仁祠伊蒲之供，仁祠，僧寺也。

鴈塔猴池

王勃寺碑，高臺與鴈塔俱平，曲岸與猴池共盡，佛有五精舍，五精舍，一給孤園，二靈鷲山，三彌猴江，四菴羅樹，五竹林。

讀升菴集

卷十六

瓊枝旃檀

佛經云，瓊枝寸寸是玉旃檀，片片皆香，又曰，擎珊瑚樹，枝枝好，撒水銀珠顆顆圓。

袈裟

袈裟內典作筆塗，以毛爲之，又名逍遙服，又名無塵衣，又名水田衣，又名稻畦帔，王維詩：乞飯從香積，裁衣學水田。玉少伯詩：手巾花疊淨，香帔稻畦成。

闍士

李太白詩衡嶽有闢士五峯秀真骨闢士闢士皆僧之稱

○影壁

楊惠之塑佛壁爲天下第一郭熙見之又出新意遂令巧者不泥掌今云泥林止以手搶泥或凹或凸乾則以墨隨其形跡暈成峯巒林谷加之樓閣人物宛然天成謂之影壁。

○多根樹

佛經云西域多根樹蔽芾而婆娑東西南北中五方不相見國中有婦女求偶者衆多初有一男求女約

讀升菴集

卷十六

二

中枝會復有四男子亦欲求之宿女亦以言許東西與南北各各抱被去至曉女不來東枝郎唱曰旭日光已出農夫向田去妄語既不來可捨多根樹西枝郎吟曰彼妙必然來定是不妄語如何旭日光急速現下土南枝男歎曰旭日光已出農夫早向田我等如癡羊一夜受凍眠北枝男賡曰我等沒巴鼻只爲求他妻今遭寒與凍各各被他迷中枝郎泣曰我不憂已身一夜寒凍情但恐多根樹枝葉不復生樹神聞而笑曰汝勿憂外事但憂身事急樹枯生有時欲

苦無停息

、八功德水

八功德水一清二冷三香四柔五甘六淨七不噎八除病

白蜺嬰弗

楚辭天問曰白蜺嬰弗胡爲此堂安得夫良藥而不能固藏舊注云蜺雲之有彩色似龍者也弗白雲透蛇若蛇者也昔崔文子學仙於王子僑子僑化爲白蜺而嬰弗持藥與崔文子文子驚怪引戈擊蜺中之因

讀升菴集

卷十六

三

隆其藥俯而試之子僑之尸也此本淮南王安離騷傳之說而王逸述之

、太極泉

酉陽雜俎仙藥有太極泉蓋神漢益漿之類宋孝武大明七年赦詔文曰思散太極之泉以福無方之外是也

郝仙女廟

博陵縣有郝仙女廟仙女魏青龍中山人年及笄姿色姝麗採蘋水中蒼煙白霧俄失所在母哀求水濱

願言一見良久異香襲人隱約於波渚間曰兒以靈藥托蹟綃宮陰主是水府世緣已斷毋用悲悵而今而後使鄉梓田蠶歲宜有感而通乃爲吾驗後人立廟

### 賀克

賀克五代石晉時人死而復生至宋真宗東封泰山出謁帝不之省東坡謫黃州亦來訪坡亦不之奇也近日朝邑劉太守偉死已二十年其親友韓邦奇復見之與之飲食

### 讀升菴集

#### 卷十六

四

### 、呂用之

唐呂用之在維揚日佐高駢專權擅政有商人劉損妻裴氏有國色用之以陰事構取損憤惋因賦詩三首詩成吟咏不輟一日晚見一虬髯老叟行步迅疾眸光射人揖損曰子哀甚有何不平損具對之叟乃夜入用之家化形於斗拱之上叱用之曰所取劉氏妻併其寶貨速還之否則首隨刃落矣用之驚惶夜遣幹事齎金併裴氏還損損夜從舟去虬髯亦無踪跡

### 曾義山

元至正間瑞州上高縣有術士曾義山世居縣十五里胡蘆石畔嘗開卜肆于縣南之橋埠有瞽而丐者日過肆前義山必禮而與之語或啖之果餌久之丐者告山曰明日有三人共一目來者有異術君宜叩之明日果有眇一目者曳杖導二瞽人過肆山隨之拜于縣北之鷓鴣洲一瞽者曰當以小撓爲誓遂以其書授山且畫沙指訣盡其秘妙其書名銀河棹山後占卜如神邑人皆知預避紅巾賊行掠無所得恨

### 讀升菴集

#### 卷十六

五

欲殺之隱匿縣西觀音閣得免遂不復行其術密藏其書于胡蘆石洞中臨終謂其子曰某月某日有劉姓過吾家取書畀之戒不可泄後劉公伯溫官江西高安果經山家其子如山言授之遂棄官歸青田見太祖於金陵

### ○○鄒陽水神

餘姚戚瀾字文淵景泰二年進士授翰林編脩丁艱服闋上京渡錢塘風濤大作有絳紗燈數百對照江水通明丈夫九人帕首袴鞬帶劍乘白馬飛馳水面

舟人大恐，戚公曰：「母懼，推牕看之。」九人皆下馬跪，公問曰：「若輩非桑石將軍九弟兄耶？」曰：「然。」曰：「去，吾諭矣。」皆散。公命舟人返棹曰：「有事，吾當還。」遂歸抵家。謂家人曰：「某日吾將逝矣。」及期沐浴，朝服坐，嚮九人率甲士來迎，行踐屋瓦，瓦皆碎。戈矛旌幟，晃耀填擁，有頃，公卒。後騎騰蹕，前後若有所呵衛者，隱隱入室而滅。後瓊山丘文莊公夫人入京，舟過鄱陽湖，夜夢朱衣貴人來見，曰：「吾仲深故人戚瀾也，見爲水神。昨奉天符，應覆數百艘舟，夫人慎毋渡。」夫人驚覺，如其言，移

讀升菴集

卷十六

六

止寺中，未幾江中果有風濤，衆舟盡溺。至京，夫人白其事於文莊公，公以聞於朝，遣官諭祭。文莊又爲文祭之，云：「於乎文湍，剛勁之質，豪放之氣，高義激切，直上薄乎雲天，巨眼空濶，每下視乎塵世，凡衆人之嗜欲，舉不足以動其中。一時之交游，少足以當其意，時發驚筵之辯，滅否罔不稱情，間若罵坐之狂，毀譽皆有所試，醉言無異於醒，面折不違於背，僕也於君，若有宿契，始落落以難合，終惻惻而交，願奈何命與心違，中道而逝，老我後死於十二禩，孰知其冥之中猶

有舊交之誼。老妻北來，舟次江渚，夢中彷彿如見，報以風濤將至，預告以期，使知趨避，既而果然，幸免顛躓於乎。人傳君之爲神，泄胥濤而享祀，卽今所過而驗之，無乃隸司乎江湖之事，由其生也不盡用於明時，故其死也，見錄於上帝，於乎友道之廢也久矣。曰：友曰朋，如兄如弟，指金石以爲盟，刑鷄犬而設誓，頭角稍殊，情態頓異，雲泥隔則易交，勢位判則相忌，對面如九疑之峯，跬步有千丈之勢，半臂纔分，遇諸塗則掩面而過，宿醒未醒，踰其闕則騰口以刺，過門不

讀升菴集

卷十六

七

入，反爲操戈落，穿不援，忍拋下石，親於其身也，遑恤况仇儷乎？生爲人也，尚然况下世乎？於乎文湍，生死同一，始終無二，不忝爲聰明正直之神，真可謂英邁特傑之士。緬想舊遊，稠人廣會，一飲百十鍾，揮毫數千字，故以平生之素好，用答故人之陰惠，詩以寫不盡之情，酒以侑有從之淚，具別紙以焚燎，就宿草以澆酌，靈神如在，來鑒於是，不鄙世人之凡言。特飲御醢之醇味，尚享詩曰：「幽顯殊塗，隔死生。」九原猶有故人情，曼卿真作芙蓉主，太白常留翰苑名，念我冥冥



來入夢，哀君惻惻，每吞聲，朝回坐對黃封酒，悵數鷄，壇負舊盟。

卓吾子曰：戚先生水神也，生而爲人，猶名曰瀾，可謂不忘所自矣。吾聞聰明正直者，上帝必命之爲神，死復爲神，無足異也。而丘先生與之生平交契如此，則丘文莊者，亦豈尋常之人哉？素請遣祭，固以申其報答之私。然文中歷歷吐膽，至說今世之交背面相違，何況於生死朋友？不顧又何況於妻兒？則文莊之人品，大略可睹矣。文莊身爲宰相，正濃豔時也，不容遽有此光景者也。而說至此，則文莊之人品，又豈非戚先生之所重哉？是故爲之一慨。

讀升菴集

卷十六

八

紫姑仙詠槽詩

寒岩雪壓松枝折，班班剝盡青虬血。運斤巧匠斲削成，劍脊半開魚尾裂。五湖仙子多奇志，欲駕扁舟探禹穴。碧雲不動曉山橫，數聲遶落江天月。

箕仙筆詩

系出中山骨，欲仙何人扶。頰纒尖圓，狂僧堪笑，雖成

冢豪客，曾聞掃似椽。臆下玉蜍涵夜月，几間雪齋。春泉當時定遠成，何事輕擲毛錐，恐未然。

宋元小說

宋元小說，載箕仙詩多矣。近日一事尤異，正德庚辰，有方士運其賦詩，隨所限韻，敏若夙構，而語不凡。其爲喬冢宰賦，白巖行曰：六丁持斧施神工，鑿開西南萬仞之崆峒。芙蓉一朵插天表，勢壓天下羣山雄。冰壺倒月色澄澈，瑤臺倚斗光玲瓏。百丈虹霓望吞吐，八埏霖雨瞻空濛。虛空不受一塵染，靈光直與銀河

讀升菴集

卷十六

九

通乳泉掛壁噴晴雪，玉梅懸谷掃香風。上有神仙玉虛子，凌風出沒遊太空。伐虬伐蛟下入海底水晶窟，朝真謁帝獨步天上瓊瑤宮。頭角崢嶸自卓立，胸襟磊落誰磨礪。商家傳說作良弼，宋室張浚多奇功。憶昔江樓吹鐵笛，明月一醉三人同。邇來一別世間甲子不知數，但見幾度玉洞桃花紅。金龜老黃鶴翁，各分一諱貽此公。天然意趣自相合，芳櫛長在塵寰中。好將大手整頓乾坤了，歸來一笑拂雲看劍重會滄溟東。此詩成，一卷箕仙運筆所書詩，既跌宕，字又飛

動豈術士能屬作者吁異哉

卓吾子曰既知此又不宜說無仙佛矣

李卓吾先生讀升菴集卷十六終

讀升菴集

卷十六

十

李卓吾先生讀升菴集卷十七

鳥獸

○龍生九子

俗傳龍生九子不成龍各有所好弘治中孝廟御

書小帖以問內閣李文正公具疏以對據圭峯羅玘

蘆泉劉績之言承上問而不蔽下臣之美賢相之

盛節也文正嘗爲慎言今影響記之錄於此一日鼯

屬形似龜好負重今石碑下鼯趺是也二曰螭吻形

似獸性好望今屋上獸頭是也三曰蒲牢形似龍而

讀升菴集

卷十七

一

小性好叫吼今鐘上紐是也四曰狴犴形似虎有威

力故立於獄門五曰饕餮好飲食故立於鼎蓋六曰

蚣蝮性好水故立於橋柱七曰睚眦性好殺故立於

刀環八曰金猊形似獅性好煙火故立於香鑪九曰

椒圖形似螺蚌性好閉故立於門鋪首又有金吾形

似美人首尾似魚有兩翼其性通靈不寐故用警巡

椒圖

椒圖其形似螺螄性好閉故立於門上詞曲門迎駟

馬車戶列八椒圖又按尸子云法螺蚌而開戶後漢

書禮儀志殷以水德王故以螺著門戶則椒圖之似螺形信矣

### 描頭護朽

唐韻描音塔柱描頭也今俗名護朽陸文量菽園雜記引博物志蚘蛭其形似龍而小性好立險故立於護朽上

### ○唐太宗昭陵六馬圖

此圖贊係殷仲容撰書係歐陽詢筆元學士王禪復寄恨於附驥跋其後云物之賢否一定論其遇不遇

讀升菴集

卷十七

二

可也昭陵六馬天降毛龍授之英主俾翦隋亂及其成功琢石爲像題真以贊何其幸也宜其聲華氣燄上與房駟爭光潼關之役備體流汗神矣如昭烈之的盧冉閔之朱龍名雖存而形何見焉

李卓吾曰昭陵六馬成此武功刻石秦中奕世嘶風書者歐陽詢贊者殷仲容當時刻石之工胡不使之附驥尾而名亦重乎

### ○石馬汗流

安祿山之亂哥舒翰與賊將崔乾祐戰見黃旗軍數

百隊官軍以爲賊賊以爲官軍相持久之忽不見是日昭陵內石馬皆汗流

### ○馬贊

馬之爲物最神駿故古之詩人畫工皆借之以寄其精工若杜工部蘓東坡諸詩極其形容杜公作九馬贊云姚宋廟堂李郭治兵帝下毛龍以馭羣英何其雄偉也李燾長編載元祐西域貢馬云龍顧而鳳摩虎脊而豹章振鬣長鳴萬馬皆瘖句又奇唐太宗亦有回鶻十驥贊云殊毛共櫪狀花蓋之交林異色同

讀升菴集

卷十七

三

羣似雲霞之間彩亦奇俊語也

### 五花

唐詩朝騎五花馬白樂天詩馬鬣剪三花唐六典云外牧歲進良馬印以三花飛鳳之字

### ○相馬

伯樂相馬經有隆顙跌目蹄如累麴之語其並執馬經以求馬出見大蟾蜍謂其父曰得一馬略與相同但蹄不如累麴爾伯樂知其子之愚但轉怒爲笑曰此馬好跳不堪御也所謂按圖索駿也韓文公詩飛

黃騰踏去不復顧蟾蜍亦影略用此事

朱鬣馬

符堅時大宛獻天馬朱鬣五色鳳膺麟身王維詩玉

靶角弓朱鬣馬

、蟬蟲

淮南子云馬蟬蟲也而可以通氣志猶待教而成況人乎

○蝦蟇

風俗通云一跳八尺兩跳丈六從春至冬袒裸相逐

讀升菴集

卷十七

四

無他所掉尾肅肅說者以為蝦蟇非也蓋言夏馬患蚋掉尾振擊常肅肅也蝦蟇下馬音相似唐人名下馬陵為蝦蟇陵亦此類

、畫獅子贊

東坡題獅子曰圓其目仰其鼻奮髯吐舌威見齒舞其足前其耳左顧右盼喜見尾岩岩高堂護燕几嗚呼妙哉古陸子

○禽制在氣

陰符經云禽之制在氣王起云玄龜食螭飛鼠斷猿

狼蟲噬鶴青要食虎皆以小制大言在氣不在形也

物性

狐狼知孤虛虎豹識衝破

、熊館

山民云熊於山中行數千里悉有賂伏之所必在石岩枯木中山民謂之熊館惟虎出百里外則迷失道路

、虎僕

、虎僕

皇甫松大隱賦書抽虎僕射用牛螭博物志有獸緣

讀升菴集

卷十七

五

木文似豹名虎僕毛可取以為筆今俗名九節狸張李文嘗以此筆見貽信為佳也牛螭見淮南萬畢術

、鹿食九草

山谷有一帖云胡居士嘗言鹿性驚烈多別糧草恒食九物餘則不嘗九草者葛葉及花鹿葱鹿藥白蒿水芹甘草齊頭蒿山耳齊危也享神用其肉者以其性烈清淨故也凡餌藥者勿食鹿肉以鹿常啖解毒之草能散諸藥毒也此可補本草及齊民要術之遺卓吾曰鹿食解毒草豈解無毒藥乎既能解毒正

宜用之

狐疑鼯預

梁黃門侍郎明少遐曰狐性多疑鼯性多預狐疑猶預因此而傳耳乃知猶即鼯也

鼯鼠

易鼯鼠貞厲注以為會而畏人按玉編鼯鼠頭似兔尾有毛黃黑色按形狀乃今之鼠狼也故貪而畏人象之

沙鼠

讀升卷集

卷十七

木

沙鼠今之黃鼠也

山都

南康記云山都形如崑崙奴通身生毛見人輒閉目張口如笑好在深澗中翻石覓蠚噉之

茶首

博物記雲南郡出茶首其音為蔡茂是兩頭鹿名也永昌有之兩頭鹿可對九尾鶴

野干

肇慶有騰猊嶺山產騰猊狀類木猴頭正方類人髮

長尺餘常覆其面欲有所視輒搖頭以手披之佛書所言野干即此

天祿渴鳥

漢靈帝脩南宮鑄天祿蝦蟆轉水入宮又作翻車渴鳥灑路

天鹿辟邪

一角為天鹿兩角為辟邪

隨兕科雉

呂氏春秋楚莊王獵於雲夢射隨兕而獲之申公子

讀升卷集

卷十七

七

培劫而奪之王欲誅之左右諫止不出三月子培病死子培之弟請曰臣之兄有功於車下臣嘗讀故記云殺隨兕者不出三月王令人發平府視故記果然乃厚賞焉說苑亦載此事而以隨兕為科雉予謂隨兕者隨母之兕科雉者甫出科之雉

雀殼熊蹯

杜弼移檄梁武云徒探雀殼無殺府藏之虛空請熊蹯詎延晷刻之命雀殼趙王主父為故太子章所逼餓死事熊蹯楚成王為太子商臣所弑事其後臺地

之禍索蜜不得何以異此庾信哀江南賦亦云探雀  
穀而未飽待熊蹯而詎熟

、足足般般

薛道衡文足足懷仁般般授義足足鳳也般般麟也  
說文鳳鳴節節足足相如封禪書般般之獸樂我君  
國

、鸛鸛周周

禽經鸛鸛之信不如鸛周周之智不如鴻

、韓盧宋鵲

讀升菴集

卷十七

八

義訓曰韓盧宋鵲良犬也盧純黑色鵲黑白色李賀  
詩練香薰宋鵲

、燕聆鶯轉

禽經燕以狂聆鶯以喜轉聆視也夏小正來降燕乃  
聆轉曲名鶯聲似歌曲故曰轉

、六燕乙鴻

陸佃謝吏部尚書表六燕相停試銓衡其輕重乙鴻  
遼遠欲審別其飛翔○九章算術五雀六燕飛集于  
衡衡適平一雀一燕而異處則雀重而燕輕○張融

曰鴻飛天首遼遠難明楚人以爲鳬越人以爲乙鴻  
常一耳

、尋常丈尺

禽經云雉上無尋鸛上無常雉上有丈鸛上有赤上  
言飛而上也雉之上不能尋鸛之上不能常鸛雉子  
也倍尋曰常雉上能丈故計丈曰雉左傳都城百雉  
是也鸛之上能赤赤古與尺通莊子云斥鴳斥亦尺  
也

、鳬鶩

讀升菴集

卷十七

九

禮曰庶人執鶩尸子曰野鴨爲鳬家鴨爲鶩不能飛  
翔如庶人守耕稼而已管輅云家鶩野鶩猶尚知時  
滕王閣序落霞與孤鶩齊飛皆誤以野鴨爲鶩楚辭  
泛泛若水中之鳬梅都官詩野鳬眠岸有閒意梁簡  
文詩寒鳬共浦飛其用字體物却不舛誤

卓吾曰鴨一也但稱之曰家鴨何如

、鳥燕

禽經云鳥向啼背栖燕背飛向宿毛詩燕燕于飛莊  
姜送歸妾義取諸此故曰上下其音參池其羽皆背

飛之義送別之情也

胡燕

玄中記胡燕斑胸聲小越燕紅襟聲大丁仙芝詩曉  
模紅襟燕

鷦鷯

劉欣期益州記鷦鷯水鳥黃喙長尺餘南人以爲酒  
器卽今之鷦頂也

鷽鷽

鷽鷽不鳴禮月令文也禮引詩又作盍旦注渴旦鳥

讀升菴集

卷十七

十

夜鳴鷽旦也郭璞方言注鳥似鷽冬無毛晝夜鳴今  
北方有鳥名寒號蟲卽此也說文作鷽鷽又作鷽鷽  
蓋自旱省爲干故鷽或作鷽也猶禽經鴻鴈之鴈作  
鴈岸省爲干故鴈或爲鴈皆古鴈字也然則鷽鷽字  
正當作鷽省作鷽作鷽非鷽乃闕鳥古以其羽爲勇  
士冠者非此同也盍旦渴旦皆以義借用耳唐詩暗  
蟲啼渴旦涼葉墜相思

玉鷽

經注昔王子晉與道士浮丘同遊伊洛之浦始受

玉鷽之瑞於此水唐宗楚客詩紫庭金鳳闕丹禁玉  
鷽川

潮鷽

唐李德裕詩三更津吏報潮鷽臨海異物志云石鷽  
清響以應潮石鷽卽潮鷽也

鷽井

鷽雀羣繞旋飛謂之鷽井必有風雨可對鷽封鷽封  
戸天將雨

鬼車

讀升菴集

卷十七

十

鬼車九頭鳥也白澤圖謂之蒼顧帝鵠書謂之逆鵠  
夫子子夏見而歌之歌曰逆毛鵠兮一身九尾長兮  
只言九尾不言九頭

絲鷽

絲鷽大如鷽俗訛爲慈老

鷽鷽

鷽鷽鷽也唐詩作批鷽今名山呼其鷽上有一點白

○倒掛

李德裕畫桐花鳳扇賦序云成都夾岷江磯岸多植

紫桐每至春暮有靈禽五色小於玄鳥來集桐花以飲朝露及花落則煙飛雨散不知所往有名工繪於素扇予戲作小賦其上略曰縝茲鳥於珍筵動涼風於羅薦發長袂之清香掩短歌之孤嘯劉縝霏雪錄云卽東坡詞所謂綠毛么鳳俗名倒掛者李之儀有阮郎歸一詞詠倒掛云朱唇玉羽下蓬萊佳時近早梅探花情味久安排枝頭開未開覓欲斷恨難裁香心休見猜果知何遜是仙才何妨如夢來自注云此鳥以十二月來一名收香倒掛又名探花使性極馴

讀升菴集

卷十七

十一

好集美人釵上宴客終席不去人愛之無所害尤爲異也

○賜鳴

月令賜始鳴賜卽博勞也左傳謂之伯趙樂府謂之百勞今不識爲何鳥按禽經注云伯勞飛不能翱翔直刺而已形似鸛鶴但鸛鶴喙黃伯勞喙黑以此別之易林曰賜必單栖鴉必匹飛此鳥好隻飛未嘗雙性亦能擊搏鷹集于林則盤旋鳴聒俟鷹飛輒擊之俗呼爲鳳皇阜隸言百鳥畏之也蜀中名駕鸞滇中

名鐵鸞哥又名榨油郎五更輒鳴不止至曙乃息

、翠碧

唐韻鵲音水狗也注小鳥青似翠食魚陸魯望翠碧詩云紅襟翠翰兩參差徑拂煙華上細枝春水漸生魚易得不辭風雨坐多時石林詩話云江淮有水禽號魚虎翠羽而紅首顏色可愛

、鶯絲謎

杜牧之詠鶯絲詩霜衣雪髮青玉嘴羣捕魚兒溪影中驚飛遠映碧山去一樹梨花落晚風

讀升菴集

卷十七

十一

、信天翁

信天翁鳥名滇中有之其鳥食魚而不能捕俟魚鷹所得偶墜者拾食之蘭廷瑞詩云荷錢荇帶綠江空啖鯉含鯊淺草中波上魚鷹貪未飽何曾餓死信天翁

、阿濫堆

驪山多飛禽名阿濫堆明皇御玉笛采其聲翻爲曲子名左右皆傳唱之

鶯啄蝗



元成宗大德三年楊州淮安蝗在地者為鶩啄食飛者以翅擊死詔禁捕鶩

、鶴在陰

鶴愛陰而惡陽陽愛陽而惡陰易曰鳴鶴在陰傳曰鴻鴈隨陽故汲冢書目鶴曰陰羽禹貢名鴈曰陽鳥

○鵲鶉獄

范百祿曰牽牛以蹊田而奪之牛此王安石鵲鶉獄也謂相牽引以入

吐金鳥

讀丹卷集

卷十七

古

酉陽雜俎云魏明帝時昆明國貢辟寒鳥常吐金屑如粟昆明今為雲南腹裏之縣不聞此鳥遠至夷徼亦不聞或者遠夷多詐以金屑飼鳥欺侮中國如秦蜀金牛之事未可知也

、白翎雀

札木言于汪罕曰我於君是白翎雀他人是鴻鴈耳白翎雀寒暑常在北方鴻鴈則南飛就暖言已心堅他人不可保也

、白頭鳥

三國典略曰侯景篡位令飾朱雀門其日有白頭鳥萬許集於門樓童謡曰白頭鳥拂朱雀還與吳杜工部詩長安城頭頭白鳥夜半延秋門上呼蓋用其事以侯景比祿山也

○斑鳩贊

寶誌公偈人言斑鳩拙我道斑鳩巧一根兩根柴便是家緣了

黃鳥宿淵

韓文公詩注引東方朔詩海水暴竭黃鳥宿淵

讀丹卷集

卷十七

古

、燕子海青

海東青鷹之鷙猛者也燕子之弱能剪之元歐陽玄詞鷹房持獵回車駕却道海青逢燕怕

、錦帶功曹

吐綬鳥謂之錦帶功曹即詩所謂玁狁有青鸛也藤本草名而紋似綬故字从鸛从草

王母使者

齊郡函山有鳥名王母使者昔漢武帝登山得玉函長五寸帝下山函化為鳥飛去世傳山上有王母藥

函常令鳥守之杜詩子規夜啼山竹裂王母書下雲  
旗翻

、魚味美

諺云寧去屢世宅不去鰲魚額言其味美也又里語  
云洛鯉伊魴貴於牛羊言洛水渾深宜鯉伊水清淺  
宜魴也又曰居就梁水魴今遼東梁水之魴特肥而  
厚

、怪魚

李淳風感應經云河有怪魚乃名爲鰐其身已朽其

讀升菴集

卷十七

去

齒三作此即鯉魚也南州志云斬其首乾之椽去其  
齒而更生

、魴魚

魴魚即鰕婦魚也多膏以爲燈照酒食則明照紡績  
則暗佛經謂之饒燈

、鮒魚

說文鮒魚出樂浪潘國有兩乳在腹下雌雄陰陽類  
人相傳鰕婦所化以膏爲燈鳴瓊泛醴則明披細碎  
鱗則暗

○五酉

孔子厄於陳蔡夜有一人長九尺卓衣高冠叱聲動  
左右子路出與戰相搏久之孔子曰何不探其腸如  
其言什于地乃一大鯢魚也孔子曰此物胡爲來哉  
吾聞物老則羣精依之凡六畜之物皆能爲怪故謂  
之五酉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物老則爲怪  
也殺之則已

、鰕圖

鰕隨潮解甲更生  
新故字從解也

傳肱鰕譜云鰕鰕眼鰕足蛭腦鰕腹其爪類拳丁其

讀升菴集

卷十七

主

鰕類執戟生於濟鄆者其色紺紫產於江南者其色  
青白真如繪鰕焉

、千人捏

千人捏似鰕犬如錢殼甚堅壯夫極力捏之不死俗  
言千人捏不死因以爲名或以譴市倡

、蚶子贊

蚶子蚌屬形如瓦筒橫從其理五味具又千歲蝠  
蝠化爲魁陸別名爲蚶形似瓦屋

○係臂海錯名

楊孚嶺南異物贊曰：係臂如龜，生於海洲，欲先捕之，必祭必求，而不信者，風波覆舟。

、考工記

考工記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胸鳴者，鄭玄注：脰，鳴鼃之屬，注，鳴精列屬，旁，鳴蝸蟬屬，翼，鳴蟋蟀屬，股，鳴螽斯屬，胸，鳴榮原屬。

牠鼃

牠將風則踴，鼃欲雨則鳴，以牠識風，以鼃識雨。

讀升菴集

卷十七

太

蝸蟬

鄒楊柳賦：蝸蟬厲響，蜘蛛吐系。

、螻蛄寒蟬

風土記：螻蛄鳴於朝，寒蟬鳴於夕，皆蟬也，而分二螻蛄，朝蟬，寒蟬，夜蟬。

吠蛤

東坡嶺南詩有云：稻涼初吠蛤，柳老半書蟲。按嶺表錄異云：唐林諱為高州太守，有牧童牧牛，聞田中有蛤鳴，原注：嶺南呼蝦蟆為蛤。遂捕之，蛤跳入深穴，掘之，乃蠻酋

冢蛤，乃無蹤，而穴中得銅鼓，其旁多鑄蛙，鼃之狀，疑鳴蛤，即鼓精也。東坡嶺南詩，即用嶺南事。

燈蛾

俗傳燈蛾，螢火所化，故慕光。

自照

王符潛夫論：蓬中拾自照，謂螢火也。

、水螢草螢

螢有二種：有草螢，有水螢。梁蕭和賦云：聊披書以娛性，悅草螢之夜翔。此草螢也。唐李子卿有水螢賦云：

讀升菴集

卷十七

尤

水螢為蟲，惟蟲能天，彼何為而化草？此何事而居泉腹？可自持，故無耿於蟬足；能自運，亦自降於蜺色。動波間，狀珠環於合浦；影懸潭下，若星聚於潁川。此水螢也。亦猶蝶有草蝶、水蝶二種。

黃蝶

蝴蝶或黑或白，或五彩，皆具。惟黃色一種，至秋乃多。蓋感金氣也。李白詩：八月蝴蝶黃。白樂天詩亦云：秋花紫濛濛，秋蝶黃茸茸。

八蠶之綿

文選吳都賦國稅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綿注引劉欣期交州記云一歲八蠶繭出日南慎按李賀詩將餒吳王八繭蠶則直謂一蠶之收當八繭耳一歲八績恐誇者之過也

○○譽蚊

江山黃借菴戲作驅蚊賦一篇謂虎可德化鱷可文驅蚊最不靈爲血肉喪軀楊慈湖作夜蚊詩反其意而譽蚊謂其傍耳皆雅秦觸面皆深機勝於人之耳提面命而頑錮莫曉者○荊州江右岸有李姥浦

讀升菴集

卷十七

子

中偏無蚊蚋之患梁元帝金樓子云荊州高齋無白鳥大戴記冊鳥蓋白鳥注冊鳥冊良也白鳥蚊也余亟寢處其中及移餘齋則蚊聲如雷數丈之間如此之異何子元云北京某街蚊多某坊蚊少其無蚊處雖帳幕可無顧士廉云松江亦然又某門外城河中可里餘絕無蚊郡人暑月嘗移舟避宿其間予以何碩兩公之言衆之水經注紀李姥浦金樓子紀高齋二事信有此理滇中環湖苦多蚊而寶珠寺乃絕無影響其理不可曉也

卓吾曰

然則譽之亦不來驅之亦不去矣必我

十七卷終

李卓吾先生讀升菴集卷十八

草木

樹藝之法

后稷教民樹藝之法曰五時見生而樹生見死而穫死又曰五穀生于五木汜勝之曰黍生于榆大豆生于槐小豆生于李麻生于楊大麥生于杏小麥生于桃稻生于柳五木自天生五穀待人生故五穀候于五木也故曰見生而樹生也靡草死而麥秋至草木黃落木乃斂故曰見死而穫死也

讀升菴集

卷十八

子

稼穡

古歌高田種小麥稼穡不成穗男兒在他鄉安得不憔悴

○瓊花

楊州有蕃釐觀觀中有瓊花陳後主所謂玉樹後庭花是也即今之梔子花佛經名簪蔔花本草名越桃劉禹錫詩玉女來看玉樹花異香先引七香車攀枝弄雪頻回首驚怪人間日易斜王建詩一樹瓊瑤玉刻成飄廊點地色輕輕女冠夜覓香來處惟見堦前

碎月明。注云唐元和中唐昌觀中玉樹花盛開有仙女來遊取數枝飄然而去此說未必然今滇雲處處有之村姑采插盈路仙女一何多乎

卓吾子曰此說未必然是也然又安知不無然乎且公但知是村姑耳更不曉是仙姑也又曰瓊花止楊州一本宋時士大夫愛之扁其亭曰無雙今此種絕矣曰梔子花亦恐未然

○素馨

陸賈南中行紀云南中百花惟素馨香特酷烈彼中

讀升菴集

卷十八

十一

女子以絲絲穿花心繞髻爲飾梁章隱詩細花穿弱縷盤向綠雲鬟用陸語也予嘗有詩云金碧佳人墮馬粧鵬鵠林裡採秋芳穿花貫縷盤香雪曾把風流惱陸郎姜孟賓笑曰不謂陸賈風流之案千年而始發耶

○○虞美人草

賈氏談錄云褒斜谷中有虞美人草狀如鷄冠花葉相對益州草木記云雅州名山縣出虞美人草唱虞美人曲應拍而舞唐人舊曲云帳中草草軍情變月

下旌旗亂攬衣推枕愴離情遠風吹下楚歌聲正三更烏騷欲上重相顧艷態花無主手中蓮鐏凍秋霜九泉歸去是仙鄉恨茫茫宋黃載萬和云世間離恨何時了不爲英雄少楚歌聲起霸圖休野葛荒蔡老吳城墓玉貌知何處至今芳草解婆婆只有當時鬼鬼未消磨

卓吾子曰辛稼軒詠虞美人草云不肯過江東玉帳匆匆只今草木憶英雄唱看虞兮當日曲便舞東風兒女此情同湘娥竹上淚痕濃舜目重瞳堪

讀升菴集

卷十八

三

痛恨羽又重瞳以竹形草而重瞳適相打合尤奇

蘭草

古樂府云蘭草自然香生於大道傍腰鎌八九月俱在束薪中孟郊詩昧者理芳草蒿蘭同一鋤實本古樂府意

卓吾子曰升菴先生謂人家盆植如蒲萱者乃蘭之別種曰蓀與芷耳惟葉紫莖春華秋馥則楚騷所稱紉佩之蘭也余嘗記漢昭烈皇帝有蘭草當門不得不勅之語雖諸葛忠武侯以魚水之歡

竟不得藉一言而貧之失蘭生道傍可謂混世之極矣而不免辱於樵豎之手挺而當門可謂庶幾一遇矣而又不免於入朝之嫉蘭乎蘭乎將安所處乎余既無如之何則戲爲問荅二首以紀之感懷者無重爲升菴先生之不幸可也

問蘭一首

蘭草貴當門當門見至尊既見至尊已百勸何足論

蘭荅一首

讀升菴集

卷十八

四

相見翻相惱不如不見好寧爲道傍花勿作當門草

○伊蘭花

蜀中有花名賽蘭香花小如金粟特馥烈戴之髮鬢香聞十步經月不散曾少岷爲余言此花之香冠于萬卉但名不佳余按佛經伊蘭卽此花也西域以之供佛後漢書所謂伊蒲之供也蒲卽蒲花世不恒有貴其難得耳又西域以爲伊字氣尊如中國天子也蒲曰伊蒲蘭曰伊蘭皆加以尊稱謂其香無比

也

海紅花

菊莊劉士亨詠山茶詩云小院猶寒未暖時海紅花發景遲遲半深半淺東風裏好似徐熙帶雪枝海紅卽山茶也古詩亦有淺爲玉茗深爲都勝大曰山茶小曰海紅

款冬花

款冬花卽爾雅所稱菟奚類凍者紫赤華生水中十二月雪中出花郭元生述征記云洛水至冬凝厲則

讀升菴集

卷十八

五

款冬茂悅層冰之中傅咸款冬賦序曰余曾逐禽盤于此山于時仲冬冰凌盈谷積雪被崖顧見款冬曄然始敷佛經云朱炎鑠石不靡蕭丘之木凝冰慘慄不凋款冬之花乃知唐詩僧房逢著款冬花正十二街頭春雪時也

○竹賦

陳陶詠竹詩云青嵐帶亞思君祖綠潤編多憶蔡邕陳張君祖竹賦青嵐運帶碧空掃煙蔡邕竹贊云綠潤餘紺文紫錢

龍鍾

龍鍾竹名。年老曰龍鍾。言如竹之枝葉搖曳不能自禁持也。

甘菊

埤雅曰：菊如聚金鞠而不落，故字从鞠。菊有兩種：花大氣香並紫者為甘菊，花此日精也；花小氣烈並青味苦為野菊，花其花相似，惟以甘苦別之。其葉可羹，其花可釀，其囊可枕，其實可仙。菊亦有實，但難得爾。

桂花

讀升菴集

卷十八

六

尸子曰：春華秋英，曰桂。王維詩：人間桂花落，夜靜春山空。秋花者，乃木犀、巖桂耳。

桂子

劉績飛雪錄載：杭州靈隱寺月中墜桂子事，似涉怪異。余按本草圖經云：江東諸處多於衢路間拾得桂子，破之辛香，古老相傳是月中下也。不知當地何意獨無焉？寧非月路耶？白樂天詩：「桂月中桂結根依青天，天風繞月起，吹子下人間。」自註云：杭州天竺寺有月中桂子。

荔枝

白樂天荔枝圖曰：荔枝生巴峽間，形狀團圓如帷蓋，葉如桂，冬青花如橘，春榮實如丹，夏熟，采如蒲桃，核如琴軫，殼如紅縐，膜如紫綃，瓢肉潔白如冰雪，漿液甘香如醴酪。大略如彼，其實過之。如離本枝，一日色變，二日香變，三日味變，四五日外，香色味盡去也。此文可歌，可詠，可圖，可畫。歐陽公詠荔枝詞曰：絳紗囊裡水晶丸，亦妙。

卓吾子曰：巴峽間安得有此見巴峽荔枝未曾見。

讀升菴集

卷十八

七

荔枝也。至曾子固荔枝狀三十四種，始詳著福建軍荔枝名產，雖廣東不載也。況西川哉。

曾吉甫荔枝六言二首，其一云：蕉子定成噲，伍梅丸應愧廬前金谷危樓，覓斷白州舊井名傳。其二云：紅皺解羅襦處，清香開玉肌，時繡嶺堪憐。妃子芋蘿不數西施，杜子美詩：側生野岸及江蒲，不熟丹宮滿玉壺。雲整布衣，鮐背死，勞生害馬翠眉須。杜公此詩蓋紀明皇為貴妃取荔枝事也。其用側生字，蓋為庾文隱語以避時忌，非如西崑用僻事也。左思蜀都賦：傍值龍目，側生荔枝。

枚張九齡賦荔枝云雖觀上國末二句言布衣抱  
之光而被側生之誚杜詩用此  
道有老死雲壑而不徵者乃勞生害馬以給翠眉之  
須何爲者耶山谷謂雲壑布衣指後漢臨武長唐无  
諫止荔枝貢者此俗所謂厚皮饅頭夾紙燈籠矣山  
谷尚如此又何以責黃鶴蔡夢弼輩乎

范堅石榴賦

紅鬢內艷頰牙外標似華燈之映翠幕若丹瓊之廁  
碧瑤

橘柚蒲桃橄欖

讀升菴集

卷十八

八

梁使徐君房與魏使陳昭各言方物君房問昭曰蒲  
桃味何如橘柚荅曰津液奇勝芬香滅之君房曰金  
衣素裏見苞作貢向齒自消良應不及此南人重橘  
柚而輕蒲桃也魏文帝詔示羣臣曰中國珍果甚多  
蒲桃當末夏涉秋尚有餘暑醉酒宿醒掩露而食甘  
而不飽脆而不酸冷而不寒味厚汁多除煩解倦釀  
以爲酒甘於麴蘖醉而易醒道之固已流涎況親食  
之耶南方有橘正酸裂人牙時有甜耳他方之果寧  
有匹者此比人譽蒲桃而貶橘曲也比人不喜橄欖

南人語之曰橄欖回味比人笑曰待他回味時我果  
兒已甜了半日矣

○檳榔樹

稽含南方草木狀云檳榔樹皮似青桐節如桂竹下  
本不大上枝不小稠直亭亭千萬若一森秀無柯端  
頂有葉仰望眇眇如插叢蕉於竹杪風至觸動似舉  
羽扇以掃天俞益期與韓康伯牋云檳榔木大者三  
圍高者九丈葉聚樹端房栖葉下華秀房中子結房  
外其擢穗似黍其綴實似櫟其皮似桐而厚其節似

讀升菴集

卷十八

九

竹而概其中空其外勁其屈如覆虹其伸如繩繩步  
其林則寥朗庇其蔭則蕭條此分明畫檳榔圖也

○長卿簡子

予往在大理與姜孟賓讀蕭子雲賦有長卿晚翠簡  
子秋紅之句孟賓吳人博學予舉以問曰長卿則草  
中徐長卿藥名是也簡子亦必草名出何書耶孟賓  
亦不能知呼取本草徧檢之無有也近觀齊民要術  
云簡子藤生緣樹木實如梨亦如雞冠核如魚鱗取  
生食之淡泊甘苦乃知子雲引用必此物也王應麟



嘗言得一異事如獲一真珠般恨不與孟賓散帙共欣賞耳

○甘棠

焦氏易林云大樹之子百條其母當夏六月枝葉盛茂鸞鳳以庇召伯遊暑遊暑者避暑也遊暑憩甘棠蓋古說如此今注謂召伯聽訟于甘棠之下成周之時制度文物備矣豈有以召伯之貴而坐於甘棠樹下如老人里長斷爭難之訟者哉

○桐木

讀升菴集

卷十八

十

東坡云凡木本實而末虛惟桐反之試取其小枝削之皆堅實如蠟而其本皆虛故世所以貴孫枝者貴其實也

○共枕樹

潘章有美容楚人王仲先慕之與同學一見相愛情若伉儷同衾共枕死亦同葬羅浮山塚上生樹柯條枝葉無不相抱號曰共枕樹

李卓吾先生讀升菴集卷十八

李卓吾先生讀升菴集卷十九

雜類

、漏點

夜漏五五相遞爲二十五唐李郢詩二十五聲秋點長韓退之鷄三號更五點是也至宋世有寒在五更頭之忌宮掖及州縣更漏皆去五更後三點又并去初更二點以配之首尾止二十一非古也

卓吾子曰初更二點前尚許人行五更三點後即今人行意美矣

讀升菴集

卷十九

一

擲卦以錢

擲卦以錢自嚴君平始唐詩岸餘織女支磯石井有君平擲卦錢

、三澣

俗以上澣中澣下澣爲上旬中甸下旬蓋本唐制十日一休沐故韋應物詩云九日驅馳一日閒白樂天詩公假月三旬此乃唐制今襲用之

嫁殤

曹操幼子蒼舒死求邴原死女合葬史以爲譏示觀

周禮地官禁嫁殤者注謂生時非夫婦死而葬相從則嫁殤嫁死人古已有之

丹的

釋名曰以丹注面曰的予本天子諸侯有辟妾以次進御有月事者止不御故注此於面

勾欄

段國沙州記吐谷渾於河上作橋謂之河厲長一百五十步勾欄甚嚴飾勾欄之名始見此宋世以來名教坊曰勾欄

讀升菴集

卷十九

二

火禁

後漢禮儀志清明騎士傳火唐詩日暮漢宮傳蠟燭又魚鑰清晨散九門天街一騎走紅塵則其制古矣廢之當自胡元入主中國時也

寒食火禁

容齋隨筆謂寒食禁火不由介推近觀十六國春秋石勒下令寒食不許禁火後有冰雹之異徐光曰介推帝鄉之神歷代所尊未宜替也勒令尚書定議以聞韋諛曰子推忠賢令綿介之間奉之勒從之令并

州復寒食如初容齋豈未考此耶然勒禁天下寒食而至隋唐已復禁改火觀隋李崇嗣晉天皆滅饑匝地盡藏煙之句及元稹連昌宮詞自注唐時京城寒食火禁以鷄羽入灰有焦者皆罪之亦極嚴矣火禁迨今則絕不知而四時亦不改火

卓吾子曰寒食之名不改寒食之節當行

春宵秘戲

徐陵與周弘讓書歸來天目得肆閒居差有弄玉之俱仙非無孟光之同隱優遊俯仰極素女之經文升

讀升菴集

卷十九

三

降盈虛盡軒皇之圖勢則宋人畫苑春宵秘戲圖有自來矣張平子樂府素女爲我師天老教軒皇抑又古矣

藍榜

唐人進士榜必以夜書書必以淡墨或曰名第者陰注陽受以淡墨書者若鬼神之迹也世傳大羅天放榜於葉珠宮故又稱藍榜又放榜後必有一人下世者謂之報羅使

女史

唐尚書郎入直，供青綠白綾被，或以錦綵爲之，給帷帳，通中枕。侍史一人，女侍史二人，女皆選端正妖麗，執香爐香囊，護衣服。唐詩：春風侍女護朝衣。又侍女新添五夜香。韓退之紅桃花詩：應知侍史歸天上，故伴仙郎宿禁中。皆指此也。

、形騶

褚亮詩：形騶出禁中。蓋伍伯戴紅帽，以唱騶自唐已然矣。宋人賀甲科給騶，從歸策曰：黃榜開天上，形騶出禁中。本褚亮句也。

讀升菴集

卷十九

四

、服妖

晉傅咸奏議云：妹喜冠男子之冠，桀亡天下，何晏服婦人之服，亦亡其身。

輕容

紗之至輕者曰輕容。唐類苑云：輕容，無花薄紗也。王建宮詞：嫌羅不著愛輕容。李賀詩：蜀煙飛重錦，峽雨測輕容。

、纈衣

說文：纈，結也。繫形，纈爲文也。杜牧之詩：花塲團宮纈。

元微之詩：內苑繁於纈。王建詩：纈衣簾裡動香塵。魚玄機海棠溪詩云：春教風景駐仙霞，水面魚身摠帶花。人世不思靈卉異，競將紅纈染輕紗。薛濤詩：夾纈龍裙繡地衣。胡元時染工有夾纈之名，別有檀纈、蜀纈、漿水纈、三套纈、絲班纈諸名。問之今時機坊，亦不知也。

、綢繆襪襦

古者婦人長帶結者名曰綢繆。垂者名曰襪襦。結而可解曰紐，結而不可解曰締。

讀升菴集

卷十九

五

、鬧掃

鬧掃，髻名，亦猶盤雅、墮馬之類也。唐詩：還梳鬧掃學宮妝。獨立閑庭納夜涼。手把玉釵敲砌竹，清歌一曲月如霜。三夢記。

、隱囊

晉士大夫尚清談，作麈尾、隱囊之製。今後學罕知。顏氏家訓云：梁朝全盛之時，貴遊子弟，駕長簷車，跟高齒屐，坐綦子方褥，憑班絲隱囊。王右丞詩：不學城東遊俠兒，隱囊紗帽坐彈棋。又：隱囊，柔軟可倚，又便于飲茶。

、流蘓

倦游錄述流蘓之制但云五絲同心而下垂者莫能言其始黃公紹書林亦止引晉書割流蘓爲馬帳皆後世幃帳間所懸耳不知古者流蘓蓋樂器之飾前漢書禮樂志薛瓚注作流遡周禮金鐻節鼓鄭玄注云後世合宮懸用之而有流蘓之飾樂器而用以爲幃帳之懸則自晉以後始也

、銀蒜

東坡哨遍詞睡起書堂銀蒜押簾珠幙雲垂地蔣捷

讀升菴集

卷十九

木

白苧詞早是東風作惡旋安排一雙銀蒜鎮羅幙銀蒜蓋鑄銀爲蒜形以押簾也元經世大典親王納妃公主下降皆有銀蒜簾押幾百雙

、流黃簾

會稽竹簾供御號流黃簾唐詩珍簾冷流黃

象牙火籠

西京雜記天子玉几冬則加綈錦以象牙爲火籠慎常有冬日宮詞云障風貂尾扇煨火象牙龍貂扇冬日用之歐陽玄詩十月都人供暖鑊是也

供御炭

供御炭用鵝鴿色胡桃文見宋史

、紫花墩

宋學士王珪召對蒞珠殿命坐紫花墩

車渠鸚鵡

梁簡文帝集云車渠屢酌鸚鵡驟傾俗傳車渠爲杯注酒滿過一分不溢嘗試之信然

羽觴

班婕妤自悼賦酌羽觴兮銷憂注以玳瑁覆翠羽于

讀升菴集

卷十九

七

下微上見唐詩玳瑁筵本此

、方麪

北史楊愔傳以方麪障面麪通作曲蠶薄也說文作箇漢書周勃織薄曲爲業此云方麪障面蓋竹織方扇耳

、菱蕤鎖

錄異記菱蕤鎖金鏤相連屈伸在人顧況詩春樓不閉菱蕤鎖綠水回通宛轉橋  
、不借軍持

不借草鞋也言其價賤不須借也古今注漢文帝履不借以臨朝軍持淨瓶也賈島送僧詩云我有軍持憑弟子岳陽江裏汲寒流

### 冥火懸火

文選冥火夜火也楚辭懸火今之提燈也六韜雲火施於雲梯之上者

### 六么

古之六博即今骰子也晉謝艾傳梟者邀也六博得邀者勝是知梟即骰子之么也曲名有六么序義取

### 讀升菴集

### 卷十九

八

### 六博之采

### 楮繩

商君書楮繩束枉木古用楮繩即今墨斗

### 仙人弩

史記注通天臺上有天梯仙人弩通天臺上仙人弩

笑電岩前玉女壺

### 柴穀

袁紹士無貴賤與之抗禮輜輶柴穀填接巷陌

### 麗騷

王肅曰古者一轅之車夏后氏駕兩馬謂之麗殷益以一騂謂之騷周人又益以一謂之駟

### 蛟韞

荀子蛟韞注馬服之革蓋以蛟皮爲之在背曰韞在胸曰韞在腹曰韞在後曰韞韞音半韞倚兩切公之袞肚也韞音流韞音絢呼見切

### 星施

周書王會篇樓煩貢星施施亦旌施之屬

### 七娥

### 讀升菴集

### 卷十九

九

東哲玄居賦夕宿七娥之房朝享五鼎之食方言吳有來娥臺來即七字七林有七娥三粲百媚千嬌之語

### 南漪

坡詩有南漪亭詠時有人讀晉書者坡公問曰尋得幾個好亭名名佳自難得也

### 麗騷

南史隱逸傳桂山篁渚非止素玩碧澗清潭翻成麗騷宋人以麗騷名亭

鑿翠流丹

開牕鑿翠杜詩鑿翠開戶牕飛閣流丹王勃

葦交螺首

夏后氏金德初作葦莖言氣交也殷人水德以螺首慎其閉塞使如螺也周人木德以桃為梗言氣相更也莊子曰插葦於戶布灰其下童子入不畏而鬼畏之今人元日以葦插戶螺則今之門鑲桃梗則今之桃符

金溝銅池

讀升菴集 卷十九

十

羊玄保曰金溝清泚銅池搖颺既佳光景當得劇棋此語殊有韻致

閭廬

閭廬一作閭廬省門從戶也儀禮又作屏从孟而去皿也

宏窳

宏窳屋深響也如空谷之傳聲詩所謂嘖嘖其冥賦所謂蟭螟飛而生風天籟運而成響也

槐衙

中朝故事云天街兩畔槐木俗號為槐衙曲江池畔多柳亦號為柳衙以其成行排立也

○室衡

晉書隱逸傳云徵聘之禮貴於適軸玉帛之贊委於室衡謂圭竇衡門也圭或從穴作室又晉書云茨簷賤士又廣里記云葦菴漁父又嵩山隱居聯對云曙景張屏掛清光於露整飛流界練貫幽響於風湍柴門

柴門

晉書儒林傳贊清貞守道抗志柴門

漢書漢中之俗達戶柴門食必

肉業

卷十九

十

兩階

古者堂之前無階惟左右設兩階右為賓階左為阼階天子之尊亦惟兩階書曰舞于羽於兩階是也天子立於阼階而以賓禮延其臣易曰利用賓於王是也天地所以交泰也至秦中為陷道亢然自尊天地不交而為否矣今佛寺道觀猶存古制

瓊寢玉簀

劉聰以婢為后王鑒諫曰不可以汚玉簀而塵瓊寢

綴戶綴牖

大戴禮明堂四戶八牖赤綴戶白綴牖楚辭網戶朱綴注綴緣也以朱緣其邊今日四映如古紫界牆青瑣闌之屬

函道局室

函道道如封函也局室室如碁局也

紫壇

漢行宮用紫泥爲壇齊梁郊祀歌所謂紫壇也天神下若流火漢書所謂神光交錯於薦鬯之夕也舞女

讀升菴集

卷十九

主

三百人漢志所謂僞飾女樂也以此祭天不亦嫖乎卓吾子曰以此祭天不亦樂乎公蓋未知天人一理也

諫雷瑣闌

諫雷見左傳瑣闌見漢書又韓翃青州詩柏寢寒蕪變梧臺宿雨收柏寢梧臺皆齊事予謂梧臺柏寢可對茨簷葦菴

虎門

蔡邕勸學篇云周之師氏居虎門今之祭酒也漢曰

虎觀取此義

屠菴

蕭子雲雪賦曰韜學思之飛棟沒屠菴之高影始飄舞於圓池終亭華於芳井杜工部冷淘詩曰願憑金腰裏走置錦屠菴屠菴菴也廣雅云屠菴平屋也通俗文曰屋平曰屠菴魏略云李勝爲河南太守郡廳事前屠菴唐孫思邈有屠菴酒方蓋取菴名以名酒後人遂以屠菴爲酒名矣又大冠亦曰屠菴禮曰童子幘無屋凡冠有屋者曰屠菴晉志元康中商人

讀升菴集

卷十九

主

東西北第

漢世有東第所謂爵爲通侯列居東第是也有西第馬融作大將軍西第頌是也有北第賜夏侯嬰北第第一是也獨無南第

亭候

予舊有紀行詩山遮延驚埃江繞畫鳥亭上句用元魏改官制以候望官爲白鷺取延望之意其時亭埃多刻鷺像也下句用漢明帝起居注明帝巡狩過亭

障有鳥鳴亭長引弓射中之秦曰鳥鳴啞啞引弓射洞左腋陛下壽萬年臣爲二千石帝悅令天下亭障皆畫鳥

○麗譙

莊子盛鶴列於麗譙之間注麗譙魏城門名言壯麗而嵯峨也前漢書陳勝傳戰譙門中注門上爲高樓以望故曰譙樓慎按漢書五行志主公車大譙卒注大譙主問非常之人云姓名是誰何也誰何一作譙阿麗如魚麗之麗力支切譙卽譙阿之譙今都門出

讀升菴集

卷十九

西

入者守門人成列而呼喝之

、封堠之始

拾遺記曰禹治水所穿鑿處皆有泥封記使玄龜升其上此封堠之始又山海經黃帝遊幸天下有記里鼓道路記以里堆則堠起軒轅時也

、申明亭

今之申明亭卽周之鋤漢之街彈室也按周禮大司徒里宰以歲時合耦于鋤鄭玄注曰鋤者里宰治處若今街彈之室是也

○央瀆

荀子入其央瀆注謂中瀆人家出水溝也又央溝太平御覽引莊子逸篇稱羊溝不知何解俗又作陽溝云對陰溝之稱但未見所出耳

卓吾子曰陽溝陰溝央瀆中瀆如先生者始不謂溝瀆之水耳矣

水龍

隋文帝詔曰陳國未盡藩籬誠須責罪興師若命水龍終當屈水龍謂戰船也

讀升菴集

卷十九

圭

綠鵲蔥鷺

劉楨魯都賦綠鵲蔥鷺皆船名船首畫此二鳥形也

、鳳艚

博雅艚艚舟也艚音墨隋志有龍舟鳳艚

、編舟

或問詩人多用扁舟何所始予按南史天淵地新製編魚舟形甚狹故小舟稱扁舟六朝惟王由禮有扁舟夜向江頭泊之句至唐則多用之

車子釣



張志和漁父曲車子釣擢頭船樂在風波不用仙宋史洞庭湖賊楊么四輪激水船行如飛今失其制

魚柁

柁寂見切說文柁以柴木壅水也江賦柁澱爲滄夾衆羅筌皆取魚之具

萬尺筴

陸魯望寄吳子華詩到頭江畔尋漁事織作中流萬尺筴筴取魚具也酉陽雜俎晉時錢塘有人作筴年取魚億計號萬匠筴按筴字從洪石梁絕水曰洪射

讀升菴集

卷十九

末

洪呂梁洪是也洪從竹爲筴蓋以竹爲魚梁此字唐韻不收

渾脫舞

唐宋務光諫疏云比見坊邑相率爲渾脫隊駿馬胡服名曰蘓莫遮渾脫隊卽所謂公孫大娘渾脫舞也蘓莫遮胡帽今曲名有之

胡器

詩含神霧曰外國器物多與中國相反書則橫行食則合伏床則交脚鼓則細腰

珠聲玉價

說文注引宋弘云淮水出玳珠珠之有聲者聲謂有名價也

○光明砂

李德裕黃治論云光明砂者天地自然之寶在石室之間生雪牀之上如初生芙蓉紅苞未拆細者環拱大者處中有辰居之象有君臣之位光明外徹採之者尋石脉而求此造化之所鑄也若以藥石鑄術則疏矣

讀升菴集

卷十九

七

○九曲珠

小說孔子得九曲珠欲穿不得遇二女教以塗脂於線使蟻通焉此與列子兩兒辯日事相似

○不灰木火浣布

太平寰宇記曰不灰木俗多爲鋌子燒之成炭而不灰出膠州予親見之其葉如蒲草束以爲燎謂之萬年火把火浣布出蜀建昌其白如雪出於石隙元史所謂石絨也二物不同博物者宜知之

木難

曹子建詩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難。注引南越志云：木難，金翅鳥沫所成，碧色珠也。大秦國珍之，按其形色，則今夷方所謂祖母綠也。

### 古錢

漢有厭勝錢，藕心錢，狀如干盾，長且方，而不圓，蓋古刀布之變也。

### ○幽菽冥果

說文解字云：配，鹽幽菽也。三蒼解詁字云：靚，冥果青色也。蓋豉本豆也，以鹽配之，幽閉於甕盎中，故曰

讀升菴集

卷十九

六

幽菽冥果，蜜煎果也，以銅青浸之，加蜜而冥於缶中，故曰冥果。

### 、酒帝

韓非子：宋人有酤酒者，懸幟甚高，幟謂之帘，帘謂之酒旗。唐韻：帘字註，當云：酒家懸幟，豈不雅乎？乃云：酒家望子。

卓吾子曰：讀書者皆如公，則當曰懸幟，未必皆如公，則當曰望子。註書不為公也。

李卓吾先生讀升菴集卷十九 終

李卓吾先生讀升菴集卷二十

### 雜類

### ○翰林撰致語

宋時御前內宴，翰林撰致語，八節撰帖子，雖歐陽、王、司馬、范、鎮皆為之，蓋張而不弛，文武不能百日之蜡。一日之澤，聖人所制也。成化中，黃編修仲昭、莊檢討景不撰元宵詞，又上疏論列以去，以此得名。然自是而後，內外隔絕，每有文字，別開偉門，有文華門、仁智殿輩，每得美官，甚至蠹政害人，易若仍舊之為愈。

讀升菴集

卷二十

一

乎愚謂於麗語中寓規諫意，如南唐李後主遊燕潘佑制詞云：樓上春寒，山四面桃李不須誇爛熳，已失了春風一半。意謂外多敵國，而地日侵削也。後主為之罷宴，填詞如此，何異諫書？工執藝事以諫，況翰苑本以文章諷諫，諸公母乃未習聲律而託為此耶？

卓吾子曰：至論至論。

### ○俗儒泥古

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禮曰：禮時為大，順次之。文子引老子之言曰：天下幾有常法，或當於世事順。

餐金椎之塚，後狄衣周公之服者，尤可惡哉。

卓吾子曰：至言至言。

○張九成格言

平日趨利避害，他日必欺君賣國矣。平日真約失期，他日必欺君罔上矣。故君子必矜細行，此張九成橫浦日新之格言，好事者當爲屏銘。

卓吾子曰：格言真格言，屏銘實屏銘。

、諸葛恪語

諸葛恪語陸遜曰：以道望人則難，以人望人則易。

、心如秤

太平御覽載孔明語云：我心如秤，不能爲人作低昂。唐朝曾投人啓曰：推諸葛之秤心，負姜維之斗膽。

○郵亭書壁

程明道於郵亭見壁上書云：要。不。悶。依。本。分。明。道。深。然之曰：若依本分，便是君子也。予於蜀嶺古壁見無名氏號硯沼者書古樂府一首云：休洗紅，洗多紅在水。新紅裁作衣，舊紅番作裡。回黃轉綠無定期，世事反覆君所知。此詩古雅，元郭茂倩樂府亦不載。

○貧樂

章楓山云：處順境易，處逆境難。若曾點之浴沂，邵雍之擊壤，皆順境也。惟床琴于浚井之日，絃歌於絕糧之餘，以至捉衿肘見而歌，商聲簞食瓢飲而不改其樂，乃境之逆。

卓吾子曰：此歌此樂，假笑當哭。

、梓碧山人

四明梓碧山人許奎作百忍箴，獨取其危箴云：圍棋制淝水之勝，單騎入回紇之軍，此宰相之雅量，非

將軍之輕身蓋安危未定勝負未決帳中倉皇則麾下氣懾正所以觀將相之事業浮海遇風色不變于張融辭兵掠射容不動于庾公蓋鯨鯢澎湃舟楫寄躬白刃逢午節制誰從正所以試天下之英雄噫可不忍與

○○正士貞女

劉執齋侍郎云貞淑之女固不厭於容華剛正之士亦何嫌於才美斯名言也衛莊姜班婕妤何曾不丹華而靡曼顏清臣文信公何嘗不麗藻而英騁貞淫在性不在色賈南風之短黑陳金鳳之形陋其淫彌甚忠邪在性不在文李林甫之寫弄塵安祿山之不識字其惡彌章

○唐庚語

唐庚曰三桓諷魯作三軍合周禮矣其志乃欲卑公室而奪之權曹操諷漢復九州合禹貢矣其志乃欲廣冀州而益其地晉曲沃莊伯用夏正合人統矣其心乃欲自立凡姦人欲濟其邪謀者未嘗不引經也卓吾子曰聖人啓之也

○○弭仲叔

張伯英稱弭仲叔曰仲叔高德美名命世之才非弭氏小族所當有新豐瘠土所當產時以爲名言

卓吾子曰喜甚恨甚其名言也

軍中女子

容齋隨筆記軍中有女子數事皆指一人耳按商子兵守篇云壯女爲一軍使盛食負壘陳而待令客至而作土以爲險阻及耕格阡發梁撤屋以從從之不洽而燠之使客無得以助攻備又舊唐書云藩鎮相

讀青卷集

卷二十

五

距用兵年久女子皆可爲孫吳是全隊用女子也

卓吾子曰虞美人在楚軍又可笑矣

○雲岳屏風

漢鄭弘第五倫故吏同爲太尉司空每朝見弘曲肱自果明帝聞知乃賜雲岳屏風分隔其間雲岳即雲氣山岳也

○鬼谷子

漢書藝文志鬼谷區三篇注即鬼更區也郊祀志黃帝得寶鼎寃侯問於鬼更區云云注即鬼容區容更聲相近今按鬼谷即鬼容又字相似而誤也高似孫

子略便謂藝文志無鬼谷子何其輕於立論乎

焦弱侯曰鬼史區黃帝時人鬼谷子自是孫龐蘇張之師如何可作一人

○鍾馗即終葵

考工記曰大圭首終葵注終葵椎也齊人名椎曰終葵蓋言大圭之首似椎也金石錄以為晉宋人名夫以終葵為名矣後又訛為鍾馗俗又畫一神像帖於門首執椎以擊鬼好怪者便傳會說鍾馗能啖鬼畫士又作鍾馗元夕出遊圖又作鍾馗嫁妹圖文士又

讀升菴集

卷二十

太

戲作鍾馗傳言鍾馗為開元進士明皇夢見命工畫之按孫逖張說文集有謝賜鍾馗畫表先於開元久矣亦如石敢當意就章中虛擬人名也俗便立石於門書太山石敢當文人亦作石敢當傳昧者相傳便謂真有其人矣

卓吾子曰莫怪他謂真有其人也此物比真人還更長久也且先生又安知不更有鍾馗其人乎終葵二字亦是後人名之耳後人可以名終葵又後人獨不可以名鍾馗乎假則皆假真則皆真先生

勿太認真也

蘓易簡作文房四譜云號州歲貢鍾馗二十枚慎按硯以鍾馗名亦即考工記終葵大圭之義蓋硯形如大圭耳

卓吾子曰蘓易簡又以進士鍾馗而訛呼硯石為鍾馗矣硯石為鍾馗鍾馗為進士進士為大圭首大圭首為椎終之一椎而已先生勿勞也

○明畫晦陰

帝王世紀稱帝堯其明如晝其晦如陰注云明以察

讀升菴集

卷二十

七

之晦以畜之易之所謂用晦詩之所謂養晦旋以賢明鑒以隱聰不欲察淵魚而料隱愚也

卓吾子曰其明如晝人皆見之也其晦如陰人不得而見之也何必穿鑿

等身書

宋賈黃中幼日聰悟過人父師取書與其身相等令讀之謂之等身書

○解連環

戰國策秦昭王嘗遣使者遺君王后玉連環曰齊多

智而解此環否。君王后以示羣臣。羣臣不知解。君王后引鐵椎破之。謝泰使曰。謹已解矣。

○半面

東觀漢記。應奉嘗詣袁賀。賀時將出行。閉門造車匠於閣內開扇。出半面視奉。去後數十年。於路見車匠。識而呼之。今人云。半面之識。本此事。

、小智大慮

管子云。小智爲人無小智。而有小慮。漢高祖亦明於大。而暗於小。光武小敵怯。而大敵勇。呂端小事糊塗。

讀升菴集

卷二十

八

大事不糊塗

宿諾宿問

子路無宿諾。宰我無宿問。大戴禮。宰我云。小子無宿問。

劉錡善射

劉錡善射。水斛滿。以箭射。按箭水注。隨以一矢。室之人服其精。或言此即古剡注法也。

○資縣磨崖

資中一王褒也。資縣之士曰。吾王子淵也。資陽之士曰。吾王諫議也。兩邑皆社而稷之。磨石于趙建也。內

江之士曰。吾趙莊叔也。資縣之士曰。吾趙狀元也。資

陽之士曰。吾趙栖雲也。三邑皆尸而祝之。洪雅眉州

之祀田表聖。綿州潼川之志。蘓易簡亦然。或以訊予

曰。是不勝其爭。請子訂其是。予曰。無以爲也。其爭也

君子。不見秦檜史彌遠乎。子孫貴顯。諳牒分明。有問

之曰。子秦太師後乎。子史丞相裔乎。必踴然不悅。悌

然怒矣。嗚呼。善善不止。及其子孫。又淑其鄉人。惡惡

不止。其身又病其子孫。名教之嚴如此。人其可不勉

哉。故曰。其爭也。君子。

讀升菴集

卷二十

九

○托物起興

昔崔延伯每臨陣。則令田僧超爲壯士歌。然後單馬

入陣。所向無前。至僧超死。則不復能戰。宋子京修唐

書。難二椽燭。妾媵夾侍。望之如神仙。吳元中居翰苑

每草制。詰則使婢遠山摩墨。運筆措詞。宛若畫。此所

謂托物起興。仗境生法也。

○馮京

予觀氏族言行錄。載馮京之父名式。京生而雋邁。不羣。式一日取其所謂書題。其後曰。將作監丞通判荆

南軍府事馮京式既退官十一年京舉進士第一爲將作監丞通判荆南如式之言

、狗脚朕

高澄侍宴以大觴屬孝靜帝帝不勝忿曰自古無不亡之國朕亦何用生爲澄怒曰朕疾狗脚朕○狗脚可對猪腸侯景罵韓軌噉猪腸兒

銅雀硯銘

宋洪邁銅雀瓦硯銘曰元魏之東狗脚于鄴吁其瓦存亦禪千劫○曹操臺瓦已不可得宋人所收乃高

讀升菴集

卷二十

十

歡避暑宮冰井臺香姜閣瓦也洪容齋之銘可證

猓婢

南史王琨猓婢所生猓音○今罵猓奴本此

、聲濁蟲

官有憤憤於臨事士有藐藐於臨文世皆目之曰聲濁蟲周禮有壺涿氏掌除水蟲涿音濁是其證也宋呂端傳作糊塗朱子語錄作腸突皆非

○沮誦王登

倉頡沮誦共造文字今但知有倉頡李冰王登同穿

二江今但知有李冰鄭條與古文在歐陽修前今人亦不知有鄭條

卓吾子曰尚有穆伯長在先

血異

襄弘被放歸蜀刺腸而死蜀人以匱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玉晉元帝託運糧不至而殺其臣其血逆柱而上齊殺斛律光其血在地去之不滅

短人

孔子家語僬僥長三尺莊子注云務光長八寸論衡

讀升菴集

卷二十

十

及何承天纂文云張仲師長尺二寸宋史呂夏卿年老身形漸縮如小兒小說載嶺南鶴窠鶴髮翁亦縮如嬰孺

○諱辨

予少時父師命讀韓文諱辨其曰周之時有騏驎漢之時有杜度予問曰何不云春秋有衆仲戰國有駢期自今思之衆仲實姓名同音

焦弱侯曰衆音終不與仲同

○甌后

魏甄后慧而有色，先為袁熙妻。曹操屠鄴，令疾召甄。左右曰：「五官郎將已取去。」操歎曰：「今年破賊，政為奴后。乃甄會女，初未嫁袁熙。」日擬昏子建，其後為文帝后，以妬死。子建思之不忘，作《感甄賦》。明帝出也，見此賦，改名《洛神賦》。甄氏何物，致曹氏父子三人交爭、張耀華。

何恢有妓張耀華，阮佃夫頻求之。恢曰：「恢可得此人，不可得也。」佃夫曰：「惜指失掌邪？」

○素足女

讀升卷集

卷二十

主

太白浣沙女詩：「一雙金屐齒，兩足白如霜。」又越女詞云：「屐上足如霜，不著鴉頭襪。」又云：「東陽素足女，會稽素舸郎。」予嘗戲謂太白何致情迥，盼此素足女再三。張愈光戲答云：「太白可謂能書不擇筆矣。」

麗色

瓊英膩雪蓮，葢瑩波露濯。舞姿月鮮珠彩，節德璘妻韋氏

○范蠡西施

世傳西施隨范蠡去，不見所出，只因杜牧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之句而附會也。予竊疑之，未有可證。

讀升卷集

卷二十

主

夷乃影撰此事以墮後人于疑網也。

變童崽子

北齊許散愁，自少不登變童之床，不入季女之室。水經注：變童，卽女弱年崽子。崽音宰。選詩：肆呈窈窕容。路曜便始，子皆指變童之屬也。阮籍詩：昔日繁華子，安陵與龍陽。

六蜴五蠹

晉庾峻曰：秦塞斯路利出一官，雖有處士之名，而無爵列于朝者，商君謂之六蜴，韓非謂之五蠹。



、儒果

後漢董仲舒智爲儒果三國志魏諷有感衆才

○容頭過身

漢書虞詡疏公卿異儒容頭過身蓋以猶大喻之凡  
猶犬鑽穴頭可容身即過矣

○尸位

書云尸位詩云素餐商君謂之荒飽吳起謂之枝官  
史云冗食又曰游手蜚蝗蠹賊下不在田矣

轉喉觸諱

讀升卷集

卷二十

南

柳文轉喉觸諱漢食貨志搖手觸禁

規影徭賦

唐書規影徭賦即今律文影射之語

女郎砧

張魯之女曾浣衣於山下有白霧濛身因而孕焉恥  
之自殺將死謂其婢曰我死可破腹視之婢如其言  
得龍子一雙送之漢水既而葬於山頂後有龍數至  
墓前成蹊今其墓在褒城縣又有魯女揭衣石使信  
詩所云南國女郎砧也

綠紋螺紅梁醢

煬帝在揚州遊鷄臺恍惚與陳後主遇以綠紋螺酌  
紅梁醢共飲請張麗華舞玉樹後庭花一曲

上陵磨劍

漢武帝崩後忽見形謂陵令薛平曰我雖失勢猶爲  
汝君奈何令吏卒上吾陵磨劍乎因不見推陵旁果  
有方石可以爲礪吏卒常盜磨刀劍霍光欲斬之張  
安世曰神道茫昧不宜爲法故阮公詠懷詩曰失勢  
在須臾帶劍上吾丘

讀升卷集

卷二十

圭

語忘敬遺

語忘敬遺二鬼名婦人臨產呼之不害人

神荼

山海經云神荼鬱壘二神人主執惡鬼壘音鬱律  
者苑結也沈休文曰鬱律者屈律也又爲鬱驪

、古碑

唐李邕書雲麾將軍碑已斷裂在蒲城縣正德中劉  
遠夫御史謫爲蒲城簿訪出以鐵束銅之復爲完物  
饒州薦福寺碑爲雷所驚而碎近日好古者取其碎

裂合而臥樹之猶可摹印簡西魯爲予言親見許子  
摹寄一本

卓吾子曰亦自是良工善銅善合也

○副貳

魏何昌曰先王制法建官授任則置副佐陳師命將  
則立監貳宣命遣使則設介副當難則權足相濟員  
缺則才足相代韓信伐趙張耳爲貳馬援討越劉隆  
副車

郡朝

讀升菴集

卷二十

夫

郡守廳事古亦稱朝後漢劉寵傳山谷鄙生未嘗識  
郡朝是也吏民謁郡守亦曰朝任延臨龍丘萇殞不  
朝三日是也

附近

俗語附近古作傳近仲長統昌言宦豎傳近房臥之  
內交錯婦人之間

使者曰信

晉武帝報帖末云故遣信還南史晨起出陌頭屬與  
信會真語云公至山下又遣一信見告謝宣城傳云

荆州信去倚待陶隱居帖云明旦信還仍過取反虞

永興帖云事以信人口具凡言信者皆謂使者也古  
樂府云有信數寄書無信心相憶莫作瓶墜井一去  
無消息包佶詩去札頻逢信迴帆早挂空

一卷爲旁

道書以一卷爲一旁佛書以一條爲一則佛典又云  
多羅樹葉書凡二百四十縛縛古綱字亦借爲卷也  
旁音周與軸通

古今語言

讀升菴集

卷二十

七

江革罵商臣曰呼役夫漢王怒鄭生曰豎儒幾敗乃  
公事單故謂稽康曰老奴汝死自其分樂廣曰誰家  
生得寧馨兒斯並當時侮嫚之詞流俗鄙俚之談而  
世人以爲上之三言不失清雅下之兩句殊爲魯朴  
何哉周漢世遠事已成古魏晉年近言猶類今也已  
古即謂之文猶今乃驚其質作者乃怯書今語勇效  
昔言不亦惑乎

阿堵

晉書云王衍不語機機起視鐵椎床前曰阿堵近

世不解此遂謂錢曰阿堵可笑

卓吾子曰彼見錢而稱阿堵可也我以錢而稱阿堵不可乎先生泥矣舊詩語言少味無阿堵冰雪相看有此君言錢與竹也二語可謂的對

焦弱侯曰阿堵猶言此物耳顧愷之指眼曰傳神寫妙正在阿堵中冷此觀之可見若胡廬山詩阿堵中藏徐穉來以爲堵堵益可笑

寧馨

馨字晉人以爲語助薛唐劉禹錫詩幾人猛省得寧

讀先卷集

卷二十

大

馨得晉人語意矣

焦弱侯曰寧馨亦如阿堵皆當時語然非助語詞

、因仍

老子曰攘臂而仍之又仍無敵攘無臂漢藝文志據行事仍人道仍訓因

綜理

綜機縷也所以持經而施緯使不失條理者也漢宣帝綜核名實晉陶侃綜理徵密是也綜理經綸皆以織喻人事而莽滅裂皆以耕喻人事

、飲章

蔡邕傳一入牢獄當爲楚毒所迫促以飲章辭情何緣復聞飲猶隱却告人姓名無可對問今之匿名文書也

、腹背

李嶠內制集鏘金鳴玉坐榮枯株擊水搏風顧慙腹背蘓頌表駑駘獲薦於九方腹背可儔於六翮又云坐擁股肱之任顧慙腹背之毛腹背事見韓詩外傳

○心迹

讀先卷集

卷二十

尤

謝靈運詩顧已雖自許心跡猶未并又曰矧乃歸山川心跡雙寂寞心跡之說前無所祖文中子心跡之判久矣蓋亦衍靈運之言

、鴈戶

唐書編氓有鴈戶謂流民也

、洞庭

三茅真君云天無謂之空山無謂之洞人無謂之房山腹中空虛是謂洞庭人頭中空虛是謂洞房

、既更

荀子大略篇流丸止於甌臯，流言止於智者。甌臯，謂地之切坎如甌臯也。漢舊儀：顓頊有三子生而亡去，爲疫鬼。一居江水，爲瘧鬼；一居若水，爲罔兩；一居人宮室，區隅滛史，善驚小兒，滛與甌通，蓋傾側窳下之地，邊塞之地有甌脫，亦取窳下之義。

### 天藏

北魏元雍奏云：鹽池，天藏也。宋人四六私鹽私茶，以天藏月團爲對。本此又茶馬表以摘山對歷塊。

### 楓天棗地

讀升菴集

卷二十一

子

唐六典三式云：六壬卦局以楓木爲天棗，心爲地故。張文成大卜判有楓天棗地之語。

### 變煙蜃雨

嶺南異物志云：變煙蜃雨，無別，晨暮蜃蛟蜃也。

### 茸母孟婆

北地寒食茸母生，茸母，草名也。宋徽宗詩云：茸母初生認禁煙。又小詞云：孟婆孟婆，你做些方便，吹個船兒倒轉，謂風也。茸母，孟婆，正是的對。

、長安貧兒餓殍文

昔日已前家未貧，苦將錢物結交親。如今失路尋知己，行盡關山無一人。鏤臂，或謂之割青，狹斜游人與倡狎，多爲此態。

### ○諗痴符

和凝爲文，以多爲富，有集百卷，自鏤板以行。識者非之曰：此顏之推所謂諗痴符也。近日有一達官自刻其文，且問于作者曰：吾文何如古人？或對曰：一代之興，有一代之文。故漢曰漢文，唐曰唐文，公之文可謂明文也。其人不悟。

讀升菴集

卷二十一

子

卓吾子曰：對得甚妙。

### ○弓珣

英廟大獵，從官皆戎服，弓矢以護蹕。有祭酒劉某詩以珣弓爲弓珣，大學生輕薄者，帖詩於監門云：獵羽楊長共友僚。珣弓詩倒作弓珣，祭酒如今爲酒祭，衙官何以達廷朝。

### ○天畫天話

滕涉，天聖中爲青州太守，盛冬濃霜，屋瓦皆成百花之狀，以紙摹之。又大金國志：金末，河水凍成龜文，又

有花卉禽鳥之狀巧過繪繡此天畫也。滇中有某提學訓諸生讀書爲文之法甚悉語畢問諸生曰吾言是否中有一人應曰公天人所言皆天話也相傳以爲笑蓋俗以託空爲天話耳。

○○別號

幼名冠字未聞有所謂別號也近世士夫多稱別號厥名與字懵然不知當時尚不諳其誰何後此安能辨其甲乙近日民風漓猾白衣市井亦輒稱號永昌有鍛工戴東坡巾屠宰號一峯子一善譌者見二人讀青春集

讀青春集

卷二十

羊

、師稱

暨曰暨師織曰織師餅曰餅師舟曰舟師工曰工師僧曰梵師道士曰鍊師

李卓吾先生讀升菴集卷二十終

讀升庵集二十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李贄編是編哀集楊慎諸書分類編次凡采錄詩文三卷節錄十七卷去取毫無義例且贄爲狂縱之禪徒慎則博洽之文士道不相同亦未必爲之編輯序文淺陋尤不類贄筆殆萬厯間贄名正盛之時坊人假以射利者耳

續自警編十六卷(一)

〔明〕黃希憲輯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六年刻本

續自警編引

予自甲戌春讀禮山中寢塊茹荼三載矣少暇間取經史子籍閱之凡古今嘉言懿行有當於心者則手錄之以爲身心之警丁丑春拜

命之郡舟行兀坐懼日月之虛擲也爰取舊錄再加搜輯分門列類稍稍成一書矣第舟中書籍甚鮮罔能備載秉筆睥思殊深浩嘆嗚呼以管窺天不知管之外天凡幾高也以蠡測海不知蠡之外海凡幾深也況天下義理無窮一人智識有限茲錄誠謂管窺一斑蠡測涔蹄焉爾蕪漏之罪安所逃哉若夫由管窺而求天之所以高因蠡測而適海之所以深尚有缺于立言之君子焉宋儒以自警名編予因竊爲續云

萬曆五年孟冬吉日

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嘉興府知府前監  
察御史金谿毅所黃希憲撰

自警編九例

名賢嘉言善行散逸各籍中予性僻喜閱書每於  
籍中閱之有得于心者逐日劄記以為身心之警  
故先後不同但恨力未能編閱弗免遺漏尚竢博  
雅君子輯補之

一士君子立身行己自有法度然不越明德新民修  
己治人兩端今摘諸賢所言所行彙纂各條之下  
以便省覽云爾非敢曰破碎其文義也觀者詳之  
一宋趙善瑋已刻入自警編者不錄其余有未備者  
則皆蒐輯補畧以成全書

一本朝理學名賢已有錄矣然君子取法當以聖賢  
為師舍此則非所以為學故摘其傳之本末以為  
朝夕身心之法其拜官生卒履歷則載之本傳茲  
不贅云

續自警編目錄

卷之一

諸儒通論類

二程粹言

陸象山粹言

陳白沙粹言

論書

論道篇

君臣

心性

天地

論人物

王陽明粹言

王心齋粹言

正心類

楊龜山粹言

羅豫章粹言

李延平粹言

卷之二

薛敬齋訓言

胡敬齋訓言

程子論敬

室慾

人欲之險

懲忿

放必解

心思

方寸地

除目損道心

心脉

廢心用形

吾心如秤

須彌芥子喻

無思無為

敬畏說

天載

一刻聖人

治心疾

修身類

龜山粹言

羅豫章粹言

李延平粹言

克己

誠意

敬

氣

王守溪論性

卷之三

修身類

胡敬齋粹言

王陽明粹言

蔡虛齋粹言

餘名粹言

義利

朱文公告陳同父格言

黃山谷

蘧伯玉

勤有三益

無官御史

憂樂記

饑寒喻

志士死饑

題貧樂圖

頌窮

匹士光國

景公顏子

論樂

苦義

本義

二

人事天命

洛陽雜夫

徐孺子

諸葛武侯

忠孝

脩己類

趙清獻公格言

朱文公與呂伯恭書

劉敏中對友無愧色

取予之嚴

內省寡過

指指檢身

書名止慾

慎好惡

行止語默四法

善言感人

謹言語

聽言

物理戒亟成

葉文莊公錄詩示訓

劉長春訓言

述三賢名言

膽量說

倪宗正門帖



邵蔡數學	楊陳此日不再得三詩	易六卦	活處觀理	靜坐	音樂感人	譙周論學	讀書解	爲學類下	王伯	王陽明知行說	性	爲學類上	蔡虛齋天道助善客言	羲皇以上人	方蛟峰格言
觀山水	舉業	朱文公帖	前輩勸學	道不遠人	章龍泉論學	爲學不可自欺	李先論讀書	李先論讀書	吳臨川序	道統	聖人	李延平語錄	張伯緒祈福戒	天堂喻	常機孝子訓言
學仕		陳白沙勸學	夜績	無極太極	薛敬軒警學	慎微	讀書貴知義	讀書貴知義	三		讀書	仁誠		化日喻	

遺體	薛敬軒訓言	溫公訓言	一父子之倫	浦江鄭氏規範	清福	戒聽讒	人與物同	敝紙不棄	英宗示儉	湛甘泉還朴約	陸納真率	崇儉約	齊家通論	張莊簡論學	守約
徐節孝	餘冬錄	羅仲素訓言	羅仲素訓言	象山訓言	福解	厚宗族	五教三綱	薛公遠朴素	節儉一寶	宋龍門儉素	唐明皇示肅宗惜福	勤儉示訓	勤儉示訓	道學傳	三餘
問寂龍樓詩	孝順歌	真西山訓言	真西山訓言	刑干辨	壽解	貴農	陸氏義門	戒殺牲	舊物示後	張莊簡訓俗					幼學詩

陳黃送秦少章 吳文恪代父 陳茂烈養母

二孝子傳 徐孝克 許熙載

子不報父名 孝行旌異議 馬援戒子書

諸葛武侯戒子書 柳玘戒子弟書

范魯公戒從子書 邵康節訓子孫書

胡文定訓子

卷之六

王軫訓子 黃山谷訓子 鄭忠肅責子

謝安石訓言

一兄弟之倫

不肖錄

兄弟偕 朱文公訓言 伊川訓言

趙孝分教 戒兄弟相戕 訓弟無法

二第代死

一夫婦之倫

閨門賢婦 孟陶二母 魯子誨言

楊龜山訓言 胡敬齋訓言

唐肅宗制於張后 夫婦相處以正

貞節 不娶權貴

楊忠愍夫人代夫疏 范氏節平

一朋友之倫

薛敬軒訓言 伊川訓言 橫渠訓言

交情世態 患難相恤 許中丞詩

不仁宜戒 伐木詩訓 士死患難

朋友忠告 周學士奉王文端書

王應瑞奉楊文襄書

羅念菴先生規言四首 接賓客

中丞林退齋公會約 處患難

龍場記 客座私祝

卷之七

從政類上

不肖錄

楊龜山粹言 羅豫章粹言 薛敬軒粹言

胡敬齋粹言 論政 論事

四事箴 十害

仕進類

清廉 楊東山修錢代下戶輪租

俞行之清慎警句

鄭牢悟言 于肅愍不持土物

石屏寓戒 黃雀諷友

吳佑觀過知仁論 合浦還珠議

黃子庶清議 劉寵一錢清議 父清恐人知

羊篇留憤

胡壽安居官約已

漢代廉循

明代廉循

謹嗜好

卷之八

戒貪侈

戒逸樂

戒放縱

戒盈滿

戒貪墨

戒貪得

散財知義

論人才

劉摯疏言

楊龜山疏言

李忠定疏言

朱文公疏言

趙葵疏言

求士

實臣

主有隱德難知

用賢貴識

本目錄

七一

王導問王述

推讓

君子處小人

戒小人阿附

小人不可保

小人議論反覆

處世貴先幾之見

昭公道

戒女寵

卷之九

戒近侍

張無垢對策

葉子昂逮梁俊彥

司馬遷鄭衆基擅政議

梁冀論

李德裕論宦者典兵

張太后戒王振

林見素劾劉瑾疏

唐公龍請罷鎮守太監疏

不交近侍

操守

士重名節

公正

寬厚

正直

志節

德望上

卷之十

德望下

剛正

卷之十一

從政中

忠國

不欺

忠愛

寘錘之變

忠義

卷之十二

本目錄

八

廣忠諫

諫諍

羅一峰起復疏

王梅溪

卷之十三

從政中

政事

羅一峰諭屬文

勤政

慎刑獄

決訟獄

王梅溪真西山諭屬邑詩

常平法

救荒

禦盜

善政名賢上

卷之十四

善政名賢下

從政下

智識

見識

德量

智識貴遠大

臨事之智

智辨外國貢書

貪廉賈喻言

杜宗范文正

靜重

斷决

戒更革

功業

謙厚

厚德

則者不報怨

簡易

積陰德

范文正公義田記

活蟻

黃承事儲穀濟人

卷之十五

不自錄

九

從政下

謀國貴慎密

處奸惡

正風俗

不辱君命

守已貴堅

題秋胡圖詩

崇正道

王旦寇準附天書之謬

關田

小官對移

初築陽郡

王定

上無密落

張無垢非好名喻

能言鸚鵡

士修於家

薛客

能言鸚鵡

淑世言

慶元侍講

猫犬喻

戒錄文

戒諂媚

導利之臣當戒

松不喻

梁石門訓言

彭澤令

蘇步坊

薦舉類

達賢錄

南軒辨救王梅谿

王彥光知人

東里薦士

溫公舉賢錄

黃孔昭儲才議

薦達賢士

荆公見瀟溪

藻鑑知人

瘴說

醫說

愛民祈禱

知足

立謗

天佑忠賢

卷之十六

論兵

不自錄

十

將帥類

士卒畏愛

用兵

王陽明平宸濠疏

冬狩行

責將帥

名將

不惑浮言

考正祀典

考復古禮

適志類

山靜日長

龍州

傅公謀適意詞

慈湖詩

不忘山林

閑居交遊

紅友

瓦盆存朴

山中雨晴

楊誠齋詩

閑人

星數

安命分

聖人不言命

目錄終

續自警編卷之一

嘉興府知府前御史金谿毅所黃希憲纂集

嘉興縣知縣內江張問達校閱

秀水縣知縣廬江朱來遠

嘉興縣學教諭劉汝大

海鹽縣學教諭漆元中全校

諸儒通論類

二程粹言

明道先生曰學者先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

讀書窮理

防檢不須窮索心若有懈則須防檢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夫不是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友身而誠乃為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已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討碩意思乃倫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道着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元不喪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却須存養此心久則可奪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

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所謂定者動亦定

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

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

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人之情

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

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

為自然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兩

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障

物之為累哉自家心性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

物若無所污壞即當直而行之若小污壞即欲以

力去之

治之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只是

於敬便是為善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停

停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唯敬而無失

最盡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道

敬以直內而已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

自此入學者心不可有一事學者今日無可

添唯有可減減盡便無事未有不能體道而能

無思者故坐忘即是坐馳有忘之心亦是思也

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心要在腔子裏人多

昏其心聖賢則去其昏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

得性情之正 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  
於一隅 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 謝良佐嘗  
習忘以養生先生曰施之養生則可於道則有害  
習忘可以養生者以其不留情也學道則異於是  
必有事而勿正何謂乎且出入起居寧無事者正  
心待之則先事而迎忘則涉乎去念助則近於留  
情故聖人之心如鑑孟子所以異於釋氏此也  
顏子簞瓢非樂也忘也 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  
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耳 心風人力倍平  
常將死者識能預知只是他不著別事雜亂蕪  
昏氣入須致一如此 去氣質偏處克便是致曲  
去性上脩便是直養然同歸於誠 與於詩便須  
見有着力處立於禮便須見有得力處成於樂便  
須見有所用力處 朋友講習更莫若相觀而善  
工夫多正已而物正大人之事學須如此 大人  
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非在外也 人而  
不仁君子當教養之不盡教養而惟疾之甚必至  
於亂聖人即天地也天地中何物不有天地豈嘗  
有心揀別善惡一切包涵容覆但處之有道耳若  
善者親之不善者遠之則物不與者多矣安得為

天地故聖人之志止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  
懷之 孔子所遇而安無所擇自吾輩觀孔子孔  
子為不恭自孔子觀吾輩吾輩便隘隘其與萬物  
同流便能天地同流 時者聖人所不能違然人  
之知愚世之治亂聖人必示可易之道豈徒為教  
哉蓋亦有其理故也 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  
事厭倦皆是無誠處 風竹便是感應無心如人  
怒我勿留胸中須如風竹 人言語急莫是氣不  
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  
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 凡立言欲涵養  
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 致知但知止於至  
善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之類不須外面  
只務觀物理泯然正如游騎無所歸也 不見其  
大便大 做官奪人志 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  
語乃學之要蓋天下學人事便是上達人學然習  
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 學要鞭笞近裏着  
已而已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言忠信行篤敬  
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衡只此是學  
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  
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

陸象山粹言

象山先生曰學問固無窮已然端緒得失則當早辨是非向背可以立決夫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此復之初也人之不可不學猶魚之不可以無水而世人至視若贅疣豈不甚可嘆哉學者誠知所先後則如木有根如水有源增加馴積月異而歲不同誰得而禦之若迷其端緒易物之本末謬事之始終雜施而不遜是謂異端是謂邪說非以致明祇以累明非以去蔽祇以為蔽後世之士有志於古不肯甘心流俗然而苦心勞力

讀書年譜 大卷一

年一

窮年卒歲不為之日休而為之日拙者非學之罪也學絕道喪不遇先覺迷其端緒操末為本其所從事者非古人之學也古人之學其時習必悅其朋來必樂其理易知其事易從不二於異說不牽於私欲造次於是顛沛於是則其久大可必孟子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此古人之學也 只存一字自可使人明得此理本天之所以與我非由外鑠明得此理即是主宰真能為主則外物不能移邪說不能惑所病於吾友者正謂此理不明內無所主終日只依藉外說以為

讀書年譜 大卷一

六

主天之所與我者反為客主客倒置迷而不反惑而不解然明白之理可使婦人童子聽之而喻勤學之士反為之迷惑自為支離之說以自縈纏窮年卒歲靡所底麗豈不重可憐哉 吾友能棄去謬習復其本心使此一陽為主於內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無終身之間而違於是此乃所謂有事焉乃所謂勿忘乃所謂敬果能不替不怠乃是積善乃是集義乃是善養浩然之氣直能如此則不愧古人 今終日營營如無根之木無源之水有採摘汲引之勞而盈涸榮枯無常豈所謂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者哉終日簸弄經語以自附益真所謂侮聖言者矣 毋多談潛雖伏矣亦孔之昭不可掩不可誣此大人之事至公至正至廣大至平直剖管蠡之見蕩其私曲則天自大地自廣日月自昭明人之生也本直豈不樂哉 胷中不正則眸子眊所謂不正不必有邪僻之念凡有係累蒙蔽使吾不能自昭自達者皆不得其正也 學者不可用心太緊深山有寶無心於寶者得之 詹子南述先生嘗舉釣是人也一章云須是使心官不曠其職子南因是便收此心

用力持持夜以繼日如此半月一日下樓忽覺此  
心已復澄瑩中立遂見先生先生目逆而視之曰  
此理已顯也子南問先生何以知之曰貞之眸子  
而已毛必疆云先生講學先欲復本心以為主宰  
既得其本心從此涵養使日充月明讀書考古不  
過欲此心盡此理耳其教人為學端緒在此  
人能知其過而識其病則此心炯然此理坦然物  
各付物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矣不然作好惡之私  
偏黨反側之患雖賢智有所未免中固未易執和  
固未易致也

顯仲問云某何故多昏先生曰人氣稟清濁不同只

七

自完養不逐物即隨清明繞一逐物便昏眩了顯  
仲好懸斷都是妄意人心有病須是剝落剝落得  
一番即一番清明後隨起來又剝落又清明須是  
剝落得淨盡方是 楚姪問乍緊乍寬乍明乍昏如  
何曰不要緊但莫懈怠緊便不是寬便是昏便不  
是明便是今日十件昏明日九件後日八件便是進  
語顯仲云風恬浪靜中滋味深長人資性長短  
雖不同然同進一步則皆失同退一步則皆得因  
曰某明時直是明只是懈怠時即塞若長鞭策不

顯仲問云某何故多昏先生曰人氣稟清濁不同只

八

懈怠豈解有塞然某纔遇塞時即不少安即求出  
若更藉朋友切磋求出亦鈍甚矣所以淹沒人只  
朋友閑話之類亦能淹人其過彼顯仲說閑話其  
亦隨流不長進亦甚然通時說事亦通塞時皆塞  
氣雖終日繁繁無超然之意須是一刀兩斷何故  
繁繁如此繁繁底討個甚麼 此理在宇宙間何  
嘗有所礙是你自沉埋自蒙蔽陰陰地在個陷窰  
中更不知所謂高遠底要決裂破陷窰窺測破個  
羅網 學者大率有四樣一雖知學路而恣情縱  
慾不肯為一畏其事難且大而罕為一求而不得  
其路一未知路而自謂能知 重滯難得輕清刊  
了又重須是久在師側久久教他輕清去若自重  
滯如何輕清得人內無所累外無所累自然自在  
纔有一些子意便沉重了徹骨徹髓見得超然於  
一身自然輕清自然靈 後生只管令就本分事  
用工本分事精神全要在內不要在外若在外一  
生無是處 古人精神不開用不做則已一做便  
不徒然所以做得事成須要一切蕩滌其留一些  
方得 人之精爽負於血氣其發露於五官安得  
皆正不得明師良友剝剝如何得去其浮偽而歸



於真實又如何得能自省自覺自剝落 學者須是打疊田地淨潔然後令他奮發植立若田地不淨潔則奮發植立不得田地不淨潔亦讀書不得若讀書則是假寇兵而齎盜糧

先生謂朱濟道曰請尊兄即今自立正坐拱手收拾精神自作主宰萬物皆備於我有何欠缺當惻隱時自然惻隱當羞惡時自然羞惡當寬裕溫柔時自然寬裕溫柔當發強剛毅時自然發強剛毅人精神在外至死也勞攘須收拾作主宰收得精神在內時當惻隱即惻隱當羞惡即羞惡誰欺瞞

續自書編

卷之一

本一

得你見得端的後常涵養是其次第 人心只愛去泊着事教他棄事時如鶻孫失了樹更無住處既知自立此心無事時須要涵養不可便去理會事如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夫子謂賊夫人之子學而優則仕蓋未晚也初學者能完聚得幾多精神纔一聚便散了其平日如何樣完養故有許多精神難散 某因隨衆畧說些子閑話先生少頃曰顓道今知非否某荅曰畧知先生曰須要深知畧知不得顓道每嘗愛說閑話先生曰某七八歲時只是莊敬心不愛戲後十五亦覺與人無徒遂

稍放開及讀三國六朝史見夷狄亂華乃一切剪了指爪學方馬然習中與人異未嘗失了後見人收拾者又一切古執去了又不免教他稍放開此處難不收拾又不得收拾又執這般要處要人自理會得 吾於踐履未能純一然才自警策便與天地相似 道在天下加之不可損之損之不可取之不可要人自理會 嘗掌庫三年所學大進這方是執事敬 狎海上之鷗游呂梁之水可以謂之無心不可謂之道心以是而洗心退藏吾見其過焉而溺矣濟漆浦之車移河內之粟可以謂之仁術不可謂之仁道以是而同乎民交乎物吾見其淺焉而膠矣 先生講論終日不倦夜亦不困勞而蚤起精神愈覺炯然問曰先生何以能然先生曰家有壬癸神能供千斛水 古之學者以養心今之學者以病心古之學者以成事今之學者以敗事前言往行所當傳識古今興亡是非得失亦所當廣覽而詳究之顧其心苟病則於此等事業奚啻聾者之想鍾鼓育者之想日月耗氣勞體喪其本心非徒無益所傷實多他日敗人事如房琯之車戰荊公之均輸者可勝既乎 千有五

續自書編

卷之一

本一

百餘年之間格言至訓熟爛於浮文外飾功利之習汎濫於天下氣質之美天常之厚者固知病之流矣而莫知病之源立言制行之間抱薪救火揚湯止沸者多矣 學者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 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 壽夭貧富貴賤皆不足多為學者道古之聖賢如闡龍逢之誅王子比干之剖心顏閔之天疾孔孟之厄窮至今煌煌在宇宙間庸何傷哉 近時伊洛諸賢研道益深講道益詳志向之專踐行之篤乃漢唐所無有其所植立成就可謂盛矣然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未見其如魯子之能信其皜皜胞胞其仁淵淵其淵未見其如子思之能達其浩浩正人心息邪說詎敢行放淫詞未見其如孟子之長於知言而有以承三聖也又云伊洛諸公得千載不傳之學但草創未為光明今日若不假光明更幹當甚事又云二程見茂叔後吟風弄月而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後來明道此意却存伊川已失此意元晦似伊川欽夫似明道伊川蔽錮深明道却疏通 先生曰儒者雖至於無聲無臭亦止於經世釋氏雖至未來際普度之亦主於

出世不無公私義利之辨 役是本心役處如何列在第三卦而先之以履與謙蓋履之為卦上天下澤人生斯世須先辨得俯仰乎天地而有此一身以達乎所履其所履有得有失又繫於謙與不謙之分謙則精神渾收聚於內不謙則渾流散於外惟能辨得吾一身所以在天地間舉錯動作之由而歛藏其精神使之在內而不在外則此心斯可得而復矣次之以常固又次之以損益又次之以困蓋本心既復謹始克終曾不少廢以得其常而至於堅固私欲日以消磨而為損天理日以澄瑩而為益雖涉危履險所遭多至於困而此心卓然不動然後於道有得左右逢其原如鑿井取泉處處皆是蓋至於此則順理而行無纖毫透漏如巽風之散無往不入雖密房奧室有一縫一罅而能入之矣

陳白沙粹言

白沙先生曰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御勒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渙

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程子曰且省外事  
仁明乎善惟盡誠心外事與誠心對言正猶文為  
度數若以其至論之文為度數亦道之形見非可  
少者但求道者有先後緩急之序故以且省為辭  
省之言畧也此蓋為初學未知立心者言之非初  
學不言且也若以外事為外物累已者則當絕去  
豈直且省之云乎

謂林緝熙曰終日乾乾收拾此而已矣斯理也干涉

至大無內外無終始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是  
故會此者天地我立萬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得

顏自學編

卷之一

七

此欄柄入手更有何事往來古今四方上下都一  
齊收拾隨時隨處無不是這箇窺鑒色色信他本  
來何用爾脚旁手攘乎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  
勿助之間曾點些見活計被孟子一口打併出來  
便都是鳶飛魚躍若夫孟子工夫驟而語之以曾  
點見趣一似說夢會得雖堯舜事業只如浮雲過  
目安事推乎此理包羅上下貫徹始終袞作一片  
都無分別無盡藏故也自茲以往更有分殊處合  
要理會毫分綫析義理儘無窮書中所云乃其統  
體該括

謂羅一峯曰先生欲理會著述及諸外事莫若且打

疊令我絮絮淨淨先生平日所篤信者非朱紫陽  
乎非令放下終難湊泊非紫陽語乎夫動已形者  
也形斯實矣其未形者虛而已虛其本也致虛所  
以立本也戒慎恐懼所以開之而非以為害也然  
而世之學者不得其說而以用心失之者多矣是  
故道也者自我得之自我言之可也不然辭愈多  
而道愈窒徒以亂人也君子奚取焉學者苟不  
但求之書而求之吾心察於動靜有無之機致養  
其在我者而勿以聞見亂之去耳目支離之周全  
虛圓不測之神一開卷盡得之矣非得之書也得  
自我者也蓋以我而觀書隨處得益以書博我則  
釋卷而茫然

人具之及之軀除此心此理之外無可貴矣渾是一  
包膿血聚一大塊骨頭饑能食渴能飲能著衣服  
能行淫欲貧賤而思富貴富貴而貪權勢忿而爭  
憂而悲窮則濫樂則淫九百所為一信血氣老死  
而後已則命之曰禽獸可也

人與天地同體四時以行百物以生若滯在一處豈  
能為萬化之主耶古之善學者常令此心在無物

慶便運用得轉耳學以自然為宗可以着意理會乎以無所着之心行於天下亦焉往而不得神理為天地萬物主本長在不滅人不知此虛浪生死與草木一耳病而至此當大為體壹縱未至灑脫漸省挽亂幸而天年未盡便從覺悟神理日着非小益也不得師傳口授終無自悟之理草廬亦云提筆而誨之可使不識一字凡夫立造神妙

君子之居也與於斯息於斯目之所視心之所隨無所事乎長則忘而忘之

以與之言時乎見則見矣宜潛而見過也

有蔽則暗無蔽則明耳之蔽聲目之蔽色蔽口之蔽味蔽四肢以安佚一掬之力不勝群蔽則去禽獸不遠矣知其蔽而去之入欲日清天理日明士從事於學功深力到華落實存乃浩然自得則不知天地之為大死生之為變而況於富貴貧賤功利得喪詘信予奪之間哉重內者必輕外難進者必易退蹈義如弗及畏利若懦夫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以忘己為大以無欲為至即心觀妙以揆聖人之用不離乎人倫日用而見焉飛

魚躍之機天地日月晦明山川流行四時所以運行萬物所以化生無非在我心極握其樞機端其銜綬行乎日用事物之中以與之無窮優游自足無外慕嗒乎若忘在身忘身在事忘事在家忘家在天下忘天下聖賢之言具在方罔取而讀之師其可者改其不可者直截勇往日進不已古人不難到也由斯道也希賢亦賢希聖亦聖希天亦天立吾誠以往無不可也士何學學以變化氣質求至乎聖人而後已也求至乎聖人而後已也而奚陋以自待哉

孟子學焉

孟子

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人之去聖人也遠矣其可望以至聖人者亦在乎修之而已苟能修之無遠不至去其不如聖人者求其如聖人者今日修之明日修之修之於身修之於家國修之於天下不可一日而不修焉者也夫學有由積累而至者有不由積累而至者有可以言傳者有不可以言傳者由積累而至者可以言傳也不由積累而至者不可以言傳也其晦也不久則其光也不大其詘也不甚則其信也不長物理固亦有然者矣夫學以求仕之所施仕以明學之所蘊古今學

者不同孔子以兩言斷之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學為己者其仕也為人學為人者其仕也為己斷不疑矣顏魯思孟周程朱張其傳於著述文字學者之所蘊也有為人之心乎人不可以無志也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學貴知疑大疑則大進小疑則小進疑者覺悟之機也讀書非難領悟作者之意執其機而用之不泥於故紙之難也夫士能立於一世或以道德或以文章或以事功各以其所長其出處語默進退去就不能皆同亦不期於同也學者須循序而進漸到至處人之知己不如己之自知在親為親在君為君無所往而不然為學須從靜中坐養出個端倪來方有商量處觀人者審於愛惡去就之間足以見之矣學者進德脩業以造於聖人文字之學非也學豈在是耶進退取舍槩於義子不私於親非子也士不糊義非士也賢者審擇內外取舍之宜夫利乃衆人所趨義則君子所獨進以禮退以義不受變於時俗出處語默咸率乎自然不受變於俗斯可矣學無難易在人自覺耳才覺退便是進也才覺病

便是弊也賢者力行已志惟恐一事不底賢者之愛人也期於德不賢者之愛人也期於姑息古之為士者急乎實之不至今之為士者急乎名之不著周子曰實勝善也名勝耻也士之可貴者不于其身之彰而在于其志之滅學者以聖人為師其道何如彼文章功業氣節世未嘗乏人在人立志大小人所得光陰能幾生不知愛惜漫浪虛擲卒之與物無異造物所賦於人豈徒具形骸喘息天地間與虫蟻並活而已耶文章功業氣節果皆自吾涵養中來三者皆實學也雖大本不立徒以三者自名所務者小所喪者大雖有關於世亦其才之過人耳其志不足稱也古人處老有適處病有適處死有道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其處之之道乎顏子之壽過於彭祖王公之樂不如匹夫士而好奇揆道則雖士而無奇罔聞於時增其所未高濬其所未深人身與天地參立豈可不知自貴重日與逐逐者伍耶此理洞然非涵養至極胸次澄澈則必不能有見於一動一靜之間縱百千揣度抵益口耳所謂何

思何慮同歸殊途百慮一致亦必不能深信而自得也 不邀人敬不受人慢大抵情不可過會不可數抑情以止慢疎會以增敬終身守此然後故舊可保 廣收而勿拒小警而大遺其諸全交與待衰俗之意乎碧玉樓上聯句云大海從魚躍長空任鳥飛吾以待時之人可也聖人當怒人當忍水制 斬釘截鐵工夫當日益但須由其道而往無遠不至也 虛已極難若能克去有我之私當一日萬里 孟子曰持其志無暴其氣為之而力勿遽反暴其氣矣

論書

易六十四卦辭吉凶相錯謙為全吉孔子贊之曰謙尊而光 詩明三綱達五常徵存亡辨得失 夫詩小用之則小大用之則大可以動天地感鬼神和上下格鳥獸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皇王帝霸之褒貶雪月風花之品題一而已矣 詩之工詩之衰也言心之聲也形交乎物動乎中喜怒哀樂於是乎形之聲或疾或徐或洪或微或為雲飛或為川馳聲之不一情之變也 子虛長揚歸巧誇富媚人耳目若俳優然非詩之教也 禮無所不

統有不可須臾離者克己復禮是也受朴於天弗鑿以人稟和於生弗淫以習故七情之發發而為詩雖匹夫匹婦宵中自有全經此風雅之淵源也 詩家者流矜奇眩能迷失本真乃至旬煅月煉以求知於世尚可謂之詩乎 六經夫子之書也學者徒誦其言而忘味六經一糟粕耳猶未免於玩物喪志明道先生欲著樂書而弗果西山律呂未見於用今之樂猶古之樂歟 論詩當論性情論性情當論風韻無風韻則無詩矣 詩本溫厚和平深沉婉密然後可望大雅之庭昔人之論詩者

論道篇

大道以天為至言詰乎天曰至言人詰乎天曰至人必有至人能立至言 大道至無而動至近而神故藏而後發形而斯存知者知至無於至近則無動而非神藏而後發明其幾矣形而斯存道在我矣 善求道者求之易不善求道者求之難

此理閑涉至大無內外無終始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會此則天地我立萬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 此心通塞往來之機生生化化之妙非見聞所及在人深思而自得之也 夫子太極也而人有不具太極而生者乎孔子教人文行忠信後之學孔氏者則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而動直然後可學而至矣 聖人之道有二術內之曰心外之曰權 時乎顯則顯矣時乎晦則晦矣語默出處惟時夫豈苟哉 道無往而不存仁無時而或息天下何思何慮如此乃至當之論也

續自善編 卷之十

世

聖人立大中以教萬世 言不離乎道行不迷乎窮出處語默去就之權操而用之必繫乎義苟如是榮辱之至自外者斯任之而自 天下有任大責重而祿位不與者苟能勝之則至大至通無方無體故能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所謂建諸天地而不忤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此其分內也求道者有先後緩急之序 感於此應於彼發乎遇見乎遠故得之者天地與順日月與明鬼神與福萬民與誠百世與名而無一物好於其間焉乎

續自善編 卷之十一

世

大哉名節道之藩籬藩籬不守其中未有能獨存者也 人爭一個覺緣覺便我大而物小物盡而我無盡微塵六合瞬息千古生不知愛死不知惡尚奚暇銖銖軒冕而塵金玉耶 能以四大形骸為外物榮之辱之生之殺之物固有之安能使吾戚戚哉 常道如菽粟布帛時而措之如冬裘夏葛不離乎人倫日用之間 言依乎教行繫乎道行由教宣言以道傳同其心不同其迹同其歸不同其入入者門也歸者本也 天下未有不本於自然而徒以其智收顯名於當年精光射來世者也 易曰天地變化草木蕃時也隨時屈信與道翱翔固吾儒事也吾志其行乎 有道於此匪難匪易能者謂賢不能者耻 生之謂來死之謂往往來之間奚得奚喪 廣大尊嚴端凝洒落默契乎人心正大之所存與山岳兩並峙顯著乎烟霞歲月之所積與大化而同流不可動搖不可求時神理非但不可戀者亦其勢終不能相榮於我有當大為體置縱未至脫灑地亦漸省得些微從此覺悟神理日著非小益也 至誠則金石可開又曰置之 一處無事不辨此理殊可悅 堯舜禹湯



文武周公道大行於天下孔子不得其位澤不被  
當世之民於是進七十子之徒於杏壇而教之擇  
善力行以底於成德 先聖孔子道高如天德厚  
如地教化無窮如四時民到於今賴之故到于今  
祖之 顏淵問為邦孔子斟酌四代禮樂告之頌  
淵慶士也何與斯理耶居陋巷以致其誠飲一瓢  
以求其志不遷不貳以進於聖人用則行舍則藏  
夫子作春秋之旨不明於後世矣後之求聖人者  
顏子其手 夫子之學非後世人所謂學後之  
學者記誦而已耳詞章而已耳天之所以與我者  
固憐然莫知也 顏子超然有見於卓爾之地所  
以遊遊乎聖人之方而玄洞乎聖人之神者非可  
揣摩而得也故其言曰夫子步亦步趨亦趨奔軼  
絕塵而回則瞠乎其後 周子程子大賢也其授  
受之旨曰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 仲尼飲  
水曲肱顏子簞食陋巷不改其樂將求之曲肱飲  
水耶求之陋巷耶抑無事乎曲肱陋巷而有其樂  
也其亦慎求之無惑於坐忘也 周誠而程敬考  
亭先致知先儒恒言也三者之學於聖人之道孰  
為通孰知之無遠邇歟 性靜者可以為學二程

之得於周子也 未能如顏子之無我未免是已  
而非人 司馬公作相欲除諫官而難其人問於  
伊川先生不對公曰出於子口入於老耳何害伊  
川終不為言之語默要自有當也若不問可否惟  
以相與之密而責之言伊川為不忠矣 賢人屈  
信在道憂樂安能奪之 關楊氏者孟子也豈看  
是禍哉道固爾也 皇皇仲尼與世為侶獵較不  
行然後去魯

卷四

上有卷之七下多曲成之士 以大孝治天下

以至誠體萬物 孟子稱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  
三代以前師傳一尊而王業盛猷畝既出而世道  
亨 君與親一也在君為君在親為親世寧有篤  
於親而遺其君者乎 宋之君臣當其盛時無精  
一學問以誠其身無先王政教以親天下化本不  
立時措莫知雖有程明道兄弟不見用於時迹其  
所為高不過漢唐之間南渡之後君非撥亂反正  
之主雖有其臣任之弗專邪議得以間之 大志  
弱而易挽大義隱而弗彰量敵玩讐國計日非坐  
失機會卒不能成恢復之功善惡不分用捨倒置



刑賞失當怨憤生禍和議成而兵益衰歲幣多而民愈困 子謂劉文靜諸人之生也直章判善惡於一言決興亡於萬代其天下國家治亂之符驗與犯顏敢諫正論堂堂可以引裾逆北鱗之怒可以折檻干刀鋸之芒直而不回死而愈光

心性

動於此應於彼默而觀之一生生之機代運無窮無我無人無古無今塞乎天地之間夷狄禽獸草木昆蟲一體惟吾命之沛乎盛哉程子謂切脰可以體仁仁人心也克此心也是以保四海不能克之

卷之六

六

七

不遂以保妻子可不思乎 是於商者無幾待於外性於天者無所事乎人聖賢垂世直教之所寓者書也用而不用者心也心不可用書亦不可廢其為之有道乎得其道則交助失其道則交痛佛尼顏子之樂此心也周子程子此心也今之人亦此心也得其心樂不遠矣 習之久殆與性成苟欲變之非百倍其功特之以久不可使化而入三尺童子聞人稱其善則喜稱其惡則怒是何心哉 形乎動靜接乎夢寐通乎幽明皆此性之所發而為情有莫知其然而然者 夫天下之理至

於中而止矣中無定體隨時處宜極吾心之安焉耳 夫以無著之心行於天下亦馬往而不得此心滌之則明物浼之則暗 心寓於形而為主主失其主則反亂於氣心之害大而急者莫如忿爭人惟知形體之為害而不歸罪於心者多矣

學止於誇多鬪靡而不知其性為何物變化氣質為何事人欲日肆天理日消其不陷於禽獸者幾希矣 為學當求諸心必得所謂虛明靜一者為之主徐取古人緊要文字讀之庶能有所契會不為影響依附以陷於徇外自欺之弊此心學法門也 肉忘其心外忘其形其氣浩然物莫能干當其境與心融時與意會忽然而適泰然而安物我於是乎兩忘死生為得而相于 靈臺洞虛一塵不染淨華盡剥真實乃見鼓瑟鳴琴一回一點氣蘊春風之和心游太古之面人具七尺之軀除了此心此理便無可貴

天地

天地間一氣而已誠信相感其變無窮人自少而壯自壯而老其悲歡得喪出處語默之變亦若是而已 地由人勝不勝誰得濂溪以茂叔勝龍門以

叔子勝考亭以晦翁勝 雲以 結澤物為功易  
曰密雲不雨自我西如是也 變之示形也以為  
不變既形也而謂之變非知變者也夫變也者日  
夜相代乎前雖一息變也況於冬夏乎生於一息  
成於冬夏者也 水以動為體潭以靜為用物之  
至者妍亦妍媸亦媸因物賦形何容心哉 夫氣  
上蒸為雲水下凝為潭氣水之未變者也一為雲  
一為潭變之不一而成形也其必有將然而未形  
者乎默而識之可與論易矣 河無星辰鼠肝蟲  
臂小大則殊由其所遇 桃花於春落於秋還  
落於夏梅花於冬四時之花色色高下不齊其配  
於人也亦然潘岳似桃陶元亮似菊周元公似蓮  
林和靖似梅惟其似之是以尚之 術家陰陽書  
其說主於禍福故不宜盡拘盡拘則害理聖人無  
是也程子以土色光潤為地之美蔡邕以驗土色  
為辨吉凶捷法此不易之論土色美惡不同氣亦  
隨之而異乘其美者吉乘其惡者則否 山勢雄  
猛必得融液之土方為全美 地理家秘而不傳  
然其說亦動靜兩端而止耳將求之不一邪反求  
之吾心以觀其會邪抑徒寶愛其術而思藏其故

經邪 千古在前萬古在後上下四方誰無宇宙  
大塊無心孰天孰地消息自然匪物有咎夫人之  
生陰陽具焉陽有餘而陰不足有餘生驕不足生  
吝

### 論人物

余曩讀蘇子瞻剛說想見其人蕭夫白日其立於朝  
也如千仞之壁可望而不可即山人處士例以不  
出為高故其青瑩於人亦止以輕富貴為第一等  
事 李今伯陳情一表讀之有不感咽流涕廢書  
而歎者乎 宋仁宗朝除四諫官其一人忠襄公  
公也 蔡君謨語云必有謀猷禪帝右更教風采  
動朝端如公之才得行公之志所謂障百川而東  
之迴猛瀾於既倒公固有益於人國也大  
矣

每讀宋史至曹彬克金陵一事未嘗不對卷歛衽而  
歎趙太祖之仁曹武惠之不伐也當是時君不知  
以得地為喜將不知以克敵為功一念好生之仁  
洋溢上下自秦漢以來未及見也 文章與世運  
升降孰能留心於此乎微歐公則天下不知有韓  
退之 嘗聞歐公作一小簡及後政之有改至公

九次者歐公期於言者也其不高有如此宜其傳之遠也韓退之雖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肯枉尺直尋退之以書干宰相不得舍孟而學韓也李密之心蓋自揆安於事劉則止為中而行非中若槩以聖賢出處之常責密以必仕恐非密之心也密之心天理之時中也鮑叔有聞於後代以其能真知管仲也雖不仕齊有功九合諸侯一匡天下鮑叔賢之古人如徐節孝者真百鍊金孝子也言詞不能盡人詞氣足以觀人觀人者審於愛惡取舍去就之間足以見之其有剛氣者常伸於萬物之上領表自開關以來吾瞻於前泰山北子已耳吾瞻於後泰山北更於潮者多矣其有功而民思慕之唐莫若韓愈入國朝宋莫若王源驅真頑之經造廣濟之梁其事顯於為人不可誣矣醉以溷俗醒以行獨醒易於醉醉非深於易者不能也漢郭林宗晉陶淵明唐郭令公宋邵堯夫善醉矣皆以蒙正拜副相一朝坐指之曰此子亦參政乎同列欲詢其名遽止之曰知當終身不忘不如勿聞賢者所存固有異於人也聖人與天本無作六經之言天注脚百氏區區贅疣

若汗牛充棟真可削世人聞見多尚憐恨不堆書等山岳舍東丈人號芸閣高坐松根自鳴鐸樞趨童子慎唯諾口受心傳為小學孝經論語時參錯子史平生盡拈却寄以斯名聊自謔講下諸郎頗淳樸誰敢作嘲侮先覺讀書不為章句縛千卷萬卷皆糟粕野鳥書啼山花落舍西先生睡方着王陽明粹言陽明先生曰教人為學不可執一偏初學時心猿意馬拴縛不定其所思慮多是人欲一邊故且教之靜坐息思慮久之俟其心意稍定只懸空靜守如稿木死灰亦無所用直教他省察克治省察克治之功則無時而可間如去盜賊須有個掃除廓清之意無事時將好色好貨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尋出來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復起方始為快常如猫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聽着纔有一念萌動即與克去斬釘截鐵不可姑容與他方便不可窩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實用功方能掃除廓清到得無私可克自有端拱時在雖曰何思何慮非初學時事初學必須思省察克治即是思誠只思一箇天理到得天理純全便是何思何慮矣精神道

德言動大率收斂為主發散是不得已天地人物  
皆然 人若真實切已用功不已則於此心天理  
之精微日見一日私欲之細微亦日見一日若不  
用克已功夫終日只是說話而已天理終不自見  
若於貨色名利等心一切皆如不做劫盜之心一  
般都消滅了老老只是心之本體有甚閑思慮此  
便是寂然不動便是未發之中便是廓然太公自  
然感而遂通自然發而中節自然物來順應  
言語無序亦足以見心之存存只存得此心常是  
在便是學過去未來事思之何益徒放心耳

萬象森然亦冲漠無朕冲漠無朕即萬象森然冲

精中有一

工夫難處全在格物知止上此即誠  
意之事意既誠大段心亦自正身亦自脩但正心  
脩身工夫亦覺有用力處脩身是已發邊正心是  
未發邊心正則中身脩則和 為學須得箇頭腦  
工夫方有着落縱未能無間如舟之有舵一提便  
醒不然雖從事於學只做个義襲而取只是行不  
著習不察非大本達道也 崇一問尋常意思多  
忙有事固忙無事亦忙何也先生曰天地氣機元

無一息之停然有箇主宰故不先不後不急不緩  
雖千變萬化而主宰常定人得此而生若主宰定時  
與天地一般不息雖動靜常是從容自在所  
謂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若無主宰便只是這氣本  
放如何不忙 心不可以動靜為體用動靜時也  
即體而言用在體即用而言體在用是謂體用一  
源若說靜可以見其體動可以見其用却不妨  
顏子不遷怒不貳過亦是有未發之中始能

我此論學是無中生有的工夫諸公頗有信得乃  
只是立志學者一念為善之志如樹之種值勿助  
勿忘只管培植將去自然日夜滋長生氣日完枝  
葉日茂樹初生時便抽繁枝亦須刊落然後根幹  
能大初學時亦然故立志貴專一 一者天理主

一事一心皆在天理上若只知主一不知一即是理  
有事時便是逐物無事時便是着空惟其有事無  
事一心皆在天理上用工所以居敬亦即是窮理  
就窮理專一處說便謂之居敬就居敬精密處說  
便謂之窮理 守衛問大學工夫只是誠意誠意  
工夫只是格物脩齊平治只誠意盡矣又有正心  
之功有所忿懣好樂則不得其正何也先生曰此

要自思得之知此則知未發之中矣守衡再三請  
曰為學工夫有淺深初時若不著實用意去好善  
惡惡如何能為善去惡這著實用意便是誠意然  
不知心之本體原無一物一向著意去好善去惡  
便又多了這分意思便不是廓然大公書所謂無  
有作好作惡方是本體所以說有所忿懣好樂則  
不得其正正心只是誠意工夫裏面體當自家心  
體常要鑑空衡平這便是未發之中

戒懼慎獨只是一個工夫無事時獨知有事時亦是  
獨知人若不知於此獨知之地用功只在人所共  
知處用力便是作偽此獨知處便是誠的萌芽此  
處不論善念惡念更無虛假一是百是一錯百錯  
正是王霸義利誠偽善惡界頭於此一立立定便  
是端本澄源便是立誠古人許多誠身的工夫精  
神命脉全體只在此處真是莫見莫顯無時無處  
無終無始只是此個工夫今若又分戒懼為已所  
不知即工夫便支離便有間斷既戒懼即是知已  
若不知是誰戒懼如此見解便要流滅禪定正之  
不論善念惡念更無虛假則獨知之地更無無念  
時耶曰戒懼亦是念戒懼之念無時可息若戒懼

之心稍有不存不是昏瞶便已流入惡念自  
暮自少至老若要無念即是已不知此除是  
除是稿木死灰情情而與蠢蠢而食行不著習不  
察終日昏昏只是夢惟息有養瞬有存此心惺惺  
明明天理無一息間斷才是能知晝夜便是天德  
便是通乎晝夜

問立志陽明先生曰只念念要存天理即是立志能  
不忘乎此久則自然心中凝聚猶道家所謂結聖  
胎也此天理之念常存馴至於美大聖神亦只從  
此一念存養擴充去耳

問心要逐物如何則可陽明先生曰人君端拱清穆  
六卿分職天下乃治心統五官亦要如此今眼要  
視時心便逐在色上耳要聽時心便逐在聲上如  
人君要選官時便自去坐在吏部要調軍時便自  
去坐在兵部如此豈惟失却君體六卿亦皆不得  
其職

問思無邪一言如何便蓋得三百篇之義陽明先生  
曰豈得三百篇六經只此一言便可該貫以至窮  
古今天下聖賢的話思無邪一言也可該貫此外  
更無他說此是一了百當的工夫

視時問未發之中是如何陽明先生曰汝但戒慎  
不觀恐懼不聞養得此心純是天理便自然見觀  
時諸畧示氣象先生曰啞子喫苦瓜與你說不得  
你要知此苦還須汝自喫時曰仁在傍曰如此才  
是真知即是行矣一時在座諸友皆有省

易明先生曰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  
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憤怒嗜慾  
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  
者不能也然見得良知親切時其功夫又自不難  
緣此數病良知之所本無只因良知昏昧蔽塞而

續齊魯集

卷之一

七

後有若良知一提醒時即如白日一出而魍魎自  
消矣今之調養者多是厚食濃味劇酣譁浪或  
竟日偃卧如此是挽氣昏神長情而召疾也豈攝  
養精神之謂哉務須絕飲酒薄滋味則氣自清寡  
思慮屏嗜欲則精自明定心氣少睡眠則神自澄  
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謂之致力於學問者先生  
征洊頭以書報學者曰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  
奇特斬絕之行多後世希高慕大者之所喜聖賢  
不以是為貴也用兵之法伐謀為先處夷之道  
攻心為上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為名與為利

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謙受益不求異於人  
而求同於理此數語宜書之壁間常目在之

中庸謂知耻近乎勇所謂知耻只是耻其不能致  
得自己良知耳今人多以言語不能屈服得人為  
耻意氣不能凌軋得人為耻憤怒嗜慾不能直意  
任情得為耻殊不知此數病者皆是蔽塞自己良  
知之事正君子之所宜深耻者今乃反以不能蔽  
塞自己良知為耻正是耻非其所當耻而不知耻  
其所當耻也可不大哀乎嗚呼小子曾不知警  
堯詎未聖猶日兢兢既墜于淵猶恬履薄既拆爾

續自華集

不卷之一

七

股猶遇奔蹶人之真頑則疇與汝不見墮腫砥迺  
斯愈不見痿痺剋迺斯起人之毀詎皆汝砥劑汝  
曾不知反以為怒匪怒伊色亦反其語汝之真頑  
則疇之比嗚呼小子告爾不一既四十有五而曾  
是不憶嗚呼小子慎爾出話操言維多言言維寡  
多言何益徒以取禍德默而成仁者言訥執默而  
譏孰詗而病譽人之善過情猶耻言人之非罪曷  
有已嗚呼多言亦惟汝心汝心而存將日欽欽豈  
遑多言上帝汝臨嗚呼小子辭章之習爾工何  
為不以鈞譽不以蠱愚佻彼優伶爾視孔醜覆蹈

其術爾顏不辱日月愈邁爾胡不恤棄爾天命耽爾讐賊昔皇多士亦胥茲溺爾獨不鑒自抵伊匪謙則虛虛則無不容是故受而不瀝德斯聚矣默則慎慎則無不密是故積而愈堅誠斯立矣彼少得而自盈者不知謙者也少見而自衛者不知默者也自盈者吾必惡之自衛者吾必耻之而人有不我惡者乎有不吾耻者乎故君子之觀人而必自省也其謙默乎為善之人非獨其宗族親戚愛之朋友鄉黨敬之雖鬼神亦陰相之為惡之人非獨其宗族親戚叛之朋友鄉黨怨之雖鬼神亦陰殛之故積善之家必餘慶積不善之家必餘殃見人之為善我必愛之我能為善人豈有不愛我者乎見人之為不善我必惡之我苟為不善人豈有不惡我者乎故凶人之為不善至於殞身亡家而不悟者由其不能自反也今人不忍一言之忿或爭銖兩之利遂相構訟夫我欲求勝於彼則彼亦欲求勝於我讐讐相報遂破家蕩產禍遺子孫豈若含忍退讓使鄉里稱為善人長者子孫亦蒙其庇乎今人為子孫計或至謀人之業奪人之產日夜營營無所不至昔人謂為子

孫作馬牛然身沒未寒而業屬之他人雖家群起而報復子孫反受其殃是殆為子孫作蛇蝎也吁可戒哉聖人致知之功至誠無息其良知之體數如明鏡略無纖翳妍媸之象隨物見形而明鏡曾無留染所謂情順萬事而無情也無所住而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未為非也明鏡之應物妍者妍媸者媸一照而皆真即是生其心處妍者妍媸者媸一過而不留即是無所住處夫聖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外內遠近凡有血氣皆其兄弟子孫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異於聖人也特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讐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則克舜禹之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為教而學者惟以此為學當是之



時人無異見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背此者雖其格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能以成其德行為務何者無有聞見之雜記誦之煩辭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而但使之孝其親弟其長信其朋友以復其心體之同然是蓋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於外者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為事而才能之異或有長於禮樂長於政教長於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且使益精其能於學之中迨夫舉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

續自學編

本卷之一

某

其職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視才之稱否而不以崇卑為輕重勞逸為美惡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處於煩劇而不以為勞安於卑瑣而不以為賤當是之時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視如一家之親其才質之下者則安其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異若皐夔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務或營其衣食或通其有無或脩其器用集謀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惟恐當

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故稷動其稼而不耻其不知教視契之善教即己之善教也夔司其樂而不耻於不明禮視夷之通禮即己之通禮也蓋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萬物一體之仁故其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無有乎人已之分物我之間譬之一人之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以濟一身之用目不耻其無聰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耻其無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充周血脉條暢是以痒癢呼吸感觸神應有不啻而喻之妙此聖人之學所以至易至簡易知易從摩易

續自學編

本卷之一

甲

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役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與論也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德脩母謂己為已知而輒以誨人母謂人為不知而輒以忽人終日但見己過默而識之學而不厭則於道也其庶幾乎必歆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此作聖之功也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非防於未萌之先而克於方萌之際不能也防於未萌之先而克於方萌之際此正中庸戒慎恐懼大學致知所以使有不同耳今欲善惡



不思而心之良知清靜自在此便有自私自利將  
迎意必之心所以有不思善不思惡時用致知之  
功則已涉於思善之患孟子說夜氣亦只是為失  
其良心之人指出箇良心萌動處使他從此培養  
將去今已知得良知明白常用致知之功即已不  
消說夜氣却是得免後不知守免而仍去守免  
將復失之矣欲求寧靜欲念無生此正是自私自  
利將迎意必之病是以念愈生而愈不寧靜良知  
只是一箇良知而善惡自辨更有何善何惡可思  
良知之體本自寧靜今却又添一箇求寧靜本自  
生生今却又添一箇欲無生非獨聖門致知之功  
不如此雖佛氏之學亦未如此將迎意必也只是  
一念良知徹頭徹尾無始無終即是前念不滅後  
念不生今卻欲前念易滅而後念不生是佛氏所  
謂斷滅種性入於槁木死灰之謂矣 良知本來  
自明氣質不美者渣滓多障礙厚不易開明質美  
者渣滓原少無多障礙略加致知之功此良知便  
自瑩徹些少渣滓如湯中浮雪如何能作障礙  
氣浮者其志不確心羸者其造不深外諸者其中  
日陋 慄其心者其動妄蕩於其心者其動浮歟

於其心者其氣緩忽於其心者其貌惰傲於其心  
者其色矜五者心之不存也不存也者不學也  
盈虛消息皆命也巨細納皆性也隱微寂感皆心  
也存心盡性順乎命而已矣 君子與人惟義所  
在厚薄輕重已無所私焉此所以為簡易之道世  
人之心難於計較毀譽得喪交於中而眩其當然  
之則是以處之愈周計之愈悉而行之愈難也聖  
人之必纖翳自無所容自不消磨刮若常人之心  
如斑垢駢雜之境須痛加刮磨一番盡去其駢  
然後纖塵即見絲拂便去亦自不消費刃到此已  
是識得仁體矣若駢雜未去其間固自有一點明  
處塵埃之落固亦見得亦見得亦絲拂便去至於  
堆積於駢雜之上終弗之能見此學利困勉之所  
由異幸弗以為煩難而疑之也 本心之明皎如  
白日無有有過而不自知者但患不能改耳一念  
過改當時即得本心人孰無過改之為貴蘧伯玉  
大賢也惟曰欲寡其過而未能成湯孔子大聖也  
亦惟曰改過不吝可以無大過而已人皆曰人非  
堯舜安能無過此亦相沿之說未足以知堯舜之  
心若堯舜之心而自以為無過即非所以為聖人

矣其相授受之言曰

一允執厥中彼其自以為人心之惟危也則其心亦與人同耳危即過也惟其兢兢業業嘗加精一之功是以能允執厥中而免於過古之聖賢時時自見已過而改之是以能無過非其心果與人異也後世大患全是士夫以虛文相誑畧不知有誠心實意流積成風雖有忠信之質亦且迷溺其間不自知覺是故以之為子則非孝以之為臣則非忠流毒窮禍生民之亂尚未知所抵極今欲救之惟有返朴還淳是對症之劑故吾儕今日用功

學

不卷之一

學

不卷之一

學

務在鞭辟近裏刪削繁文始得然欲鞭辟近裏刪削繁文亦非草率可能必湏講明致良知之學君子之學務求在己而已毀譽榮辱之來非獨不以動其心且資之以為切嗟砥礪之地故君子無入而不得正以其無入而非學也若夫聞譽而喜聞毀而戚則將惶惶於外惟日不足矣其何以為君子往年大駕在留都左右父纔其於武廟當時禍且不測僚屬咸危懼謂祥疑若此宜圖所以自解者某曰君子不求天下之信已也自信而已吾方求以自信之不暇而暇求人之信已乎昔夫

子謂子貢曰賜也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

曰然非與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然則聖人乃不有要乎彼釋氏之外人倫遺物理而墮於寂者固不得謂之明其心矣若世儒之外務講考索而不知本諸其心者其亦可以謂窮理乎謂戒於東而生於西引犬上堂而逐之者是自利將迎意必之為累而非克治洗蕩之為患也今日養生以清心寡欲為要只養生二字便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根有此病根潛伏於中宜其有戒於東而生於西引犬上堂而逐之之患也

學

不卷之一

學

王心齋粹言

心齋先生曰學者初得頭腦不可便討聞見支撐正湏安靜養此微陽則天德王道在此矣六經四書聖人示以印證者也若功夫得力然後看書則如錦上添花所謂溫故而知新也不然放下書本便沒工夫做日用間毫釐不察便入於功利而不自知蓋功利陷溺人心久矣湏見得自家一個真樂直與天地萬物為一體然後能宰萬物而主經綸所明樂則天天則神學者不見真樂則安能超脫而聞聖人之道只心有所向便是欲有所

見便是妄既無所向又無所見便是無極而太極  
私欲淨盡是無極也天理流行是太極也

有知則有不知無知則無不知是處不覺覺處不  
是朋友初見先生常指之曰即爾此時就是未  
達曰爾此時何等戒懼私欲從何處入常常如此  
便是允執厥中一友問用功頗久究竟頗深然求  
之此心不能快然自憊何也先生曰見在自明白  
何必求之久見在自淺近何必求之深請問明白  
淺近之旨先生曰百姓日用至淺近至神妙至明  
白至淵微知此安得不快然自足不然終是行不

著習不察何快足之有 又一日瞑目靜坐先生

呼之曰吾子在用功夫搭閣歲月大明當空何自  
作鬼魅耶一日問為善去惡功夫先生曰見在心

地有惡否對曰何敢為惡先生曰即此無惡更去  
何惡良久又曰見在心地有善否對曰不見有善

曰即此是善更為何善 有學者問放心難於求

先生呼之即起而應先生曰爾心見在更何求心  
乎良知之體與鳶魚同一浩潑地當思則思思通

則已如周公思兼三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  
待旦何嘗纏繞要之自然不著人力安排一友持

已太嚴先生覺之曰是學為子累矣因指傍斲木  
之匠示之曰彼却不曾用功然亦何嘗廢事戒慎  
恐懼其離却不着不聞不然便入於有所恐懼故  
曰人性上不可添一物 聖人之道無異於百姓  
日用凡有異者皆謂之異端 百姓日用條理處  
即是聖人之條理處聖人知便不失百姓不知便  
會失 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纔欲安排如何  
便是人欲

正心類

楊龜山粹言

龜山先生曰道心之微非精一其孰能執之推道心  
之微而驗之於喜怒哀樂之際則其義自見非言  
論所及也光啓舜舜命禹三聖相授惟中而已  
學者若不以此教為事便無用心處致一之謂敬無適  
之謂一

心之為物明白洞達廣大靜一若體會得了然分明  
然後可以言盡

此心一念之間毫髮有差便是不正

正心一事自是人未嘗深知之若深知而體之自有  
其效

古之學者視聽言動無非禮所以操心也

人之生也直是以君子無所往而不用直直則心得其正矣

正心到寂然不動處方是極致

書云以禮制心所謂操也如顏子克己復禮最學者之要

人各有勝心勝心去盡而惟天理之循則機巧變詐不作

仁人心也學問之道求其放心而已教而不知求則人欲肆而天理滅矣

續自學編 卷之十

聖

孟子一部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欲格君心之非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做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矣

羅豫章粹言

易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夫盡其誠心而無偽焉所謂直也若施之於事則厚薄隆殺一定而不可易為有方矣敬與義本無二所主於敬而義則自此出焉故有內外之辨其義亦敬也故孟子

之言義曰行吾敬而已

易於咸卦初六言咸其拇六二言咸其腓九三言咸其股九五言咸其脢無悔上六言咸其輔頰舌至於九四一爻由一身之別心是也獨不言心其說以謂有心於感物則其應必從矣唯忘心而待物之感故能無所不應其繇辭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夫思皆無算數而已不能周也所謂朋從者以類而應故也故孔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夫心猶鏡也居其所而物自以形來則所鑒者廣

續自學編 卷之十一

果

夫若執鏡隨物以度其形其照幾何

李延平粹言

李延平先生曰侗曩時從羅先生學問終日相對靜坐只說文字未嘗及一雜語先生極好靜坐侗時未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靜坐而已先生令靜中看喜怒哀樂之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此意不惟於進學有力亦是養心之要

問學有未愜適處只求諸心若反身而誠清通和樂之象見即是自得處

學問之道不在於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

雖一毫私欲之發亦自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也

學常在目前只是戒謹不覩恐懼不聞便自然常存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正是如此

大凡人理義之心未常無惟持守之即在爾若於旦晝間不至措亡則夜氣存矣夜氣存則平旦之氣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此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若欲涵養須於此持守可耳

常存此心勿為他事所勝即欲慮非僻之念自不作矣

續自警編

卷之一

中

侗嘗以謂遇事若能無毫髮固滯便是灑落即此心廓然太公無彼己之偏倚庶幾於理道一貫若見事不徹中心未免微有偏倚即涉固滯皆不可也東坡言人心一息不可縱放閑散既久毛髮微事便自不堪誠哉是言也余平日之病正坐於此自小以讀書為業除把筆攻文外世事茫然不知總有毛髮事則蹙蹙不自平矣蓋懶惰之害也如此陶侃豪傑士也朝運百甕於齋外暮運百甕於齋內無所用其心哉正以人心一懶則百弊生矣

心日荒而萬事廢矣

續自警編卷之一終

續自警編卷之一終

三

續自警編卷之二

嘉興府知府前御史金谿毅所黃希憲纂集

正心

薛敬齋曰人心有一息之怠便與天地之化不相似  
人心一息之頃不在天理便在人欲未有不在天  
理人欲而中立者也 心中無一物其大浩無涯  
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今當悉皆掃去以全吾  
湛然之性

心大則如天之無物不包心小則如天之無物不入  
學至於心中無一物則得矣

敬天當自敬吾心始不能敬其心而能敬天者妄也  
敬天之心瞬息不敢息

萬物本諸天萬事本諸心心不錯即諸事不錯矣  
心一操而群邪退聽一放而群邪並興

操心一則義理昭著而不昧一則神氣凝定而不浮  
養德養身莫過於操心一法許魯齋詩曰萬般補  
養皆為偽只有操心是要規旨哉

學者之心當常有所操則物欲退聽斯須少放即邪  
僻之萌滋矣 無義理以養心何所不至

少欲則心靜心靜則事簡

宣華物業雜之中吾心當自有所主不可因彼之擾  
擾而遷易也

事未至先無一物在心則事至應之不錯若未至先  
有三端兩緒在心則先自撓雜矣應事安得不錯  
乎

一心管萬事理一分殊萬事由一心分殊理一  
只寡欲便無事無事則心便澄然矣不為耳目口鼻  
所役覺得心常泰然 不以禮制心其欲無涯

心無所止則一念之間四方上下安往而不至哉  
思天理則心廣而明思人欲則心狹而暗

心如鏡教如磨鏡鏡磨則塵垢去而光彩發心純  
敬則人欲消而天理明

人心公則如燭四方上下無所不照私則如燈只有  
一面光不能偏照也

放心一生而天地否良心一發而天地泰 心本寬  
大無邊一有已私則不勝其小矣 一切外事與  
已本無干涉而與之擾擾俱馳是所以為心病也

惟知止則心自定矣

八惟一心操之為君子放之為小人自古興亡治亂  
之幾皆由於一心之存亡心斯須不存即與理義

肯馳可不念哉

良心開而天理明猶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  
良心蔽而天理暗猶為間不用而茅塞之也

雷電風雨參錯交動於下而太虛之本體自若萬事  
萬變紛紜膠擾於外而吾心之本體自如 人心  
無一毫私意便與天地萬物之理相合為一

為學第一工夫立心為本心存則讀書窮理躬行踐  
履皆自此進

水清則見毫毛心清則見天理無我則內外合而與  
天為一矣

外物得亦不喜失亦不怒則心定矣得失而喜怒生  
焉是累於外物而心弗定也

因一事不快於心而遷怒之心妄發此學者之通病  
理欲之幾間不容髮此勝則彼負此負則彼勝

廣大虛明氣象無欲則見之

人只是箇心性靜則存動則應明白坦直本無許多  
勞擾若私意一起則支節橫生而紛紜多事矣

心細密則見道心粗則行不著習不察

天誠可畏近而吾心吾身密室顯地無非天也敢不  
畏乎

平旦虛明氣象最可觀使一日之間皆如平旦之時  
則心無不存矣

鍾虛則鳴心虛則靈 為學當時時提醒此心勿令  
昏塞

心術不正即事事不正

一切外物放下緊繫於身心上用力斯得近裏之効  
也

心性為天下之大本必涵養純一寧靜則萬事由此  
而出皆天理之公矣動聖人之心應物即依原不少

心如水之源源清則流清心正則事正

造化無一息之間人之存心亦當無一息之間

學問實自靜中有得不靜則心既錯亂何由有得  
寂而感感而寂動靜循環人心之妙也

所處之地雖靜而心飛颺於外亦不得靜也

一念不謹即作狂之端兆一念能謹即作聖之端兆  
充其極則堯桀分矣 萬物不能碍天之大萬事

不能碍心之虛

斯須察不至則妄念動矣斯頃心有存則與道  
相離

天理無內外隱顯之間故貴乎謹獨獨處不能謹而

徒餘乎外偽也

天地之間時時處處皆是道之流行入之道即天之道故當隨時隨處省察不可有一毫之間斷也

涵養深則怒已即休而心不為之動矣

當於心意言動上做工夫心必操意必誠言必謹動必慎内外交脩之法也

一念之非即遏之一動之妄即改之

德性之學須要時時刻刻提撕做覺則天理常存而人欲消熄苟有一息之間則人欲長而天理微矣

一息不可不涵養涵養只在作止語默動靜之間

讀書

金卷

書

道只在動止語默之間身外求道遠矣斯須照管

不到則外物有潛勾竊引之私不可不察

人欲如寇敵專以窺吾之虛實斯須防閑不密則彼乘間而入矣

為學時時處處是做工夫處雖至隱至幽處皆當存

謹畏之心而不可忽且如就枕上手足不敢妄動

心不敢亂想這便是睡時做工夫以至無時無事不然

張南軒無所為而為之言其義甚大蓋無所為而為者皆天理有所為而為者皆人欲如日用間大事

小事只道我合當如此做做了心下平平如無事

一般便是無所為而為若有一毫求知求利之意雖做得十分中理十分事業總是人欲之私

為學無別法只是心不妄思一心皆天理身不妄動

一身皆天理事不妄為事事皆天理

善皆已分之當為初與人一毫無與若終為善即有

求名之心乃人欲而非天理矣

人心皆有所安有所不安安者義理也不安者人欲

也然私意勝而不能自克則致不安者為安矣

不善之端豈待應物而後見耶如靜中一念之刻即

讀書

金卷

書

邪仁一念之貪即非義一念之慢即非禮三念之

詐即非智此君子貴乎慎獨也

省察之功不可一時而或懈詩曰夙夜匪懈其斯之

謂歟

掃却浮雲而太虛自清徹去障蔽而天理自著

舍而不求為忘求之太過為助勿忘勿助長

一念之欲不能制而禍流於滔天

有欲則人得而中之惟無欲彼無自而入

大丈夫心事當如青天白日使人得而見之可也

為學至要當於妄念起處即遏絕之予常用功於此



故言以自勵

太祖嘗祀方丘患心不寧大學士宋濂進曰孟柯有言養心莫善於寡欲審能行之心清而身泰矣

正心

胡敬齋曰心與理本一心雖虛理則實心中無他物只有此理全具在內心具是理乃氣之靈者故養得心即養得氣能養氣即養得心心也理也氣也三而一者也

天下之理雖萬殊而實一本皆具於心故感而遂通者原不具得此理如何通得

孟子

卷一

所以為是心者理也所以具是理者心也故理是處心即安心存處理即在天地間道理無一時息人心不可一時不存

吾之本心即天地生物之心具於我者故孟子曰仁人心也聖賢千言萬語皆是欲人明此理存此心天下神速莫如心天雖至健一日不過周天一度而已風雖急一日不過數千里心一思便思得幾千萬年須臾便思到幾千萬里蓋心具是理理無不在千萬年固共此里千萬里固共此理所以思無不到故氣速不如神速神速曰心一也易曰神

無方易無體心之靈如此可不知所養

身行一日不過百里所歷不過十二時心則頃刻千萬里頃刻千萬歲蓋身則拘於形心氣則通乎神也

理無形而具於心心具是理而無迹故可謂之虛不可謂之無空則無矣心不虛不能含具衆理所以心體本虛也

人心一放道理便失一收道理便在心緣私便是放不必逐物馳騁然後為放心一放便是私不必縱情恣欲然後為私這裏最難所以古人戰戰兢兢

兢

孟子

卷一

只致其恭敬則心肅然自存非是捉住心來存在這裏

覺得心放便提撕收斂再不令走便是主敬存心工夫若心不知下落茫茫蕩蕩是何工夫心常惺惺自無客慮

中庸言戒謹恐懼程子言莊整齊肅於此用工心自無走作處

放心是逐物於外惕然警懼則即此而在矣是知戒謹恐懼乃存心之要

孟子求放心不是捉住一箇心來存只惕然肅敬心便在此

心不操即無主放者固馳於外不放者亦入於空心中常有主乃靜中之動事得其所乃動中之靜

心具衆理所患者紛亂放逸情慢故須主敬主一無適所以遏其紛亂放逸整齊嚴肅所以救其情慢

心有主雖在閑中亦靜故程子以為金革百萬與飲水曲肱一也然必知之深養之厚心方不動

整頓得心起則學自進守得心定則德愈固心定則理明心躁則理昏 心深潛則造理必深

心體本全元無虧欠或為昏氣隔塞或為習氣斷喪所以涵養者只要養完此體則天德自全

人心全是天理統遠理心便不安心便愧怍 心存則理明心放則理昏

人苟能心勿忘勿助長則無處不是道理無處不可進學

心常有所事則雜念不生故程子以必有事焉而勿正為主一若正則反生事心反不寧勿忘勿助乃

本心存處天理妙處程子以與鳶飛魚躍同活潑潑地

今人言心便要求見本體察見寂然不動處此皆過也古人只言涵養言操存易嘗言求見察見若欲

求察而見其心之體則內裏自相擾亂反無主矣然則古人言提撕喚醒非歟曰終提撕喚醒則心

惕然而在不非察見之謂也 未發之前不可無主 龜平曰人固有無所喜怒哀

樂之時然謂之未發則不可言無主也朱子曰未感物時若無主宰則亦不能安靜只此便是昏了

天性不待外物之引然後差也朱子又曰無思時要不如死灰有思時不要邪

朱子曰靜而常覺似說重了些子只說常惺惺常精明則可說常覺便有分而為二底意思朱子於

中庸或問言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能覺者而未有所知覺也此為至論

或曰靜時有思慮乎曰無曰有心乎曰有而未動也曰何謂之有曰操也曰操則動矣可謂之靜乎曰

操只是主敬不放縱之謂事物未交思慮未萌不可謂之動曰人操其心乎心自操乎曰心身之主

非身外有心人與心不可分為二人操即心操我主一無適即心主一無適主一無適即心操也

靜不是無心又不是忘了也此心仍醒在仍有主孟子所謂操操便有主有主則自然醒朱子所謂靜中知覺此知覺不是事來感我而知覺之只是心存則醒有知覺在內未接乎外也然謂之知覺不如只說箇惺惺字謂之惺惺又不如只說箇操字謂之操又不如只下個敬字

今人言心學者便要說靜時無心居仁問之設若無心亦須有理彼又應曰靜無而動有彼信以為靜時真無心與理矣夫天命之性與生俱生不可須臾離故靜而未有事接之時則此心未動此理未

發然此時此心寂然在內此理全具於中故戒謹

恐懼以存養之若真無心無理又戒懼做甚又存

養個甚必有物在內故須主敬須存養故程子以

為靜中有物靜中雖無所知覺亦有知覺在又有因程子說靜中有物遂要察見本體着未發已前氣象此又非也靜中只有個操存涵養易嘗有看見察見或問周子言靜無而動有何也曰周子言無以未形而言非真無也乃無中含有的故朱子解之曰靜非無也以未形而謂之無無事時不變心空有事時不變心亂

今人說靜時心不可操才操便是動學之不講乃至於此甚可懼也靜時不操持何時去操其意以為不要惹動此心待他自存若操便要着意着意便不得靜是欲以空寂杳冥為靜不知所謂靜者只是以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言其中操持之意常在也若不操持待其自存決無此理程子曰人心自由便放去

心無主宰靜也不是工夫動也不是工夫靜而無主不是空了天性便是昏了天性此大本所以不立也動而無主若不猖狂妄動便是逐物徇私此達道所以不行也已立後自能了當得萬事是有主也

未發時仁義禮智之性渾然在中感而遂通之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隨應而出動靜一理體用一原故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

靜中萬理具備是涵得有動之理故謂之體動時事得其理是著乎靜之理故謂之用體用只是一物以其在靜在動未發已發而言也

思其所當思則心亦不放若不當思而思之則此心牽纏擾亂乃所謂放心當思慮亂時惕然自省即

自整頓而莊嚴自持則心自湛然在內

人常戒謹恐懼則物欲自來不得所以存得天理之本然在

今人屏絕思慮以求靜聖賢無此法聖賢只戒謹恐懼自無許多邪思妄念不求靜未嘗不靜也

程子曰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蓋未應之時此理全具於寂然不動之中當此之時敬以操存之而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立焉已應之時此理發見於感而遂通之際當此之時敬以省察之即發而中節之和天下之達道行焉未應靜也體也已應

太極

事

動也用也體即用之所存用即體之所發非有兩事固無先後之可言亦是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之意

或問存養在致知之先在致知之後曰未知之前非存養則心昏亂義理之本原已喪何以能致知既知之後非存養則亦放逸偷惰天理隨失何以保其知先儒言未知之前非敬無以知既知之後非敬無以守又言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也問存養屬知屬行曰存養乃知之本行之事此未行之行也

人之學先在持其志志一則動氣如人昏困是氣昏也若悚然自持則志立而氣自清故持志在敬蓋嚴肅之地昏情不生集義養氣亦由於此

孟子發夜氣之說於學者最有功蓋心之理也氣也一也心存則氣清氣清則理明理明則氣益清氣益清則心益存其要在操存省察於旦晝之間不為物欲所汨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孟子之集義養氣程子之居敬窮理是工夫

周子有主靜之說學者遂專意靜坐多流於禪蓋靜者體動者用靜者主動者客故曰主靜體立而周

事

事

行也亦是整理其心不使紛亂躁妄然後能制天下之動但靜之意重於動非偏於靜也愚謂靜坐中有箇戒謹恐懼則本體已立不流於空寂雖靜何害

敬

心不可放縱亦不可逼迫故程子以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為存心之法雖借用孟子之言其義尤精此自然之理非有毫髮私意故與鳶飛魚躍同一活潑地

敬是箇扶持身心底事怠惰是箇喪敗身心底事故

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

心精明是敬之効總主一則精明二三則昏亂矣

被雜事昏擾者心役於物也苟能立已事雖多常整

不亂

敬則心地嚴肅精神自重理易明不敬則心事散亂

精悍昏憤書愈難讀理愈難窮矣

其心肅然則天理常在故程子曰敬可以對越上帝

若非敬如何扶得身心道理起敬則心專一專

一則精明

恭敬則心存又且明莹盖心是神明之舍存則自明

人若敬時許多放蕩的心都收了許多雜擾的都一

了

敬如何便存得天理盖心中只是理別無物放其心

理便失敬則心存理便在

敬便是操存非敬之外別有箇操存工夫格物便是

致知非格物之外別有箇致知工夫

端莊整肅嚴威儼恪是敬之入頭處提撕喚醒是敬

之接續處主一無適湛然純一是敬之無間處

惺惺不昧精明不亂是敬之驗處敬該動

坐端嚴敬也隨事檢點致謹亦敬也敬重內

貌莊正敬也湛然純一敬也窮得此理頃敬以

存之方不失或曰未窮理時如何曰未窮理時固

當主一以立其本

聖賢學問雖多莫切要

如敬字

敬字敬字自畏慎底意思敬有

肅然自整頓底意思敬有肅然精明底意思敬有

湛然純一底意思故聖學就此做根本凡事都靠

著此做去存養省察皆由此

人須要恭敬恭敬則惰慢邪僻之心不生德性常得

其養而天下之大本在我由是以窮理脩身以馴

致篤恭而天下平

人若端莊靜一則天理即存大本自立極其至也篤

恭而天下平一不莊敬則百邪交侵不待形於外

而天理根原喪於內矣

古今聖賢說敬字曰欽曰恭曰寅曰畏曰戒懼

曰戰兢曰齋莊字雖不同其實一也

是外面之敬也至曰恭作肅則心亦敬也內外一

致也臨深淵履薄冰形容戒懼之意敬切孔子言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又盡出恭敬底樣

子出來與人做程子言整齊嚴肅是入敬處主一

無適是存主處謝氏言惺惺法是就敬之精明處

尹氏言收斂身心不容一物又以人到神祠致敬為喻即是孔子見大賓承大祭之意形容得最親切朱子曰畏字是敬之正意敬肅嚴說得全備毫厘有差便流於禪定故有三綱論先法敬之戒人莊敬體即立大本即在不然則亂無本

古人云宴安如酖毒甚可懼也惟莊整嚴肅戰兢惕勵可以勝之

學者之所患最是惰與輕惰則自治廢輕則物欲恣只一敬字可以治之敬者德之聚也敬則衆善畢集不敬則情慢放僻隨至而德敗矣聖學以

敬為本者敬可以去昏惰正邪僻除亂立大本

程子曰欲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有意於坐忘即是坐馳敬則無此患

必有事焉即主一無適故程子以為敬也朱子以必有事焉為集義因上文而言敬在義中為本也朱

子是本文意程子是言外意

程子發明一敬字於學者最有力而整齊嚴肅是敬下手處或曰整齊嚴肅是外貌上做工夫主一無適是心地上做工夫曰內外一致未有外而無內嚴肅而心不主一無適者未有心主一無適者

面不整齊嚴肅者但當內外交致其功如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雖在外即所以養其中蓋自中而應乎外外不亂則內自有主內有主則外自整齊此敬之功所以貫內外動靜分而言之則靜為存養動為省察統而言之則動與靜工夫皆所以存吾心養吾德也

道理本全具未發時敬以養之莫令有偏已發時敬以察之莫令有差內外動靜交致其功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直內是內裏正當非僻之干無自入矣方外是外面處置得當條理分明各有體

面各有準則移易不得

主敬不是別有一敬將心去主他只心自敬耳居敬持敬亦是如此

聖人曰欽明曰溫恭曰聖敬曰敬止是他自然不離於敬不說主敬與持敬若主敬熟後以至不待養意便是聖人故程子曰主一則有意在然則溫恭是不用戒謹恐懼整齊嚴肅否曰看來聖人是自然戒謹恐懼自然整齊嚴肅如曰夔夔齊栗曰齊戒以神明其德是也

如人起屋豎得柱頭端正則易撐持若豎不曾起柱

頭斜擣住最難

記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學者脚步正在此立  
不一其內無以制其外不齊其外無以養其內靜  
而不存則無以立其本動而不察則無以勝其私  
羅公念菴論心曰當極靜時恍然覺吾此心中塵旁  
通無有窮盡有如長空雲氣流行無有止極者如  
大海魚龍變化無有間隔無內外可指無動靜可  
分上下四方來往古今渾成一片所謂無在而無  
不在吾之一身乃其發數固非形質所能限也又  
答門人論學曰周子所謂主靜者乃無極以來真  
脈絡其自註云無欲故靜是一切染不得一切動  
不得無然欲美無然畔援莊生所言混沌者近之  
故能為立極種子非就識情中認得箇幽微閒逸  
者便可代替為此物也指其立極處與天地合德  
則發育不窮與日月合德則照應不遺與四時合  
序則錯行不忒與鬼神合吉凶則感應不爽修此  
而忘安排故謂之吉祥此而費勞擾故謂之凶觀  
周之爭死囚即欲去位趙清獻無少納交卧疾敵  
薩無錢行部深入感疾未嘗有分毫不盡分處此  
是真能主靜者蓋樂則行憂則違或為季桓子之

任為燔肉之去孔門相傳脈絡始相續也若識  
認幽閒暇逸以為主靜便與野狐禪相似便是有  
欲一切享用玩弄安頓便宜厭忽縱弛隱忍狼狽  
之敝紛然潛入而不自覺即使清介孤潔自守二  
隅亦不免於偏聽獨任不足以倡率防檢以濟天  
下之務其與未知學者何以相異是可深省而  
致思也哉

室慾

太祖高皇帝御華蓋殿與侍臣論治身之道上曰不  
之害莫大於欲欲非止於男女宮室飲食服御而  
已凡求私便於己者皆欲也然惟禮為能制之先  
王制禮禮所以防欲也禮廢則欲肆為君而廢禮  
縱欲則毒流于民為臣而廢禮縱欲則禍延于家  
故循禮可以寡過肆欲必至滅身

伊川先生謂張思叔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  
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於歲  
年無損也又曰人待老而求養生是猶貧而後蓄  
積雖勤亦無補矣思叔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  
厚為保生耶先生曰吾以忘生狗欲為深耻

劉元城公云安世尋常未嘗服藥方還館時年四十



有七先妣必欲與俱百端懇罷不許安世念不幸  
使老親入於炎瘴之地已是不孝若非義固不可  
為父母唯其疾之憂如何得無疾祇有絕慾一事  
遂舉意絕之自是逮今未嘗有一日之疾亦無宵  
寐之變陳璣曰公平生學術以誠入無往而非誠  
凡絕慾是真絕欲心不動故公曰然公曰安世自  
絕欲來三十年氣血意思只如當時終日接士友  
劇談雖夜不寢翼朝精神如故

黃山谷云人生血氣未定時不知早服仲尼之戒故  
其壯也血氣當剛而不剛所以寒暑易侵耳學道

東垣論云人受天地之氣以生氣常有餘血常不足

年

以身為本不可不留意斯事也

上蔡云色欲已斷二十年來夫益欲有為必須強盛  
方勝任得故斷之也問於勢利如何曰打透此關  
十餘年矣

東垣論云人受天地之氣以生氣常有餘血常不足  
故人之主也男子十六歲而精通女子十四歲而  
經行是有形之後猶有待於乳哺水谷以養陰氣  
始成而可與陽氣為配以能成人而為父之母  
古人必近三十二十而後嫁娶可見陰氣之難於  
成而古人之善於攝養也內經曰年至四十陰氣

自半而起居衰矣又曰男子六十四歲而精絕女  
子四十九歲而經斷夫以陰氣之成止供給得三  
十年之視聽言動已先虧矣夫人之情欲無涯此難  
成易虧之陰氣若之何而可以供給也

又云主閉藏者腎也司疎泄者肝也二臟皆有相火  
而其系上屬於心心君火也為物所感則易動心  
動則相火亦動則精自走相火翕然而起雖不交  
會亦暗流而疎泄矣所以聖賢只是教人收心養  
性其旨深矣

又云四月屬巳五月屬午為火太旺火為肺金之夫

火旺則金衰六月屬未為土太旺土為水之夫土

主

旺則水衰况腎水常藉肺金為母以補助其不足  
故內經諄諄於資其化源也古人於夏必獨宿而  
淡味兢兢業業於愛護也保養金水二臟正嫌火  
土之旺爾內經曰冬不藏精者春必病溫十月屬  
亥十一月屬子正火氣潛伏閉藏以養其本然之  
真而為來春發生升動之本若於此時恣嗜慾以  
戕賊至春升之際下無根本陽氣輕淨必有溫熱  
之病夫夏月火土之旺冬月火氣之伏此論一年  
之虛耳若上弦前下弦後月廓月空亦為一月之



虛大風大霧虹霓飛電暴寒暴熱日月薄蝕憂愁  
忿怒驚恐悲哀醉飽勞倦謀慮動動又皆為一日  
之虛若病患初退瘡痍正作尤不止於一日之虛  
今日多有春末夏初患頭疼脚軟食少體熱倦景  
謂春夏劇秋冬差而脉弦大者正世俗所謂法夏  
病若犯此四者之虛似難免此夫當壯年便有老  
態仰事俯育一切艱壞與言至此深可驚懼古人  
謂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善攝生者於此五箇月出  
居於外苟值一月之虛亦宜暫遠帷幙保全天和  
期無負敬身之教

續前書

卷之三

七

又箴曰曉彼昧者徇情縱慾惟恐不及濟以躁毒氣  
陽血陰人身之神陰平陽秘我體長春血氣幾何  
而不自惜我之所生離為我賊士之斃兮其家自  
廢既喪厥德此身亦瘁遠彼帷簿放心乃收飲食  
甘美身安病廖

素問云恬淡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生是  
以志閒而少欲心安而不懼嗜欲不能勞其目淫  
邪不能惑其心所以年能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  
者以其德全不危也

又云清淨則內腠閉拒雖大風苛毒弗之能害

御製周顒仙傳曰仙人當首見時即言婆娘又鄉  
談中常歌云世上甚麼動得人心只有胭脂胚粉  
動得婆娘嫂裡人及問其故你只這般只這般每  
每如此

南岳魏夫人傳曰但在莊敬丹到而絕淫色之念也  
若抱淫慾之心行上真之道者青宮所落皆此輩  
也豈止落名坐籍方將被考於三官也勉之慎之  
宗道者貴無邪棲真者安恬愉至寂非引順之主  
淡然非教授之匠故當因煩以便無事為道者精  
則可矣有情而不勤能而不專無益也

續前書

卷之三

七

黃庭經云長生至慎房中急何為死作令神泣又曰  
悉亡液漏非已刑專閑御景乃長寧

山家清事云金取乎剛丹取乎一不剛以戒慾不一  
以存誠豈金丹乎如欲舍此以求法不過欲知玄  
牝之門耳非鼻非口非泥丸非丹田惟內腎一竅  
名玄關外腎一竅名牝戶牝戶無所感觸則精不  
外化而後玄關可以上通既通則精氣流轉於一  
身而復於元又能凝神調息以養之至於息調心  
靜則天地元氣自隨節候以感通久而不為物奪  
自可以漸入天道過此又欲求三峰黃白之術此

愚夫也何足以道蓋自古以來未嘗有貪財好色之神仙云

白玉蟾云千日養不足一旦害有餘

蘇文忠云心動則氣隨之而作腎溢則心血隨之而流如火之有烟焰未有復反於薪者也今吾寂然無所引於外火無所麗勢必從水水火合則火不炎而水自上所謂龍從火裏出也

財色之於人譬如小兒貪刀刃之蜜甜不足一食之美然有截舌之患佛告諸沙門慎無視女人若見無見慎無與言若與言者動心正行曰吾為沙門

處於濁世當如蓮華不為泥所汚老者以為母長者以為姊少者如妹幼者如女敬之以禮意殊當諦惟觀自頭至足自外視內彼身何有惟盛惡露諸不淨種以釋其意

愛欲之於人猶執炬火逆風而行愚者不釋炬必有燒手之患貪淫恚怒愚痴之毒處在人身不早以道除斯禍者必有危殃然愚貪執炬自燒其手者也

時有天神獻王女於佛欲以試佛意觀佛道佛言華蒙衆穢爾來何為以可誑俗難動六通去吾不用

爾天神愈敬佛

呂純陽詩云生我之門死我戶幾箇惺惺幾箇悟來鐵漢自思量長生不死由人做

又云分明不見人頭落暗地教君骨髓枯又曰精神賣與粉骷髏却向人間買秋石

寒山詩云城中蛾眉女珠珮何珊珊鸚鵡花前舞琵琶月下彈長歌三月響短舞萬人看未必長如此

芙蓉不耐寒

王堂掛珠簾中有婬娟子其貌勝神仙容華若桃李東家春霧合西舍秋風起更過三十年還成甘藤

泮人言是牡丹佛說是花箭射人入骨髓死而不知怨

知怨

馬丹陽云酒為亂性之漿肉為斷命之物直須不喫為上酒肉犯之猶可恕若犯於色罪不容誅蓋色

之害人甚於狼虎敗人美行損人善事忘精滅神至於殞軀故為道人之大孽也

李宜春云元精之在體剛健純粹而不息神倚之如魚得水氣倚之如霧覆淵人之幼處嬰孩也未知

牝牡之合而竣作精之至也純純全全合乎大方溟溟滓滓合乎無論自十六而真精滿耳聰目明

五藏華敷身體秀麗齒髮堅固不憚寒暑亦無所  
忘當此脩行即神仙矣自此以降日益虧耗未至  
中年五衰盡見目昏耳聾五藏薄弱身體枯瘁齒  
髮踈脫不耐寒暑頭便忘神亦隨之而昏氣亦  
無所主矣精之在體在骨絡猶金之有液木之有  
脂因慾火下熾遂克化而為物莊子曰既有為物  
矣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善攝生者先除慾念孟子  
曰養心莫善於寡慾真為寶身之道莊子曰嗜慾  
深者其天機淺誠然也是故寶精以養氣寶氣以  
養神純陽子曰精養靈根氣養神此真真外更無

神欲鍊還丹必有精氣神為本真鉛真汞生在其  
中故為修真上品

清淨者清謂清其心源淨謂淨其氣海心源清則外  
物不能挽性定而神明氣海淨則邪欲不能作精  
全而腹實

薛文清公云酒色之類使人志氣昏沉傷生敗德俗  
以為樂余不知果何樂也惟心清慾寡則氣平體  
胖樂可知矣

新幾錄云學問全在精神精神不足未有能立者蓋  
清者二五之萃人之本德之興也二氏合下

完固故其學易明易成吾儒獨忽此欠講明也  
而弗信欲掣者也信而守弗固未有必成之志者  
也

南華經云無勞爾形無搖爾精乃可以長生未聞有  
御女之說也誰生厲階至今為梗是故葛稚川抱  
朴子以為水枉盛湯羽苞蓄火陶隱君以為抱玉  
赴火李玉谿稱為地獄種子古今丹書皆極口痛  
罵此術者以其害人而終亦自害其身也

晉侯求醫於秦秦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  
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公曰女不可

近乎對曰天有六氣淫生六疾陰陽風雨晦明過  
則為災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或蠱之疾今  
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趙孟曰何為蠱曰淫溺  
惑亂之所生也於文血蟲為蠱谷之飛亦為蠱在  
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趙孟曰良  
醫也厚其禮而歸之

枚乘云皓齒娥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膿命曰腐  
腸之藥今往來游宴縱恣于曲房隱間之中此甘  
餐毒藥戲猛獸之爪牙也

龍門子曰行遇刃者必避食遇鳩者必含懼言已也

麗色藏劍厚味脂毒則弗之察惠矣哉

人欲之險

朱文公詩曰十年浮海一身輕歸對黎渦却有情世上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文公此詩蓋因胡澹菴十年貶海外北歸之日飲于湘潭胡氏園亭有詩曰君恩許歸此一醉傍有黎頰生微渦謂侍妓黎倩也故文公題此以寓譏傲之意東坡志林載張元忠之說曰蘇子卿嚙雪啖糞踏血出背可謂了死生之際矣然不免與胡婦生子而死獨房綺綉之下乎乃知此事未易消除文公之論澹

菴亦猶元忠之論蘇子卿也鄭叔父論劉項曰項

王有吞岳瀆意氣咸陽三月火骸骨亂如麻哭聲

慘怛天日而眉容不歛是必鐵作心腸者然當垓下訣別之際寶軀血廟了不經意眷眷虞姬悲歌悵飲情不自禁高帝非天人歟能決意於太公呂后而不能決意於戚夫人杯羹可分則咲嫚自若羽翼已成則歛歔不止乃知尤物移人雖大智大勇不能免由是言之世上無如人欲險信哉一顧傾城再顧傾國色也大者傾城小者傾鄉富也貨色之不祥如此哉

司空圖書云昨日流鶯今日蟬起來又是夕陽天六龍飛鸞長相窘更忍乘危自著鞭戒好色自戕者也楊誠齋善譚嘗謂好色者曰閻羅王未曾相喚子乃自求押到何也即此詩之意

叔向母曰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杜欽曰女德不厭則壽命不究於高年

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善哉魯男子吾所願學者

家語魯男子有獨處室者隣之嫠婦亦獨處一室夜暴風雨至嫠婦之室壞趨而托焉魯人閉戶而不

納嫠婦自牖與之言子何不仁而不納我乎魯人

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是以

不納爾也嫠婦曰子何不如柳下惠然魯人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聞之曰善哉欲學柳下惠未有善於此者期於至善而不襲其為可謂智乎

蘇黃門曰衣冠珮玉可以化強暴深居簡出可以却猛獸定心寡欲可以服鬼神

劉長生曰塵心絕盡則可純於性色心絕盡則可全於命無明心盡則可保於冲和

晉周續之以身不可遺餘累可絕遂終身不娶布衣蔬食

劉彥度少懷隱操兄為聘妻尅日成婚彥度聞而逃匿事息乃還

李約雅度玄機蕭蕭冲遠不近粉黛性喜接引人物

不好俗談阮孝緒對其父曰願迹松子於瀛海追許由於窮谷庶保餘生以免塵累自是屏居一室

雖家人亦罕窺其面人呼為阮居士

陶處靜年十五便服食絕谷家累千金僮客百數處

靜終日端拱絕不婚宦居臨湘縣山中立小草屋

續自華編

卷之十

全

裁足容身有時還家設小牀獨坐不與人共

陳畱南在唐僖宗時封為清虛處士仍賜宮女三人

先生作詩曰雪為肌體王為腮深謝君王選到來

處士不生巫峽夢空勞雲雨下陽臺

高僧鬼戒行嚴潔嘗一女子寄宿自稱天女以上人

有德天遣我來勸勉其意鬼執意貞確一心無擾

曰吾心若死灰無以革囊見試女乃凌雲而逝顧

乃曰海水可生須彌可傾彼上人者秉心堅貞

濟寧王士能者生元至正甲辰入成化癸卯已一百

二十歲所居城東僻處老木深巷故是數百年中

卧榻外無長物與客言多靜坐寡欲之說問以元末國初事曰一身之外皆非所知也楊南峰嘗微服過扣其所以致壽曰無他術也但平生不茹葷不娶妻不識數不爭氣耳

任恭惠與呂許公同年進士恭惠登樞年耆康強許

公時尚為相嘗所嘆羨詢其服餌之法恭惠謝曰不晚養生之術但中年因讀文選有所悟爾謂石

韞玉而山輝水含珠而川媚也許公深以為然

胡文定嘗曰李文靖澹然無欲王沂公儼然不動資

稟既如此又濟之以學故是八九分地位也邵康

續自華編

卷之十

全

節稱司馬君實腳踏實地九分人也學者學作人

須是十分為期着實要到勾得幾分始得

漢武帝年七十餘梁武帝宋高宗皆年八十餘漢武

嘗言服藥節食可少病梁武勅賀琛曰朕絕房室

三十餘年不與女人同室而寢亦三十餘年此致

壽之道不係於好仙佛也高宗之壽亦由稟厚而

寡欲故爾

中山徐武寧王達下姑蘇城時張士誠府庫內珍寶

充牣王悉封而籍之以獻及克元都獲諸王璽王

悉封府庫而籍故宮殿分兵守妃主官人令故奄

護視秋毫無犯故太祖稱之曰封姑蘇府庫置胡宮美人材寶無所取婦女無所愛尤其忠志過人者

### 懲忿

神隱傳云攝生之道大忌嗔怒

大學曰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

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老子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又曰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為和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

而損

素問云有聖人者處天地之和無恚嗔之心以恬愉為務以自得為功

慈湖先訓云為物所逆而動心此怨天也又云或謂男女奴婢由我所治此乃無識人之所見治之不當自己已失言豈能治人吾處世不敢輕嗔人亦不憎惡人常愛人常敬人

又云先公嘗言吾少時忿懣甚知非力改簡自童稚已見先公凡百容耐其後見有極微之人無禮先公怡然不以介意

又曰一日到蔬園顧謂園僕吾蔬間為盜者竊取汝有何計防閑園僕姓余者曰須拚少分與盜者乃可先公因忻然顧簡曰余即吾師也吾意釋然又云凡可怒者皆小人也然怒或動心則與小人相去一間

薛文清公云劉立之謂從明道年久未嘗見其有暴厲之容學者宜觀明道之氣象

又云聖人不怨天不尤人心地多少洒落自在常人總與人不合即尤人總不得於天即怨天其心愈懷勞擾無一時之寧太與聖人之心何啻霄壤

陽明先生云孟子三自反後比妄人為禽獸此處似尚欠細蓋橫逆之來自謗訕怒罵以至於不道之甚無非是我實受用得力處初不見其可憎所謂山河大地盡是黃金滿世界皆藥物者也又云蒸蒸又不格姦本註說象已進進於義不至大為姦惡舜徵庸後象猶日以殺舜為事何大姦惡如之舜只是自進於又以人去薰蒸他不去正他姦惡大凡文過掩慝此是惡人常態若要指摘他的是非反去激他惡性起來舜初時致得象殺已亦是舜要象好的心太急了此就是舜之過處經過

來乃知工夫只在自已不去責望人所以便得克  
諸此是舜之動心忍性憎益其所不能處古人言  
語不是自家親身經歷過來如何見得他許多苦  
心處

一友常易動氣責人先生做之曰學須反己若徒責  
人只見得人不是不見得自已非若能反己方見  
自已有許多未盡處奚暇責人舜能化得象的傲  
其機括只是不見象的不是若舜只要正他惡惡  
就見得象的不是了象是傲人不肯相下如何感  
化得他

尹真人云俺初在家見天下人過修行人大忌見他  
人之過莫為他人和自己壞了一切萬事皆是數  
須要般般放下

莊子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  
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  
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不可入於靈府  
又云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惟有德者能之  
白沙詩云若無天度量安得聖胚胎又云吾儕生分  
薄於福敢求全

中峰云謂緣者何乃積劫所種之因而感格今日者

是也緣之會遇雖佛祖聖賢欲避之而不可得  
其他乎故東山演祖有一味信前緣之明訓焉達  
者了知一報之緣既定而不可以苟使終身合其  
所愛而不加喜也盡形會其所惡而不加怒也教  
中謂怨憎會苦愛別離苦斯言苦者乃不信前緣  
而自受也使知前緣之當爾而正順之則苦無隙  
而投矣

又云道人日用現前境界皆前業也虛幻也無間斷  
也純真一如離異致也若以前業觀目前則一毫  
無你迴避處若以虛幻觀目前則一毫無你取覓

處若以無間斷觀目前則一毫無你舍離處若以  
純真一如觀目前則一毫無你揀擇處正與麼時  
觀照俱泯能所兩忘方是道人泯是非空榮辱越  
死生超夢幻底時節也

晁文元公曰非理外至當如逢虎即時而避勿恃格  
獸之勇非理內起當如探湯即時而止勿縱染指  
之欲

崔瑗座右銘云柔弱生之徒老氏誠剛強行行鄙夫  
志悠悠故難量又云隱心而後動謗議庸何傷  
淵明詩云怒氣劇炎火焚如徒自傷觸來勿與事



過心清涼佛言重以惡來者吾重以善往福德之氣常在此也

誌公云衆生身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脚

又云面上無嗔供養具口裏無嗔吐妙香心裏無嗔是珍寶無垢無染是真常

寒山詩云有人來罵我分明了了知雖然不應對却是得便宜

寶鑑云萬事從寬其福自厚

又云愚濁生嗔怒皆因理不通休添心上焰只作耳邊風長短家家有炎涼處處同是非無實相究竟

總成空

擬寒山詩嗔火焚和氣令人相貌惡修羅纏現前菩薩都走却養就三毒軀恣為五慾樂智者善思惟早服慈悲藥

若以爭止爭其諍轉不已惟忍能止諍是法中尊貴不見老瞿曇妙相三十二魔軍刀劍來只以無心對

合嗔不須嗔合喜不須喜喜時風自吹嗔時火自熾風火非外來皆從自心起不見四禪天三灾都不至

白沙巖云七情之發惟怒為最難忍逆之加惟忍為最絕情實難處逆非易當怒火炎以忍水制忍之又忍愈忍愈厲過一百忍為張公藝不亂大謀其乃有濟

許名奎百忍叙云趙襄子曰以能忍耻庶無害趙宗乎杜牧之詩曰忍過事堪喜呂存仁亦云忍訥二字古之格言後思前哲有德量自隱忍中大之語逆來順受不與物競

莊子云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褊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歛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耶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已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易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壇經云北宗門人自立秀師為第六祖而忌大鑑傳衣為天下所聞乃囑行昌來刺於師師他心動預知其事即置金十兩於座問時暮夜行昌入祖室將欲加害師延頸就之行昌揮刀者三悉無所害師曰正劍不邪邪劍不正只負汝金不負汝命行昌驚仆久而方蘇求哀悔過即願出家師遂與金



曰汝且去恐彼來加害於汝汝可他日易形而者  
吾當攝受行昌稟旨霄遁後投僧出家具戒精進  
一日憶師之言遠來禮親師曰吾久念汝汝來何  
晚曰昨蒙和尚捨罪今雖出家苦行終難報德其  
惟傳法度生乎

永嘉證道歌云行亦禪坐亦禪語默動靜體安然縱  
遇鋒刀常坦坦假饒毒藥也閑閑我師得見鉢燈  
佛多劫曾為忍辱仙

文云從他謗任他非把火燒天徒自疲我聞勝似飲  
甘露銷融頗入不思議觀惡言是功德此則成吾

善知識若因訛謗起怨心何裨無生意忍力

中峰云如佛屢遭提婆達多以惡計陷於死地而不  
動念者乃知其有宿冤也當其狹路相逢返觀報  
盡還無之理如飲甘露又何念之可動哉 永嘉  
謂從他謗任他非把火燒天徒自疲永嘉之說雖  
盡善惟從他任他似亦未能當念融化也靈芝照  
公取文中子何以息謗曰無辯謂嘗事斯語矣且  
無辯與從他任他之說亦俱未盡理也員覺謂若  
知我空無毀我者則從他任他以至無辯贅且剩  
矣

昔有國王致五百醉象害佛佛豎五指迎之象皆馴  
伏時問那律見佛五指端各現金毛獅子一弟子  
白佛云嘗聞佛說此身是夢不可愛樂今現獅子  
之威禦醉象之難豈非愛樂其夢中之身耶佛曰  
我何有心於禦象哉我積劫以來脩慈忍三昧今  
豎指入此三昧任其踐害以我三昧之力成熟故  
獅子之威不期自現觀佛之說乃禦難息謗之第  
一義也語言云乎執機智云乎執

赤脚劉先生云脩行人要見人好處不得見人短處  
如十分中有一分好處只可學他一分好處但凡  
為人須有一德不可一向見他不好處隱昧他好  
處學道人須向一針一草上降伏其心不可胡亂  
放過

研幾錄云天地間渾是生生不息之意君子體之至  
誠惻怛莫非愛也忿怒作惡全無用處故教人必  
愛之則從惠人必愛之則懷處人必愛之則親罰  
人必愛之則人無怨若以自是忿疾而行雖勤而  
弗應矣

潛虛云察窮秋毫物駭而逃  
郁離子曰石激水山激風法激姦吏激民言激或直

激暴天下之紛紛生於激是故小人之作亂也由  
其操之急抑之甚而使之東西南北無所容也故  
進退無所逃則安得不避其急而趨其緩也哉夫  
人之有欲猶嬰兒之欲乳也吾力不足以遏之而  
又不能舒徐以開之委曲以道之乃欲以一介之  
微挫其鋒於頃刻是何異乎以唾滅火以匏捍刃  
也哉聖人知其無益也故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  
亂也及見陽虎則應之諾吾將仕矣而不與之爭  
也陳恒弑其君告夫三子不可則曰以吾從大夫  
之後不敢不告也而不與之辨也夫如是則激之

有哉是故鯀堙洪水禹乃導而疏之然後地平天  
成之功不在鯀而在禹何也激不激之謂也

莊子云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  
人刺之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晉人曰有所謂蝸  
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  
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  
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歟曰  
臣請為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  
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  
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

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辨乎君曰無辨客出而君倘  
然若有亡也

漢卓茂性寬仁恭愛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曰子  
亡馬幾何時對曰月餘日矣茂有馬數年心知其  
謬默解與之挽車去顧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  
歸我他日馬主別得亡者乃詣府送馬叩頭謝之  
茂性不好爭如此遷客令與善而教口無惡言吏  
人親愛而不忍欺之

劉寬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吏人有過  
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夫太欲試寬  
公惠侯當朝會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灑汗朝  
衣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徐言曰羹爛爾手乎其  
性度如此海內稱為長者

直不疑恬淡樂道與人無競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  
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去已而同舍郎覺亡意不  
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  
郎大慚以此稱為長者稍遷至中大夫朝廷見人  
或毀不疑曰不疑狀貌甚美特無奈其善盜嫂何  
也不疑聞曰我乃無恥然終不自明也

晉衛玠字叔寶摠角乘車入市見者皆以為王人

玠嘗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愠之色

樂廣性冲約清遠與物無競每談論以約言析理厭人之心而其所不知默如也

唐柳公度年八十有強力人問其術曰吾平生未嘗以脾胃熟生物煖冷物以元氣佐喜怒此可為座右銘

裴行儉有賜馬玠鞍令史私馳馬馬蹶壞鞍懼而逃亡行儉招還之而不加罪又有瑪瑙盤廣二尺文彩粲然因宴出示人軍吏趨跌盤碎即頭流血行儉笑曰爾非故也色不少吝

宋王文正公旦器度寬厚朱嘗見其怒飲食有不精潔者但不食而已家人欲試其量以少埃墨投羹中公唯啖飴而已家人問何不食羹曰我偶不喜肉一日又墨其飯公曰吾今不飯可具粥其性不發人之過皆類此

呂正獻公著平生未嘗較曲直聞謗未嘗辨也少時書於座右曰不善加已直為受之蓋其初自懲文如此

王文正公同母弟傲不可訓一日遇冬至祀家廟列

百壺於堂前第皆紫破之家人惶駭文正忽自外入見酒溢又滿路不可行俱無一言但攝衣步入堂其後第忽感悟復為善終亦不言

韓魏公器量闊博無所不容與同館王拱辰御史兼定基同發解開封府舉人拱辰定基時有喧爭公安坐幕中閱卷如不聞拱辰忿不助已詣公室謂曰此中豈習宰相器度耶公和顏謝之

范忠宣公在永三年怡然自得或加以橫逆人莫能堪而公不為動亦未嘗含怒於後也

梁庾說嘗乘舟從山舍還載米百五十石有人寄載三十石至宅寄載者曰君三十石我百五十石說默然不辨恣其取足

魏文靖公驥嘗以俸金百兩委人為其家僕盡易之公竟不言他日事覺鞠出金還公其主始知

余冬錄云春少而剛福事後不能無愧悔常書晉人情恕理遣之言於所居屋壁以自省安得如玠終身無喜怒於色耶齊劉計自少至長無喜怒色每於可兢之地輒以不兢勝之或有陵之者莫不退而愧服

李丞相沆所居陋巷聽事無重門頽垣壞壁不以

意堂前花欄壞公朝夕見之經月終不言曰豈可  
以此動吾一念哉嘗言內興以此世界為缺陷安  
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

東觀漢記曰承宮避世將妻子之華陰山谷耕  
種禾黍臨熟人就認之宮悉推與而去曰是項  
毛仲荏知曹州日有書生投書於仲荏荏涉謗訕僚  
屬皆不能堪仲荏延之上坐謝曰使領常聞斯言  
庶乎寡過士論多之

韓魏公帥定武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於旁兵他  
顧燭燃公鬚公遽以袖拂之作書如故必頃回視

則別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卒亟視之曰勿易渠  
今已解持燭矣軍中為之感服

陳了翁瑾每夜置行燈于床側自提就案人或問公  
何不呼使者公曰起止不常若涉寒暑則必動其  
念此非可常之道偶吾性安之故不欲勞人也

張文定公齊賢為江南轉運使一日家宴一奴竊銀  
器數事於懷中文定自簾下熟視不問後文定為  
宰相門下廝役皆得班行而此奴竟不沾祿奴來  
間再拜而告曰某事相公最久後於某者皆得官  
矣相公獨遺某何也因泣下不止文定憫然語曰

我欲不言爾乃然我爾憶江南盜我銀器數事乎  
我懷之三十年不以告人雖爾亦不知也吾倘位  
宰相進退百官安敢以盜賊薦耶念爾事我日久  
今與汝錢三百千爾去門下自擇所安蓋吾既發  
爾平昔之事爾其有愧于吾不可復留也奴震駭  
泣拜而去

唐光祿王守和未嘗與人有爭嘗於几間大書忍字  
至於幃幌之屬以紡畫為之明皇知其姓字非時  
引見問曰卿名守和已知不爭好書忍字尤見用  
心奏曰臣聞堅而必斷剛則必折萬事之中忍字

為上帝曰善賜帛以旌之

淨明忠孝書云人之一性本自光明上與天通但苦  
多生以來漸染薰習縱忿慾欲曲昧道理便不得  
為入之道則何以配天地而曰三才所謂忿者不  
只是恚怒嗔恨但涉嫉妬小狹褊淺不能容物以  
察察為明一些箇放不過之類提屬忿也若能深  
懲痛戒開廣襟量則嗔火自然不上炎所謂欲者  
不但是媼邪色慾但涉溺愛眷戀滑着物之間  
如心貪一物綢繆意根不肯放舍為欲也若能  
察察其原惺惺做則欲水自然不下流水上火下

精神既濟中有真土為之三宰只此便是正心脩身之學真忠至孝之道脩持久久復其本淨元明之性道在是矣

朱子曰氣聽命於心者聖賢也心聽命于氣者衆人也凡氣之在人逸則肆勞則怠樂則驕憂則懾生則盈死則汨氣變則心為之變有不能自覺焉志者氣之帥也今心隨氣變是帥不能令而氣反為之帥矣氣反為志之帥而吾心志之盛衰惟氣之為聽則心者氣之役也聖賢君子以心御氣而不為氣所御以心移氣而不為氣所移歷山之耕南

續自學編 本卷之三

朱子

風之琴勞逸變於前而舜之心未嘗變也姜里之囚虞芮之朝憂樂變于前而文王之心未嘗變也避席之時易簣之際死生變於前而曾子之心未嘗變也自勞自逸自愛自樂自死自生吾心曷常不自若哉楚武王自憑梅諸夏兵行中國雖臨大敵其心初不為之蕩也迨其季年以堂堂楚師伐叢爾之隨將受兵而心騷蓋楚武初未嘗知治心之理所恃者血氣之剛爾平時臨敵而心不蕩焉非真能不動氣方剛也死期將至血氣既蕩心安得不從之而蕩乎

### 放心解

孟子言求放心邵子言心要能放二者天淵懸絕蓋放心者自放也心放者吾能放也放心者如雞豚出於櫛櫛不求則不得心放如鷹隼翔於雲霄而條鏃固在吾手也衆人之心易放聖賢之心能放易放者流蕩能放者開闢流蕩者失其本心開闢者全其本心

朱子自言小時在同安夜聞鐘聲聽其一聲未絕而此心已自走作因此自懼乃知為學須是專心致志此心不以義理養之未免天津橋看美獼猴又去西川看競渡也

續自學編 本卷之三

朱子

### 心思

書曰思曰睿睿作聖楊子曰神心恍惚經緯萬方孔叢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神之極也邵子曰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或曰易言何思何慮何也曰始於思終於無思非不思也不待思也此不識不知而順帝則從心所欲而不踰矩庖丁之解牛輪扁之斲輪病僕之承蜩豈更待於思乎

有人說無心伊川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心此與陸子靜意見之說而朱子闢之曰正意見不可有者意正同

陽明曰只存得此心常見在便是學過去未來事思之何益徒放心耳

### 方寸地

俗語云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指心而言也三字雖不見于經傳却亦甚雅余嘗作方寸地說或問方寸地何地也亦有治地之法否乎余曰偉哉問世之人固有無立錐地者亦有跨都兼邑者有無

本義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貧富相絕也惟此方寸地人人有之歟之其細莫倫充之包八荒徧萬物無界限無方體甚矣其地之靈也然此地人人有而治地放不人人能施治地之法不人人能知故蕪穢不治者有此地而不能治治而不知其法者雖治此亦猶不治是故孔子孟軻治地之農師圃師也六經語孟治地之齊民要術也良知良能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嘉種之誕降者也博文約禮仰觀俯察求輔仁切憫之功資直諒多聞之益培薰灌漑法也時時習日日新暗室屋漏守之密視聽言動察之精封植長

養法也忿必懲慙必窒情必儆輕必矯無稽之言必不聽便佞之友必不親芟雜耘鋤法也優游而厭馭之固守而靜俟之不躁等不凌節不求聞不計獲乃宋人之不擾苗郭橐駝之善種樹也誠如是則信美而大化篤實而輝光通神明贊化育乃實類實粟之時參天溜雨之日治地至此斯可言善治地矣道家有寸田尺宅之說養生引年者取之畢諺有留與子孫耕之說種德食報者取之其言未為無理要皆墮于一偏若縱孔孟治地之法則仁者必壽善者必福清明交泰氣如神厚德之流光彌遠道家里諺之說在其中矣雖然是地也嘉種固所素有惡種亦易以生嘉種每難於封植惡種常至於蔓延其或認槭棘為美楨認稊稗為良苗則惡種日見其猥大而嘉種微矣噫嘻可懼也哉然則如之何曰在早辨

### 除目損道心

古詩云一日看除目三年損道心余謂人患道心不存耳道心果存豈看除目所能損哉彼薰臙糝餌之念洗滌未淨往往身寄山林而心存朝市跡履泉石而意繫軒冕是視山林泉石反若籠檻桎梏宜

其者除目而心為之損也特所損者人心耳豈道  
心哉伊川曰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曲肱飲水  
樂在其中矣萬變者在人其實無一事未文公曰  
良其背是止其止行其庭是止於動不獲其身是  
無與於已不見其人是外不見人無人無已但見  
是此道理各止其所也止而至於如此其誰能動  
之昔有僧居深山中山鬼百計害之或誘以淫聲  
美色或眩以珍羞玩好或懼以奇形異物或脇以  
刀鋸炮烙僧皆不為之動久之乃寂然無有或問  
其故僧曰山鬼之伎倆有限老僧之不聞不見無  
盡此即所謂不獲其身不見其人者也心安如是  
又豈除目所能損哉

### 心脉

教器之善察脉常言心脉要細緊洪倫此三者大貴  
大賢也趙季仁曰此非論脉乃是論學小心翼翼  
細也務時敏緊也有容乃大洪也

### 廢心用形

列子曰仲尼廢心而用形淵明詩去形跡憑化往靈  
府長獨閒說得更好蓋自其彭澤賦歸之後洒然  
悟心為形役之非故其言如此果能行此則靜亦

靜動亦靜雖過化存神之妙不外是矣謂淵明不  
知道可乎

### 吾心如秤

諸葛孔明曰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至哉言乎  
信能此則吾心即造化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  
庸已不勞而萬物服矣乃知孔明長嘯草廬時其  
所講不在伊尹下杜少陵曰伯仲之間見伊呂指  
揮若定失蕭曹可謂識孔明心事

### 須彌芥子喻

唐李渤問歸宗禪師曰須彌納芥子僕即不疑芥子  
納須彌恐無是理歸宗曰人言學士讀萬卷書是  
否渤曰然歸宗曰是心如柳大萬卷書從何處着  
荆公詩云巫醫之所知瞽史之所業載車必百兩  
獨以方寸攝即歸宗之意餘謂一心具一太極前  
輩謂鵬搏鷃運不足計其高深日升月沉不足計  
其廣狹萬卷百車又何足道

### 無思無為

索和叔曰非木非石無思無為楊敬仲深愛其語蘇  
穎濱論語解云火必有光心必有思聖人無思非  
無思也外無物內無我物我既盡心全而不亂物



至而知可否可者作不可者止因其自然而吾未嘗思未嘗為此所謂無思無為者也如使頑然不動與木石為偶而謂之無思無為則亦何以通天下之故哉禪家去昏散病絕斷常坑蓋昏與斷則如木如石矣散與常則妄思妄為矣又云貴真空不貴頑空蓋頑空則頑然無知之空木石是也若真空則猶之天焉湛然寂然元無一物然四時自爾行百物自爾生聚為日星滄為雲霧沛為雨露轟為雷霆皆自虛空生而所謂湛然寂然者自若也頴濱深味禪說故其論亦此意

敬畏說

竹谷老人早登慶元諸老之門晚年以其所得者作畏說有曰大凡人心不可不知所畏畏心之存亡善惡之所由判也是以古之君子內則畏父母畏尊長詩曰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又曰豈敢愛之畏我諸兄是也外則畏師友古語曰凜乎若嚴師之在側詩曰豈不欲往畏我朋友是也仰則畏天俯則畏人詩曰胡不相畏不畏於天又曰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是也夫惟心有所畏是故非禮不敢為非義不敢動一念有愧則心為之震掉一事

有差則顏為之忸怩戰兢自持曰當其過而不知其入於君子之域矣苟惟內不畏父母尊長之嚴外不畏朋儕師友之議仰不畏天俯不畏人猖狂妄行恣其所欲吾懼其不日而入於小人之歸也由是而之習以性成居官則不畏三尺任職則不畏簡書攫金則不畏市人嗚呼士而至此不可以為士矣夫人之所必畏乎彼者非為彼計也蓋將以防吾心之縱而自律乎吾身也是故以天子之尊且有所畏詩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書曰成王畏相孰謂士大夫而可不知所畏乎聖賢之聰明且有所畏魯論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孰謂學者而可不知所畏乎然則畏之時義大矣哉

歐陽景頴跋云 造道必有門伊洛先覺以持敬為造道之門至矣盡矣蓋敬德之聚也此心總敬萬理森列此身總敬四體端固由勉強至成熟此心此身欽然法度中可以為人矣然世之作偽者往往竊持敬之名蓋不肖之實內雖謹而色若厲焉行無防檢而步趨若安徐焉識者病之至有劾前輩打破一敬字以為訕侮者又有以高視闊步幅



巾大袖而乞加懲絕者一世特立之士欲救之而志不能遂近世葉水心作敬亭後記至不以張思叔之言為然謂敬為學者之終事竊深疑焉近因校文至澧陽謁竹谷羅先生以所著畏說見教僕醒然若有所悟嗚呼畏即敬也使人知畏父母畏尊長畏天命畏師友畏公論一如先生所言欲不敬得乎每事有所持循而畏則其敬也莫非體察在已實事粹而益背臨淵履冰以為自蓋者能之乎高視濶步幅巾大袖假聲音笑貌以為敬求之於父母兄長師友之間多可憾焉人其以敬許之乎蓋先生以實而求敬故其敬不可偽世人以虛而求敬故其敬或可假是說也羽翼吾道其功豈淺淺哉

### 天載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載則也即有物有則之則則即性無聲無臭性之原也首天命之性而未引此以結之終始一貫也是章如古賦之亂辭約全篇之意而申告之也

### 一刻聖人

平旦之氣一刻聖人也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三月

聖人也其於則日月至焉而已矣一日一月聖人也其於萬世聖人自一刻始

### 治心疾

予有疾聞真空寺老僧善治一日叩之僧曰貴恙起於煩惱生於妄想夫妄想之來其幾有三或追憶數十年前榮辱恩怨悲歡離合及種種閑情此是過去妄想也或事到眼前可以順應却乃畏首畏尾三番四復猶豫不決此是現在妄想也或期望日後富貴榮華皆如其願或期望功名遂告老歸田或期望子孫登庸以繼書香與夫一切不可必成不可必得之事此是未來妄想也三者妄想忽然而生忽然而滅禪家謂之幻心能照見其妄而斬斷念頭禪家謂之覺心故曰不患念起惟患覺遲此心若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脚又曰貴恙必原於水火不交何以故凡溺愛冶容而作色荒禪家謂之外感之欲夜深枕上思得冶容或成宵寐之變禪家謂之內生之欲二者之欲綢繆染着皆銷耗元精若能離之則腎水自然滋生可以上交於心至若思索文字忘其寢食禪家謂之理障經綸職業不告勸勤禪家謂之事障二者之障雖

非人欲亦損性靈若能造之則心火不至上炎可  
以下交於腎故曰塵不相緣根無所偶返流全一  
六用不行又曰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子元如其言  
乃獨處一室掃空萬緣靜坐月餘心疾如失  
脩身類

### 龜山粹言

龜山先生曰忠信乃為進德之基本無忠信則如在  
虛空中行德何以進

溝洫之量不可以容江河江河之量不可以容滄海  
有所局故也若君子則以天地為量何所不容有

龜山先生

龜山先生

能捐一金而不顧者未必能捐十金能捐十金而  
不顧者未必能捐百金此由所見之熟與不熟非  
能真知其義之當與否也看得其義雖一介不妄  
與亦不妄取

一介之與萬鍾若論利則有多寡若論義其理一也  
伊尹惟能一介知所取予故能祿之以天下弗顧  
繫馬于駒弗視自後世觀之一介不以予人為太  
吝一介不以取諸人為太潔然君子之取予適於  
義而已予之畱取之微雖若不足道矣然苟害於  
義又何多寡之間乎孔子於公西赤之富不恤其

請於原憲之貧不許其辭此知所予者也孟子言  
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  
之天下不以為泰此知所取者也

### 羅豫章粹言

羅豫章先生曰聖人無欲君子寡欲衆人多欲

人之立身可常行者在德不可常行者在威蓋德則  
感人也深而百世不忘威則格人也淺而一時所  
畏然德與威不可偏廢也常使德勝威則不失為  
忠厚之士苟威勝德未免為鍛鍊之流昔羊祜與  
杜預俱守襄陽後人思祜之深而思預之淺者豈  
祐尚德而預尚威乎

羅豫章先生

羅豫章先生

中人之性由於所習見其善則習於為善見其惡則  
習於為惡習於為善則舉世相率而為善而不知  
善之為是東漢黨錮之士與太學生是也習於為  
惡則舉世相率而為惡而不知惡之為非五代君  
臣是也

世俗之人莫不喜人同乎已而惡人異於已也同於  
已而欲之異於已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為心也以  
出乎衆為心則以其不大故也唯大為能有容善  
者共說之不善者共改之宜無彼己之異故舜曰

大舜禹曰大禹明乎此而已矣若能存心至公而樂與人為善不以必出於己為勝其舜禹之徒與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此之謂也

李延平粹言

李延平先生曰受形天地各有定數治亂窮通斷非人力惟當守吾之正而已然而愛身明道修己俟時則不可一日忘於心此聖賢傳心之要法或者放肆自逸惟責之人不責之已非也

凡蹈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於所忽此人之常情也

求靜於未始有動之先而性之靜可見矣求真於未始有偽之先而性之真可見矣求善於未始有惡之先而性之善可見矣

見到心廣體胖遇事一一洒落處方是道理

侗村居兀坐一無所為亦以窘迫遇事窒塞處多每以古人貧甚極難堪處自體即啜并飲水亦自有餘矣

吾儕在今日止可於僻靜處草木衣食苟度此歲月為可他一切置之度外惟求進此學問為庶幾耳若欲進此學須是盡放棄平日習氣更鞭撻所不

及虞使之脫然

古人干祿之意非後世之干祿也蓋胸中有所蘊亦欲發泄而見諸事爾此為己之學也然求之有道苟未見所以求之之道一萌意焉則外馳矣故夫子以多聞見而闕疑殆告之又使之慎其餘則反求諸己也切矣孟子有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之語苟能深體得此則馳外之心不作

三仁各以力量竭力而為之非有所擇此求仁得仁者也微子義當去箕子囚奴偶不死耳比干即以死諫庶幾感悟存祀九疇皆後來事初無此念也

後來適然耳豈可相合看致仁人之心不啻微耶

仁只是理初無彼此之辨當理而無私心即仁矣仁義禮智所以為立身之本而闕一不可故孟子以惻隱之心為仁之端而無惻隱之心則非人以羞惡之心為義之端而無羞惡之心則非人以辭讓之心為禮之端而無辭讓之心則非人以是非之心為智之端而無是非之心則非人李林甫為宰相在廷之臣皆非人也指克生靈無惻隱之心阿附宦官無羞惡之心勢利相傾無辭讓之心上下雷同無是非之心夫一端之亡亦非人矣况四端

學者當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為念則道義重而計

較死生之心輕矣况衣食至微末事不得未必死  
亦何用犯義犯分役心役志营营以求之耶某觀  
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者衆矣可  
不戒哉

象山曰壽夭貧富貴賤皆不足多爲學者道古之聖賢如闢龍逢之誅王子比干之剖心顏闕之天戚孔孟之厄窮至今煌煌在宇宙間庸何傷哉

免已

薛敬軒曰人只有己故不能與天地同其大甚要惟在於克己

有我之私極難克冀乎明與剛而已

上蔡有一硯極愛之遂屏去此可為克己之法不能  
克己者志不勝氣也二十年治一怒字尚未消磨得盡以是知克己最難

人之克已或能克於此不能克於彼此是克已之有

未盡也推其所以及其所不能則克無不盡矣  
制伏私意而不拔其根如蓄火於羽毛之中得風復  
然矣故克伐怨欲不行固為難不若克伐怨欲淨  
盡之為至也

關邪如城郭城郭不完則外寇入關邪不密則外慮侵

自治寧過於剛不可過於柔顏子克己之功非至剛不能

非禮勿視聽言動便是克己視聽言動之合禮處便是復禮

念慮毫雜妄即非仁便當克去

克己復禮為仁則盡性矣與天地合德

只公之一字乃見克己之効驗

人所以千病萬病只為有此為有已故針灸論經推

欲已富惟欲已貴惟欲已安惟欲已樂惟欲已生

惟欲已壽而人之貧賤危苦死亡一切不恤由是

生意不屬天理滅絕雖曰有人之形實與禽獸奚

吳若能竟去有已之病廓然太公富貴安樂生壽

皆欲與人共之則生意貫徹而天理之盛有不可

得而勝用者矣

私意最難去故程子謂克己最爲難事惟善用力者

知其難

欲心一動如火之熾如水之溢非用大壯之勇莫能止其欲

宴安之私最難克 宴安鴆毒此言當深省

一言不可妄發一事不可妄動

已與人物本同一理一氣而或不能公好惡於天下者蔽於有我之私也

迷於利欲者如醉酒之人人不堪其醜而已不覺也惟無欲最高有欲則低矣尋思千能百巧都不濟事則無欲是高處者無欲則所行自簡

曾子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君子之守其身可不謹乎

人只為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做得不是壞了仁義禮

續自警錄

卷之十

事十一

智信若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做得是便是仁義禮智信之性詩所謂有物有則孟子所謂踐形者是也

大和人倫小而言動皆理之當然終有有為之心雖所行合理亦是人欲

學者自幼便為計功謀利而學宜其不足以入堯舜之道

絕謀利計功之念其心超然無繫

君子學道必常有戒懼之心如履至危之地斯無邪心矣苟安於怠惰放肆則無限之邪心竊從而生

馬

時時皆通處處皆道事事皆道道不可離如此存養省察之功不可須臾或間也

心無妄思口無妄言身無妄動安得有差故有差者皆妄也無妄之義大矣哉

先儒曰欲心一萌便思義理以勝之即窒欲之謂也古人有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故四勿以視為先工夫切要在夙夜飲食男女衣服動靜語默應事接物之間于此事事皆合天則則道不外是矣

誠意

續自警錄

卷之十

事十一

夜氣如泉清濁之數亦不能清夫君子所以貴乎存息也

一念之善景星慶雲一念之惡烈風疾雨不言而躬行不露而潛脩

平旦虛明之氣象有難以語人者惟無欲者能識之擬特剛介之志常存則有以起偷惰而勝人欲一有頽靡不立之志則甘為小人流於卑污之中而不能振拔矣

人於聲色臭味之樂取快須臾真所謂過客止耳何苦深溺其中而害吾固有之德哉

無欲如至清之水秋毫必見有欲如至濁之水雖山岳之大亦莫能鑑

人欲盡而天理見如水至清而寶珠露人欲深而天理慳如水至濁而寶珠暗

外物至輕已德至重重其所輕輕其所重不知類也已

程子曰人只有個天理不能存更做甚人蓋天理即仁義禮智也一有夫焉則非人矣 惟思天理則

日進高明

公則一私則殊正則大邪則小 時中是活法而不

死執中是死法而不活

易言艮止書言安止欽止詩言敬止大學言知止止

之為義最精乃天理當然之極也須臾失其止即

人欲之私矣

敬

人有斯須之不敬則怠慢之心生而非禮矣有斯須

之不和則乖戾之心生而非樂矣故曰禮樂不可

斯須去身

惟敬足以神明其德 敬則中虛無物

敬則都是一片公正底心不正則無限私竊的心生

矣

易搖而難定易昏而難明者人心也惟主敬則定而明

纔敬便查滓融化而不勝其大不敬則鄙吝即萌而不勝其小

堯典以欽之辭始益稷以欽之辭終則堯舜傳心之一要可知矣

人不主敬則此心一息之間馳騁出入莫知所止也周公告成王曰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蓋

抑召檢束收斂之意畏乃恐懼兢慎之意豈惟王者當然實為脩省之至要也

志固難持氣亦難養主敬可以持志少欲可以養氣古語曰敬德之聚也此語最宜潛體蓋人惟敬則能

凝聚得此理常在或有不敬則心君放逸而天德亡百體懈弛而物則廢雖曰有人之形其實塊然

血肉之軀與物無以異此敬乃聚德之本而為踐形盡性之要也

聖人教人以正容謹節即是持敬之道如告仲弓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之意可見

以上於敬總有卓立不然東倒西歪卒無可立之地

敬則卓然 敬則光明 從事於主敬者斯得本極之妙

無逸書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此數言皆主敬而言治天下之本不外乎此

治亂之原皆原於敬怠故唐虞君臣懇懇言敬而不已三代聖人亦然

居處恭執事敬存吾心之天對越在天之天即顧諟天之明命畏天命尊德性之謂也 統收斂身心便是居敬

讀書錄

卷一

不輕妄則重厚不昏塞則虛明其要在主敬聖賢成大事業者皆從戰戰兢兢之小心來

氣

言要緩行要徐手要恭立要端以至作事有節皆無暴其氣之事

怒至於過喜至於流皆暴其氣也故必約其情使合於中焉

勿忘最是學者日用切要工夫誠能時時刻刻不忘於操守省察即心常存而天理不亡矣  
理盛則能勝氣氣盛亦能勝理

收斂檢束身心到至細至密至靜至定之極作事愈有力

日用體認仁義禮智之性於所存所發之際最是為學之切要

言動舉止至微至粗之事皆當合理一事不可苟先儒謂一事苟其餘皆苟矣自修則人不得以非禮相加所謂不惡而嚴也

主靜以立其本慎動以審其幾

庸只說未發已發周子又指未發已發之間說幾字乃發前聖所未發也 幾之善是天理幾之惡是人欲

讀書錄

卷一

事有大小理無大小大事謹而小事不謹則天理即有欠缺間斷

天理本順而自逆之是故惡夫鑿者

氣直是難養予克治用力久矣而忽有暴發者可不勉哉二十年治一怒字尚未消磨得盡以是知克己最難

輕言戲謔最害事蓋言不妄發則言出而人信之苟輕言戲謔後雖有誠實之言人亦弗之信矣  
不可乘喜而多言不可乘快而易事  
常然可以見道

多言最使人心志蕩流而氣亦損少言不惟養得德  
深又養得氣充夢寐亦安終舒放即當收斂總言  
語使思簡默

顏子終日不違如愚喋喋多言而能存者寡矣一語  
妄發即有悔可不慎哉 常沉靜則含蓄義理深  
而應事有方

不遷怒工夫甚難惟嘗用力者知之然亦不可不勉  
復之有益於人大矣雖顏子亦由於不遠復 復則  
吉迷復凶古之亡國之君敗家之子皆迷復者也  
欲以虛假之善蓋真實之惡人可欺天其可欺

讀書集

卷之二

乎 斯須省察不至則妄念發 人知天下事皆  
分內事則不以功能誇人矣 天無不包地無不  
載君子法之人為不善將以欺天而天不可欺將  
以欺人而人不可欺曷若不為之愈也 造化翕  
寂專一則發育萬物有力人心寧靜專一則窮理  
作事有力 愛外物好則心不好矣 欲淡則心  
虛心虛則氣清氣清則理明 膽欲大見義勇為  
心欲小文理密察智欲圓應物無滯行欲方截然  
有執 氣質之偏自生來便有此矣若自幼至長  
歷歷曾用變化之功則亦無不可變之理若氣質

既偏自少至長所習又偏一旦驟欲變其所習  
百倍之功不能也 體認未至終未能與道合一

見得理明須一一踐履過則事與理相安而皆  
有着落處若見理雖明而不一一踐履過則理與  
事不相資終無可依據之地魯點所以流於狂也

大丈夫以正大立心以光明行事終不為邪暗  
小人所惑而易其所守 君子之出處當脩其身  
而聽之天彼卑汙尚賤摧屈乞憐攀援勢要以售  
進者果何心哉 孔子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今  
人日用言行將謂小事都不謹信此德業所以不

讀書集

卷之二

廣崇也 聖人大公無我真天地氣象後人區區  
小智自私晝夜圖為無非一身佚欲之計宜其氣  
象之卑陋矣 厚重靜定寬緩進德之基 仲長  
子光曰在險而運奇不若宅平而無為密汝言和  
汝氣

輕予必濫取易信必易疑 衣食之類本為養生之  
具不可缺者故衣食飽暖足矣過求華靡則必  
極口腹之欲君子不為也 思索太勞而不節其  
其氣也 氣昏物誘者性之害識明理勝者學之  
功 老子曰身與貨孰多身一而已矣世有迷貨



喪軀者何其愚之甚邪 世人信占卜小術以為  
已有富貴之命一切不脩人事恣縱妄為僥然倖  
倖所獲蓋有不遂所欲而反罹咎者多矣命其果  
可恃乎惟君子則不然凡百恐懼脩省惟義是守  
而貧賤富貴一聽於自然命蓋有所不計也

程子曰吾以徇欲傷生為深耻學者體此則可以  
保身矣 為善須表裏澄徹方是真實為善有纖  
毫私意夾雜其間即非真為善矣 君子行義以  
俟命小人恃命以忘義 心生於物物誘也心死  
於物物化也物化物誘其機皆在於目 程子謂

續通纂編

卷之十

人天資有量者皆有滿唯聖人之量道也自無滿  
時近觀人素稱有量者不能不滿益信程子之言  
矣 人當大看眼目則不為小者所動如極品之  
貴舉族之所歆重殊不知自育天地若彼者多矣  
吾聞其人亦衆矣是奚足動吾心邪惟仁義道德  
之君子雖願為之執鞭可也 外慕者內不足

莊敬日強安肆日偷之語宜身體踐焉 則志以  
帥氣卓然有立為善疊疊不倦不知老之將至安  
肆則志氣昏惰柔懦無立既惕歲月悠悠無成矣  
古人衣冠偉博皆所以莊其外而肅其內後人

眼一切簡便短窄之衣起居動靜惟務安適外  
所嚴內無所肅鮮不習而為輕脫 物惡  
太過造化尚然況人事乎 人之養用當各量其  
分薄功而厚饗鮮不仆矣 錦衣玉食古人謂惟  
辟可以有此以其功在天下而分所當然也世有  
一介之士得志一時即侈用無節甚至袒衣皆綾  
綺之類宜其顛覆之無日此曾曰觀其事可為貪  
侈之戒 謙以自牧安往而不善 不為人非  
咲而易其所守 人開口皆能談禮義論名節及  
見利必趨見勢必附又不知禮義名節為何物也

續通纂編

卷之十

有鳳凰翔于千仞之氣象不為區區顰利所動  
矣 人知天地萬物為一體則藹然慈良惻怛之  
心有不覺而自發於中者 人有滿於得意而不  
覺形於色詞者其所養可知矣

蕩滌私邪存養心性端謹容節 由經以求道由辭  
以得意程子教人切要之言 富貴易至窮人可  
不謹哉 天不以隆冬大寒而息其生物之機絨  
人不以熟寢大寐而息其虛靈之知覺 莊子曰  
泰宇定發乎天光言心定則明矣 偶讀醫書有  
曰先心曰齊防患曰成吾有取焉 枚舉曰欲人

無聞莫若勿言欲人無知莫若勿為又曰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此皆名言也 常默可以見道 欲心一動如火之熾如水之溢非用大壯之力莫能止其欲 莊子曰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 程子所謂形容道體之言此類是也 忠信積久可孚於人 視箴曰蔽交於前其中則遷所謂蔽者非止謂非禮之色凡見一切可好之物目逐之而動者皆是也 程子曰達理則樂天而不競內充故退讓而不矜 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是皆一定之理君子知之故行義以俟命小人不知故行險以僥倖 識量大則毀譽欣戚不足以動其中 涵養不可不深省察不可不密 自古以來汲汲於外物之求者併與外物漠然無存矣外物果何益哉 明道作字甚敬曰非欲是好只是學推之凡事皆然 元城劉忠定力行不妄語三字至於七年而後成力行之難如此不可不勉也 抑之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觀神之格思不可度思則可射思子誦此詩深有警於心 程子曰親聽思慮動作皆

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其真與妄耳學者日用工夫無有切於此者宜深體力行之 一念之妄非誠也一語之妄非誠也一動之妄非誠也必念慮語言動作皆出於無妄斯為誠矣 坤之初六履霜堅冰至不但小人女子夷狄從微以至著如人一念之惡循習不已必至於大惡故大而治天下國家近而治一心一身皆當謹之於微也 善幾不可不充惡幾幾不可不絕朱子所謂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幹轉了此實治已治人之至要也 古人處大震懼不少動其心自思誠不如古人遠矣 既往之非不可追將來之非不可作此吾之自省也 注焉而不滿其量無窮酌焉而不竭其源無盡 消息盈虛造化自然之理聖人知之故順之而古衆人不知故逆之而凶 常存不如人之心則有進 王守溪論性曰欲知性之善乎盍反而內觀乎寂然不動之中而有至虛至靈者存焉湛兮其非有也 窅兮其非無也不墮於中邊不雜於聲臭當是時也善且未形而惡有所謂惡者哉惡有所謂善惡混者哉惡有所謂三品者哉性其猶鑑乎鑑者善

應而不留物來則應物去則空鑑何有為仁性所  
也惟靈也惡安從生其生於蔽乎氣質者性之所  
寓也亦性之所由蔽也氣質異而性隨之譬之珠  
馬碌於澄淵則明碌於濁水則昏碌於污穢則穢  
澄淵上智也濁水凡庶也污穢下愚也天地間膈  
塞充滿皆氣也氣之靈皆性也人得氣以生而靈  
隨之譬之月在天物各隨其分而受之江湖淮海  
此月也池沼此月也溝渠此月也坑塹亦此月也  
豈必物物而授之心者月之魄也性者月之光也  
情者光之發於物者也其所論造後儒多未之及

續自警編

卷之二

終

續自警編卷之二

續自警編卷之三

嘉興府知府前御史金谿毅所黃希憲纂集

嘉興縣知縣內江張問達校閱

秀水縣知縣廬江朱來遠校閱

嘉興縣學教諭劉汝大全校

海鹽縣學教諭漆元中全校

脩身類

胡敬齋粹言

胡敬齋曰學者先當理會身心此是萬事之根本未  
有外貌不莊心能一者又曰容莊則心正正容體

謹威儀便是立敬之規模主一無適是心地上事

內外交正持養之要道也

人坐不端莊則昏惰之氣必生心因以不存而理亦  
昏矣

程子教人靜坐所以求學者之偏亦所以定其昏擾  
雜亂之心

人心要靜靜客方能體察道理故程子以性靜可以  
為學若躁動淺露則失之矣

萬事有根本總領根本總領不正其餘皆不正  
只是一個真實道理流行而天地萬物各得其性而

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萬物之所以爲萬物莫非實理所爲人之處事只當順其當然則自然順治若

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皆有一定之分乃天理之當然故曰天叙天秩有一毫不盡處便是不曾盡得天分有一毫背處便是逆天

欲生於氣氣爲主則滅乎理須使理爲主而氣順焉程子言善惡皆天理非言有不善之天理言善惡皆天理中出來底出來是理處便是善非理處便是惡蓋太極流行便有動靜陰陽是非邪正亦是理

之自然不能無者非言惡者亦可名爲天理也人做得切已工夫自無許多閑思慮

學者於義理見得分明則貧賤富貴撓不得

有一分利欲便蔽一分天理利欲長一分大本便虧一分

此箇道理天地間甚事出得然必知之明信之篤守之固養之熟行之果方是天地間正當事業博厚高明悠久無疆自此進矣

萬物各有自然之理聖人只是順之不曾加得一毫只不愧屋漏則是吾之職分已盡若夫富貴貧賤禍

福皆處之以義不可累吾心也 做天下一箇好

人須壁立千仞 今人自置身於卑汚苟賤之中却要丟外面求貴人之所以爲人者理也苟不存得此理只營營於利以養血肉之軀豈不愚哉 立志已定用功不差潛心積慮之久義理自當融會

志不可放倒身不可放弱程子曰懈意一生便是自暴自棄才悠悠便是志不立 人之昏困是氣也持其志則昏去矣在敬

不可自恕蓋恕者求仁之方施於人之事也若施於

已則自治不嚴偷情苟簡進脩必倦改過必不勇矣 見善不能勇爲見惡不能勇去雖終身從事於學無以有諸已

學不爲已雖有顏孟之聰明亦不濟事 學者工夫寧下而勿高寧沉而勿浮貴博而不貴雜

貴精而不貴玄寬不至慢緊不至迫 近日學者便要尋滋味尋快活此皆是未學行先學走如何不猖狂顛倒只當教他去窮理力行見理明力行熟自有滋味自能快活孔子教人但當先難而後獲

學無他。只存得天理去。得人欲。天理是人所以生底道理。有生之初。所稟得底道理。人欲是有生之後。因氣稟之偏。情欲之感。事物之交。利害相形而生。故天理是本然之善。天所賦底。人欲是失其理。動於欲。縱於情。乃人爲之偽。非人之固有也。然閑邪存誠。所以保養天理。防閑人欲。本原上工夫。省察克治。所以辨明天理。決去人欲。發用上工夫。故操存涵養。省察克治之功。愈精愈密。無少間斷。則天理存。物欲盡去。

人貴乎有力量。然當精求聖賢用力之方。與理之至當。方不負此力量。若理有所蔽。以此力量堅執不回。則爲害尤甚。

學至聖人地位。方了得一生事。學者去得一箇計功謀利之心。則心下自然坦夷安泰。學要身上做。今人不去學。自守先要學。隨時所以苟且不立。不學聖賢。則學無歸宿。學知爲已。則不愁你不戰戰兢兢。

古人無時無處不用力。無事之時。必戒謹恐懼。有事之時。必精察。其是非。

人之大病有三。一曰粗惡。二曰輕浮。三曰柔弱。

纔覺私意起。便克去。此是大勇。

古人做工夫。極切實。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非禮勿視。聽言動皆切實。做將去。

人一縱於欲德。即敗。雖改之。又當關防謹密。不使萌於再。

操持要極其謹密。窮理要極其精微。應事要極其詳審。規模要極其宏大。此君子無所不用其極也。氣質之偏。皆可克治。要克治氣質之偏。須涵養得大本完固。則元氣壯。病易除。

清明剛大之氣。須要養。如何養。只是循天理。不爲物欲所屈便是。

聖人心不離乎理。所以純齊不已。大賢以下。必操存省察。乃能不離乎理。苟不操存。不省察。則與理違矣。或問聖人心與理。一不用操。不用省乎。曰。聖人固不待操而存。省而知。然亦無不操。無不省。

人之學本於良知良能。然全要養。養則良知良能日長。不養則日消。良知出於天。致知存乎人。

一者誠也。主一敬也。由敬入誠。主忠信便是實行。知識有餘而實行不足。無以有諸已。

顧諟天之明命。是操存省察要事。事盡理使。天賦之

理不至昏失豈目常看見光光明明乎然則參前倚衡是何物曰此指忠信篤敬而言是人做工夫處常不離乎忠信篤敬則此心常存天之明幣無不在矣

持敬而無間斷則誠矣故程子曰未能誠者由敬以入誠敬則此心存故爲仁以敬爲主除去私意便是仁天下人共一箇心克已在我天下歸仁豈非同此心乎

此道理見得明便信之篤存之熟行之力方有諸已趨向不正與聖賢之言自相背馳如何讀得聖賢

書天下之理洞徹無疑然後行之沛然

天下古今事物之理皆具於吾心知者心之神明妙此理者也故人一心足以知天下古今之理以其元具在內涵養者所以養其知也窮理者所以致其知也

窮理非一端所得非一處或在讀書上得之或在講論上得之或在思慮上得之或在行事上得之讀書得之雖多講論得之尤速思慮得之最深行事得之最實

窮理格物究從性情上窮究則見得仁義禮智渾然

全具於吾心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隨感而發此力加操存省察推廣擴充此便是原頭工夫根本學問讀書須以身體驗則書上道理方與自家湊泊

將聖賢言語句句從自己身上體驗何患不長進若未到此地位只是我未曾實做工夫只管打點做上去此爲學之大法也

人不曾處事只是不曾窮理理明天下無難處之事矣公生明私生昏私則有蔽有蔽便昏公則無蔽無蔽便明何以能公克已則公矣入頭處最怕

差將後無救處入頭處亦怕偏將來偏到底

顏子最好處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孟子最好處是善端之發便能擴充以至其極今人見好事不肯做故不濟事若因善端之發不肯放過直做到底真箇難及便是顏孟復生

人之氣貴乎剛却怕粗氣剛則才大氣粗則才疎才大而疎成少敗多故君子養其氣以至剛大完容則才德全矣

聖賢之學只是修己治國平天下是從這裏出

聖人有憂世之心無忿世之心

聖人只在天理上行無所損益

聖人隨其事而以理處之雖萬變交於前而吾之心未嘗不定也

孟子知言養氣只是箇知與行致知而至於知止則知言矣力行而至於仰不愧俯不忤則浩然之氣自生

處事不容有一毫私意有一毫私意便非王道事一差心便愧心一愧氣便餒氣一餒道義便虧此是一串事只集義便無此病

有公天下之心方做得公天下之事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亦妄也

公天下事以私心爲之亦私也君子之學只是明理應事事當爲之則汲汲爲之不倦不當爲處則截然不爲天下縱有難處之事若順理處之不計較利害則本心亦自泰然

古人作事從本上作所以簡要後人作事無本受多少煩苦費盡力作事不得躬行雖難然當勉若躬行則無以有諸己言爲空言知爲空知何學爲哉此箇道理本然具足聖人非有加吾人非不足但人自棄不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者以

其能生吾戒懼之心也戒懼則德成情慢則德喪聞人之謗當自修聞人之譽當自懼

隨時不是隨俗今人錯認以隨俗爲隨時古人是因那時便做那時事無不當其可如堯舜當那時便揖讓湯武當那時便征伐孔子當周末便傳道垂訓皆隨時非隨俗也

古之聖賢只要盡此道理事業則隨其所遇富貴貧賤不足道與人處當執謙然不可媚悅則與天

地正大之情不相似誠意在我人之感不感從不從不可必

在佑聖觀見壁上題曰逆則處處生顛倒順則頭頭合自然居仁加兩字逆理則處處生顛倒順理則頭頭合自然不可以私意喜一人不可以私意怒一人見得道理明白利祿便不敢苟取養得此心純熟利祿自不肯苟取

自驕者必好人諛已小人由此而入故曰居上而驕則亡此心本與天地萬物同體但爲私意所蔽錮則當致其克復若欲以吾之胸次包括宇宙便成狂妄流於異端

學一差便入異端其誤認聖賢之意甚多此言無爲

是無私意造作彼遂以爲真虛靜無爲矣此言心虛者是心有主而外邪不入故無昏塞彼遂以爲真空無物矣此言無思是寂然不動之中萬理咸備彼遂以爲真無思矣此言無適而非道是道理無處無之所當操存省察不可造次顛沛之離彼遂以爲凡其所適無非是道故任其猖狂自恣而不顧也

高者入於空虛卑者流於功利此二句說盡天下古今之病胡害世教只有此兩般人正學不明名教無主學者纔要身心上用功便入空虛去纔有志

藏自書編

本卷之三

十一

事業便流入功利蓋見道不明以近似者爲真故也 不愧屋漏便能到得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鉞鉞篤恭而天下平

### 王陽明粹言

陽明先生曰人須有爲己之心方能克己能克己方能成己蕭惠曰惠亦頗有爲己之心不知緣何不能克己先生曰且說汝有爲己之心是如何惠良久曰惠亦一心要做好人便自謂頗有爲己之心今思之看來亦只是爲得箇軀殼的已不曾爲箇真己先生曰真己何曾離着軀殼恐汝連那軀殼

的已也不曾爲且道汝所謂軀殼的已豈不是耳

目口鼻四肢惠曰正是爲此目便要色耳便要聲口便要味四肢便要逸樂所以不能克己先生曰美色令人目盲美聲令人耳聾美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發狂這都是害汝耳目口鼻四肢的豈得是爲汝耳目口鼻四肢若爲着耳目口鼻四肢時便須思量耳如何聽目如何視口如何言四肢如何動必須非禮勿視聽言動方才成得個耳目口鼻四肢這個才是爲着耳目口鼻四肢汝今終日向外馳求爲名爲利這都是爲着軀殼外面的物事汝若爲着耳目口鼻四肢要非禮勿視聽言動時豈是汝耳目口鼻四肢自能勿視聽言動須由汝心這視聽言動皆是汝心汝心之視發竅於目汝心之聽發竅於耳汝心之言發竅於口汝心之動發竅於四肢這心之本體原是個天理原無非禮這個便是汝之真己這個真己是軀殼的主宰若無真己便無軀殼真是有之即生無之即死汝若真爲那個軀殼的已必須用着這個真己便須常常保守着這個真己的本體戒懼不親恐懼不聞惟恐虧損了他一些才有一毫非禮非義便

藏自書編

本卷之三

十一



如刀割如針刺忍耐不過必須去了刀拔了針這才是爲己之心方能克己

今人痛痛大段只是傲千罪百惡皆從傲上來傲則自高自是不肯屈下人爲子而傲必不能孝爲弟而傲必不能悌爲臣而傲必不能忠象之不仁丹朱之不肖皆是一傲字結果了一生傲之反爲謙謙字便是對症之藥非但是外貌卑遜渾是中心恭敬樽節退讓常見自己不是真能虛己受人故爲子而謙斯能孝爲弟而謙斯能弟爲臣而謙斯能忠克舜之聖只是謙到至誠處便是克恭克讓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溫恭克讓也 自家痛癢自家濟會知得自家渾會搔摩得既自知得痛痒自家雖不能不搔摩得調停斟酌渾是自家他人總雖與力亦便無別法可設 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時忿怒者到此能不忿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始是能有得力處亦便是用力處 困心衡慮以堅淬其志節動心忍性以增益其不能自古聖賢未有不如此而能有立於天下者也 非笑詆毀聖賢所不免伊川有涪州之行孔子尚微服過宋今日風俗益淪人心日以淪

溺苟欲自立違俗拂衆指摘非笑紛然而起亦勢所必至然亦多由五黨所養未深高自標榜所致學者固不當自立門戶以招謗速毀亦不當故避非毀同流合污 金之在冶經烈燄受鉗錘當此之時爲金者甚苦然自他人視之方喜金之益精煉而惟恐火力錘煅之不至既其出冶金亦自喜其摧折煅煉之有成矣某平日亦每有傲視行輩輕忽世故之心後雖稍知懲創亦惟支持抵塞於外而已及謫貴州三年百難備嘗然後能有所見始信孟氏生於憂患之言非欺我也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蔡虛齋粹言

蔡虛齋曰若是真學問文章渾見於威儀之際與夫日用之常若是真道德性命渾見於治家之法與夫當官之政不然徒日皇皇於多故而在身無受用之實在心無洒落之趣是直博學之小人而詞章之兒豎爾陋哉吁觀於虛齋真之一字正學者所當喫緊處

古人有言一身之利無謀也而利天下者則謀之一時之利無謀也而利萬世者則謀之嗚呼國家之所以作養人材聖賢之所以注望後學者意良在

是也爾其可自欺哉

進取功名易變化氣質難痛須加猛省莫負好衣冠  
惟君子然後知義理之所必當爲與義之必可恃利  
害得失既無所入於其心而其學又足以應事物  
之變是以氣勇謀明無所懾憚不幸蹉跎死生以  
之噫豈不堂堂然真大丈夫哉

風光月霽其心胸海闊天高其氣宇鳳文麟趾其威  
儀玉振金聲其辭語

勸君莫着半點私但着半點私終無人不識勸君莫  
用半點術但用半點術終無人不識君不見魏

溫公律身嚴與人忠赤心質神明素行乎校童

范陽張氏曰一念之善則天地神祇祥風和氣皆在

乎此一念之惡則妖星厲鬼凶荒札瘥皆在焉此  
咄咄爾清既有意於實學尚日三復乎斯語

聖賢雖無心占便宜終則盡天下便宜事都歸聖賢  
做了彼凡計較目前便宜者究竟都不得便宜矣  
噫向使王莽而肯爲周公曹操而肯爲文王亦孰  
得而禦之然惡木在先除根彼其素蓄者危矣噫  
毋誆誆多言毋誆誆多言程夫子曰德盛者言自傳  
然而繼之曰文盛者言亦傳則愚以爲未然是又

將待我以柳宗元

德之感人也重矣哉誠之鑑物也豫矣哉是皆不勞  
而得者也故君子貴知務

必使小人不忍以其所爲而疑我之爲之也乃爲信  
於人 劉器之謫潞州時小人有爲部使者郡中  
事無巨細皆詳考竟不得其纖毫至過往驛券亦  
無法外者部使者亦嘆服之嚴哉嚴哉

公稱司馬溫公大忠大義充塞天地橫絕古今  
當與有志之士同有執鞭之願嗚呼丈夫豈不  
在自立哉魏公何如人也其於溫公又爲前輩而

推重溫公如此溫公所立何如哉

程先生每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以驗夫喜

怒哀樂未發時氣象爲何如此法可以養心可以  
養氣可以照萬物而處之各得其宜實得造化之  
機 培夜氣引旦氣善用其氣造化在我而已矣  
元城於不妄語三字力行七年而後成上蔡別伊川  
一年方只去得個矜字而明道少年之獵心猶不  
覺其躍然於十二年之後也故曰言之非難先行  
其言堅苦強忍作工夫古之人皆然 宇宙之間  
三不朽身心之外悉皆虛言出於懷中忘之

程子曰人能將這一箇身公共放在天地萬物中一般樣看則有甚妨碍大哉言乎此即西銘之見也欲爲成人者斯其實地乎

程子曰君子之志所慮豈止其一身直慮及天下千萬世小人之慮一朝之忿曾不遑恤其身噫程子斯言可念也樂莫樂於日休憂莫憂於多求古之人雖疾雷破山而不震雖貨以萬乘而不酬惟胸中一點堂堂者常有以屹砥柱于中流

胡五峯云知人之道驗之以事而觀其詞氣從人反躬者鮮不爲君子任已蓋非者鮮不爲小人噫爾

尚敬爾心術慎爾行事而和厚爾詞氣檢點之功有一之未至將不逃於明者之一照而爲遠近之所嗤議而況人心有神雖非明者亦未易欺

器量要宏識見要精趣味要清服食常溫一體皆

春心氣常順百病自遁山居不欠薪舟行不欠

水更有便於人人心中欠理吁嗟人心兮不欠理

我欲仁斯仁至惜也早不知茲味逮血氣之力衰

而義理之念回兮年將暮矣不及今而蓄三年之

父兮耄年之病竟何時起矣

心術要正大舉動要光明如青天白日乃不負平生

善言者自簡善應者自定君不見鍾不叩則不鳴水不止則不瑩

善處事者不勞而自辦善守身者不澄而自清此有其幾不可以不明

長注念於遠大而實地則在乎目前夫惟能踐實地於目前是以能垂聲光於綿綿而可以上報乎君親師與夫先聖先賢

澄其心於淵瑩之天奉其身於光明之地言則無一字之遺而亦無一字之贅動則如萬鈞之弩一發便中其機會此蓋古之人也

餘冬粹言

尹和靖嘗言學者所以學爲人也朱夫子五歲誦孝經書八字於其上曰若不如此即不成人

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古人深嘆善難而惡易也攀躋分寸不得上失勢一落千丈強學者不可不畏朱

子云要做好人則上面煞有等級做不好人則立地便至只在把住放行之間耳

人不爲惡未有善稱爲善一不繼而惡聲隨之矣天

有陰德星若見若不見字慧一出即光芒亘天矣

人五臟六腑莫能自照有病而形之脉則他人能

得之黃帝書帝問脾善惡可得見乎岐伯曰善者不可得見惡者可見其來如水之流者此謂大過病在外如鳥之啄者此謂不及病在中嗟夫古也有至德而民無得而稱焉者矣其不德或欲蓋而彌彰西疇老人有言欲為君子積行累善莫之能致一念私邪一事悖戾立見其為小人諺云終身為善不足一旦為惡有餘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世人挾隱慝而謂人弗覲焉無是理也

小德出入乃大德之累也東坡告王定國薄俗好點檢人小疵不可不留意東坡曾傷於虎老更事變

續自警編 不奉老

大

遂能為人言之從來士夫以小疵累大德者多矣孔門脩身之法日慎一日豈怕有人來點檢耶人事盡而聽天理猶耕墾有常勤豐歉所不可必也不先盡人事者是舍其田而弗芸也不安於靜聽者是握苗而助之長也孔子進以禮退以義非盡人事歟得之不得曰有命非聽天理歟 慈溪王汝言曰德如方才如圓安重方正德之象也流通敏達才之象也凡天下之物其方者必不足於流通其圓者必不足於安重故人之生也德勝者恒少才才勝者恒少德理氣之自然也惟聖人則

方圓俱全才德兼備焉

呂原明希哲行已務自省察校量以自進益晚年嘗言十餘年前在楚州橋壕墮水中時覺心動數年前大病已稍勝前今次疾病全不動矣其自力如此劉質夫約既病與李端伯頌言曰每督悶時正心端坐意氣即下平居持志養氣可忽乎

屠兒廣額日殺千羊而能發心成佛於諸大菩薩及阿羅漢之先一日克已天下歸仁固有此理

小人飾外君子慎獨飾外之事必有時而敗不然何以知其為小人慎獨之功須無時不盡不然亦何

續自警編 不奉老

光

以知其為君子此誠之不可掩而學之貴毋自欺也小人事今無論矣邵康節百泉山中嘗雪夜入猶見其儼然危坐尹和靖在平江亦年九百嚴整有常遇飲酒聽樂但拱手安足慶終日未嘗動平江有僧見之曰吾不知儒家所謂周孔為何如恐亦只如此也康節何等風流入豪而自檢如此朱子謂其心地所以虛明推得天地萬物之理和靖才識朱謂是程門中之鈍者只於敬上用力終亦有成人可不以尹自勉乎

呂氏春秋列精子曰孰可當而鏡其唯士乎人皆欲

鏡之明已也而惡士之明已也鏡之明已也功細士之明已也功大此唐太宗所以有以人爲鏡之說未雨而雷雨必不成未行而言行必不成古人所以耻躬之不逮也君子有行必有以異乎人所行有以異乎人人必愧乎其所行是故異人甚者人歸責焉愧人甚者人歸仇焉我責我仇何以自容於世是故君子動不如靜言不如默顯不如隱外之不如內也道在谷滿谷在阮滿阮言於室滿室於堂滿堂不求之身而直寄于阮谷堂室之間不足以知道與言矣

義利

真西山曰義者天理之公也利者人欲之私也二者如水炭之相反然一於義則利自在其中蓋義者宜也利者亦宜也苟以義爲心則事無不宜矣不惟宜於己亦且宜於人兩得其宜何利如之若以徇利爲心則利於己必害於人爭鬭攘奪於是乎興已亦豈能享其利哉大學所謂利專指財利而言伊川先生曰利不獨財利之利凡有一毫自便之心即是利此論尤有補於心術之微至南軒先生又謂無爲而爲皆義也有所爲而爲即利也

其言愈精且微且如見赤子入井有惻隱之心此乃天理自然形見非有所爲而然此即義也若有一毫內交要譽之心即是有所爲而爲即利心也二者相去毫釐之間而公私邪正之分則天淵矣胡敬齋曰當以義制利不以利害義故程子以只營衣食無害惟利祿之誘最害心然衣食亦要合義不可苟董子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張南軒曰學者潛心孔孟必得其門而入愚以爲莫先於義利之辨蓋聖學無所爲而然也無所爲而然者命之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偏而教之所以無窮也凡有所爲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此義利之分也自未嘗省察者言之終日之間鮮不爲利矣非特名位貨殖而後爲利也斯須之頃意之所向一涉於有所爲雖有淺深之不同而其徇己自私則一而已如孟子所謂內交要譽惡其聲之類是也是心曰恣則善端遏塞欲適聖賢之門墻以求其自得豈非却行以望及前人乎故曰無所爲者義也有所爲而爲者皆利也王者所以建立邦本垂裕無疆以義故也伯者所以陷溺人心貽毒後世以利故

也 學者當立志以爲先持敬以爲本而精察  
動靜之間毫厘之差審其爲實壞之判則有以  
吾力矣學然後知不足平時未覺吾利欲之多也  
灼然有見於義理之辨將以揀過不暇由是而不  
舍則趣益深理益明而不可已也孔子曰十  
者爲已今之學者爲人爲人者無適而非利爲已  
者無適而非義嗟夫義利之辨大矣哉

義之所在君子蹈之如飢之必食渴之必飲不可改  
也若一毫私意亂之則顧藉牽滯而卒失其正矣  
陸象山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所謂喻於義則

朱文公

朱

惟義而已自義之外非君子之所當務也夫然後  
所守者約如孟施舍之守氣可謂約矣所以不及  
曾子者以曾子惟義之從故也

朝廷一有計較利害之心便非王道士大夫一有計  
較利害之心便非真儒紹興間張登宰太溪視事  
之日請邑之耆老人士相見有問利字以何字對  
皆曰害張曰悞矣今只知以利對害便只管要尋  
利去人人尋利其間多少事利只當以義對因詳  
言義利之辨 財猶賊也近則汙人豪傑之士耻  
言之 名利皆不可好也好名者比之好利者

勝好名則有所不爲好利則無所不爲可不然哉  
朱文公告陳同父格言

朱文公告陳同父云真正大英雄人却從戰戰兢兢  
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氣血粗豪却一點使  
不着也此論於同父可謂頂門上一針余觀大禹  
不矜不伐愚夫愚婦皆謂一能勝子而鑿龍門排  
伊闕明德偉功被千萬世周公不驕不吝勞謙下  
士而東征三年赤鳥几几履踐歷變卒安周室孔  
子恂恂於鄉黨在宗廟朝廷似不能言者而却萊  
夷墮三都誅少正卯即有一變至道氣象此皆所  
謂正大英雄也後世之士殘忍刻核能聚斂能殺  
戮者則謂之有才開隣罵坐無忌憚無顧藉者則  
謂之有氣計利就便善押闔善傾覆者則謂之有  
智一旦臨利害得喪死生禍福之際鮮有不顛踣  
錯亂震懼隕越而失其守者况望其立大節拜大  
變擇任乾坤昭洗日月乎此無他任其氣稟之偏  
安其識見之陋驕恣傲誕不知有所謂戰戰兢兢  
臨深履薄之工夫故也

堂高數仞樓題數尺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孟子之  
謂大人坐於廟堂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

外則樹旌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粉白黛綠者列屋而聞居韓子之謂大丈夫嗟夫人如此者必求有以稱是大而後可不然二十四考中書令萬八千戶冠軍侯只用得一時打俗眼耳孟子自云得志弗爲韓子爲李愿言非惡而逃之其必有見矣

### 黃山谷

作德日休爲善最樂黃山谷嘗手書此八大字以訓示子孫人見其字皆珍襲之夫山谷去今世遠矣而世人得其手墨者殊加寶玩豈非賢人之立德足爲千萬世之矜式者耶黃山谷與李幾仲書天難於生才而才者須學問琢磨以就晚成之器其不能者則不得歸怨於天也世實湏才而才者未必用君子未嘗以世不用而廢學問其自廢惰則不得歸怨於世也此語亦說得好

### 蘧伯玉

蘧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驕驕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爲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爲昭昭信節不爲冥

冥墮行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暗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伯玉也中庸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伯玉可謂真君子矣細考論語夫子所與友者惟伯玉一人使人於夫子而夫子問其起居則金石交情可以畧見伯玉之躬行純一如此豈夫子樂與之友也已

### 勤有三益

自大舜稱禹不過勤儉兩字況下於禹者可以不勤不儉乎余嘗論儉有四益勤亦有三益蓋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一夫不耕必受其飢一婦不蠶必受其寒是勤可以免饑寒也農民晝則力作夜則頽然甘寢故非心淫念無從而生晉公父文伯之母曰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淵明詩曰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疲而無疾患于是勤可以遠淫辟也戶樞不蠹流水不腐周公論三宗文王之壽必歸之無逸呂成公釋之曰主靜則悠遠博厚自強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是勤可以致壽考也

### 無官御史



語云有鬚頭陀寺無官御史臺言其清苦而  
亮也宋嘉定間余在太學聞長上同舍言乳淳  
間齋舍質素飲器止陶瓦棟宇無設飾近時諸齋  
亭樹簾幙競爲靡麗每一會飲黃白錯落非頭陀  
寺比矣國有大事議論間發言侍從之所不敢言  
攻臺諫之所不敢攻由昔迄今儔節相望近世以  
來非無直言或陽爲矯激或陰有附麗未能純然  
如古之真御史矣余謂必甘清苦如老頭陀乃能  
撓鯁亮如真御史

### 憂樂記

吾輩學道須是打疊得心下快活古曰無悶曰不愠  
曰樂則生矣曰樂莫大焉夫子有曲肱飲水之樂  
顏子有陋巷簞瓢之樂曾點有浴沂詠歸之樂曾  
參有履穿肘見歌若金石之樂周程有愛蓮觀草  
弄月吟風之樂學道而至於樂方能真有所得大  
槩於世間一切聲色嗜好洗得淨一切榮辱得失  
看得破然後快活意思方自此生或曰君子有終  
身之憂又曰憂以天下又曰莫知我憂又曰先天  
下之憂而憂此義若何曰聖賢憂樂二字並行不  
悖魏鶴山詩曰須知陋巷憂中樂又識耕莘樂處

憂古之詩人有識見者如陶彭澤杜少陵亦皆有  
憂樂如采菊東籬揮杯勸影樂矣而有平陸成江  
之憂步屨春風泥飲田父樂矣而有眉攢萬國之  
憂蓋惟賢者而後有真憂亦惟賢者而後有真樂  
樂不以憂而廢憂不以樂而忘 孔子之樂雖身  
處困極之中而其樂亦在也顏子之樂雖人所不  
堪勝之憂而其樂不改也三千之徒鮮或知是曾  
哲浴沂風雪之樂近之而未全也歷千數百年而  
程子受學於周子乃令尋孔顏之樂所樂者何事  
程子有悟於是吟風弄月以歸自周程二子之外  
能樂此樂者誰歟程子曰時人不識于心樂其所  
尋之樂歟程子嘗言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  
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此學聖賢之肯綮也朱子  
之門人有以思量顏子樂處爲言者先生曰不用  
思量顏子只是博文約禮後見理分明日用純熟  
不爲欲撓自爾快活今若索之杳冥無朕之際於  
何可得樂處而今一部論語無限道理所貴學者  
只在實用功耳他日門人問顏子之樂只是天地  
間人人有貴於已道理樂去問樂可求否朱曰此  
難便知須是窮究萬理要令極微而已曰程子



將身置萬物中並無窒礙何等快活此則顏子樂處此理須是直窮到底萬物爲一始得他日又言學者能尋到極苦澁處方是樂處消息樂無不用功而可得之理聖賢書中所言粗細俱合理會他日又言讀書自樂處未爲有得某所見只是苦處到此廖德明赴潮倅來別告求一安樂法先生曰聖門無此法也然則仲尼顏子樂處學者果易尋乎登山不至其巔涉水不探其源而侈然以自樂樂其所樂非仲尼顏子之樂處也學者有志周程而尋仲尼顏子所樂之事幸於朱子之言尋之

### 饑寒喻

楊誠齋云人皆以饑寒爲患不知所患者正在於不饑不寒耳此語殊有味乞食於野人晉重耳之所以霸燎衣破竈而啜豆粥漢光武之所以興況下此者其可不知饑寒之味哉

### 志士死饑寒

元次山避水于高原餓糧不繼遂饑而死陳后山爲館職當侍祠郊丘非重裘不能禦寒其內子與趙挺之假一裘以衣之后山問所從來內以實告曰汝豈不知我不着他人衣裳即却去之竟感寒疾

而死嗚呼二子可謂志士不忘在溝壑者矣充二子之才識德望曳絲乘車食養賢之鼎其誰曰不宜然志節清高寧甘於餓死凍死而不肯少枉其道此所以皜皜乎不可尚已陸龜蒙杞菊賦曰我豈不知屠沽兒有酒食耶楊子雲曰古者高饑顯下祿隱揚誠齋曰李杜餓寒能幾日却交富貴不論年

### 題貧樂圖

徐思叔詩曰迺翁畫及教兒書嬌兒赤胛玉雪膚腰裏曝日補破襦敝篋何有金十奴揚伯子和云三間破屋一牀書錦心繡口冰肌膚自紉枯葉作袴襦此君便是長鬚奴王才臣和云大兒阻飢頗廢書小兒忍寒粟生膚婦縱有禪無一襦不敢緣此相庸奴

### 頌窮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死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楊子雲作法言蜀之富人載錢五十萬求書名其間子雲不可李仲元鄭子貞不持一錢子雲書之至今與日月爭光故韓文公作送窮文至末云吾立子名百世不磨

匹士光國

平原孟嘗君養天下客而嘗得一客張湯公孫弘接天下士而未嘗得一士魯仲連固不肯與鷄鳴狗盜者伍也汲長孺固不肯與奴顏婢膝者齒也若得一魯仲連則一客可以敵千客若得一汲長孺則一士可以埒千士故山谷詩曰匹士能光國三孱不滿隅

景公顏子

景公千駟不及夷齊顏子一瓢乃同禹稷孔孟垂教深切著明而後世利欲之移至於括天地蔽遮

論菜

日月太史公曰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天下嚶嚶皆為利來吁可哀也哉

論菜

真西山曰百姓不可一日有此色士大夫不可一日不知此味余謂百姓之有此色正緣士大夫不知此味若自一命以上至於公卿大夫皆得咬菜根之人則當必知其職分之所在矣百姓何愁無飯喫

苦義

苦之為義為困悴為勤勞為辛楚為陵侮今姑就勤

與困言之天下之味有五而苦居其一酸醎之類

各有所偏惟苦與甘正相對於是有勞困之象焉

書五行曰炎上作苦火之味也惟入之情亦然其

為苦正與樂對者也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

也必先苦其心志是以味喻志也張良曰良藥苦

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是以味喻言也楊雄

曰顏苦孔之卓是以味喻學也蓋於安居快適之

時寓勤勞困悴之義君子固有擇焉天下之物甘

者常少而苦者常多憂者常多而樂者常少憂者常多處樂者易而處

苦者難故為學者必攻苦食淡疲精力而不敢逸

立身者必食冰齧蘗絕嗜慾戒遊逸而于便安

是圖蒞政治事者必勞心焦思鞠躬盡瘁先天下

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而後學可成身可立

而政事可行也

人事天命

王景文云有心於避禍不若無心於任運斯言固達

矣然必自反無愧自省無憾乃可安之於命伊川

曰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事然後理足

而無憾物之有成必有壞辟如人之有生必有死

而國之有興必有亡也雖知其然而君子之養身

也凡可以久生而緩死者無不用其治國也可以  
存存而揀亡者無不為至於無可奈何而後已此之  
謂知命

涪陵樵夫

伊川謫涪渡江風浪大作舟中之人皆失色伊川正襟端坐神色太然既及岸有樵夫問曰公是達後如此是舍後如此伊川登岸欲與之言已去不可追矣余謂惟達故舍惟舍故達達是智舍是勇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使未聞道必有貪生怖死之心安能夕死而可哉可者委順而無貪怖之謂也朝聞道是達夕死可矣是舍達須是乎時做工夫舍則臨事自然如此

徐孺子

伯夷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可謂離世絕俗矣然不念舊惡未嘗流於刻薄也柳下惠視袒裼裸裎焉能浼我可謂和光同塵矣然不以三公易其介未嘗流於苟賤也此其所以為百世師歟東漢徐孺子矯矯特立諸公薦辟皆不就然及薦辟者死炙鷄漬酒萬里赴吊於清高不混俗之中有忠厚不忘恩之意其為東漢人物之冠冕不亦宜

乎

諸葛武侯

伊尹祿之以天下不顧也繫馬千駟弗受也天下信之矣矣故事湯事桀廢辟復辟不惟天下不以為疑而桀與太甲亦無一毫疑懼之心東坡論之曰辦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使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辦者矣此論甚當後世諸葛武侯有伊尹風味其草廬三顧而後起與耕莘聘幣相同觀其告後主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庫有餘帛廩有餘粟以負陛下觀此言則其視富貴為何等物故先主臨終謂之曰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然君可自取非先主照見孔明肝膽其肯發此言雖然先主孔明魚水相得發此言無難也此言之發後主與左右固皆聞之矣後主非明君也左右非無譏邪也孔明所謂諸有作姦犯科者宜付外廷論刑所以繩束左右者非不甚嚴也而當時曾無一人敢與單辭之謗後主

倚信亦卒無纖芥之疑何哉只緣平時心事黑白足以取信上下故也自三代而後可謂絕無而僅有矣後之君子爭一階半級雖殺人亦爲之至老貪榮嗜利如飛蛾之赴燭蝸牛之角壁青蠅之逐臭而曰我能立大節辦大事其誰能信之

### 忍字

張耳陳餘魏之名士秦聞此兩人名購求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二人變姓名爲里監門里吏嘗笞餘餘欲起耳躡之使受笞吏去耳引餘之桑下歎之曰始而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耳之見過餘遠矣餘卒敗死泚水上而耳事漢富貴壽考福流子孫非偶然也大智大勇必能忍小耻小忿彼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豈與瑣瑣者校乎東坡論子房穎濱論劉項專說一忍字張公藝九世同居亦只是得此一字之力杜少陵曰忍過事堪喜旨哉

### 脩己類

#### 趙清獻公格言

趙清獻公曰凡不可與父兄師友道者不可爲也凡不可與父兄師友爲者不可道也張子三

曰十載相從應學得怕人知事莫萌心金人銘云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人勿聞莫若勿言皆此意

#### 朱文公與呂伯恭書

朱子與伯恭書云伯恭天資溫厚其論平恕委曲之意多而某之質失之暴悍凡所論皆有奮發直前之氣二者皆非中道但某之發足以自撓而傷物尤爲可惡而伯恭似亦不可專以所偏爲至當也又書云向來極養工夫全少而講說又多疆探必取尋流逐末之弊推類以求衆病非一而其源皆

#### 朱子書

#### 書

在此恍然自失似有頓進之功向來所關論諸說之未契者今自細思胞合無疑大抵前日之病皆是氣質躁妄之偏不曾涵養克治任意直前之弊耳又書論伯恭祭張敬夫文云盛文所叙從善受言使言者得自進施於褊狹所警尤多平日知敬服渠此一節而不能學今老矣而舊病依然未知所以藥之也不唯如此近日覺得凡百應接每事須有些過當處不知如何整頓得此身心四亭八當無許多凹凸也又云平生性直不解微詞廣譬導人於善故見人有小失每忍而不欲言至於

不得已而有言則銜口而出必至於傷事而後已此亦太陽之餘證也晦菴晚歲之言如此與前異矣荊州之沒東萊謂平生師友間可以信口而發不須揀擇者只此一處爾又云荊州之不自是尚相同相識中未見兩人也即是而觀三先生之爲人朱呂之所以切劘而箴誨者爲何如耶

劉敏中對友無愧色

元劉敏中嘗與同儕各言其志曰自幼至老相見而無愧色乃吾志也至元中敏中拜監察御史權臣桑歌秉政敏中劾其奸邪不報遂辭職歸桑起爲

御史臺都事同官王約以言去敏中杜門稱疾曰

使約無罪被劾吾固不當出誠有罪則我其僚友

不能諫止亦不無過也敏中之不出欲無愧色以見王約耳 蘇莫聞山虎遊其間影莫映水蛟在其內君子立身於市朝若之何而無畏

取予之嚴

宋傅欽之侍郎求介秦觀以見陳師道知其甚貧因懷金餽之及觀其貌聽其論議竟不敢以出口賢哉二子乎程伊川見韓侍郎維於潁川韓早晚伴食體貌加敬一日韓密謂其子彭叔曰先生遠來

無以爲意今有黃金藥櫟一似可爲先生壽未敢遽言之我當以他事使汝侍食從容道吾意彬叔如戒啓之伊川曰願與乃翁道義交故不遠而來奚以此爲詰朝遂歸持國曰我不敢言正爲此耳陳一節之士傳見之傾蓋而信待之如此伊川何等人品與韓交甚久且親而韓乃作此意向韓之知人不逮傅蓋遠矣

後漢梁鴻少孤詣太學受業同房先炊已呼鴻童子及熟釜炊鴻曰童子不因火熱者也滅竈更然然

鴻舟當使見籍麥得無斛卿在東堂遺一斛卿

免莫道丹後知即令并送大斛言麥已雜遂誓不

取晉王褒嘗自刈麥諸生有密爲哀刈麥者哀遂棄之於是莫敢往佐唐皇甫無逸爲益州長史嘗夜宿人家遇燈炷盡主人將續之無逸抽佩刀斷衣帶以爲注其執如此清可知矣後漢黃子廉每飲馬輒投錢於水其遇物如此豈復有可以取之事乎

內省寡過

郭林宗謂仇季智曰子嘗有過否季智曰吾嘗飯牛牛不良搏牛一下君子之過如此其心亦將以自

訟乎管寧泛海舟將覆曰吾嘗一謂料首三晨晏  
起過必在此以此推之寧之平生無大過舉可知  
王子敬病篤道家上章應首過子敬云惟意與鄰  
家離婚論者亦以寡過稱之然尚主之嫌子敬不  
能不恨於是也趙清獻公曰吾晝之所為夜必焚  
香告天所不可告者則不敢為也司馬溫公曰吾  
平生所為無不可與對人言者二公之所為可知  
嗟吾人盡思所以告于天者乎上天而可告對人  
無不可言者也薛文清公每夜就枕必思一日  
所行之事所行合理則恬然安寢或有不合即展  
轉不能寐思有以更其失又慮始勤終怠也書以  
自警公持守最嚴每呼此心曰主人翁在室否至  
久必自省曰一日所為之事合理否

徐文靖公少學時性甚沉質言動不苟嘗效古人以

二餅貯黃黑荳每舉一善念道一善言行一善事

投一黃荳不善以黑荳投之始黑多黃少漸積參

半久之黃者乃多云平生如是雖貴不輟

胡端敏為主事自著贊云信而未孚者多言也正而

未諒者多戲也周而若比者好稱人之善也怨而

若刻者多發人之奸也過有甚於此者輕賤龜疎

也然則無一長可取歟曰瞞人之事弗為害人之  
心弗存有利于國之事雖死弗避三者吾將持是  
以終身焉而前數者氣質之偏則予廢乎其有改  
也卒不愧其言

### 指指檢身

淡然陳公敬宗任南京國子祭酒矜嚴好禮儀止端  
整望者起敬久居太學卓然以師道自任名重一  
時太館士殆千人凡升堂聽講會饌儀矩嚴肅雖  
朝饌之上不之過也時襄城伯李公雅居南京  
於公最所敬重過其第必留宴宴或設家姬作樂

談笑竟日米嘗一目之嘗以拇指指中指自持翌

日視其指甲痕猶在蓋恐失色于人也其檢身之

功如此此其所以模範多士至今言師道之重者

必以公為首稱云

### 書名止慾

曹文忠公為為人疏通俊爽初授教官不樂為願得

繁劇一職改泰和典史職專巡捕左右捕得民間

婦女居驛中有姝色者公心動女亦若有相從意

公奮然曰處子可犯乎乃以筆書片紙曰曹為不

可四字書之不輒至天明方已亟召其母家領回

後大廷對策忽空中飄一紙墜案前取視之有曹  
司不可四字宛然在上於是文思沛然賜及第第

### 一 慎好惡

無王好微巧而棘侯之詐得以饗其養新藝慕奇技  
而鳥人之誑得以濫其職今使三尺童子聞之有  
不失色者乎吾惡乎言近情事近理者之充足以  
成世也 王陽明曰種樹者必培其根種德者必  
養其心欲樹之長必於始生時刪其繁枝欲德之  
盛必於始學時去夫外好如外好詩文則精神漸  
漏泄在詩文上去凡百外好皆然

### 行止語默四法

#### 崔子玉座右銘 行法

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  
世譽不足慕唯仁爲紀綱隱心而後動謗議庸何  
傷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藏在涅貴不淄暖曖內  
含光柔弱生之徒老氏誠剛疆行行鄙夫志悠悠  
故難量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行之苟恒久慎  
又自矜芳聖訓有之或語或默時止時行先民有  
作豈欺我哉金人緘其口者默道也反銘而書其

皆者默而語也座右疾行不能適影者止道也銘  
而無記己之長者止而行也參伍以變錯綜以盡  
其旨趣豈欺我哉

#### 嚴君平座右銘 止法

夫疾行不能適影大音不能掩響然託陰則影響  
無因常體卑弱則禍患無萌口舌者禍患之門滅  
身之斧言語者天命之屬形骸之部出失則患入  
言失則忘身是以聖人當言而懷發言而憂如赴  
水火履危臨深有不得已當而後言嗜慾者潰腹  
之牙貨利者喪身之警嫉妬者忘軀之害讒佞者  
刎頸之兵殘酷者絕世之殃陷害者戒嗣之場淫  
戲者殫家之塹嗜酒者窮餒之藪忠孝者富貴之  
門節儉者不竭之源吾日三省傳告後嗣萬世勿  
遺

#### 孫楚反金人銘 語法

晉太廟有石人焉大張其口而書其胃曰我古之多  
言人也無少言無少事少言少事則後生何述焉  
夫唯立言名乃長久胡爲塊然生鉗其口凡夫貪  
財烈士殉名盜跖爲濁夷柳爲清鮑肆爲臭簡  
爲馨莫貴澄清莫賤滓穢二者言異歸于一會克



悲諫鼓舜立謗水聽米風諠惟日不足道潤群生  
化隆比屋末葉陵遲禮教彌衰承旨則順忤逆則  
違時好細腰宮中皆饑時悅廣額不作細眉逆龍  
之鱗必陷斯機括囊無咎乃免誅夷顛覆厥德可  
為傷悲期可用戒無妄之時假說周廟于言為蚩是  
以君子追而改之

無名氏金人銘 默法

周太廟有金人焉三緘其口書其背曰此古之慎言  
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  
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

善言感

聖

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熾熾不滅炎炎  
若何消消不壅終成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  
末不割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禍之根也口是何傷  
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  
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  
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  
之執唯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  
惑之我獨不徙內藏我知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  
莫害我夫江湖雖左長於百川者以其異下也天  
道無知常與善人戒之哉

善言感

楚師伐宋師人多寒楚子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  
挾纊楚子不能使人皆挾纊而三軍為之煖煖其  
言也楚人有饋算膠者楚莊王技之於河令將士  
迎流而飲之三軍皆醉楚莊王不能使河為膠而  
三軍為醉醉其賜也然則虛言詭賜亦足以感士  
耶士非虛詭之所能感也楚子興心於此蓋有不  
費而惠者矣

齊莊公出獵有螳螂舉足將搏其輪莊公白以為人  
必為天下勇士笑於楚迴車避之勇士聞而歸之

善言感

聖

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曰何馬也曰公家畜罷而  
不為用故放之子方曰少盡其力老棄其身仁者  
不為也東郭賸之窮士聞之而歸心焉越三勾踐  
伐吳道見鼃張腹而怒將有戰爭之氣即為之賦  
曰吾思士卒之怒久矣而未有稱吾意者於是軍  
士聞之莫不懷心樂死人致其命彼二君一大夫  
托物感人人即為之効死力矣若夫仁聲善教之  
既深而有素者又何如哉又何如哉

謹言語

宋萬歸宋宋公靳之曰始吾愛子今子魯囚也吾不



晉書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第五十五 齊桓公出遊見亡國之墟問於野人而知郭氏之所  
以爲墟者歸以語管仲管仲曰其人爲誰曰不知  
也管仲曰君亦一郭氏也桓公乃召野人而賞之  
晉文公逐麋失之聞農夫古老之言歸遇棄武子  
有悅色棄武子問其人在曰吾未與來也武子  
之

齊桓公出遊見亡國之墟問於野人而知郭氏之所  
以爲墟者歸以語管仲管仲曰其人爲誰曰不知  
也管仲曰君亦一郭氏也桓公乃召野人而賞之  
晉文公逐麋失之聞農夫古老之言歸遇棄武子  
有悅色棄武子問其人在曰吾未與來也武子  
之

### 聽言

太公之封齊營丘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  
聞時難得而易失容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  
聞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國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  
鄭桓公東會封於鄭落舍於宋東之逆旅其叟曰

平之時難得而易失今客寢安殆非封也鄭桓  
公聞之援轡自駕行十日夜而至釐何與之爭封  
劉曰曰以鄭桓公之賢微逆旅之叟幾不會封也  
尚父之賢智又倍於鄭桓而亦有待於逆旅之人  
之教耶則夫過人之言不可不聰聽矣  
次中子曰多言不可以遠謀多動不可以久處

### 物理戒亟成

豫章生半年後始辨九木似豫章故待人之難辨有  
甚於木者而誰能識之七年之前吾欲以今日之  
所見而絕望於異日其不失人矣乎植物中亦纖

揚柳幹截而枝砍之場圃之邊陂池之際橫擗倒

無弗生者歷月閱歲鬱然成樹其長又甚易也

其庸理疏而骨體弱華不終晦而瘁葉常先秋  
殞夫造化於物亟成者亦亟敗人欲爲亟成者

乎

壽陽之楠西榮東枯瘦嶺之梅南暖北寒枯者或載  
榮寒者不先煖木之精液適有所感而地之氣候  
專有所在也是故事不能均勝物不容並美魏諸  
州記特何之郡安縣有交讓梨兩相對更互枯牙  
不俱盛故曰交讓宋人花木記牡丹有瑞雲紅者

其大類魏與魏迭爲盛衰魏多則瑞雲少瑞雲多則魏少其勢不能並立者歟此有造化存焉吾奚譽美嘗觀物理如此可以知人事矣

葉文莊公錄詩示訓

葉文莊公盛有閔北之行其叔司丞手書漁家傲一闕乃范魏公經畧西邊時所作辭曰塞下秋來風景異衡陽鴈去無留意四面角聲相對起千障裏長烟落日孤城閉濁酒一杯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羌管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將軍白髮征夫淚南中得唐裴晉公二詩其一曰有意効承平無功

聖明灰心緣忍事霜鬢爲論兵道直身還在恩深命轉輕蓋梅非擬議葵藿是平生白日常懸照蒼蠅謾有聲嵩陽舊田里終欲謝歸耕其二曰危事輕非一浮榮得是空白頭官舍裡今日又春風又得宋崔清獻公劔閣詞云萬里雲間戍立馬劔門關亂山極目無際直比是長安人苦百年塗炭鬼哭三邊鋒鏑天道久應還手寫留屯奏炯炯寸心丹對青燈搔白髮漏聲殘老來勲業未就妨却一身閑梅林綠陰青子蒲澗清泉白石恠我舊盟寒烽火平安夜歸夢到家山

我朝巡撫南畿周公文襄感懷一首日晏忘食夜半興簿書煩擾爲無能秉心初擬達衡鑑任意寧知越準繩法在恤民民轉病事因除弊弊逾增前非未悟羞遽瑗敢嘆微軀踐薄水數詩皆于脩已治人之意甚有關係

劉長春訓言

或問長春真人入道之要如何進脩曰當務忠孝以報君親其末謂其弟子曰明日是先人忌辰可辦供祀是可見其平日孝親之實又言欲脩仙道先脩人道人道立而仙道成又謂學者不欺心不背理閑情念孫神氣惡衣惡食聽其自然庶合乎道又授以日記一帙令每日凡有舉念動心出言下筆應接人事皆書之其不敢書者即不敢爲既爲之即書之所謂人心即天心欺心即欺天故以天心標其帙云昔金華許子有日省編凡畫之所爲夜必書之易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非勇於自治者其孰能之哉

述三賢名言

趙清獻公無一事不可以告天司馬溫公無一事不可以告人嗚呼必如此庶幾可謂不欺心崔駰曰

交淺而言深者愚也。未信而納忠者謗也。嗚呼！必如此，庶幾可謂不失言。謝疊山窮而明道無負於孔孟學者所當勉也。達而行道有負於孔孟學者所當戒也。嗚呼！必如此，庶幾可謂不負所學。

### 膽量說

或問古云有志者事竟成。韓魏公曰：成大事在膽然。則膽與志奚異？愚曰：志者心之所之以平日存主。言膽者遇事變能果敢為之以臨時倉卒言如趙子龍忽遇勍敵能偃旗息鼓而却之。此是膽氣勝也。而志不與焉。故昭烈曰：子龍一身都是膽。揚大年平日自負八角磨盤其志似不可奪者及臨事變倉皇失措。此是膽氣不勝也。而志不與焉。孫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是故膽氣一也有魏公之心則能成大事。無魏公之心不免為強梁。

陳仲舉不掃一室或問之對曰：大丈夫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夫言大而誇此乃仲舉踈漏處。昔衛武公九十之年猶以洒掃庭內自儆。蓋克勤小物則遠大可期。矧東京之季宦官執政濁亂海內其深根固蒂可易掃乎？夫鷲鳥將擊必匿其形。願出臣章宣示宦者此何說也？仲舉踈漏如此且其有

### 侯覽曹節之及

書曰：有容德乃大。言有量也。曾子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言有勇也。然則量之與勇將奚從乎？曰：凡橫逆之來祇逮我躬者固當弘量以容之。如蘭相如謹避廉頗之辱已。李沆不校狂生之訕呂蒙正不問朝士之名可也。若事干天常人紀之大當裁之以義豈容姑息如大舜之誅四凶周公之誅管蔡孔子之誅少正卯漢高祖之斬丁公是皆發于義理之勇也。謂之無量可乎？苟徒以姑息為事不知以義裁之小如馮道胡廣之頑鈍無耻大如魯莊公宋高宗含垢包羞忘父兄不共戴天之讐是皆見義不為無勇也。謂之有量可乎？易曰：已荒用馮河包荒量也。馮河勇也。知易之道其知勇與量之用乎？

### 倪宗正門帖

即中倪宗正有帖曰：德業觀前面人名位觀後面人或問觀之將何如？曰：從前觀之祇見我不如人而從後觀之志從後觀之祇見人不如我。而自銷踏蹬之憂。

### 方蛟峯格言

富莫大於蓄道德貴莫大於爲聖賢貧莫大於不聞道賤莫大於不知耻仕能行道之謂達貧不安分之謂窮流芳百世之謂壽得志一時之謂夭

常從老子訓言

說苑云常從有疾老子問之曰先生瘵甚無遺教以語弟子乎從曰過鄉里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不忘故耶從曰嘻是已過喬木而趨子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敬老耶從曰嘻是已張口曰吾舌存乎曰然吾齒存乎曰亡舌存於柔齒亡於剛知剛知柔天下之事盡矣

化日喻

化國之日舒以長其事簡也亂國之日短而促其事煩也事煩則長日如短事簡則短日如長

義皇以上人

王陽明曰人一日間古今世界都經過一番只是人不覺耳夜氣清明時無視無聽無思無作淡然無懷就是義皇世界平坦時神清氣朗雍雍穆穆就是堯舜世界日中以前禮儀交會氣象秩然就是三代世界日中以後神氣漸昏往來雜擾就是春秋戰國世界漸漸昏夜萬物寢息景象寂寥就是

人消物盡世界學者信得良知過不爲氣所亂使常做箇義皇以上人

天堂喻

人言天堂高而在上地獄幽而在下其勢甚遠絕也以愚所見不同蓋與人說好事所行依天理便是天堂不必更求之於天上欺笑人物色教唆人公事便是地獄不必更求之地下爲善即天堂爲惡即地獄天堂地獄不在乎他在乎一念之間不可有毫髮差故曰一念之善祥風和氣一念之惡妖星厲鬼信哉

張伯緒祈福戒

氣不能不聚聚亦不能不散其散也或遽或久莫或致詰而昧者置欣感於其間甚者祈延而避促亦愚矣夫爲善自是士人常分今乃規身後福報若市道然吾實耻之使無禍福報應可爲不善耶

蔡虛齋天道助善密言

蔡虛齋曰天之助人爲善也至快至周而畧無毫髮之或慳天之報人之惡也亦至信至密而畧無毫髮之或漏細考之遠計之當自見爾或曰信若此言孔顏不當厄躋跖不當壽矣曰天道之定亦既

昭昭於子之言表矣顧猶未之察耶

爲學類上

楊龜山粹言

龜山先生曰夫爲己之學正猶飢渴之於飲食非有  
悅外也以爲弗飲弗食則飢渴之病必至於致死  
人而不學則失其本心不足以爲人其病蓋無異  
於飢渴者此固學之不可已也然古之善學必先  
知所止知所止然後可以漸進

志學之士當知天下無不可爲之理無不可知之道  
思之且深無使心支而易昏守之且篤無使力淺

易學

卷一

而易奪要當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則天地之心日  
陳露於目前而古人大體已在我矣不然是未免  
荀卿所謂口耳之學

學始於致知終於知止而止焉致知在格物物固不  
可勝窮也反身而誠則舉天下之物在我矣

學者當知聖人知聖人然後知所以學舜在深山中  
與石居鹿豕游無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而四  
岳矢其可以託天下顏淵在陋巷終日如愚然而  
孟子稱其與禹稷同道夫豈苟言哉其中必有  
然不可捨者夫舜之可以託天下顏淵之可以爲

禹稷其必有在矣學者不可不知也知此則知所  
以學矣

聖人所謂性與天道者亦豈嘗離夫灑掃應對之間  
哉其始也即此而爲學其卒也非離此以爲道

伏羲畫八卦書斷自堯典是時雖六經之文未有也

况他書乎舜在深山與草木居鹿豕游無以異深

山之野人固非有書記操筆涉墨爲文詞也其學

果安自乎夫舜聖人也生而知之無事乎學可也

二十有二人相與共成帝業者豈皆生知耶然則

聖人之所以爲聖賢人之所以爲賢其學必有在矣

易學

卷一

漢之諸儒若賈誼相如司馬遷輩用力亦勤矣自  
書契以來簡冊所存下至陰陽星曆山經地志昆

蟲草木殊名詭號該洽無一或遺者其文宏妙殆

非後世能造其域然稽其道學淵源論篤者終莫

之與也

古之爲士者所至遠近雖不同其秉節勵行皆有以

自立於世豈其材悉能過人耶特以先王教學之

道明而士於此時無私習之蔽故也周道衰而庠

序之法廢故家遺俗隨以熄滅幸而有孔子出焉

振先王已墜之教駕說於當世而從之游者若參

之學師之辟由之而不及其材固非  
有大過人也然其間所未見而餘言遺  
行有後世宿儒皓首而不能窮者則士之得所依  
歸豈曰小補之哉

### 羅豫章粹言

羅豫章先生曰春秋聖人之用也雍容自盡於燕閒  
靜一之中遲之以歲月積之以力久優而游之使  
自求之厭而飫之使自趨之則於春秋之學其庶  
幾乎

古之學者以聖人爲師其學有不至故其德有差焉  
人見聖人之難爲也故凡學者以聖人爲可至則  
必以爲狂而竊笑之夫聖人固未易至若舍聖人  
而學是將何所取則乎以聖人爲師猶學射而立  
的然則立於彼然後射者可視之而求中若其中  
不中則在人而已不立之的以何爲準

自堯舜以前載籍未具世所有者獨伏羲所畫八卦  
耳當是之時聖賢如彼其多自孔子刪定繫作之  
後更秦歷漢以迄于今其書至不可勝紀人所資  
以爲學必易於古然其間千數百年求一人如古  
之聖賢卒不易得何哉豈道之所傳固不在於文

字之多寡乎夫堯舜禹皋陶皆若稽古非無待  
於學也其學果何以哉由是觀之聖賢之所以爲  
聖賢其用心必有在矣學者不可不察之也

爲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凡過此事  
即當且就此事反復推尋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  
釋脫落然後循序少進而別窮一事如此既久積  
累之多胸中自當有灑然處非文字言語之所及  
也

### 李廷平語錄

孔子謂老子曰夫子德配天地猶假至言以修心古  
之君子孰能脫焉老子曰不然至人之於德也不  
修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  
自明夫何修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  
其猶醯鷄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  
大全也

孔子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其人與骨已朽獨  
其言在焉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  
而行聞之良賈深藏若虛盛德之容貌若愚去子  
之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皆無益於子之身吾  
所以告子者若是而已

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辨閑遊以危其身者好揚人之過者也

學有真不朽

典論曰文章不朽之盛事此言陋矣設有秦火洪水欲不朽得乎夫所謂不朽者有出於文章之外蓋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又曰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之謂真不朽

秦漢以來著書之士不可勝數無異飄風榮華過耳好音卒同歸於泯滅此文章家之所歎也後周李杲常曰文章之士不足流於後世經邦致化庶

續自警編

卷之十

學

及古人故所作文筆了無蕪草唯留心政事而已然政事出自朝廷行于天下皆人云凡居宰相職者有似著鞋襪外者雖好其中實不快活又云州縣之職徒勞人耳彼於政事所出所行之任且加嫌惡如此宋張通善行書喜爲詩其詞澄浹峭特多奇句既就棄隨輒棄之或謂何不錄以示後世通曰吾方晦迹林壑且不欲以詩名一時况後世乎然好事者往往竊記之今所傳尚三百餘篇是故仕途所尚若李杲者於文章既所不存而士之隱憂若張通者雖詩名亦不肯屑就漢黃憲貌

然一賤廢其世也微身無爵齒不先口示嘗出一辭而時人貌敬心服目爲顏子後來知道者亦許其氣象之似至今列于漢史父亦因子而得名其人非有政事也非有文章也何以能不朽邪范曄東聞前輩云士大夫游藝必審輕重且當先有跡者其足爲斯人告乎士之立身欲與天地同其久長尚尊吾德性若漢黃憲可也

薛敬齋粹言

薛敬齋曰學以靜爲本學貴乎日新爲學當謹守聖入之道雖未致是亦聖人之徒也學不進率

續自警編

卷之十

學

由於因循教不以道則非教學不以道則非學古之學也一今之學也支所以爲學者只爲人固有之善或蔽於氣質物欲有時而久故須學以復之及其既復則本分之外不加毫末莊敬日強安肆日偷之語宜深體玩蓋莊敬則志以帥氣卓然有立爲善疊疊不倦而不知老之將至安肆則志氣昏惰柔懦無立玩愒歲時悠悠無成矣守約者爲學之至要世有門人論道學不非笑之以爲狂則憎惡之以爲矯噫使學不守則所學果何事耶謹言乃爲學第一工夫



謹而能存心者鮮矣 爲學第一在變化氣質不  
然只是講說耳 安於改習則德不新 實有向  
道之心則道必進 篤志此道使天下之物不能  
尚其廢有進乎 發奮誠心要做好人一切舊習  
定須截斷 舊習最害事吾欲進彼則止吾之進  
吾欲新彼則汨吾之新所當痛刮絕之

勢無兩重之理此重則彼輕此輕則彼重故道義重  
則外物輕外物輕則道義重爲學之士常使萬物  
不能勝其道義則此日重彼日輕積久惟見道義  
而不復知有外物矣

論學

卷之三

卷之三

人譽已果有善但當持其善不可有自喜之心無善  
則增修焉可也人毀已果有惡即當去其惡不可  
有惡聞之意無惡則加勉焉可也

學力未能勝舊習正如藥力未能除舊病頃刻學力  
不至則舊習仍在一日不服藥則舊病復作學力  
勝則無此病矣

學者開口皆能言道是好道理然當自體諸心果能  
實好此好道理否又當體之身果能實行此好道  
理否若能言之於口而體諸身心者皆不能然是  
所謂自欺也

氣強理弱故昏明善惡皆隨氣之所稟而理有不  
制焉至或理有時而發見旋復爲氣所掩終不能  
長久開通所謂爲學者正欲變化此不美之氣質  
使理常發見流行耳然非加百倍之功亦莫能致  
也

理只爲氣所隔蔽故不明去其隔蔽則天理明矣  
爲善須是表裏澄徹方是真實爲善有纖毫私意  
夾雜其間即非真爲善矣 聖人發無言之言以  
示學者當求聖人之道於一身動靜應事接物之  
間不可專求聖人之道於言語文字之際也

論學

卷之三

卷之三

學只可潛修默進不可求入知爲學只是學天理人  
倫外此便非學 切問近思最於身心有益爲學  
只要知性復性而已 專用心於內則有進或出  
或入則有間矣 千古聖賢教人之法只欲人復  
其性而已 爲學能使理勝氣則可以變化氣質  
之性而反天地之性若氣勝理則不能矣

氣質之拘最大變化之功極難亦不可畏其難而不  
加變化之功也 雜慮少則漸近道知道則行自  
簡 人之威儀須臾不可不嚴整蓋有物有則也  
人聞道學之名不駭以爲高則笑以爲迂夫爲學而



不學道則無天理人倫矣果何學乎 求復仁義  
禮智之性即是道學

進修皆分內事與人何所干涉而求知乎為善求人  
知者非為己之學也

為學之要在於知性善知性善則知所用力矣

有人談道理浩博無窮至其心則無實得處故其行  
事與所談者無一句相合可不慎哉

望道未見之心即求道不已之心學者以是自處則  
其進自不能止矣 無一時一事而無理故當無

一時一事而不習此學而時習之也

續自學編 卷之三

李

每日就身心言行應事接物處緊緊體認仁義禮智

四者體認得是則行不錯

仁

天地之道只一元字括盡人之道只一仁字括盡

天地之德只是元聖人之德只是仁有一毫私意之

間雜即非仁矣

仁只是此心之理與萬物都相貫通故忻戚相關而  
能愛能惡不貫通便相關斷只知有己不知有物欣

戚不相關而不能愛矣

禮者天理之節文孔子謂克己復禮為仁何也蓋仁

即天理也人欲熾則天理不行必克去己私事事  
皆得於理則天理流行而為仁矣

仁則一不仁則殊知天地萬物為一體則能愛矣  
公則人已不隔私則一膜之外便為胡越

人亦有此理我亦有此理人不能全而我能全之視  
不能全者憫憐之可也鄙笑之不可也引掖之可  
也棄絕之不可也

恕字用之不盡有一毫忮害之心即非仁矣

誠

思無邪乃誠身之要勿起一念之妄誠可存矣

續自學編 卷之三

李

德不進病在意不誠意誠則德進矣無所為而為者  
誠也有所為而為者偽也

人於實之一字當念念不妄隨事隨處省察於言動

居處應事接物之間必使一念一事皆出於實斯

有進德之地

純則誠雜則偽天地聖人之道誠而已 誠譬之精

金無銅鐵之雜金有一分銅鐵之雜則不精德有

一毫人偽之雜則不純矣 千古聖人之心惟是

誠而已聖人接人惟一誠 學不至聖賢只是有

不誠處天無不包地無不載君子法之

續自警編卷之四

嘉興府知府前御史金谿殺

黃希憲

纂集

性

天地萬物惟性之一字括盡 教本於道道本於性  
性本於命命者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也故曰  
道之大原出於天 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  
在故道不可離 人外無道道外無人見天人之  
合一也纔有間即非道矣 在物曰性在天曰天  
天也性也一原也故知性則知天也 天賦之初  
本有善而無惡人而不為善是悖天也 性之本  
體未感物時渾是善到感物而動之初則有善有  
不善周子之所謂幾也程子性即理也之一言足  
以定千古論性之疑 言心即有性言性即有心  
心性不相離也 聖賢萬世所傳之道只是天命  
之性 性之一字無所不包當時時體認而力行  
之孟子所謂左右逢其原者即此性也天賦我性  
一性苟不能全是逆天也可不懼哉

聖人

聖人之心天地之理只是直

聖人聞人毀已譽已元不少動如浮雲一過而太虛



湛然

天地之化一過而不留聖人之心一應而無迹

惟時惟幾聖人儆戒之心曷嘗頃刻毫髮間斷

聖人不怨天不尤人心地多少洒落自在常人幾與

人不合即尤人幾不得於天即怨天其心忿忿

擾無一時之寧太與聖人之心何啻霄壤識量大

則毀譽欣戚不足以動其心

自有之私皆足爲心累如自有其善便爲善所累自

有其能便爲能所累惟聖人之心廣大光明無一

毫之私累

不與矣

人與天地本無二理惟無私貫之天道天德天命天

理一也

一是寂然不動貫是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一是天下

之大本貫是天下之達道萬物定于一萬事定于一

萬古定于一

聖人治人不是將自己道理分散與人只是物各賦

物人皆有此理聖人與塗人同但聖人稟得氣

質清粹故能全盡此理衆人稟得氣質駁濁不能

全盡耳

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使達而在上則有天下而

不與矣

天下古今公共之理即所謂道也但先覺能明是道

行是道則道得其傳無其人則道失其傳矣

聖賢知覺運動雖不能不以氣而理則爲主衆人知

覺運動但氣之所爲漫不知理爲何物

聖賢千言萬語皆說人身心上事誠能因其言以反

求諸身心猛省而擺脫盡私累則身心皆天理而

大可知矣

讀書

聖人作經皆爲其身心之實耳使非爲其身心之實

則人作一書皆可謂之經矣

讀書不體貼向自家身心上做工夫雖盡讀古今天

下之書無益也

讀書體貼到自已身心上方有味

作詩作文寫字皆非本領上工夫惟以身心上用力

最要身心之功有餘力游焉可也

作詩作文寫字疲弊精神荒耗志氣而無得於已惟

從事於心學則氣完體胖有休休自得之趣惟親

歷者知其味殆難以語人也

用力於詞章之學者其心荒而勞用力於性情之學

者其心太而樂

似衆水之流當知其一原觀萬物之生當知其一本  
觀群聖之書當知其一理

讀書貴知要只類于四勿心不絕想口不絕念守之  
勿失循之勿遺豈有差錯泛觀天下之書而不知  
用力處雖多亦奚以爲

聖賢垂世立教之意大要欲人復其性而已而後之  
學者讀聖賢之書但資以爲詞章之用利祿之階  
而不知一言之切於身心聖賢垂世立教之意果  
何在哉

讀書所以不見德業廣者只是講說不曾實行如  
讀書而時習章便能學而時習否讀其爲人也孝  
弟章便能孝弟否讀類子問仁章便能非禮勿視  
聽言動否若不能如此只是講說耳果何益哉  
慎言謹行是修己第一事

存諸心者不雜見於行者不雜措諸事業者不雜形  
諸文詞者不雜斯謂真儒矣數者有一雜焉其得  
爲真儒乎

讀正書明正理觀正人存正心行正事斯無不正矣  
取予是一大節其義不可不明若實見得雖生死猶

不可異况取舍之間乎 學不進大病在見道不  
明信道不篤若見道明則知外物之樂不如是道  
之樂信道篤則必使外物之樂不得以奪是道之  
樂學其有不進者乎

王陽明知行說

惟精所以知之惟一所以行之博文是明此理約禮  
是行此理

知禮而衍者如白晝見路分明而行自無差錯不知  
禮而行者如昏夜無所見而冥行雖或有與路適  
逢者終未免有差也

致知力行惟在於實一有不實則不能造其極矣  
自用間身心切要道理只是仁義禮智之性發而爲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隨事隨處必躬認得了  
了分明方爲見道而無行不著習不察之患矣  
人之自立當斷於心若實見得是當決意爲之不可  
因人言以前却而易其所守 涵養本原尊德性  
之事思索義理道問學之事 日用之間知最爲  
切要或茫不知理之所在而應事不差者鮮矣  
知至至上至字是至處至之是到那至處知終終  
之上終字是終處終之是終而不去

知行雖是兩字然行是行其所知之理亦一也  
精義入神乃知至之事致用所以行其知也

慎言語養德之大節飲食養生之大

經曰有容德乃大有忍事乃濟忍所不能忍容所不  
能容惟識量過人者能之

必能忍人不能忍之觸忤斯能為人不能為之事功  
英氣甚害事渾含不露圭角最好第一要有渾厚包  
涵從容廣大之氣象只觀其氣象便知其涵養之  
淺深

識高則量大氣盛則聲宏人有才而露只是淺深則  
不露

凝重之人德在此福亦在此愈收歛愈充拓愈細密  
愈廣大愈深妙愈高明戒太察太察則無含弘之  
氣象

人有滿於德意而不覺形於色辭則其所養可知矣  
伯宗曰恃其才而不以茂德滋益罪也此可以為後  
生輕俊者之戒

豈得脚定須寬和以處之輕言輕動之人不可與深  
計易喜易怒者亦然聞事不喜不驚者可以當大  
事

心誠色柔氣和詞婉必能動人

靜能制動沉能制浮寬能制褊緩能制急輕當矯之  
以重急當矯之以緩褊當矯之以寬躁當矯之以  
靜暴當矯之以和粗當矯之以細察其偏而悉矯  
之則氣質變矣

氣質極難變十分用力猶有變不能盡者然亦不可  
以為難變而遂懈於用力也

持已得一敬字接物得一謙字自敬則人敬之自慢  
則人慢之

君子行有不得皆反諸己而無責人之心

人當自信自守雖稱譽之承奉之亦不為之加喜雖  
毀謗之侮慢之亦不為之加沮

凡與人言即當思其事之可否可則諾不可則無諾  
若不思可否而輕諾之事或不可行則必不能踐

厥言矣

人果已知不可急求其知人未已合不可急與之合  
覺人詐而不形於言有餘味

接物大宜寬宏如行曠野而有展步之地不然太狹  
而無以自容矣

一字不可輕與人一言不可輕許人一笑不可輕假

人

至誠以感人猶有不服者况設詐以行之乎誠意于  
于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之和而敬敬而和處  
衆之道

與人言則和氣從容氣忿則不平色厲則取怨

主一則作事不差終二三則雖動作小事亦差矣况  
大事乎

作事切須謹慎仔細最不可怠忽疎畧先儒謂前輩  
作事多周詳後輩作事多闊畧予覺有闊畧之失  
宜謹之

處事當詳審安重爲之以艱難斷之以果決事了即  
當若無事者不可以處得其當而有自得之心若  
然則反爲所累矣

處事最當熟思緩處熟思則得其情緩處則得其當  
事最不可輕忽雖至微至易者皆當以慎重處之  
處事當深重詳細堅貞不可輕浮忽畧故易多言利  
艱貞蓋艱貞則不敢輕忽而必以其正所以吉也  
君子以莊敬自持則小人自不能近防小人當密於  
自修

勿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非特兵法爲然蓋可

以爲防小人之法

內健則有必去之志外說則無悻悻之色決小人之  
善道也

疾善之心固不可無然當寬心緩思可去與否審度  
時宜而處之斯無悔切不可聞惡遽怒先自煩撓  
縱使即能去惡已亦病矣况傷於急迫而有過中  
失宜之弊乎經曰勿忿疾于頑孔子曰膚受之愬  
不行焉皆當深味

挺特自守者必君子攀援附阿者必小人傲則仰慚  
則俯邪則敬正則平人心寬平則光明狹險則陰

暗光明者君子幽暗者小人學於應事接物處  
猶當詳審每日不聞大事小事處置悉使合宜又  
則業廣矣

事親奉祭未盡孝爲臣奉職未盡敬宗族疎戚未盡  
修交友接人未盡忠讀書行已未盡誠此吾自少  
至老恒念有未盡也

善於所爲之失隨即知而改之然未免再萌於心因  
謂有不善未嘗不知易知之未嘗復行難古人  
功名不立有憂老之將至者吾於道德無成亦憂  
老之將至誠心如此自家一個身心尚不能

理更論甚政治 機在心當慎所發發不以正  
害事 申公曰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  
爲學不在多言亦顧力行何如耳 烏雀巢茂林  
蛟龍潛深淵聖人洗心退藏于密 易有脩辭立  
誠之訓書有惟口出好興戎之訓春秋有食言之  
讖禮有安定辭之訓銅人有三緘之戒論語孟子  
與九聖賢之書謹言之訓尤多以是知謹言乃脩  
德之功要所當服膺其訓而勿失也 非力所及  
而思者妄也故君子思不出其位 萬金之富不  
以易吾一日讀書之樂也 邵子詩云不讀人閒

讀書

不讀書

書

非聖書凡不正之書皆不可讀 因讀朱文公與  
子受之書念之念之夙夜無忝所生之言不勝感  
發興起中心惻然必欲不爲一事之惡以忝先人  
君子之心欲人同其善小人之欲人同其惡  
看得爲學無別法只是知一字行一字知一句行  
一句便有益 敬字一字無欲字乃學者至要至  
要 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外此便是世俗  
之學 韓子曰澄其源而清其流統於一而應於  
萬可以形容道體 珠藏澤自媚玉在山含輝此  
涵養之至要 爲學第一功夫立心爲本心存則

讀書

不讀書

書

讀書窮理躬行踐履皆自此進孟子曰學問之道  
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  
欲人將已放之心收之反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  
皆此意也 人爲學至要當於妄念起處即遏絕  
之于每嘗用力於此故書以自勵學須切問近思  
方見道不遠人 外聖賢之學便是異端世俗之  
學 張子曰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學至於不責  
人其德進矣 無卜筮而知吉凶最宜詳說人所  
爲順理即所謂惠迪吉又何必卜筮而後知吉乎  
人所爲悖理即所謂從逆凶又何必卜筮而後知  
凶乎 以鴻鵠之心讀書必不能造乎精微 凡  
讀書思索之久覺有倦意當歛襟正坐澄定此心  
少時再思則心清而義理自見 終收斂身心便  
是居敬終尋思道理便是窮理二者交資而不可  
缺一也 君子法乾之健只無私便不息有私便  
息矣 心有開時開時見是理無物不有無時不  
然塞時則不見矣故爲學要時時提醒此心

道統

五經四書周程張朱之書道統正傳在此舍此而他  
學非學也 讀西銘知天地萬物爲一躰 西銘

立心可以語王道

周程張朱有大功於天下萬世不可勝言於千餘年俗學異端淆亂駁雜中別撥出四書來表章發明遂使聖學晦而復明絕而復續燦然各為全書流布四海而俗學異端之說自不得以干正其功大矣

孟子七篇乃洙泗之正傳經千餘載世儒例以子書視之而無知之者讀唐之韓子謂孟氏醇乎醇者也又曰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又曰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又曰孟氏之功不在禹下是則千

孟子七篇

孟子七篇

載之間知孟子者韓子一人而已宋之大儒有德業聞望重於一世者猶儕孟子於法言之後尚何望於他人耶惟河南程夫子倡明絕學始表章其書發揮其言而一時及門之士遂相與翕然服膺其說天下始曉然知其為洙泗之正傳而不敢妄議至朱子又取程氏及群賢之說會萃折中以釋其義與大學論語中庸列為四書由是洙泗之正傳益以明備千古入道之門造道之閫無越於此有志者尚篤所力哉

朱子註四書明聖賢之道正欲學者務為己之學後

世皆藉此以為進身之階梯矣夫豈朱子註書之初意哉

孔子因堯舜三代之遺典故得以刪述贊脩朱子因濂洛之遺論故得以折衷去取

堯舜之道非孔子無以明濂洛之道非朱子無以發使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魯思孟周程張子之道昭然明於萬世而異端邪說莫能雜者朱子之功也韓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予亦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程朱接孟氏之統有功於萬世漢四百年識正學者董子唐三百年識正學者韓子

孟子七篇

孟子七篇

有大學之功夫則有王佐之事業

論語言仁大學言明德中庸言天命之性孟子言仁義一理也

堯與堯明峻德一言實千萬世君德之始道即所謂天理民彝性是也性外無道道外無性千古聖賢所知所傳者豈外於是哉

聖人未嘗有自聖之心後世儒者未有所至即高自品置如揚雄之法言王通之續經皆以孔子自擬也二子非特不知聖人亦不自知為何如人也

無極立言本欲明此理之無方所無形象耳後人將



作虛無之無者則失周子之意矣 太極圖見天  
人合一之妙

太極圖如水之源流而為千支萬派却都只是源中  
水也

聖賢之心扶持千萬世之綱常

天地間至大者莫過於三綱五常之道帝王之為治  
聖賢之為學皆不外乎是

學者之所講明踐履仕者之所表倡推明皆當以三  
綱五常為本舍此則學非所學仕非所仕也

三綱五常之道根於天命而具於人心歷萬世如一  
日循之則為順天理而治悖之則為逆天理而亂

三綱五常為萬事之本綱常立而萬事舉唐虞三代  
治天下之道不外乎此 三綱五常立國之本循

之則治違之則忽  
君父人之大倫只當竭誠敬盡所以盡之之道其合

與否有所不恤也苟慮其不合枉道以求之則所  
失多矣交朋友事官長皆然

關雎之類言夫婦義之類言父子鹿鳴之類言君  
臣棠棣之類言兄弟黃鳥之類言朋友此詩於人

倫之道無不備也 男女之欲天下之

能通其情故家道正而人倫明

家人卦治天下之本倫焉 聖人論治有本有末正  
心脩身其本也建治立法其末也

二帝三王治天下純是天理之公無一毫人欲之私  
唐虞三代之治皆自聖人一心推之無非順天理因

人心而立法也  
天之道公而已聖人法天為治一出於天道之公此

王道之所以為大也  
道學治道不可岐而為二道學正所以推而為治道

聖人為治純用德而刑以輔之後人則純用法術而  
已

悖五典庸五禮章五服用五刑治天下之大本大法  
不出於是

王伯  
公王道私伯道 謂之王者自一念一慮一心一身

形於妻子達之家國天下無非仁義禮智之充周  
初無內外隱顯遠近之間也程子所謂自有天德

便可語王道天德即仁義禮智之德王道即是德  
推之政事達之家邦天下者是也謂之伯者形諸

念慮身心者無非人欲之私施諸政事征伐者則

假夫仁義之名其內外隱顯遠近名實判然不相  
湏美此王伯誠偽之所以不同也歟

思齊一詩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脩焉讀之有  
以遠想前王之風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仁者之事即王  
者之道 王道天理也伯功人欲也天理人欲未  
有並立者也

誠心父母斯民爲王道有一毫不誠即非王道矣  
書曰無教逸欲有邦逸欲者亂之源也爲治舍王道  
即是伯道之卑陋孔孟寧終身不遇不自貶以徇

時者爲是故也

王者之心無私如天地人得而知之

問惟精惟一是如何用功陽明先生曰惟一是以精

主意惟精是惟一工夫非惟精之外復有惟一也

精字從米譬之要得此米純然潔白便是惟一意

然非加舂簸篩揀惟精之功則不能純然潔白也

舂簸篩揀是惟精之功然亦不過要此米純然潔

白而已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者皆知以惟精

而求惟一也他如博文者即約禮之功格物致知

者即誠意之功道問學者即尊德性之功明善者

即誠身之功無二說也

吳臨川集送陳洪範序云朱子之教人也必先之讀  
書講學陸子之教人也必使之真知實踐讀書講  
學者固以爲真知實踐之地真知實踐者亦必自  
讀書講學而實二師之爲教一也而二家庸劣之  
門各立標榜互相詆訾至于今學者猶惑甚矣道  
之無傳而人之易惑難曉也爲子之計當以朱子  
所訓釋之四書晝夜不懈玩繹其文探索其  
義文義既通反求諸我書之所言我之所固有實  
用其力明之於心誠之於身非但讀誦講說其文  
辭義理而已此朱子之所以教亦陸子之所以教  
也

爲學類下

讀書解

自文籍既生學者固不可不讀書子路有何必讀書  
之說夫子斥之至於學詩學禮學易與夫志在春  
秋行在孝經之說拳拳爲其子及門人言之晚而  
歸魯刪定繫作其功至賢於堯舜則後之欲學聖  
人者舍書何以哉然是時詞章之名未立科舉之  
法未行士之讀書者上則取之以撫世酬物又次

則取之以博識多聞下至蘇秦之刺股讀書專爲揣摩遊說之計固已陋矣然言詩書爲有用之具固未有入耳出口如後世之甚者也于今之士非克辟文王周孔不談非語孟大學中庸不觀言必稱周程張朱學必曰格物致知此自三代而後所未有也可謂盛矣然豪傑之士不出禮義之俗不成士風日陋於一日人才歲衰於一歲而學校之所謂逢掖之所談幾有若屠兒之體佛倡家之讀禮是可嘆也昔子貢問子石子不樂詩乎子石子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弟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曰請授吾詩以學於子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子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對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親庭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若子石子公明宣之說今之學者誠不可不知

蕪溪先生令柳時郡守李初平聞先生論學欲讀書先生曰公老無及矣請爲公言之初平聽先生語

二年卒有得唐彥思記伊川先生謂古人有言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若一日有所得何止勝讀十年書耶賢師益友化人之速有如此者今世士夫相聚未仕者不過論科目之進取已仕者不過及官職之差除較進取者非時文無所用其功量差除者非吏事無以見其最下此者計資財之多寡角生理之巧拙比嗜欲之勝負又無所不至焉其有彼善於此者口耳出入之間言語文字之末剪綵爲春象龍救旱抑竟何所得哉嗚呼君子於此所以致取於師友者不苟然矣然則世無其人歸而求之吾書可也

### 李先論讀書

北魏主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最益人神智先曰莫若書王荊公詩曰物變有萬殊心思終一曲讀書謂耶夫着一能讀書之心橫於胸中則錮滯有我其心已與古人天淵矣何自而得其活法妙用哉呂東萊解尚書云書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精神心術盡寓其中觀書者不求其心之所在夫何益然欲求古人之心必先求吾心乃可見古人之心此真得讀書之法當時趙清獻公折荊公

曰臯夔稷契何書可讀此亦忿激求勝之詞未足以服荆公夫自文籍既生以來便有書臯夔之前三墳亦書也伏義所畫之卦亦書也太公所摘黃帝顓帝之冊書亦書也孟子所稱放勳曰亦書也豈得謂無書哉特臯夔稷契之所以讀書者與荆公不同耳當時只宜曰公若鑑於有我之私不能虛心觀理稽衆從人是乃不能讀書也嗚呼荆公往矣後之君子窮而講道明理達而撫世酬物慎無着一能讀書之心橫在胸中也哉

讀書貴知義

晉安昌王盛少時不好讀書唯讀孝經論語曰誦此能行足矣安用多誦而不行乎可謂名言然其後受官偽漢淵死被殺孝經論語竟亦安在隋蘇威言於文帝曰臣先人每戒臣曰惟讀孝經足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爲今考其立身治國未見有得於孝經也趙普謂太宗曰臣用論語一半佐太祖定天下一半佐陛下致太平普爲相日每繞歸朝必闔戶自啓一篋取一書讀之終日家人後開篋視之則論語二十篇李沆嘗喜論語或問之沆曰爲宰相如論語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兩句尚未能

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若趙若李之在位其有得於論語乎沆之謂尚未能行者也人固有讀書而不識字者許敬宗不識忠孝字柳宗元不識節義字惜哉

曾南豐引格言

曾南豐耳目志曰無以嗜慾殺身無以貨財殺子孫無以政事殺民無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世以爲劉高尚道人語劉下功字子民濱州人弱不好美及長築室於環堵之後圃不語不出者三十餘年或食或不食徽宗聞其名數遣郡縣辟致間馳近侍召之對曰吾有嚴願不出此門上知不可奪賜號高尚先生王子常侍郎嘗問以脩行之術書云非道亦非律又非虛空禪獨守一畝宅惟耕已心田又云以手捫胃欲心清淨以手上下欲氣升降又云嘗人以嗜欲殺身以貨財殺子孫以政事殺百姓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吾無是四者豈不快哉夫以嗜欲殺身貨財殺子孫舉世之通患以政事殺民雖能官有不自覺者以學術殺天下後世當時其有感於王安石之事乎

歐陽公學道

歐陽公自言學道三十年所得者平心無怨惡耳

楊慈湖學字訓

楊慈湖訓學文曰按學古字爲孝孝即今學字一字而兩音者固多蓋古所以以孝爲孝音又爲學音者予以見古人始造字意以謂學者孝而已矣自孝之外無他道時有古今學無古今於孝之外復求學是有二道有二性也無乃不可乎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之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以孝事君則忠以孝事長則順朋友不信非孝戰陣無勇非孝斷一木斬一草不以其時非孝仁者仁此義者宜此禮者履此信者信此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夫道一而已矣名雖不同學則無二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斯乃先聖一貫之道也

譙周論學

譙周耽古篤學研精六經尤善書札頗曉天文而不以留意人有從學天文者周曰天下事當學者尚多何必天文斯言不亦善乎

爲學不可自恕

羿善射或使射雀左目羿引弓射之誤中右目羿悔首而愧終身不忘羿之愧在他人足以爲奇矣公侵齊門于陽州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在目也息之謂無勇在他人不可謂無勇矣而二子之言如此然則學者自處其可以自恕乎

余冬錄曰春嘗夜夢與人論事俾從人從卑使從人從吏俾猶使也爲人使者人所卑使於人者爲自卑爲吏者能使人吏於人者人之所使也易曰不事王侯不爲人所吏者乎傳曰從吾所好其不爲人所異者乎夫惟不爲人之所異斯不爲人之所吏

屠牛坦屠羊說所執市井之末務也而其名至今傳史畫匣陳鮪瓶所爲閭閻之末業也而其姓至今存託於名人之文章也已夫托名於文章者尚垂不朽則夫以道德自樹者其不朽爲何如哉

史稱張長史顏魯公始同正書張知不及顏去而爲草魯道子學書於張顏賀知章不成因工畫深造妙處揚惠之初亦學畫見道子藝高遂更爲塑工亦能名天下自今觀之塑工當不如工畫畫工當

不如工書而工正書尤難於草然數子之名其到今傳一也惠之豈不能書哉彼哉彼不能同時習同事美不能兩勝則名必有所掩名爲所掩則不如他專所工而獨擅其名之愈也噫數子可謂自知而能讓能各就其所長而不隨人後者矣世固有勞勞終身無寸長以自見而忽焉隨草木以腐者問其業雖在塑畫之上吾亦羞之因書以自傲焉

慎微

薛微軒曰履霜而知堅冰之將至羸豕而知踣躅之有孚故凡事必謹於微微不謹微至於著矣

孔子晝息而鼓瑟閔子自外聞之以告魯子曰嚮聞夫子之音清微而和淪入至道今也更爲幽沉之聲幽則欲心之所爲法也沉則貪德之所爲施也夫子何感若斯乎於是同入問焉夫子曰然吾有之向見狸方取鼠欲其得之故爲是音汝二人者孰識諸魯子對以閔子夫子曰可以聽音矣後漢蔡邕在陳留隣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往而酒已酣客彈琴於屏邕至門前聽之曰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返將命者入告主人自追問其故莫不撫然彈琴者曰向見螳螂方向蟬蟬將去而未

飛螳螂爲之一前一却吾恐螳螂之失蟬也此豈爲殺心而形於聲乎邕嘆曰此足以當之若邕者可以聽音矣嗚呼意存於中而音形於外事無微而不著也慎哉

音樂感人

晉劉琨在晉陽爲胡騎所圍琨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悽然長嘆中夜奏胡茄賊又流涕歔歔有懷土之思向曉復吹賊並解圍而走劉疇避亂塢壁賈胡數百欲害之疇援茄吹爲出塞入塞之聲以動其遊客之思群胡皆垂泣而去二人得免于阨

續自警編

卷之六

六

夫狼心不可以言論而可以音感不可以理化而可以情動然則聖人之樂其能治人神和上下宜矣今樂之作者能動人乎哉人情物具非異也音節不足相激發耳

樂府解題伯牙學琴於成連三年不成成連云吾師方子春今在東海中能移人情及與伯牙俱往至蓬萊山留宿伯牙曰子居習之吾將迎師刺船而去旬時不返伯牙近望無人但聞海水洞汨崩湃之聲林木窅冥群鳥悲號愴然而嘆曰先生將移我情乃援琴而歌曲終成連回刺船迎之而還伯

牙遂為天下妙矣嗚呼是道也獨學琴而已哉樂府雜錄真元中教坊康崑崙彈琵琶為第一手而往嚴寺僧善本者下撥聲如雷其妙絕入神崑崙服焉德宗召入令陳本藝異常因令教授崑崙奏且誨崑崙彈一調子聽之師曰本領何雜兼帶邪聲崑崙驚曰段師神人也善本俗姓段臣小年初學琵琶於隣舍女巫處授一品該調子後仍易數師段精鑒之妙如此段奏曰遣崑崙不近樂器十餘年使忘其本領然後可教詔許之後盡段之藝嗚呼是豈獨抱樂器者之所當知哉

章龍泉警學

龍泉章公溢弱冠從鄉先生叔剛游講正心脩身之學一以濂洛為依歸嘗曰古人為學皆躬行實踐人倫日用間無非學也今人以記誦詞章為務特學之末事耳

薛敬軒警學

薛敬軒曰衛武公遽伯玉皆以老年而篤於進脩誠可為後世法康齋有詩曰無計可追前日月有功終作後男兒老子曰下士晚聞道愚嘗誦此可不惕然猛省以求至聖賢之域耶

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不獨見當時之人如以至於讀古人之書見古人之賢者吾思齊見古人之不賢者皆自省則進善去惡之功益廣矣

靜坐

伊川每見學者能靜坐便嘆其善學余謂靜坐亦未可盡信固有外若靜而中未免膠擾者正所謂坐馳也昔南岳有住山僧每夜必秉燭造檀林衆僧打坐者數百人或拈竹篋痛捶之或袖中出餅果置其前蓋有以窺其中之靜不靜而為是勸懲也彼異端也尚能洞察其徒心術之隱微而提撕警策之吾儒職教者有愧矣

道不遠人

子曰道不遠人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有尼悟道詩云盡日尋春不見春芒屨踏遍隴頭雲歸來笑撚梅花嗅春在枝頭已十分

無極太極

游誠之常言易有太極而周子加以無極何也試即吾心驗之方其寂然無思萬善未發是無極也雖然未發而此心昭然靈源不昧是太極也其詩有云春風未肯催桃李留得踈離淺淡香平生意思

春風裏信手題詩不用工間處漫游當世事靜中  
方識古人心皆有味

活處觀理

程伊川養魚記云書齋前有石盆池家人買魚子食  
貓見其煦沫也不忍因擇可生者得百餘養其中  
大者如指小者如箸支順而觀之竟日始舍之洋  
然魚之得其所也終觀之戚戚焉吾之感於中  
也古聖人之政禁數罟不入汚池魚於是時其有  
是困邪推是魚孰不可見邪魚乎魚乎細鉤密網  
吾不得禁之於彼炮燔咀嚼吾免爾於此吾知江

續前集編 卷之十

卷之十

海之大足使爾遂其性思置爾於彼而未得其路  
徒能以斗斛之水生爾之命生爾誠吾心爾得生  
已多萬類天地中吾心將奈何魚乎魚乎感吾心  
之戚戚者豈止魚而已乎因作養魚記歐陽先生  
永叔養魚記云折簷之前有隙地方四五丈未嘗  
植物因汚以爲池求漁者之咎市數十魚童子養  
之乎其中童子以爲斗斛之水不能廣其容蓋活  
其小者而棄其大者怪而問之具以是對嗟乎其  
童子無乃闇昏而無識矣乎予觀巨魚枯涸在旁  
不得其所而群小魚遊戲乎淺狹之間有若自足

焉感之而作養魚記二先生所記皆有深諭伊川  
有慨然欲復古聖人之政生遂萬類之心而歐陽  
不免區區大小之爭伊川志在天下民物而歐陽  
至較量人已其所存優劣固不同也

古人觀理每於活處看故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  
夫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又曰山梁雌雉時  
哉時哉孟子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又曰源泉混  
混不舍晝夜明道不除窓前草欲觀其意思與自  
家一般又養小魚欲觀其自得意皆是於活處看  
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學者能如是觀理胸襟不  
患不開闊氣象不患不和平

續前集編 卷之十

卷之十

前輩勤學

胡澹菴見揚龜山龜山舉兩肘示之曰吾此肘不離  
案三十年方於道有進張無垢謫橫浦寓城西寶  
界寺其寢室有短窓每日昧爽輒抱書立窓下就  
明而讀如是者十四年洎北歸窓下石上雙趺之  
跡隱然至今猶存古人爲學勤苦如此然龜山蓋  
少年事無垢乃晚年尤難也

夜績

漢食貨志云冬民既入婦人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



讀書錄 卷之四

生

四十五日注謂每日又得半夜為四十五日也然則農之宵尔索陶儒之短檠夜誦其可少哉胡澹菴書遺從子維寧曰古之君子學欲其日益善欲其日加德欲其日起身欲其日省體欲其日強行欲其日見心欲其日休道欲其日章以為未也又曰日知其所亡見其所不見一日不使其躬怠焉其愛日如是足矣猶以為未也必時習焉無一時不習也必時敏焉無一時不敏也必時修焉無一時不修也必時中焉無一時不中也其競時如是而已矣猶以為未也則曰夜者月之餘也吾必繼晷焉燈必親薪必燃膏必焚燭必秉蠟必濡螢必照月必帶雪必映光必隙明必借暗則記嗚呼如此極矣然而君子曰終夜不寢必如孔子鷄鳴而起必如大舜坐以待旦必如周公然則何時而已耶范甯曰君子之為學沒身而已矣

易六卦

洪容齋云易乾坤之下六卦皆有坎此聖人防患備險之意也余謂屯蒙未出險者也訟師方履險者也戒之宜矣若夫需者燕樂之象比者親附之象乃亦有險焉蓋斧斤鵠毒每在於衽席杯觴之間

而謂詡笑語未必非關弓下石者也於此二卦其戒尤不可不嚴焉

朱文公帖

廬陵士友藏朱文公小東云便中承書知此日侍奉安佳吾子讀書比復如何只是專一勤苦無不成就第一更切檢束操守不可放逸親近師友莫與不勝已者往來薰染習熟壞了人也季章當只在案几首必能盡心苦口切須承稟不可有違謬誤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此言雖淺實切至之論予竊勉之

陳白沙勸學

白沙自臨川歸足跡不至城府閉門用功徹夜不寢必困則以水沃其面久之乃嘆曰夫學貴乎自得也自得之然後博之以典籍則典籍之言我之言也否則典籍自典籍而我自我也遂築一臺名曰春陽日靜坐其中足不出闕外者數年

楊陳此日不再得二詩

楊詩曰此日不再得頽波注扶桑曜曜黃小群毛髮忽已蒼願言媚學子共惜此日光術業貴及時勉之在青陽行矣慎所之戒哉畏迷方舜跖善利間

所差亦毫芒富貴如浮雲苟得非所戚貧賤豈吾  
羞逐物乃自戒腴腴秦艱食一瓢甘糟糠所逢義  
適然未殊行與藏斯人已云沒簡編有遺芳希顏  
亦顏徒要在用心剛譬猶適千里駕言勿彷徨驅  
馬日云遠誰謂阻且長末流學多岐倚門誦韓莊  
出入四寸開雕鐫事詞章學成欲何用奔趨利名  
場揆策博塞遊異趣均亡羊我懶心衰撫事多  
遺忘念子方妙齡壯圖宜自強至寶在深淵  
勤梯航茫茫定何求所得安能常萬物備吾身  
得會即亡鷄大猶知尋自棄良可傷欲爲君子儒

勿謂吾言狂

陳白沙和詩能饑謀藝稷冒寒思植桑少年負奇氣  
萬丈摩青蒼夢寐見古人慨然悲流光吾道有宗  
主千秋朱紫陽說敬不離口示我入德方義利分  
兩途析之極毫芒聖學信匪難要在用心臧善端  
日培養庶免物欲戕道德乃膏腴文辭固批糠俯  
仰天地間此身何昂藏胡能追逸駕但欲漱餘芳  
持此木鑽柔其如磐石剛中夜攬衣起沉吟獨傍  
徨聖徒萬里餘髮短心苦長及此歲未暮驅車適  
康莊行遠必自適育德貴含章邇來十六載滅迹

聲利場閉門事探討脫俗如驅羊隱几一室內兀  
兀同坐忘那知顛沛中此志竟莫強譬如濟巨川  
中道奪我航顧茲一身小所繫乃綱常樞紐在方  
寸操舍決存亡胡爲漫役役斷喪良可傷願言各  
努力大海終回狂予讀二詩深有警惕于心故  
俚錄之以爲朝夕懋修之助觀二賢勤學如此吾  
人可不惕然兢兢乎

舉業

羅一峯先生曰舉業非能壞人人自壞之耳

問讀書所以調攝此心不可缺的但讀之之時一種

科目意思便牽引而來不知何以免此陽明先生

曰只要良知真切雖做舉業不爲心累總有累亦

易覺克之而已且如讀書時良知知得強記心不

是即克去之有欲速之心不是即克去之有誇多

聞靡之心不是即克去之如此亦只是終日與聖

賢相對是箇純乎天理之心任他讀書亦是調攝

此心而已何累之有曰雖蒙開示柰資質庸下實

難免累竊聞窮通有命上智之人恐不屑此不肯

爲聲利牽纏甘心爲此徒自苦耳欲屏之又制  
於親不能舍去柰何先生曰此事歸諸於心

笑其實只是無志志立得時比知千事萬事只  
一事讀書作文安能累人人自累於得失耳因

曰此學不明不知此處擔閣了幾多英雄漢

家貧親老豈可不求祿仕求祿仕而不工舉業却是不盡人事而徒責天命無是理矣但能立志堅定隨事盡道不以得失動念則雖勉習舉業亦自無妨聖賢之學若是原無求為聖賢之志雖不業舉日談道德亦只成就得務外好高之病而已此昔人所以有不患妨功惟患奪志之說也夫謂之奪志則已有志可奪若尚未有可奪之志却尤不可以不深思微省而早圖之

或問為學以親故不免舉業之累陽明先生曰以親之故而舉業為累於學則治田以養其親者亦有累於學乎先正云惟患奪志但恐為學之志不真切耳

王文恪制科議曰國家設科取士之法可謂正矣密矣先之經義以觀其窮理之學次之論表以觀其博古之學終之策問以觀其時務之學行之百五十年宜得其人超軼前代卒未聞如有古之豪傑者出於其間而文詞終有愧于古亦科目之為之

也夫科目之設天下之士群趨而奔向之上意所向風俗隨之人才之高下士風之醇濁率由是三代取士之法吾未暇論唐宋以來科有明經有進士明經即今經義之謂也進士則兼以詩賦當時二科並行而進士得人為盛名臣將相皆是焉則明經雖近正而士之拙者則為之謂之學究詩賦雖近於浮艷而士之高明者多向之謂之進士詩賦雖浮艷然必博觀泛取出入經史百家蓋非詩賦之得人而博古之益於治也至宋王安石為相黜詩賦崇經學科場以經義論策取士可謂一

掃前代之陋也然士專一經白首莫究其餘經史付之度外謂非已事其學誠專其識日陋其才日下蓋不過當時明經一科耳後安石言初意驅學究為進士不意驅進士為學究蓋安石亦自悔之矣今科場雖兼策論而主司所重惟在經義士子所習亦惟經義以為經義既通則策論可無俟乎習矣近來頗尚策論而士習既成亦難猝變夫古之通經者通其義焉耳今也割裂綴綴穿鑿支離以希合主司之求窮年畢力莫有底止偶得科目棄如弁髦始欲從事于學問而精神竭矣不能復

有進矣人才之不如古其實由此也然則進士之科可無易乎曰科不迭易也經義取士其學正矣其義精矣所恨者其途稍狹不盡天下之才愚欲於進士之外別立一科如前代制科之類必兼通諸經博洽子史詞賦乃得預焉有官無官皆得應之其甲授翰林次科道次部屬而有官者則遞陞焉如此天下之士皆將奮爭於學雖有官者亦翹翹然有興起之心無復專經之陋矣或曰今士子一經俱不能精如餘經何曰制科以待非常之士也科目收天下士以制科收非常之才如此天下無遺才故曰科不迭易也

謝鐸在國學上維持風教疏曰臣愚切謂仕途風教所係仕途不可以不清也冗員風教之濫冗員不可以不革也捷徑風教之羞捷徑不可以不塞也夫科舉一途雖稱得人奈何考試等官類皆御史方面之所辟召職分既卑學亦易稱有以外簾之官預去取焉或者多為防閑實則關節相應悉憑指麾而科舉之法日壞夫乞 敕兩京大臣各舉部屬等官素有文行者取自 上裁每布政司特差二員以為主考庶幾前弊稍革而真才漸得矣

歲貢一途雖亦有之但近來提學等官數從姑息試廩之初不以勢餌則以賄行不以濟貧則以優老及其來貢又聽其自願往往名為升考而實則虛文相蒙迄無可否而歲貢之法益壞矣乞 敕禮部將歲貢生員願授教職者先送翰林院國子監按月考試期年之間擇其果通三場方許授職庶幾前弊稍革而教職不濫矣此所謂重科貢以清入仕之途也京國四方之極天下所視以為準則者也順天應天二郡實為京府大興等四縣皆為附郭今學校之設惟二府有之而四縣不設蓋以府學之生徒悉皆四縣之俊秀不然豈以京國善首之地而借此一學校之官哉今天下附郭縣分俱各有學臣愚請從順天應天之制凡附郭一縣例增廩膳十名隨其縣之多寡以為增益止於府學教官兼領其事庶幾冗員稍革而風教之責亦重矣此所謂革冗員以從京府之制也國家聚天下英才所以備國家他日之任使也選之科貢尤恐未精奈何大開捷徑如納馬納粟之徒皆謂其有資國用殊不知得其利者未十一而受其害者幾千百今日之納馬納粟即他日之鬻爵賣官

此豈盛世所宜有哉今邊事方殷必有以此策獻者萬一再行則明倫之堂為錢虜交易之地臣願深監前弊雖國用不足亦當別為節縮區處而此策斷不可行此所謂塞捷徑以澄國學之源也

六經之文不可尚也後世言文者至西漢而止言詩者至魏而止何也後世文趨對偶而文不古詩拘聲律而詩不古也文不古而有宮體焉文益病矣詩不古而有崑體焉詩益病矣復古之作是有望於大家

宋史稱橫渠先生居南山時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

讀自筆編 不卷中

不卷中

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湏臾息亦未嘗湏臾忘也朱子為先生贊有精思力踐妙契疾書之語以此幸彭公茲疾書錄其師法先生嗣關西之教而有得者數公嘗手茲示春春熟復再四作而嘆曰人未有無所養而能為有德之言者有德之言與徒能為文者殊故也人未有無其本而有日可見之事業者有用之學與徒務誦讀者殊故也橫渠少喜談兵既潛心至道乃講用古今禮又論定井田學校法咸可措諸事業而弗究厥用其居南山在仕學間示我

庶幾蓋其時矣幸茲錄開卷所得無非以就其所養宜乎能為是言有補名教而事業成于其身抑由其本之有在也於戲公之遭際今日非橫渠比矣茲非公訓言之遺乎

王充論衡云手無錢而之市決貨主必不與也夫胸中無學亦猶手中無錢東坡謔葛延之作文法曰人之所湏取之於市而足然不可徒得也必有一物以攝之然後為已用所謂一物者錢是也天下之事散在經子史不可徒使必得一物以攝之然後為已用所謂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錢不可以取

讀自筆編 不卷中

不卷中

物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作文之要也與充語同杜牧之序兵法謂盤中走丸丸之走盤橫斜圍直繫於臨時不可盡知其必可知者丸不能出於盤也蘇子瞻論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至於平地滔滔汨汨一日千里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所不可不止如是而已二公所論事不同而比擬之意甚似知用兵之法則知為文之法矣黃魯直與人書論學論文一切引歸根本魯直一生以詩文為事然其言未嘗以區區文章為足恃也

今日從某觀其刀筆知之刀筆云學問文章當求  
配古人不可以賢於流俗自足忠信孝友是此物  
根本養以敦厚醇粹使根深蒂固然後枝葉茂耳  
又云讀書須一言一句自求已身方見古人用心  
處又欲進道須謝去外慕乃得全功古人云從此  
欲者喪人善事置之一處無事不辦讀書先令心  
不馳走則言下會理少年志氣方強時能如此半  
古之人功必倍之又云讀書須精治一經知古人  
閑快然後所見書傳知其旨趣觀世故在其術內  
古人所謂膽欲大而心欲小不以世之毀譽愛憎

讀書編

卷之四

書

動此膽欲大也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此心欲小也  
文章乃其粉澤要須探其根本本固則世故之風  
雨不能飄搖古人特立獨行者用此道耳忠信孝  
友立則見其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衡當久而  
後能安之若但綉其盤悅安能美七尺之軀哉又  
云學問以自見其性爲難誠見其性坐則伏於几  
立則垂於紳飲則列於尊羹食則形於籩豆升車  
則駕和與之言奏樂則鍾鼓爲之說故見已者無  
適而不當至於世俗之事隨人工拙君子有所不  
暇又云學問須從治心養性中來濟以學古之功

讀書編

卷之四

書

三月聚糧可至千里但勿欲速成耳又云通知古  
今在勤讀詩書文章宏麗在筆墨追古至於夜行  
之行不見之美極須留意畧說人之常病有十種  
喜論人之過不自訟其過嫉人之賢已見賢不思  
齊有過不改而必文不稱事而增論與人計較曲  
直喜窺人之私樂與不肖者遊好友其所教試反  
已而思一日去其一則十日亦盡去矣數十年先  
生君子但用文章提獎後生故華而不實諸生欲  
寡過可討郭林宗傳觀茅季偉田重乙安用文章  
也又云致遠者不可以無資又當知所向聞其道  
里之曲折然後必致而無悔鉤深而索隱溫故而  
知新此治經之術所以使人知所向也博學而詳  
說之極支離以趨簡易此觀書之術所以使人知  
道里之曲折也夫然後載指南以適四方而不迷  
懷道鑒以對萬物而不惑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  
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聞道也不以養口耳之  
間而養心是謂尊其所聞在父之側則頌如舜文  
王在兄弟之間則頌如伯夷季子是謂行其所知  
若欲速成患人不知好與不已若者處求賢於俗  
人學者之深病無此四病則善矣又云好學之士

常病人我最難調伏能日三省此事去道不遠矣  
古人治水九年於外三過門而不入然而不矜不  
伐則於世間知書能文亦不足驕人矣又云某人  
文學當大成但願極加意於忠信孝友之地甘受  
和白受采不但用文章照映今古乃所望者治經  
欲鈎其深觀史欲馳會其事理皆須精熟涉獵士  
朝而肄業晝而服習夕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此  
古人讀書法也又云古之人不得躬行於高明之  
勢則心亨於寂寞之宅功名之途不能使萬夫舉  
首則言行之實必能與日月爭光又云天難於生  
才而才者須學問琢磨以就晚成之器其不能者  
則不得歸怨於天世實湏才而才者未必用君子  
未嘗以世不用而廢學問其廢情則不得歸怨於  
世諸如此言殆非今日文章士議論之所能至按  
晦菴與諸門人論及魯直而語楊道夫也尋嘗見  
魯直亦說好話其謂此等類歟晦菴謂魯直說得  
道理但到做處與少游諸人亦不甚異又謂山谷  
好論文章作文不免氣餒又謂山谷慈祥之意甚  
佳然殊不嚴重書簡皆及其婢妮艷詞小詩先已  
足以悅人忠信孝友之言不入矣然則魯直豈其

續自警編

卷之四

五十四

言匪由於躬蹈而誠有歉於物感乎蘇子瞻薦魯  
直魂瑋之文妙絕當世孝友之行進配古人世以  
爲實錄而晦菴又嘗稱其好處東都事畧有不曾  
載者孝友是也魯直所與人書之言有味之言也  
山谷老與其甥洪駒父書謂學問文章當求配古人  
勿以賢於流俗遂自足也他日與王立之承奉書  
又謂老杜詠吳生畫云盡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  
蓋古人於能事不獨求誇時輩須要於前輩中擅  
場爾嗟夫君子耻不若人其獨今人哉其獨在藝  
業哉人皆可以爲堯舜可以爲禹士尚志尚論古  
之人不如舜禹顏淵是吾耻也  
藥城言文貴有謂山谷亦言詩能不苟作湏有所屬  
乃善文必有所勸戒識切然後作乃足以垂世傳  
後藥城言凡爲詩文不必多古人無許多也山谷  
亦言作文字不必多每作一篇要商確精盡檢閱  
不厭勤耳古人謂文不閑世教雖工無益閑世教  
文字其可多得乎  
元好問嘗從郝天挺學進士業挺曰今人賦學以速  
售爲功六經百家分磔緝綴或篇章句讀不之知  
罕而得之不免爲庸人又曰讀書不爲藝文選官

續自警編

卷之四

五十四



不為利養唯通人能之又曰今之士者多以舍夫不耐饑寒一事不可為子以吾言求之科舉其中矣或曰以此學進士無乃戾乎天挺曰正

### 邵蔡數學

瀛溪明道伊川橫渠之講道盛矣因數明理復有一邵康節出焉晦菴南軒東萊象山之講道盛矣因數明理復有一蔡西山出焉昔孔孟教人言理不言數然天地之間有理必有數二者未嘗相離河圖洛書與危微精一之旨並傳邵蔡二子蓋將發諸子之所未言而使理與數聯於天地之間其功亦不細

### 觀山水

山之恃土石草木以崇其勢塊而視之欹斜破碎業雜蕪穢不可勝指也其在百十里外朝暉暮靄紫翠如滴橫如娥眉矗比螺髻山其不以遠為美乎江河之流滿渠泡沫潢潦汙濁以益其委勺而計之臭腐垢洿汙敗便惡溢濫灌注不可勝道也其在千萬頃間涵天浴日上下同澈圓光藏珠萬景凝璧水其不以大為繁乎嗚呼美以遠繁以大

致弗崇弗益則亦弗能至矣君子觀此置身之地弗遠大焉可乎

趙季仁謂余曰某平生有三願一願盡識世間好人二願讀盡世間好書三願看盡世間好山水余曰盡則安能但身到處莫放過耳朱文公每經行處聞有佳山水雖迂途數十里必往遊焉携樽酒一古銀杯大幾容半升時引一杯登覽竟日未嘗厭倦余因言夫子亦嗜山水如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固自可見子在川上與夫登東山而小天下尤可見大抵登山臨水足以觸發道機開豁心志為益不少季仁曰觀山川亦讀書隨其見趣之高下

### 學仕

學不必博要之有用仕不必達要之無愧學而無用奎車芻蕘也仕而有愧鶴軒虎窟也易大傳言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春官為之註曰時未至有其器無所施時既至無其器不可為時之所遇者事也事之所成者功也時有難易器應之事有大小功隨之然則卓犖瑰瑋之士懷抱利器斷用于時而不待時而動其何以能動而不括



出而有獲夫物固有用之弗盡者大而用之小也有盡用之弗逮者小而應之大也成器在我隨事之來無小無大大則成大功焉時果有難易乎人患無其器耳漢虞翔爲朝歌長曰事不避難臣職也不遇盤根錯節不別利器此吾立功時也既到遂平縣境群賊以將畧關遷武都太守擊羗破之進拜司隸校尉勲業著于范史升卿非易之謂藏器於身待時而動者乎盤根錯節乃別利器升卿緣此於武都成大功焉然則其器者亦必因事而後見爾

續通志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莊渠魏恭簡仕正德間當是時幽蘭擅朝士大夫浮湛苟仕高者留意詩史誇示矜重次者圍碁酌酒而已乃古人修己安人安百姓之學則奚暇省憂哉先生資材既別志識夙異始爲南刑曹譚精法理既而卑之尚友天下之士矢心經畧丘氏衍義所載經世之業必加討論務期底績其後謂本之不在是也反之身心大抵無慮三變故其居江湖則思其君處臺省則憂其民要不獨敷納論思即其寄懷贈答書命所以忠告善道羽翼匡扶靡所不用其極可謂通天下四海爲一身者矣

文弗論即如周禮世稱殘闕不經之書先生綱分縷析發明聖人代天履民至公無我之心宛然可掬至謂後王能盡其道則天地可位萬物各止其所且追憾於秦之廢古任法而嘆曰古一宇宙也今一宇宙也自秦限之矣自京口渡江踰淮浮河覽觀輿地凡古今山川經絡之大界轉漕都會之形勢舉中原方數千百里之地指畫經緯運諸掌握此其志慮豈三代而下隨世就功名者可比耶又病學者多言質道虛文妨實嘗曰人從開闢以來虛文日勝一日自孩提後聲臭日增一日何由

續通志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至道今須塞源授根還淳反樸以回造化又曰收歛停蓄深造默成方是天機之學其機只在此心操存舍亡所以君子貴戒慎恐懼也於乎微矣故所著六書精蘊時發此意于象形意事之間要不獨正古文變易俗書而已

張恭簡公西盤嘗曰學達于政則簿書非俗吏政成于學則章句非庶儒乃今學術日新政體日敝柰何能善其後也

桂文襄公自幼學與其兄古山先生私淑于吳聘君門人胡敬齋有見于聖賢之宗旨故其爲學也以

收斂身心為主以孝弟忠信爲行以經綸康濟爲業自天文地理禮樂名物屯田水利以及醫藥耕種之書靡不悉意講求要在默契于心推之致用是以前爲邑也以人心未嘗不古而先王之道未始不可行于今三仕令尹道由一轍既而遭際聖上一言妙契大明父子君臣之倫薦承股肱心膂之托自是厥後隨事納忠上而啓沃輔翼之謀中而明揚登薦之法下而軍國生民之計凡有裨于治道者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綱條燦然纖悉具備凡公所爲若此要皆以其所自得之學發揮于人文奮庸于帝載信非人所能及也

梁四公記高昌國遣使賴蜜帝命杰公迺之謂其使曰刺蜜是鹽城所生非南平城者使者不能諱帝問杰公對曰南平城羊刺無葉其蜜色明白而味甘鹽城羊刺葉大其蜜色青而味薄以是知其僞也夫蜂之釀蜜其美惡蓋繫其所採也君子之所以自釀者內之爲德行外之爲事業有不繫於其所採者乎是故君子方其未仕不讀非聖之書不交無益之友其立乎人之朝也務尊王賤霸崇正黜邪進賢而退不肖

### 守約

宗杲論禪云碎如人載一車兵器弄了一件又取出一件便不是殺人手段我則只有寸鉄便可殺人云若子貢之多聞美一車兵器者也魯子之守約寸鉄殺人者也

### 三餘

董遇云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月之餘皆爲閑暇無事之時可以進學東坡所謂此生有味在三餘寔越問其友何爲而可以免耕稼之苦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年則可以免越請用十五歲人將休吾不休人將卧吾不卧學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觀董甯二子之言其學勤苦如此吾人可不日夜思所以法之也哉

### 勉學詩

胡汲仲送欣都上春官詩曰晴旭稿落木淺碧露寒溝乘流不盈尺才足漾輕舟野梅花始芳岸楊質若柔五湖草綠淨北固山光道大江荆陽會長淮日夜流磊落呂梁石突兀彭城樓層氷忽峨峨涼風亦颼颼發索買良馬解裝襲重裘初非蕪程行乃覺馬力優燕山擁萬疊秀色射兩眸三古垂載

籍壯歲窮探求素懷致君術常搜禪廟謀如何棲  
體身欲與稷契儔辛苦望溫飽鑒拘無相投曲學  
汲所訶教調成不酬勉哉二三子毋為昔賢羞  
夏止軒嘗語客曰君子有三惜客曰何也曰此生不  
學一可惜也此日閑過二可惜也此身一敗三可  
惜也客懼然曰名言也夫君子所可貴者在于知  
學而已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孔子曰吾嘗  
終日不食終夜不寢皆欲人勤于學也觀于止軒  
公三可惜之言可不深省之哉

宋景濂公之學無所不窺而尤以篤行爲尚曰古之  
學者使心正身脩措之行事俯仰無愧而已繁辭  
複說道之蔽也尤篤於人倫好接引後學遠方來  
學者授館而飲食之遇人拜雖三尺童子必屈膝  
以答

### 張莊簡論學

張莊簡公曰古之聖賢其過人遠甚凡所猷爲皆公  
無私歟其事業光明俊偉今之人去古聖遠其每  
事竭其公忠猶恐不及况復濟之以私乎或有著  
讀書不善作官者公笑曰此正不善讀書耳  
孫榮僖公交初任南京駕部主事時每日散衙後諸

僚輩各歸私第或出訪客或拉朋儕飲奕賦詩習  
以爲常公獨退處一室默坐觀書至晚方回或以  
爲言則曰對聖賢語不猶愈于對賓客妻妾乎三  
原王公時爲大司馬嘉其有志甚愛之後累官至  
戶部尚書致仕平生言論恂恂誠懇清慎恬雅始  
終一致云

### 道學傳

薛文清公瑄年十二作詩賦監司奇之既長從魏范  
二先生講宋四大儒諸書嘆曰此道學正脉也遂  
焚其所賦詩專心於是至忘寢食授御史時三楊  
當國令人屢邀先生欲識面先生曰某忝糾劾  
無相識之理一日三楊秉班中尋識之曰薛公見  
且不可得况得而屈乎稱嘆不已監湖廣銀場手  
錄性理大全一書潛心誦讀夜寢或思有所得即  
起然蠟記之提調山東學校每臨諸生親爲講解  
不事夏楚皆呼之曰薛夫子不誚王振事實另載  
別語中 蕪廟復辟召公自大理入內閣侍郎李  
賢喜曰正先生行道時也公曰某自外臣驟進誠  
意未孚一日召入便殿 上服短衣小帽先生不  
入上遽易服入見語及平時皆正心誠意之言

右曰此正薛夫子也。君數月議將遣使求獅子於西番，公諫不聽。又見將臣石亨等竊美威權，嘆曰：「君子見幾而作，豈俟終日乎？」引疾懇乞致仕，得免。三日即出城行，至直沽遇風雨，舟不能行，餓糧俱乏，日中猶未舉火吟咏不輟。子淳私愠，公不爲意。曰：「我雖困而道自亨也。」公居家八年，四方學者從之甚衆。公倦倦以復性爲教，嘗曰：「讀書窮理，須實見得，然後驗於身心，體而行之，不然無以異於買櫝而還珠也。」公一言一動於理有違，便自身心不安，雖受取與必換諸義。晚年玩心高明，默契其妙，有不言之樂。著義其出處大節，光明峻潔，於富貴利達泊如也。接人無大小，衆寡一以誠待之。其言平易簡切，不飾鑿鑿奇僻之說，銳志道學，著讀書錄二十卷，多名言。嘗曰：「自朱子後，性理已明，正不必著書。程明道許魯齋皆未嘗有所著作，而言道統者必歸之，亦確論也。」嘗有詩曰：「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公初入閣，懇以疾辭，石亨素敬先生，來視疾，因謂曰：「如即不留我爲啓上請，敕書爲家塾以訓子弟，且以資其養，何如？」先生曰：「昔魯齋仕元世祖，賜教書以教人，魯齋終身。」

不以示人，及卒，發而視之，乃教書也。其著資其養，易若，不辭官之爲愈也。力行好古，進趨有程，寤寐河洛，以究春陵敷脈外憲大棘之御，縲絏非罪，復起而丞貳御掌制以弼，以丞豈寶遠物而志可行乞年以退，維道之損。

康齋吳公與弼資稟英異，八九歲時讀書，鄉校巍然有立，年十九一見伊洛淵源，鉢心慨慕焉。及親明道，亦有獵心，乃知聖賢之必可學，遂棄舉業，謝絕人事，獨處小樓，日玩四書諸經，洛閩語錄，收斂身心，沉潛義理，其詩曰：「九旬始一簣，千里方跬步。」又

曰：「誠當通鬼神志，當負金石蓋不下樓者二年中。」歲家益貧，衣食不給，躬親稼穡，非其義一介不取。四方來就學者，卻其來脩而館穀之，師道尊嚴，議論英發，善啓迪聽，其言踴躍，思奮嘗嘆宋末以來箋註之繁，非徒無益，及有害焉，故不輕于著述。性好吟咏，胸襟高邁，曾見詠桃一詩云：「靈臺清曉堂無瑕，獨立東風玩物華。春氣夜來深幾許，小桃又放兩三花。」有吾與點也氣象，嘗嘆曰：「宦官釋氏不除而欲治天下，難矣。」天順初年，石亨謀于南陽，南陽爲草疏薦留中數日，上問南陽與弼何如人。

對曰與弼儒者高蹈古昔明王莫不好賢下士

皇上聘與弼即聖朝盛事 上曰若卿草敕加束

帛遣使聘處士勅曰朕承祖宗丕緒求賢若渴治亦

有年矣永惟勞於求賢然後成無爲之治樂於忘

勢乃能致難進之賢聞爾與弼潛心經史博學古

今蘊經國之遠猷抱致君之宏畧顧乃嘉遯丘園

不求聞達朕眷懷高誼思訪嘉猷企望丰儀以資

啓沃夫古之君子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

而獨善自安豈其本心諒爾于行藏之宜處之當

矣今特遣行人曹隆詣爾居所徵爾赴闕仍賜禮

幣以表至懷其惠然就道以副朕翹望之意比至

上問南陽與弼宜何官對曰宜授官僚侍太子講

學 上曰與諭德左對曰與弼至乞召至文華殿

顧問 上曰然又乞與館次供帳 上曰然已而

見 上文華殿公辭官 上曰久聞高義特聘爾

來何爲不授職對曰微臣草茅賤士少時多病杜

迹山林本無高行徒以聲聞過情誤薦薦牘

聖明過聽龍書束帛天使造門不勝愧感力辭謝

皇上厚意今年六十八歲不能供職 上曰官僚優

閑不必辭公辭益力 上賜文幣八酒牢廩遣內

臣牛王送館次 上起顧南陽曰此老非迂闊者

務令就職公三辭不允遂稱病篤 上又諭南陽

曰與弼召至何爲不受職即受職必欲歸山俟秋

涼亦不固留且祿之終身不亦可乎卿爲朕論此

意公固辭不受留京師二月求歸益切南陽爲上

言與弼初意本欲授一官事 陛下第老且病進

退狼狽幸 陛下包荒許再三疏辭幸甚 上曰

果爾亦難留南陽又曰此朝廷盛事幸始終恩禮

上首肯曰既以行人聘來復以行人送歸與重

書令有司繼果終其身南陽頓首曰帝王盛德事

也公陳十事復謝表而歸公風格高邁議論英偉

宵衣旰食落師道尊嚴善感悟啓發人其學術質任

自然務涵養性情有孔門陋巷風雪之意亦通時

務能用世凡天文兵法陰陽易小無不諳習嘗曰

註箋繁無益以故不務著述云 先生以病乞歸

過南京士夫有侯之者多不見間得見者問之曰

先生何爲不致君而還則搖手曰我欲保性命而

已即卻客起未幾亨等被誅凡與交通者悉被重

譴先生似有先見之明歟古學淵源超然有得非

仁無爲篤信不惑誅桃有詩觸物寓意宦釋不除

何以言治微幣輝煌擢不喜而豈無母乃非所  
志詔賜還鄉登舟幾墜惟公正襟守正以俟歸者  
成材克已爲我謂道可傳而聖可至勿助勿忘精  
思力致

白沙陳公身長八尺目光如星右臉有七黑子如北  
斗狀穎悟絕人讀書一覽輒記成辰辛未再上禮  
部不第聞康齋講伊洛之學遂棄其學而學焉後  
游太學祭酒邢公讓試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計  
大驚曰龜山不如也即鵬言朝著謂其儒後出名  
勳京師尋歸隱白沙布政使彭繼督府朱英交薦

召至京令就試吏部辭疾不赴越數日赴試至部  
復以疾驟發辭卒不就試時年五十六懇辭乞終  
養疏曰臣母以貧賤早寡俯仰無聊殷憂成疾老  
而彌劇使臣遠客異鄉臣母之憂臣日甚愈病愈  
憂愈憂愈病憂病相仍理難長人臣又以病軀憂  
老母年未暮而氣則衰心有爲而力不逮乞歸養  
特授翰林檢討疏謝曰臣至愚陋亦知銜負恩德  
圖報稱于親終疾愈之日不負朝廷待士之盛意  
不敢違臣子效用之初心歸至南安知府張弼問  
出處曰康齋以布衣爲石亨所薦以故不受職求

觀秘書冀得可悟主上惜時相不悟以爲實然言  
之上令受職然後觀書殊戾康齋遂決去獻章  
以聰選監生薦又疏陳始終願仕故不敢僞辭約  
虛名或受或不受各有攸宜爾自後屢薦不起或  
勸之著述不答嘗曰吾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  
君學於古聖賢垂訓之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  
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既無  
師友指引惟日尋書冊忘寢忘食如是者亦累年  
而卒未得所謂未得謂吾此心與此理未有膠漆  
膠合處也於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坐  
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  
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物  
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於  
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林俊曰康齋  
之有白沙猶李挺之之有邵康節始求之博久之  
曰雜矣又求之靜久之曰偏矣雜佛老而超佛老  
張朱二夫子先迷而後獲也遂以宋大儒爲依歸  
其立志甚專嚮道甚勇涵養甚熟德器粹完脫落  
清酒獨超造物牢籠之外而寓言寄興于風烟水  
月之間蓋有舞雩暉巷之風焉

布衣陳真晟骨格高聳神氣蕭清望之非塵埃中人  
年十七八即能自拔于俗專心儒業至福州應  
試聞有司防察過嚴無待士禮從歸自是不復事  
科舉務爲聖賢踐履之學初讀中庸爲存養省察  
工夫覺無統緒繼讀大學始知爲學次第乃以大  
學爲據及讀大學或問見朱子傳采主敬諸說以  
補小學工夫始知敬者乃大學之基本也求其所  
以爲敬見程子以主一釋敬以無適釋主一始於  
敬字見得親切實下工夫惟此心之動靜而務  
主于一嘗曰大學誠意爲鐵門關難過主一二字  
乃其玉鑰匙也又曰人於此學若真知之則行在  
其中矣天順一年用伊川故事請闕上程朱正學  
纂要其書首採程氏學制次採朱子論說補正學  
工夫次作二圖一著聖人心與天同運次著學者  
心法天之運次言立明師補正學輔皇儲隆教本  
數事以終圖說之意書未上先疏乞召下臣說不  
報及書上下禮部看議竟寢既而家居讀提學憲  
臣勅諭教條有主敬窮理修己治人崇正學迪正  
道敦尚友弟忠信禮義廉耻等語喜曰此學校正  
教也然學校雖崇正教而科舉不定正考雖有正

教不行因採勅諭中要語奉以告氏學制呂氏鄉  
約朱氏貢舉私議作正教正考會通定考德第  
六等考文爲三等各有案例可據而行走臨川就  
正康齊貨其家自得五金携兄子一人行戒之曰  
我死即瘞于道題曰閩南布衣陳某墓在江西張  
元禎止之宿扣其學大加稱許曰無至臨川爲也  
遂歸鎮海教人專一靜坐  
敬齋胡公居仁幼穎異有大志七歲學于家塾言動  
如老成人既而學于康齋慨然以古人自期斯道  
自任以記誦詞章爲不足事專用心于內其學以  
主忠信求放心主敬爲要因名敬齋處家庭如朝  
堂對妻孥如賓客其詩曰謹獨功深切防微意最  
玄交爭真在此要不愧皇天端莊凝重履繩蹈矩  
造次顚沛未嘗少違隱微幽獨之際愈嚴愈密每  
日必立課程詳書得失自考終身竟夕孳孳不倦  
見義勇爲不擇利害爲趨舍排異端振流俗高風  
偉節儀表江南門人余祐曰先生弱冠時奮志聖  
學往遊康齋先生門退而歲修于家讀書窮理存  
諸心者不以一時或息反諸身者不以一事或遺  
久之則知益精守益固養益裕而所得益深矣居



葉鍾者先生道明德立無可告語事有感于外而  
無可施行故筆之下冊取易修辭立誠之義其間  
論聖賢德業經傳皆趣學問工夫政教基本性命  
淵微不一而足至異端佛老之學尤深辯詳闢唯  
恐其陷溺人心變亂士習蓋亦有為而發故其詞  
繁而不殺焉人稱敬齋先生

給事中賀公欽少穎敏沉厚好學偶得近思錄朝夕  
玩讀得其旨要遂厭俗學成化二年舉進士為戶  
科給事中見白沙論學嘆曰至性不顯寶戚猶霍  
世即用我而我莫效焉用即日上疏辭官去執第

卷之三

金鑑

卷之三

卷之三

金鑑

卷之三

卷之三

子禮事白沙既別肖其像懸室中事之甚謹恭陵  
初薦授陝西泰議縣治商洛以老病母憂上疏懇  
辭且陳四事一曰資真儒以講聖學謂今日急務  
莫先講學而經筵勸講之官所謂師友之臣尤當  
訪求真儒以充其任不宜苟以俗儒廁其間二曰  
薦賢才以輔治道謂新會縣歷事監生陳獻章天  
性高明學術純正誠當世之大賢為士大夫之矜式  
宜以非常之禮起之或任內閣俾參大政或任經  
筵使養君德三曰遵祖訓以處內官謂內官  
司局庫衙門職之祖訓內官條其職掌

掃供養閑防出入等事而已近年如王振喜寧倚  
良王成曹吉祥牛玉汪直尚銘梁方陳喜輩或陷  
主虜挺身叛賊境或主易儲君禁錮南內或謀為  
不軌賄易后妃或邀功起釁流毒遐徼或恃寵招  
權納賄不貲或引用左道蠱惑上心或導進淫巧  
耗虛府庫此其陷君誤國蠱政殃民昭昭在人耳  
目者也宜深鑒已往之弊求絕方來之禍內不可  
使職掌奏牘得預大政外不可使鎮守地方掌握  
兵權則非惟為國家無疆之福亦宦官無疆之禍  
也四曰興禮樂以化天下謂陛下繼基之初歷  
無浮圖妄誕之邪術舉行米子喪葬之正禮真所  
謂守成業而致盛治也但初政之施方發其端而  
頹敗之俗尚仍其舊禮讓之化未行滯穢之風日  
甚乞申明正禮之當行革去教坊之俗樂則國不  
異政家不殊俗而風俗自美民心自善疏入報聞  
允公辭正德四年逆瑾括田東人驚疑思亂義州  
以守臣貪故遂先發聚眾縱火劫財大擾然相戒  
曰毋入東街驚賀黃門公往諭曰渠輩既知悔即  
不殺人可解鎮城當有人至爾輩直拜跪求生慎  
無殺人已而鎮撫人果至頃更又言軍至且勦衆



復呼譟曰賀黃門無謾語又趨跪公里門公曰城中擾亂至此鎮城馬得不發兵兵雖至爾等第不殺人必宥爾無恐衆遂定城中不傷一人公不務傳覽止讀五經四書小學靜思默識反身實踐冠婚喪祭遵用家禮每教人讀白鹿洞規小學鄉人由是興於行義老更好義究心象數手不釋卷人稱爲醫問先生

文毅羅公倫性慷慨樂善不疑人欺補郡庠弟子員勵志聖賢之學嘗曰舉業非能壞人人自壞之耳郡守張公瑄嘉其學行而惜其貧乏命有司周之

續自警錄

卷七

三

謝弗受景泰丙子領鄉薦癸未赴春闈遭火患呼曰吾平生無毫髮得罪于天今乃至此柰吾親何頃更火滅僅獲免公遇事無所迴避有不可輒面斥人成化丙戌廷對就題論事頃刻萬言指切時弊拳拳以格君務學爲說中引程正叔語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節其下句公不從直聲震于時大學士李賢遭喪去官朝廷留之臺諫皆不敢論說倫詰其私第告以不可既數日後上疏歷陳古今起復之非是凡曰如其不然必准富弼故事終喪及劉

續自警錄

卷八

四

洪故事反復數千言一本于天理人心之不可已者疏奏遂落職提舉泉州府司士論榮之終倫之世臺省未嘗有起復者矣公嘗欲倣古置義田以贍族人或助之堂食錢而弗受或衣之衣行遇乞人死于途輒解以覆之客晨至留且飯妻語其子曰瓶粟罄矣之傍舍干之比舉火日已近午亦曠然不以爲意提舉泉州府官例應得折薪錢其人欺以乏告即放遣之不復問予嘗遣人訪之山中結茅以居取給於隴畝往來共樵牧若無意於世者時或作爲文章以發其感慨而人亦莫之知也不視聽惡色惡聲不耻惡衣惡食與人臣子言必依于忠孝與居官者言民疾苦見人饑寒則思賑之大義所在毅然勇爲人之毀譽事之利鈍皆所弗顧所交盡一世豪傑士其語及先生之爲人也必曰青天白日云嗚呼一峯道藝先覺一柱中流綱常以復人心之善云胡我蔽謂賢可齊而聖可至金山之麓樵牧與共聞善勇爲江河斯沛虞齋蔡公爲江西提學副使故事三司以朔望朝王而於初二十六日謁孔廟公言于三司乃俱用朔望且先謁孔廟寧庶人啣之及賀生日公又獨去

朝服中蔽膝寧庶人啣公遂引疾致仕林見素曰  
介夫飭躬砥行動準古人其學以六經爲正宗四  
書爲嫡傳四儒爲真冰平生精力盡用之易四書  
蒙引闡發幽秘梓學宮而行天下其於易深矣經  
義趣深理到論策諸作暢達疏獎詩文別出體格  
易人心而繫名教卒澤于仁義道德粹如也貞剛  
善晦而間亦取好名者之忌在禮曹三原王公引  
入爲吏曹竟復爲禮曹乞南又乞告特起按察副  
使督學江西寧庶人仇予因仇介夫介夫引而去  
逆瑾亂政起祭酒以鎮壓人望而介夫先歿矣公  
續自書編 卷之四 五十一

易者乎  
陳恭愍公立志以聖賢自期潛修默識不求人知其  
學以克己求仁爲要因自號克庵讀書不資文詞  
手錄格言爲力行之助平生言若不出口見義勇  
爲不顧利害其處事緩而詳御下嚴而恕至於言

動端莊家人見其終身然也身既貴顯惟服先人  
故衣待客惟瓦器蔬食相對無愧色之官廣東騎  
驢出都門去其儉約有寒士所不及者王守谿曰  
當成化間聞望重天下者三原王公莆田彭公臨  
海陳公三人是也

太常卿張公元禎舉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編脩  
憲宗初即位上疏勸行三年喪又疏言治道大本  
原曰講學曰聽治曰用人曰厚風化行此四者則  
廢政畢舉未幾與時宰議不合乃乞歸養病家居  
二十餘年潛心理學名益高廷臣疏薦者甚衆有  
續自書編 卷之四 五十二  
謂忠義恬退當今鮮倫又有學際天人之許弘治  
初上疏勸行王道反覆幾萬言侍經筵日講時  
孝宗雅意向公特爲低几就聽侍東宮講讀上疏  
勸經筵講太極圖以及西銘性理諸書 孝宗嘉  
納亟索太極圖以觀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

定山莊公景自少穎異長益不群貌古心夷學博志  
大胸中多奇而溫醇和易又能使人嗜愛不厭好  
爲詩真趣多自得不獨踵唐人風格詩之初變自  
公始也選庶吉士授翰林院檢討與江西羅倫南  
海陳獻章相友善上元日上欲設鰲山燈公同編

脩章公懋黃公仲昭上培養君德疏言甚剴切忤  
旨調湖廣桂陽州判未行用給事中毛弘御史陳  
壯論救改南京行人司左司副尋遭二艱服闋不  
起巡撫都憲王公恕訪手定山欲以白金十五鎰  
理其敝廬公曰受官辦以理私廬可乎卒不受弘  
治甲寅公被薦召用巡撫何公鑑躬詣定山勸駕  
繼遣應天府官行至吏部三揖不跪家宰耿公裕  
起延之以茶食令四司送出部門公曰第令不失  
已官職外物耳陞南京驗封司郎中劉任十二日  
明年丙辰赴本部告歸部不爲題廩越明年丁巳  
倪青谿公以老疾去之乃公高去已改歲矣故白  
沙詩曰欲歸不歸何遲遲不是孤臣托疾時此是  
定山最高處江門漁父却能知公持身慕伊川法  
度接人慕明道和氣嘗曰天生聖賢爲世道計也  
或裁成以制其過或輔相以補其不足孔子六經  
諸子傳註喚醒瞽聵所以引其不及者矣今世降  
風移學者泥于聞見入耳出口至淪胥以溺非制  
其過可乎故進而當行道也吾義所安不違道以  
干譽退而當明道也吾志所存亦不立異以求名  
早年時文蹊徑脫去天孫雲錦機杼不與晚豪於

詩傲晚箕踞放翁橫逸康節理趣鰲山力諍詞臣  
遠慮再起而仕竟無所遇浦口清風以永終譽  
正德元年劉瑾亂政新建伯王公首抗疏乞誅瑾瑾  
大怒縛杖闕下幾死謫貴州龍場驛丞居夷久學  
益進瑾誅歷陞僉都巡撫南贛公至置二匣行臺  
前榜曰求通民情願聞已過當是時宸濠蓄逆謀  
汪西上流山谿中劇盜出劫掠焚官府縱獄囚廣  
東江西諸撫臣相觀望久之積至數十萬宸濠又  
輒與諸賊通曲護十二年公名討賊請提督軍務  
兵部尚書王瓊素奇公請上即與公兵符兼巡  
撫公日夜練兵教射不數月得精兵數萬公智計  
絕人用兵神秘是年茶寮賊大起江廣湖彬騷然  
三四年矣上命三省會征公首誅通賊監生吳  
讓督江西兵自南康入破橫水溪左巢賊敗奔復  
連戰奔桶岡又攻桶岡大戰西山界賊大潰盡殲  
之凡破巢八十四擒斬三千餘俘三千六百有奇  
釋其脅從千餘衆歸流亡使復業度地居民鑿山  
開道夷其險阻涖頭賊尤悍黠擬官僚號是冬舉  
徭既殄益增機險阱毒虞王師公休士歸農明年  
計擒其魁遂進兵擊其懈連破三洲乘勝逐北大

小三十餘戰威巢二十有八俘斬三千餘還師開縣置官司堅明約束諸賊盡爲治境虔吉人家立生祠歲時祀公至虔開書院日與海內名賢士大夫講學設社學教群邑子弟歌詩訓禮嶺北風俗爲之不變十四年宸濠反公適勘事福建道經豐城縣令顧泌告公宸濠反狀公指心籲天誓不與賊俱生急走小舸返至吉安與知府伍文定謀起兵討賊發檄召江西諸知府邢珣等兵又密譴四出移檄言京師及湖廣廣東廣西南南京淮安浙江各發兵討賊以疑宸濠使不敢出南昌又致叛

續通志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臣家族謬托心腹云吾直應勅旨且聚兵耳又曰寧王事且成敗未可知吾安得遂進兵乎賊果疑四路兵且至不敢直趨南京又喜不進兵遲回數日出南昌攻南康九江安慶公兵已大集使傳檄罵宸濠賊又遣人密書與賊心腹李士實劉養正及閔廿四兵十三若有約內應者既發故令人洩賊黨書所過處賊黨以聞宸濠宸濠盡得致書人及書遂疑士實等士實等勸宸濠去安慶直趨南京否徑出蕪黃趣京師宸濠遂不聽公進兵攻破南昌擒其居守宜春王拱條及宸濠子三哥四哥

續通志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宸濠時攻安慶聞之解圍反顧巢穴公迎戰樵舍縱火攻之大破賊擒宸濠及其子大哥當是時南京大震非公在上流疑賊賊不犯南京必走蕪黃公既擒宸濠諸奸佞江彬等導上南巡下詔名親征諸奸佞欲攘功忌公詭言巧譖百方欲去公當是時宸濠未死諸奸佞素通宸濠得金錢者多在上左右頗有異謀畏公不敢發公深機曲策內戢凶倖外防賊徒撫定瘡痍激勵將士日夜如對勅敵宸濠竟得伏誅嘉靖改元詔錄封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書恭贊機務遣使迎至京宴勞諸忌者又以錫宴勞費爲詞喉言官論沮公不得至京未幾外艱去服闋竟不召謫謫益起屢形奏牘雖封爵賜號竟不與鉄券歲祿一時勤王有功諸臣中傷廢斥殆盡公不自安累疏辭封乞錄諸勤王者功竟格不行已而言官交薦公嘉靖五年岑猛叛兩廣聚兵討猛死田州而其黨盧蘇王受相結再叛益發四省兵嶺南大困起公代姚鏌公至開示恩信班師撤旂蘇受等自縛來歸公薄示懲遣歸農刻石云爰告思田毋忘帝德爰勒山石昭此赫赫文武聖神率土之濱凡有血氣莫不尊

親田州石刻云田石平田州寧田水濠田山迎府  
治新千萬世肇皇明嘉靖歲戊子春新建伯王守  
仁勒此石告後人公諭蘇等朝廷省爾宜有以報  
皇恩衆皆頓首願効死公因入寨反側又毒嶺表  
與蘇等約且用爾衆一戰與期日去又因永順保  
靖土兵自嶺南還與領兵官約束過八寨徑搗其  
巢蘇受等兵相犄角或遏其前或截其後或張左  
右翼夾擊八寨劇賊誅斬萬計桂文襄公素忌公  
言公擒宸濠攻城紀律不臧奏捷誇張已甚及斥  
公學術不端壞士習乞削奪官爵上憐公功又

續自警編

卷之四

一

封爵先朝信令不允公英敏天成機權莫測其用  
兵也訓練嚴明籌畫精密對客笑談萬衆端集擒  
酋斬馘猷凱轅門左右尚不知也  
王文成專以良知教人當桶岡橫水用兵之時敵人  
偵知其講學不甚設備而我兵已深入其巢穴矣  
孟用兵則因講學而用計行政則講學兼施於政  
術若陽明者真所謂天人蓋公天資高以斯道爲  
己任以聖人爲必可學而至雖處富貴常有烟霞  
物表之思視棄千金猶如土芥藜藿珍鼎錦衣溫  
袍大廈窮廬視之如一真所謂天生豪傑挺然特

立于斯世近時誠未見有其人如公者也

滁洲胡公松序羅念菴先生文集曰理學自程朱後  
無傳又矣薛文清倡道河汾陳白沙肯深語約非  
上智未易究竟惟陽明先生致良知之說至爲明  
切蓋良知即良心之別名學者能致此知於倫物  
感應酬酢云爲之著無內外無動靜無顯微無爲  
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由勉而安由強而熟天  
下之能事畢矣然自指出竅以來學者執德不宏  
少悟即歇樂其簡捷謂知即行徒知執靈明以爲  
用假精鬼以爲神而忘其所謂戒慎恐懼惕厲之  
功而其高明顛異者又或時出微言妙論以佐其  
狂而不知莽蕩空疎日流於支離詖遁而不自覺  
此其害不知視揚墨何如也比年閩廣盜起言撫  
斯邦提兵往來輒武羅子之廬因以就正且索比  
所撰著間出數篇若所與蔣聶王錢諸君子論學  
諸書與其記正學書院序因辯錄若良知復古異  
端諸篇所以憂墮溺拯詖離正人心端士習而防  
其淫且蕩者真復扶腎腸嘔心肺其心更切於余  
之所感此與什之傷賢智孟子之放陳陋異乎  
哉其有功斯世學者多矣

續自警編卷之五

嘉興府知府前御史金谿教所黃希憲

纂

嘉興縣知縣內江張問達

校閱

秀水縣知縣廬江朱來遠

嘉興縣學教諭劉汝太

全校

海鹽縣學教諭漆元中

齊家類

齊家通論

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

傳曰孔子家兒識罵曾子家兒不識聞化使然也

續自警編

鄭康成嘗怒舛曳之庭泥中一婢過之曰胡爲

乎泥中其婢曰薄言往愬逢公之怒豈非其亦文

字沾濡之力耶程明道家僮齋金千里往復無疑

求桑白皮者從而假之易稱得僮僕貞此亦德化

之所致也柳公綽仲郢家法著聞唐世小說傳柳

氏嘗出一婢婢至韓金吾家未成券間主翁於廳

事上買綾自以手取視之且與駟僮議價婢於窗

隙偶見因作中風狀仆地既出外舍問曰汝有此

疾幾何時也婢曰不然我曾服事柳家即君豈忍

更事賣絹牙郎也柳之家法清高不爲塵垢卑賤

而婢化之如此雖今士大夫妻有此見識者少矣  
吳顧悌疾篤妻出省之悌命左右自扶起冠幘加襲  
令妻還南齊劉璉兄璉夜隔壁呼璉共語不答方  
下牀着衣立然後應璉問其久璉曰向東帶未竟  
唐王疑每就寢息必叉手而卧慮夢寐中見先靈  
也其操如此無所不用其敬矣

朱文公因啜茶而論凡物食之甘者過後必酸苦者  
必甘茶本苦而能甘是有理存焉始於憂患者終  
於逸樂禮而後和禮本天下之至嚴行之各得其  
分則至和苦而甘之類也易家人嗃嗃悔厲吉苦

而甘也婦子嘻嘻終吝甘而酸也他日論建茶曰  
中庸之爲德江茶曰伯夷叔齊先正於一啜間取  
譬如此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學者而可但  
爲飲食之人乎

### 薛敬軒訓言

薛敬軒曰節儉朴素人之美德奢侈華麗人之大惡  
勤儉示訓

楊誠齋夫人羅氏年七十餘居寒月黎明即起詣厨  
躬作粥一釜徧享奴婢然後使之服役其子東山  
啓曰天寒何自苦如此夫人曰奴婢亦人子也清

晨寒冷須使其腹中畧有火氣乃堪服役耳東山  
曰夫人老且賤事何倒行而逆施乎夫人怒曰我  
自樂此不知寒也汝爲此言必不能如吾矣東山  
守其夫人嘗於群圃種苧躬紡績以爲衣時年蓋  
八十餘矣東山月俸分以奉母夫人忽小疾既愈  
出所積券曰此長物也自吾積此意不樂果致疾  
今宜悉以謝醫則吾無事矣平居首飾止於銀衣  
止於紬絹生四子三女悉自乳曰饑人之子以哺  
吾子是誠何心哉誠齋父子視金玉如糞土將漕  
江東有俸給僅萬緡留庫中棄之而歸東山帥五  
羊以俸錢七千緡代下戶輸租其家採橡土堦如  
田舍翁三世無增飾東山病且死無衣衾適廣西  
帥趙季仁餽緡數端東山曰此賢者之賜也衾  
材無憂矣史良叔守廬陵官滿來訪入其門升堂  
目之所見無非可敬可仰可師法者所得多矣因  
命畫工畧之而去誠齋東山清介絕俗固皆得之  
天資而婦道母儀所助亦已多矣左傳文伯之母  
老而猶績文伯曰以歌之家而主猶績乎其母嘆  
曰魯其亡乎使童子儻官而未之聞耶居吾語女  
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



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不勞也是故王后親蠶玄統公侯之夫人加以絃紉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蒸而獻功男女効績愆期有辟古之制也吾冀而朝夕脩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日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予懼穆伯之絕嗣也因是觀之乃知古今未嘗無烈女未嘗無賢母

### 崇儉約

書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卼

### 唐明皇示肅宗惜福

天寶中諸貴戚競以進食相尚玄宗命宦者姚思善爲檢校進食使水陸珍羞數千盤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產嗟夫漢文欲作露臺惜中人十家之產而不爲而玄宗以一盤之奉費之末年失國出奔至咸陽日中猶未食楊國忠市胡餅以獻民始獻糲飯雜以麥豆皇孫爭以手掬食之湏臾而盡猶未能飽至相視而泣貴富之不可保如此前日進食使何在天子不能無暴殄之報而況於人乎肅宗爲太子時嘗侍膳尚食置熟俎有半臂脯上顧僕

太子割餘汚漫在手以餅絮之上視不憚舉餅啖之上乃悅曰相嘗如是愛惜明皇於後者窺見衛士食畢以殘食棄水竇中大怒欲杖殺之以寧王諫而止然不能推類也君子觀此豈可不以儉約自守以傳示子孫耶

### 陸納真率

晉陸納爲吳興太守至姑熟辭桓溫因問溫公酒可飲幾升食肉多少溫曰年大來飲三升便醉肉不過十臠卿復云何曰素不能飲止可二升肉亦不足言後伺溫問曰外有微禮得之遠耶欲與公一

### 唐明皇示肅宗惜福

手

醉以展下情溫欣然納之時王坦之刁彞在坐及受酒惟一斗鹿肉一絳客至驚愕納徐曰名公近云飲酒三升納止可二升今有一斗以備杯酌餘瀝溫及賓客並嘆其率素此事吾於奉已待賓之法深有取焉今人飲饌務尚豐腆一筵之設水陸畢具賓客向口蓋無幾堆盤累碟深杯大觥祇以厭飲諸僕從耳不知此何益也宋司馬溫公言其先公爲郡牧判官時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梨栗棗柿止於脯醢菜羹器用麤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



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  
內法果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  
會賓友常數日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  
非之以爲鄙吝故不隨俗奢靡者鮮矣嗟夫風俗  
頹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公之在洛  
也文潞公范忠宣公相約爲真率會脫粟一飯酒  
數行過從不間一日潞公有詩云啜菽盡甘顏子  
陋食鮮不愧庾郎貧范和之云盍簪既屢宜從簡  
爲具雖疎不愧貧公和之云隨家所有自可樂爲  
具更微誰笑貧諸公極救弊復古之意此又見之

續通志

本

今人盍少思乎此事惜福養財日用不細吾故備  
錄之以貽諸同志者

章楓山公謂董遵曰待客之禮當存古意今人多以  
酒食相尚非也聞薛文清公居家留客止用一鷄  
黍盛以瓦器酒三行就飯而罷又魏文靖公居家  
客至必留飯止一肉一菜而已雖不之公府必回  
訪舟次有所相遺必答禮不虛受人惠此二公者  
可以爲法矣

宋龍門儉素

宋文憲公瀛事我

太祖寵眷賜資甚隆公平居布衣蔬食無異貧士  
勸爲子孫計公曰富貴一家物哉我乃所以遺之  
也

張莊簡訓俗

張莊簡公悅請告家居見風俗奢靡日甚益崇節儉  
嘗有言揭屏間示人曰客至留饌儉約適情散隨  
有而設酒隨量而傾雖新親不擡飯雖大賓不宰  
牲匪直戒奢侈而可久亦將免煩勞以安生

湛甘泉還朴約

湛甘泉公還朴約白告鄉里諸賢請共還朴俗待客  
止三菓兩菜三湯兩割殺止五品內菜一品留有  
餘不盡之福以厚貽子孫念祿滿生災之戒而不  
暴殄天物

續通志

本

七

暴殄天物

太祖拜褥心用布

我

太祖創業艱難宮中每崇節儉凡拜褥中

心必用白  
綾布爲之

蓋以足所履處不可用紵絲綾絹故耳夫朝廷  
錦衣玉食何所不可而顧於拜褥中心猶愛惜如  
此爲士庶者可不知所法哉

英宗示儉

英宗嘗謂李文達公曰朕每日於宮中五鼓焚香  
天凡飲食衣服隨時無所擇今雖穿布衣人不  
以爲非天子也賢頃首曰朝廷節儉天下自然富  
庶

宋王丞相沂公曾與孫冲同榜冲子京一日往辭公  
相留云喫食了去飭子弟云已留孫京喫食安排  
饅頭饅頭時爲感誤也莊敬公之飭子弟安排者  
丞相家常飯可知韓忠獻公億布衣時與李康靖  
公若同遊至汝州太守趙學士諸康靖爲問客尤  
敬待公每公至即令設猪肉康靖嘗有簡職云又

思肉味請兄早訪亦莊敬太守禮門客雖猪肉亦  
不常設矣今人以饅頭爲粗食猪肉則齊人所恒  
用往往飲及僮奴官貴席上不以是稱口味也

杜祁公語錄云公爲相食于家惟一趙一飯而已或  
美其儉公曰衍本一措大爾名位服用皆國家者  
俸入之餘以給親族之貧者常恐浮食焉敢以自  
奉也一旦名位爵祿國家奪之却爲一措大又將  
何以自奉養邪黃庭堅文某云余謫處宜州半載  
官司謂余不當居閑城中乃挹板入宿于城南余  
雖僦舍雖上雨旁風無有蓋障市聲喧鐙人不堪

其憂余以爲家本農桑便不從進士則田中  
如是又何不堪其憂邪然則七當富貴之時丁  
難之際恒思自反此生有定分焉可也

### 節儉一寶

李若谷爲長社今日懸百錢於壁用盡即止東坡謫  
齊安日用不過五十每月朔取錢四千五百斷爲  
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旦用盡又挑取一塊即藏去  
又以竹筒貯用不盡之錢以待賓客云此賈耘老  
法也又與李公擇書云口腹之欲何窮之有每加  
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張無垢云余平生貧困

處之亦自有法每日用度不過數十錢亦是足至  
今不易也有客自來陽來言鄭亨仲日以數十錢  
懸壁間椒桂葱姜皆約以一二錢曰吾平生貧苦  
晚年登第稍覺快意便成奇禍今學張子韶法要  
見舊時齋鹽風味矣甚長久也仇泰然守四明與  
一僕官極相得一日問及公家日用多少對以十  
口之家日用千錢泰然曰何用許多曰早具少肉  
晚菜羹泰然驚曰某爲太守居常不敢食肉只是  
喫菜公爲小官乃敢食肉定非廉吏自爾見疎余  
嘗謂節儉之益非止一端大凡貪淫之過未有不

生於奢侈者儉則不貪不淫是可以養德也人之受用自有劑量省嗇淡泊有久長之理是可以養壽也醉醺飽鮮昏人神志若蔬食菜羹則腸胃清虛無滓無穢是可以養神也奢則妄取苛求志氣卑辱一從儉約則於人無求於己無愧是可以養氣也故老氏以爲六寶

### 舊物示後

宋高祖留葛燈籠麻繩拂於陰室唐太宗留柞木梳黑角簪於寢宮以此示後後之子孫猶奢

### 敝紙不棄

葉文莊公云嘗見胡昆陵應酬詩文稿皆片紙滿書聞其雖破紙少許見輒用補窓罅不棄也王監山凡屬公牒稿皆用所受外封既膳畢即以作繩絞仍漬以剩蠟俾照夜皆儉德云予每作書牘或屬鄙作字悞輒塗改有所更易輒令人洗不忍易他紙豈其性然哉是皆儉德可法者

章文懿先生家於田居諸子躬操耒耜治農邑令過訪諸子輟耨晚迎在司成其子白金華徒步來省道逢巡檢笞之已知請罪公笑曰吾子垢衣敝履宜爾不識也論者曰古三不惑公有之矣

夫世之貪夫糶壑無厭固不足貴至若常人之情見他人服玩不能不動亦是大病大抵人情慕其所無厭其所有但念此物若我有之竟亦何用使人歆豔於我何補如是思之貪求自息若夫天性澹然或學已到者固無待此也陸放翁家訓

### 薛公遠朴素

薛公遠無爲州人進士祖洋任工部尚書公自戶部主事歷陞戶部兵部尚書居官四十年家無長物食無兼味室無媵妾曰少吾事親恒不足今安忍有餘

河南耿公裕爲禮部尚書時嘗曰吾暮自部歸必經過三原之門見其老蒼頭每持秤買油吾自入仕未嘗買油故每過輒面城而行蓋愧也後耿公代王公爲吏書嘗以此語人其心服如此可謂賢已又朝士嘗言公之子自三原來京省公只如貧士只騎一騾而已有司驛遞何曾承奉之又公女適宋監生者只乘市井所顧兩小轎嘗以銀二兩託雲南張鳳儀知印買寶石叮嚀切勿使公知之其利子之化非一日矣

朱公蒙少勵清節爲諸生衣食不續裕如也正德丙

寅御史顧潛試士知其賢檄府守資之不受俾學  
于京師旅于郊寺無僕從自炊汲同門生或辦甘  
脆而食之必却讀朱氏詩諷誦不輟口登進士積  
官至九卿大夫寒約如一日自號貧子既顯改安  
齋自郝御史守制還居無賓堂土壁席門自奉嘗  
茹菜連旬無肉食爲御史按山東山西有風采人  
稱爲長齋御史爲鞏昌知府嘉靖初詔舉先朝  
故典選天下方面知府治行高者賜燕勞止得八  
人公以清苦與列後給事中劉世揚舉內外清正  
臣大學士石琚而下八人公在中爲浙江副使清

養廉集

卷之五

操愈勵冬夏惟紗絹袍各一再無可更者夫人荆  
釵布裙菜羹糲飯親操炊汲與貧民無異迎父就  
養同列知其貧共製衣一襲爲壽公父力卻之終  
不受蓋其家教如此

郭武定公英事 高皇帝四十餘年謹慎無過眷遇  
雖隆而自處益謙時公多置田產公獨不治  
上問之對曰臣一布衣荷 陛下寵靈叨有封爵  
子孫衣食餘饒安敢增益俾生侈心 上嗟異良  
父每教子孫以儉素力學爲務不可過爲侈靡  
一戒殺牲

人以萬物同受一氣生天地間但有中正偏駁之異  
爾理不應相害聖人所謂數畧不入污池戈不射  
宿豎若今人畏因果報應哉上古教民食禽獸不  
惟去民害亦是五谷不如今之多故以補粒食所  
不及耳若窮口腹之欲每食必卅刀殘餘之物猶  
足飽數人方盛夏時未及下箸多已臭腐吾甚傷  
之今欲除羊彘鷄鵝之類人畜以食者始以供庖  
其餘川泳雲飛之物一切禁斷庶幾少安吾心  
南齊江泌食菜不食心以其生意唯食老葉而已衣  
敝虱多以綿裹致之宋高頌所乘馬老以糜飼之  
僕夫年七十待之以禮其用意如此仁不可勝用  
也

養廉集

卷之五

### 人與物同

貪生畏死人與物同也愛戀親屬人與物同也當殺  
戮而痛苦人與物同也所以不同者人有智物則  
無智人能言物則不能言人之力強物之力則微  
弱人以其無智不能自蔽其身以其不能言而不  
能告訴以其力之微弱不能勝我因謂物之受生  
於我輕重不等遂殺而食之凡一飲一食不得肉  
則不美至於辦一食又不止殺一物也食鳩鵲鷄

雀者殺十餘命方得一羹殺蚌蛤蝦蚬者殺一命方得一羹又有好美味求適意者則不止擄之在之物順平常之理殺而食之或驅役奴隸遠致異品或蓄養鷄魚犬彘擇肥而旋殺生蟹投糟欲其味入鞭魚造膾欲有經紋聚炭燒蚌環火逼羊開腹取胎刺喉瀝血作計烹煎巧意闢飢食之既飽則揚揚自得少不如意則怒罵庖者嗟乎染習成俗見聞久慣以為飲食合當如此而不以為怪深思痛念良可驚懼君子觀此可不深為戒哉

### 五教三綱

舜命契敷五教孟子以為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是也晏子曰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去朋友而言婦姑又曰君令而不達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五者之中惟兄弟婦姑專主於和順至於君雖得以令臣不可違於理而妄作臣所以共君而不可貳於道而曲從父慈其子必教以義方子孝其父必箴其闕失夫以和倡婦尤當制之以義妻以柔從夫猶當守以正蓋三者乃三綱也所係尤重故

於雍睦敬愛之中必有檢制方規之道庶幾各其分而三綱立矣

### 陸氏義門

陸象山家累世義居擇一人最長者為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逐年選差子弟分任家事或主曰疇或主租稅或主出納或主厨爨或主賓客公堂之田僅足給一歲之食家人計口打飯自脩豕肉不合食私房婢僕各自供給許以米附炊每清晨附炊之米交至掌厨爨者置湯燉飯飯熟按曆給散貧至則掌賓者先見迎然繼嗣家最出見款以五酌但隨掌飯食膳是酒杯湯匙又自不厭每晨與家長率數子弟致恭于相福祠堂懸梅孫聯婦女道萬福于堂暮安置亦如之子弟有過家長會衆子弟責而訓之不敗則捷之度不可容則告于官辱之遠方晨揮擊鼓三疊子弟一人唱云聰聰聰勞我以生天理定若還懶惰必饑寒莫怨命虛空自有神明聰又唱云聰聰聰永食生身天付定酒肉貪多折人壽經營大甚違天命聰聰聰

### 感聰諒

世德聰諒詩云諒言謹莫聰聰之禍殃結君聰臣當

誅父聽子當決夫妻聽之離兄弟聽之別朋友聽之疎骨肉聽之繼堂堂八尺軀莫聽三寸舌舌上有龍泉殺人不見血詞意明切齊家者之所當看

### 厚宗族

劉東山公嘗以先世二宗族屬疏散墓幾不可識作敦本堂歲舉二祭祭畢有燕以合族人且為家規誦燕所教子讀書兼力農務嘗命督耕雨中曰習勤忘勞習逸成情吾困之將以益之也

楊文敏外艱歸既襄事乃料檢鄉黨平日有假貸弗能償者悉焚其券族為窮不能舉者悉焚之孤

弱不能自存者悉收養嫁娶之有因產業致爭者割已業畀之詔奪情起復宗戚鄉隣送行者咸垂涕去

陳恭愍倣范丈正公置田一百四十畝以充祀先朋族之用號思遠莊及卒後族人以公無餘貲舉田還公子戴戴不可曰先人置此以行義也戴而私之獨無愧乎况治命又嘗俾勿廢此咸謂公有子貴豐

古人慈潤家國惟貴務農故周人以稼穡艱難為王業根本秦人以力田受爵賞漢人以力田應辟舉

觀古人制字富象田言富自田起也田象一口言有田之入又貴食之寡

### 溫公訓言

溫公曰凡為家長必謹守禮法以御群子弟及家衆分之以職授之以事而責其成功制財用之節量入以為出稱家之有無以給上下之衣食及吉凶之費皆有品節而莫不均一裁省冗費禁止奢華常須稍存贏餘以備不虞

### 象山訓言

陸象山曰人家之興替在禮義不在富貴假令貴為公相富等崇愷而人無義禮正為家替若簞食瓢飲肘見纓絕而人有禮義正為家興吾人為身謀為子孫謀為親戚謀皆當如此然後為忠

### 刑于辨

或問詩稱刑于寡妻至于兄弟然則闕里三世相繼出妻周公攝政同氣流言豈寡妻兄弟亦有不可刑邪易言積善餘慶積不善餘殃然重華諸子均為不肖漢賊諸子皆富才華豈積善積惡其報亦或與耶愚曰詩易所稱者理之常也子所疑者適然之變也聖人之立訓也道其常不道其變

清福

金溪胡九韶從吳康齋學易造詣潔脩家甚貧課日力耕僅給衣食每日晡焚香九頃首謝蒼穹賜一日清福其妻笑之曰一日三冷菜粥何名為清福九韶曰吾幸生太平之世無兵禍又幸一家骨肉無饑寒榻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而何

福解

百順之謂福福也者順積於心而祐之自天不獨以其聲利榮達金玉田宅之豐也恣意溫飽快心佚樂之適也詩曰求言配命自求多福故君子知食息起居無適而非天命矣倫事物無在而非天德類運無告無人而非天民念念之兢惕時時之監觀不求福於冥冥之感應而求福於昭昭之靈覺斯之謂配命之道如是而富貴福澤謂之厚吾之生不足侈美於衆也如是而貧賤憂戚謂之玉吾於成不足怨尤於獨也君仁臣忠君臣之福父慈子孝父子之福而夫婦而兄弟而朋友各盡其道各臻其福彼損人益己貪饕無厭曰吾福曰吾福特庸人鄙夫羨之不知明有典刑幽有鬼責不在其身而在其後徒遺君子之鑒戒而已伯夷叔齊

壽解

與莽操懿溫論福於今果何如也特因百福味於其義而訓之以自警與志於福者共圖焉無疆之謂壽壽也者言順受其正而俟命於天罔不拘拘於耄耋期頤謫謫於引年長生也孔子曰仁者壽君子之壽也彌德小人之壽也稱年故有積德累行不幸中殂人或貴之縱禮破義獲求天年人或賤之是故君子以忘生狗彘為戒也以清脣澹泊為本也以全耳目之聰明為務也以不妄言生之真機為端也胡為而生也吾來也胡為而終也吾去也生任吾來吾無愛也終任吾去吾無惡也一日順乎其正一日適乎其心一日適乎其心一日無忝其生斯之謂仁斯之謂無疆之道如是而或三四十如是而或五六七十年如是而或八九十百年克順受其正皆謂之壽也不然顏回盜跖論壽夭於今其何如也予因壽圖有味於其義而計之以自警與志於壽者共焉

浦江鄭氏規範

款目

一立祠堂一所以奉先世神主出入必告正旦朔望



必恭俗節必薦時物四時祭祀其儀式並遵文公

家禮然各用仲月望日行事畢更行會拜之禮

一時祭之外不得妄祀徽福凡遇忌辰孝子當用素

衣致祭不作佛事象錢寓馬亦併絕之是日不得

飲酒食肉聽樂夜則出宿于外

一祠堂所以報本宗子當嚴灑掃局鑰之事所有祭

器服不許他用

一祭祀務在孝敬以盡報本之誠其或行禮不恭離

席自便與夫跛倚欠伸噓噓咳嗽一切失容之事

督過議罰督過不言教則罰之

一撥常給之田一百五十畝世襲別畜其租專充祭

祀之費其田恭印義門鄭氏祭田六字字號步畝

亦當勒石祠堂之左俾子孫永遠保守有言質實

者以不孝論

一子孫入祠堂者當正衣冠即如祖考在上不得嬉

笑對語疾步晨昏皆當致恭而退

一宗子上奉祖考下壹宗族家長當極力教養若其

不肖當遵橫渠張子之說擇次賢者易之

一諸慶塋塚歲節及寒食十月朔子孫須親展省其

近坐竹樹不許剪伐各慶庵宇更當葺治至於作

塚制度已有家禮可法不必過奢

一墳塋年遠其有平塌淺露者宗子當擇潔土益之

更立石深刻名氏勿致堙滅難考

一四月一日係初遷之祖遂陽府君降生之朝宗子

當奉神主於有序堂集衆行一獻禮復擊鼓一十

五聲令子弟一人朗誦譜畧一過曰明譜會團揖

而退

一朔望家長率衆恭謁祠堂畢出坐堂上男女分立

堂下擊鼓二十四聲令子弟一人唱云聽聽聽凡

爲子者必孝其親爲妻者必敬其夫爲兄者必愛

其弟爲弟者必恭其兄聽聽聽毋徇私以妨大義

毋怠惰以荒厥事毋縱奢侈以干天刑毋用婦言

以間和氣毋爲橫非以擾門庭毋耽麴蘖以亂厥

性有一于此既殞爾德復隳爾胤聽茲祖訓實係

廢興言之再三爾宜深戒聽聽聽衆皆一揖分東

西行而坐復令子姓敬誦孝弟故實一過會揖而

退

一每旦擊鍾二十四聲家衆俱興四聲咸盥漱八聲

入有序堂家長中坐男女分坐左右令未冠子弟

朗誦男女訓戒之辭男訓云人家盛衰皆係乎積



與積惡而已何謂積善居家則孝弟處事仁恕  
凡所以濟人者皆是也何謂積惡恃己之勢以自  
疆剋人之財以自富凡所以欺心者皆是也是故  
能愛子孫者遺之以善不愛子孫者遺之以惡傳  
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天  
理昭然各宜深省女訓云家之和與不和皆係婦  
人之賢否何謂賢事舅姑以孝順事丈夫以恭敬  
待娣姒以溫和接子孫以慈愛如此之類是已何  
謂不賢淫狎妬忌恃強凌弱搗毀是非縱意徇私  
如此之類是已夫道甚遠福善禍淫爲婦人不可  
不畏誦學男女起而家長一擇復分左右行會擇  
而退九聲男會館於同心堂女會館於安貞堂三  
時並同其不至者家長規之

一家長總治一家大小之務凡事令子弟分掌然須  
謹守禮法以制其下其下有事亦必咨稟而後行  
不得私假不得私與  
一家長專以至公無私爲本不得徇偏如其有失舉  
家隨而諫之然必起敬起孝毋妨和氣若其不能  
任事次者佐之  
一爲家長者當以至誠待下一言不可妄發一行不

可妄爲廢合古人以身教之之意臨事之際毋察  
察而明昧昧而昏更須以量容人常視一家如一  
身可也

一家中產業文券既印義門公堂產業子孫永守等  
字仍書字號實立站基簿書告官印押續實當如  
此法家長會衆封藏不可擅開不論長幼有敢言  
質鬻者以不孝論

一子孫倘有私賣田業私債貨泉事迹顯然彰著衆  
得言之家長家長率衆告于祠堂擊鼓聲罪而榜  
于壁更邀其所與親朋告語之所私即便拘緝公  
堂有不服者告官以不孝論其有立心無私積勞  
于家者優禮遇之更於勤儉簿上明記其績以示  
于後

一子孫賭博無賴及一應違於禮法之事家長度其  
不可容會衆罰拜以規之但長一年者受三十拜  
又不悛則會衆而痛笞之又悛則陳于官而放  
絕之仍告于祠堂於宗畧削其名三年能改者復  
之  
一凡遇凶荒事故或有缺支家長預爲區畫不使匱  
乏

一朔望二日家長點檢一應大小之務不篤行者  
罰諸簿籍或過日不筭結及失時不具呈者亦量  
情議罰罪

一內外屋宇大小脩造工役家長常加點檢家人用  
工毋致損壞

一每歲掌事子弟交代先須謁祠堂書祝敬告次拜  
家長然後領事

一設典事二人以助家長行事必選剛正公明才堪  
治家為衆人之表率者為之並不論長幼不限年  
月凡一家大小事務無不預焉察夜須三諸事方

許就寢逮者家長議罰

一每夜聚會之際典事對衆商確何日可行某事書  
之於籍上半月所書下半月行之下半月所書次  
上半月行之庶無迂滯之患

一擇端嚴公明可以服衆者一人監視諸事四十以  
然必二有善公言之有不善亦公言之如或知而  
不言與言而非實衆告祠堂鳴鼓聲罪而易之

一監視范事告祠堂畢集家衆於有序堂先拜尊長  
四拜次受卑幼四拜然後鳴鼓細說家規使肅聽  
之

一監視糾正一家之是非所以為齊家之則而家之  
威稟係焉不可顧忌不言在上者必當犯顏直諫  
諫若不從悅則復諫在下者則教以人倫大義不  
從則責又不從則撻

一立勸懲簿令監視掌之月書功過以為善善惡惡  
之戒有沮之者以不孝論

一造二牌一刻勸字一刻懲字下空一截用紙寫貼  
何人有何過何人有何功既上勸懲簿更上牌中  
掛會揖慶三日方收以示賞罰

一設主記一人以會貨泉穀粟出納之數凡穀匣收

滿主記封記不許擅開逮者量輕重議罰如遇開  
支主記不親視罰亦如之鑰匙皆連記收過開則  
漸次付之支訖復還主記

一選老成有知慮者通掌門戶之事輸納賦租皆稟  
家長而行至於山林陂池防範之務與夫增拓田  
業之勤計會財息之任亦併屬之

一立家之道不可過剛不可過柔須適厥中凡子弟  
當隨掌門戶者輪去州邑練達世故庶無情不  
諳事機之患若年過七十者當自葆愛不宜出  
一增拓產業長上必須與掌門戶者詳其物與價等

然後行之或掌門戶者他出必俟其歸方可交易  
然又預遣子弟親去看視肥瘠及見在文券無差  
功不可鹵莽以爲子孫之害

一凡實產業即時書於受產簿中不許過於次日仍  
用招人佃種其或失時不行家長朔望點檢議罰  
一增拓產業彼則出於不得已吾則欲爲子孫悠久  
之計當體究果直幾緡盡數還足不可與駟儉交  
謀潛萌侵人利己之心否則天道好還縱得之必  
失之矣交券極務分明不可以物貨逋負相準或  
有欠者後當索償又不可以秋稅贍附他人之籍  
使人陪輸官府積禍非輕

一每年之中命二人掌管新事所掌收放帛粟之類  
又命二人掌管舊事所掌冠婚喪祭及飲食之類  
然皆以六月而代務使勞逸適均

一新舊管輪當須視爲切已之事計會經理自二十  
五歲止六十歲過此血氣既衰當優遇之毋任以  
事

一新舊管實日簿每日計其入幾何所出幾何總結  
帳于後十日一呈監視果無私濫則監視書其下  
曰體驗無私後若顯露先責監視次及新舊管

一新管實一總租簿明寫一年逐色穀若干石總  
若干石又新實田若干石此是一定之額却於  
年十二月望日以所收者與此數總較之便知其  
欠多少以憑催索後索到者別書於畝零簿至交  
代時却入總租簿內通算

一舊管所收穀麥每匣收訖即結總數報於主訖置  
租賦簿令其親書某號匣係某人於某年月日收  
何等穀麥若干石量出之時亦須實簿書寫某匣  
春磨自某日支起至某日用畢以憑稽考

一新管所管穀麥必當十分用心及時收曬免致蒸  
爛收支明白不致虧折閑防勤謹不至透失賞則  
及之若有前弊罰本年衣資綿線不給如遇稱收  
繁冗則撥子弟分收之

一佃人用錢貨折租者新管當逐項收貯別附于簿  
每日納諸家長至交代時通結大數書于總租簿  
云收到佃家錢貨若干總記租穀若干如以禽畜  
之類準折者則付與舊管支錢入帳不可與雜色  
錢同收

一田地荒蕪者新管逐年招佃或遇坍江亦即書簿  
以俟開墾開墾既畢復入原簿免致失於照管

一田租既有定額子孫不得別增數目所有逋租亦不可起息以重困里黨之人但務及時勤索以免虧折

一佃家勞苦不可備陳試與會計之所獲何嘗補其所費新管當矜憐痛憫不可縱意過求設使爾欲既逐他人謂何否則貽怒造物家道弗延除正租外所有佃麥佃鷄之類斷不可取

一鄰族分歲之飲舊管於冬至後排日爲之

一男女六十者禮宜異饌舊管盡心奉養務在合宜違者罰之

一新管簿書不分明者不許交代一應催督錢穀須是先期逐項詳註已未收索之數於交代日分明條說併承帳人交付雖累更新管要如出於一手庶不使人欺隱舊管簿書不分明者亦不許交代所用監視及新舊管其有才幹優長不可遽代者聽衆人舉留

一設羞服長一人專掌男女衣資之事宜先措置夏衣之給須在四月冬衣之給須在九月不得臨時交辦如或過時不給家長罰之凡生男女週歲即給男子衣資一年一給十歲以上者半其給給以布

十六歲已上者全其給應以帛四十歲已上者其給給以帛仍皆給裁製之費若年至二十者當給禮衣一襲

一婦人衣資照依前數兩年一給之女子及笄者給銀首飾一副

一每歲羞服長除給男女衣資外更於四時祭後一日俵散諸婦履材及油澤脂粉針花之屬

一各房染服羞服長斟酌爲之仍冥簿書之毋使多寡不均

一子孫須令飽暖方能保全義氣當令廉謹有爲者以掌羞服之事務要合宜而無不足之歎

一設掌饌二人以供家衆饌食之事務要及時烹爨不許干預舊管雜役亦須一年一輪

一擇廉謹子弟二人收掌錢貨所出入皆明白附簿或有折陷者勒其本房衣資首飾補還公堂

一擇廉幹子弟以掌營運之事歲終會算通計其數呈於家長監視嚴加閑防察其私濫

一子孫以理財爲務者若沉迷酒色妄肆費用以致虧陷家長覈實罪之與私置私債者同

一委人落肆皆公堂給查與之一年一度新管爲之

結筭其子鐵納諸公堂

一畜牧樹藝當令一人專掌之須實簿書爲數目以憑稽考然須常加點檢務要增益如或失時不辦住本人本年衣資不給

一設知賓二人接奉談論提督茶湯點視督帳被褥務要合宜

一親賓往來掌賓客者稟於家長當以誠意延款務合其宜雖至親亦宜宿于館外

一親朋會聚若至十人舊管不許於夜中設宴時有小酌亦不許至一更盡則不拘

一親嫌饋送一年一度非常吊慶則不拘此切不可過奢又不可視貧而加薄視富而加厚

一子弟未冠者學業未成不聽食肉古有是法非惟有資於勤苦抑欲其識齏鹽之味

一子弟未冠者不許以字行不許以第稱庶幾合於古人責成之意

一子弟年十六以上許行冠禮須能諳記四書一經正文講說大義方可行之否則直至二十一歲第

若先能則先冠以媿之

一子弟當冠須延有德之賓庶可責以成人之道

儀式並遵文公家禮

一子弟已冠而習學者每月十日一輪挑背已記之書及譜圖家範之類初次不通去巾一日再次不通則陪之三次不通則分紒如未冠時通則復之

一女子年及笄者毋爲選賓行禮制辭字之

一婚姻乃人道之本親迎醮啐奠鴈授綬之禮人多違之今一祛時俗之習其儀式並遵文公家禮

一婚嫁必須擇溫良有家法者不可慕富貴以虧擇配之義其豪強逆亂世有惡疾者毋得與議

一立嘉禮在一所撥田一千五百畝世遠則除其種

一令庶幹子弟掌之專充婚嫁諸費男女各以穀一百五十石爲則

一娶婦須以嗣親重不得享賓不得用樂違者罰之入門四日婿婦同往婦家行謁見之禮

一娶婦三日則見于祠堂男則拜于中堂行受家規之禮先拜四拜家長以家規授之祝其謹守勿失

復拜四拜而去又以房扁授之使其揭于房闥之外以爲出入觀省會茶而退

一子孫當娶時須用同身才製深衣一襲巾履各一事仍令自藏以備行禮之用

一子孫有妻子者不得更置側室以亂上下之分  
者責之若年四十無子者許置一人不得與公堂  
坐

一女子議親須謀於衆其或父母於幼年妄自許人  
者公堂不與粧奩

一女適人者若有外孫彌月之禮惟首生者與之餘  
並不許但令人以食味慰問之

一甥婿初歸除公堂依禮與之不得別有私與諸親  
與同

一姻家初見當以幣帛爲贄不用銀華他賓饋者此  
亦不受

一喪禮久廢多惑於釋老之說今皆絕之其儀式並  
遵文公家禮

一子孫臨喪當務盡禮不得惑於陰陽非禮拘忌以  
乖大義

一喪事不得用樂服未缺者不得飲酒食肉違者不  
孝論

一子孫器識可以出仕者須資勉之既仕須奉公勤  
政毋陷貪黷以忝家法任滿交代不可過於留

亦不宜恃貴自尊以驕宗族仍用一遵家範

### 以不孝論

一子孫倘有出仕者當蚤夜切切以報國爲務撫恤  
下民實如慈母之保赤子有申理者哀矜懇惻務  
得其情毋行苛虐又不可一毫妄取于民若在任  
衣食不能給者公堂資而勉之其爲廩祿有餘亦  
當納之公堂不可私於妻孥親爲華麗之飾以起  
不平之心違者天實臨之

一子孫出仕有以賊墨聞者生則於譴劄上削去其  
名死則不許入祠堂

一宗人實共一氣所生被害則吾病彼痛則吾辱理  
勢然也子孫當委曲庇覆勿使衆所切不可恃勢

交讎以忝厥祖更於缺食之際揆其貧者月給穀  
六斗直至秋成佳給其不能婚嫁者助之

一爲人之道舍教其何以先當營義方一區以教宗  
族之子弟免其束修

一宗族之無所歸者量撥房屋以居之更勸勿用火  
望無地者聽埋義塚之中

一立義塚一所鄉隣死亡委無子孫者與給槨橫埋  
之其鰥寡孤獨果無以自存者時賙給之

一宗人無子實墜厥祀當擇親近者爲繼立之更少

資之

一宗人苦寒深當憫惻其果無衾與絮者子孫當量力而資助之

一祖父所建義祠蓋奉宗族之無後者立春祭先祖畢當令子弟設饌祭之更爲修理毋致墮壞

一立春當行會族之禮不問親疏戶延一人食品以三進爲節

一里黨或有缺食裁量出穀借之後催元穀歸還勿收其息其產子之家給助粥穀三斗五升

一展藥市一區收貯藥材鄰族疾病其證章章可驗

如瘡痢癰癤之類施藥與之更須診察熱虛實

不可慢易此外不可妄與恐致誤人

一橋圯路淖子孫倘有餘資當助修治以便行客或遇隆暑又當於通衢設湯茗一二處以濟渴者自

六月朔至八月朔止

一里黨之痒疴疾痛吾子孫當深念之彼不自給况望其饋遺我乎但有一毫相贈亦不可受違者必

受天殃

一拯救宗族里黨一應等務令監視寘推仁簿逐項書之歲終於家長前會美其或沽名失實及執吝

不肯支者天必絕之此吾拳拳真切之言不可不謹不可不慎

一子孫須恂恂孝友實有義家氣象兄長坐必起行必以序應對必以名毋以爾我諸婦並同

一子孫之於尊長咸以正稱不許假名易姓

一兄弟相呼各以其字冠於兄弟之上伯叔之命姪亦然姪之稱伯叔則以行稱繼之以父夫妻亦當以字行諸婦姊妹相呼並同

一子姓年非六十者不許與伯叔連坐違者家長罰之會館不拘

一卑幼不得抵抗尊長一日之長皆是其有出言不遜制行悖戾者姑誨之誨之不悛者則重笞之

一子孫受長上訶責不論是非但當俯首默受毋得分理

一子孫固當竭力以奉尊長爲尊長者亦不可挾此自尊攘拳奮袂忿言穢語使人無所容身甚非教養之道若其有過反覆諭戒之甚不得已會衆箴之以示耻辱

一子孫黎明聞鐘即起監視寘夙興簿令各人親書其名然後就所業或有託故不書者議罰

其各然後就所業或有託故不書者議罰



一子孫飲食幼者必後於長者言語亦必有倫應對  
賓客不得雜以俚俗方言

一子孫不得譁浪敗度免巾徒跣凡諸舉動不宜掉  
臂跳足以陷輕儇見賓客亦當肅行祇揖不可忝  
差錯亂

一子孫不得目觀非禮之書其涉戲謔淫褻語者  
即焚毀之妖幻符咒之屬並同

一子孫不得從事交結以保助閭里為名而恣行已  
意遂致輕冒刑憲墮圯家業故吾再申言之切宜  
刻骨

續自學編 不孝之五

素

一子孫毋習吏胥毋為僧道毋狎屠豎以壞亂心術  
當時以仁義二字銘心鏤骨髓或有成

一廣儲書籍以惠子孫不許假人以致散逸仍識卷  
首云義門書籍子孫是教嚮及借人茲為不孝

一延迎禮法之士庶幾有所觀感有所興起其於問  
學資益非小若唱詞幻學之流當稍欸之復遜辭  
以謝絕之

一小兒五歲者每朔望祭祠講書及忌日奉祭可令  
學禮入小學者當每日早饌後亦隨衆到書齋抵  
揖頌直祠堂者及齋長舉名否則罰之其毋不容

則罰之

一子孫自八歲入小學十二歲出就外傳十六歲入  
大學聘致明師訓誦必以孝弟忠信為主期底於  
道若年至二十一歲其業無所就者令習治家理  
財向學有進者不拘

一子孫年十二於正月朔則出就外傳見燈不許入  
中門入者箠之

一子孫為學須以孝義切切為務若一向偏滯詞章  
深所不取此實守家第一事不可不慎

一子孫年未二十五歲者除綿衣用絹帛外餘者不  
得用續自學編 不孝之五

棉除寒凍用蠟燭外其餘遇雨皆以麻屨從事三  
十里內並須徒步到姻親家者不拘

一子孫年未三十者酒不許入唇壯者雖許少飲亦  
不宜沉酣杯酌喧喧鼓舞不顧尊長違者箠之若  
奉延賓客唯務誠慤不必強人以酒

一子孫當以和待鄉曲我寧容人毋使人容我切不  
可先操忽人之心若累相凌逼進進不已者當理  
直之

一秋成穀價廉平之際糴五百石別為儲畜遇時缺  
食依原價糴給鄉隣之困乏者



一子孫不得惑於邪說溺於淫祀以徼福于鬼神

一子孫不得修造異端祠宇粧塑土木形像

一子孫處事接物當務誠朴不可置纖巧之物務以炫人以長華麗之習

一子孫不得與人眩奇鬪勝兩不相下彼以其奢我以吾儉吾何害哉

一既稱義門進退皆務盡禮不得進引倡優謳詞獻技婦賓狎客上累祖考之嘉訓下教子孫以不善甚非小失違者家長箠之

一家業之成難如升天當以儉素是繩是準唯酒器

用銀外子孫不得別造以敗我家風

一俗樂之設誨淫長奢切不可令子孫聽復習肄之違者家長箠之

一棋枰雙陸詞曲蟲鳥之類皆足以蠱心惑志廢事敗家子孫當一切弃絕之

一子孫不得畜養飛鷹獵犬專事佚游亦不得恣情取廢以敗家事違者以不孝論

一吾家既以孝義表門所習所行無非積善之事子孫皆當體此不得妄肆威福圖脅人財侵凌人產以爲祖宗植德之累違者以不孝論

一子孫受人贊帛皆納之公堂後與回禮

一子孫不得無故設席以致濫支唯酒食是議居不取

一子孫不得私造飲饌以徇口腹之欲違者姑誨之誨之不悛則責之

一凡遇生朝父母舅姑存者酒果三行亡者則致恭祠堂終日追慕

一壽辰既不設筵所有襪履亦不可受徒蠹女工無益於事

一家中燕饗男女不得互相獻酬庶幾有別

一各房用度雜物公堂總買而均給之不可私托隣族越分競買鮮華之物以起爭爭

一家衆有疾當痛念之延良醫以救療之

一居室既多守夜當輪用已娶子弟終夜鳴磬以達于旦仍鳴小磬週行居室者四次所過之處隨手啓閉門前務在謹嚴以防偷竊有故不在家者次輪當者續之

一防虞之事除守夜及就外傳者別設一人謹察風燭掃拂竈廐凡可以救災之具常須增置更列水缸於房闔之外復於空地造屋安置薪炭所有燬

盡亦棄絕之

一旱乾之時子弟不得吝惜挖塘之水以妨灌漑

一諸婦必須安詳恭敬奉舅姑以孝事丈夫以禮待姊妯以和然無故不出中門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如其淫狎即宜屏攷若有妬忌長舌者姑誨之誨之不悛則責之責之不悛則出之

一諸婦媒言無耻及干與閭外事者當罰拜以愧之諸婦初來何可便責以吾家之禮限本年皆要通曉家規大意或有不教者罰其夫

初來之婦一月之外許用便服

一諸婦服飾毋事華靡但務雅潔違則罰之更不許其飲酒年過五十者弗拘

一諸婦之家貧富不問所用器物或有或無家長量度給之庶使均而無怨

一諸婦主饋十日一輪年至六十者免之新娶之婦與假三月三月之外即當主饋主饋之時外則告于祠堂內則會茶以聞于衆托故不至者罰其夫饌堂所有鎖鑰及器皿之類主饋者次第交之一諸婦工作當聚一處機杼紡績各盡所長非但別其勤惰且革其私

一主母之尊欲使家衆悅服不可使側室爲之以尊卑

一每歲畜蚕主母分給蚕種與諸婦使之在房畜飼待成熟時却就蚕屋上箔須令子弟直宿以防風燭所得之蠶當聚一處抽繅更預先抄寫各房所畜多寡之數照什一之法賞之

一諸婦每歲所治絲綿之類羞服長同主母稱量付諸婦共成段疋羞服長復記其銖兩于簿主母則催督而成之諸婦能自織造者羞服長先用什一之法賞之然後給散於衆

一諸婦每歲公堂於九月俵散木綿使成布疋限以次年八月交收通賣錢物以給一歲衣資之用公堂不許侵使或有故意製造不佳及不登數者則準給本房甚者任其衣資不給有能自製造者亦照什一之法賞之其事並羞服長管

一諸婦育子苟無大故必自乳之不可置乳母以致餓人之子

一諸婦育子不得接受餽遺如鷄子虎肉之類舊管日每量給之

一諸婦之於母家二親存日禮得歸寧無者不許其

有慶弔勢不可已者則弗拘此

一諸婦親姻頗多除本房至親與相見外餘並不許可相見者亦須子弟引導方入中門見燈不許遠者會聚罰其夫

一婦人親族有爲僧道者不許往來

一朔望後一日令諸生聚揖之時直說古列女傳使諸婦聽之

一世人女生往往多致淹沒縱曰女子難嫁荆釵布裙有何不可諸婦違者議罰

一女子年及八歲者不許隨母到外家餘雖至親之家亦不許往違者重罰其母

一少母但可受自己子婦跪拜其餘子弟不得輒受及子弟婦並同有違之者罰

一男女不共圓溷不共湯浴以謹其嫌春冬則十口一浴夏秋不拘

一男女不親受禮之常也諸婦不得用刀鋸工剃面

一在婦類多無識之人最能翻調是非若匪高明

有不遭聲響切不可縱其來往歲時展賀亦不可令入房闥

一父子之倫

孝養

溫公訓言

司馬溫公曰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省而速行之事畢則返命焉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則和色柔聲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諒然後改之若不許苟於事無大害者亦當曲從若以父母之命爲非而直行已志雖所執皆是猶爲不順之子況未必是乎

橫渠云舜之事親有不悅者爲父頑母嚚不近人情

若中人之性其愛惡若無害理必姑順之

羅仲素訓言

羅仲素云只爲天下無不是底父母子翁聞而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

真西山訓言

真西山曰罪已而不非其親者仁人孝子之心也怨親而不反諸已者亂臣賊子之心也

薛敬軒訓言

薛敬軒曰天地者吾之父母也凡有所行知順吾父

母之命而已違恤其他聖人之德莫大於孝故  
首稱舜克諧以孝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蓋父沒而不能諱  
父之書母沒而不能杯圈飲焉皆人子之情自然  
也桓任後母生時不食猪羊肉任終身不以猪羊  
肉入口

刁少雍為祖父紹先所愛紹先性嗜羊肝嘗呼少雍  
共食及紹先卒少雍終身不食羊肝

庾少彌嫡母劉好啖甘蔗及亡少彌終身不食甘蔗  
任昉父遙本性重楨御以為常餌臨終求之不得

好者昉一所嗜好深以為恨終身不嘗楨御

徐孝克所生母患病欲梗米為粥不能常辦母亡後  
孝克遂常啖麥有遺梗米者對之悲泣終身不復  
食梗米鮮于文宗七歲喪父以種芋時亡明年芋

時對之嗚咽如此終身

袁昂以父亡不以理終身不聽樂何求兄弟感家禍  
無復仕宦而黜至於絕婚對朱百年家貧母以冬  
月亡衣並無絮自是不衣綿帛

劉駿幼為外祖臧質所鞠養質昔嘗感恒有音樂質  
亡後母沒十許年駿每聞絲竹之聲未嘗不歎

流涕

陶子鉞母嗜尊母沒後常以供奠及後一冬嘗尊  
得痛恨慟哭久而始甦遂長斷尊味

徐仲車以父諱石平生不用石器過石則避而不  
或問天下用石多矣必避之然後為孝歟他日

行柩何徐曰此吾私迹則然吾豈故避之哉吾遇  
之慘然傷吾心乃思吾親不忍加足其上耳他日

若有君命敢從私乎

錄冬錄曰慈烏反哺世有不顧父母之養者為之罪  
人遊青鵠愛子志親世有孝哀於妻子者未羽之

鵠也

陳白沙曰狄梁公以一身繫唐宗社之重扶陽抑陰  
光復唐祚事載簡冊昭如日星可謂有大功於唐  
矣賢者識其心自白雲一念中來故曰求忠臣必

於孝子之門

君子所以報其親蓋自有其大者顧吾之所立何如  
耳君子之事親也盡其在我者不必其在人者苟  
吾之所為不畔乎道不惑乎義則其為孝也大矣

孝順歌

人誰無父母父母如天地人誰無兄弟兄弟本同氣

劬勞恩重如丘山欲報寸草心難殫兄弟義篤猶手足怡怡不逆成二難子能孝親親心喜弟能順兄重倫理民彛大典聖教存陟岵棠棣風化美君不見王祥卧冰得雙鯉持歸庖厨具甘旨黃雀入幕符所畜千載芳名播青史又不見田真田廣欲分財荆花一夕枯根荻人心相感遂復合紫荆榮茂春意回孝弟感鬼神孝弟鍾和氣孝弟行於家福集禎祥至孝弟行於國靡靡唐虞治男兒立志當剛腸勿聽私語成參商最哉雍睦敦薄俗好效田真與王祥我歌孝順歌欲人全大義兄弟孔懷父母安人坐俯仰無所愧

### 遺體

孝經有身體髮膚不敢毀傷之訓而竊有說焉夫遺體者親之枝也敢不敬乎然亦有時而或輕自常言之體其受而歸全如曾子之啓手足此遺體之所以重也自變言之所重有甚於遺體者但當決擇以成就一個是而已豈可藉口不敢毀傷之訓而偷生苟免辱身以及其親耶是故惡傷父志則斷髮文身不恤也致臣之忠則剖心喪元如歸也守婦之絮則截鼻斷臂甘心也此遺體之所以有

時而輕也

### 徐節孝

昔孝節徐先生仲積事母至孝一日竦然自省曰吾以欄幙謁貴人而不以見母是敬母不如敬貴人也不可乃日具欄幙揖母人皆笑之孝節行之終身

### 問寢龍樓詩

熙甲寅光宗以疾不能過宮尹德隣初參太學簾引詩題出問寢龍樓曉曉德隣詩云父母人皆有儀刑自見旒問安趨燕寢拂曉過龍樓鶴駕嚴晨衛

雞人徹夜籌慈闈天語接飛棟月華收萬姓齊呼

舞三宮款款酬小儒憂國切幾白幾分頭一時莫不傳頌之蓋以深得人臣以孝道感君之意

### 陳黃送秦少章

韓文公作歐陽詹詞曰詹閩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於是而歸焉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山谷送少章從蘇公詩云班衣兒啼真自樂從師樂道也不惡但使新年勝故年即如常在即罷前后山云士

有從師樂諸兒却未知欲行天下獨信有俗間疑  
秋入川原秀風連鼓角悲目前豚犬類未必慰親  
思二詩皆用韓意而后山之味永陸象山曰男子  
生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示有四方之志此其  
父母教之望之第一義也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  
人不堪居之地而乃從其師周遊天下履宋衛陳  
蔡之厄而不以為悔此豈里俗拘曲之士所能知  
其義哉蓋誠使此心無所放失無所陷溺全天之  
所予而無傷焉則千萬里之遠無異於親膝下不  
然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

吳文恪代父

吳文恪公訥篤行好古父遵為沅陵主簿誣繫京公  
疏乞以身代事未白父沒東里公薦之於朝除御  
史歷陞都御史

胡敬齋公家居日以悅親為事父病劇嘗糞不異古  
人篤宗族訓子姪不倦執親之喪哭踊骨立非杖  
不能起三年不入寢室祠堂四時月朔之祭及總  
功之小悉遵古禮

陳白沙公事祖母林氏甚謹朝夕不離側母有念先  
生輒心動亟歸果然既丁內艱服闋絕不衣錦繡

人問之曰向者為親娛耳

武定侯郭公英孝友仁恕恭儉誠實出於天性母夫  
人疾篤懸身燈告天求以自代疾愈人謂公孝感  
所至後母夫人卒公廬墓側晝夜號泣卧地毀瘠  
甚三年哀痛如一日

邵文莊公以戶部侍郎疏乞終養家居年踰六十日  
侍太夫人側怡愉懇款不異少壯日太夫人病中  
風公齋居茹素露禱移榻入謂純孝

劉文安公定之性篤孝友微時家貧年弱冠即授  
徒於鄉資束脩以養二親每暮夜歸侍晝則赴學

既入仕即分祿歸養而已惡衣菲食無異寒士

耿清惠公性孝友親終遇亡忌輒悲痛如初喪平生

慕司馬文正之為人敦尚古道躬服儉約退食惟

焚香讀書慎交與閱節不到其門權貴亦敬憚之

章公濂事父極孝浙東憲使禿堅不花知其賢請與

語悅之禿堅改官陝西要公與俱行至虎林公忽

心悸辭歸抵家父病已革越八日而逝人以爲純

孝所感

朱文恪公善奉繼母李氏克盡孝道元至正壬寅亂  
劇扶母逃竄山中十餘日兩全無恙人謂孝感所

致

陳茂烈養母

陳御史茂烈棄官養母灌園藝蔬太守閱其勞遺力助汲閔三日往白守曰是使野人添事而溢口食也還之論者曰孝親之道詣極矣以母老陳情乞終養疏曰臣生十五年父善祥不幸早喪母張氏無任劬勞臣又隻身別無次丁孤苦成立臣前任吉安府推官母年雖高猶能就祿蒙 聖恩行取來京母年愈老疾病纏綿不禁跋踈重違故鄉臨別叮嚀言語悲切臣待罪於茲將二年矣顧菲才

無補風紀又蒙 聖恩錄臣前任微勞賜之

勅命舉家幽明咸被 天寵揣分奚堪固宜損軀圖報於萬一也奈何慈闈哀邁夕照如飛母今年七十有七矣君恩猶可再酬母年不可多得况臣又無男嗣又無兄弟一母一子各各天涯千思萬思無時不思疾病獨自呻吟藥餌孰與調節臣既思母則報 主之心亂母復思臣則保身之心微臣心可憫母心尤可虞也伏望 皇上憐母子孤苦乞 敕該部照例放臣終養使得以慰倚門之望少伸寸草之忱臣謹奏 龍顏仰瞻天日愈思

恩渥益勵初心尚祈消埃之報於將來勅天

張東白公生而靈異五歲出語驚人年獻王聞其名見之命為韻語響應無窮有心定萬事定之句侍父有疾籲天請以身代喪禮尚古每以赴召不及躬歛為憾

林文安公天性至孝念二親生時弗克致養故自官奉坊及南都兩奏乞歸省墓歸老後家祭必躬不以衰病廢禮族人有孤貧者皆能周其急平生所

我大度與眾無忤而好樂善無所不至未嘗言

太過失未嘗有一言欺其淳德雅量若是英皇御極察陳公祚忠直 詔復舊官并釋家屬公以父母榮葬且未成服乞歸殯終喪不允明日復上章言益痛切有曰古人立德必移孝為忠聖主任官必求忠於孝俾不克居喪之子而求為仗節之臣是欲以負叛之臣而求為順歸之士也借惟有此一人必當投諸四裔豈公論所宜容感世所宜有尚可列諸士朝加諸官爵耶 上嘉其誠詔許之御史河東薛瑄重其事親以忠感君以孝作文送之有勁節苦心如金百鍊無改色殆可匹休



古人之語

忠愍球性孝友居喪哀毀過常事伯兄甚謹兄弟五人同居合食終無間言從弟玘爲莆田知縣奉夏布一疋即日封還貽書戒之曰當力行清白以光前人此非所望於賢弟之議論慷慨卒以直言取禍天下寃之二子長鈺次鈺通春秋痛父死於非命皆杜門家居養母絕意仕進及王振馬順死球被褒贈時刑部侍郎楊寧巡撫江西召二子慰勉之曰先公忠義顯白子可以出而仕矣乃出應舉是秋鄉試第一尋兄弟並登進士鈺仕至左叅

續前卷

重

琰銑選翰林庶吉士改御史仕至雲南按察使後子孫科第綿綿不絕人謂天固所以報忠愍去

葉宗茂新安名士元至正末與汪同起兵禦寇國初授婺源知州陞饒州知府坐事罷官徙濡須父之提取赴京使城築所賦尋仍十倍其家不給也子仁効縋索上書得免無何卒金陵邸見閭者哀其遭時不偶爲賦詩朱克升學士爲之序曰楊子云世亂則賢聖馳騖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亂世之民困於供億仕則困於責任不能集事者得罪而禍亟集事則事愈歸之甲兵饑饉

應對豈一人身所脩一不善卒不得免焉使宗涉世得三四十而不亂卒其經業展其政事又加之年壽當華而實當爲賢公卿鄉先生以善後來而乃至於此豈特其一身一家之氣運耶仁郡志作貞壽字大年上書時年十九

二孝子傳

王原采脩撰作二孝子傳其一朱煦台州人父季用由薦知福州府洪武十八年詔天下盡革今歲以上有司積歲官吏爲民害者季用視事僅五月以例起入京論罪作城役嚴償重日數十緡季用病痢被楚顧費力難任旦夕乞死煦懼不敢離左右復戒二弟共守不寐季用得不死時告枉甚重令益嚴告而謫戍遠方及被極刑者凡數人煦謀於父僚友同役者曰吾無實以脫吾父訴不訴皆死萬一吾父由訴獲免雖戮死萬無憾遂陳其辭所司以聞上赦季用復其官同時緣此得免復官者十有四人已而煦感疾死季用傷煦死病甚亦死十四人者痛哭之

其一人曰陳圭台州黃岩人父升弘爲其讐人告罪當死圭訴所司曰圭不能諫父陷父不義圭罪自



當死卒原圭父使自新事聞 上以孝子稱之赦  
升弘罪候天下朝覲官至播告爲天下勸既而刑  
部尚書開濟奏罪有常刑不宜屈法開僥倖路乃  
聽圭代父死升弘謫戍雲南聞者嘆圭之孝而惜  
其死焉叔英謂圭者其死孝子志也圭何憾春謂  
法皇陶執之而已而帝竟有三宥之典漢唐君  
臣尚知此義不如是無以盡勸天下之術也  
聖祖時法令嚴明爲何如彼有兄弟二人者暨主事  
聖祖 欲赦焉而執法之臣不能將順以成美意  
寧死有餘戮惜哉

徐孝克

陳書徐孝克爲國子祭酒孝克每侍宴無所食噉至  
席散當其前膳羞損減帝密令中書舍人管斌伺  
之見孝克取珍果納紳帶中斌當時莫識其意後  
尋訪方知其以遺母斌以啓宣帝嗟嘆良久乃勅  
自今宴享孝克前饌並遣將遂以餉其母時論美  
之

元陳樵東陽父患瘋歲久爲瘋疾所侵氣弱不能吐  
樵截竹爲簞時吸而出之近日李西涯爲其叔父  
誌云吾祖母陳宜人痰苦壅吾叔父與吾父截簞

簞吸之其術豈得之樵乎孝子於親有至憂至愛  
存焉其思慮固宜有至此者非相師也

許熙載

許熙載爲貧謀養不擇祿仕僦屋以居糴市以食親  
故嘗靳之曰君位劣祿薄親年又高何爲猶介至  
是許笑曰爲臣當廉何有大小之別記獨不云小  
臣廉乎宋濂志黃殷士墓云天兵定燕都時黃授  
居賢坊井中從人張午出之爲歐敍曰君小臣而  
死社稷耶黃曰齊太史兄弟皆死小官彼何人哉  
嗚呼君子顧義所當自盡而祀矣

人微忠孝不足以立于世王祥何曾諸淵皆孝友  
立德人也祥魯慶魏晉之間不能死職淵受宋顧  
命而乃心齊祥不忠莫甚焉然則古人求忠臣於  
孝子之門奚足據哉楊雄之恬退阮籍之放逸周  
顒之高蹈計其人非利達所能動者而雄乃著美  
新籍爲晉造九錫文顒代蕭道成答沈攸之書竟  
以矯妄之詞虧損忠貞之節將無天奪其鑒耶君  
子觀此惟當自勉忠孝而已

子不報父名

子不敢擬父而名之所在或與之埒有舉其父子間

而貞之其子者當何如爲答耶晉胡威之父貞俱以清慎名世祖謂威之卿清孰與父對曰臣清不如帝曰何以不如對曰臣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是以不如威之可謂善尊其父而亦未嘗肯自污也王歲之父子書法名世謝安問獻之君書何如君家獻之曰固當不同安曰外人論殊不爾獻之曰外人那得知此言不近於與父爭名矣乎書譜曰立身揚名事資尊顯勝母之里曾參不入孫過庭蓋不足子敬之言也春按南史劉孝綽善草隸自以書似父乃變爲別體學光善書或曰筆跡過其父答光聞此言終身不書孝子之所存如此

### 孝行旌異議

劉宋郭世通家貧傭力以養繼母婦生一男夫婦恐廢侍養弄涕瘞之文帝勅旌其門爲孝行焉此與郭巨事同方遜志論郭巨埋子世傳其孝嗟乎伯可順令申生之恭君子弗謂孝也大杖不走曾子不得辭其責從父之令然且不可夫孝所以事親也苟不以禮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况悍其親以口體之養殺無辜之幼子乎放麀不忍君子

義之况子孫乎巨陷親於不義罪莫大焉而謂之孝則天理幾於泯矣其孝可以訓乎或曰苟爲不孝天何以賜之金吁設使不幸而不獲金死者不復生則殺子之惡不可逃以犯無後之大罪又焉得爲孝乎俾其親無惻隱之心則已有則奚以安其生養志者固若是歟微倖於偶耳好事者遂美其非義之行亂名教而不察甚矣人之好異哉或者天哀其子而相之歟不然則無辜之赤子不復生矣然則宋文帝勅旌世通門爲孝行非可以爲法也國初黃州知縣縣民江伯龍諸母病劇則以食不食藥無效則殺母病愈則殺子與蔡已而母愈遂殺其三歲子蔡事聞

太祖怒曰父子天倫至重禮父爲長子三年服今百姓乃手殺其子絕滅倫理宜亟捕治之遂逮伯兒杖百謫戍海南命禮部詳議旌表孝行事例禮部議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有疾則拜託良醫常進善藥至於呼天禱神此懇切之至情人子之心不容已者若卧冰割股前古所無事出後世亦有間割肝之舉殘害爲最且知父母有一子割股割肝或至喪生卧冰或至凍死使父

無休宗祊乏主豈不反爲大不孝乎原其所自愚昧之徒一時激發及務爲詭異之事以驚俗駭世希求旌表規避徭役割股不已至於割肝割肝不已至於殺子違道傷生莫此爲甚自今人子遇父母病醫治不愈無所控訴不得已而卧水割股亦聽其爲不在旌表之例詔從之我太祖之識所以立教于天下者高矣

馬援戒子書

馬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在交趾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而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政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顧子孫有此行也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愛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顧汝曹効也効伯高不得猶爲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

諸葛武侯戒子書

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

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怕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悲嘆窮廬將復何及也

柳玘戒子弟書

壞名災已辱先喪家其失尤大者五宜深誌之其一自求安逸靡甘淡泊苟利於己不恤人言其二不知儒術不悅古道懵前經而不恥論當世而解頤身既寡知惡人有學其三勝己者厭之倭己者悅之惟樂戲談莫思古道聞人之善嫉之聞人之惡揚之浸漬頗僻銷刻德義簪裾徒在廝養何殊其四崇好優游耽嗜麴蘖以啻杯爲高致以勤事爲俗流習之易荒覺已難悔其五急於名宦睚近權要一資半級雖或得之衆怒群猜鮮有存者余見名門右族莫不由祖先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言之痛心爾宜刻骨

范魯公戒從子書

范魯公質爲宰相從子杲嘗求奏遷秩質作詩曉之曰戒爾學立身莫若先孝弟怡怡奉親長不敢生

驕易戰戰復兢兢造次必於是戒爾于干祿莫若  
勤道藝嘗聞諸格言學而優則仕不患人不知惟  
患學不至戒爾遠耻辱恭則近乎禮自卑而尊人  
先彼而後已相鼠與茅鴟宜鑒詩人刺戒爾勿放  
曠放曠非端士周孔垂名教齊梁尚清議南朝稱  
八達千載穢青史戒爾勿嗜酒狂藥非佳味能移  
謹厚性化爲凶險類古今傾敗者歷歷皆可記戒  
爾勿多言多言衆所忌苟不慎樞機災厄從此始  
是非毀譽間適足爲身累舉世重交游擬結金蘭  
契忿怨容易生風波當時起所以君子必注注淡  
如水舉世好承奉昂昂增意氣不知承奉者以爾  
爲玩戲所以古人疾遽條與戚施舉世重游俠俗  
呼爲氣義爲人赴急難往往陷囚繫所以馬援書  
慙慙戒諸子舉世賤清素奉身好華侈肥馬衣輕  
裘揚揚過閭里雖得市童憐還爲識者鄙我本羈  
旅臣遭逢先舜理位重才不充戚戚懷憂畏深淵  
與薄冰臨之惟恐墜爾曹當憫我勿使增罪戾閉  
門歛蹤跡縮首避名勢位雖久居畢竟何足恃  
物盛則必衰有隆還有替速成不堅牢亟走多顛  
鑽灼灼園中花早發還先萎遲遲凋謝松檟何容

晚翠賦命有疾徐青雲難力致寄語謝諸郎躁進  
徒爲耳

### 邵康節訓子孫書

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而後善下品之人  
教亦不善不教而善非聖而何教而後善非賢而  
何是知善也者吉之謂也不善也者凶之謂也吉  
也者目不觀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口不道  
非禮之言足不踐非禮之地人非善不交物非義  
不取親賢如就芝蘭避惡如畏蛇蝎或曰不謂之  
吉人則吾不信也凶也者語言詭譎動止陰險奸

利餘非貪淫樂禍疾良善如警隙犯刑憲如飲食  
小則殞身滅性大則覆宗絕嗣或曰不謂之凶人  
則吾不信也傳有之曰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  
爲不善亦惟日不足汝等欲爲吉人乎欲爲凶人乎

### 胡文定訓子

胡文定公與子書曰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立心  
以忠信不欺爲主本行已以端莊清慎見操執臨  
事以明敏果斷辨是非又謹三尺考求立法之意  
而操縱之斯可爲政不在人後矣治心脩身以飲  
食男女爲切要從古聖賢自這裏做工夫其可忽

子

續自警編卷五 終

續自警編卷五 終

李



續自警編卷之六

嘉興府知府前御史金谿毅

王軫訓子

王軫嘉興人五倫書已載其家書事示勸萬世今恭錄  
詔文次謝表終家書焉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起草萊削群雄攘夷狄安中國務欲天  
下承平爾者諸郡官吏不畏法度之嚴姦弊疊興  
御史臺管勾宇文桂因事被問囊中所藏書信百  
封盡取目之悉是浙右儒吏獎譽之言或定或非

李

皆欲禍入中間亦有私托求進者嗚呼昔元之初  
得天下人材皆務實學故賢能由公道而進後元  
之失天下世俗皆尚虛名故賊私干權門而用朕  
多涉艱難倫知此矣其立法未嘗不嚴而用法未  
嘗不審然賊吏貪婪如蠅蚋之趨朽腐螻蟻之慕  
腥膻噫若是者豈非慈父失教於平日者耶抑其  
子之不孝不聽父之訓耶今於百封書中得一善  
教其子者係浙右登科舉人王軫之父家書意望  
管勾宇文桂轉達平涼子之任所書未發  
朕偶獲見之書中語言諄切教以忠孝子之賢否雖

未可知然薄俗中有善於為人父者如此誰能出其右哉勸善懲惡實有國之善治其令中書遣人齋朕詔諭往詣其家賜以白金百兩附子五枚川楸五斤絹十疋以旌其賢令有司除本戶雜役依舊應當里長其弓兵不須再役

洪武肆年閏五月

日

布衣廉玉言伏蒙

聖恩賜臣

詔書并銀絹椒藥謹上表稱謝者伏以

聖明御極自慚無補於涓埃

詔命聯阿忽來承露於雨露

不棄

誡惶誠恐稽顙頓首伏惟

皇帝陛下德厚道高功崇業廣智勇天錫

聖敬日躋任賢使能與堯舜之心同大賞功罰罪如

天地之德無私端居

九重之中曠見萬里之外伏念臣性資愚陋學術迂

疎分甘老於山林名敢求於簪紱教子乏義方之

訓承

恩忝科甲之榮大邑分符深佩選掄之重安書寄遠

勉加忠孝之全俾恪守於庶勤庶少酌於知遇何

冀上聞於

天闕過承下逮於星軺白金光照於璽書黃絹春生於筐篚芳楸助養上藥扶衰豈期枯朽之余遽拜駢蕃之賜征徭特免喜懼交臻臣瞻仰清光鈞陶

聖化心同犬馬願摠報効之誠景迫桑榆忻覩太平之盛謹奉表稱謝以聞無任瞻天望

聖激切屏營之至

洪武四年閏三月

日布衣廉玉

自舊年十一月初二日南潯別後至今今年凡四得

書鎮江高郵寧陵鄭州者餘一書不知寄何人必

不棄

浮沉矣三月十一日汝兄會朶至剛於德清書中簡畧不知從者及同遊俱無恙否且言歲中可至任不知果然乎本家德清之役已辦兩箇黃冊里長及歸安甲首皆不擾而辦里長不赴京倉此甚良法也正擬安靖幾時十二月間本縣又定新市弓兵分管十二都但辦什物勾捉軍人至今不得安息所費亦不少也家中上下俱無事僅欲挈家離在彼稍安詳度可否然後來取恐川途迢遞或遲還不常跋涉勞頓我今稀年又一老景侵尋儻

則朝廷容侍親則上章求歸父子相見以盡餘年若死轉仕途相見無日矣人說有分俸之例不審有否如得分祿以養亦足爲榮若彼處閼支則不必也九事瀕清心絮已以庶自守食貧處儉儒者之常慎勿以富貴爲念古人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正當以此言爲受用也治民以仁慈爲心報國以忠勤爲本處已當以謙敬學業更願勉力暇日即以性理之書及群經留玩自然所思無邪更須熟讀新律自然守法不惑飲酒當以康節先生爲法不可縱慾忠定之事律詩則行否則不可干其紀也此後儻有餉便可買附子一二枚川樹一二升起稅而來餘物非所觀也臨川奴世生俱無疾但諸子未出瘡疹爲憂耳浙西米價極廉白者半分一升可見太平之時矣云路遠作書不能詳盡

洪武年 月 日書付男軫

黃山谷訓子

子孫才分有限無如之何然不可不使讀書貪則教訓童稚以給衣食但書種不絕足矣若能布衣草履從事農圃足跡不至城市彌是佳事閼中村落

有魏鄭公莊諸孫皆爲農張浮休過之留詩云兒童不識字耕種鄭公莊仕宦不可常不仕則農無可憾也但切不可迫於衣食爲市井小人事耳戒之

鄭忠肅責子

鄭公整正統任陝西臬司副使有聲其父子輔家教至嚴嘗以俸易一紅褐寄之父大怒曰此子不才如此汝掌一方刑名不能洗冤澤物以期安民乃索此不義之物汙我即封還以書責之又欲見其父不可得以父爲教職居閒因秋闈聘典文衡謀於僚佐請其父大怒曰此子無知汝居憲司吾爲考官何以防範且將貽笑于人又以書罵之公一念之孝爲此舉不恤其他迎書曉諭泣受其教而已後爲府尹益厲其操聲價益高

楊文敏諸子有雋才不令習舉業恐與寒士爭進其教子者皆聖人之道也有訓子序其序曰古者男女其未生也則有胎教既生也則有姆師之教其自幼之長也則有詩書禮樂之訓言行動止之則何莫而非教之地哉惟古有是教也則飲食動息進退語默之間承訓誨之勤習見聞之熟由是



邪僻之念不萌於心非禮之事不干其志蓋其德性之美才行之懿皆得於涵養薰陶之久以成之也是以其教無不備而其人無不賢者良以是夫迨至後世教法不立有子女而不知所以教有父師而不知所以學由是放肆恣佚冥行謬蹈貿貿焉以自恣於禮法之外者衆矣欲求其成人者豈下難哉予於公退之暇料檢先聖賢所以垂教者掇其切要類爲一帖名之曰訓子篇以藏于家俾爲父師者知所以教爲子女者知所以學庶幾有以成德性之善而不至於放僻邪侈以爲不肖之歸則幸矣至懿傳世垂後則非予之所敢僭也

邵文莊戒子書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倫理而已何謂倫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倫序是也何謂理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五者之天理是也於倫理明而且盡始得稱爲人之名苟倫理一失雖具人之形其實於禽獸何異哉蓋禽獸所知者不過渴飲飢食雌雄牝牡之欲而已其於倫理則蠢然無知也故其於飲食雌雄牝牡之欲既足則飛鳴躑躅群遊旅宿一無所爲若人但知飲食男女之欲而不能

盡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理終日優游飲食嬉遊與禽獸無別矣聖賢愛人之陷於禽獸也如此其得位者則修道立教使天下後世之人皆盡此倫理其不得位者則著書垂訓亦欲天下後世之人皆盡此倫理是則聖賢窮達雖異而君師萬世之心則一而已汝曹既得天地之理氣凝合父祖之一氣流傳生而爲人矣其可不思所以盡其人道乎欲盡人道必當於聖賢脩道之教垂世之典若小學若四書若六經之類誦讀之讀貫之思索之體認之反求諸日用之間雖賢於親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倫理必當盡其理而後已若君臣當義則吾於君臣求所以盡其義者夫婦有別則吾於夫婦思所以有其別者長幼有序則吾於長幼思所以有其序者朋友有信則吾於朋友思所以有其信於此五者無一而不致其精微曲折之詳則日用身心自不外乎倫理庶幾稱其人之名得免流於禽獸之域矣其或飽暖營身無所用心縱其耳目口鼻之欲肆其四體百骸之安耽嗜非禮之聲色臭味淪溺於非禮之私欲宴安身雖有人之形行實禽獸之



行仰貽天地凝形賦理之差俯爲父母流傳一氣之玷將何以自立於世哉汝曾其勉之敬之竭其心力以全倫理乃吾之至望也

楊文懿公示茂元書曰得書知汝預問刑之選吾一

喜一憂又一恨蓋近時進士卒外補鮮得京職吾

官京又矣汝今又幸京官父子相聚足樂此所以

喜也凡刑官必須仁厚明斷而又夙夜勤慎無懈

庶幾寡過否則縱有罪愆無辜災及乎身家毒流

于子姓此所以憂也吾幼嗜學欲以道德爲業若

世老而無成集念常自愧見汝必若誦誦誦誦

賢是學誨汝冀汝長而成吾志揚吾不朽不意汝

慵不力僅能取仕若在閑曹尚可鞭策今官于彼

將役役於案牘其暇學乎不學少文則異日雖或

能建勲立業亦不過一俗吏耳吾既不能爲大儒

汝又爲俗吏今雖暫容一時而竟漸沒於千百世

之下與凡氓同此所以恨也不審汝有以解吾之

憂而思釋吾之恨否也汝叔去從筆草此目昏手

倦不盡所欲言

羅整菴官兩都時留家于視家專訓飭相繼如曰

位非一家物須要看破又曰愛好人窮食不

爛人以爲確論仲子謁選未嘗通書故舊頗行酌

卮酒而訓之曰前程有分定惟安義命便是比授

官有期欲圖南方以便省問乞公一達相知公復

之曰數字本不惜但似于信命欠確耳竟不與惟

作行誨授之而諄諄于忠信篤敬云

林見素子達初時多病公在蜀移書戒之曰父母惟

其疾之憂夫子所慎在此也念之哉子承父後

爲長宗祫汝屬也念之哉肖形天地間靈而靈於

物者人汝形貌人也亦具所爲人者靈而靈於

者者士汝巾汝衣則士也亦具所爲士者士汝

懷抱之隱行業之顯吾不得而知也吾欲汝爲子

瞻汝弟適子由吾不能老泉欲汝爲純仁適純禮

吾不能希文欲汝爲伯子適叔子吾不能大中獨

汝愧乎哉吾老矣所不能爲汝兄弟及爲之念之

哉謂子賢愚不足掛懷抱任達語也孰不愛其子

教之聖與賢教之的也元亮責子天道苟如此且

進杯中物充夫亦謂望子大賢不知天意從否二

賢距援穎脫流俗外於諸子特未忘情爲善由已

聖賢可學而至無與於天也借天而言責之子者

至矣達後舉進士有文行

王陽明先生有詩示子正憲曰幼兒曹聽教誨勤誨  
書要孝弟學謙恭狗禮義節飲食戒遊嬉毋說謊  
毋貪利毋任情毋鬪氣毋責人但自治能下人是  
有志能容人是大器凡做人在心地心地好是良  
士心地惡是凶類譬樹果心猶蒂蒂若壞果必墜  
吾教汝全在是汝諦聽勿輕棄

父兄勞於官子弟逸於家一逸已過分况乃事奢華  
軒軒傲閭里僕僕過形衙不知禍所伏方謂勢可  
誇勢亦有時歇禍來或無涯不如慎德業庶幾未  
無誹此張簡肅悅有感之作仕宦子弟宜書諸紳

謝安石訓言

謝安嘗戒約子弟因曰子弟何豫人事而正欲優其  
佳玄荅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墻耳此  
言非是父兄欲有佳子弟豈獨其私情然哉蓋其  
責有在焉孟子有言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  
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其  
間不能以寸夫子弟不佳父兄之責豈得不豫人  
事而直比之蘭玉之適玩而已哉孔子謂子賤魯  
無君子斯焉取斯又曰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  
人視其友子弟之繫於父兄如此然則安何謂有

是問哉是時王述蒙顯授義之耻焉之下謂諸子  
曰吾不減懷祖而位遇懸邈當由汝等不及旦之  
故耶王子敬兄弟見郗方回驛履問訊甚修外生  
禮及嘉賓卒皆看高履儀容輕慢方回嘆曰嘉賓  
不死兒輩敢爾太傅之問殆有感於是乎此子弟  
所以當預養也

家之有訓何也問過庭者謂君子為遠其子而不  
教子之咎至以責善為諱噫孔子不云愛之能勿  
勞乎必有所以勞之孟子云中也養不中才也養  
不才其養之必有道矣孔孟豈故遠其子而欲人

毋自教者教誨爾子教之以義方教之忠古之制  
不能廢焉家之有訓非私言也歷代名家教子篇

牘見史集中未有聚舉而家訓有成書則自北齊  
顏氏唐柳氏始其立有家之內治則宋司馬公暨  
袁君載所著為甚悉理精而事切真可貽訓於來  
世是雖一家之云而豈徇徇私言專為其子孫計  
哉傳曰家齊而後國治一正家而天下定其理如  
此奈何世之君子德不足以厚風俗禮不足以範  
人倫閭閻之政已難稱於庭墻宗族之法每歎聞  
於閭里噫若人也身與口違骨肉未免扞格言何

有平訓訓何有平家吾未見其教子能正而有孫謀之可貽也

羅文毅倫上叔父書曰列位叔父列位兄長倫別無他囑爲人祖宗父兄者惟願有好子弟所謂好子弟者非好田宅好衣服好官爵一時誇耀閭里者也謂有好名節與日月爭光與山岳爭重與霄壤爭久足以安國家足以風四夷足以真蒼生足以垂後世如汴宋之歐陽修如南渡之文丞相者是也若只求飽煖習勢利如前所云則所謂惡子弟非好子弟也此等子弟在家謀仕也足以辱祖宗

殃子孫害身家出而仕進足以汙朝廷禍天下負後世甚至子孫不敢認如宋之蔡京秦檜此豈父兄祖宗之所願哉想其勢焰官爵富貴豈止如今日鄉閭中一二前輩也而今日安在哉然所謂好子弟者亦在父兄有以成就之耳入才之盛鄉黨爲最然非父兄敗之則子弟喪之取譏天下貽笑後世甚可惡也載之史書使後世之明君賢主輕弃吾人未必不由此也吾願叔父聽之子姪戒之其從成我做天地間一箇完人蓋未有治國不由齊家家不齊而求國治無此理也何謂齊家不

爭田地不占山林不尚鬭爭不肆強梁不欺鄉里不陵宗族不擾官府不尚奢侈弟讓其兄姪讓其叔婦敬其夫奴恭其主只要認得一忍字一讓字便齊得家也其要在子弟讀書興禮讓若不聽吾言譬如爭一畝田占一畝住居兩邊不讓或至人命或告官府或集親戚所損甚大若以此費置買前物所費幾倍若曰住基無賣此又愚也其所以爲此計者不過遺自己之子耳父母之心愛子孫一也今奪吾父母之子以與自己之子甚非吾父母之心也父母雖不在逆其心則逆天理矣汝知

吾子孫不如今日之爭哉凡事皆此類也而此事尤切故特言之今後若有田地等物不明只許自家明白不許擾及官府我若不仕尤當守此言也其餘取債之屬民貧窮可憐自己少用一分便積得一分若奴僕放橫必不可縱容自今以後無片言隻字經動府縣方好不然外人指議此人要做好人不能齊家世間安有此等好人哉由此得禍未可知也兼我在此國事日在心懷仲淹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况今日乎進退得失有義有命吾心視之已如孤雲野鶴脫灑無繫自古壞事

皆是愛官職底人弄得很狃了脫使根本不安枝葉能自保乎戒之戒之

### 一兄弟之倫

#### 兄弟偈

法昭禪師偈云同契連枝各自榮此此言語真傷情  
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爲弟兄詞意藹然足  
以啓人友于之愛常謂人倫有五而兄弟相處之  
日最長君臣之遇合朋友之會萃又速固難必也  
父之生子妻之配夫其早者皆以二十歲爲率惟  
兄弟或一二年或三四年相繼而生自竹馬遊戲  
以至鰓背鵲髮其相與周旋多至七八十年之久  
恩意深洽猜忌不生其樂豈有涯哉

#### 朱文公訓言

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  
前襟後裾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  
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  
其妻各子其子雖有篤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娣  
姒之比兄弟則踈薄之人而節量親厚之恩猶方  
底而員蓋必不合也唯友悌深至不爲傍人之所  
移者免矣

#### 伊川訓言

伊川先生曰今人多不知兄弟之愛且如閭閻小人  
得一食必先以食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口重於  
己之口也得一衣必先以衣父母夫何故以父母  
之體重於己之體也至於犬馬亦然待父母之犬  
馬必異乎己之犬馬也獨愛父母之子却輕於己  
之子甚者至若讐敵舉世皆如此惑之甚矣

#### 趙孝分教

東觀漢記建武初趙孝家貧夫婦常蔬食而以穀陰  
讓於弟趙禮夫婦飯之禮覺亦不肯食遂共蔬食  
當時雖被所謂蔬食非教食者矣兄弟相友愛  
如此

#### 戒兄弟相戕

袁紹遣人招張繡繡欲許之賈翊於繡坐上謂紹使  
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士乎  
因教歸曹操紹有子二譚尚莫適立紹卒二子各  
有黨與治兵相攻王修謂譚曰兄弟者手足也辟  
人將聞而斷其右手而曰我必勝其可乎棄兄弟  
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彼諛人離間骨肉以求一  
朝之利顧塞耳勿聽也若斬佞臣教人復相親睦

以禦四方可橫行於天下譚不從尚政譚譚遣人  
請操請救劉表以書諫譚曰君子遠難不適譬  
交絕不出惡聲况忘先人之讐棄親戚之好而食  
萬世之戒遺同盟之耻哉若冀州有不弟之傲仁  
君當降志辱身以濟事為務事定之後使天下平  
其曲直不亦為高義耶又與尚書曰今夫水火以  
剛柔相濟然後克得其和能為民用青州天性峭  
急仁君度數弘廣當以大包小以優容務先除曹  
操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曲直之計不亦  
善乎若迷而不反則胡越將有讎笑之言况我同  
盟復能戮力為君之役哉此韓廬東郭自困於前  
而遺田父之獲者也譚尚皆不從為操所惑嗚呼  
紹興兄術之闕牆隙深先已不相為外禦矣譚尚  
得於家庭之教固可知也紹取譚於賈而父子  
莫能自回譚尚見訓於劉表而兄弟仍不復悟竟  
至亡族豈不哀哉表之為袁氏者良足為忠言已  
表豈不知教其所生而二子琦琮亦復參商於其  
父沒之日何哉表為琮娶其後妻之族致令愛少  
惡長毀譽日聞身當就木之日而琦不得不治命  
焉是待操軍雖不至荆二子亦決無相全勢矣曹

操始自立為魏王以愛植故尚未有定嗣謀於  
甥甥默然不對操恠之甥曰屬有所思故不應  
操曰何思甥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操大笑  
遂定丕為嗣袁劉之兄弟相戕豈非後世之炯鑒  
哉

### 訓弟無法

或問祖逖之忠晉勛在王室而其弟約以叛逖誅  
族赤馬豈周公管蔡柳下惠盜跖天稟異絕雖兄  
弟不可化歟晉書載逖居京口賓客義徒多為竊  
盜攻剽富室逖一切撫慰且問之曰比復南塘一  
出否或為吏所緹逖輒據護救解之審爾逖之所  
以教其軍者悖矣約之為亂是逖導之也可不戒  
哉

### 二弟代死

滋武初有兄弟二人其伯兄坐法當死二人自縛午  
門前願以身代

上問故二人者曰臣小無父非兄不至今日故願以  
二身贖兄命

上疑非誠許其代而陰戒行刑者試其人如有難色  
終殺之二人惓然延頸代刃既弗果死

上嗟異赦其兄御史大夫陳寧持不可其兄竟死焉

王原采謂二人者慈弟矣作慈弟傳

韓苑洛性極孝友與弟邦靖同舉進士交相砥礪事

父蓮岑先生及閭巷人終身不違顏色愛靖尤爲

切至公疾于廬幾一載汗惡之氣人咸不堪靖侍

側未嘗少離飲食必親湯藥必分飲之鄉士夫爲

立孝弟之碑爲鄉閭式後靖病亟公日慟不解衣

不滋味者二月有餘形且瘁靖嘗曉之公泣曰吾

弟憶東坡之詩乎來生之因尚當同爲兄弟也及

靖卒公廢寢食哭絕賓客遺生事哀經蔬食祥而

續金華錄 卷之十一

忠

弗懈公嘗謂其友樊恕夫曰世安有司馬遷關漢

卿之筆能爲吾思吾弟痛吾弟之情吾當以此身

報之故樊恕夫孝弟碑曰自有兄弟以來中間道

德之相高功業之相映亦多矣至于相愛之深相

信之篤所見之同如公兄弟可謂曠世少有矣

柯學士友愛二弟撫育從子尤極恩意李氏早沒悉

以先公所構寢室讓與其子宗壁而自與兄學正

江別作室於郡所東西以儉陋自居人以義稱

至正壬辰斬黃妖寇自閩犯龍泉縣章公溢從子存

仁避亂山中爲寇所執公曰吾兄止有一息不可

使無後挺身出固請以身代賊聞公名大喜因問

計公正色拒之曰若等獨不畏族滅耶賊怒縛之

柱終不爲屈賊壯其義不加害乘夜紿守者脫歸

乃集里民爲兵擊却之

一夫婦之倫

閨門賢婦

黔婁卒曾西來吊覆以布被覆頭則足見履足則頭

見曾西曰斜其被則歛矣其妻曰先生正而不斜

死而斜非先生意也西曰何以爲謚妻曰謚曰康

西曰先生存時食不充飽衣不蓋形體雖瘠而

續金華錄 卷之十一

忠

曰昔先生君欲用爲國相辭不爲是有余貴賜粟

辭不受是有餘富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

謚爲康不亦宜乎東坡詩云但令有婦如康子安

用生兒似仲謀

孟陶二母

孟宗爲鹽魚司馬罷職還道作兩器鮮以奉母母曰

吾老嘗言惟飲彼水何吾言之不從也陶侃作魚

吏以蚌鮮餉母母返書責侃曰汝爲吏以物見餉

非惟不能益吾反以增吾憂予惟世之爲吏者往

往累於父母妻子所謂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其

從何來若二母者可以為世法

台州章某聘某氏未成婚納妾氏有娠而某得疾且死某氏請往視父母謂未成婚不許某氏堅欲往某一見即逝某氏為棺歛之撫妾守喪妾生子綸親教讀書通四書然後遷就外傳竟第進士官至禮部侍郎綸先欲疏請復立舊太子恐貽母憂未果某氏聞之謂曰吾平生教汝何為汝能陳死職雖為官婢無所恨也綸遂以疏入忤旨謫戍某地某氏怡然綸獲復官終養某氏常自詠詩見志人共傳誦詩曰誰云養無夫猶教兒某氏方祖誰

卷之六

全

云妾無子側室孽兒與妾無異兒讀書妾碑碑室房夜夜聞啼鳥兒能成名妾不嫁良人瞋目黃泉下春秋外傳周恭王遊涇上密康公從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王衆以美物歸汝何德以堪之康公不獻一年王戒密內傳晉叔向欲娶妙申公巫臣氏其母曰甚美必有甚惡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必有禍叔向懼不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若後晉殺祁盈及揚食我遂滅羊舌氏甚矣叔向之母之言之似康公之母也夏后之德不能濟有仍氏之禍孰有德自命而堪女色乎孰有近女色而謂有

德者乎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可欲之物豈不甚可畏哉

曾子誨言

曾子喪妻終身不娶其子元請焉曾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殺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漢王吉之子駿為少府喪妻不復娶或問之駿曰德非曾參子非華元亦何敢娶魏管寧妻卒知故勸其再娶寧曰每省曾參王駿之言意常嘉之豈遠其本心哉予觀今之繼娶者多係酷孫遺離間骨肉甚至亡人

卷之六

全

之家亦不少矣昔之賢達所以不再娶者其有見於是歟 聽雨記談

楊龜山訓言

楊龜山先生曰易之姤卦曰女壯勿用取女夫姤一陰生未壯也而曰壯者生而不已固有壯之理也取女則引而與之齊也引而與之齊則難制矣陰者小人之象也小人固當制之於漸故當陰之生則知其有壯理故勿用取女可也是以姤之初爻曰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金柅止車之行也陰之初動必有以柅之其制之於漸乎蓋小人之



制之於未成則易制之於已成則難

胡敬齋訓言

胡敬齋曰夫婦人倫之首王教之端人事之至切近者君子之脩身齊家造端乎此故孔子錄正風於始所以勸也又錄變風所以戒也

唐肅宗制於張后

唐肅宗制於張后以疾不朝上皇宋光宗感於李后以疾不過重華上皇自興慶宮移西內快快而壽皇因登望朝露臺聞有呼趙官家者悽然不樂自比後不豫父子皆相繼而崩嗚呼孝哀於妻子

續事本

卷十一

金

萬乘乃若是雖有粟吾得而食諸為人子為人婦可不以是爲鑑戒耶

夫婦相處以正

水鳥有鶩鶩者雌雄未常相離人得其一則其一輒思而死南海鶩魚雌常負雄以行或捕得其雄其雌亦自止不獨活也然鶩鶩諒于三百篇談者得之比諸人之有別而鶩魚無及焉鶩特戀于情耳德固無取夫婦之愛死生不再匹其愛也豈可以不正乎

貞節

宋建炎元年叛卒楊就寇南劍州道出小常村掠一

民婦欲與亂婦毅然誓死不受遂遇害棄屍道傍賊退人爲收瘞屍所枕藉處跡宛然不滅每雨則乾晴則濕或削去即復見後以他土其跡愈明德祐二年冬元兵入浙東時臨海王真婦與其夫皆被執既而舅姑與夫皆死主將見婦誓美欲內之婦號慟欲自殺爲奪挽不得死夜令俘囚婦人雜守之婦乃陽謂主將曰若以吾爲妻妾者欲令終身善事主君也吾舅姑與夫死而不爲之哀是不天也不天之人若將焉用之願請爲服期即惟

續事本

卷十一

金

命苟不聽我我終死爾不能爲若妻也主將許之然防守益嚴明年春師還擊紆至嵎縣青楓嶺下臨絕壑婦待守者少懈嚙指出血書字山石上南望慟哭自投崖下而死後其血皆漬入石間盡化爲石天且陰雨即潰起如始書時至元十四年元兵破吉州永新城譚氏婦趙抱嬰兒隨其舅姑同匿邑校中爲悍卒所獲殺其舅姑執趙欲汙之不可臨之以刃曰從我則生不從則死趙罵曰吾舅姑死於汝吾與其不義而生寧從吾舅姑以死爾遂與嬰兒同遇害血漬於禮殿兩楹之間入碑爲



婦人與嬰兒狀久而宛然如新或訝之磨以砂石不滅又煨以熾炭狀益顯古人云至誠可以貫金石以上三婦事觀之世間蓋自有神理存焉而况烈士丈夫守素養厚用物宏而取精多者其掀揭於兩間為不朽之具又何如乎

### 不娶權貴

晉后父楊駿欲以女妻鄭默子豫默曰吾每讀傳不疑傳常想其人畏遠權貴奕世所守遂辭之駿深以為恨及默之卒也衛瑾奏默才行名望宜贈三司駿懷前恨議不同遂不施行默固無所損也史

補默寬冲博愛謙虛溫謹不以才地矜物事上以

禮遇下以和雖僮豎廩養不加聲色而猶取嫌怨

君子以為處世之難固非所以病默也韓壽嘗託賈后欲以女配華廩孫陶廩距而不許后深恨焉廩遂不登台司觀默廩之言如此可以知其能擇所配而不為權勢所奪者量才求配聞之先賢計產許婚甚於流輩有甚愛者有甚憂也

嘉靖乙卯十月法司奏當決囚時楊忠愍公名適與張尚書經李都御史天寵同建內有陰主之者遂

傳 旨引決公夫人張氏謹奏為顯天乞恩願代夫死事臣夫原任兵部員外郎先因諫阻馬市預伐仇竊逆謀

聖恩僅從薄誅旋因竊敗首賜滿洗一歲四遷歷任前職臣夫啣恩感泣思圖報効或中夜起立或對食忘飡臣所親見不意誤聞市井之談尚徂書生之習遂發狂論委的一時昏昧荷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不即加誅俾從吏議臣夫自投後入獄死而復甦者數次刺去臂肉兩片斷斷腿舫二條膿血五六十碗日夜籠裡備極苦楚年荒

家食常不能給止臣紡績織履供給已經三年該

部兩次奏請俱蒙特允監候今歲多官會議適與

張經一同奏請奉旨處決臣夫雖隕市曹亦將瞑目臣仰惟

皇上方順養冲和保合元氣昆蟲草木皆欲得所豈惜一迴宸顧下垂覆盆倘蒙鑒臣螻蟻之私少從末減不勝大幸若以罪在不赦即將臣斬首都市以代夫死雖遠禦魑魍親執戈矛必能為疆場效命之鬼以報

皇上臣於九泉稍有知識亦復啣結無盡矣

儲福燕山衛軍年二十頗好義靖難兵入挈母妻逃去  
文皇即位詔挾購戍卒入伍福在錄中調曲靖衛仰天大哭曰吾雖一介賤卒義不爲叛逆之臣在舟中日夜哭不輒竟不食而死母韓妻范爲營地葬之妻范氏時年二十有姿色居貧奉姑甚謹每哭其夫則走出山谷中大號不欲聞之姑也一日范往澗水邊浣衣見其傍草生若蘇席草因取之織席售養姑姑賴以存姑年七十餘終營葬焉廬于墓傍年八十餘卒席草遂不生立人義之即其廬蓋爲菴名節孝菴

一朋友之儉

薛敬軒訓言

薛文清公曰友正直者日益友邪柔者日損

伊川訓言

程子曰始比不以道隙於中者多矣故結交貴乎謹始

橫渠訓言

以名位期人不若以德業勸人

楊士奇知陳司成敬宗自南京考滿來京將至先令子迎於道分贈黃封一壺而侑詩一首詩曰請詢

陳司業幾月出南都河上交冰未江南下雪無道途多踈涉塵土著些須下馬須煎滌呼兒送一壺此詩一時傳者爲領聯有相臣體更於友誼之隆藹見於詞表可以爲後人法又以見前輩之風致云

交情世態

漢翟公爲廷尉門可設雀羅乃書門曰一貴一賤交情乃見率適之罷相作詩曰避賢務罷相樂聖且啣杯爲問門前客今朝幾個來蓋炎而趨寒而棄從古然矣淮夫不負寶嬰於擯棄之時任安不負衛青於衰落之日徐晦越鄉而別驢賀後山出鏡而見東坡劉元城老事司馬公當其在朝書問則跡及其閑居亟問無虛月此皆高出風塵之表至於巢谷年踰七十徒步萬里訪二蘇於瘴海之濱死而不悔節士哉

或問交道難易張范之義能通於幽明之間而蕭朱之好不能保於始終之際子謂難邪易邪大抵世人契少金蘭謾多貝錦歷觀今古足透其情父子兄弟夫婦之情人皆得間之而宛親非同生情異佳偶者邪所貴在我全交躬自厚爾魏將軍張遜

與其護軍武周有隙求交胡質質辭以疾遼出遇質曰僕安心於君何以相孤如此質曰古人之交多取其不貪奔敗知其不怯聞流言不信縱可善終武伯南身爲雅士往者將軍稱不輟口今因睚眦遂成嫌隙如質才薄豈能終好故不願也遼感其言復與周平嗟夫君胡質者所全多矣

餘參錄朋友居五倫之一親非並生恩無類施聲跡不必遠邇又近爲異而等諸父子君臣兄弟夫婦間其重蓋如此人豈有二本乎手足可別求室皆可相濟乎今之人知不可也而朋友間乃不復加擇

續前集卷之六

卷之六

非金石而金石焉異膠漆而膠漆焉易說同心禮稱合志者誰能辨之何今之人之多友也韓退之有言平居許與何足信少臨利害反眼不相識擠之而下石者皆是也遷史謂張耳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爲刎頸交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勢利之交古人所羞吾觀今之人希不坐此者一臂之好半面之契他日勢資事接而自託爲平生之二天者又往往而是也嗚呼朋友道絕久矣今之人不復知以此責人雖谷風之詩不見於後世矣何惟哉今之人之友之多也記禮者曰父母存不許友

以死夫死亦可以許友特以親存不許耳隨武子忘其身不遺其友是身可忘友不可遺也左儒爭其友於其君之前謂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率友以遠君其友重如此故論朋友之道者又曰患則死之死一而已友可多得邪面朋面友世固不乏人也君子於此可苟焉而已乎漢侯霸欲友王丹霸子見丹下車拜丹答拜霸子曰大人方願交惟奈何拜小子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許也魏張遼與其護軍武周有隙訕刺妻溫版求交胡質質辭以疾遼出遇質問其故質曰古人

續前集卷之六

卷之六

之交齋取知其不貪奔敗知其不怯聞流言不信是以可終武南伯身爲雅士往者將軍稱之不置而今以睚眦成隙如質才薄豈能終好故不願也今之君子觀於此庶其免輕交易絕之悔乎若魏傳暇不交何鄧唐元敬弗狎房杜一則避禍一則遠勢君子處世之道自合如此不假爲友道言也春嘗嘆今之世友道喪也久矣夫人有同鄉者有同事業者有同寓者有同役者有同遊行者其達則有同舉者有同朝署者有同官者因特述事或暫或久莫非友道在焉外貌佯附不勝其膠漆者

有之而其中每每冰炭秦越嗟夫世之人幾何於此矣不必俟臨利害時已有如趨避之所論者矣故人情相交有厚有不厚又當於別焉見之相與也深其情也厚其別有不容默然者吾儕輩旅中道次所接過一日之雅半面之識皆不可謂非相友而情之所關微矣萍水鴻泥聚爲適聚別不以告不以送別亦不覺其所以別也故余嘗曰余世之人其友道在其別於別得其厚而推其友道之終始於今世之人庶幾其不失乎

患難相恤

山東海軍孫子良與同年進士西昌楊相交游極厚惟爲主事坐谷府累卒子良懼不敢往吊由是爲東里楊公所薄子良累薦薦舉輒不果雖未嘗由楊公而士論固云然矣正統中都察院因陳智李庸事奏去御史五人三人出蘇州而成規敢言之士章珪亦無大過楊仲舉先生時爲王府長史以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於山分韻要諸賦詩送之或以忤當道爲言先生毅然曰彼固得罪於朝廷不得罪於鄉里交際之禮何可廢耶又嘗見好問言右都御史耿公初以石氏事補

外繼而及好問門外邇者猶紛紛未已好問治間謝絕親友非至親亦無敢入門者而惟孫狀賢自一至焉好問以彼此無益謝之答曰誰無朋友噫此爲狀元也歟

翰林編脩梁裡先生既病語家人曰朋友中惟隣居同年陳汝同心地好且有家法孤子女可託馳啟國子祭酒致仕陳古菴先生云梁病篤先生往視之已不能言惟指以手左右具述其言先生垂涕諾焉後梁氏凡居第嫁娶等事皆先生經紀之至有榜毀而爲之終始如一嫁女得令壻慶和府黃愈意友道凋喪久矣如陳先生者何可多得也哉伊川云近世淺薄以相歡狎爲相與以無圭角爲相歡愛如此者安能久若要以須是恭敬君臣朋友皆當以敬爲主也

橫渠云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爲契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主於敬者日相親與得效最速劉東山公時雍晚年以言忤逆瑾有肅州之謫方赴州時故舊皆避不來會獨紹人嚴仲宏贈詩和答之公過六盤山寄西涯閣老詩末句云寄語同年

老知已天涯孤客幾時還  
敗公歸自六盤  
前韻末句云憑誰寄語中州子  
前度劉郎今已  
唐楊憑爲李夷簡所劾貶監人無往視者徐  
獨送憑藍田不顧夷簡之怒而夷簡復表用之曰  
君不負楊賀監肯負國乎  
宋趙蕃受學於劉清之  
守衡州乃求監安仁贍軍酒庫因以卒業至衡而  
清之罷即丐祠從清之歸其後真德秀書之國史  
曰蕃於師友之際蓋如此肯負國乎嗚呼人之立  
心固自不可不近厚哉而識者於此有以得其人  
矣

楊文敏從 文廟北征蚤發凌霄峯公與學士胡廣  
金純金幼孜迷失道 太宗命中官二人及傳令  
者追尋得之時昏黑中官疾馳去公等復迷入窮  
谷中幼孜墜馬胡學士金侍郎不顧而去公下馬  
爲整鞍轡不數步幼孜復墜馬鞍盡裂公即以所  
乘馬讓之自乘驛馬從夜至旦登高涉險不勝疲  
勞翌日出山望見左掖乃趨赴之至午方詣中軍  
上乃大喜慰問良久嘉公之義公謝曰僚友之分  
誼所宜然 上曰廣非僚友耶何不顧而去也  
王紳子徐初從學方孝孺靖難後嘗欲與孝孺表姪

鄭珣至聚寶門外負其遺骸歸葬不可得坐遼壁  
獄文皇念禔忠特宥之且用徐祿辭疾讀書青巖  
山下將終身焉徐與童景庸書言痛念遼志名蹟  
日就湮沒欲執事與今兄商確搜輯其舉行幽潛  
生卒始末爲家傳行狀以傳有愛慕之心者自能  
默識謹藏或可待時發揚於萬一徐遂輯方氏遺  
文爲族城集後百年始傳

李夢陽代韓文草疏瑾已謫之猶不快前念羅以他  
事械至京遂下獄將置之死時翰林脩撰康海與  
夢陽同有才名各自負不相下瑾慕海嘗欲招致  
門下而海不從瑾恒施必欲其一至海每關亡  
答之竟不入其門至是夢陽所親有左姓者詣  
獄謂夢陽曰子殆無生路矣唯康子可以解之夢  
陽曰吾與康子素不相識今臨死之際乃始托  
之獨不愧于心乎吾寧死矣左曰不謂李子而爲  
匹夫之諒也強之再三以片紙請書數字夢陽乃  
援筆曰對山掾我唯對山爲能掾我餘無一言對  
山者海別號也左持書詣海海曰是誠在我我豈  
敢吝惡人之見而不爲良友一辟咎也遂請瑾瑾  
焚香迎海延置上座海不少遜瑾曰今日有何好

風吹得先生來也命左右設席海曰吾有言告公  
公如聽吾言當爲公留不然吾且去矣瑾曰云何  
海曰昔唐明皇任高力士寵冠羣臣且爲李白脫  
靴公能之乎瑾曰瑾即請爲先生脫之海曰不然  
今李夢陽高於李白數倍而海固萬不及一者也  
下獄而公不爲之援索何欲爲白等脫靴哉即奮  
衣起瑾固執而止之曰此朝廷事今聞命即當  
斡旋之海遂解帶與之痛飲天明始別夢陽遂得  
釋歸而海自是與瑾往復遂雅清議義張治道狀  
又別對山爲獻告從瑾所瑾聞先生之詞便之

留飲坐話久之瑾謂先生曰人謂自來狀元俱不  
如先生真爲閩中增光先生詔言曰海何足言今  
閩中有三才古今所稀少也瑾驚曰何三才古今  
稀少也先生曰李即中之文章張尚書之政事老  
先生之功業瑾曰李即中爲誰乃與我並邪先生  
曰是令獄中李即中也瑾曰非夢陽耶先生曰是  
瑾曰若應允無赦先生曰應允則應矣殺之閩中少  
一才矣歛晚罷明日瑾奏上赦李夢陽其顛倒小  
人愚美奸臣如此

許中丞詩

元中丞許文忠公與吳開開最厚公自政府得請  
開閑遺以雲林小影曰我不能去以我像行是從  
公于邇也後公赴召入京即率其徒治具相勞旅  
館中公既陞是將歸造開開不告以故但酒至爲  
飲滿開開曰快意若是豈欲去而留別耶公明日  
遂行大抵相識非難相知爲難而知已爲尤難所  
以古之人有甚不得已者至欲以麋鹿爲友以草  
木爲友豈非有激而云然則使與之而得人惡可  
以其方外而遠已耶其詞曰宵人本是山澤臞  
世政坐飢寒敗五年黃閣事何補種作諸病叢

集

軀癯京歸來十決日藥裹不可離須臾平生結客  
半寰宇未免操瑟從齊竿可人底事期不來承慶  
堂深誰敢呼邇來亦復詩作崇清臧益見風標孤  
杜門却掃難折簡豈意惠然來畫圖相看一笑但  
臆對妙契未許庖言斟清水寒玉照林表和氣春  
風生座隅齊居頗覺俗氣遠高致已逼沉痾蘇我  
方歸思遽迅矢公自有分居方壺過從此去計日  
以夢中道路多縈紆便當卷奉江湖去願得始終  
如蜃驪公坐小樓對閑閑像和前韻曰鼎食不解  
肥我臞多病亦爲山林毆巾車孤舟任所適何往

不可容微軀莫言五十未爲老縱有七十來湏臾  
今年兩耳得差勝飽聽萬籟吹笙竿閑人多事迫  
詩債野老敗興時招呼小樓今日好風色目斷天  
未冥鴻孤一時幽興豈容負况對蓬島神仙圖篆  
烟疑坐共心賞盡醉更把空樽斟懷人未免有芥  
芥處世已覺無蘆隅分江小鼎煮粟粒誅茅別墅  
營屠蘇遠山但籍一枝杖中流誰辨千金壺菊籬  
秋香晚未減松窓月色寒相紆我行不武分歛迹  
安得甘草資蛋驢

不仁宜戒

大凡不仁之人不可與遊何也不仁之人其心不常  
悅悅則把袂連袂傾心覆膽怒則持戈執戟怒氣  
相加夫與之遊尚不可况欲與之謀大事决大疑  
哉筆囑

伐木詩訓

周之興也伐木之詩作首章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  
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  
夷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  
且平將亡也桑柔之詩作九章曰瞻彼中林杕杕  
其鹿朋友以諧不胥以斃人亦有言進退維谷蓋

以友無君臣父兄之尊夫婦之愛乃可肆然徑行  
而無憚者是故相親則仁且厚而有保合太和之  
象相棄則怨且薄而有分崩離析之患故觀世運  
者當觀之民情觀民情者當觀之友道

羅念菴詩曰父母生我身師友成我仁我身如不仁  
形神俱非真聞歌乃易簣受言永書紳誰知百年  
內二義無疎親

東湖吳公平生篤于友誼見良士身下之志其人已  
在太學兄弟羅圭峯玘玘病痢會僕死分爲裘裘  
負之登廁一晝夜十數返玘病瘥同登進士歸人

曰玘四十年前生我者父母也四十年後歿臣生我  
也

士死患難

三國滅洪從袁紹請救張超之難紹不聽洪因怨紹  
不與通紹攻洪殺之陳官爭之復見殺紹一日而  
殺二義士欲以舉大事其可得乎晉書陸機兵敗  
成都王穎殺機及其弟雲機司馬孫承下獄考掠  
數百終言機冤並夷三族承門人費慈詣穎明承  
無罪亦併遇害嗚呼若承與慈者非洪官之徒與  
洪恨不能救超之難竟爲超死而官又爲洪死承



感二陸之顧死不忍誣竟爲二陸死而慈又爲承  
死非合生取義者歟紹之不忠於漢穎之不克興  
晉以是而觀已絕於天意矣宮謂紹曰仁義豈有  
常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美哉斯言宮之取舍  
毅矣慈救承時承曰吾惟不負二陸死乃吾分卿  
何爲爾慈曰僕又安可負君而求生乎吾嘗聞春  
秋崔杼弑齊君刑崩牘驅車入闕而死其御曰人  
有亂君人猶死之我有治長無死可乎亦挈領而  
死嗚呼仁義之在人心豈有窮既哉

吳文定公好古力學至老不倦於權勢榮利則退避

不事

卷一

如畏猶篤厚倫誼未第時嘗讓貢於其友同年賀  
鮮元恩遺疾京師還歸其家朝夕視之賀死爲服  
一月喪既官尚書歸至里第必步行未嘗乘輿士  
無賢愚見者靡不歸心焉

### 朋友忠告

鄒浩元符中爲諫官以諫立后事得罪謫新州其友  
田晝迎諸途浩出涕晝正色責曰使志完隱默官  
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  
人哉昔東坡在惠與參寥書云貶所便過一生也  
得其餘瘡癘病人北方向嘗不病是病皆死得人

何必瘡氣但苦無醫藥京師國醫手裏死漢尤多  
味其言是何等胸次晝之所言即坡公之言也坡  
公可謂善處憂患者矣繼鄒謫新州者紹興中有  
胡邦衡或問朱子胡在新州十七八年何爲不死  
朱子曰天生天殺道之理也人如何解死得人志  
完之行晝又有言曰願君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  
爲者未止此也此言有助人百丈竿頭更進之力  
周益公必大在後省坐繳奏武樞張說出復入及  
爲翰林學士客皆往賀羅頌獨委書勸公無恃一  
節高衆爲無愧名益高則天下所望益大欲其屏

不事

卷一

紛華事簡素允孟子所謂得志不爲者皆當置度  
外蓋即晝之所以勸志完者邦衡之行朱子謂李  
彌遜乃曰人生亦不解事事可稱只做得一兩節  
好便好胡後來喪名節未必非斯言有以入之春  
又記宋人雜錄云忠簡貶時李似之侍郎彌遜書  
十事以贈一曰有天命有君命不擇地而安之二  
曰唯君子困而不失其所亨三曰名節之士猶未  
及遣更宜進步四曰境界遠順當以初心對治五  
曰子厚居柳築愚溪東坡居惠築鶴觀若將終身  
焉六曰無我方能作爲大事七曰天者任之必大



有權抑八曰建立功名非知道者不能九曰太剛  
恐易折須養以渾厚十曰學必明心記問辯說皆  
餘事則是李亦未嘗無奉策邦衡之言也觀諸公  
所言皆得忠告至意

永樂間取翰林黃淮楊士奇胡廣楊榮金幼孜五人  
入內閣典機務五人者恒相與感激聖德嘗相戒  
曰勤於務者必慎於身慎於身者必端於心端於  
心者而後發於思惟言動嘗在乎善不在乎不善  
五人者皆能視爲一體交相警發無所拂逆又非  
獨相警於已而已於其家之兄弟子姪無不皆然

其相益之意忠且周如此庶幾古人益友之義也  
方孝孺爲翰林侍講典國家大政同郡王叔英時  
爲漢陽知縣遺書曰凡人有天下之才固難能自  
用其才者尤難如子房之於高祖能用其才者也  
賈誼之於文帝不能自用其才者也子房之於高  
祖察其可行而後言言之未嘗不中故高祖得以  
用之賈誼之於文帝不察其未能而易之且又言  
之太過故大臣絳灌之屬得以短之於是文帝不  
獲用其言方今明良相逢千載一時但天下之事  
固有行於古而亦可行於今者如夏時周亮之類

是也亦有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如井田封建之  
類是也可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易難行者行  
之則人之從之也難從之易則民樂其利從之難  
則民受其患此君子之用世貴乎得時措之宜也  
孝孺漂然之及與政又輒慕古王政即欲見諸事  
以故多紛更卒無成効

### 周學士奉王文端書

學士周敘貽王文端公書曰永樂宣德間嘗仰望少  
師東里先生然迹其舉措究其底裏士大夫公論  
不容掩也易曰知幾其神乎書曰慎終於始又曰

惟克艱難厥周後艱竊思三楊輔政之初一機也  
不深恩熟慮身任其責惟陽欽陰施掩人耳目雖  
曰自保其實誤國故致今歲七月之禍此時先生  
與諸君子輔政之初又一機也宜鑒覆轍爲宗社  
生靈求遠之謀失今不圖噬臍莫及豈得即能効  
子房之從赤松晉公之營綠野乎叙官至學士又  
冒膺宋史之脩倘不即死成此一事竊名寧壞間  
他富貴皆無所望所念者國家安則民皆安叙輩  
亦可偷生畢其素志今歲以來因朝廷屢有更張  
事不敢避禍屢有所陳未審朝議以爲可采否自

是以往亦不敢潰告一語矣

王應瑞奉楊文襄書

都御史王公雲鳳奉楊文襄公書曰山中屢聞謙言  
近留王昂一疏人尤傳誦昔唐介貶數月兩轉未  
父復殿中侍御史王昂既不獲留推薦超擢在公  
筆端每恨李文達公近稱賢相然羅一峯淪落以  
死岳蒙泉坎壈終身極貪陸布以願得超拜尚書  
今文達貴勢安在哉切恐奔侈富貴利達者  
相見輒稱功頌德乞憐求官直諒之言無由上達  
雲鳳登辱薦薦感激慚懼敢不布其愚

都憲何喬新與彭方伯韶書

下轉調廣州士大

太往往讓閣下為好名僕切以為不然君子為所  
當為初非為名也但舉世不為而已獨為之衆人  
遂以為好名耳然好名何過哉先哲有言求士于  
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于三代之下惟恐其  
不好名使世之為士者皆知好名又安肯叩稽匍  
匐於宦寺之前以求美官乎田承君責鄒志完有  
云願君無以此舉自滿士之所當為者未止也僕  
亦願閣下勿避好名之嫌力行其所當為者爾舉  
世不我知安知百世之下不有知我者乎不可因

此自沮也按此書句句字字正言確論深得黃善  
輔仁之道抑公勵人如此其自勵從可知庶幾壁  
立千仞氣象

何文肅為副使見時政闕失致書於翰林學士彭華  
曰古之善觀人國者不觀其國勢之強弱而觀其  
用人之賢否今則用人賢否與愚不能知但見陞  
一官進一秩士論輒譁然曰某以親舊當道而得  
之或曰某以通書政府而得之某以納賄權門而  
得之僕始聞之以為人言不可信徐而察之巧宦  
者悉皆超擢自守者往往淪棄亦不能不信也夫

平居之時賤狗利以進身多事之秋肯捐身報國

乎不待智者可知也愚謂當崇獎恬退之士抑速  
奔競之徒以振名教於風頽俗靡之際夫知人固  
未易大抵剛介寡合者君子也媚柔易親者小人  
也於此察之十得八九矣果君子與拔而用之不  
必親也不必故也不必識其面也果小人與黜而  
退之親不可私也讐不可避也群言交屬不可徇  
也以此處之庶幾有招之不去麾之不去君子之  
士出焉此時弊之大者閣下官為學士職隲論思  
時政之孰得孰失人才之孰賢孰否知之素矣經

廷進講之餘宜從容陳之使天下陰受其賜可也  
昔歐陽永叔司馬君實爲翰林學士所論奏者皆  
徒發揮經義而已哉舍二子而他取法焉非僕所  
望於閣下也專兄必保先生實秉國鈞古人有云  
政將及子可不預慮而熟圖之耶

正德時李西涯公于劉瑾張永之際不可言臣節矣  
士惠其私猶曲貸而與之幾無是非之心羅公玘  
乃李之門人引大義責之書云生進教下屢更變  
故雖常貢書然不敢頻頻者恐彼此無益也余則  
天下皆知忠赤竭矣太事亦無所措手幾易曰不

倭錄曰此言非與彼朝夕獻諂以爲當依依者皆  
爲其身謀也不知乃公身集百垢百歲之後史冊  
書之萬世傳之不知此輩亦能救之乎白首老生  
受恩居多致有今日然病亦垂死此而不言誰復  
言之伏望痛割舊志勇而從之不然請先削生門  
牖之籍然後公言于衆大加誅伐以彰叛恩之罪  
生亦甘心焉生蓄誠積直有日矣臨楮不覺狂悖  
干冒之至李得書決下

邵康僊有遠識好箴規人儉菴梁公遷按察使公勉  
之曰大吾心朋以集衆善廣吾耳目以宣群情贈

韓愈憲汝節之言曰充之以量固有弗容守之  
謙罔敢不服林見素復召胡端敏還司馬咸以作  
止之義世道之責箴之李三卿爲方伯贈以言曰  
風之厚也而後可以負大翼水之厚也而後可以  
負大舟學之全也而後可以勝大任統民所以建  
業于商周者蓋可識矣立卿拜而謝也

王陽明寄楊遂菴閣老書曰明公進秉機密天下士  
大夫忻忻然相慶皆爲太平可立致矣門下鄙生  
獨切至憂以爲猶甚難也亨屯傾否當今之時舍  
明公無可以望者夫惟身任天下之禍然後能操

天下之權操天下之權然後能濟天下之難然當  
其權之未得也其致之甚難而其歸之也則操之  
甚易夫權者天下之大利大害也小人竊之以成  
其惡君子用之以濟其善固君子之不可一日去  
小人之不可一日有者也欲濟天下之難而不操  
之以權是猶倒持大阿而受人以柄希不割矣故  
君子之致權也有道本之至誠以立其德植之善  
類以多其輔示之以無不可容之量以安其情擴  
之以無所競之心以平其義昭之以不可奪之節  
以端其向神之以不可測之機以攝其奸形之以

必可賴之智以收其望坦然爲之下以上之退然爲之後以先之是以功蓋天下而莫之族善利萬物而莫與爭此皆明公之能事素所蓄而有者惟在倉卒之際身任天下之禍決起而操之耳夫身任天下之禍而後可以免於天下之禍小人不知禍之不可以倖免而必說以求脫遂致釀成大禍而已亦卒不能免故任禍者惟忠誠憂國之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也

彭惠安任蘇松巡撫何文肅移書勉之曰東吳巡撫之設最舊然有遺惠在人者文襄周公英祖壯夫所賢以爲忠鯁者司馬王公也蓋思有以兼之彭公抵任訪賢諸士大夫求周王二公良法美意與時損益作思齊堂記畧曰文襄公之功於經理邦計爲大若司馬之孤忠尤爲公議之所歸然其行事皆有實惠不減於文襄特爲忠鯁之名所掩耳然文襄以侍郎任巡撫未兼憲職語默有時未可輕議也二公皆吾師也但才力卑弱思欲企之而未能不可不勉以終友仁之教焉

邵文莊爲李西涯門生情義懇篤邵雖在臺閣尤箴規切磋嘗批邵文莊文字後云予往時嘗被方不

老駭得荒迄今爲憾不知國賢亦得我不否文莊家居偶得手病不能作楷字每上李公書輒假手于人李恐文莊手尚舊故書索親書曰但得數字足矣不必措也甲戌歲李得文莊壽詩其和章有月窟靜探康節手深衣閒稱老萊衣文莊嘗誦以自警及西涯病沒文莊聞訃執喪如子爲位哭泣追憶生時每事作詩不下百首又西涯寄惠山泉詩有曰地主侍郎心似水平生品泉如品士但去江山不得清此山自得青金精

喬梓簡字年十五歲時以父職方公命偕其兄宗從

楊文襄遊授尚書習舉子業時公爲中書也年十八舉京闈鄉試登進士第授儀部主事初在門時

吏

飲食起居日必與俱分雖師生情猶家人父子歷官三十餘年楊位輔弼喬以禮書寒暄相通悲歡相體悉道義相規切並列尊貴不忘師弟之義楊遭逆瑾之害憂形於色周旋排解無所顧忌喬轉南兵楊時在告尚移書相規曰君勿以宦成自怠益自砥礪矜持崇德廣業以永終令譽則予之無似得以托姓名于不朽矣觀其言真古道哉

崔文敏銳以時事多乖上西涯李公書曰竊聞忠君

者遠不問其情厚師者微不恤其勢賊士也  
罪侍從坐視時變上未能訟言於君次未能忠告  
於師是天下之大罪今天下之大病深矣財殫而  
用加侈民疲而勞未已賞數而功不勸罰輕而罪  
不威令下而不循惠施而不需官肆貪而法廢事  
取具而實亡雖然此見事也惟執事可告之也而  
所以拯救之者端係于一二帷幄之臣竊意執事  
之計之不可緩也夫舉政以才行介而內信學深  
而知政藝精而適用才之全也偏得者酌用之母  
以科目舉其進母以浮偽溷其真母以不孝舉其

直母以小瑕遺其長母以資格緩其為使部薦其  
監監薦其守守令各薦其屬抑俸給貧屬耻表節  
嚴其進覈其偽不惟得真才亦可以正士習矣周  
上需繫民心財也今內廷之奉軍旅之供者可  
計乎南以水荒北以盜蕪其歲入幾何也財不足  
則民貧貧則苦生苦生則心離心離則凡可以救  
死者何不為夫盜者擾始也擾之靡靡英雄困之  
而起是故亂則財始子曰節用而愛人周禮歲終  
計入以會王用官以工皆稽業而定餼原併廢官  
今皆可行也夫本強者能制弱枝備豫者能當卒

變禁兵本也重鎮備也兩京禁兵伍以內賂而  
操應故軍而舉治戎者以統縉子將之一旦緩  
此屬可仗乎當燎眉濡髮之時尚修拱手徐行之  
度非計之得也秦晉兩鎮地險人勇選將以練禁  
卒擇人以守秦晉厚結民心精治士馬守險廣儲  
俾可憑藉今議者曰土兵劣於邊兵未知計者也  
勇不自奮作之斯興技非自長習之斯熟  
太祖定中原江上卒耳  
太宗北伐中土兵耳是故安危在所任倡者利鈍  
之繫也

念菴雜先生規言四首

其一

吾輩學問未至於寧靜堅固不免一時為意氣激發  
世俗動搖激發則易踈動搖則多欺二者交併人  
始有言或據跡而未察其心或決聲而遂疑其形  
於是乎猜讒繼之謂之為己甚則可未有無因而  
至前者也漁溪遇清獻明道語介甫深沉不耀和  
易可親此正用世之軌範世之遭猜嫌者衆矣果  
能如二賢否乎語曰聖人無死地非智足以勝之  
也誠故也及其仁反其智反其敬而身誠身誠而

人歸之矣

其二

易言困爲德辨爲感速辨與速惟善學者知之人  
順則觸忤不生無觸忤者情境兩適小過不及  
於混淆利害得失不切於已惟夫處困行不自得  
動而多違學稍不密怨尤隨之是乃所以辨而速  
也西山就道徒跣流血元城被命熟寢待盡庶幾  
乎此若夫厲未至於薰心裁不至於剥膚則猶未  
足爲困也使爲學之意不切尚何懲艾頓挫之有哉

其三

聖賢居危臨變莫不省躬改過霜雪不凝則生意不  
斂精神不固則作用不力孟子論天將降大任一  
節盡之然於此却有辨自心術中料理則爲聖學  
自時態中料理則爲俗情二者雖相去懸絕然皆  
有收斂慎密增益不能之效此正人鬼分胎不可  
不自察也嘗愛趙忠簡表辭曰皓首何歸悵餘生  
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此是何等心術  
孟子所言增益與作喻者指其性氣未平情慾未  
清才力未充正求此心不移耳而世人往往折節  
於墮獲諧俗而圖強以爲增益在是不亦左乎

其四

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夫背不可  
見不易動者也常止於不見不動之地則身非我  
有物不我干千聖之歸藏大業之所由生也榮辱  
得失恭慢贊毀一切變乎吾前而吾不與知夫然  
後居上不驕爲下不悖無入不自得天下之能事  
畢矣故人之恭敬乎我者非於我有加也以勢位  
權力之在我也以勢位權力在我居人之恭敬而  
不疑不近於可耻矣乎人之忽慢乎我者非於我  
有損也以勢位權力之去我也以勢位權力去我  
惡人之忽慢而不解者不近於可笑矣乎然未有  
不惑於是者何也惟夫物不我干者無不敬無敢  
慢敬者自敬吾不媚其敬也慢者自慢吾不受其  
慢也是謂不爲萬物役是謂至樂是謂立天下之  
正位

接賓客

劉東山公大夏自入仕以來至大司馬凡遇賓客必  
恂恂待之有禮未嘗以貴勢加人吳廷舉嘗謂古  
人有言曰憂民如有病見客似無官公足以當之  
矣

邵文莊公賢性度端雅貞介夙成臨事猶講學然木  
嘗疾言遽色人或數百語不能終公以數語即竟  
之嘗曰願爲真士夫不願爲假道學於聲色貨利  
嬉戲事絕口不言惟賢人君子前輩舊德則敬之  
弗衰

康恭敏公莊爲人易直表裡坦然不子子爲異飭細  
行以取譽接對士類不見有纖毫貴勢態尤篤於  
鄉里故舊賓至卮酒豆肉輒與爲惟無一食不對  
賓客既爲法官所親或勸稍謝往來遠嫌議公笑  
曰昔人有言臣門如市臣心如水吾無愧吾心而

已決之自無以爲歛足以見公之平生焉

楊文定公自官翰林至登館閣謹恭小心禮待天下  
賢士雖吏卒亦不敢慢鄉試時胡儼典文衡批其  
文曰他日立玉階方寸地必能爲董子之正言而  
不効公孫弘之阿曲遂薦爲第一世稱儼爲知人  
後儼爲祭酒公在禁垣位望益高終身執門生禮  
儼亦不辭人兩高之

史臣稱曹武惠位兼將相不以威等自異遇大夫士  
於塗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士噫何其謙之至也易  
曰勞謙君子有終吉武惠有之

薛敬軒曰常人見貴人則加敬見敵已者則敬稍衰  
於下人則慢之而已聖人於上下人已之間皆一  
誠敬之心

處鄉人皆當敬而愛之雖三尺童子亦不可侮慢也  
待人極當忠而不可欺人我一致欺人乃所以自欺  
也治大衆必有容乃可易曰包蒙吉 程子曰始  
比不以道隙於終者多矣如不擇賢否非類相比  
得不隙於終乎蓋世有其人讀易至此有合識之

中丞林退齋公會約

凡相見之禮止於再拜後世以親師尊長加至四拜  
前輩輩以爲常近則漫無隆殺增蕪日多恭而無  
禮則勞何爲者哉衆議此後凡初見拜賀送別之  
類止再拜亦不得過禮叩頭轉換作揖

凡賓主相接揖讓有度尊揖卑者拱手卑揖尊長磬  
折稍有差等恭敬自存如折腰掃地卑伏失容非  
禮也衆議此後同輩止平立拱手屬官及後進相  
見稍俯拱手不下膝其送客入門但傍立揖遜亦  
不得背客向內打躬甚無謂也

凡稱謂宜稱情如屬官稱堂上後進見前輩從來止  
曰老先生近乃有稱老翁者殊不典其混稱老先



生者亦無謂衆議不必遠慕返古即查復三十年  
前舊規斯可矣舊規如稱先生長官兄長之類  
凡燕會席面及多品侈靡之習已經革去尚有異同  
未定者衆議此後如有會集務從簡約除菜果外  
有餘散蔬不許過十品賓主相對稍益以湯飯足  
矣其賞與皂及官吏等飯米菜錢頗簡便可行盡  
革去橫盤酒肉之費既公會外亦不得復舉私請  
凡投刺衆議同輩止單帖如有一時應用雙帖者非  
喜慶事不須加帖紅簽

右會議數條自交接禮文以至於導迎好習緣以  
情而裁抑抑其太過所於勸懲俗挽散思意在革  
薄從忠去奢崇儉耳不有躬行君子其大誰知所  
嚮方諸大夫謀既食同罔不欲以身先物茲刊布  
傳示庶幾有厭苦繁難樂從省便者寢寢乎黜滯  
華返淳樸矣王道易易豈不可徵哉

### 處患難

或問處患難有道乎曰有安吾性而已矣遇有順逆  
性無增減古昔聖賢履此者多矣必詳其言而求  
其至理則貧賤憂戚無非生成雷霆霜雪無非至  
教易曰困德之辨也其謂是乎

薛敬軒曰遇橫逆之來當思古人所處有甚於此者  
人遇拂亂之事愈當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所  
行有窒碍處必思有以通之則智益明

陳白沙曰先正謂天下無盡非之禮脩己者常點檢  
到十分是處不可強執已見惟在虛以受人

人無氣節不可處患難無涵養不可處患難如唐之  
柳宗元不足道韓退之平日以道自尊潮州一貶

便也撐持不去如共大顛往來皆是憂愁無聊急  
急地尋一人來共消遣此是無涵養若坡老便不

同作示虎兒詩委獨倚樓欄挑筆撥棋謀生  
看猶否迷老此蠻村又如日味荔枝三百顆不妨

長作嶺南人此皆是患難奈他不何氣節何其壯  
哉若加之涵養所是當又別

宋公濂表年遭懼飛語一子一孫死於禍家遷身放  
公臨大故遭大禍視子孫之死夷然不少見顏面

竄逐之至若返其鄉次于江濡端坐而逝此其心  
豈以世之榮辱介意哉其信乎已者可以質之幽

明而無忤其於人之謗且譽若推之以為高也抑  
之以為卑也安之而已矣嘗言事君猶事父與事

天也父不可欺天不可怨順受之而已每論古人



遇貶而怨誹及為文過於憤激者深其薄之以為不達君臣之義其素所存者如此

漢代人常欲奪嫡百計巧中傷東宮宮僚多得罪永樂十二年文定楊公溥為東宮官東宮遣使迎駕遲遲與芮善王釗陳壽俱下詔獄公在獄中勵志讀書不輒獄中人止公命巨測無徒勞苦為公曰朝聞道夕可死奈何輒自棄經史諸子讀數遍在獄十年不以患難介於中獻陵即位方釋

薛文清公瑄忤巨璫王振廷議附會其罪下詔獄公在獄終日危坐讀周易怡然自得死生不足為意

其中

鄒公智以直言謫石域所吏目公毅然就道衣結履穿無一毫幾微見於顏色嘗有詩曰人到白頭都是盡事垂青史定誰真夢中不識身猶繫又逐東風入紫宸又曰盡披肝胆知何日望見冠裳只此時但願太平無一事孤臣萬死更何悲可謂烈士哉

正德時逆瑾用事公鄉嘗趨附其門涇野呂公柵文學及第尤負時望瑾以公鄉人欲飲公哺公驟與卿佐且援先朝故事得入內閣公遜謝不與

瑾憾欲中傷公會瑾敗獲免三年議大禮下詔降解州判官公復任勸勵民事撫恤孤遺百姓之如父母陞南考功郎中州民扶老携幼相送道左有泣下者公有詩曰試聽黃河東岸哭人生何必到公鄉後擢祭酒侍郎公篤行率人勤於訓迪每有條約動遵古誼經書子史博覽詳玩並有發揮問生環向請益耳聽口授無倦容無釋言

羅念菴曰夫自信者心逸而日休不自信怨尤愧怍之交樂自信者天地吾體萬物吾與今古吾歸而無不容不自信則居不適肯不甘寢不安矣

信之聞而禍福立辨

孟子曰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憂患人之所必有也知有生道者可以語矣兵法曰致之死地而後生不瀕於死不知求生之切也今日有省於憂患矣果能兢兢業業求寡過乎夙興夜寐求飭身乎慎言謹行求睦族乎敝衣蔬食求節儉乎布惠嚴禁求戰下乎能是數者其於生道也幾矣彼廣交以厚援怙勢而媚上思以庇其身是戕其身也是憂患之益增也

龍場記

陽明先生在貴陽龍場西北萬山叢棘中蛇虺蛇  
盤毒瘴癘與居夷人缺舌難與可通語者中土  
亡命舊無居始教之範土架木以居時瑾憾未已  
自計得失榮辱皆能超脫惟生死一念尚覺未化  
乃為石墀自誓曰吾惟俟命而已日夜端居澄然  
以求靜一久之胸中灑灑而從者皆病自折薪取  
水作糜飼之又恐其懷抑鬱則與歌詩又不悅便  
調燂曲襟以孩笑始能忘其為疾病裹伏患難也  
因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怒中夜大悟格物致知  
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語之者不覺呼躍從者皆驚

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  
也乃以默記五經之言證之莫不脗合因著五經  
憶說居久夷人亦日來親狎以所居湫濕乃伐木  
構龍岡書院及寅賓堂何陋軒君子亭說易窩以  
居之思州守遣人至驛侮先生諸夷不平共毆辱  
之守大怒言諸當道毛憲副科令先生請謝且諭  
以禍福先生致書復之守慚服水西安宣慰聞先  
生名使人餽米肉給使令既又重以金帛鞍馬俱  
辭不受

陽明上毛憲副書曰昨承遣人喻以禍福利害且令

赴太府請謝此非道誼深情決不至此感激之至  
言無所容但差人至龍場凌侮此自差人挾勢擅  
威非太府使之也龍場諸夷與之爭鬭此自諸夷  
憤慍不平亦非某使之也然則太府固未嘗辱某  
某亦未嘗傲太府何所得罪而遽請謝乎跪拜之  
禮亦小官常分不足以為辱然亦不當無故而行  
之不當行而行與當行而不行其為取辱一也廢  
遂小臣所守以待死者忠信禮義而已又弃而不  
宋禍莫大焉九禍福利害之說某亦嘗講之君子  
以忠信為利禮義為福苟忠信禮義之不存雖綠

之萬鍾爵以侯王之貴君子猶謂之禍與害如其  
忠信禮義之所在雖剖心碎首君子利而行之自  
以為福也况於流離竄逐之微乎某之居此蓋瘴  
癘蠱毒之與居魑魅魍魎之與遊日有三死焉然  
而居之泰然未嘗以動其中者誠知生死之有命  
不以一朝之患而忘其終身之憂也太府苟欲加  
害而在我誠有以取之則不可謂無憾使吾無有  
以取之而橫罹焉則亦瘴癘而已爾蠱毒而已爾  
魑魅魍魎而已爾吾豈以是而動吾心哉執事之  
論雖有所不敢承然因是而益知所以自勵不至

於有所墮墮則其也受教多矣

余嘗攷龍場之事於先生之學有大辨焉夫所謂  
知云者本之孩童固有而不假於學慮雖匹夫匹  
婦之愚固與聖人無異也乃先生自叙則謂困於  
龍場三年而後得之顧有甚不易者則又何哉今  
夫發育之功天地之所固有也然天地不常有其  
功一氣之歛閉而成冬風露之展薄霜霰之嚴凝  
隕獲摧敗生意蕭然其可謂寂寞而枯槁矣鬱極  
而輒雷霆奮焉百蟄起群卉茁氣奮動溢於宇宙  
之間者則向之風霰為之也是故藏不深則化不  
速蓄不固則致不遠屈伸剝復之際天地且不能  
違而况人乎先生以豪傑之才邁往之志振迅雄  
偉脫徙於故常於是一變而為文章再變而為氣  
節當其倡言於逆瑾蠱政之時捷之朝而不悔其  
憂思懇款意氣激烈議論鏗錡真足以凌駕一時  
而托名後世豈不快哉及其擯斥流離於萬里絕  
域荒烟深箐狸鼯豺虎之區形影孑立朝夕惴惴  
無一可騁者而且疾病之與居瘴屬之與親情迫  
於中忘之有不能勢限於外去之有不可輾轉煩  
苛以成動忍之益蓋吾之一身已非吾有而又何

有於吾身之外至於是而後知  
浮者實凡平日之所挾以自快者不惟不可以常  
恃而寔足以增吾之機械盜吾之聰明其塊然而  
生塊然而死與吾獨存而未始加損者則吾固有  
之良知也然則先生之學出之而愈長晦之而愈  
光鼓舞天下之人至於今日不急者莫非雷霆之  
震前日之龍場其風霰也哉嗟乎今之言良知者  
莫不曰固有固有問其致知之功亦莫不曰任其  
固有焉耳然嘗於枯槁寂寞之艱之矣乎所謂盜  
聰明增機械者亦嘗有一辨於中否夫夫良知之  
虛寂無體不啻風霰之歛其形其速發而善應不  
啻雷霆之鼓其機而人之憂愉悲喜嗔順拘肆之  
態磊礪出於胸中日不知其凡幾又不啻一龍場  
也然未有知之而動忍者彼其根株蔓引之潛滋  
而勉強格禁於既發此雖困頓阨抑之極將亦何  
益於進退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豈亦有待其人乎  
蓋憂悔吝而後可以言補過齊壽夭而後可以言  
修身大受而不懼者內無所係者也苦難而不入  
者近有所安者也龍場固傳舍也先生過之一以  
為風霰一以為雷霆非先生其人荒烟深箐狸鼯

豺虎故區而已矣誰為祠之世之勢位加於  
何限考其所致猶傳舍然而人之遇之者亦如逆  
旅之過目吾又未嘗不有感於賢愚相遠而嘆先  
生厚自待也先生去龍場四十有三年而後有祠  
又三年而余始為訛須野公持節來鎮夷獠底定  
群公當藩維之寄庶政修和顧乃出榛莽復幽巉  
徘徊其地信宿不能舍去復走一介索齋言於千  
里之外果何所慕也哉後之觀風者試思之

康齋吳公自京歸中途遭風舟幾覆衆皆驚怖公獨  
正襟危坐舟定人問其故曰吾守正以俟耳公某

傳自學編本卷之六

卷之六

明道之和易凡遇逆境必加含容用功既久渾然  
無復圭角然當風頽俗靡之中壁立萬仞非剛毅  
不能也嘗語學者曰吾平生得患難進學九韶曰  
在他人則奪志矣若鄉動必以禮或謂其迂僻公  
不少變於俗每省親太學粗衣敝履人莫識為司  
成之子

恭嘗稱一個臣斷斷乎無他技休休有容蓋謂大臣  
之道不貴乎他技而貴乎有容也若林文忠公者  
庶乎其近之矣使其不問賢否一於有容如張禹  
孔光奚足貴乎方逆瑾亂政以正直取忤指為朋

儻謫降以歸而公處之太然遺佚不怨又有得於  
柳下惠之介焉

朱文恪公洪武十二年知制誥署翰林院事以奏對  
失旨謫教遼陽公畧無愠色日賦詩文自娛

章楓山公曰吾人居常處困每誦伯夷叔齊餓于首  
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之語便覺目擊援不為窮  
困所撓又嘗論吾婺有三巨擔自何主金許沒而  
道學不講自忠簡默成逝而功業不彰自吳黃柳  
宋謝而文章不振後學可不勉哉

孝廟大漸召謝文正公等授顧命 武宗繼近習黨

傳自學編本卷之六

卷之六

政戶書韓忠定公率百官伏闕論之賴公等主張  
于內將寘之法會事泄不克公與劉文靖公再疏  
乞休既去會焦芳入閣劉瑾擅柄深相結納欲甘  
心于公人皆危之公曰天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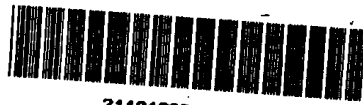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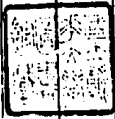
皇明當無他不見劉元城之事乎遂處之裕如日與  
賓客賦詩自娛若不知有憂患者

監察御史余公郁洪武初舉進士為御史直節敢言  
無所迴避 上怒之編寘于璫為園栽竹以自適  
因號竹坡居士性直而行方樂分安貧不貪不伐  
見善則遷聞過則喜堂中常書聯句云大丈夫不

移貧賤方寸地留與子孫日手一編坐齋中吾伊  
弗輟暇則行吟竹間或與夔者碩杖屨往還徜徉  
蕭歌浩然自得殆忘其身之為逐客也嗟夫當流  
徙顛沛之際人方戚戚然以憂公乃怡然自適且  
經德不回耄期不倦非以道貞遇者孰能臻此易  
曰不見是而無悶其公之謂與

客座私祝

但願溫恭直諒之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  
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教訓我子弟使母陷  
於非辟不願狂悖惰慢之徒來此博奕飲酒長傲  
飭非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貪財賈貨之謀冥  
頑無耻扇惑鼓動以益我子弟之不肖嗚呼由前  
之說是謂良士由後之說是謂凶人我子弟苟遠  
良士而近凶人是謂逆子戒之戒之



21181000446684